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五四八·史部·傳記類

莆陽文獻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 [明]鄭岳輯……………一

襄陽耆舊記三卷 [晉]習鑿齒撰 [清]任兆麟訂……………三四七

楚寶四十五卷總論一卷 (卷一至卷十七) [明]周聖楷撰……………三六五

2667/08  
80/197

重刻莆陽文獻序

嘗覽宇內郡志風教  
固殊人文間值莆邑  
濱海何獨與鄒魯比  
稱以名賢足多故也

莆陽文獻序

一

由梁陳迄宋元迨我  
明興百餘年間弘治郡  
志所載詳且悉矣第  
文獻闕焉弗脩嘉靖  
甲申少司馬山齋鄭

公始任其責觀其自

序史筆之難乃不徇  
物情參與論而品隲  
之允矣一郡之典刑  
萬世之實錄也壬戌

莆陽文獻序

三

倭變書燬無傳給諫  
黃雨石君家藏一部  
重鋟而布之予少愛  
是書常置案頭每一  
展卷則忠孝清恬之



操宏博明審之詞在  
在得師即千古英躔  
六經芳潤恍然時覩  
面焉五十年來所欲  
尋繹而不能致者一

百防文獻序

三

旦重邁譬隋珠和璧  
離而復合于霄照乘  
神采煥然其欣快何  
如蓋山川靈氣發洩  
於人文者積數百年

得司馬而其盛始傳  
奇書秘寶神物護持  
又越數十年得給諫  
而其傳始久鄭黃家  
學淵源最號長遠梁

百防文獻序

四

陳間讀書於眾人未  
讀書之時者南湖鄭  
恩叟先生也唐貞元  
間吾鄉已有舉進士  
者乃若文章名家為

莆初祖則御史黃文  
江先生也編錄者司  
馬則鄭先生後重興  
者給諫則黃先生後  
搃之克繩顯祖章往  
昭來有功於維世均  
也觀人者於其所發  
而所存可知子貢曰  
進賢賢哉予亦曰錄  
賢賢哉山齋公直氣

勁節

天子嘉之曰貞臣林貞  
肅公以元老而亟推  
重其品可想也兩石  
慷慨有大志嘗請于

朝復革除統紀謚仗節  
諸臣真可以扶植名  
教林居嗜學戶外事  
若浼惓惓先哲表章  
文獻與昔日疏彭惠



安公改謚蓋不勝高山仰止思矣今

天子久道化成莆縉紳聯翩蔚起道德勲業當有不媿前修者文

前陽之狀序

二

章抑其餘耳予老年自揣謏陋久荒筆研特嘉兩石是舉僭掇數言并以伸吾黨興復之志云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孟秋朔旦鳳山九十一樵人原湖侯清書



前陽之狀序

八

莆陽文獻序

莆陽文物起於隋興於唐而充盛於宋海濱鄙魯至今  
焉而紀述遺缺紹熙時始有軍志洪武時始有事述  
郡志弘治時也文獻之脩尚缺千百年光燄之氣彙  
鍾于元人者為道德為節槩為勲烈文章為四儒道  
學以茂贊皇猷輝發聖蘊如景星卿雲轉瞬而消滅  
以盡其不深可慨與然有甚難者夫記誦弗博則搜  
校漏遺升落無章亦準量決擇有所未至重以參愛  
惡其間與欲借隻詞而不遂者則吠聲曉曉市虎三  
告故退之不作史子瞻病文選無法而文鑑去取亦

天樵於晦翁事述郡志同撰自相詆訾文獻之筆其

未易操也乃以累吾鄭公山齋取立齋手錄恭以諸  
家遺文并述志而類萃之人取其尤事取其最詩文  
取其純整無畔道后峰間商校必東士遠間刪削焉  
閱數歲始克就編屬余為序余未見成書要自公出  
賢者也三君子又賢者也書固足信矣第不知有信  
隻詞不遂否乎吠聲之屬其不謂終無也道也者求  
諸我爾矣盡不盡吾知之信不信又胡從而知之同  
焉遷史記雄向稱良史才子由兄弟獲疎漢病馬抑  
無害遷也纂輯定監戒昭為莆立赤幟今之視宋猶

宋人之視唐人也人文之盛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者  
矣

嘉靖甲申十月既望見素林俊書于雲庄書野



林序



莆陽文獻後序

莆之地始闢于秦至漢武帝以其阻險易變也盡徙其民而墟之晉亂中原衣冠避地而南於是有所謂八姓入莆者自後徙居日益衆休養衍庶遂爲上國然當其時人猶未知學也吾祖南湖露公始以其學倡之歷唐而宋遂有海濱鄒魯之稱浸淫至於今日盛亦極矣歷代既久遺文散落顧未有蒐綴而會粹之用備一郡之典豈非大缺事歟鄉望見素林公松蘿方公暨后峰伯固嘗相與閔惜因授役於予俾從事焉眇焉謫陋大懼弗任爰考郡乘所列諸家著述

甚多求之今惟忠惠文軒後村三四遺集在其散見文粹文鑑諸書者僅數篇雖當代近裔亦或併其先世手澤而亡之可嘆也已立齋宋公嘗手錄先輩遺文六冊得以爲據若藏處所編岡鳳集則又病其太濫於是更加延訪採擇閱數歲始克成編凡詩賦銘贊序記題跋若雜著奏議之類列爲若干卷庶幾其可傳者既又仰而嘆曰文以載道也文不本於道藝焉爾矣而深於道者固不屑於文也文可獨傳乎哉迺復取郡乘所載人物事蹟略加芟潤且爲補遺參用班馬氏義例類編爲傳若勳德若文學若忠孝廉

惠之類列爲若干卷其家庭之濟美師友之淵源或寒畯而特起班班可攷以是而參校夫文上下數百年間山川宇宙之精英庶於是乎具噫亦盛矣魯穆叔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後世所就要不能如古然擅其一長亦足名世而垂之不朽况兼之乎鄉邦前哲後進軌範有志尚友者不於是而求之將不謂東家丘者類歟或曰子之輯是其用心亦動矣若倚據星宿而遺羲娥得燕石輒以爲璞又寧不爲是輯病歟予曰唯唯是謫陋之罪也然失今不錄其後益至於泯滅無傳矣輯之弗善固猶愈於已乎

若夫因略致詳由粗致精搜補缺漏而正其訛謬使吾邦文獻永永足徵固將有待於後之君子

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夏四月朔鄉晚學山齋鄭岳謹

書



年丑  
狂也



重刻莆陽文獻後序

夫自文獻名立而郡國皆藉以爲重自三不朽說起而文獻又以次第分馬班列傳若天人治安諫獵長楊皆因人附文豈當時重

莆陽文獻後序

在廣川雒陽而文采歲徒即當盧投閣亦不以其故廢傳也迨後漢於列傳之外別加文苑南齊又易以文學然文苑則以狂疾禰正平與至孝黃文彊并稱

惟傳其事不錄其文而文學則游夏所得與於聖統者亦令飲酒不羈之靈鞠放誕任氣之檀超厠名其間獻乎文乎合則爲馬班分則爲後漢南齊互有得

莆陽文獻後序

失甚哉文獻之名重而文獻之實未易覈也吾鄉鄭司馬山齋公輯郡內梁陳至今著作凡十三卷又取名公事蹟爲列傳七十四卷名曰莆陽文獻公清



嚴雅望謇諤孤忠冠冕朝  
紳羽儀世道而是書尤其  
所自任爲鄉邦折衷者蒐  
采鑑衡殫心極慮商訂三  
氏數歲始成列傳俟之馬  
班而文非合標文殊於後  
漢而傳非分其有玄珠久  
沉於赤水五色尚存於丹  
穴則或論世而闕其文或  
因文而紀其名議論義例  
較之前史且什伯蓋已陋  
長卿子雲更何有正平而

下乎真可謂一郡大觀千  
年勝事矣然而龍所欲起  
公於九原而與之相質正  
者則以翁諫議錯趾梁庭  
徐著作脩潤道史林侍講  
梯榮策答皆宋立齋公所  
責備侍御楊朝重林貴實  
二公風采凜然則彭惠安  
公所心折者并不載其諫  
草而林只附傳林克全侍  
御故尤難解林艾軒黃四  
如二先生以經學知名林

易解尚書語錄雖云煨燼  
然其說詩論語猶見於趙  
子直宋去華李泉州簡牘  
黃四書六經講章爛然日  
星郭孝子祠記墓表尤禪  
風教胡均未得表章豈公

青易之說後序

於林之去取別自有見而  
於黃未覩其集與大抵是  
書銓次有方琳瑯會粹惟  
翼經之作猶缺疏議不能  
無漏若增以林黃窮理楊  
林奏事諸篇今鄉邦得覩

續聖正脉經

國讜謨質諸古立言之旨庶  
幾不朽公如可作也且然  
龍言乎哉嗟夫人材難得  
千里比肩比屋可封元愷  
爲倡莆獻彬彬流光史冊

青易之說後序

則南湖講學實濬其源後  
進聞風久而彌奮道德勳  
烈節槩至宋益盛我  
朝教化翔洽諸名公項背相  
望不但以文章頡頏宇內  
故其時風俗學宗經官賀



貧冠三加昏擇親喪闢佛  
祭用飭酒尚玄服疏布士  
大夫躬行於上庶人則效  
於下地不大曹滕俗已幾  
鄒魯昔人所稱諒非溢美  
自

國初百五十年則鄭山齋公  
脩文獻時矣再五十年則  
柯希齋公續文獻時矣再  
四十餘年則今日矣文明  
蔚起紳珮聯翩時勢漸趨  
河流東注撫今追昔同有

維風之責者安得不為是  
廩廩故論文獻雖不敢妄  
意夸父之逐日論風俗亦  
未必為杞人之憂天矣是  
書遭嘉靖壬戌兵燹僅存  
一部龍思歷代人文之盛

懼鄭公手澤之湮遂付剖  
劂以廣其傳因述所聞  
國初風俗以竢夫好古挽回  
之君子謹叙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  
孟秋下澣鄉後學黃起龍

書于印水之恬養軒



書于印水之恬養軒

莆陽文獻凡例

- 一 文獻獨名莆陽者本莆口之地古名莆中舉莆則仙遊興化二縣可兼之矣
- 一 採輯詩文以年代為先後作者姓名各列本題之下有傳者則曰見本傳或附見某傳無傳者則詳其字號爵里
- 一 詩文散在翰墨全書等書及各家譜牒者尚多製作未工亦不盡錄此錄嘗經黃后峰朱必東陳士遠三君子商確去留期以垂遠
- 一 歐陽四門本泉州人讀書于莆子孫遂為莆人今泉州已梓行其文此不復入
- 一 人物列傳府志各分門類今用班馬例取其大槩相類者合為一傳或各為一傳
- 一 仙遊興化人物各自為傳傳首必書某縣人其不書者皆莆人也
- 一 府志人物或父子兄弟散見各門今系而書之亦史家法也
- 一 府志人物各有論斷今不暇錄觀者自當參考
- 一 府志之脩距今二十餘年矣賢哲繼謝尚未及載今作補遺凡十六傳



重校文獻紀略

是書字多亥豕板漫劫灰既授重鑿爰加勘訂如  
鄭昇之孫可復林大有之字霄龍傳作鄭孫林雷  
此訛之大者業已改正林誠附林正傳失於標目  
亦已增補餘悉仍舊惟附刻

鄭山齋公傳此係

柯希齋公特筆公沉詣卓識不輕許人者讀斯傳亦  
可論鄭公之世已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甯陽文獻目錄

卷之一

賦二首

卷之二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卷之三

七言古詩二十六首

卷之四

五言律詩五十一首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七十三首

卷之六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二十首

卷之七

銘二篇

箴五篇

贊一篇

雜著三篇

說四篇

傳一篇
題跋十五篇
論辯三篇
祭文六篇
卷之八
書啓十二篇
卷之九
序文二十首
卷之十
序文四十八首
卷十一
記十五首
卷十二
記二十四首
卷十三
奏議三十篇

列傳共七十四
傳之一
鄭露 弟莊 叔
傳之二
林蘊 父披 兄藻
傳之三
林贛
傳之四
黃璞 黃滔
傳之伍
許稷 徐寅
傳之六
翁承贊
傳之七
鄭良士 子元弼 楊在堯
傳之八
陳靖 父仁璧 孫惟德 從孫中復
傳之九
蔡襄 弟高 孫傳 仲佃 曾孫 樞 琳 沆
傳之十



傳十一 從子權 稱記 從孫 傳行 子汶 其從孫 大毅

傳十一

余象 朱紱 子宗 陳次升

傳十二

方儀 黃君俞 黃隱 黃穎 吳世延

林緒 徐復 方漸 鄭伯玉 方性深

傳十三

方慎言 從陳廷 孫通 曾孫 方慎從 陳侗

子彥恭 徐確 子師仁 壽仁 方偕 林積仁

林之平

傳十四

方峻 子士寧 子容 元宗 孫綸 曾孫 葛 玄孫 未 壬

方嶠 子壽 牛 完 宙 從孫 會 曾孫 士 孫

傳十五

余祖興 子武 剛 黃琮 黃彥輝 吳公誠

李持正 孫 蘇 燁 弟 林 仲

黃宣

傳十六

鄭濟 方廷實 王晞亮 曾孫 太 中

傳十七

潘慎修 李欣 李德昭 陳鶴 附 蘇 籍

傳十八

林宋卿 曾孫 有 之 蘇欽 子 洗 孫 權 王回

陳開 陳覺民 林豫 子 師 益 師 說

傳十九

葉賓 從 子 確 確 曾 孫 立 志 陳闡 林正 子 鳴

姪 二 為 孫 澄 陳可大

傳二十

張式 許稹 郭琪 許懋 陳大卞

子 顯 仁 黃沔 洪天賦 從 弟 嚴 厚 朱泳

陳安烈 陳琪

傳二十一

方次彭 從 弟 公 家 從 子 亞 夫 林迪 陳惟剛

從 弟 師 立 師 立 子 昭 度

傳二十二

薛利和 孫 涼 曾 孫 琛 珩 曾 孫 季 良 黃鐘 董公偃

林成材 吳珏 鄭廷芬 謝洪 陳鑄

傳二十三

陳俊卿 子 守 定 從 孫 均

傳一十四

葉顯 兄顯孫棠 從曾孫大有

傳二十五

龔茂良

傳二十六

鄭僑 子寅

傳二十七

林光朝 姓成季

子起時 孫希仁

傳二十八

鄭厚

前陽文獻目錄

傳二十九

鄭可學

子東叔 姪符 孫家仲 曾孫公權

傳三十

張弼

鄭鼎新 謝升賢

傳三十一

方信孺

傳三十二

陳居仁 子卓

宋棐 從子 謙 謙之 謙之

林枏

傳三十三

方大琮 子廣孫

世甫 林彬之

傳三十四

王邁

許巽 余崇龜

傳三十五

姚宗之

黃公度

翁黈

傳三十七

許搏

傳三十八

鄭昇 晉可復

陳高

陳冲飛

傳三十九

方秉白 子卓鳴

趙庚夫

傳四十

余謙一 鄭鉞

吳叔告 李丑父 丁伯桂

陳謙 祖曠父望 弟諒 丘真 孫微之

薛元鼎 子鸞

黃艾 陳煒

歐陽直卿 王浚 方應發

茅知至 林大有 子雷龍

蔣雖 尤彬

陳之亮

方汝一 林大猷 柯夢得



傳四十一	陳文龍	陳瓚
傳四十二	林冲之 <small>子郁從子震</small>	阮駿 陳淬 宋旅
傳四十三	方喜	林興宗 卓得慶
傳四十四	鄭勳	陳吉老 <small>子希造孫沂</small>
傳四十五	薛奕	林子立 陳自仁
傳四十六	郭義重 <small>四世孫道卿</small>	徐膺 彭受 龔相
傳四十七	鄭褒	劉洵直 吳稟
傳四十八	陳亨運	傅孝明 郭濟 黃郁 許天麟
傳四十九	吳興	李宏 李富 林國鈞 方祐
傳五十	陳旅	鄭杓 朱文選 顏長卿 黃方子
傳五十一	陳紹叔	劉有定 方德至 林以辯
傳五十二	柯潛	吳希賢

傳五十三	吳源	
傳五十四	林圭	陳賢 <small>子淮</small>
傳五十五	方徵	林仕敏 林長懋
傳五十六	陳繼之	陳彥回
傳五十七	林環 <small>姪思承</small>	楊慈
傳五十八	黃壽生 <small>子子言</small>	陳用 陳道潛
傳五十九	陳中	方澥 李廷修 王偉
傳六十	鄭雲	林時 方鯉 鄭述 余耀
傳六十一	何誠	林和
傳六十二	林文	陳音
傳六十三	柯潛	吳希賢

傳五十九	翁世資
傳六十	陳俊
傳六十一	彭韶
傳六十二	楊琅
傳六十三	林岳
傳六十四	周瑩
傳六十五	曾景修
傳六十六	黃譽
傳六十七	林元甫
	吳繹思
	楊瓚
	嚴淦
	朱寬
	方珪
	林正
	林大猷
	林祥
	陳遜
	陳鉞
	黃蕤
	孫頤
	林永齡
	林智
	鄭循初
	黃謙
	顧文
	族十五喬
	方熙
	吳智
	黃璉
	方守
	林漢

傳六十八	鄭照
傳六十九	周瑛
傳七十	鄭瑗
傳七十一	方樸
傳七十二	朱煜
傳七十三	李蕊
傳七十四	陳茂烈
傳七十五	鄭岳
	林長清
	林淮
	陳睿傑
	劉閔
	黃肇
	黃仲昭
	宋端儀
	祖勸
	吳仲珠
	郭完
	伍衡
	黃約仲
	吳稔
	顧元
	陳燮
	陳遷



莆陽文獻卷之一

兵部左侍郎山齋鄭岳編定

南京吏科給事中後學黃起龍重校梓

賦

媼娃宮賦

以驚上空蒙色  
范碧草為韻

黃洎 見本傳

吳王歿地兮吳國蕪城故宮莫問兮故事難名門外  
飛其玉弩座中委其金觥舞榭高臺朝為宮而暮為  
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想夫桂殿中橫蘭房  
內創丹楹刻楠之殊制釳砌文軒之詭狀如從渤澥  
徙蓬闕於人間若自瑤池落珠宮於地上繡柱雲楣

飛蛟伏螭基高爵律鈞橋參差碧樹之珍禽夏語綠  
窻之瑞景冬曦吳王乃波伍相輦西施珠翠族來居  
玉堂而頽洞笙簧擁出登綺席以逶迤觸物窮奢含  
情愈惑欲移楚峽於雲際擬鑿殷池於楹側花顏縹  
緲欺樹裏之春光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曙色殊不知  
敵國來攻攢戈耀空虎怒而拏平雉堞雷旬而擊碎  
簾櫳甲馬萬蹄卷飛塵而滅沒瓊樓百尺燦紅燼之冥  
濛悉由脩袖舞殃朱唇唱隳瑤堦而便作泉壤玉楚  
而旋成蘇石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  
四天之暮碧悲夫往日層構茲辰古塚香逕而同歸

寂寂稽山而杳自高高遺堵塵空幾踐群遊之鹿滄  
洲月在寧消怒濁之濤已而西日恣恣東波浩浩松  
楸而駢作荒墟車馬而輾通長道彼雕墻峻宇之君  
宜監丘墟於茂草

燼賦

劉克莊 見本傳

余既倦遊退老于鄉五畝之園手自鉏荒封植群木  
位置眾芳桃柳易蕃次則海棠密窳疎疎稍已著行  
曾不數年類為物狀疑此三者盛於春陽如人蚤達  
理不得長橙袖冬實而華絕香梅至高寒桂尤堅剛  
俄亦復然不可測量余靜觀之樹固如常忽有小竅

僅若鍼鉅浸淫不止穿穴其傍叩之空空望之憧憧  
其拂簷出屋者可伐而薪參天合抱者可拔而偃也  
余周行四顧嘆息傍徨客曰嘻有蠹蟲焉為樹之殃  
先齧其心伏於膏肓如人內潰發為疽瘍以小喻大  
可得而詳由身言之蛾眉伐性豹胎腐腸尸蟲觸睡  
諍於上蒼雖有老彭化為小殤由天下國家言之鼠  
食郊牲雀耗木倉群狐隳城聚螿決防眇綿不察以  
至敗亡毒身也天下國家也皆未免有蠹子徒憂樹  
之枯朽而不憂身之危脆與天下國家之趨於季漢  
末唐是謂小智見晒大方有佳禽焉擇木深藏性尤



憎蠹求索皇皇且鳴且吸或集或翔醜類蕃滋莫損  
毫芒譬之精衛欲填瀾茫力微黨孤抱志未償曾不  
如傍邑之種橘者用功甚簡歲歲大穰千林凍腐萬  
顆弄黃主人深居初不下堂命挑蠹者以時掃攘視  
蠹所在猶探諸囊雖索萬株無一天傷余矍然起謝  
曰古有所謂貫虬之射手承蜩之疴僕客所稱道非  
若人否幸客介余往造其宇同載而歸北面學圃

莆陽文獻卷之一

莆陽文獻卷之一

三

莆陽文獻卷之二

五言古詩

題將軍岩

蔡襄 見本傳

赤日正亭午解衣崑石下石泉殊甘涼野籟亦蕭洒  
驚猿度嶺雲遺果墜庭瓦披軒忽求嘆幽抱不可寫

題夾漈草堂

鄭僑 見本傳

杪秋尋遠山幽懷鬱冲冲草堂跨層崖夕陽山影空  
高人辭天祿結交杖藜翁遊氛暗九土歲晚余曷從  
冷冷夾漈水設設長松風思之不可見淚落秋雲中

寺中別林謙之兼寄詩郵

方翥 見本傳

遊從忘朝晡尊酒輕招呼笑語恣玩狎翻覆雲雨殊  
我友數君子古心相與娛每見輒賓敬衣裳儼而趨  
惡石寓規誡美疾佞諛深山足風雨零落梅花株  
亭亭岩上松霜姿一何孤感茲各努力勿以歲事徂

送別湖北漕李秘監仁甫

林光朝 見本傳

文字眇煙雲過眼徒浩浩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老  
子雲客長安陳迹一如掃同叔向來人我生苦不早  
白玉來西崑一見自應好縱譚百代前至竟非枯槁  
黃鶴有高樓恍如事幽討覽轡逢道州聽書下下考  
周南勿留滯掇拾供史藁分手重酸辛璠璣衆所寶



十日不得面何為太草草

紫極宮誦李白詩及坡谷和篇因念蘇李聽竹  
時各年四十九今予五十九矣遂次其韻

劉克莊

翰林兩仙人偶來聽風竹蕭蕭五千竿采采綠一掬  
少時負不群中歲乃見獨嗟予長十年所至戀三宿  
徑當還笏歸奚俟撰著卜夜郎與僂耳老大曾往復  
宜州殿其後路險車又覆山中採芝去舍下炊梁熟  
次韻寄太乙宮上官師晉 陳旅 見本傳  
端居感流序階樹日撼撼涼風起高城上有南飛翮

前陽文獻卷三

楊雄不微名拓落猶遠客美矣陶徵君飲裳去彭澤  
我居城東南西北有珠庭病久曠冲管懷哉松桂清  
曩情諒奇士夙受火珠經雲河滌秋夕泰時明三星  
題楊顯民采詩卷後 前人

夢游洞庭野斜月映踈星軒后來張樂伶倫吹鳳笙  
夢回憶其音幽眇有餘清截竹學向人世人皆不聽  
南州有高士洗耳臥巖高涼風鳴松林石澗響琤琮  
何日即與語曠焉千古情

原範吟

劉有定 見本傳

天地不愛寶出此圖與書至哉百奇耦誨我何勤渠

十為夫婦始九為君臣初龜龍發天曠萬化皆推與  
禹圖順而實義書逆以虛知來豈損益數往寧乘除  
皇極即太極合散由卷舒云胡三代下誠緯徒紛拏  
太玄用踦羸潛虛置元餘去之二千歲此道今何如  
乾君倦于老家事當誰傳豈無一索者庶幾不可言  
大明出乎震繼照行中天坎者離之對內助稱其賢  
主器必長子故遺司春元所配非少女生育何由蕃  
震移艮斯代兌去巽以遷乾居少陽位坤退西南偏  
如何反對者次序乃不然連山既首艮歸藏亦坤乾  
安知後天位不在文王前

前陽文獻卷二

吾觀七廟制乃與後天會易中有太極生此覆與載  
巍然正東向太祖取諸兌三昭與三穆以次各相配  
乾坤具純體天地交乃泰美哉文武功世室莫敢廢  
坎離得中道水火本相逮親盡或以祧功成則身退  
艮者震之反巽者震之退親親故近東尊尊故居外  
震為孝曾孫主祭祭如在至如宗有德于以昭後代  
十六三十二不在七世內若以後天求位次必有礙  
設位固面東三廟必依背所以都宮成太廟乃居北  
先天即後天體用不相悖四時禘之小三年禘之大  
悉陳祧廟主于以盡敬愛由八而八之三畫加一倍



又如祖自出天造方草味太極本無極無廟禘於大  
我思古人心萬世宜永賴掃法非不知夫子有深誨

雲林一閒

方時舉 名棟 本傳

大道本無為至人樂幽閒所以出世士適性雲林閒  
微颺度好雨白雲在林端我牧笛已長日長但高眠  
澹然已忘我安知道為玄茫茫大塊間汨汨蟻磨旋  
蠢蠢各有役營營良足憐乃知物外貴如如真始全  
白雲諒匪遠矯首長情悃

感寓

前人

蕭蕭北風涼檝檝木葉下獨客耿無寐披衣坐長夜  
觀泉鳴喬林聞鼠穴危瓦而我胡不歸飄飄在中野  
昔別暑載途霜露忽飛洒豈不懷故居四郊尚戎馬  
世無傅介子冠蓋混夷夏匪忘濟時志鬱鬱不得寫  
棄置勿復言吞聲淚如瀉

真率會

劉性存

洪武中以薦  
為南海知縣

炎靈運玄化衣冠集芳辰暗暗斯達尊濟濟凡七人  
琴瑟既在御豆登亦復陳旨酒式燕樂大美薄肥珍  
登歌間行葦稱觴壽千春德將諒無醉既醉不失真  
陶然宇宙間蟋蟀馬足論光風泛蘭蕙好鳥鳴及晨  
江漢日云遠道義日益親覽圖百載下安得風再淳

願言繼遺響遙睇洛水濱

方士志耕隱

郭維貞 名完 本傳

雨衣製青荷雨笠編新籜斯人沮弱流日晏猶耕作  
今年擬有秋烹羊祭先穡招我食力徒斗酒聊取樂  
酣歌擊瓦盆昨晚牛生犢

古洞閒雲

林長楸 見本傳

崖傾人跡少谷轉蘿薜深古洞俯林藪白雲生夕陰  
起伏變萬態出岫寧有心其間棲遯者相與忘升沉  
采芳侶馴鹿跣趺對鳴禽何當馭格澤日夕同招尋

文峰春曉

林岫 見本傳

群鴉報天曙春色開林落光塵透竹窓山影疏簾箔  
葉露滴猶響花光照經閣殿宇正曠曠金碧明丹雘  
金臺七夕陪曾侍講子啓彭修撰汝器諸公宴

集分韻得斗字

林珪 附見林  
本傳

池館迎早秋蕭條宿雨後涼聲落高梧灑氣淡疎柳  
雲斂河漢清迢迢望牛斗離思不可攄況茲感物候  
幸接心所懽惜無樽中酒於焉寫幽素我琴時再奏  
杳杳烟際鴻沉沉禁中漏寥寥遂盈襟坐來亦已久  
襄徇未成寐殘月在西牖

秋江別意送林廷著應舉

林文 見本傳



湛湛長江水上楓樹林風高木葉下天寒江水深  
美人戒晨發祖餞江之南一觴未及盡青驪逝駸駸  
慷慨一為別惻愴傷我心君材富詞藻琅玕間球琳  
積久發必舒物理固相仍請看高飛鳳寥寥守孤岑  
陽鳥展其翅大振瑤華音

和燕歌行

方熙 見本傳

四座且勿飲聽我為君歌生來少讀書自負膽氣多  
逢人好陵轡安能守謙和朝廷募死士奮身赴交河  
筋力盡鞍甲歲月竟蹉跎羊腸九折坂險阻常經過  
雖云身不遇幸不嬰禍羅劔脫贈知己囊空買秦娥

窮老守頽舍時乎將奈何

古別離

前人

愁心將何聊撫我孤桐琴絲桐感人情絃急無好音  
拂衣起嘆息逍遙獨行吟遠望別離處江空烟水深

冬日遊覽

前人

咸陽城東門風景光奪目遠嶂開青蓮原田滿阡陸  
邯鄲屬清渭驛路通函谷百貨集舟車曠野多樵牧  
康莊平若砥車馬相馳逐金轡遊俠兒華簪皆世祿  
何事茂陵人臥病衡門宿

送謝文祥御史謫南陵丞

彭韶 見本傳

零露一以墜原野生微涼金風轉蕭索四壁吟虫蟻  
夜長不能寐攬衣起傍徨仰視天宇濶素月揚輝光  
奄忽浮雲馳肅肅鴈南翔一啄諒易謀豈不足稻粱  
窮海累臣書藉爾遠見將羽毛尚摧落愴惻未能忘  
云胡抱孤影悠悠岐路長願言隨陽歸以慰朝夕望

送邦紀弟赴通州學正

柯潛 見本傳

旭日耀層漢輕風吹碧漪行程渺何許征馬馬可羈  
常時送歸客中懷亦凄其況此骨肉親胡能不傷悲  
強持一尊酒為汝陳諷規去去登津學冠裳肅威儀  
展席坐清書橫經講軒義梁肉何足嗜飲水足忘飢

勗哉崇令德庶以慰我思

送別顧大尹

陳鉞 見本傳

南國有佳人早歲事機杼織成雲錦章間以鸞鳳侶  
自從嫁夫婿流落向西土西土多樓居綺窓映深戶  
歌舞當踞衢夜飲不知曙而我長廊下白日自操杵  
西風吹芙蓉澹然傍洲渚有姝美清揚乃是名家女  
相見合心素解佩以相與情意正綢繆歌動闔宇  
仰觀西流景滔滔水東注人生如風萍一散寧復聚  
車轄鳴間關欲訴情靦縷去去終離別鬱鬱傷懷緒  
願身化飛鴻遠送凌霄羽



感興四首

周瑛 見本傳

有客學舞劍自謂術通雷霆薄宇宙雙龍飛繞身  
我亦有劍術未敢輕告人詎信隨陰陽指顧天地春  
提瓶去汲井為君解宿醒不意綆中斷瓶墜不能升  
君恩手中綆妾身井底瓶相望不相即此心誰能明  
青天尚有涯滄海尚有底云胡人心微倏忽渺千里  
人心不在遠祇在腔子裏夜半靈臺虛默默看元始  
持刀斫月明月明何曾斷縛帚掃樹影樹影依前滿  
人皆惡樹影礙此月明多樹根苟不拔其如月明何

寓意

鄭瑗 見本傳

我有徑尺璧蘊質自崑岡拂拭見光彩皎潔如截肪  
玉人試鑿錯製為琚與璜珍愛不忍佩什襲藏諸篋  
攜之宦南北道路阻且長篋中忽悲鳴啓視化為盂  
俵俵獨不見鬱鬱意難忘

擬古用韋蘇州韻

林俊 附見林圭傳

出門有所適駟車長林端蒞藜騎古道登陟阻且艱  
綠陰下啼鳥夕陽在空山有酒不得將芳賞良獨難  
抱飢坐孤石流雲渺無迹谷泉迤暗聲荔逕稍棲息  
緬懷千古心僅此一問易迴策憚人語虛堂海月白  
鄒孟世不作魯風日頽靡苟揚後文軸法瑛成

董生闔門戶昌黎亦後齒卓哉元晦翁大成集諸子  
扶輿夙有鍾混沌良未死

南莊別野

前人

塵事日窈冥鳧山趣還好漁歌錯昏晝沙石淨如掃  
舫舟散素襟文字時探討寢迹衡茆下生計亦草草  
愧乏東平瓜獨有安邑棗開春理薄田即事起常早  
寨樓村烟夕滄海白浩浩好爵不自縈名聲此中老  
和蘇子卿效體寄守溪元老 前人

役役歲云暮俛仰時徘徊長鴻何冥冥失侶難因依  
和鳴豈不念知音良獨乖撫樹動遙感秋至無好懷

繁華變蕭索時過寧不悲野陰日西夕寒蛩送餘哀  
不見盛年好祇見容顏摧試問東逝流到海何時歸  
洞庭今夜月一觴為誰揮願附雙長翼吳山來去飛

莆陽文獻卷之二終



莆陽文獻卷之三

七言古風

城山國清塘

林光朝

燭龍醉倒木開眼  
遮空萬里雲張繖  
小舟塘外日落  
溶漁歌忽斷荷花風  
倚巖僧舍高深戶  
我來跋涉拳  
肩股喘停更促短  
筇上恠石周遭臥  
萬鼓況是秋風  
到此山惟有孤鴻  
時往還勞勞百年  
共纏縛不似青  
山長自問古人  
古人嗟已遠長  
歌商頌歸來晚

和前韻

陳士楚 見本傳

山光一洗紅塵眼  
長松夾道搖青繖  
回頭下瞰百川

莆陽文獻卷之三

融亭臯小立凌剛  
風傑閣玲瓏朱綠  
戶何年蓬萊移  
左股山僧見客不  
斂眉梵唄琅琅應  
魚鼓欲攜三尺  
彈龜山淳風一去  
不復還似墻草長  
童逢少幾百年  
來風月閒嗟我賢  
聖遠復遠天高地  
下日易晚

長夏歎

陳宓 見本傳

六月不雨暘烏驕  
飛蝗更剪深田苗  
農夫抱衾覆一  
畝背裂口焦如火  
燒農夫農夫莫怨  
怒更有無田可  
耕處昨日長淮禾  
稻區白骨成堆今  
莫數金縢百萬  
去安邊城壁不修  
唯壞垣人言大羊  
盟誓堅我願夏  
日長如年

武夷丹崖

方伯謨 名士錄附

丹崖石氣疑高秋  
碧溪上引天河流  
金堂石室不可  
到玉館莓苔生古  
愁倦人昔乘紫雲  
去白馬環鞭在  
何處茫茫塵世那  
得知幔亭空記當  
年事君不見茂  
陵松栢已蕭疎乾  
魚猶祭同亭祠

穀城山松隱巖

鄭樵 見本傳

青嶂迴環畫屏倚  
晴窓倒入春湖水  
村村叢樹綠於  
藍歷歷行人去如  
蟻新秧未插水田  
平高低麥隴相  
縱橫黃昏倦客忘  
歸去孤月亭亭雲  
外生

清明林下

鄭伯玉 見本傳

遊絲百尺飛到地  
野蝶尋春有任意  
一番輕雨洗梨  
花啼出玉真無限  
淚老夫不入少年  
場直向南軒亭  
午睡覺來歷省夢  
中事却憶邯鄲枕  
中記

四快圖

方大琮 見本傳

一人筮耳手不住  
一人袒背孤癢處  
一人理髮虱擒  
獲一人噴嚏虎驚  
去余鼻久塞耳驟  
聾吼無附麗頭  
已童惟背負眩覺  
奇癢麻姑之瓜不  
易逢吾聞氣涌  
如隄潰枕高唾遠  
道家忌且留眼讀  
養生書莫將身  
試快意事

謝氏祖孫創灑陽橋

前人



溱陽極目雲氣昏衝風揚波鼉窟翻相妃抱琴望虞  
舜日暮江竹多啼痕木蘭為舟不可渡誰幻曾淵作  
平路天潢夜靜牛渚長海市朝晴蜃樓吐祖孫移山  
山可移昔人不信今見之千年猶有召伯埭白面聚  
歛嗟何為

為趙敬叔賦漢海獸葡萄鏡蓋鄭夾添家故物也  
前人

尚方老冶收精銅金膏玉水開腫朧未央曉月低青  
桐六官秋井生芙蓉當塗妖鬼負神器銅人登車數  
行淚寶奩偶落長安市來與人間照珠翠凝陰空祭

江心龍海兩夜入閩王宮一朝愁殺添上翁破屋日  
夜穿晴虹西苑野露堪作酒中有駒餘活欲走趙侯  
得之莫失手龍女蛟童候之夕

歌風臺次韻 前人

歌風臺前野水長王媪賣酒茆屋涼酒邊老父說劉  
季頭戴竹冠還故鄉山河霸氣已銷歇颯颯老柳吹  
斜陽臺前小兒手擊筑筑聲更似三侯章

採桑婦 方時舉

朝採陌上桑暮採陌上桑採採不盈掬新葉苦不長  
東家練新絲西家理春機妾蚕未上箔妾衣知何時

妾身凍死不足惜良人遠戍天一涯良人一別長參  
商堂上何人事姑嫜賣絲奉甘旨織絲供衣裳妾心  
蠶絲亂妾貌桑葉黃去年陌上採桑女今年嫁與黃金郎

觀蔡忠憲墨蹟 前人

宋朝書法誰第一端明蔡公妙無敵百年遺蹟落人  
間片紙猶為人愛惜公書方整八法俱蒞諧茶錄絕  
代無當時石刻今已少況復筆蹟真瑤瑤此書飄逸  
尤絕品風度不殊僧智永粉牋剝落神氣全夜夜虹  
光穿藻井蔡公乃是莆名臣慶曆四諫才無倫堂堂  
事業在青史詞翰聊以娛心神公今九原不可作三

沉香亭 陳觀 附見陳賢傳

從遺編淚交落荒祠華表倚空山月明定有歸來鶴  
咸陽宮殿凌紫清珠簾翠幕春冥冥太平天子歡未  
足內園別作沉香亭沉香迢迢隔海水輸貢何時來  
萬里亭成頽郁滿京華椒桂無顏蘭蕙死東風淡蕩  
雲瞳朦朧遲遲步輦隨六龍葡萄出甕琥珀瑩牡丹倚  
檻臉脂濃詞臣獻辭有深意觥稜月上君王醉妖風  
一起草木腥沉香應落長安市君不見古來聖主稱  
陶唐土堦三尺茅茨長

讀陳忠肅公傳有感 柯潛



胡塵捲風天地黑胡騎長驅滿南北崖山派主知在  
亡一夜愁心頭偏白丈夫耻作負恩生舉手擎天天  
已傾孤城如斗猶百戰蒼蒼不遺勳功成龍虎可騎  
不可擾怒氣吹人山亦倒君臣大義心自明白日青  
天懸皎皎嶺海間闕草樹寒四顧無人空淚彈國破  
家亡惟一死首陽有薇那忍餐節義文章埋不爛萬  
丈虹光燭霄漢我懷往事悲復歌烈烈英風鬢絲亂  
魏孔淵太守送岑嘉州集書數韻復之

彭韶

岑嘉州真名流生平浩氣橫清秋詞源瀕洞傾枚鄒

春江曉漲蛟龍浮從班解秩不復收從軍直到海西  
頭胡沙三載踏驂騑長安萬里空悠悠間關西赴五  
馬侯郎官御史青幕遊蜀嘉山水增清幽夜夜文光  
煥斗牛嘉州嘉州知不憂遺文淪落人重脩當時炙  
手勢莫儔至今寧有姓名留

古塚行

陳鉞

昔人此塚初成日春雨我碑土花碧清明歲歲拉親  
朋醞酒割羊酹苔石一朝無主漸榛荆隙地猶付居  
人畊陵遷谷變作城邑千門萬戶皆朱甍古黃學宮  
在高處桃李成陰聯玉樹宮前數仞夫子墻墻下誰

知古人墓地中神物難久埋清宵變化乘風雷怒濤  
捲地墓門裂石碑斷落銅棺推可憐枯骨已成土沙  
塵金釵留半股甕甌古雅明如玉寶鏡無光苔色古  
呼童磨洗尋紀年背無款識飛鸞旋嗟爾英雄九泉  
隔泊泊逝水無回源古來荒塚狐兔穴此塚今為蛟  
龍得狂夫感慨悲復歌歌罷凄風淚沾臆百年有酒  
且啣杯莫待後來人嘆息

涇江送別

王偉見本傳

涇江自昔繁華地桑柘連陰百餘里笙歌搖曳樹底  
聞甲第巍峩空中起人事變更非昔時荒烟落日青  
猿悲豪華意氣今安在惟見江流無盡期南州文學  
東魯客歲晏迢迢赴京國紛紛冠蓋饒江湄醞酒長  
歌吊遺跡酒酣分袂各贈言事業相期追前賢風帆  
向晚去如瀉天涯極目空雲烟

赤龍歌

周瑛

赤龍攪海水渾巨鱗細鱗紛紛大風播蕩幾寒  
暑餘腥猶自滿江濱上帝聞之發震怒不使淫威徧  
下土飛符直取赤龍歸投彼遊荒禦豺虎春雲布滿  
東南隅踈踈密密雨聲徐桑麻蔽野鷄犬靜遙聞擊  
壤歌唐虞



竹雪齋為提學戴公乃兄誠菴賦

前人

小齋種竹只十個雪壓竹稍寒欲墮蒲簾高捲層雲  
破一鈞新月入當座老夫肝腸鐵石做一生甘作衡  
門臥東鄰獻捷西鄰挫滿城箫鼓紛來賀老夫騎驢  
雪中過

臨汝書院成次潘水部見贈韻

前人

大冶鑠物搏陰陽青春去我何堂堂西偏小構亦頗  
良不施黜聖橫白宋捲簾正對五羊岡樹木拂簷交

青蒼祥煙紫氣相迴翔坐令白日迷晶光文采彌彪

七

來省郎為我藝苑艾穢荒鏗然制作稱大方利甯長  
距獨擅場嗟予苦學未成章點綴犧尊青與黃六經  
窟穴漱餘香拍拍春意覺滿腔與君對織雲錦裳著  
向風前聊徜徉欲駭麟鳳游帝鄉又笑目眩心未忘  
小吏抱牘來蒼皇謂耽文字頗有妨廣陸無車川無  
梁出門萬里道路長使君局面宜更張

有所思

吳希賢見本傳

蘭荃無香蕭艾長美人別我忽孤往誰憐百萬億蒼  
生蟻蝶紛紛在盆盎吁嗟美人天一方蒹葭秋水遙

相望東門喪狗老見逐浪說鳳歌真楚狂君不見空

桑耕夫隱莘野志在匡時雨天下東帛不為三聘勤

堯舜之樂那忍捨又不見鼓刀老子鈞渭淡白髮婆

娑照烟水後車不載非熊歸肯為孟津濟師起我知

美人自樂永弗過佩紉蘭芷衣製荷誰為傳語兮西

山有薇不可食空谷采芝休作歌

九重明聖方側席子若不起將奈蒼生何

獨不見

鄭瑗

東飛伯勞西飛燕我所思兮獨不見歲云暮矣多霜  
霰日月推遷玄髮變策策處郭誰與鄰高山無蹊河

無津車鞦鞞馬駢駢車馬蹤橫遍城闕獨不見意中

人

偕邵文質王叔武戴伯綱劉惟繁謁鈞深堂

林俊

生離死別何足憂濟陵少頃諸公留眼面風塵化烟

水昨日草檄今山遊窄徑支藤屨萬竹宛轉高栢柴

門幽易洞吟壇久陳迹鈞深燈火時春秋當特堂籍

兩大老一祖白甫宗軻丘譙公門徒復地主尹公流

寓亦至此三畏變戒又滄桑增重溪山還四美我不

敢竊道脉又不敢參詩流雲物眈眈如有求歲身幸



在烟霞裡再拜先生一杯水

讀宋丞相陳忠肅公傳有感用先輩柯竹巖韻

前人

朔風吹沙白晝黑王孫天南復天北山河破碎幾時  
收馬頭生角烏頭白宮門銅駝荆棘生陸沉海覆天  
為傾謀臣漫浪夫大計三京之復成未成蜀漢江淮  
日雲擾閩浙雷崩廣風倒孤城獨手容支持志決身  
殲日皦皦感粟秋高胡月寒眼枯有血城上彈精魂  
一付乾坤老骨肉任飽鳥鳶餐南山飼牛白石爛吠  
敵遙心重江漢微桑隙穴備陰晴板板蒼天誰念亂

題松雪山水

前人

山水何人稱絕奇吳興松雪老画師鄭虔祁岳不足  
數前身合是病王維與可曾中有成竹此老林壑故  
不辱輕綃落筆百態生奇形遠勢相追逐長松自昔  
參天材踈髯碧淨無氛埃居然茅屋二三子衡門靜  
掩荒蒼苔袒跣無營百事拙竹裡漁舟臥秋月壯歌  
激越遶空翠散亂白波舞晴雲素子家住雲水鄉披  
圖見画心如往藤蓑穩着賦歸去倚天一笑江茫茫

端硯用后山韻

前人

刷絲舊失奎房器黃眼黑眉紛俗贅虛中起拜即墨

侯王質金聲才實備虬蟠隱約羅星斗玄洋滿咽烟  
霞氣文章重柄拔殊尤詔書夜下採訪使蒲輪從役  
走萬卒西坑上巖若平地最後斧柯得真本奇寶迷  
藏方命世同時客卿白刺史遭際晚不交一睡元統  
中峰美少年嚴冷粗能識風致香酥冰髓潤精血火  
齊懸黎落時貴酬工翔涌不作難十家一飽中人費  
石走江翻雷電繞及到啾啾聞鬼異靈丘合有神明  
護茲事須煩博物志銅雀人間多事土浪竊浮名滌  
清惠高低鵠眼豈石病六一春秋含至意勿輕投贊  
屬長公貯月發雲書佛侶

蒲陽文獻卷之三



莆陽文獻卷之四

五言律詩

旅次寓題

徐寅 見本傳

胡為名利役來往老關河白髮隨梳少青山入夢多  
途窮憐抱疾世亂耻登科却起漁舟念春風釣綠波

弔崔補閣

前人

近來吾道少慟哭博陵君直節巖前竹孤魂嶺上雲  
搢紳傳確論丞相取遺文廢却中興策何由免用軍

寄鄭縣李侍御

黃滔

古縣新煙火東西入客詩靜長如假日貧更甚閒時

僧借松蘿住人將雨雪期三年一官罷嶽石看成碑

退居

前人

老歸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亂時人物家貧後子孫  
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惆悵西川舉戎裝度劔門

遊東林寺

前人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還嫌晚重遊預作期  
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翻譯如曾見白蓮開舊池

高田院橋

鄭良士 見本傳

到此溪亭上浮生始覺非野僧還惜別遊客亦忘歸  
月滿千岩靜風清一磬微何時脫塵役杖履願相依

和王太傅遊國清塘

鄭伯玉

寒日一觀眺四天雲色稀水風迎棹起沙鷺背人飛  
玉縷鱸新膾金膏蠟正肥斜陽促歸旆那得戀漁磯

和李侍郎移竹

鄭將 字天任子監

仲夏竹迷日長竿帶筍移地生宜雨潤根淺畏風吹  
斲破沿階蘚添成宿鳳枝子猷清洒意應與渭川期

和御製觀三聖御書

蔡襄

聖業薦功德宸毫冠藝文勢開千里浪光動九天雲  
法駕乘時至仙都與世分皇心欽寶訓求治益精勤

過溪南韓氏宅

陳諱 見本傳

曾覽溪南勝重來四十年樹如人老矣山共水依然  
香玉紛堆案晴虹對跨川吾廬今咫尺來與且盤旋

題夾漈草堂

陳俊卿 見本傳

流水三間屋公曾半席分帝嘗招此老天未喪斯文  
人去留青竹山空只白雲升堂時想像金石枕猶聞

靈源庵

龔茂良 見本傳

遲回不忍去復作抱衾留斷續雲間雨蕭騷木末秋  
勞生那有此漸老欲相投最愛千山暮鐘鳴處處幽

往行都至嚴州烏駐館阻水留二日

陳宓



村館通宵冷江鄉五月秋野海酸味足隴麥餌香浮  
水滿迷行徑瀾揚過去舟亨衢如可待莫厭小淹留

郭璞墓

劉克莊

先生精數學卜宅未應疎因將虎鬚死還尋魚腹居  
如何師鬼谷却去友靈胥此理憑誰詰人方寶莖書

黃檗山

前人

出縣半程遙松間認粉標峰排神女峽寺創德宗朝  
鶴老巢高木僧寒晒墮樵早知人世淡來住退居寮

張麗華

前人

臺上栢蕭蕭空堂閉寂寥芳魂三尺土往事幾迴潮

詩陽文獻卷四

墮翠尋難見埋紅恨未銷猶勝江令在白首入隋朝

鶴食

趙庚夫 見本傳

鶴食從妻給花窠課子鋤絕糧綠買硯止酒為耽書

野服迎人懶禪心涉世疎丹爐添火候徒似十年初

送陳信仲泉州教授

陳旅

南國多春水桐花滿故園君歸典鄉校我獨客橋門  
別浦征帆小高堂講席尊歲時宴諸老釀酒錦田村

題羅稚川畫卷

前人

雨氣通林壑江光動野航道人巖下去茅屋樹邊涼  
斷岸入秋水遠山留夕陽登臨莫作賦遊子未還鄉

風雨既定星日皎然輾轉不寐有感

吳源 見本傳

不眠知夜永無語覺心清慷慨思時事沉吟見物情  
賈生危論政趙括易談兵家國憂方大憑誰訪老成  
過游洋留宿吳原輝后定山居

郭維貞

妙畫延陵子冥心今幾年溪雲移榻坐山雨下簾眠  
李愿今盤谷王維舊朝川滄洲吾亦愛那有此林泉  
次韻荅方用明就簡王伯明

前人

詩陽文獻卷四

庭空山宛宛客去雨纖纖乳犬眠深戶慈鴉戲短簷  
故交貧亦戒新曆歲還添試就神巫卜家人報吉占

山中即事

前人

數日別江渚抱琴過竹溪山深黃耳遠日落盡眉啼  
識字今何補懷家計亦迷明年與妻子春雨學扶犁

普覺堂

方時舉

普覺有何好秋來事事幽風簷落柏子榕葉覆溪舟  
隱几山當戶翻經月到樓誰為姑射牧茆屋隔滄洲

哭郭滄洲

方用晦 名用晦七隱

破屋滄洲上清貧獨可憐書存無子讀詩好有僧傳



墓下中元夜墳鄰北滌邊窮交空白首莫贈買山錢

石門清隱

方坦 字履道

鄭子石門隱石門長晝開了無俗客到時有白雲來  
谷煖耕春雨窓陰聽瀑雷徵賢有明詔林下豈遺材

宿鵝湖寺

前人

鵝湖清勝地兩度振衣塵踏入珠林晚山環碧殿春  
碑存多宋刻僧老半闌人諺久鐘聲絕松房掩白雲

老圃書堂

黃思永 附見黃謙傳

瓜地書廬僻柴門闕碧流波光搖席冷山色入簾幽  
琴撫聽黃鵠搏開近白鷗芳鄰有如此宜爾賦歸休

綠野耕叟

林環 見本傳

負郭有先畝南東百畝餘閒雲常繞舍流水自分渠  
白髮身宜退紅塵跡已疎誰知城市裏還似鹿門居

南平張明道桑梓圖

陳中 見本傳

不到南平久西風役夢蒐樹聲秋入屋溪漲夜臨門  
白鳥磯頭釣青山菊下樽覺來仍在夢喬木自荒村

送檢討莊孔陽桂陽判官

柯潛

鐘聲催曉騎寒色上重裘笑別鷓鴣侶遙臨山水州  
直言非不用高志自難酬公暇閒吟處風清月滿樓

遊囊山寺

前人

下馬松關外行行過虎溪鐘鳴知寺近雲曠覺天低  
澗底流泉滑簷頭古木齊何時謝塵鞅此地卜幽棲

與陳希明

陳或

青衿年少日曾過鄭公鄉蜃氣嘘高閣榕陰覆短墻  
別來江國晚夢落海門蒼泮水逢君話清尊夜正長

不寐

前人

世事皆塵鞅乾坤亦鞴爐流年雙鬢短永夜一燈孤  
歸計算方熟詩腸吟未枯推窓看天色涼露滴青梧

菊坡為單大尹宇賦

周瑩 見本傳

解印歸來早黃花尚故坡理荒鋤蔓草習靜偃垂蘿  
籬下寒香滿山南佳氣多此中真趣遠何必向岩阿

出郭

周瑛

騎馬出東郭茅簷遍村循吏需寧復急民俗可魯浮  
蕭鼓雲中社桑麻雨後村漢家循吏傳原不錄劉昆

曝背和賈汝易韻

前人

四海誰同曝半簷吾自分背温如換纈氣暖欲蒸雲  
瘦影倚梅見新聲隔竹聞愛君思有獻點鼠列生文

弔吳聘君

前人

富貴嗒方熾山林跡漸稀誰能甘白屋君獨謝黃扉  
學古難為用名高易嫁非百年泉壤下全璞有光輝



別顧高州

鄭紀

曉出東郊路燕山翠欲流客從今日別我亦及春遊  
花下停征騎江頭問去舟行程幾千里雲樹共悠悠

新晴

前人

天際微風起溪雲過短牆山容環榻近草色入簾蒼  
古樹藏殘雨歸鴉背夕陽飛花如有意亂逐馬啼香

會任思順太守

林俊

短髮愁眉暮丹砂未可憑三山五夜夢雙塔十年燈  
魚鴈書還阻煙霞話豈曾草堂花在眼何日共支藤

和翠深題陋軒韻

前人

幽偏良地地低小亦吾軒樹老藤欺屋溪迴水抱門  
浮生謀竟拙春事理仍繁桂索誰能過單瓢得細論

竹

前人

斷靄橫天外青山落水中林稀行野鶴笋熟過溪翁  
索莫無諸事蕭疎又一風炎歎移處薄披寫此君同

買舟遊雲莊

前人

雲物秋來滂風情老去消野亭心一寄僕馬路成遙  
嶽氣開晴雨漁聲答晚潮十錢供買榜水月淨氛氳

晚步

前人

倚林延薄暮乘炬訊花期地煥春來早山幽月上遲

怒流喧暗壁倦羽寂早枝天意存榜檝重遊或在茲

入秋偶成憶遠菴

前人

踈樹留殘暑平蕪帶夕曛簷敲初下葉峰影暮歸雲  
野笛隨漁唱遊息雜鴈群草莊時看雨相憶紫芝薰

翠庭草堂次韻

前人

鳥寂斷春夢亭虛繫物華山林到城郭雲水會人家  
暝落恣前葉香傳竹外花一區遺世在慰老托烟霞

寄劉憲副

林夔

雉堞全天險麟符控上游魚鹽通小市燈火列高樓  
寄重咽喉地權分將相籌官衙留客坐離下晚香幽

送方壽卿予告歸

前人

憑秋動歸興別意合誰知伯仲吾師友庭闈子夢思  
方書消永日簡注憶良時莫向朱明問丹成更有期

雜題遊地

前人

地控龍荒險山連鴈塞雄鼓秋月白榆柳晚霜紅  
一帶華夷限千年頗牧功天驕猶未滅長劍倚崆峒

遊武夷

黃華 見本傳

真境非人世平生夢見之杖藜來獨晚月雨看尤奇  
九曲將窮處一春欲盡時風塵吹客袂臨發故遲遲

莆陽文獻卷之四終



莆陽文獻卷之五

七言律

黃校書閒居

徐寅

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  
青山入眼不干祿，白髮滿頭循著書。  
東澗野香添碧沼，南園夜雨長秋蔬。  
月明掃石吟詩坐，諱却都無儋石儲。

憶山中友

前人

憶得當年接善鄰，苦將閒事強夫君。  
關開碧沼分明月，各領青山占白雲。  
近日藥方多繕寫，舊來詩草半燒焚。  
金門免欲言西上，惆悵關河正用軍。

寄富洋山禪者

鄭良士

畫破青山路一條，走鞭飛蓋去何遙。  
礙天巖樹春猶冷，鎖院溪雲晝不銷。  
雪上茗芽因客煮，海南沉屑為齋燒。  
誰能學得空門士，冷却心灰守寂寥。

過建陽別舊識僧亞齊

翁承贊見本傳

瀟瀟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  
一軸新詩劔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  
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  
應笑乘輶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

使華亭

翁緯附見翁承贊傳

走青奔碧月，潏潏勢與晴江遠。  
接連沙草翠侵驅馬

路岸花紅濕釣魚船，烟生遠店收寒雨。  
風起高梧咽暮蟬，徐氏舊居人識否。  
波南溪下白雲邊。

遊興化西門上谿

蔡襄

尋溪因過上溪遊，雨後溪渾水亂流。  
獨傍堤松卻飛蓋，為聞山鳥輟鳴鶻。  
平田穰稔青雲合，滿屋芭蕉碧玉抽。  
開濟無功須蚤去，改時瓜隴有通侯。

遠亭

鄭伯玉

亭勢孤高映小池，盤盤一道出林霏。  
平誅岩腹草茅盡，直望海門煙火微。  
樹石滿前供勝賞，溪山無處隱清暉。  
宣城麗句人爭誦，珍重陽春和者稀。

和周楚望紅梅韻

方子通名惟深與

清香皓質世稱奇，試作紅粧更自宜。  
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  
直教臘雪無藏處，祇恐朝雲有去時。  
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共樂堂

陳俊卿

共樂臺前花木深，登臨當暑豁衣襟。  
紅垂荔子千家熟，翠擁篔簹十畝陰。  
老退已尋居士服，清歡時伴醉翁吟。  
憑欄四望豐年稼，慰平生愛國心。

冬夜憶譙之

方翥見本傳

忽憶夫君阻笑言，出門南望欲飛翻。  
孤城隔水初侵



夜書角因風自入村短句有時隨意得古心近日與誰論未除習氣君應晒月冷梅香易斷魂

幽化院

龔茂良

晝寢招提最上頭飢禽亡賴故喧啾領雲西去欲成暮山雨北來渾似秋婉婉如今真是夢經從似舊絕堪愁昔年陳迹鷄窻下日落鍾鳴山更幽

前歲過真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遽分手偶成長句以志兩處山川人物之勝亦少慰

別來耿耿耳

林光朝

秋崖一夕卷炎蒸那更揮斤為新冰碧落舊尋燒藥

前陽文獻卷五

竈白芒長對讀書燈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屠向上層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次韻賀丘國鎮致仕

前人

桃花流水是家鄉洛下才名四十強自有赤松堪辟穀那能白首更為郎案頭貝葉忘言久江上蓴羹引興長邂逅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送夾漈先生赴召

前人

別墅生涯富古今凝旒夢卜苦追尋一封細札三家市萬卷新書四海心北關龍吟清晝永東臯猿嘯白雲深滿懷經濟今休斬聞道蒼生渴傅霖

到九座寺

陳宓

想像精藍九疊前青鞋今得踏雲烟霜邊澗水多成王嶺上人家半是仙伏蟠千年無動意老松何日不幽禪可憐倚馬思歸客有底區中未了緣

哭黃直卿寺丞

劉克莊

久在文公几杖旁暮年所得最精詳貧甘香火辭符竹病整衣冠坐篔簹床壯士軍中悲亮死先師地下惜回亡法雲破寺三間屋却有門人遠赴喪

題趙山中祠堂

前人

端平聞說建祠堂白首纔熏一炷香早有埋辭哀錫耀脫為畫贊頌東方秋風浩蕩吹墳樹落月依稀照屋梁千古行人來下馬陳詩不必奠椒漿

謝趙憲副使惠建茶

陳堦後知

貢餘自合到侯王誰遣甘芳入莧腸野客驚看龍鳳夸家人學試蟹魚湯題來諫議三封印分到尚書八餅綱盡酒從前醒腐氣時時澆取簡編香

使金

傅至叔名誠見本傳

霜明玉節映寒流馬渡盧溝向上頭萬里河山觀古塞百年荆棘嘆神州要臨瀚海銘燕石莫上新亭作楚囚多少遺民思舊俗可憐金帛歲包羞



城山園清塘

余謙一見本傳

湖光山色酒杯中此會那知一笑同風暖空巖落松  
子雨晴新漲沒鳧翁隔林村落微茫見一逕禪房曲  
折通老艾當年題品處斜陽無語想高風

同僧遊瀕陽塘上生院

趙庚夫

泐堤上下看沙鷗得句支筇自點頭風露高時將鶴  
伴溪山好處載僧遊老無志願惟漁艇閒有工夫上  
寺樓歲晚淵明須自笑督郵未至合歸休

被執至合沙詩寄仲子訣別

陳文龍見本傳

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  
事得死封疆是此時須信累臣堪繫鼓未聞烈士樹  
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送朱蓮峰著書得官南歸

陳旅

城東有客過吾廬揮塵高譚逸氣舒金馬豈無方朔  
伎石渠今取夏侯書沙堤老屋秋楓合海浦歸航暮  
雨疎我亦草玄官拓落江南無地可耕鋤

和連汝信

伍時敏

習靜幽齋絕外思景深情曠兩相宜風薰花氣晴侵  
夢雨漱溪聲寒入詩魚近碧闌人狎見鹿眠香正客  
來疑時時懸榻需君至此興旁人未必知

和連汝信

伍時敏

習靜幽齋絕外思景深情曠兩相宜風薰花氣晴侵  
夢雨漱溪聲寒入詩魚近碧闌人狎見鹿眠香正客  
來疑時時懸榻需君至此興旁人未必知

懷士方

前人

松邊分袂歎秋涼又是西風老素商海國雲深無過  
鴈雨窓燈寂有鳴蟬清尊誰共黃花酒白髮先分紅  
葉霜兩地相思應不異他時試與檢吟囊

遊華嚴寺

柯舉

舊遊曾記此山川萬事回頭一夢然早歲不知人易  
老晚年方信世無禪樵柯牧唱千村暮鴛鴦語花香二  
月天人境了然描不就山僧對我更談玄

和韻答雪巢病中見寄

方時舉

文盟深喜得過從苦憶幡然一病翁離亂曾同僧寺  
雨笑談還醉橘岩風花邊藥果時時晒竹裡詩囊句  
句工擬報平安消息近雪巢深處早梅中

和陳廷中避地南泉

前人

思君時復上寒岩十月林巒尚翠嵐溪竹成綠玉  
杖石橋柱過白雲菴客懷最與山僧似時事難從野  
叟談却憶當年杜陵老卜居正近浣花潭

西庵漫興

方坦

留宿西庵歲又除檣梧據坐一僧如暖妹竟作堂堂  
別懶性空為咄咄書垣竹紫侵寒雨重野梅香襲曉  
烟疎山中酒熟應歸去數畝園蕪帶雪鋤

西庵漫興

方坦

留宿西庵歲又除檣梧據坐一僧如暖妹竟作堂堂  
別懶性空為咄咄書垣竹紫侵寒雨重野梅香襲曉  
烟疎山中酒熟應歸去數畝園蕪帶雪鋤



為黃原清賦綬溪漁隱 郭維貞

漁郎家住清溪曲買斷徐潭作釣鄉自製蓑衣眠別渚故移茶竈上輕航荔支林鳴水烟暖鷓鴣桃花野岸長日暮醉歸魚滿筥樵青敲火倚疎篁

和方晦齋韻兼簡陳以靜 前人

佳人自古多薄命笑殺無益乃畫眉鏡裏雪霜憐我鬢燈前風雨誦君詩餘生亦擬歸兜率三樂那能學啓期最憶溪毛侑村醪秋期煩報鹿門知

苔溪耕隱 方用晦

苔溪環翠入瓢湖古木雲莊即舊居每種秫田秋釀酒剩收桐子夜觀書雪晴度嶺閒騎犢客至沿溪旋打魚老我塵中無隱處借君餘地著菰廬

送別賦得東渡春濶 林士敏 見本傳

長堤楊柳綠婆娑二月江南春水多送客又經桃葉渡逢人還唱竹枝歌沙明翡翠葦芳草日煖銀魚戲碧波正好尋幽同載酒東風爭奈別離何

九鯉湖 黃孟良 洪武中以薦為松陽主簿

人已昇僊鯉化龍伊誰湖上構僊宮石遺丹竈滄溪裏烟鎖瓊臺縹緲中青鳥去來猶夜月碧桃開落自春風此行非為邯鄲夢擬向橋頭遇石公

壺山歸隱為宋允聞題 鄭雲 見本傳

三秦羈旅十年心故里歸來白髮侵蒼苔徑落花春欲遍柴門流水雨初深耕餘北壟隨孤鶴吟罷南軒撫素琴亦有舊居鄰水石他時許我重相尋

和胡學士冬至後六日遊牛首山佛窟寺 林環

松下禪扉晝不開垂蘿應許世人攀黃龍說法諸天在白馬馱經幾日還近戶泉聲晴雪後隔林僧影夕陽間不須久住煙霞樂暫得尋幽即是閒

和山行侶圖為隴西彭子玉題 黃約仲 見本傳

吳烟越樹共依依候館驚心一雁飛三徑秋隨芳草盡亂山人向故關歸碧雲拂曙迎征旆黃葉從風點客衣聞道滄浪多應召明時莫遣宦情微

送楊參政歸閩藩 前人

金臺相送思依依霜落關河雁正飛萬里獨承行在召一麾仍向大藩歸舟移越渚孤雲遠踏入閩山古木稀況是黎民懷惠久陽和又到省中薇

送方濬源教諭歸宣城 黃壽生 見本傳

古戍遙臨野水邊幾家籬落帶人煙夕陽激澗素榆



合暝色蒼茫堆蝶連歸思謾從何處寫客心偏向此  
中懸死陵山色看來近不用回頭重惘然

題小景

林文元本傳

數間茅屋倚岩阿石徑縈迴出薛蘿萬里碧空飛鳥  
沒一林紅雨落花多舟橫野渡無人喚及響溪橋有  
客過天外斜陽催夕景滿懷詩興欲如何

題濯綬亭

同瑩

平湖渺渺混陰晴湖上名亭舊濯纓兩岸好山澄爽  
氣四簷芳樹帶寒聲坐來白鳥情偏狎唱徹滄浪興  
更清何待臨流洗塵垢此身久已謝浮榮

送行人司正邵震使安南

柯潛

天王出震繼虞唐宇宙重新化日長要使車書歸一  
統遠頒正朔到殊方碧天盡處通容管瘴雨晴時過  
富良珍重平生清苦節莫將惹惹載歸囊

寄愚庵陳冢宰

彭韶

勒就功名上昂葵乞骸累疏達金扉鴻恩此日加官  
保鶴算來年是古稀閒結耆英尋舊侶新裁野服稱  
初衣郡檉紫氣銷沉夕喜見清風太守歸

送鄭啓善掌江都教

李仁傑

故園桑梓舊連陰京邸相逢喜不禁尊酒又為千里

別篇詩聊寫十年心波光渺渺隨舟去柳色依依向  
客深明到維揚如見鴈慈懃無惜寄佳音

嚴溪舟中見月有懷知已

陳鉞

陰雨連旬惱客悰偶因月色自推蓬十分霽魄此時  
滿萬里清輝到處同烏鵲夜棲驚未定魚龍秋睡香  
難通故人懽笑知何在詩酒小樓閩海東

自悼呈柯孟時學士

前人

閒調綠綺操倚蘭轉覺人生適意難幾處好山吟謝  
眺一庭深雪臥袁安芳隣有酒頻留飲孤館無書謾  
借看堪笑昨宵清夢裏猶排闥獻琅玕

奉陪瑞州守李公清風亭小飲

前人

九日郡侯饒野趣登高直到洞山尖狂塵翠壁題詩  
句醉摘黃花插帽簷萍水衣冠千里會風流儒雅一  
時兼不須細把茱萸看拚取年來白髮添

登擬峴臺讀曾南豐碑次潘水部韻

周瑛

摩挲苔刻讀殘文往事悠悠付夕驢野蠅未收前澗  
雨山風遙送隔溪雲霸圖馭世應多術王道驅民不  
掩群臨汝依稀同漢沔曾無垂涕到裴君



君齋酌別送鄭御史還貴溪用聯句韻

前人

短箔疎簾風雨深一壺濁酒夜談心青山何處尋同  
調白髮此時逢賞音徐釋到門應下榻管寧鋤地獨  
掉金懸知別後相思憶兩地停雲向夕陰

題九鯉湖

鄭紀

一自丹成入九天只今山水盡名仙鸞鷲馭三千  
界貝闕瓊宮幾百年物外已忘生死幻人間未斷去  
來緣使車暫却紅塵跡來借清風一榻眠

寄題冠萊公祠

方岳 附見方解傳

鈞衡獨運殿巖廊微儼胡塵起朔方日轂親扶行斧  
鉞天威遠播靖封疆北門共惜歸朝晚南粵誰知去  
國長氣節如公天下少故令枯竹感雷陽

題鶴洲延綠亭

吳希賢

信羊栽花香可拈綠陰啼鳥在危簷湖光向晚斜浸  
竹野色經春迥隔簾水落蘆溪分一脉天垂壺嶠露  
雙尖輞川浪說多奇勝何似茲亭吏隱兼

和無題二首

張元紳 附見吳給傳

銅魚雙鑰夜沉沉十二瓊樓禁苑深九曲柔腸千種  
恨一天明月萬家砧舞衣謾著重重錦歌袖空閒縷

縷金自笑不如紅錦帳尚垂雙帶結同心  
花枝嬌媚頭春寒幾度含情強笑看盡日不聞來玉  
輦一春空費倚闌干垂簾不放雙飛燕鏡裏偏傷獨  
舞鸞多少渴心消不得金莖設說露盈盤

松門書院

魏時敏 附見吳給傳

松門直上與雲齊梧竹陰森此不迷護向南山歌白  
石更看午夜照青藜雨餘一水當溪落嵐淨千峰入  
戶低只恐

明時徵詔起却教領鶴領幽棲

夏日偶成寄高知州

前人

一春臥病掩荆扉轉眼風光又葛衣江郭雨晴榕葉  
暗山庄地煖豆花肥厭騎羸馬聽鷄出喜買扁舟載  
鶴歸欲把長竿釣明月白雲占斷子陵磯

送僧還牛首山蘭若

前人

懷人飛錫向南天石上相逢話夙緣蕉葉藤花曉率  
寺灘聲月色遠溪船途中施食曾留僧蓬底跏趺不  
離禪更說故山多法侶共看松偃舊房前

寄黃處士

林鈞 附見林文傳

半月池邊老謫仙松篁一徑護茅椽逸懷夜雪山陰  
禪生計春風谷口田棟慨詩章追古作風流文采冠



時賢相田幾夜看星斗一點晴光太白躔

匡山次陳白沙韻

顧叔龍附見顧赤存傳

我來還約白沙翁夜雨蒼茫一棹同山跡至今多勁  
草海濤終古起悲風君臣魚水魂猶在胡虜腥羶跡  
已空鐵纜江頭三片石前身端合是三公

送方壽卿入京

林俊

委巷陰森竹樹斜隻藤支老大方家醉移錦瑟絃中  
鴈看拂青衫袖裏蛇歲晏相期自心事君行獨贈一  
梅花出門奈懶吾先別偃臥江天數落霞

再起感懷

前人

重是雲居欠穩眠蛻殘凡骨未能仙西南文字江山  
債老大風塵大馬年絕域孤屯銅柱外荒祠古柏錦  
宮前出門二表肝腸在刻鵠功疎一惘然

正寧寫懷

前人

老忙愁疾轉焦煎燧遣訶呼借晝眠幾地烟霞淹日  
月百年文字欠山川洞門白石乘牛處華表青峰化  
鶴年欲往桃源訪遺跡小舟閒坐武陵仙

靖安即景

前人

結約春還又客先馬鳴小隊出盆田雙峰雲動雨溪  
雨七井星回百竈烟政急問問思解網月明湖海夢

歸船簡書頗亦前意多在空長去鳥遶

繭窩成

前人

一窩山繭結重霞斷葉吳蠶是此家短與西風元亮  
菊浮生新雨邵平仄飛回別谷雲偏瀨流過中天日  
易斜心迹古人痴未放草窓義易送年華

全節祠二首

前人

大息橋山事不還却留羅襪試問關决天母子風濤  
外如禮君臣俎豆間骨冷尚煩春草綠泪枯真帶石  
厓斑翟輿律服莊嚴在可是男兒有孱顏

手携塊肉泪相看志决身殲力許難舊內已頒元曆

日行朝終少漢衣冠汗漬到海流方盡宮骨凝秋氣

作寒獨倚厓門吊興廢野陰風雨杜鵑殘

再乞侍養書懷

前人

即辰三沐更三薰滿紙平生重上聞天閣正如無繫  
鳥林深容有不歸雲山高月小蘭坡夢霍然猿警意  
帳文進止乾坤自情事話長燈影記臨分

初秋

前人

忙盡乾坤一歲華石榴今于菊將花秋江合作鷗群  
地社日空隸燕子家力薄壯心慵看初野清邊候重  
聞笳廣庭四壁蛩聲令碧落高低到鴈科



烏江項王廟

方良節

落木蕭蕭江景空  
江頭有廟祀重瞳  
殘碑零落寒煙外  
遺像荒涼夕照中  
關內望遠秦父老  
淮陰坐失漢英雄  
可憐身死東城下  
決戰猶誇斬將功

送蔣良醫致仕

林夔

不將漫刺謁朝官  
依舊滄浪一釣竿  
宦味便從今日  
去交情轉覺別時難  
藥爐午熟初嘗火  
竹院朝暉未整冠  
却憶進方親

御戾鼎湖弓劍雨聲寒

約羅志仁鄭汝華出會澤中

前人

兩年宦路惜睽違  
春晚關河一棹歸  
楊柳暝煙啼頰重  
闌干疎雨落紅稀  
故人氣味真玄酒  
遊子心情又彩衣  
十里官曹頭在望  
竹爐煮茗待斜暉

落花次韻二首

陳伯獻

銅槃燃燭夜無權  
十日春凝九日寒  
斜閣秋千閑院  
落亂嘶叱撥遍  
長安流光冉冉欺人易  
時事悠悠適意難  
誰說穠華偏擇地  
五侯池館總摧殘  
綠肥紅瘦綺寮前  
如雨沉陰咽管絃  
隋苑林空仍綴  
絲洛陽擔地不論錢  
蝶衣曬粉傷新緒  
燕寢凝香結舊緣  
榮落乘除還宿數  
臨風無用一悵然

落花次韻二首

吳昭

春事闌珊思轉悠  
閑因掃徑喚蒼頭  
誰家短笛風輕度  
何處長橋水亂流  
苔濕有香粘履  
茵月斜無影上  
簾鈎却思割錦纏  
頭地虛負歌兒字  
莫愁春來春去太匆匆  
群品居然付一空  
作勢漫飄千里雪  
隨緣休恨五更風  
江城遷客頭應白  
野店吳姬酒自紅  
舊識獨憐玄鳥在  
啣香還入畫堂中

對菊次韻

徐元稔

暝色寒威傍晚簷  
小齋獨坐看洪纖  
秋光過眼黃花老  
世事驚心白髮添  
別久思家無鴈到  
憂深扣易得龍潛  
風塵擾擾歸何日  
濁酒幽香意未嫌

莆陽文獻卷之五終



莆陽文獻卷之六

五言絕句

壺公山

翁承贊

井邑斜連北蓬瀛直倚東秋高岩溜白日上海波紅

題蘭

郭維貞

澄浦生蒼玉幽篔得露多採芳將有贈不柰遠人何

杏林先生自山中歸

前人

五月冲溪雨題詩心緒遠天寒一樽酒吟社故人歸

哭羅應魁狀元二首

周瑛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莆陽文獻卷之六

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鉤

七言絕句

梨嶺

林藻 附見林藻傳

曾向嶺頭題姓字不穿楊葉不言歸弟兄各折一枝

桂還向嶺頭聯影飛

一斛珠

江梅 東華民家女

詞賦唐明皇時入宮最寵幸為貴妃所逐上陽宮明皇思之封珍味一斛密賜妃妃不交作此詩謝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汨汗紅綃長門自是無梳

洗何用明珠與寂寥

方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絕

林光朝

莆陽文獻卷之六

脩水佳人白玉欄花前竹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

意猶自樓頭畫遠山

莫怪騷人大頽頽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

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詠史二首

劉克莊

虜入中原力不支洛陽名勝浪相推可憐揮塵人如

壁半夜排牆猶未知

保惜金甌未必非臺城至竟亦及飛隱侯老任梁朝

事却為閑情減帶圍

九座閑詠

林彖 見本傳



短短桃花點綠莎輕輕一鳥下晴波宛然西塞江邊路只欠能詩張志和

木蘭陂旁有鄭耕老書堂耕老時分教四明

龔茂良

木蘭春漲與江通日日江潮送曉風此水還應接郵水為誰流下海門東

熙寧橋

鄭叔僑附見鄭伯五傳

千尋水面跨長橋隱隱晴虹卧海潮結駟直通黃石市連艘橫斷白湖腰

舟下建溪

方子通

客航收浦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汀楓欲死繫舟猶有去年痕

題班婕妤題扇圖

陳旅

層城柘館重徘徊坐見瑤階長綠苔紈扇秋來定無用君王方築避風臺

題古木幽篁圖

前人

蕭蕭木葉落欲盡渺渺洞庭生白波虞帝不還秋事晚幽篁斜日倚湘娥

興化縣尹馮西美歸三山 郭維貞

橋仙山下曾相見沙合橋頭杜宇啼白髮故人官滿

去一簑寒雨上春犁

哭郭滄洲

陳耕之

能詩東野名偏著愛酒陶潛貧不憂今日牛眠三尺土寒潮依舊落滄洲

題墨竹

林環

曾記吹簫學鳳鳴碧雲深處度秋聲誰移一片瀟湘影寫作江南萬里情

閨怨

方熙

深閨有泪濕羅衣萬里沙場音信稀滿地落花春又去雙雙紫燕認巢歸

晚過畫屏卷

陳鉞

瓦礫平鋪石磴斜棘枝藤刺接桑麻老翁閒說當年事指點東鄰是相家

次陳白沙韻送其克恭歸遼左

周瑛

故國溪山病裏還半生心事語人難牀頭舊有匡時疏不許傍人來借看

為葉左參題寫騷亭

前人

藝苑開荒歲月勞幽蘭香正雜江臯白頭心事無人識風雨滿庭自寫騷



沈石田畫次韻

林俊

籟藥苗齊竹又孫殺無歲月是煙村貼山墻短鷄登  
樹背路花深鹿卧門

莆陽文獻卷之六

莆陽文獻卷之七

銘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  
圖以為賦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萬狀其佳象  
幽致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  
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踏而迎視兢兢  
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是檢身遠害  
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因銘于座右曰至哉古  
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水朽索之馭納隍是

慮 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于苞桑諸侯  
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  
孔熾直執惟清執虛如盈君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  
在醜無愧屋陋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  
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山路銘

劉稊

自游洋山行九日抵延平之西芹萬山索結  
一路如線僕輩負戴穿泐躋攀未始有失既  
得驛路時蹶而陪者莞尔而為之銘曰  
遇險則恐居夷乃肆恐故魚虞肆實多陸子胡不觀



天下萬事易之則難思難則易越栖會稽吳亡可待  
葵丘色矜會者四解毫釐失操霄壤成敗嗚呼戒哉  
無有細大

前陽文獻卷七

箴

律已以廉

王邁 見本傳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  
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  
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  
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饒溺猶已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乎入室  
笑語飲醲啗肥出行鞭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  
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  
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  
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  
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蒞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  
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若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  
昔者君子靡素其餐汗流洽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



夜不違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主靜箴

劉閔見本傳

太極之體惟貞而靜其在人心是之謂性靜極而動  
五氣順行其在人心是之謂情至虛至明不偏不倚  
乃性之德惟靜之理率性而行毫釐不差乃情之德  
惟動之和體立用行動根乎靜根得其培支達斯盛  
主靜之要敬以持心不覩不聞必戒必欽塵慮不生  
一疵無蔽儼然若思對越上帝事物之來必精其思  
隱微之際必慎其幾無過不及斯情得正酬酢萬變  
主翁常定事應既過鑑空衡平動靜循環一理運行

乾乾不息馴致聖境伊顏何人在乎自競

贊

老人星贊 應制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孤星之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  
見于丙見則治平主壽昌故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某  
年月日是星寔見臣某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孤南  
之虛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占書曰茲  
明星其瑞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 天子萬壽朝  
有老成民有耆考茫茫壽域八荒一區天監在下而  
壽豈徒書曰介壽曰攸好德德焉而壽斯謂平格皇  
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匪力之求為  
國上瑞小臣作贊敢告有位



雜著

噫二篇

黃滔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離婁也無不恃其辭之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辭之美是何彼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大臣也盜跖華胥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銜珠而奚蛇龍苟醢身而匪龍噫

帝王伯

鄭厚 見本傳

今青陽文獻卷七

六

東鄰嘗亡牛累糧迹之七日得之岩巖之中繫繫然一羸牛耳舉家喜謀皆有德色其比鄰且慶之矣雖屏履之獎糧糗之費筋力之疲失吾故牛之肥澤不恤也西鄰之牧者日出而駢散之夕而估之無履糧筋力之盡牛濯濯然日滋矣牢而涂之闔戶而入牧人與其家若無所有是故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身之而人不疑五伯假之而天下賀

說

豫齋說

陳宇

俊卿從子知梧州

昔周茂叔每令學者尋顏子樂處予讀易至豫之九四每思此文為豫主欲尋其所以豫者而未得及觀兌之大象有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始知豫之所謂朋盍簪者亦此意蓋豫卦除下一畫則為艮而九四正當艮之上篤實而有光輝宜其大有得而且勿疑也艮次兌有兌之朋友講習而後有艮之篤實光輝此四之所以為豫主也此衆爻所以必由之而後豫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一日訪阮初菴目其

今青陽文獻卷七

七

齊扁曰豫始焉未悟其易初為豫之意久之乃若有得於心蓋初則雷在地中復之時豫則雷出地奮豫之日有所存養於中而後有所發見於外此可以見阮君之所學也予因以前之說而質正阮曰此固朋簪之所以盍也他爻亦可得而闡歟予曰豫卦除四為豫主初之鳴三之盺上之真以豫為豫者之二之介于石五之貞疾不以豫為豫者也孔子於二則曰中正也於五則曰中未亡也不言所豫大矣哉此則吾儕之所當講習者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中正之道乎阮曰然乃筆其說



鬼說

周瑛

有鬼乎曰無鬼也色如削爪鱗膚如植鱗鱗身如斷  
齒凋首如蒙俱見于上此其人死且數千年鬼貌怪  
形人無見者無鬼乎曰有鬼也介而行被髮而踊豕  
立而人啼執弓矢向王以射王伏歿死其事甚怪也  
然則鬼有無何居曰人之生也泊乎氣耳氣聚而生  
氣散而死散而未盡而崇興焉蓋氣盡而死者魂歸  
于天魄歸于地矣崇何從興故臯陶傳說周公孔子  
死不為怪者氣盡也氣未盡而死者魂升而沉魄降  
而滯故鄭伯有趙同公子彭生周大夫杜伯死而為  
怪者氣未盡也然則無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暫也  
雖曰暫有終化而無君子謂之無鬼可也

震雷說

前人

成化癸巳春州民有震死者或問曰雷有形乎曰無  
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關  
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得故其  
勢相持如仇然於是動者欲出而為靜所制靜者欲  
散而為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  
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  
至也遇木則木折遇石則石裂遇人與獸齧粉矣雷

何擇於木石人獸也哉遇其決耳曰雷無形而人拾  
得雷斧者又何與邵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殞于  
天而化為石雷震于地而化為斧皆石氣也雷何形  
哉

文昌祠說

前人

今天下郡縣學多建文昌祠祀所謂梓潼帝君者守  
正之士嘗撤其祠矣然未有明白著說以辯之者考  
天文志斗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占天者謂  
文昌六星乃天六府主集計天下事又司祿主賞功

進士考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說  
者謂即文昌第五第四星也由是觀之則所謂文昌  
宮者指天星而言所以祭者則隸于大宗伯也今夫  
文昌祠正中而坐者為梓潼帝君帝君左右二童子  
曰天聾地啞相傳以為帝君判天祿二籍職貢舉天  
聾口得言而耳不得聞地啞耳得聞而口不得言故  
其事秘密又有九十七化書謂帝君所作大都竊吾  
儒之緒論飾異端之邪說詞人學子不知其妄爭祀  
之吁亦惑之甚矣夫道莫正於孔子而人之為學莫  
先於孔子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教人定



心志也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所以教人  
修人事以聽天命也漢董仲舒對江都王曰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論者以舒為學得孔門  
正路以其知聖賢所用心也今方建學校以講明孔  
子之道將欲使學者翕然趨之顧乃祀怪誕無稽之  
神而導以奔走利祿之路其可乎愚謂得全璞當毀  
砒硃種芝蘭當鋤荆棘孰謂孔氏門牆而此淫祠可  
無撤也

前陽文獻卷七

傳

林孝子傳

黃璞見本傳

林孝子攢泉州莆田縣人初舉進士不第仕塞垣後  
仕不擇祿為福唐縣尉莫遂迎養未果聞親有疾奔  
還其家行不俟餽而失哺及罹難疾殆至殯絕漿不  
濡口往往三日或五日自埏磚甃營丘壠及踰塋期  
獨廬墓側飛走助哀神祇薦社故白鳥再集甘露聯  
降泉州申使府時貞元癸酉歲李若初廉使茲地深  
所嘉嘆遣從事親往視驗會天久曠乾露彩融釋攢  
拊膺大哭曰自盡於其親人子常道貞符之降本非  
所望向者所降其福我耶其禍我耶今使車將至苟  
無所驗非餘骸足顧抑將殃乎州里矣遂巡愁雲四  
合異香中來觸物氤氳成甘露煥然五色錫然甘  
味移時不消千木同色靈鳥素質翻翻來翔闔郡共  
觀無不從驗以是悖者知敬悖者知馴既圖其狀李  
公錄以上奏德宗敦勸孝道降制褒異命立雙闕於  
其墓旌表門閭舉宗皆蠲征徭厚加爵餼迨今號為  
闕下林家歐陽詹曾序甘露述備詳其事黃子曰天  
道不遠感而遂通林生因心之感上達乎天景降祥  
符坐獲旌表是謂天爵豈下萬鍾之貴遂登名此書

前陽文獻卷七

十一



以聳孝道云爾

莆陽文獻卷七

十一

題跋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劉克莊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馬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文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

莆陽文獻卷七

十一

堯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常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哉初餘于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文適在吳中先馳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揚惲蔡中即書傳王縈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前人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享公下為



天下學者尊師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願以一鄉人芥蒂胷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劾章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臥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前人

友人許君孟紳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

予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所善洗濯前非之日也廼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蕤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可不勉哉

跋詩家道山集

鄭南吉

字什伯龍漢邑人

作詩難編詩尤難古人編詩多矣往往病於體格不備或人非本色未爬到癢處或所作體墮一偏只編得自家詩雖前輩諸賢有所未免余少讀詩惟喜呂氏麗澤臨川曾氏選唐絕句今得林君德明所編詩家道山蓋畧祖呂而詳於曾又善推原昔人命意之本造語之法摘其微妙以示學者詩之關鍵具是矣然君猶謂初學啟蒙其縱橫變化出乎規矩之外所謂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丹爐鷄犬白日羽翰亦自夫吸新吐故鍊形導氣中求之君自著有啟帚集所謂爬到癢處不墮一體出乎規矩者君其得之矣

跋李仲元畫晉諸賢圖

陳旅

晉人清虛宏遠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當時取人先白望後實事司馬氏不作職此之由茂弘豐功雅量在江左無與倫儼然不能用陳願熊遠之言以革曠誕之弊安石有期功之服不廢絲竹士大夫習以成俗此謂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然皆未免有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

艾乎



前入

有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  
首先生不喜粉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  
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  
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於  
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之皆非其至焉者烏乎無儒  
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  
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  
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以用  
其心者追若未遑他及而此詩冲澹醞藉音節跌宕  
而興致高遠乃若專心於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  
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耶觀其詩想  
其為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於用者耶旅學不  
進而志未衰欲受教於泖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  
遺墨不勝悵惘而歎歎也

跋方詩境叙長官遷莆事始 方大琮

大琮曩見鄉人凡諸姓墓誌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  
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  
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  
知弟兄自固始携諸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

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  
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  
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借曰衣冠避地而來豈必一處  
而必曰固始哉况永嘉距光啓五百七十餘年而來  
自固始前後脗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深先生集謂  
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弟兄以固始之  
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  
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族  
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貴固始人其實非也然  
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辛巳游  
宦江西有清江同姓人携寺丞叔所辨長史自固始  
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蓋知長官因  
官入閩遂家於莆猶在唐世援据明白其為祛惑信  
矣敬錄于前

文安公帖跋

余謙一

右先文安公遺墨一紙於里巷學童剪截故紙中得  
之雖不甚完猶得五十八字蓋宦游他鄉與母家延  
陵氏所作也方承平時公之真蹟懸金莫能致况兵  
火後乎冷笏舊壘誠吾家至寶此紙為家書內幅不  
過候問晏恭爾然篤實忠厚藹然見於情文自其本



求之孝之所推也端方嚴重凜然見於翰墨由其內  
觀之敬之所形也書法心法也心法家法也艾軒先  
生論公父子嘗婉之萬石君家一言以蔽之亦曰孝  
謹而已烏乎後之人其勿替之哉

讀韓柳蘇黃集

林光朝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  
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  
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別人田地退之  
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  
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讀柳文

顧長卿 見本傳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蒸悒悒如  
墮既間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篋得柳文  
數帙與客誦以酌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間  
未脫駢儷習聞又好為浮屠代作慧語去韓迥甚予  
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軋然柳非抑勝韓者母輕  
嘗讀宋清傳客曰余謂刻削多微詞非耶至李亦傳  
曰甚矣又讀蒲籠說曰為尚書即例貶後對筆也累  
累讀蠅蝨傳蠅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謫恠妄尊而  
儕人類於是蠢蠢者抑又甚矣最後讀何間傳曰嘻

君臣之際尚忍言之是不可以訓撫卷嗜嗜切夜若  
不能平者予曰是惡足為之懲念而嗜嗜者耶夫始  
貞而終凶條合而乍棄飽食厚貨狎非其類以是非  
好惡遷其神卒飲愧死以取訾於世世或有之若子  
厚之飾說寐牛世切語峻文醜詆則適足以為己之  
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踵世業躡高科躋職仕庶悍  
自表襮其禮節猶未改也一旦勢利權於  
前意不能無動伍伍加劫文陰詭險詖鬼域之雄其  
並緣以為名高者群惡少無賴男子爾頑嚚背踴於  
也貪權賄重輕曾泗則不若顧乃詭笑側視

讀前陽文獻卷七

十九

以為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安  
元元豈狂易病惑耶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雅肝洪  
忍洪也切盜暴萬狀以為真飽食無禍也  
重離繼天陰類惡物棄隱處而子厚亦頓踣踣於越  
楚之郊晚坐夢得玄都語又例徒卒讀不能起悲  
夫子厚與持不自顧賴遂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詬  
重又不自緘默顧欲以文墨語言之技戕囊隔角懸  
懸元界切然取勝於人至死不悟噫失身撓節貽笑  
千祀文雖文無益也然則卑之為溷濁極之為荒淫  
下之為市人反之為異類是皆不足以訾人而適足



以為已之訾也果矣客曰唯唯是足以為戒

書鍾馗夜獵圖

楊慈 見本傳

楊子嘗與越客觀鍾馗夜獵圖于莆陽郡博博先生之冷軒既撤卷客乃攘袂整冠翼拱而前曰鬼有之乎予曰有陽而為人陰而為鬼有陽斯有陰有人斯有鬼何謂無乎客曰吾聞人之死魂歸太清魄歸太寧化為野土如水之冰靜聽之不聞其聲熟視之不見其形其或為妖為孽騰然憑陵或嘯于梁或過于庭驟觸于人莫之敢櫻抑何恠耶而莫之知也予曰居吾語女夫大鈞播物萬象化成生有食色死歸

窈冥固其理也然或生不得其正死不得其平精魄未散結為陰靈是以澤有委蛇戶有雷走黃熊為玄絲大豕為彭生山夔一足予于行俾諸載紀言足詳聽子何疑於是馬客曰茲則然矣乃有一士天挺之英猛鬚列戟怒目流星圓笠覆首蹙蹙宵征百鬼前驅以將以迎兵膠戈戛弓矢弮強剋魁聞之而股栗魘慙視之而心驚予則莫知其所以能也願為告焉予曰斯人也重金為姓九首其名棲遲若阿垂惟閉扃資輝螢雪刻意汗青揮毫如散霧吐辭如建瓴是所謂終南先生者也方其時孽婦竊號虐淫以傾

群小跳踉沸如糜羹先生思圖匡復汛掃捨擻欲泉

二張於藁街軼五王而獨稱李何抱藝三試弗獲一榮觸階以沒流血濺纓憤懣之氣人殆莫之勝也夫生有所廢死有所興在帝左右一降一升秉符試劍麾除妖精蓋能使群神而呵護是猶上將之驅強兵也寫真繪象俱得其情子猶我惑則史氏可徵客乃從而謝曰愚蒙重蔽醜鷄在則尾微徹吾覆焉知日星而今而後乃可言夫幽明雖然子不語怪吾嘗質諸孔氏之經

跋麥舟圖

林環

范忠宣麥舟事古今掛人牙頰而紀傳不載論者惑焉且謂其有父兄在不稟命而行為反傷於義噫何其厚望之甚耶予曩嘗為詩以辨之其畧曰東吳仙客美城主家有二喪愁未舉睢陽東來美少年逆旅相逢泣相語世無元振空嘆嗟意氣激烈當何如麥舟五百豈足惜一旦委贈寧躊躇歸從便道獨徒步懇懇趨庭道鄉故片語相逢唯諾間千載令人長慨慕噫公盛德天下聞當朝柱石稱元勳麥舟義高非所重後來議者徒紛紜後於近代名儒集中獲觀韓明善陸子方諸賢論議如曰盡日趨庭言底事高風



不在付舟時此韓詩也若夫謂范高平清規懿德卓冠當代麥舟事不足道則陸說也於是益信予前所辨者為允而深嘆范氏父子世德之盛也今忠宣之幾代孫某持麥舟圖卷來索予題余嘉其能心祖父之心且於是為得其實故併書或者之說與余曩日之所辨復質諸近代諸儒之所論附於圖左以白忠宣父子之心且使裔其後者知乃祖功業之偉有未可以一事求之也

題紹興戊辰登科小錄後 宋端儀 凡本傳

登科錄不過錄一時榮遇故易代之後多弗傳茲錄

之傳以有大儒登名其間爾由今視之是時夷狄制命禽獸逼人秦檜方持國柄挾虜勢以扼君父臨軒之問專及光武抑臧宮謝西域之事大抵皆檜意也凡一時繫術篇端以有事責舉如巫臣余堯弼沈該湯思退詹大方之流類多檜黨蓋至是趙忠簡張忠獻李大發胡邦衡范太史諸賢或斥或死或鴻飛五湖之上而宗忠簡岳武穆亦已嘶冤九泉久矣雲燄方熾和議方堅群儉滄訛衆口一談至於大對之策今人人已無復完篇惟宋史編年畧書董德元陳孺王佐三人皆譽檜功德深箴夫前代用兵失計必以

自治寬和為說遂遞居高選而方與志載徐履南省第一檜欲牢籠之期妻以女履徃往不吝一字得附第五甲末時嘖有殿榜若還顛倒掛徐履依前作狀元之句原履之心蓋實恥言和之一字不欲附麗非人而為是舉則一時端人莊士持正論之幟如履者想必多收真後名焉錄中如蕭燧李彥穎尤袁輝彥直胡元質芮燁莫汲王師愈諸公多名士惟葉衡至相亦不免遭史氏貶議若王佐始雖譽檜其後交遊朱呂大賢為世名從索德元乃傾心附媚躡躑政府遺臭萬年矣然則是錄雖錄榮遇流傳至於三百載

善觀者既於此考求一代科目規制而當時用人之非行政之失與夫榜中多士賢否咸可以槩見焉其於政教亦或有所關繫云爾偶同年友邵侯元吉取徽本翻刻高郵郡齋出示於余因題于後以歸之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前人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總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論人紀



壞國之所伏以為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  
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  
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歆完其名伸其道以  
求無忤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甫陽陳  
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  
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  
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  
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  
其意張子房終始為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  
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

蒲陽文獻卷七

二十四

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  
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  
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  
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 朝廷聞  
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闔寄徒以不忍鄉郡荼  
毒屢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  
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  
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公弟叔  
弓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  
心其叔弓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

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  
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  
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榮辭章奏若  
告勅荅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  
錯無倫緒予既略為更定而并以所知者增益焉因  
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  
于有道云爾

題靈基經

鄭瑗

靈基經上下二卷其為卦二體備者六十有四具二  
體者四十有二具一體者十有二無體者一合之為

蒲陽文獻卷七

二十五

百二十有五不著作者名氏相傳黃石公授張子房  
書又云東方生用以射覆者又云淮南八公傳之淮  
南王其說不一要之皆無稽之言也按其中有商山  
四皓之語四皓入漢而名始顯下邳老人安得反據  
之為故實乎又按朔傳載其射覆數事亦與此書無  
相涉者淮南王安持以好道術故以是書託之尤無  
所據及考其辭韻非先秦兩漢文字明甚大抵近代  
好事者欲神其術往往假托怪神皆不足信南史載  
江謚占得金盃玉杯之兆自謚以前不見史傳意東  
都末造或南北朝術數之士為之也然細研其理則



似非知易者不能作昔楊子雲作太玄其文與古幾  
 逼象象而不免為儒者所詆為其借也此書雖簡質  
 無華而朱張大儒反有取焉者以其雖不求似而理  
 致獨冥會於易也其占法頗簡於易以十二木而當  
 其五十策以一擲而當其十八變以百二十五體而  
 當其三百八十四爻其陰陽奇偶老少吉凶消長之  
 理猶夫易也蓋精於理數者約易而為之觀者取其  
 可取而闕其可疑政不必借重於前哲可也晉駕部  
 郎中顏幼明宋卿中丞何承天本朝誠意伯劉伯溫  
 皆有註釋以愚觀之類何之註凡近無理決非其本  
 書否則近世無韜藝史妄加竄入以亂之耳惟劉公  
 之解兼用夫子贊易朱子本義之體簡切明備可謂  
 深得其歸趣者此本愚見之虛陵王先生氏愛其使  
 於稽疑因假歸手錄之其間舛訛尚多以無善本可  
 訂姑仍其舊卷首有祭法祝辭尤媒褻不經因略倣  
 朱氏易筮儀借為更定擲卦之儀如右原本每卦別  
 有五七言斷詩頗濛濛今皆刪去顏何註以其間有  
 可采者姑存之觀者自當玩其象占而參以劉公之  
 解庶不為二氏所惑云

論辯

擬辛伯諫周釐王

鄭瑗

曲沃武公既并晉使上卿載其重器以賂于周辭曰  
 曲沃臣稱使下臣敬布其私于王之下士昔先臣成  
 師分國于沃於今六十有七年奕世載德以逮于稱  
 晉宗寢微鬼神弗享黎民咸貳今稱祗畏天命底定  
 翼都撫有晉國獲守唐叔之祀願微于文王武王以  
 事 天子不腆敝器敢致諸下執事若 天子不遐  
 我棄寵靈晉國辱使一介行李照臨敝邑以鎮撫其  
 社稷俾奔走職貢以從諸姬之後豈惟稱獨受貺其  
 自成師以下實嘉賴之釐王詢諸公卿皆曰仲虺之  
 志有之推亡固存國乃其昌是殷所以興也晉自昭  
 孝鄂哀不君久矣桓叔莊伯世有施于其民晉人之  
 無望而有沃也厥惟舊哉臣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其將由沃乎人心所嚮天實建之從人順  
 天不亦可乎必許晉使辛伯諫曰不可許也夫晉武  
 王之穆也實受大路密湏之鼓闕鞶姑洗九宗五正  
 以處參墟匡有戎狄與周匹休永世無斁幽王之難  
 文侯與鄭伯入定平王王室之不隕繫晉是賴平王  
 錫之鉅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絲弓一絲矢百命之

蕭陽文獻卷七

三六

蕭陽文獻卷七

三七



曰父義和女多修扞我于難也自昭侯于王之典以  
甸侯建國王吏弗問晉於是乎末大而本小自是以  
來曲沃日尋于戈存賊其君又不能正失刑甚矣今  
晉侯緝桓王之所建也而稱實虐之又肆其罔極顛  
覆其宗國獲戾于天天實厭焉王而爵之是違天也  
何謂順天凡有血氣誰無君親賊君滅親人誰與之  
王而右焉是拂人也何謂從人違天不仁拂人不義  
仁義不修何以在上夏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執今王易之是災筮也夫國有  
民社焉有兵賦焉其誰無親心聞王獎筮將效尤焉

蒲陽文獻卷七

二六

效而討之彼則有辭效而不討寡者衆矣昔先王之  
制九伐之法大司馬掌之曰敢有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先王以是臨諸侯而正邦國是以  
萬邦震疊九夷八蠻莫敢不來王及周德下衰諸侯  
不享於是乎司馬弗職而寡臣獲適于誅周之不西  
則職此之由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王不是監  
周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王曰曲沃因而睦別倍地焉  
若之何圖之昔平桓之世虢公緡仲再以王命有討  
于其國無損於寇祗罷師徒今我師實燔而以臨勅  
敵不亦難乎乃辭辛伯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錫之鷩冕之服武公為之賦無衣君子謂周室  
王於是乎不君矣君奉天罰罪者也尊臨九有將四  
海是富何患無財甫刑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吏而  
粥獄猶聚罪焉王而為之何以奉天罰雖東也與刑  
未艾若拒其賄而聲其罪王靈既張方伯修職群后  
協從夫誰敢不承之今不唯大義是昭而強弱是較  
懷諫文非以淫縱其福威濟天紀矣何君之為

擬延陵季子諫吳子餘祭 前人

吳伐越刑其俘以為閭吳王餘祭暱焉延州來季子  
諫曰不可先王祗慎其躬建立師保以將順其燬匡

蒲陽文獻卷七

二七

拂其過道之教訓傳其德詛保其身體輔弼疑丞疏  
附先後繩其違而糾其愆居寢食惟正人是親刀  
鋸之餘各有常守故以墨守門以剗守關以髡守積  
以宮守內以刑守圍唯啓闔糞除是司比于輿臺牧  
圍弗齒于卿士棄守奸政厥有常刑周書曰昔在文  
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  
啓居無不敬也發號施令無不臧也今君嗣有吳國  
不聞令德之建而隣國是馮驟登其俘從而變焉無  
乃不可乎夫小人何厭之有怙寵將恣恣將肆侮侮  
而制之祗召怨焉聞之鳳不比鷓蛟不醜蟻非其匹



也君棄其尊而刑人是匹數典褻威民何則焉且越  
俾吾仇也我陵其邦又殘其支夫其包藏禍心伺隙  
而動久矣卒有變也若社稷何弗聽使守舟五年夏  
五月王將觀舟季子復諫曰諺有之曰浴海可測人  
心罔極君不戒焉禍其至矣禍不可玩諫不可弗安  
不可徃怨不可通玩禍為闇弗諫為悞徃安不祥通  
怨不智今茲具矣能無虞乎君必悔之又弗聽王乘  
舟闢以刀弑之君子曰詩云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其  
吳子之謂矣視爾夢夢我心惛惛季札有焉

鄧巨辯

林俊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  
養皆每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毋愛之矣弗所愛  
非順也况忍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母繼有孫之  
問欺可乎告之可乎難為巨之詞矣使毋痛其孫以  
吾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  
盾正卿不討賊書弑巨弑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厚  
孝以絕父子之倫矧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胥失之矣  
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  
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  
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丹書足信

乎曰充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邪陷巨  
於惡教天下蔑倫巨始也作鄧巨辯



祭文

路祭端明李尚書

林光朝

嗚呼涉世故多是謂華髮處世故多斯見其節公仕  
淳熙主知自結大編兩進補史之詞 先帝曰俞乃  
實于列中更紹熙值天降割言者踵至公留之切歷  
舉綱常幾至流血開禧弄柄風濤潰裂嘉定更化天  
日昭揭雍容其間置曰明哲如栢斯勁如玉斯潔帝  
眷世臣寵之睿札召棠蔽芾荆湖閩浙惟信惟忠託  
裘誦說貞元朝士日就衰歇嗟爾老臣有疑資決煌  
煌紫殿王之喉舌二十七疏期於履脫問訊泉石曾

莆陽文獻卷七

三

未逾月胡慘被蒼一老竟奪曰福之脩曰壽之達曰  
名之全何愧碑碣某等同仕通德並通名閱僅見典  
刑魏然故笏送車千兩遮道執紼何以寓哀蘋馨泉  
冽

祭李文靖丞相

前人

嗚呼世壞極矣如直漏舟忽楫摧而舵折誰謂  
驚憂寶紹之餘疽熱未裂久店忽宣元氣一髮公如  
和管既力言乎戰之非端嘉以來通國吹壘伺疑虛  
喝聽命於夷公如著蔡又直攻乎和之害 天子察  
公忠實不欺與神為謀舉國聽之公既無衿心亦無

憐色顧瞻四方戰戰慄慄痛搏浮費嚴杜佯門貂冕  
袞衣所欲不存行之暮年把握稍定君倚其誠人服  
其正內修百度外撫四夷徐徐條理吾國庶幾天道  
好垂人事叵測大星晝隕千古一息九重震悼百僚  
齋咨四海流涕知與不知縮相唐宗不滿百日司馬  
當朝九月而卒撫今懷昔令人涕洟身歿名立公則  
何悲所可悲者天下大勢智者復生未知攸濟上救  
左右日視其家公身雖亡公心未遐精神所遊當訴  
于帝亟回帝心降福斯世受恩深厚孰如我哀茫茫  
九原公尚勗哉

莆陽文獻卷七

三

祭方鐵菴文

王邁

壺山之陽烏石之麓鍾英孕奇方為巨族一經堂中  
有書連屋凡生其間德温如玉方在妙年登文字錄  
擢第而後無書不讀大肆於文韓膏柳馥榮進澹然  
雅不欲速三十年間下僚沉伏迄于端平賢相嘗結  
芟帛賁園白駒出谷兄至是時始官葦葢後村與我  
並班朝錄見必相規謹勿進熟母卿而國母侯而曲  
我出任言先被竄逐兄立言坡張瞻明目冷語冰人  
見者項縮誰為虺蛇磨牙搖毒一笑而歸幅巾野服  
日相過從坐必更僕整整四年紉蘭餐菊文清當朝



我官先復自分踈慵潛深伏隲兄持節節維響若沃  
往帥羊城閱歲凡六仁政春熙風濡露沐德量汪汪  
陂停淵蓄吐辭出令牖民醫俗戒戢凶殘勸相媵睦  
龍戶相安左儻右弼鯨波不驚接艦連舳天雨飛雲  
倉腐紅粟家家辦香旦旦以祝瞻元老堂顯允方叔  
願言享此如天之福豈謂倏然去騎黃鵠比年以來  
幾經換局大老元夫云胡不淑西山鶴山悅齋天目  
亭車方駕誰脫其輶菊坡李杜人望所屬台鼎方調  
誰折其足袁曹劉徐從班耆宿名雖長存數則何促  
兄留于外方立於獨大厦將顛又壞一木視天茫茫

清陽文獻卷七

辛酉

四方蹙蹙旱連江淝兵拏淮蜀失此偉人謀國者孰  
維天無情維民無祿幸兄有子碧梧翠竹期之異時  
前燈可續我念平生情同骨肉去我傳書連紙數幅  
方寄筒郵命之辱忽聞訃告哀淚盈掬紫綢招提  
置位以哭桂酒一觴生芻一束寫此哀詞靈其洞照

路祭西山先生文

劉克莊

烏虜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  
移書千里迎鑿下至問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  
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高夔晚登  
政府不至家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略已

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  
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  
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虜昔者之來大帶深衣  
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旌素帷都人相吊  
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  
屬畏簡書僅至江湄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前人

嗚呼早零閭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閤四五流涕  
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闈值建  
督府燕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諱

清陽文獻卷七

三十五

且怒二臣實沮後諸事略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  
益滬二十餘年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膈公久  
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  
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於泰公先  
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  
直補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  
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  
陶康竟復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從  
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酸否

祭湯仲能文

前人



烏序早挹存齊中交海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  
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沂淵孟粗而事物妙而  
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  
明辯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  
確訥森嚴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  
之亂國風之興遺還古雅掃去哇鄭誦誦逢掖沾丐  
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  
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  
宜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  
容之賴 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  
馬旋渾維君屹然鐵壁萬仞寧煮折鎗肯傾墜訖九  
冠一髮衆醉獨醒起投洞壘蕭蕭雪鬢堂屏觴豆庭  
絕答榜辨香為魯鳴鼓攻鄧無侯苦蒸有僧苦硬未  
嘗乏與持不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振從容叩擊官  
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膺書至肝鬲傾盡首  
叙契闊末言疾疾上昇君節士聚相慶于寧一月小  
休三徑彼使來諗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  
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昔在  
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鑿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  
謚局不講讀局不諫諍局不柱下杵筆誅佞局不稿

蒲陽文獻卷七

三十六

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  
愍先漢庶吏有唐卓行緊士冠冕亦國龜鏡厦摧棟  
樑航失纜石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  
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  
芻君倘來聽烏序哀哉

蒲陽文獻卷之七終



蒲陽文獻卷之八

書啓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見本傳

愚嘗以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與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幸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駮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 太宗剗革兇

蒲陽文獻卷八

孽天下廓清姚宋相玄宗嚴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我疆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踈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富

貴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流嗣士卒勞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酸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 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耳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為 國家以却戎慮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 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 朝廷既切

蒲陽文獻卷八

念邊軍不逞終夕飛箭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維度支有庶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斗粟必欺於尺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倚不難得也相公命將必取其封錫已榮者封錫已榮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克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與因



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倘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岩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晉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與王雄書

黃滔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贄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齎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楊優喙干諫舌啼妾態參婦德得不為罪人乎是乃掃除轂律直寫一二強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亭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絳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某今獲閣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寧敢執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

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飾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聞見之亦宜感動况吾曹乎則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閣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室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駢寶貨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閣下之文為至寶奇貨克所獲豈不厚於他人哉願閣下脂轄躍繕存計貢闈高取甲乙第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

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閔

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舉薦黃晞奏草晞闕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與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眾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



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脩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詐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 天子聖明辯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

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貴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不肖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眾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 朝廷其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衰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風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倒不宣

與朱編修元晦

林光朝

前此數得來書祝耕老有五夫使人去令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語當不止此耳林用中聞以館舍處之得質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查少卿元章

前人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返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為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繫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楊次山

前人

某校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所遺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



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  
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  
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  
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  
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  
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  
又初讀晉書見一搢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  
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  
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  
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樣中乃  
為無愧耳

青陽文獻卷八

七

上宰相書

鄭樵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年病不  
任道途謹再拜遣書獻于鈞座樵生為天地間一窮  
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圖書識盡先  
儒闡闕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  
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已者其說有三投老入京華  
載書謁相府其一為樵暮齒餘齡形單影隻鈔槧之  
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  
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没人不聞願以

藏中秘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  
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投納蓬山高  
自隔埃塵芸草芬香永離蠹腐百代之下復何憂焉  
其二為兵火之後文物蕩然共惟相公撥灰燼而收  
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於地士生  
此時寧不奮發樵也願討理書以圖自效使東南之  
遺書已盡古今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品齊之志莫  
不畢陳于前前年伍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  
伏蒙提省之辰特與嘉歎既而又蒙傳示鈞誨之勤  
舉行求書之說既而又蒙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讎

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為密音而鼓馮  
驩之鈇為知已而彈此樵所以甘心焉其三為修書  
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未必能文能文  
之人未必能脩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地  
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凡賦  
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脩書不同體然後為自  
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魯之文而為一書每書  
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  
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  
自成一家言始為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惟



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為已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為綱以其滋蔓者釐之為目後之史家既不通馬遷作表之意是亦未知遷書之所在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為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堯舜旁通乎秦魯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馬遷之為書也當漢世挾書之律初除書籍之在天下者不過書

前漢書卷八

九

春秋世本戰國策數書耳遷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黃帝旁通乎列國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後之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脩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止安得為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為水不會於海則為泛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劇論會通之義以為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會通之法去年到家今年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之遠則五年近則

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義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而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知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紀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之分野紀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之所作字書非辭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宋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

前漢書卷八

一

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於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雠備論則知樵校雠之業於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雜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為人所知未終篇之開已為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功業難成風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訛謂擅修國



史將無所容焉

與真西山書

陳宓

某恭以春序平分東作惟時伏惟躬行古道導民以仁列邑蒙幸神明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夏承禱雨疚心失於求誨之便迨今未嘗不恨秋間拜狀後僕僕道途十月望始到官自江州德安入境旱歉在目權官不敢檢放某亟委官下縣覆視星子放七分三釐都昌八分一釐建昌五分九釐通放七分以上廩無兼月之積田里嗷嗷即申省乞給助米來既後時亟於去臈具奏援文公淳熙七年例借上供折帛

莆陽文獻卷八

錢為糴本米既不可猝得即以官券先自下下戶濟之此月初始得會司應副米斛九千五百從省劄所報又荷憲司申省得度牒三十道漕司亦助千斛此月建昌一邑方能施行星子都昌則自臈月已先濟糴流民餓殍幸不至多中閭梗於倉使見疑今始孚信幸不至缺事但軍食白撰二萬石為緡六萬有奇申請於朝尚未報以此日夕憂懼邊事方殷總所戶部文移不絕雖八年所欠綱米朝省以下運司體究當蠲者猶且不免追督則目前之欠何時可平以此欲遣一人至家中屢作書屢駁以至於今時事宦途

如此豈不可畏今歲救荒錢米不及八年三之一不敢不覈實支散敢荷譙憲於兩司及番陽兌官券萬六千緡以應目前百姓因思八年之惠得賢部使者導心叶力民賴以生豈非一路之福今茲施行多循成式但錢粟不多未免以戶計不以口計草去偽濫須及困窮百謫在前非所敢顧期少稱 聖天子選侯牧民之意耳何絲數數以書請教第劇尊仰乞為一世保重以應桐城父老之心至於善政善教不復諛誦下情至扣

李丞相宗勉

方大琮

某屏居絕不聞外事自縉紳傳誦政地辯和兩疏後又見邸狀言宮府事尤切百尺竿頭此豈著智力處留者欲堅偏者欲進遠者欲入獨疑然其間不阿意以為悅不買譽以為容端月二日楊庭播告超冠首台則內之宦寺宮妾不知名者外之兒童走卒無不知名者朝野相慶同然一辭此豈人力所能為哉上意也天意也惟至誠無偽可以感動人主惟至公無私可以悅服天下惟至定不惑可以鎮重國勢大承自致然之心上知而信之天知而佑之人皆曰今之最難者內楮外籥也然三聖在天之靈有望焉億兆



姓生靈之命有賴焉千萬世之汗簡有光焉某謝焉何足與斯世有無之數仰蒙大丞相先生登庸之始以不肖為啓擬初義上猶記其狂瞽之言雖命不果下而中外閱報皆曰昔者探主意所欲罪者今乃極力薦進之丞相之事偉矣昔有追讎盡言者今不惟不怒之而又生全之 聖上之恩大矣某聞之為之感泣者累日粉軀碎骨何以酬大德自伏讀麻制其喜不在人後其賀不敢在人先惟大丞相亮其心而赦其不敏顧猶有欲言者丁酉秋某與劉克莊潛夫王邁實之同被劾未幾某與劉皆得祠王尤貧獨未

前陽文獻卷八

十三

之得其人本為大丞相所愛不能妥帖乃其自取是亦教之之意其後一鑄又兩鑄則人或以為太過若蒙牽復而畀之廩尤見海涵春育之量劉潛夫素為大丞相所器非獨其文字今世鮮比而通古今熟典故可禪廟議而吏事尤長特文揜其才耳區區竊謂丞相宜自收而用之王友也劉親且友也非固私之也姚瑛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略盡之餘反側未定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罷歸已久未復職未得祠亦廟堂所當知某素與之疎得之公言云耳王幼學都承若使之立朝似有淮南復謀氣象 朝廷豈不

能著一骨體之士以自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世而猶耿耿有未能忘輒復友此強聒死罪又有欲言者鄭觀文端平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收進諸賢之功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揜者其時徐直翁一二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最是一項人面獻諛語又退誦於人纔見其解政則向之誦於人者轉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除之滯速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士風則薄矣今亦有不肯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則

前陽文獻卷八

十四

今之攻者可少止矣不知退傳近況何如惟大丞相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曹侍郎幽

前人

某之愛弟涓孫坐春風中三閱月歸前旬問其所得於東畎先生者道德性命之微議論出處之正文章法度之要政理設施之序皆能領會其略舉似其凡對牀之夕歷歷不遺如某之有得於親炙也至於慨世道之消長念人物之離合而遠外廢放之人尤致其拳拳豈持一方朋友聚首感歎而已涓弟出示誨墨二百餘言莊誦竦敬始里兒之凡下者以其標



置者議之今觀公之所謂高者乃曰自強為善曰行  
已有恥此則平實工夫也而高莫甚焉今世孰能之  
若此論行於世則虛矯之說破而踐履之德進人才  
可成而風俗厚矣因思前日鄭尉亦得寧拙毋巧之  
誨且曰今之士不可不存樸拙意思尤為深切往往  
後進之來謁者隨其器質皆有以箴切而點化之其  
加惠學者之意甚厚矣某杜門絕不知近事有傳新  
遺補初義讀者皆以為快區區獨有隱憂時艱極矣  
若股肱常得重臣耳目常得吉士則大法小廉相與  
汲汲扶掖猶或庶幾若更起迭仆條憂驟喜非國之  
福故凡群情之一快皆元氣之一傷也二府虛實中  
外屬意於侍郎者無異辭蓋其心平其量寬其守正  
坐乎廟堂則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無恐不善者有所  
化而不敢為公道常明大勢常定各以其材智思慮  
用之於扶世運捍外侮之際而不用之於相傾軋互  
反覆之私則元氣固而縉紳與宗社俱受其福矣  
惟閣下留意

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

陳文龍

文龍為理宗太學生度宗狀元九箇月越州窮餓判  
八箇月撫州袁太守享朝廷祿食僅八年尚能自

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家計養子孫略  
不思大主人家祭祀無所附子孫無所托彼蒼者天  
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弗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  
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  
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若  
以區區之守義為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雖  
闔門磔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訣勿復多言

復峻都元帥書

前人

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覽盡興亡褒拂過當  
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弗去字左傳有隕無二  
字如此而已但謂天數如此何必固執不能嘿嘿宋  
三百年天下列聖相承無有失德未至天遽厭之柄  
國非人不幸至此譬如大家不幸破敗如何亦留破  
屋荒田與其子孫我  
太祖造宋柴氏俱有分地閩廣數箇破郡存趙封疆  
豈非威德事乎不然最爾小州把作田橫島有何不  
可昔微子之宋聽其自存聊攝以東置而不問惟執  
事圖之若弗獲命磨礪以須  
莆陽文獻卷之八終



莆陽文獻卷之九

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闕舉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  
 徠驃勇士務攻擊爭鬪以為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  
 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以取  
 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廢興由是武人縮  
 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操持  
 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上躬儒  
 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關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  
 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  
 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為之任  
 武人別去角牙磨治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  
 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  
 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  
 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出鄙之行思  
 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  
 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惟國之計而  
 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  
 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史昭赴邠州幙序

前人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  
 謀最為警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  
 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豈待安危  
 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舟楫中流  
 指山木以為楫曰不殆者豈謂智乎今國家奄宅大  
 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詒慮生  
 民斃財者豈不以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  
 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  
 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割羊醢酒蓄以驩愛國  
 舉異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  
 唇相稽園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國當得也將恩  
 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者已來北諸侯愈  
 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  
 者則為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  
 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邊  
 事勢不及往而中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  
 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  
 詩以寵其行莆陽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系聲樂府總序

鄭樵



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日享三日祀所謂吉凶軍賓  
嘉皆生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二日雅  
三日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  
夔而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  
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用非以說  
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  
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  
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  
使教歌之旨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惟

蒲陽文獻卷九

三

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  
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  
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紛  
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郎社夔老矣久  
不習肄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  
篇而已餘聲不得太和末又失其三尤延年所得惟  
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  
樂常依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  
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  
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

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  
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  
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  
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三代之詩絕矣繼三  
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  
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  
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  
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  
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  
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

蒲陽文獻卷九

四

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  
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  
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  
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  
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  
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  
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惟今取  
而系之千載之下庶無絕紐一曰短簫鏡歌二十二  
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橫  
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



白兮歌五曲八曰清商八十四曲凡百七十六曲而得百九十一篇系之正聲即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和五曰晉十二成六曰周十二順七曰建隆十二安凡八十四曲而得四十八篇系之正聲即頌聲也一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隋房內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八曰皇朝十九曲九曰熙陵二曲凡百十二曲而得十五篇系之別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瑟五十七曲而得十五篇別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而得九篇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笙在三百篇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為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主鼓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今之所以系正聲別聲總四百五十二曲而得二百七十八篇以詩系於聲以聲系於樂舉三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復有古調二十三曲征戍十七曲遊俠二十三曲行樂十八曲佳麗五十曲別離十九曲怨思三十曲歌舞二十三曲絲

竹十三曲觴酌七曲宮苑二十三曲鄒邑三十九曲道路七曲時景二十七曲人生四曲人物十二曲神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五曲山水二十七曲草木二十二曲車馬八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二曲雜體七曲總四百六十曲而得四百四十六篇不得其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為二十五門謂之移聲移聲者逸聲之流也庶幾來者復得其聲則不失其所系矣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為六典而後成書以樵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於周官自與周官合節今之所纂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負矩成方者自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者自然之應也然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鄙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則鄉人之用雅者則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



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子樂郊廟上陵  
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  
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  
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主樂府采詩雖不辯風  
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  
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  
用大子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子於古  
為何樂乎風頌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  
通也曹魏准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准騶虞作於  
魏篇以祀文帝准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

莆陽文獻卷九

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  
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  
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神不  
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  
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  
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  
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自學士大  
夫不可不知也謹序

泮林討古集序

林光朝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為

本學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為山海經以釋詁  
釋言釋訓合之為爾雅以燕代之北汝穎之南車軌  
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為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  
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為法書淵明遠者豈欲以詩自  
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羈遊酒狂壺  
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  
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為作  
也子曾子人品為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  
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  
言高帝蕭何此非為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

莆陽文獻卷九

請問之語為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法令絳灌之屬  
盡害之以為非必疾賢也亦誠駭於其說爾以文帝  
知亞夫可以為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  
斷有所不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達人主之  
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  
直可為侯王傳也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  
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  
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為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  
鬲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  
同年莆田林某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陳俊卿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虜之禍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文字奏議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勳業稱惟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為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文不與焉予讀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材有其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灾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恠方虜騎闖城之際

在廷之臣爭為講解遠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堯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惋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

青陽文獻卷九

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某月某日序

艾軒林先生集序

陳宓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欲然沒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



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為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甯監命講中庸玉音嘉嘆擢真近侍出使入朝狗義忘私無田無官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為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某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見本傳

右語類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畧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他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

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聞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畧為義例以為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為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為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

蒲陽文獻卷九

議論亦畧具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遠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為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不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恃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為末而理為本也然始為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



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為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通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李迂仲毛詩解序

方大琮

三山前輩以經行稱自周陳鄭諸先生始亦世道當昌儒學浸或陳博士伯仲著禮樂書中與後禮樂書王侍郎而講經授徒者益眾迂仲詩少類詩學者口誦手抄往往成編余少讀李先生解說凡毛傳鄭義

八詩陽文獻卷九

十三

孔疏若國朝劉歐張蘇及同時陳少南鄭漁仲一章之旨一事之義皆有取焉王氏說可存者亦不廢而諸所援據自易書三禮春秋傳國語語孟爾雅遷固史荀韓氏書許氏說文之類亦錄焉不待徧觀衆說博閱群書而三百篇之蘊具是矣何其富也蓋訓說備而體認審事證該而辯訂確猶恨未見其家藏善本後四十年與其孫用之秘監同官南海出以相示間系通釋其後余竊惟古今言詩者不知幾家太率惑於時王所主之傳講師相傳之說蓋久之而諸儒訓釋漸明然彼此迭興莫相統一不有大儒先生推

本旨粹而長而演以已說後學何所適從世言呂氏讀詩記多李氏說若推頌已二百一十餘條而諸說見取於李氏者亦多從之吁乾淳前此編行世久矣呂記後出自公劉首章以前凡一再更定浸趨精約而講聞之舊意旨之合可考如此譬宋氏論語則李解猶詳說呂記猶集註也通釋則又釋其餘意義味淵未冠以心詩自得於訓詁之外家庭所講可知已接前淑後豈待有功於其鄉哉初聞之清性固萬世所共有理義至諸老而大明紹興間洛學方興胡氏已有孤立之嘆此書獨能推行程張遺說濼溪於詩

八詩陽文獻卷九

十四

無訓解直引其論古樂數語為大序美教化移風俗之證李氏淵源粹於是矣近年學無統盟談經而曰吾不隨人脚跟始馬趨向詭異極則論建邪僻唱為載籍所未有之說甚可懼也昔龜山攻荆舒學術直以釋鳧鷖言之蓋証經飾說迷國誤朝他罪特其細耳幸早衰歇李氏之學有本其傳也奚疑

陳敬叟集序

劉克莊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李



儼輩往往尋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爲樂嘗評諸人之作非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德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爲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臥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爲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莆陽文獻卷九

五

諸君銳甚頽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 瓜圃集序

前人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章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曾懷不繫體

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教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爲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爲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

莆陽文獻卷九

十六

數年子元儒始請予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他比興諷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



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艾軒先生集序

前人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

前陽文獻卷九

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即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嶼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謬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為李綱為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前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敢不致辭

季父易藁序

前人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

前陽文獻卷九

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眾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商而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



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  
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  
說雖譙天授袁道嚙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  
微妙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  
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于學  
晚舍去併學俸邵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邵博士括蒼  
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  
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  
昔所鄙俸為刊易崇崇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政經序

王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中端  
平乙朱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容夔在經  
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鄉宜  
為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隕涕既而洪公亦  
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  
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邱鄉友趙時棟宗華  
為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  
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盡見之宗華令  
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  
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

蒲陽文獻卷九

十九

先生所著之書蓋蓋系麻教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  
經所以為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為續  
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按伊洛之正傳衍朱  
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  
為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為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  
則為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  
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  
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求乎淳  
祐二年月正元日門人王邁序

朱文公別集後序

余師魯

文公先生之帥長沙也先大父衡陽史君實以小侯  
事大國辱知焉先生之所與書帖母慮數十中襲惟  
謹為子孫藏往歲偷兒入室意其為寶也竊之交訊  
一啓直當時吏牘以故雜度書中今存此紙耳每一  
思輒使人愧恨不能已其後隨牒四方多獲與乾淳  
故家子弟遊暇日眎以先生真帖則曰六丁下取之  
餘是特毫芒爾因道前事相顧惜嘆息以為距先  
生沒未幾何歲而散失遺棄已如此况後千百年之  
久且遠乎先生一言一話門人弟子必錄以傳然得  
其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真跡即先生實心之

蒲陽文獻卷九

二十



所寓精義之所存使毫芒之僅不失者而復失之謂  
非通家子弟之責乃亦集中所缺者俾兒曹筆藏之  
以俟成編而壽諸梓榻來丞郡適在先生里而所得  
者益多鑿為十卷噫富美先生之曾孫市轄見之慨  
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謂大全集矣書當成一家言且  
鈎考羸餘猶足供鉅費而敢厯吾子乎於是精加雋  
校近似而致餐錢薄少以相茲役云先大父諱秀實  
字穎叔治衡之政前帥周益公論薦甚力其受先生  
知蓋亦曰益公之所與者

始祖唐校書錫公祭田序 前人

請賜文獻卷九

二十一

自大夫士以上皆得立廟其名義器數則有祭法其  
所祭之主則有宗法徵諸禮可覆也惟墓祭古無之  
僅見於冢人一語而止廟藏主墓藏體魄固非所以  
求神而先王亦從而許之者緣人情所不忍故也古  
禮散亡家各有廟自始祖而下皆得私祭不專於宗  
子則既病於瀆而墓之為祭其親盡者逾遠逾亡則  
及病於簡夫墓猶廟也皆以昭穆次禮所謂族葬族  
墳墓者是已雖其親盡或未盡所祭則殊至於展省  
洒掃宜無所不及古人事簡慮周蓋如此而後世以  
拘忌失之吾之族數其上五世以至校書公皆世世

異美祭亦世世無敢台或曰親盡而美分懼不可以  
父也於是聚族而謀近代之祭田合私助者得錢  
餘三萬每歲至日次第祭拜因以附冬至祭始祖之  
義蓋累年草創而畫為定制自今始祭之日凡族  
之諸孫咸在某則出於某祖之昭也某則出於某祖  
之穆也某與其皆自吾祖出孝敬心可以生矣既祭  
而飲則老者少者尊者卑者觥斝序列獻酬有容諒  
然忠厚之風焉睦愛之心可以生矣酒行既命少者  
書祭之條流于藉以諭後之子孫其少者請曰祭之  
意宜有述也遂揭諸其端云寶祐初元癸丑長至日

族老人序

請賜文獻卷九

二十一

徐擇齋文集序

擇齋名明叔字仲晦

余謙一

往歲前有后村劉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擇齋徐  
公陽岩洪公皆吾閩文章宗匠竹溪後村集既板行  
家藏而人誦之矣陽岩擇齋后卒不幸與壞劫會嗣  
子門生伏匿奔踣不暇遺集久之莫克會粹有志於  
斯文者歎息焉一日擇齋之子壽老奉先集以授門  
人余謙一俾為之序開編伏讀則公年耆老官顯榮  
之日所作蓋公平生業就輒棄嗣子少長始從旁抄





錄得之茲特太山之毫芒耳謙一既喜於成編而又懼不敢當序筆辭不獲乃稽首而言曰昔之人論著多矣少壯之氣銳而老則衰窮苦之辭工而貴則墮呂紫微周平園猶未免此病而公年益老官益高作為文章略無一毫頹墮衰竭之態此其故何哉蓋不以老壯窮達為進退者氣實為之天地間有所謂至剛至大者是為浩然之氣故孟氏之學以養氣為先是氣也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下良平失其智眉山蘇氏亦以是稱昌黎公然後知孟子韓子之文純粹明白汪洋而大肆者氣之所充也豈特韓孟為然蘇

蒲陽文獻卷九

二二二

氏之文亦然故欲論公之文者不于其文而于其氣公為人剛方巖峻一介不以取予人意所不可雖當路有權勢者不肯以辭色假借之開口論時事若不知有諱忌以故憚黷疾固者多入輒斥召輒寢所謂諫書講卷論言史筆皆公所宜擅曾不得一出其所長山林歲月之外麾節弓鈇竟展轉外服以老德祐初元嘗以第一人起之而公老且病矣昔人之言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較之高下皆宜今觀公之論著詩則聲之高下者也文則言之長短者也文與詩大抵尚安律不尚奇恠尚典雅不尚纖巧陽岳每稱仲晦

之文取宜臺閣人以為知言公於書無所不讀料飽而思敏每下筆娓娓千百語不能休視之若不經意實則槩生墨客冥搜苦索有所不能加西山真公之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淵源所漸有本固如是夫因竊嘆西山為南渡歐蘇門人經指授者多以文名于世四十年來凋零殆盡歸然靈光獨東澗與公耳二公歿文章之統紀遂絕而奎運終焉烏乎斯文興廢豈非天邪讀斯編者將必掩卷而流涕矣

國朝文類序

陳旅

蒲陽文獻卷九

二二四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為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為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為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際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困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





不為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萬老出於其間作為文章麗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御史鎮陽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為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以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撫國初至

蘇天爵文獻卷九

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彙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為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存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為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為身謀者窮晝夜所為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為人之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孰竟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

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為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鈐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前人

劉君粹衷之為旌德令也客有過予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為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為文章從容縉紳間杰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剗劇

蘇天爵文獻卷九

粹衷杰何治縣予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疆明稱者未必良吏也疆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為下矣夫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蒞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



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鷲不鸞飛者走者豈不為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鷲與鸞哉粹衷方將為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為粹衷道之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前人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

蒲陽文獻卷九

二十七

始內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之正且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蓋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者洙之孫也公溥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為建昌儒學教授求言於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為能世其家乎蓋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為職矣成湯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為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徒傳至於今日是天專以教事屬孔氏則彥明之為

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為能世其家哉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為必異於眾人矣以孔子之孫與孔子之教而無異於眾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謂之孔子之孫乎烏乎教授之責在眾人已甚重以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來榆百和詩集序

朱文憲 見本傳

夫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五聲五言即詩之有韻也帝作歌而皋陶賡歌則歌而載賡即詩之有和也然和其意不和其韻漢唐以前皆然蘇李河梁之倡

蒲陽文獻卷九

二十八

和杜子美和賈至朝大明宮之詩猶不和其韻至若先命之以韻而為之詩若競病二韻是已分命以韻而為之詩若韓集得前字秋字是已其體製則又非古矣唐人尚律詩律賦若明水與披沙揀金二賦皆以八字為韻而律詩不以命韻者蓋當時官自命題以為詩俗號省題詩而律詩不以試士也大抵古之言詩者不以韻為詩言之所至而聲成文焉後之言詩者始以韻為詩韻不妥則詩不工是詩由韻而後得焉况欲愈出而愈工不其尤難與吾望長城蔡君道賓獨用心於律句每什必限以頭羞愁休四字為



韻非若競病前秋不過兩韻而已也歌而為百首又  
詠歌之而成三百餘篇非若律賦八韻不過一篇而  
已也其用心亦良苦矣使其達而在上當為明良喜  
起之廢歌其肯為羞愁之詞乎予於此蓋深悲蔡君  
之不遇也

莆陽文獻卷之九終

莆陽文獻卷之九

莆陽文獻卷之十

序

送憲史林晦叔之廣東序 吳源

昔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儒以道得民七曰  
吏以治得民所謂儒與吏皆指其人而言然儒之得  
民以道而吏之得民以治判焉不可合而一之也漢  
史謂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  
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既皆謂之儒則周官所謂以道  
得民者也而通務習文法則又兼吏治矣豈漢之儒  
賢於周之儒歟抑漢所謂儒者竟以經術潤飾吏事  
而已至於以道得民猶不能無愧也然自此論一出  
而儒與吏混然無別道與治亦兩失之則後世不復  
見成周之盛者豈無其故哉揚子曰儒者在朝則美  
政在位則美俗卒于調一然後謂之大儒之效嗚呼  
儒之以道得民固如此視以經術潤飾吏事遂使儒  
效卒不白於天下而吏治亦不及周漢遠甚此吾於  
林晦叔氏之為廣東憲史不能無多望也晦叔平日  
儒乎道而已儒乎經術而已今為憲史則贊佐長官  
提綱挈維表廉革污以清一道雖事務之殷文牘之  
煩亦可以道揆之乎若果有所牽制不能皆如其志



則亦可以文法世務裁之而一傳之以經術否乎雖  
美政美俗調一天下未敢遽責之以大儒之事然道  
者立治之本而經亦所以載是道也本之以道推之  
以經術其於美政美俗調一天下亦何所不可乎廣  
東與閩接壤其賢否固易知也憲繩庶府稍可以行  
志史贊佐長官行事稍可以行吾所學晦叔勉之所  
試將有大於是者毋徒曰平日惟知事訓詰業文詞  
而已他非所能也予與晦叔親且故故於其行借以  
規

壺山文會藁序

陳觀

己未冬既望觀於友人楊君原吉家見一舊編遺墨  
剝落蠹食者過半迺壺山文會藁也披閱久之不覺  
愴然追念是會始於至正丁未終於洪武庚戌雖兵  
戈易代猶十有九會所賦詩文迨二百餘首今閱是  
藁僅得八十首會之友二十二人僅存者十有三人  
耳會蓮峯日揮石壁以紀一時之勝會蘆江日隔簾  
疎雨五侯山之趣慨不可得矣雖然死生聚散人所  
不能無士君子則有不死不散者存焉若劉性存之  
令南海也邑民道之即淚宋貴誠之倅福唐也稱為  
愷悌君子又若方時舉之豐才懋學深為閣老宋公

所推郭維貞五七言詩評者謂雜許渾薛能集中無  
以辯他如博學則李叔英明經則黃性初又如陳維  
昂陳必大葉原中皆不失為鄉之善人視昔會中以  
道德經綸相規之言幸亦無媿矣今我輩後死者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則是會將續香山洛濱之微  
響於千百載之下也又何悲夫遺墨剝落死生聚散  
者手繇是裝束成編復綴會之規言申而序之于編  
首庶乎與我同盟之君子不如此感慨則會雖散而  
規不墜云十三人者朱德善丘伯安吳原善蔡景辰  
方用晦陳本初楊原吉鄭德孚黃孟仁陳虛中方履  
道釋源清及予陳觀也

皆山樵者詩集序

林環

余居家時聞吾閩之長樂有王先生恭者以詩鳴先  
生時適于樵自號為皆山樵者不欲與世接余以故  
未及見及來京師獲與長樂人士通籍于朝者交聞  
於篇牘中獲觀先生所作及有人能傳誦其一二者  
恍若聽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閱武庫中所藏不覺茫  
然自失已而嘆曰風雅輟響大音不完光嶽氣全英  
雋間出則如先生者天固將使之鳴國家之盛豈終  
窮餒其身使自鳴於山顛水涯與樵歌牧謳相倡和



而已哉未樂四年 朝廷方開石渠廣延天下士先生以薦至相見於玉堂之署觀其神清體癯鬚髮如雪葛巾野服脩脩然如孤鶴振鷺為知為風塵表物得造化清氣蓋多也因坐與之談詩其論五七言長歌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古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為之宋元而下不論也余喜曰朝陽之鳴待先生久矣無何果以詩名徹 宸聽得拜翰林典籍余益信天之所以昌先生之詩者有在而又信詩之果不能窮人也退直之暇因得先生全集觀之有所謂白雲樵唱草澤狂歌

蒲陽文獻卷十

有所謂鳳臺清嘯凡若干卷其談道理致則天地造化性命道德無不臻其妙其模寫物槩則山川風月蟲魚草木無不極其形容其叙人事則興衰得喪戚愉悲樂無不委曲盡其情高而不浮深而不僻清新而不巧古雅冲淡而有餘味信能合諸家之長而泛溢旁出者也先生間以集徵為序余謂詩以道性情者也近世學者多不先以理性情為本而徒區區於筆蹊墨運之間至或竊古人之陳言成說而綴拾補綴以為工是以作者愈高而聲愈下也若先生始自放山水之間不以勢利嬰其心其志趣冲淡襟度寬

豁固已默契道妙而又得肆力于學以充平日之所養故能流坎隨寓不碍於物蓋由先生見道明而澹養性情者得其正也是以形之詩一皆渾涵忠厚之發不繩削而自合是豈尋常雕章鍊句者所能彷彿哉先生之詩不患世無知者第患雖知先生之詩而不能盡窺先生之蘊是亦未知先生也故書其素行之槩于編端庶覽者得有以考其實云

八瀨丘壠圖序

前人

曩予家居時樂為山水之遊凡蒲之境南有八壠北有九華西有石室天馬雖崖壁巉絕林壑森邃往往

蒲陽文獻卷十

五

有予足跡每酒醒歌闌四顧寂寥但見丘壠累累漫沒於深榛蔓草間為狐兔所穴樵童牧豎躑躅其上白楊蕭蕭悲風四來未嘗不為之流涕曰彼其世有才臣志士烜赫當世者一再傳無後至此亦可悲矣既而曰豈其然乎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而後合葬於防焉知不有世遠人更莫知其所者乎不然則為恐亡其親視其所藏猶荒墟廢址曾不一睨之以至於此其亦不仁甚矣余友文淵鄭氏佳子弟也奉其先無所不用其心一日語子曰吾祖府君之沒吾先人嘗奉其柩於城西八瀨之原以葬



於今宰木不勝拱矣吾懼世遠而忘也嘗請善畫者  
圖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考而猶懼其慢也更靳吾友  
言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警不亦可乎予曰嗟乎人本  
一而已祖吾親之所出吾子若孫又豈不托吾以出  
是雖世有遠近顧豈二本哉為酒者不知幾千百年  
飲者祭之為食者不知幾千百年飯者祭之不忘本  
也烏有身之所出而可忘其本哉嗚呼俗之偷久矣  
先世所遺美田廬人皆知而有之至於先人所藏則  
莫之顧不亦異矣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云丘東西南  
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高四尺蓋識之也

弗識之前人之罪也識之而弗省之後人之罪也仁  
矣文淵其夫子之用心哉鄭氏之子若孫觀是圖并  
予言念之尚其繼志前人時焉而修歲焉而祭而不  
至死亡其先則文淵之心可慰異日倘有如予者過  
焉庶不為之增慨矣

鄭氏三誥勅序

方熙

古者建德有冊命焉予以示教誠致褒美而慎重之  
也書之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已後世誥勅之  
作或舉賢而授能或推恩以勸忠其原昉於此矣余  
觀鄭先生三誥勅而有以知宋之待士也其一則景

祐元年勅進士鄭伯玉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判官信州軍事也其一則寶慶元年郊祀大禮成贈  
知肇慶軍事鄭起沃故父鄭興國朝請郎也其一則  
告從政郎鄭渙也左右丞相掌之尚書侍郎給事中  
宣奉之審之以參知政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然以  
朝廷之重如此內外官使無慮千百人豈人人皆冊  
命焉而於三君子其不輕所授者矣三君子者果何  
如有以副之觀伯玉任是也後歷節度書記大理司  
直觀察推官在在有聲為時相韓琦公薦加殿中侍  
御史動觸權貴有勁直聲與國雖晦迹立園然克生

賢子如起沃者尉會昌空揭陽歷廣東提舉居官清  
介輟已俸以補軍需移私財以供公用其子如此榮  
及其父也宜矣渙之令處寧調永興救荒恤民發官  
倉不待上報全活萬計歷廣東憲使所至常祿之外  
無餘資清白之聞炳炳也之三君子者皆無負所職  
其冊命也宜矣此宋之得人而治為近古鄭之有人  
於莆為望族豈獨也哉雖然自景祐至今不知其幾  
稔而勅之龍章篆刻如故無他有賢子孫也昔房杜  
為唐相遭不肖子一再傳後蕩盡無餘狄梁公子孫  
以公誥身十通慕貴願以獻狄青寧能寶故物如鄭



子孫乎今士芳君裝潢而珍襲之可謂不忘祖德而  
知所寶矣雖使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得而尚之耶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柯潛

兵部尚書韓菴王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  
五上上始賜俞允且謂疾已當復來命下薦紳大夫  
共惜其志而其中有為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  
之尤深海內之士游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誦其  
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  
孺子聞公之去亦皆齋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  
險邪惟巧之徒為公所推抑奄奄側自思欲起而不

能者知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

曰貴勢之圖去公誰復我阻我蓋公自少負氣節讀

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己巳舉進士為

戶科給事中輒言事無所顧避風采英英動人庚午

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姦誤國之罪又擊死餘黨

三人公寔倡之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

有備隨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荆居庸二關又

督脩關南北三城相山之高峻者為墩臺數處分兵

守瞭皆足為經久之計景泰辛未奉命往淮楊總督

曹運兼巡撫之任風清弊絕國用足而民不擾淮徐

之間嘗連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歛富人財  
輸之粟厚賑恤之又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擇良  
醫四十輩屬以視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民餘二  
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子棺暴骨於野者使在  
處隨收瘞之時朝廷聞民飢餓遣使助公理荒政至  
則公已經營綏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之績乞  
賜褒崇公且馳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謹天戒當  
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先還朝 上念其功陞為左副  
都御史仍蒞淮楊又上疏陳致治保邦十二事其言  
多諷權貴人 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貴人陰中其

事罷歸里居無對色悉謝絕賓友閉門讀書時出展

先隴不復他往辛巳秋虜寇入莊浪起公仍舊職叅

贊軍務寇平復奉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

迎候水次歡聲徹遠邇比就館眾擁入羅拜歌呼連

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

如初去年以廷論擢公為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姦

佞思脩舉廢墜以佐 聖天子興太平之治而早夜

究心屢至忘寢食及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邊事未

寧為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忘于

懷所謂類嵩岱而不能壓者故其去也君子以為憂



而小人以為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國家天報之以福蓋未艾而勿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駕而來使憂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傑士戮力國事以畢懷忠抱義之志願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止不辱之完名此子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為送行序

送陳伯陽分教黃岡序

陳俊 見本傳

伯陽先君郡推公與予先主事府君遊學同時契分親密子與伯陽實有世講之好向時伯陽齒壯氣豪進取甚銳視其志若天下事不屑為者然論議講明

蒲陽文獻卷一

思索取舍恒小心異入不極不止而執禮卑退又過之以予有一日之長繆相推從授經顧予強顏豈能益伯陽而因之起予者抑多矣予意伯陽不久當偕出出則名四方既而予舉進士遊宦兩京聞伯陽方負病坎壈屢厄場屋不得少自見於世未嘗不為之慨然也今年夏伯陽膺貢來京得會于官舍予視其謹密猶在泮時而清削骨立有加焉伯陽於是亦自計無意天下事矣乃援例願就文學官遂有黃岡司訓之拜予既勉留之不可則又徐嘆曰昔人有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仕亦觀所以立之而已况予二人

者將夙夜不辱先人不辱有道是務豈拘拘位序崇卑間乎伯陽之見是也予蒙恩擢任少司徒且二年比者中原赤地千里民力卒瘁寢食為之不遑然竟未臻來效其為尸素何啻背芒而伯陽從數十諸生誦詩讀書修明禮義祿入雖薄足與勞等吾心安而道得焉視予之負重無措其為得失多寡何如耶予又聞齊安之郡二程生焉王蘇諸君子亦嘗居之其流風餘烈邦人所慕但世遠教弛無從而振發之耳伯陽之往誠先示之以二程之教以立其本繼以王蘇之學以暢其文豈無一二豪傑之士由之而興以濟國家之用者乎此其為功又不但勤一職立一事而已也若然豈徒郡推公有後而予亦與有榮矣第恐伯陽繼有異擢又不能不蹈予之愧也因其行序以道意

蒲陽文獻卷一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彭韶

成化庚子春三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廣右布政使其左盱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舍廷秀嘗舊同寅學博行高政事精密當有世道之責將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馳書問動止宜厚自愛廷秀復曰不有箴言而加褒獎非所望於知已且時又非



吾責焉敢及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况處表臣之極人之望何如哉世道輕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於彼預與否也茹納汗濁而量不可以不洪鎮定震撼而志不可以先擾勤協文武介不立異正處權近和不苟同內不愧于妻子果一硯而不持身不恤於得喪雖瀕死而不悔虛懷聽納不以聰察為明錄人棄瑕不以已長格物人也副之以識治之才而善應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庸廟堂善類增氣道揚休德彌縫衍遠至治茂功斯可仰以弼成而世道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焉可不自重公與廷

明 蒲陽文獻卷十 十三

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焉可以不同尚宜修所以遠且大者於已以俟焉詔無似兩辱知愛是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望公也昔歲公提學湖湘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茲焉進秩重臨仕途一奇偶也僚友之間縉紳之士皆賦詩為贈夸喜惜留蓋兼有之予又以其私願為之序焉不及頌美者戒褒獎也

西疇常言後序

前人

刑部侍郎盱江何廷秀遺詔帙書曰此常言九篇乃喬新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閣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

行至于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實實為大訓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于家鄉鏡川楊學士先生已序其端願有以識於後於是反覆閱其所謂九篇者知其所以行為學即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講學必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已也戒矜名而畏譏敬恕以應世不欲掩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欲開人以自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蒞官審矣立政造事圖惟久遠不在襟方俱試其原治確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政用人而慨上下不相值至於正弊又拳拳於風俗之侈且耗氣象惻惻議論簡篤要皆退步近裡之言而有已試獨得之驗與世之揣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乎其為恒言也以此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為進近者乃所以致遠恒言之勦不亦大乎若講學為稱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于履其境不勝懼焉三復而不能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參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前人

天下之事成於群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事勢之必然攷諸古今可知矣蓋官職之法有正長之有佐



貳之正誠獨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不可以代行佐  
或獨賢乎彼偃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  
胥以欺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慮  
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  
曆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攷見然政本之地則群賢  
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為人清慎  
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雖為性不同  
而皆歸於盡忠二公俱具瞻如此而章晏又皆同事  
故仁宗世邊將無功吏治不佞庶幾三代之風焉我  
國家治平百年人才雲興臺省衮衮俱在元聞獨表

蒲陽文獻卷十

臣各守分局無能盡接其人然意其猶吾見聞而亦  
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三公然後信群賢  
之多也蓋方伯吾邑翁公明銳曠達風韻近仲淹天  
台林公嚴厲端毅氣象類杜衍亞參淳安方公老成  
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之達  
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既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獲  
遇然三鄉為主亦可謂衆矣雖然所貴范者以其  
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  
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  
可公力為替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敢

事之有執况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寧內憂之處慮  
者不能安寢公其為我謝二公幸先事而圖萬全之  
策也公以六載書最歸江右諸大夫請言為贈某不  
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冰序 前人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  
訓導二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朴之威錢谷之數皆不  
得與其職為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  
或否其務為至約學論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  
月食廩三釜加二馬其祿為至薄職之清疑於冷落

蒲陽文獻卷十

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已才者弗安也祿之薄  
疑於簡賢通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  
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為其失之也  
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  
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泛  
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為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  
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  
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舊問答備矣門戶分  
明條法具在世之為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橫於習



中而日從事於此為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不失為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分水司訓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予友人周梁石所者將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慎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梁石偕諸知己咸賦詩贈之

贈何憲副之闕序

前人

成化戊子春家宰李公莅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尹公知秋官即中軒江何君廷秀之賢屢薦于朝遷副閣臬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為別詔序其後大率詩之意以為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奈何別去即別去繼自今麗澤之益將日以踈德器誰與成就疑義何所剖析而吏治之間杆格舛漏者如蠅毛又何所咨而弛張乎故既喜其權用而又期其速來自人情不能已者而詔於斯情又實兼之獨能已於言耶廷秀生相門而文行之懿卓絕流輩夫人能道之詔何敢贅况辱在僚友有切磋之美焉諛詞薰耳亦

非廷秀所樂聞也請得更端可乎竊惟知己難酬知尤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許人每多失之誠以始馬期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故也此非知己之罪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下至士大夫之論皆曰何廷秀云不可謂不知已也使萬有一之不酬吾恐其有所懲創則好賢之心由是而怠士君子之公論亦無所執持矣夫由我而怠好賢起惑志君子以為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重遠到無事則虛懷茹納足為善類之依歸有事緩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伏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自守號稱狷介也沉酣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本會同異之攸歸歸然為一世宗儒固不貴記誦詞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為吾政變通之宜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之精法理之能也之三者廷秀乃因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宜無不至矣異時入秉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已之各盡其道也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精安序



前人

幕官鄧文振氏來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有歲月茲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老病侵尋壯志衰謝願告歸田里予進之曰子之官幸無他責盍持祿乎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大夫也誠畏來歲無幾而家指日衆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助饘粥早夜以思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士有常產壯而仕老而歸授教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故隱忍苟祿殆不得已子之歸也其亦有以為藉乎曰先人居家嘗為萬石長兗州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豫章之墟而詩書手澤尚存無恙倘徼大夫之靈東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中壯者務農畝秀者事詩書庶幾得有所承藉而保先業於不墜紹簪組於他日矣予察其自處素定乃白于當道而許之然竊因是重有感焉我聖皇仁覆天下加意吏治未嘗用一淫刑行一重政士生斯世真千百載奇逢孰不有共惟帝臣之願乎柰之何蜀去天萬里長吏偷安自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之人亦密為法網而操切禁錮之吏始難為矣吏既為

之也難則民視之也易威權日輕豪猾得志凡吏之不能固心安意於職也明矣高者引年以決去卑者肆欲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可得哉予忝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固士心以善民志而未得其方寧不於吾幕賓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文振諳歷世事畫諾有年觀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處矣宜善自愛以厚風俗

名臣錄替序

前人

昔晦菴朱文公脩宋名臣言行錄凡其立朝事君之節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答問之大關繫無不具載至潛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撥入韻語雖詳畧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人之盛寓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朝長治久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者夫雅欲私淑固不在於是然諸臣事行秘在國史學者夫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見聞之真哉韶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為臣不易之語想像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贊之未能成就蓋不惟不敢亦不暇也比者解憲西川將之廣藩寓舟東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為之贊具列



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意庶幾  
言行如在贊誦無忝所以師于後人有餘地矣嗚呼  
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建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  
逢于重熙累洽之世或美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  
顯或以文章著或紆國難而濟時艱誠萬世之不可  
無者也詔不揣輒易成之僭擬之咎掛漏之質無所  
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非  
有去取也

文訣類編序

周瑛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說而類  
編之以自軌範客有見之者曰文猶兵也吾試與子  
言之左右定位奇正異用法也或左或右或正或奇  
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惟法是拘  
吾將見子為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  
也守其法而求合於幾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  
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為敵予  
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贈周愈事入閩提學序

前人

成化戊戌歲 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為  
福建按察司僉事降璽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

同年歲歲開闢也道關之故實以贈之閩之山發於  
天而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如蟻如蜂  
也斯龍驤馬馳自走而下關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  
經絕山益峻水益駛每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  
掣勢讓左右不可以瞬然而漁者終日而不投一竿  
焉是伸也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徙而去之矣及乎山  
勢漸轉兩涯相去數十里水匯為巨浸東合滄溟舟  
不備或或行半程或一程然而龜鼉蛟龍魚鱉生  
焉皆賦殖焉沿河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  
也水勢深廣不震撼撞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

蕭關文賦卷之二

五

水而知為政之道乎閩為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為觀  
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  
而禮勳德色其帝評語使賈生生於今日又不但為  
漢庭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  
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  
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  
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為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  
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  
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已於峻持威以繩其下今日  
考其文字明目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命簡而草率



之此其效可以立辨然不足為國得人是猶水勢暴  
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為下竿也君起謝曰吾  
入閩觀夫山水而思子教言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  
子

皇華使節詩序

前人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  
見意大而解紛息爭戢戎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  
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於事者為賦  
故當時遣使必擇其習古能文者為之不文不道也  
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妄相詆譏如孔

蒲陽文獻卷一

三

道輔使金虜以宣聖為戲此其失在主也陶穀使江  
南南人遣驛妓歌穀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既  
不足以息爭紓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稽諸古禮是  
為使事之累君子蓋羞道之 皇明御世天下一統  
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使其間多習古能文而勵  
庶耻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惠王薨 天子有事於其  
國命保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相之時  
廬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 天子若曰喪禮  
之相壽也可與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冬抵蜀自始諭  
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中每祭必有宴宴必備以幣

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潘臬諸大夫饗之及旅君起  
求誨言諸大夫皆賦唐人雜體諸詩為贈瑛曰非古  
也於是左方伯韓公為四牡君曰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公所以悉鄙懷也敢以為謝右方伯鄭公為賦皇  
華君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公所以教使臣也敢申  
以為謝憲使洪公又賦杖杜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  
君曰兵疲於戍守民困於徭役大夫之憂也使臣歸  
當以上告 天子然則論使事於三代之後若王君  
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已有耻者乎而吾藩  
諸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慎於禮而不瀆乎眾謂君

蒲陽文獻卷一

三

行宜有贈瑛因譏次其事以為君贈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前人

蘇為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為里若干為戶若干為財  
賦若干民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  
則拊鍵抵戢以集斲故蘇諸縣重為常熟吾閩鄧君  
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命下人難之君慨然  
就道既入縣考圖籍計戶口定賦稅均徭役之數  
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築堦岸行之  
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親良善行之數月  
民大悅他日邑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



為走赤日中望山川以拜汗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  
天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田卒汚萊民又相與言  
曰惟尹可以莫吾君君為延園葦荻問問民疾苦皆  
家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逋慢君曰治  
民如治絲棘則禁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  
吾何功焉余嘗笑經生為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  
時孰能審其本末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  
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孰能責之不怒諂之不  
悅如君者哉初君為政滿三載當考績去常熟民皆  
走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教諭黃君體勤乃疏

不甫陽文獻卷十 二十四

君政以來且告子曰尹為政多類此願與之言余乃  
比類書之使人知常熟雖難治而不難於鄧君科目  
稱得人而得鄧君為尤信也

錦官賦別序

前人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 天子下詔拜公南京  
吏部侍郎將行衆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  
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於為治今觀不然蓋蜀地  
廣民繁為俗龐雜與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與  
土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驚湍怒濤走其下間為棧道  
緣山腹行僅一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

往據高扼險榑木插石闕絕我糧運或呼群挈黨據  
甲彎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堦塞不可以  
遲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  
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為守邊  
莫先於養軍卹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覆以養胃為  
言蓋胃理則五臟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  
公嘗發數萬銀分布郡縣令積穀以備荒儉又發數  
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積穀于瀘口將  
募羗民轉輸以實于邊又議掣餘盜以歲可得數千  
凡沿邊城堡倉庾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無非

不甫陽文獻卷十 二十五

為軍民計也其意以為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  
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番  
侵暴乃上書請 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議公曰  
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為也  
不遽為也不遽為而為乃可以有為也吁公意遠矣  
公嘗愛瑛書見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  
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於海之外也  
據此而言則公襟懷冲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  
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



詔而往矣規畫深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養  
胃之可據而下峻劑以為醫又非地方之福也故因  
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為公贈奠以告謀國  
與吾人之等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  
所感中間可驚可愕可喜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  
在

送林文華之南雍助教序 楊琅 見本傳

昔吾郡有歐陽詹生者開先闢士聞于中唐貞元間  
為國子監四門助教至今郡人稱鄉先生余友林君  
文華尚論詹為人而效慕之者頃由瑞郡文學終更

造 朝得助教南雍余喜其學詹而其官又適與詹  
同按詹平生只一命為太學考之史集皆未有言其  
所以教者韓吏部著何蕃傳載蕃為諸生不為非義  
葬死者而字其孤又叱止六館士使不從朱泚之亂  
詹高蕃卓行特昌言明為仁勇余最愛詹此舉能彰  
善而表賢是雖其教法已不傳而立教要領於此亦  
足以觀矣君今蒞南雍也南雍群士如林必有學成  
行尊如蕃等輩人君能求若人而推先褒獎之使生  
徒知自激勵則為教亦由是可同於詹焉昔人稱詹  
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而又以為愷悌謙儒動不踰

節君孝友施於家既無愧於詹信義乎於友又不欺  
於詹而其文雅溫淳冲讓居禮又多有似於詹者即  
既往而占方來考今日以台夙昔君茲行其終同於  
詹也必矣余以官同於詹而乏詹之道者又矣抗顏  
師席未能如君之善學詹因君行道其所以為送行  
序

送劉叅政廷信之山東序 吳希賢

山東大藩也北控圻甸南枕淮海東南諸郡湖湘江  
浙以暨閩越交廣之遐凡以歲事至京師者川浮陸  
走率道于此以達不然則否余嘗謂京師之有山東

猶人身之有喉咽喉咽受病飲食且弗克四體雖精  
強將不可恃以安矧欲高枕而臥乎比歲山東郡縣  
雨暘弗若生民告饑流離轉徙道殣相望故以父兄  
妻子之戚亦不相保愛至有以餒而相食者夫民無  
食則饑饉則計出無聊意外之患將因以生今之喉  
咽之地不亦以病乎哉於是 天子宵旰二三大吏  
相與戮力施舍已責務稽勸分以鳩其民而紓其患  
猶未已也復出內帑給犂牛與種食天未悔禍方及  
有秋淫雨蝗螟交相為瘡傳曰人眾勝天天不可勝  
如此將厭棄此方之民俾之辛苦墊隘而因以敵之



邪抑者人事之有未盡然邪今年春吾聞劉君廷信  
 繇戶曹郎中出為山東叅政是時 天子念民瘼未  
 瘳特詔吏曹簡擢以行夫喪亂之歲官必擇賢循疾  
 疾者之於醫必擇其良斷斷乎不可以或易也君才  
 高而行潔學邃而識闊曩在戶曹夙夜恪勤恒出其  
 身以當難處之事利有所弗驚勢有所弗撓時稱賢  
 郎署者必曰劉君劉君然而盛名之下必無虎士盤  
 錯之節方別利器茲行為賢方岳於山東不亦可豫  
 卜乎且君嘗為我言揀荒之道當如拯溺蓋凡仁人  
 君子之拯溺者憫其濱於死狂奔盡氣雖濡手足弗  
 憚方歲凶萬人之死命寔制于我當道者能人人如  
 君弗憚於濡手足天鑒不遠雖或厭棄其民將無不  
 可勝者况天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詎忍終棄之而  
 不可勝乎哉又况我 朝百年以來清穆之上愛民  
 事天未嘗少有罪悔吾於是又知天以國家故於民  
 有不終棄而無不可勝者去阡危即吉康俾京師安  
 然得以高枕將不於茲行又可謀卜之乎余重君別  
 政張之而觀其成且寓訊諸有位者相與勉焉

送雲南憲副林待用序 前人

林君待用在北京時與余居同巷時新筮仕為刑曹

主事資甚退食暇恒邀余過其家命酒觴余食惟肉  
 一樣無他品每仲秋斷壺其家人輒修之為茹及是  
 出以餉客凡聚會直至夜分爐寒炭弗繼躬偃僕拾  
 殘薪爇之以温酒用是余有齷壺爇爐之作蓋紀實  
 也鄉故間或饋小苞苴亦謝去弗受其清修苦節有  
 如此者語及時事頓蹙見于顏面成化間妖僧繼曉  
 巨瑞梁芳相與為熒惑築永昌以祈福時待用官副  
 郎乞斬僧與璫以謝天下既下獄人謂禍且不測待  
 用獨怡然如平常時賴天監其忠遂有雲南姚安之  
 貶未幾得賜環補南刑曹副郎余來金陵以地寒煥  
 不時怕病公署閒然惟待用時過從相慰藉又余性  
 悻直多過待用乃不鄙時加箴砭賴匡拯者為多然  
 則待用詎非余之所畏者邪 今上嗣位當道者請  
 獎直言敢諫之賢以開言路待用哀然居首於是遂  
 有雲南憲副之擢夫旌直以官同宜賞之 天子左  
 右而乃出之夷僚之鄉當道者之意吾固罔致知也  
 雲南去國萬里昨徵還而今復往豈食祿有恒所人  
 罔敢致力邪將天欲遠夷知 朝廷有直臣而故俾  
 之往邪然而待用於此有不介之意焉於戲人之業  
 宦必先有所試而後可觀其成待用之成吾固有所



諫矣昔人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信斯言又不能  
不為待用懼焉待用年未四十緋衣金鷹位列藩臬  
其晉晉者未可涯淡念相慰籍相指視以過茲別有  
不能已於嘅者詩有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待用  
其尚誦斯言哉

送大理彭公序

陳音

成化甲辰秋吾鄉彭公鳳儀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至則不以搏擊為能吏自不敢犯而民樂于時雍越  
明年乙巳夏有大理卿之召檄至遂自龍江登舟  
北上鄉邦仕南都者冢宰陳公司徒潘公而下相率

具酒餞餞公于江詩俾音執爵獻言以為公贈音惟  
自古名臣有學術則有氣節有氣節則有勳業是三  
者不足縱使位極卿相亦何足取重於天下後世哉  
公少穎悟於書鮮有不讀而學術高邁及拜秋官遂  
上疏極言時事嘗 詔下獄備荼毒出復言事下獄  
以至于再且三既而司臬西蜀司善東廣復屢屢言  
事其心惟欲保國衛民而不為身圖至遷官退陬循  
以薄謹自怡海內士大夫莫不壯公之為人引領願  
望若太山北斗頃蒙簡在擢任都臺付以巡行重寄  
曾不旋踵復起為大理而置諸左右是則公之氣節

勳業可謂無負於所學而當時物論可謂無負於公  
聖朝簡任忠良又可謂無負於物論之公此可以書  
之竹帛而為天下後世道也大理以審刑為職刑乃  
自古聖王之所慎者我 聖天子寬仁大度欲敷祥  
刑以寧寰宇比年以來司刑大吏不能祇承 德意  
休威黷利民多顯于非辜而罪逆滔天者顧禁不敢  
發一語以詰用致天渝地震歲凶民殍深貽 宵旰  
之慮然則今日之召乎公不為無意而公之處此亦  
必有道矣若夫捐壯志徇時好糊心俛首此則學力  
不固者之所為曾謂公之賢而有是哉率爾任言知  
不足為公贈而公亦豈待言贈也夫

劉職方遺懷唱和詩序

前人

職方郎中劉君時雍頃嘗課屬吏懲其弗恪不便者  
構飛語以聞 詔並下于獄越三日刑曹覈獄辭上  
詔復時雍官而繩誣者以罪方時雍之入獄也嘗賦  
詩二首以遣懷京國諸薦紳聞而和之者若干什彙  
成巨卷予與時雍同登進士第同入翰林為庶吉士  
素尋愛不遺聞嘗復觀是詩因作而嘆曰是非天下  
之公也君子惟守其是者以防乎身未嘗以所遇之  
夷險而一其心人之於君子亦惟取其素行之是而



未嘗以寵辱為軒輊今觀時雍獄中之作雍容清暢不逾平日而其自守之孤介亦隱然自見諸君子屬和之詩往往扶陽抑陰亦不以時雍之屯坎而改其平生景仰之素持已取人之道於是乎兩得之也時雍產于楚楚人善歌蓋有自來矣然陽春白雪之歌和者絕稀屈原放逐行吟至設為漁父相問答亦未免有孤知寡和之嘆鍾儀囚于晉操琴而鼓南音亦未聞有和之者今時雍所歌有陽春白雪之調而和者甚眾暫入于獄不信宿遂復其官與屈原終身廢放者懸殊唱和諸作皆渾乎大雅而無復南北之音之辨 聖明在上君子滿朝物論惟公而至治之音奏焉此其可慶蓋不止文詞之盛而已予庸劣不能和徒三復咏嘆而序以揚之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前人

皇明莅天下百年于茲道化昭融民物康乂 天子罔盈厥功霄旰圖治曰格汝冢宰惟茲御史秉憲成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負邁者用它厥官以毗予治冢宰祗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獻進士龍溪陳惠啓順與焉 天子曰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如試厥猷為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冢宰又簡厥職否以

聞啓順在賢選始得拜 命命若曰幅員既長予耳目有所不逮汝簡于朕心凡茲股肱臣隣庶邦冢宰暨小大百執事有能輸忠效悃以靖共于有位惟汝迪知其或肆凶于軌厥法怙終罔悛亦惟汝迪知罔不言朕奉若天道彰之以五服董之以五刑罔或僭濫于一人能守成憲與或叢挫怠荒亦究于爾衷用獻替以佛予仔肩嘉乃丕績用錫爾祉嗚呼謹始匪難慎厥終如始斯不易汝往欽哉啓順拜稽首曰敢不夙夜惟寅以對揚 天子休命既出邦人諸友咸舉手加額曰吾子夙著徽聞今新服 寵命毋黷于貨毋怵于威毋惰以愆毋默以容毋訐以為直毋察以為明惟公惟斷永承令譽以遂承天 既啓順曰所有上負吾君下負吾友者有如此天爰召僕夫命載以行

釣臺集後序

鄭紀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海內英雄聞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物色故人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傳之築巖呂



之釣渭時未嘗與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之肖夢兆之徵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嘗有非其改節者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為所屈何歟此無他光武少與先生游學其知先生者必深討先生者必熟矣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己丑而後下詔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歿略不往來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一遇之殷勤首有間矣豈先生儒腐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為阿衡丁置得於左右文師呂為尚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任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褻而易矣豈先生

命詩陽文獻卷一

三十四

特孤高一節之士於師傳之道或有未聞歟不然必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討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故蚤見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之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出不知世之奔走權幸之門夜行不休者讀之以為何如噫予又恨其出之少晚也然自茲已往亦不為無益也故書之

釣臺詩序

吳仲珠 見本傳

是歲予館於城郡司訓程先生出釣臺詩示予為言釣臺嚴子陵釣遊處也以非耳目所及之地張帳者

久之偶有遺吾釣臺集讀未徹卷恍如身立臺上揖子陵於千餘載之下心與境會神與若人遊遂自用韻兼用前人韻成諸體詩一百五十首不自知辭意之複篇什之多也執事往時宦遊曾過臺下能為我詩印證否乎予聞終身疲道踞者或不盡知其險要而指山畫谷多得之未出戶之儒昔有私淑武夷翁者而曰我讀精舍詩夢作山中客從公夜不眠寒燈歌白石未嘗不嘆古人景仰往哲之深雖未遊武夷已有山中歌白石之句則先生一讀釣臺集而百詠鏗然亦以遐思子陵之清風高節不能自己無非根

命詩陽文獻卷一

三十五

於性發於情之正也且子陵披羊裘而坐釣臺不少俛首乎光武之招說者謂其節義秋霜重漢九鼎有大功於名教今先生倫堂餘暇獨取釣臺集而唱和之予謂此詩一傳頌表海角當有聞子陵風而興者先生有功於名教亦大特以先生未識釣臺而有此詩人將謂先生作夢中語又不以質諸耳目熟者而以語予人又將謂予模寫故迹十不能一二亦說夢也然以當時過釣臺蕉鹿南柯之夢方酣安知能作夢中語與夢後說夢者皆為非夢耶謂予不信請致此詩於書郵柱問釣臺主人



送王時暘知南康府序 鄭瑗

揚瀾左蠡之隩有郡曰南康所轄僅三邑其在有宋元公晦翁兩大儒皆嘗知其軍事遺跡存焉弘治元年夏四月南京儀部郎中嶸邑王君時暘擢為其郡守既治行李顧謂諸寮案曰某幸與公等同仕于茲今將出為人牧諸公寧有啓發我乎於是人各以其意屬辭贈君子雖蹇訥義不容默也則告之曰君之理所前瞰彭蠡請即以是為君言夫彭蠡修廣凡六百里合江東西數州之水匯而為澤東南之言巨浸者莫加焉蓋其地勢視諸州獨卑故百川趨焉又弘

南陽文獻卷十

三十一

博而有容故衆流納焉古至于今袖艦之去來相銜也輕颺麗日則脩然而濟不俟崇朝間遇惡風怒濤駭膽慄魄則或翩然而旋或凝然而膠或蕩然而覆或黯然而沒歲不知其幾何也然而濟者不知思旋膠覆沒者不知怨何邪庸非適然遭之出於無心也哉予謂此可以況夫人牧者故退乎自卑則德日積廓乎有容則人易親因民之善而加賞因民之惡而加罰在我無容心焉則所謂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者矣是何以異於水乎抑子又聞彭蠡實我

向皇帝與偽漢陳氏決其雄雌之所昔陳氏賊虐其

主階擬淫名倨強江漢間方是時也南康之民屬鞮持戟日事戰攻其知有仰事俯育之樂否邪及我師致討既不肉袒牽羊以送款乃悉其艤艦驅其吏民肆行旅拒大戰湖開鯨鯢送死民歸職方然後兩儀奠而萬物遂蓋自阪泉涿鹿之後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去今百二十餘年遺民故老皆已漸盡而湖山龍戰之跡尚可考尋君治政之暇率官寮攜尊俎陟廬阜之顛而瞻眺焉慨然語其父老曰吾民之所以男耕婦饁樂生而送死者誰之賜歟自今其嗣而股肱守而彛憲以無忘

南陽文獻卷十

三十一

皇祖伐暴之功以無忘 列聖覆麻涵煦之德然後傾榼以共酌浩歌以弔古思起千古豪傑與遊以蕩滌磊砢之懷抱不亦壯哉不亦快哉

送張君良弼赴福建憲僉事序 前人

祖宗官人之制初不限於所職適來執銓枋者以人之器能各安所習而鮮能兼通也於是超遷之格率視所職故牧守多拔諸司農廉訪多索諸司憲然此以處庸材小器可爾若夫豪傑閎達之士左右咸宜初不可以偏長目又可以是限其職守哉作虞之益



或佐徂征典禮之夷或播刑迪後世如狄梁公聯度支矣亦出而巡察江南韓魏公知審院矣亦出而安撫益利厥後二公之勲庸磊落鏗鏘與義娥並耀高華爭高是豈一職所可拘耶然而豪傑閑達僕指無幾與其破桀獲而債事寧循軌轍為無爽是以雖或病之而卒莫之或更也留都諸曹病於常格久矣茲者民曹員外郎張君良弼乃有閩中屯田僉事之擢眾皆贊羨以為數十年來始見茲舉蓋君之器能卓異無適非宜初非可以常格拘故在廷之議亦不復以常格處君也嗟乎自兵農既分王者因農為兵迭

耕迭戍之遺法循隱然於屯田見焉然古人直行之塞下而今則遍中國矣吾聞屯卒錯處八郡其疆畛之辨糧粒之輸耕守之宜競訟之決必有專其事而司其平者今皆於君乎屬重書委任之意勤渠委曲良非輕矣是廷議固不可以常格處君君其屑以常材自處哉狄韓之勲名夷益之事業載在往牒可覆視也異時將有責備於君者幸毋讓

衍極書重刊序

宋端儀

衍極凡五卷鄉先正元南安教諭鄧子經閱字學之衰絕而著其友郡庠劉有定能靜注釋之板

蕭陽文獻卷一

蕭陽文獻卷一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素蘊而佑啓我後人其用意遠矣昔右王軍讀蔡邕  
筆法書遂大進行極之書非直論筆法而已志於字  
學者能得其要領而知所向方於以博其理義之趣  
於以端其心畫之形則所謂自末以求本由藝以達  
道因小學之流而泝乎大學之源者可幾矣遠可諉  
曰本之則無而不必精其能乎德甫方將重斂于木  
願考訂其魚魯之一二因併書以貽之

贈興化府推官鄭公致政歸養序

前人

上饒鄭公堯臣為興化府推官甫歲餘坐積思致微

上饒鄭公堯臣為興化府推官甫歲餘坐積思致微

前人

恙自諉不堪吏責忽告于部使者祈解所居官狀既  
上治行李不書牘閩郡聞之譁然言于太守之庭曰  
公臨民存撫字於催科而寓教化於刑罰備吏哉病  
已當視事如初願得申白當跣母遽舍公以歸而公  
志已堅竟不可回沮於是兩庠師生相率命以言贈  
惟公學明行尊所師友皆海內名儒最留意於當世  
之務其佐守臣裨郡政用以圖報國恩者定公初心  
為然而番番慈親越居千里頃綠門戶多故待養之  
人公之誦陟屺思倚門每切於一日十二時間則其  
必必然圖歸焉者又所謂烏鳥私情焉云耳昔者屏

山劉子暈蚤歲宦遊巴而以親故致疾棄興化軍通  
判當世高之至今傳于青史而誌諸郡乘三百年來  
又復於公乎見之海邦從此添一故事其於名教亦  
不為無所關焉然屏山既還武夷與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往來講學薰而善良者彌眾公歸邑養之  
餘合二三同志上下其論尋繹乎潭溪之緒以行其  
鄉以淑其徒則所以同符於屏山者又匪直引疾一  
事而已公名夔堯臣其字自號愚菴由太學生領薦  
以銓試高等舍褐拜官云

莆陽郡學鄉賢祠諸賢考證序 前人

莆陽郡學鄉賢祠諸賢考證序

前人

郡學故有先賢祠宋紹定中定祀唐侍御林公藻至  
宋元樞鄭公僑凡十有六人類多名士惟方著作以  
始建廟學與後人因其他無所考見遷而附諸常觀  
察之傍似矣鄭湘鄉著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子者  
大儒君子至有病風喪心之誚則亦迂謬矣今以林  
艾軒所撰墓誌考之蓋其少作晚而著存古易其所  
詣抑又高焉列之一鄉之善士未為甚不可者宋季  
若元以及 國初累有躋升爰至宣德間增至六十  
二人至正統間增至七十四人其中可以參錯昔人  
無愧色者固多然承贊朝唐暮梁正歐史雜傳之儔



徐鐸擠排元祐在編類章疏之列卓厚方寧宗講議財利以才在選中而大樂修書預討論蓋吳居厚劉易之流匹也乃使之俎豆其間不知當時評者何所取於斯人也夫大節不可不謹大義不可不明勿謂有其舉之莫之廢也若乃王回方軫徐復陳淬宋旅陳吉老林震林霖林豫方士繇黃艾鄭耕老王悅余崇龜鄭寅陳沂諸賢或遺直或遺愛或事功或戰功亦有潛心聖賢之學者是固與群公先正之翹楚者頡頏回視徐師仁脩潤道史林大鼎附麗秦檜以及徐寅陳絳鄭厚劉克莊顧長卿與國朝一二大夫

士間可責備又疑若過之然或以其子孫衰替或以其遷徙他郡顧不與焉於此不無遺憾故今序次已祀諸賢銜名謚號因併者其履歷行能為卷者四其應祀未及祀者亦摭其行實而別為一卷凡此皆藉諸傳志取諸公評非區區一人之私抑余編集此書特因昔日已成之事而道其所以然耳若論其至則表異其尤如詹如攢如襄如次升如光朝如俊卿可學憲文龍數公為後學景仰足矣又不必如是多其人也

愧齋陳先生文粹序

黃闌 見本傳

鄉先生愧齋陳公以博學雄文鳴於時以敦朴愷悌稱於朝成化弘治間累官南京太常寺卿先生既沒而遺文未行于世孫經歷啓忠大懼散逸無以稱先人意一日抱遺文詣予請曰先人自著文字及一時應酬所作甚多愧不能盡刻乃屬郎中黃君伯固編選其尤粹者得一百一十四篇釐為十卷將鈔梓以傳公宜有言以為序予忝鄉曲子弟承乏南院實辱先生後則於先生之文予信不可無言故不敢以衰老才盡不足以自効辭乃連日披閱盡得其槩因作而嘆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忠厚長者貌如其心而至性過人與物無競平居吃吃言若不能出口至臨利害及大節所關乃更奮肆敢言而義槩凜凜如秋霜烈日不可玩狎嘗上疏論時政叱錦衣卒不媚中貴數事尤人所難先生生平大致見於李西涯諸名公之所稱述類不勝紀予無容多贅也然兩言以蔽之所謂本訥近仁外柔內剛先生以之故其發於文也亦如其人焉文字協從毅勢穩順而義理燦然態度橫生往往出新意於題目之外寄豪放於典則之中讀之令人

置置忘倦至於雕虫篆刻以為工叢錯彩繡以為



艱深怪澁以為奧險峻峭削以為奇先生無一言焉  
蓋其心明白而俊偉故其言簡易而易知其量含弘  
而光大故其體雍容而不迫其節磊落而崢嶸故奇  
麗秀絕之氣終不可泯然則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德  
可謂協矣乃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豈偶然之故哉  
其足以傳於後無疑也自先生沒于今二十餘年世  
遠人亡而風俗與化移易世之君子日趨於智巧便  
利而文體亦不勝變求其靖恭持重惻惻無華溫潤  
典雅淡而不厭如先生之人與文者於今不可多得  
觀世君子於此不能無憾嗚呼先生九原之下固不  
可作而文未嘗不存文存則君子長者之遺風餘烈  
猶可想見而熄浮鎮躁端有所賴然則斯文也其可  
少也夫其可少也夫先生諱音字師召別號愧齋世  
居南之涵江云

木蘭陂集序

林俊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  
其魚順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  
水趨而下則上田不毛逆壅以收其利若鑿鄭國渠  
堰鉗盧陂者又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斷小猶難  
者以人之力而與水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

木蘭陂集序 卷十 四一四

之溪源永春流德化歷仙遊趨莆而注之海不為不  
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為不多引以溉南比二洋  
萬餘頃之田不為不利以博溪而不陂容無蹈西門  
豹之議者乎然李冰疏蜀終深陸海之思河伯循崖  
徒切望洋之嘆以郡而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令不  
信也而錢媛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  
矣私惜者急義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  
功嘗蹟故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  
錢之始築將軍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温  
泉之口上急而下渙水襲其渙其取敗固宜長者重  
有創焉木蘭相基天假神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  
其衝伐石海洲卧牛拋馬橫綬牙互而鈎鎖以固蓋  
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渠道以行支川  
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成而利莆  
世世命脉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與卜  
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  
記謂賈滸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  
興養人之利僅羨頡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  
食侯封沐我

木蘭陂集序 卷十 四一五



考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諸記其尚孫郡庠生熊穎而集之，請序於予。拙宦委散，未能買田卜室以托老。是陂筆耕，硤薄間嘗竊烟水自潤斯序也。其容衰落厚辭。

方忠惠公文集序

前人

宋自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士師宗之闡為盛。莆又宗之方為盛，履齋若水伯謨尤著者也。迨尚書忠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毅于西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為烈鐵庵之號見志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不祈速化沉鬱下僚。

莆陽文獻卷一

四十六

者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逆親賢遠，鼓色杜佞幸，以表之失蜀之敗為耻。荆淮之擾為懼，及繳駁數事，尤忠慙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冤，追罪奸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為其黨將覘所中。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與公終寶章學士。廣東安撫使為治尚風化，崇正學，表先賢，薄官征，卹民隱，密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國為之力，無沮以故。生有祠，歿致薦，享舉扶柩，竹以奠，請贈諡而梓行其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意是無遺愛者與公歿淳。

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雪筠良節嗣，豐家學大參廣藩，因舊本緝之為若干卷，復梓以傳。感舉也。公後村同時人，平時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落陳言，辨博雖間不及後村，而粹縝過之。命詞運意以心術為根，抵氣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名賢為標格。澄潤豐潔而丰神自適，爭先覩之為快，亦名作矣。太常謚議謂源流晦翁徐驗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出處，槩自柑類。莆先正自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僅公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溫陵海橋之叢蹟，天壤俱敞可也。而胤嗣涼落遺文，晦蝕逮之，今無幾公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姓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今耶不能不為名德幸也。俊鄉開晚出前哲景行序文大參之請，抑亦俊之責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莆陽文獻卷一

四十七

湖南道學淵源題辭

前人

廬陵陳先生文鳴總學政湖南也，崇右正學而課程詞語督詔之。又蒐采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張南軒六先生事行成是錄以標的，諸子其立義首元公不。



曰春陵曰湖南亦猶紀吾夫子孕聖之地舍曲阜而稱東魯遺意概之後群聖而生吾夫子實集大成後諸儒而生吾朱子實集大成夫子祖三皇宗五帝父三王故敘皇帝三王道統之傳以及夫子本而感之也元公子二程孫朱子故叙元公二程道學之傳以及朱子推而盛之也胡張則元公旁派亦循帝之有後契王之有伊尹萊朱云爾然則收程朱而遺橫渠收胡張而遺廣平上蔡勉齋九峯可乎哉曰序備之矣生於是學於是遊於是斯錄矣橫渠閩中人未嘗至湖南游謝黃蔡伊洛考亭之淵源固系之湖南

固未得泛該之也嗚呼夫子而後有孟子濂洛關閩行迹繼盛道未嘗絕也二之儒靜修予畏也一二先正時有致私憾其間者剝久而復宜亦有繼之者繼必自湖南始元公開道之先是錄又吾道之托之地也考時揆世諸士子崛起而承之斯總學盛心亦予小子俊願士之意

忠經序

陳仁見本傳

是書篇章條貫發辭援古大抵擬孝經而作何以不別為經傳曰孝經之有經傳後所更定書也茲所擬乃秦火之餘漢儒之所擬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

也然則善學孔子歟曰孔子述而不作其書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如天地生成器物不假雕琢自然可以傳之悠久是書則微露斧鑿矣然則其亦有所因乎白子思孟子皆嘗有作子思作中庸程子所謂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者也孟子作七篇朱子所謂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者也但商敦周彝雖假人力而為萬世之寶是書則作為利濟之具竊效公輸以求其近似者爾然則其亦有墮於世乎曰古人著書多矣如老聃莊周列禦寇荀况揚雄王通輩皆名大家而涉浮駕誕害理亂真或多有之如國語戰國策

說苑諸書又皆馳騁縱橫偏帶詭異雜以刑名術數之說正如作為器玩足以供人耳目而非資身之具古所謂虛車是矣是書則人家日用常器雖制不逮古而亦不可廢焉其曰馬融所著鄭玄所註二人皆漢經生史言融著春秋三傳異同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而無所謂忠經玄受學於融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亦無註忠經云云豈二人不能自信隱而不術故在晬時無所見今可傳乃後人表而出之者邪史又言融達生任性不檢儒者之節奢樂恣肆黨附成議意者言雖善而弗信



故弗傳及後人未暇責備不因人廢言而其書始傳焉是官不可得而知也但云二人皆註孝經而違信老固如是也其擬之不是作或者其然歟玩其詞意大畧漢文字與魏晉以下蓋不相似夫漢儒專門訓釋前輩謂世不可無欲學者中心有主而知所擇竊以為所著之書亦然則學者由是而學而又參之他書以究其同異得失以定取舍之端則資之以修身而以事其君以及夫立政用人亦多間擇善之一助也

天津志序

前八

弘治庚申秋予奉命治儲天津兵備副使金君舜舉以志典未備願為假筆因念天津為我朝圻內重地

太宗文皇帝建都形勝居重馭輕設立三衛於古直沽去京師二百餘里以為東南屏蔽百川會流條而為至至此合而為一滌回吞吐以逆于海遼海鯨鯢鼓吻上將獸之未遠必且搖毒潛舟商舶道踞少梗識者以為慮者百餘年來坐享宣謚其藉以一而之重而金湯倚之矣自咸設既備繼而學校鼎修又繼而貢士陸頴最後兵備設官綱紀漸張儒風亦漸盛

彬與上國齒獨記事之書尚闕進黃髮詢以開造始事揖子孫考問祖德已不能舉其詳况遠踈乎誌其可以終無耶遂忘固陋博攷近所謂郡邑志參酌論叙而從其善其有不合則繆起義例間亦附以己意故城市宮室食貨學校官秩之類昉自我朝而土地人物古跡則遠及前代戶部分司所治別為一集以致其詳其他有關風教可以廣見聞而立程式者雖非專地之事亦附集之以備考究踰時始筆落顧及代束稿北歸正有道冗奪因仍幾欲廢之明年舜舉亦以憂去適黃岩施君彥器以河間守權是兵備

副使下車先意文事价而徵乃閱前稿楷以遺之昔孔子謂文勝質則史志非史也其記事不可不信與史同也裨官小說史資其善志亦可以備史之遺先儒廣漢張子謂修志不可不載人物正以其景行仰止而有資於展卷思齊之益但有之不可遺無則不可強或者為生諛死文致巧飾以植息避怨如之何其不藉藉口騰也予竊病之生長是邦者席祖父百戰勤勞膺重城之托其不仕者亦給自公食三農之力而受若直有秀而穎則養之學宮視其成又設憲臣擇賢有才者長治以鎮靜之則文教武備為所有



事而講藝閑習讀法飲射不可時廢務相與守法勤事以宣 國威勸德規過以厚風俗絃誦詩書以復先王之治嗣是而書當有大者如此肇端以俟之無窮焉

送陳侍御疏允終養還鄉序 前人

吾莆當 國朝文治之盛先正聞望如林澹菴公翁冰崖公陳康懿公柯竹岩公彭惠安公楊朝重公俱文章事業可名世彭與楊尤以風節稱又有黃求我公宋立齋公端厚朴重庶靜儒碩亦今世所難者諸公皆天下士也天下人知之人能言之當有直書其

事則後世人知之人能言之至於知而洞其隱言之無所勒附則惟產於其地與際於其時者爾始時周每與予論古今事輒扼腕幾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至論人所以為賢則曰必務實務實云以其可以利用安身而取之於已為有餘也非謂其必能有傳是雖有激而云其亦有所取驗自信之深為可取焉故自入臺即慄慄若不勝踰時以敢諫名臺端倚為重時 聖天子方厲精化理矢不自愛以徇顧有老母焉封孺人張氏早寡撫已之孤今年七十有七矣為官稱祿遠離膝下誠非得已者上終養疏得 俞

旨以行昔人謂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以為因物有遷然則惟理之至故物弗能遷其輕重本末分數較然他日推而極之則內外先後俱可無遺憾矣即此二者立身大節而其廉靜簡朴與物無忤斐然成章說者謂吾邑壺山端重秀拔不在泰華下時周得所仰止而非測說億見者卓爾景行注標的於百步外固不宜有毫髮爽雖然古有之遁跡不堅南嶽獻朝與終母之年糜好爵頗飾輿服如史氏所譏者吾不為時周疑然於時周之行而及之因以規夫為人子為人臣者

贈山齋都憲巡撫江西序 方良永

字壽卿弘治庚戌進士今為都憲

士之仕也有其具而已乎有其具無其時孔孟且需而弗進也剝盡而復否極而泰上有 聖明下列壽俊內無疵政而外絕繫端夫是之謂時然際其會者蓋寡吾友山齋鄭公之際亦奇哉當左轄江西時逆濠肆虐擊斷無諱轉移大柄以死生禍福有位人其應如響公從容其間屹不為變而媒孽之禍作以文致于罪卒落其官而怒猶未解也林見素輟巡視賈湖東辭相位去亦已矣猶百計偵伺胡永清先幾而遁卒致詔獄遼左之戍性命幾不保公既落官人猶

蒲陽文獻卷十

五十三



公危雖公亦自危也迨反狀既露逆兵猝起皖城扼其北陽明之旅已鼓行而西濠進退無據駢首就擒當是時也已有訟公之寃即其家而起之者飛龍利見天命維新反弊政而還之舊以與天下更始顧以江西甫定之邦非老臣宿望以拊循鎮懾之不可而公巡撫之命下矣公之遭人固公奇公亦自以為奇也故再起非難而時之遭際為難時猶濠時也公固無此起濠死而中外之奸尚在公亦無此拜拜亦無能久於其位今則無是矣簡修進良繩林推恭以弘新政保釐西人如書所謂不剛不柔詩所謂

謂不吐不如公固有以自副也抑善作者不必善成得於憂患者恒失之安樂易曰樂則行之確乎其不可拔公孝友貞諒論事侃侃不詭以徇文章刊落葩藻根據理要無諛詞既得之涵養之素而復危歷險衡慮困心於八年之久以日見其至以晚其成於所謂不拔云者非獨公之自信人亦信之無疑也予不佞與公素莫逆既慶公之遭且知公固不負此時也因書之以為行贈

贈節推傳君榮擢常州郡倅序

前人

是歲正德色卯夏六月吏部擢吾郡推傳君美政通判常州府事報至民皇皇如失所依知不可留也謀立石道左以系去思甫大夫士相率贈以言比十月部檄至君捧之色若不懌然者松厓子訊之曰時不可為耶曰否大懟初平聖心感悟更化善治此一機也奚為而不可無亦負有資望而晉秩滯且悵耶曰否升沉遲速命也而半刺端察倅車分乘又得大郡如常亦足矣敢滯與悵尤哉若是奚為其不懌也曰官易地而政未諳民或異俗士夫或異向而心未易孚惴惴焉勛名損於作推時是懇爾松厓子作而解

之曰官信易矣而官政未始可易也民俗信異士夫意向未必人人同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始不同也君嘗再蒞莆一蒞杭杭之民與其士夫君既能兼信之而無間於興今何獨疑於常襲君之故以無變于初常之人有不信耶予嘗見君提身矣冰蘖自持不墮激以自銜又見君施於政矣峻法弛而惠愛溢於其隱而開其迷必小大不寃乃已又見君之與人夫遇以禮而接以誠事有弗直輒為理而成于私則姪而拒之以是民依依不忍舍士夫之樂於頌美也與與杭既爾顧於常有弗爾邪而猶退焉若怯惴惴焉



以為焉亦過矣君再拜謝曰微公言吾將無以自慰  
今釋然矣亦安敢變其平生哉於是邑大夫雷君孟  
升與三庠文學蔡君希淵輩來乞文予無他說以張  
之乃文第所與君語者授之俾書為贈行序

武康縣志序

陳琳 字季野汝南西華人進士  
今為南京兵部侍郎

古防風氏國於封隅為今武康之地攷之記傳足徵  
也嘗疑堯舜之世江以南未盡闢而封國不宜至是  
及觀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塗山今會稽豈其地相  
近而皆列於荒服之內邪漢以後地運漸南故其山  
若增而高水若駛而清人物土產習俗亦漸以熾遠

入 國朝而武康遂為浙東巨邑絲織縞衣被海

內則其他可知已舊時有吳興續志又有餘英志我  
朝會粹為一統志然皆舉湖州一郡而襍書之而  
武康未有專志豈非其邑之缺典也哉衡陽易君來  
令是邑政事之暇乃倣一統志凡例摘其事蹟分類  
而書以為武康縣志既又訪其遺跡質之故老補其  
缺而訂其謬凡古今沿革人物土產習俗於是咸備  
其用心亦勤矣既成將梓以傳介予鄉友來京師請  
序予惟邑之有志其繫於治非細也而今之為令者  
獎獎於簿書期會之間且不暇給安能留意於是且

非法令所及若非吏而儒者亦未嘗不笑以為迂而  
君以為首務且其力足以成之不可謂難矣乎夫攷  
其圖書興利以養民表其地之先賢以風示後人皆  
志之所有亦令之責也君其次第為之則凡其地食  
其報將與志之所載名宦並垂不朽其寧使是志徒  
託於虛文而為俗吏所嗤笑者乎此予之所望聊以  
復於君者君名綱字正道督而修之者邑丞許君英  
判簿李君睿而索予文者鄭君美今為其邑幕云

送邑判秦君致政還鄉序 前人

請陽文獻卷十 五十七

物若為身累然者抑豈至言哉易曰時行時止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固不以名位得喪置欣戚其間  
則亦安所遇而已矣上猶秦君廷玉由太學來判吾  
邑未書考輒致其事以去過予言別予曰君官卑而  
祿入少歷未深自居兢畏不敢濶凡俗自潤故橐蕭  
然上猶近雅兵燹廬室為墟田園蕪且盡昌黎子有  
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君何恃歸  
哉君曰吾嘗誦紫芝之歌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竊慕之而迂疎率直利方為園變白為黑其果  
吾事而亦果吾安耶况今年六十有六亦年至之時



吾固無恃而歸亦何得所恃而留耶吾邑不可往吾將市舊業携妻子卜築南安耕薄田棹小舟弄水雲而狎魚鳥以待盡餘年何往不自得哉言已予且快且悲惘然自失記宦游南北十有四年非如君之歷之淺言無補於時澤未加於上下非如君職簡地限而猶竟其施貧雖無異於君然豈吾人及計哉君得脫樊籠而予尚羈塵鞅予之自謀不暇顧暇詠君哉君達者也順時而止者也不累於名者也君去矣自食其力饘粥得繼無失為歛畝逸流即不能亦將使樵翁牧豎群而指曰此固莆貧判簿也不亦美歟令

莆陽文獻卷十 五十八

尹周侯以仁惜其去也需予贈言序之如此

送邦憲鄭君之南粵序

陳茂烈 見本傳

伊川誦涪州元定道州留中無所芥蒂得賢愚之歡心無他見道明耳越江別淚嶺海出涕願沛夫其常者衆也噫見道者世可易得其人乎哉予於鄭君士達之行而有以閱其淺深矣

孝宗朝君與予同被召君適南都赫赫有聲稱予碌碌西臺及歸終養君以愛制去正德初起復奉命按湖南代還與時抵語調吾郡節推人聞光嚴而顯顯以待既至予謂之曰暫借牛刀君笑曰愧未學劇

談琅琅如平時予異之又龍刊落形迹盡禮以事上

罄折以賓賢悉心以體下於是審重獄剖繁詞拔滯清案牘定徭役括隱丁抑豪右扶貧弱積弊頓革惠政一新未盈數月歡鼓四流方欲講究水利築塞陂涵立悠久之基而庶幕之檄下矣嗚呼天將玉君而故為是拂亂耶抑吾郡生靈之無祿耶士夫武弁以及黎庶無遠伊邇為之興嗟君無幾微見於色予尤異之夫 謫於莆再謫於庶人所不堪君之操愈堅不知果於道有見乎否乎即今之處莆固知所以處庶人於君所以後之愛之又未知其何如視願

莆陽文獻卷十 五十九

沛失常者賢以否又何如耶予家食數載忍見時艱自吾郡言之前守張公時峻踰半載而去今君未半載而又去天下郡牧如二公之去者殆未知其幾人求如二公脫然無芥于懷而得合郡之心者又未知其幾人焉韓子云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吾郡二公何古今之人不相及哉諸揮侯作圖徵言以贈因并書之以表二公之賢

送黃伯望序

林夔

予初入郡庠伯望已號前輩慎言寡許若與予不相合長揖外未嘗輕相近一日候按部者於郊未至予



力乏坐偶右伯望曰吾長子不宜然予引退然亦笑其過於類慙後予領鄉書伯望繼之同第庚戌進士同官戶部僑寓又同巷當是時無一日不見伯望見伯望必頌倒後已伯望每謂予予某事過某事不及初聞之猶憤且恚居閒處獨因以自檢蓋有甚所言者百孔千瘡東防西潰且恐伯望之不言矣丁巳讀禮歸始別於乎友道之廢久矣未合也相望如秦越既合也相附如漆膠俯首仰氣不肯輕出一言恐相齟齬比以相全而迄於相失也有如伯望者始能正予以禮終能輔予以義朋友盡若人輔仁之益庶幾乎哉而予繆悠之迹得免播揚者伯望賜也伯望有南方侵事過家奉卮酒為二親壽走謁諸墳墓見鄉之先生長者公府僅一私覲簡書有程車馬且戒行矣群公相率賦詩見素先生冠以序夫伯望群行卓然作者蓋得其實矣而復贅是不腆者朋友之難離合之感也伯望亦有慨於是乎

桐鄉縣志序

李廷梧

桐舊為鄉隸崇德宣德庚戌始分崇德西鄙為縣而治于桐因名曰桐鄉其初為鄉也凡山川道里民風土俗與夫人材物產之屬皆見于崇德嘉禾等誌析

分之後則闕焉未有任紀載之責者正德壬申鈞州任侯仲伊來為縣首會修各志博采與集凡涉桐事者畢讀而識之而又咨之故老考之博信舉真黜謬刪繁就簡允為一邑成書今年春侯以職事至京過予言故且請序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訓誦訓掌地圖道方志以詔地事而知地俗則志之由來遠矣存于世者如州箴黃圖風土記諸書大抵志類也其為言皆約而盡直而覈可以該事實垂法戒非苟作者哉 國家承平既久人文聿興薦紳先生皆得以游藝餘功及於志事然取而閱之其能粹然完美足以追古作者無幾若義例弗當條章靡立或詭言傷正或穢詞損實者往往有之夫本道德而後可以言文具三長而後可以言史志之記事如史而會意惟文弗遇其人焉欲操筆以為文具美觀豈不悖哉桐雖新造之邑然賦貢戶口土產疆里在浙猶可甲乙數而以例于江北則雖方州小郡殆猶過之獨履道綴文之士輔理承化之臣則若寥寥無有相望而起者豈為政君子未能倡而導之歟侯為是舉可謂知所先務者矣繼今以往吏於其上者於是而厲覽焉則不俟觀風問俗自有以備見



乎興衰之微生於其地者於是而披誦焉則不俟稽古攷文而自有以盡窺乎古今之跡襲完富而思保持察俗尚而思因革觀俊乂而思陶鑄詮流品而思勵行悟勸戒而思趨舍感發興起而名宦人材將彬彬乎輩出矣予嘗承乏是邑時則有妄輯而刻于梓者每欲脩正之未能也茲覩侯之成書既喜且愧故不辭而為之序

嘉興守楊公政蹟錄序 前人

曩予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為守也邑無饑饉郡無稅政民皆恪勤于農無有求利於官以干農功者去

之數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必出于公民之感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公云何他守不得與也後予入官于 朝益聞公之行業于士大夫間至於墓隧有碑郡縣有志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誦不可掩者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人誰無之然能善養而充則至于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誘之也公自筮仕以來即捐妻子簡嗜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襟懷洞達正氣常伸茹閭濁不為之驚解焚錯不為之亂調甘辛定震憾而不為之撓非其義萬鍾不足豐

也非其道王公大人不足貴也惠澤之流又足以沾溉群生憑藉數世人徒見其方嚴竣整若巖壁壁立不可狎視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者蓋非一日之故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已不逢徵召不至臨乎其上也非惟提衡推輓之未聞也顧伎害之擠抑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既滿考始有浙憲之擢雖進位中丞又連輒斥環天下列郡數百而能柔言脂軸飾智為恭席禾及温皆接武要地考其所以為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速迥乎不齊如此豈亦繫乎其逢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是鑿石以識歌頌之藪櫛衣以示弗翦之意茲又有政蹟之錄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詔以錄示予請為之序予故備論公之所以繫民之思者如此嗚呼陳生錄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諷也夫

送都憲山齋鄭公巡撫江西序

黃鞏

山齋鄭公之以都憲巡撫江西也其去罷方伯特八年矣鞏於公之出處未嘗不反覆世道興衰之際焉



夫古者逆亂之雄欲動於惡必先去其所忌其不足忌者大抵可說而下也先是逆藩始橫素翁為巡撫獨策其必反稍裁之已不能堪翁致政歸公為庶憲連為左右方伯亦策其必反又稍裁之滋益不能堪遂反噬賴臺章交論天下譁然竟不敢加害然猶傳會以罪去於是無復言及且頌其美者矣浸淫以至於亂尋敗亡 先帝始念公先事之智排難之忠即日擢為四川方伯未幾在廷僉舉我

皇上入繼大統省章首見公姓名若曰茲貞臣也是敢抗逆藩之橫是嘗有德江西之人其長都臺以撫

西人 命下輿論稱惟方公之被禍以去也天下危之曰公其不免今免矣江西人思之曰公平其庶幾復來乎今復來矣士君子惜之曰安有賢如公者而不柄用乎今柄用矣公將何以慰天下之望乎況昔當其難今當其易昔處其變今處其常公之不負天下之望也亦審矣世有以一創而懲遂改故轍者輩蓋屢見之未嘗不退而自懼也亦安敢復以是量人哉公長材與學粹衷勁節在鄉評每以公與素翁為匹今都憲之擢亦與翁司空 召命先後下且復履翁舊撫之地行翁之事世以為不偶然云

送林二山赴夷陵判官序 前人

三山林君以乘之判夷陵也取道過家顧予後峰山中與之登古囊凌絕嶺以望滄海遂遊九峰沂涵江凡三日而後去瀕行謂予宜有言予亦方思所以贈二山遂撫夷陵之故以語之昔歐陽文忠公嘗貽書高若訥爭范文正公事坐謫夷陵以景祐三年十月至明年十二月移光化計在夷陵僅一年而文采照映聲光衣被至今夷陵之山川草木有光耀焉夷陵人相與語猶曰吾文忠公嘗辱臨于此也而凡仕其土者亦往往以前政自詫夫當其時投之險惡之地固以顛踣窘辱之也孰知數百年之後而人更以為榮者乎豈直道之在天下屈之而益伸抑古之所謂賢人君子亦必沮遏摧軋而後能有所成與二山之與文忠同而又適蒞其故所履地人望二山不薄矣二山將不為文忠而已乎文忠在夷陵嘗閱隙年公案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曰美荒遠一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益不敢忽然則夷陵何歲之間固文忠終身造就地也向使不至夷陵則所謂枉直乖錯者奚知焉不因荒遠一邑則天下之事又奚知焉文忠異時接引後進每談吏事而不及文章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蓋得諸夷陵者深矣嗚呼此夷陵之所以有文忠亦二山之所以為夷陵也惟文忠平生可法者多予獨舉此者蓋夷陵之故也夷陵自為邑以來前代名賢宦遊者亦多矣予獨舉文忠者慕其迹從其同也二山二山亦將為文忠而已乎

前陽文獻卷之十終

前陽文獻卷之十一

記

導伊水記

蔡襄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折東會于洛自闕塞始醜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都城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桴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物衆售平人用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而至者悉戴且負久之莫或復也寶元元年今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守西都首圖伊渠之利乃命知河南縣事王益恭巡檢李昭慶迹視其故計費度功以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陽昱總工徒秋八月二十七日始作冬十一月十六日役休納石竹絡以障大川更起隄防擁其來勢及城且五里洛渠橫前不得絕其流而度編木為槽承以石趾架而通之向之戴負者復舍陸而浮矣官寺民舍往往支取其餘澆注園池碾磴為利滋博其年公持節守邊明年以書語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完治勿壞某竊謂近世守官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郡官稱姓名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勢不能施發德惠漬



溉風俗之久視其地其民置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孰去而思之耶公方專制羗虜蚤夜設方略審機勢以攻取決勝為事今乃勤勤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志於民者矣

郭氏旌表門閭記

林光朝

一夫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為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甫之東北隅惟林氏為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衝衝道由是出必立馬停輶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為無慚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所視惟壽文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

而

而

而去以是豪雋馬暗嗟復辯佞雜然人品何所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歲或邂逅一轉臂許是必以處仁為古之人先生蚤時遊大學以操尚稱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僦石之儲及治塋雖故人有所饋不肯受聚土為墳而廬之於其旁塋兆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來下晶明骨潤土脉欲動乃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吊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欺吾子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棹楔門

左右累土高尋有四尺墜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應法復孝友之家璽書具存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其後者雖帶濁不足尚也先生六試于禮部以右迪功郎補潯州司法參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錄事參軍昔者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委禽焉其在他日足跡可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奔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鴟鴞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諱其夢其童僕自外來符然曰先生過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

也

也

也投直萬石君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新故相處也瑟馬如玉鏗馬如金又如冰寒火焦不

五芝亭記

前人

筆末下者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迴從之道阻且長邈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為先生之閭我不出戶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紹興二十一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



日也飛觴臺之東南俱有異產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矍然曰佳哉是所謂煌煌之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困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璧者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為壇聚黃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攜而觀者蓋如堵堵焉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暘之禱畧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熟黍穗十倍陳粟未散而新谷

莆陽文獻卷十一

四

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為樂歲也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為兒童既壯且老矣聞某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島現當其時居人日食四脯東阡西陌相去總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齒以蕃慈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五莖產于公侯之圃歷歷如畫時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為福於天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謠曲為公賀者之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溼丹復一變隱然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

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為之記時六月丙午朔也

艾軒祠堂記

陳俊卿

淳熙壬寅夏四月未嘉林侯仲元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閱數月閩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脩飾聞于鄉里者艾軒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樞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魏科登顯仕甚眾先生之為教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

莆陽文獻卷十一

五

默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蕭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子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願得立為祠官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思而垂後來之勸敢以為請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



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  
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員外郎國子  
監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  
儒生平劇賊 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  
車駕幸學命講中庸 玉音嘉獎賜以金章不旬日  
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  
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三日不起  
天下之士莫不傷其才有餘而用未究也况邦人群  
弟子乎昔楊厚歸健為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為之立  
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人亦為之立祠今艾軒  
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候之政  
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脩復艾軒祠田記

劉克莊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  
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  
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  
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  
太息曰鸞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  
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  
易帥他路事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楊公

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  
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迺  
新祠宇復論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  
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  
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覩  
其以郡緡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祔公  
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九八畝三  
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  
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  
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今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

清陽文獻卷上

七

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辯以陳  
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  
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立云爾  
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  
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  
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  
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  
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  
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  
父實同闕宮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淮東總領所寬廡堂記

前人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人華王公堃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行人也夫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迺取寬廡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寇

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

用惠卿嘉問之徒譏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推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救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弼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未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馬蜀稱趙自是後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酒茗鹽鐵菟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終巧不過籠商賈出郡縣而

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

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弼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況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公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君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擔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

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

百株以廩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考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蔡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興化軍新城記

前人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他州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寢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



盛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幾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眾或謂城厚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庠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

前陽文獻卷十一

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糜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昉於紹定三年之春訖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亦采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盡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元朝懲懷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與其

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勿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詭子罕之朴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為懼以恃陋為戒墨翟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无清苦省達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徇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博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斷其後通守趙君汝駒判官趙君汝茨與有勞焉前人喜守備之固美蕃宣

前陽文獻卷十一

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籍一民貨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願非幸歟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前人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蜀弛于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楮幣萬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谷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糶之歲豐價



平則散諸錢易新谷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  
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  
迭標谷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谷  
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壟  
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  
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  
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  
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  
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  
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  
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  
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  
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  
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  
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  
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  
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  
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  
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  
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

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脩其政無使之壞養其  
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  
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  
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  
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  
名用虎溫陵人倉作於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  
成廳事中敞兩殿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  
陳子願實贊其議蒞其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  
華嚴者曰法均云

仙遊縣學尊經閣記

卓德慶 見本傳

仙邑士友蘇國台輩以書來論曰邑庠之有六經閣  
尚矣歲久屋圯書籍散失歲在甲寅趙貳令汝催攝  
邑事徹邑治之西樓而為是役然經營草草莫宜其  
地功不果就今昭武趙侯適至既謁先聖顧瞻大息  
曰化民成俗必由乎學垂世立教莫尚於經是役也  
長民者事也惡可以已然費浩邑窘安所從給於是  
裁職員會學廡異時之乾沒於官若吏者專委廡謹  
之士尸之暮年得贏貲餘五十萬則曰吾今可以議  
是役矣迺相地度工改作于遵道堂之東偏命某等  
董其役未閱月而告成列楹有覺重啓斯飛周阿峻



嚴延宇宏敞將以嚴六經之藏而以諸子百家之書附焉其下為堂扁曰文會俾某等與邑之俊秀日講道討古其中以相磨礪浸灌又以祭器多戾古制則誦經證典捐金若干易而新之秋丁釋奠行禮慶成諸生克然咸若有得且矜奮曰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侯之賜侈矣不可泯焉無述子郡人也且知侯為深請志之余辭不獲則復之曰聖經猶日月也豈待斯閣而後尊哉侯之復斯閣也豈但侈縹囊細帙之富飾玉軸牙籤之儲魚魚雅雅以是為尊經哉夫經非空言之謂也尊非徒敬之謂也彼明經而

清陽文獻卷十一

利青紫者固陋矣其有業春秋者曲學阿世習論語者附王傾漢學周官者而以聚斂貽中原之禍他如神道設教飲食宴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說以文竊罔上皆經之賊也其於尊也何有諸君於文會之頃相與切磋亦有警於斯乎毋亦以空言視經也不以徒敬為尊也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所聞行所知也如有用我執經以往將有得其一二句終身受用不盡而為名輔弼者有平生力學所得不過三字以為累朝獻者夫如是其於尊經庶幾乎侯聞之作曰是某志也蓋刻之以詔不朽侯名與泌秀于公

族宛若韋素持身居官內外斬斬蓋學有本領者故於為政知所先後如此國台等皆邑善士故能體侯志而翼其成云

寄軒

余謙一

文章宗師曰歐蘇氏歐自瀧岡竣事一迹不至家林守穎樂其風土遂為終焉之計蘇亦出蜀不復歸既欲歸嵩洛又欲居廬山甚者以蒜山房容自詭末年竟歸陽羨以死委先廬樂僑寓捨故鄉留他國詎非通人一蔽歟丁丑寇作吾族之薨連棟接者化而為烟為埃族之人往往流徙奔竄近稍還集顯伯弟於故居一牛鳴地得三間墜屋攜妻子以居一軒明快遂以寄名蓋曰吾先人之廬吾力未能復而心未嘗忘寄於此非敢安於此昔重耳以晉難故奔於狄者五年一朝至齊即懷其安不復以反國為意向微子犯悔其可造乎茲名所以識也夫不更宅左氏所書能復宇周公所頌予聞其言而有取焉莊列之論以身世為逆旅以宅居為傳舍此論行能使人屢檢束而事倡狂舍真實而崇幻妄余又慮夫末流之弊寄而至於媮也故君子於此不敢一日廢吾學伯鸞之於吳貧而寄者也春廡之下禮敬行焉臺卿之於杜



海急而寄者也。復壁之中訓義出焉。乃若遭世亂離。少陵翁于夔于襄于成都所寄無定。在詩自夔州以後。鏗錫屬端。可上媿風雅。循其所寄之跡。攷其歲月而論其為人學問功夫。誠有不可誣者。今顯伯之寄於斯。非他州異縣也。非傍人籬落也。其視二三子之困厄窮亦足以為安矣。人之情當厭亂之餘。則喜聞放達之論。處幸安之境。則易忘兢畏之心。顯伯勉諸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顯伯為余言。將求扁額二字於石。方予予恐未悉其所以名。故為之記。如此以著其心。而又使覽觀自省焉。

將樂縣桃源橋記

黃淵

將樂南劍路支邑也。邑十里南曰桃源溪。古渡也。溪有橋。汀廣平道也。東西行者利之。歲異月殊。水磯橫斷。並溪之民或塗以茅。度以木。繩以筏。夏潦秋霖。茅朽木蠹。筏亦解。拆涉者病焉。今總管李侯士弘始下車。惻然曰。橋梁不脩。誰之過。該邑簿徐某前廣德。踞同知吳某董其事。僧覺德首受役。要絲是有輸財者。捐粟者。助工傭者。索石為址。櫛而方之。醜為洪導。而四之不低。不柝架梁其上。左右堦丈六十有咫。環築以石。直欄橫檻。崇麗堅緻。與若行者如行。九達靡楮。

一萬萬餘而民不以為苦。且勞興役於大德丁未十月。竣事於至大戊申七月。祭飲之日。仕於此邑者。邑之已仕未仕者。田夫野叟。共祝橋壽。余於是賀此橋之遭也。不可不記。

環翠樓記

陳旅

豫章范孟德集賢直學士揭先生之世姪也。其子良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學于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豐城東六十里。楮山在其南。寶林招雲在其東西。漚溪在其北。而浮游之山峙焉。孟德於所居之東為樓。

四楹。以度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馮高望遠。則層巒列峯。拱會聯絡。近則巨木崇竹。參錯翳翳。環樓而觀。何其蒼然者之皆來也。於是先生名其樓曰環翠。且為大書之。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余告之曰。先生亦欲于益務夫德也。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焉。善侯息耗者。不求之於人。而觀其屋室門戶之潤澤也。賢者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哉。而賢者之所居。則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矣。然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徵乎。昔御史中丞。



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晝坐華陰縣廡山翠飛至几  
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余每憶其言則有  
負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諸山挹其飛  
翠而想見其隱於是者亦庶幾若人哉

興化縣譙門記

朱文運

興化縣故為游洋鎮宋太平興國中改為縣初治興  
泰里 國朝皇慶中遷庶業里民屋鮮少市廛晝閉  
長民者類以土狹賦涼邑可臥治而門觀弗飾至正  
十三年為藏吉公監邑之二年令行事舉人和歲豐  
公謂斯邑雖小視古男邦門觀弗作是鄙夷其民也

清陽文獻卷下

十八

既大脩縣署遂改製錦坊為譙門門距縣可五十舉  
武為楹七間斷以巨杉勢以文石廣五十尺有二崇  
三十尺有一面蓮峰背石泃水溪其左清樂橋其  
南綺疏玲瓏畫角清亮而向之山川殊改色矣於是  
鑄壺以金浮箭以水急劑昏折百度悉正亭激之行  
夜當正之讀法土牛之迎春老瘠之觀詔莫不會於  
是至若農音之班則驗察景焉群祀之舉則數刻漏  
焉孰謂譙門徒事夫美麗而已哉民既悅喜相與求  
記於予始事則十三年之十二月也卒功則明年之  
三月也問其材則公以率以倡而民資助有差也問

其功則召之役而官與直也嗚呼予讀班固漢史曰  
戰譙門則門之上有樓也曰巢車曰壘壘木樵雖以  
巢為譙以樵為譙皆樓於軍中以望敵者也嘗聞盜  
闕未福公提兵塞辜嶺游洋晏然無恐今登高以望  
遠惟見夫民之食力不懈也弦歌不輟也非有氛祲  
可望必俟乎巢車之登木樵之壘而譙門之戰也然  
則公之為此也以是為臺門觀闕之遺制而昭之以  
文也文物盛則治教興吾知紫氣三日之祥其將復  
見於此歟公名藏吉字吉祥世以閩閩稱

興化府儒學興造記

前人

按郡志學創於宋之咸平廟宇中峙紹興改創始左  
廟右學者宋高宗御書故為之閣今御書亡而閣存  
其下即戟門是也廟制先聖南向先師充國鄒國二  
公居左十哲則自閔子至曾子東西侍坐豈當特獨  
顏子孟子配於廟庭歟以顏魯思孟坐於南面疑起  
於近代配位距先聖少後而已至正庚寅冬十月本  
道分憲田公九嘉偕二朶公詣學始而盥薦滌濯同  
器田公大斥其非暨釋菜瞻貌象踞階弗寧退而進  
有司而告之曰先聖先師同位禮歟教授葉應禮學  
正陳英觀對甚悉曰非禮也禮猶有類此歟則又曰



舊制堂有上下不過廉隅之殺耳今殿峻而庭夷樂  
上縣者若系下縣者若墜而八音大不相屬矣舊制  
戟門外為靈星弗作門戟法用二十有四而僅用其  
半則又非古矣田公曰噫釐而正之可也顧謂郡侯  
判官迺麻夕曰子前進士也其為之勿讓侯承命既  
糾其贊禮之非者遂與學官度筵之廣深以秩神位  
曰復聖公曰宗聖公曰述聖公曰亞聖公四坐徒東  
西向十哲以次位於其下惟夫子巍然面南而獨尊  
卷衣龍蟠幄帶金絢配享而下皆冕芾斯皇位致孔  
嚴侯又酌閩學近制為墮于前榮夾于兩階去堂庶  
少殺而下可布武春秋合樂使下管鼗鼓崇牙業簾  
之器皆于此乎樹瓦琴瑟石磬之比於人聲者則登  
而樂之懸斯不失其倫矣顧惟儀門南臨大道不可  
重作門但即儀門飾以采籬為戟二十四昭其數也  
侯又俾學官因其署而新之教授有司明誠有堂東  
距道化堂之左云越明年春丁侯與郡長僚佐行三  
獻禮祭服祭器儀式逾整田公按郡還自漳侯率學  
官以其事曰公嗟賞久之惜不獲一詣而去是役也  
費皆出於學縉以百計應禮遂述其本末徵文於文  
憲以記之文憲惟禮之廢久矣古禮尤廢也其僅存

者猶見於社稷孔子然社稷不屋其禮差簡殿堂門  
戟得用王者禮惟孔子為詳詳則於上下降殺之間  
不謹其辯可乎夫正充沂郈鄒之位者禮也為堂上  
堂下之級者樂也門戟之嚴壘洗之繁皆所以行乎  
禮樂也憲官糾其疑有司任其責學官供其事於法  
可書田公以國子生選侯以進士舉皆雅有文宜其  
明於禮焉

東軒記

方正仲字真仲幼名岩  
祖至諸科授海豐縣尉

方公權

附凡方大杜傳

族弟謙吉即東園之東葺數椽居之堂廡略備花果  
成列扁以東軒說者曰震東方也為長子其於馬也

請訪文獻十一

廿一

為善鳴為的願請以馬喻夫馬產於冀北來於西域  
未有知馬首之自東者予以天象求之房為天駟屬  
蒼龍之宿環以東騎騎官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故  
馬八尺以上為龍乾初陽東左為震震乾皆象龍馬  
說文日在木中為義御升扶桑之象君名家駒也倣  
僕權奇如日方升驤首奮鬣宜在天閒秣趙魏刷幽  
燕鳴六鸞從八駟一日而千里也功成名遂歸老田  
園有酒有酒開飲東窓誦淵明之詩老兄與族親賓  
友飲于此一笑相親不亦樂乎

莆陽文獻卷之十一終



南陽文獻卷之十二

記

古易堂記

吳源

五經惟易最古易性先天一畫最古自畫而辭則畫古而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而傳今矣以文王而視伏羲則伏羲之易為古以周公而視文王則文王之易又古以孔子而視周公則周公之易抑又古矣至費氏而古易遂變為今至鄭康成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噫使天下後世不知聖人作易繫易之蘊皆漢晉諸儒之過也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

孔子之易伏羲之始畫卦即字也六畫而成卦畫全而卦已立初無待再書卦名而後顯文王總六畫而繫之辭於其卦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象某卦於卦辭之上周公分六畫而繫之辭於其爻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爻某位於爻辭之上孔子特自為傳非敢亂易之文則於彖傳大小象傳之上皆當有所表而今易皆闕何也自費氏以前四聖之易各自為卷簡不相連文不相襲費氏而後畫辭雜見經傳錯出於是世無古易矣孔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斯言先儒嘗疑之予謂孔子之贊易雖在七十之

年而學易未必不在贊易之先安知非五十時為此言哉易不可不學而亦不可以易而學學易必先知平易之所以作而後可以得易之理必先考求古易之文而後可以正今易之得失予嘗編定古易經二篇以復義文周公之舊傳十篇以復孔子之舊又將著之說以發明經傳之旨顧年近五十日坐斯堂所窮諸事必期於成編而後已恐其有所遺忘也是以見於名堂焉世變方來時事日非而予乃欲兀坐一室著人所不好之書為人所不好之事無乃大迂乎既用名堂則又為之記并志予迂癸卯白露前五日

南陽文獻卷之十二

遊蓬萊紫雲山記

方時舉

南多佳山水出城北十里有山蔚然而九葉者蓮花峰也峰之陽有宮翼然于平凹者紫雲山也洪武己酉冬十一月之望予宗姪履道約諸友會焉繼文好也于時天陰風恬予與朱原大楊原吉步自城東履道抱琴從予過烏石山下出鼓樓坡黃源清竹鄭放德來迎于壽溪之上邀至其家啜茗由田間取道溪橋橋南遇陳本初度橋北沿溪東行轉洋西登山入平林陟峻嶺始履平凹憩盤石上夾道皆喬松鳥磔



磔下上縈紆古磴隱隱聞鍾磬敲抵山門山之僧斷  
江肅客東樓則郭維貞吳元善潘士泰葉原中黃原  
志與宗人用明載道皆先至矣憑軒而望壽溪繞其  
下壺公立于前如端人高士迥出塵表穀城五侯大  
甜諸峯踴躍東驟海外風帆出沒煙雲杳靄之間頃  
之劉性存陳廷賓亦至劇飲歡甚於是吟者論詩書  
者弄翰畫者戲墨歌者擊節迨夕山空籟靜淡月微  
朗原大鼓樵歌水雲數曲鏘然冷然若聞廣樂於鈞  
天也方期旦日捫蘿絕嶺訪陳仙篆石丹井羅漢石  
室而夜半風雨驟作真遊難必心賞遽違感慨繫之

矣嗟乎人生百年間亂離風雨憂患十居八九嘉會  
能屢得乎予與諸君生茲土去茲山咫尺予年四十  
又一始一會焉若陳維岳朱德善陳必大宗兄用晦  
以老病不能會丘伯安陳虛中以遠不及會李叔英  
宋貴誠蔡景辰黃孟仁鄭德孚黃性初釋清源又與  
約不會嗟乎茲會果能屢得乎會之友咸分韻賦詩  
且屬吳原善圖于壁予因記其山水之勝遊賞之樂  
嘉會之難與夫會之歲月于左方是月十六日壺中  
樵者方槐記

原素齋記

前人

余友揚君原古儒而隱於醫者也嘗以原素名其齋  
脩息游之室客有疑其義而問於予曰原古全形哉  
曰形其外也予盍觀其內林林而生孰不有形形本  
無形太初冥冥氣合形聚厥質斯具惟質之始是名  
太素太素之初形與神俱養而勿傷外充內腴七情  
內淫搖我之精六賊外侵耗我之真真耗神衰精搖  
形疲神去形留太素乃漓故吾守吾神于以全吾形  
客曰原古調神哉曰神其末也予盍探其本泰靈鐘而  
動惟神之用養神有道毋真之喪縛我心猿吾真乃  
存繫我意馬吾神乃舍故吾全吾真于以調吾神客

曰然則原古葆真哉曰予得其素矣盍往觀其人乃  
相與造其室則左圖右書原古焚香默坐手執素問  
一卷惟澹惟泊太素之宅惟靜惟清太素之庭素以  
葆真太初以為隣客顧謂予曰是獨善其身者乎昏  
天滿墊札瘥載途其如蒼生何原古聞而笑曰昏天  
滿墊吾將飲以太和之膏札瘥載途吾將醉以至醉  
之醪故不炳熨炳熨而民怡怡不鍼石而民熙  
熙吾將措斯世於太素之天吾又奚秘吾之玄客乃  
仰而吁俯而嘆曰素之義大矣哉微斯人吾誰與歸  
適元吉請記予因次第其語俾函于齋



撫州府學重脩記

柯普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不而學之興能稱 上旨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同跡學舍皆弊陋大懼廢墜教基遂諭諸寮佐以公錢修之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肄業之齋會饌庖廩之所工繕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樓洗墨池皆治以為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慶以書來言曰撫郡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天復二年刺史危全諷立

宋肅陽文獻卷十一

五

也宋慶曆間郡守馬尋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壞而屢有修之者然率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有如今之既完且固為可久也願有記余觀理財聽獄與凡起廢決滯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為才者也然非為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怒而號曰何民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為逸去難而為易者焉興學教士是已蓋人之起居飲食勤作至於修身為 國家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師友之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行則紀綱修明其材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之選得

其士其居常也問問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浩乎不可摧奪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是乎故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褒然為首稱也周君讀經書充精於詩達於政世吏之所趨向者不暇為其棄不務者則先之故朝至郡而夕舉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蓋不得專美於漢也郡之人登文昌之樓以望城東有堰隆然將復合乎則為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政黃震之謂第一流人物復出矣余於是時尚有以頌君者姑為之記修學之成使刻于石以俟

宋肅陽文獻卷十一

六

刑部廣東清吏司題名記 彭詔

國初元風未殄民嗜刑憲時雖放古設六曹稍更刑曹所轄都官比部之制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平四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十二部其雲南直隸陝西部後更曰清吏司凡以厲廉節盛任使也永樂間安南內屬置交趾司又拆雲南四川之次為貴州置貴州司而北平陞為北京始置司後廢合十三司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四人當是時官置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幸支稱行在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



北京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後加以行在又廢交趾而雲南自為司方定都之初百務草創率皆權寓莅事今城隍廟西惜薪司俗呼舊刑部是也正統辛酉改建於此始去行在正陸曹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然其主事僅一人而此則定員三人并正副郎為五人而選任甚嚴數十年來政平訟理君子謂諸公有助焉成化己丑冬予承乏廣東司郎中且二載自愧愚陋夙夜不遑思欲師服前輩之典刑以庶幾其萬一然而日月于征流風漸邈甚或不能舉其姓字者况於擇而從之乎乃謀同寅員外

郎綏德蔡君文瑞主事山陽葉君崇禮三河邢君汝敬平原陳君子義稽諸故績質諸通人得永樂十一年以後自郭公文而下凡若干人或以德望鎮俗或以勤敏舉職或崇學問或明法理或死王事或恬靜勇退行雖不同然其所以師予輩者豈不既多矣乎於是書其姓名爵里并歷履歲月大槩列于素屏以朝夕接覽焉嗚呼繼自今尚其所畏哉毋使嗣來者多前人而於予輩不足也

鐵漢樓記

前人

賢人君子聳轂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

後世豈敢音笑貌所能為哉誠而已誠積之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宋至元祐號為多賢溫公在致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為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猶再實之木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虐群賢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實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肆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

所能為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為賢然畏忌之以為阻吾為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委裘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為守殿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邪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于時再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詔何足以知



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始終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假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吾無作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遇京又連七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猶者或惧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談笑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槩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

蕭陽文獻卷之九

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茲郡人士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用斯人

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 前人

城隍廟何祀一郡所司保障之神蓋后土氏類也今凡官寺皆立后土祠郡若邑皆建城隍廟其義一而已矣人庇乎神神倚於人之所行不負幽明則默與神符吉無不利自有得福之道焉苟孽自己作獲罪無禱則冥冥之中似主判者之我棄矣非為人敬慢而故施愛憎驚動以禍福也地方升降盛衰之機

大約因人而致其類是夫興化府城隍歷代有廟國初因之號神為監察使民由之而不知蓋其威靈陰翊王化是猶神道設教之意也後止稱城隍之神 詔頒示天下蓋正名定號以一民聽是乃敬事無諂之戒也廟有塑像見者肅恭先儒論山川之神難於像設則此城隍之像若亦可疑嘗細評之今夫隆者為郭窪者為池四環而高深固為城隍之像矣然人之仰畏不于其形而于其神既神目之則必想其容儀思其動靜精神會聚靈感斯通切意蒼蒿悒悒中若有接於視聽之頃其神之昭著乎塑繪從之

蕭陽文獻卷之九

而生殆所謂義起不得專以高深狀之矣神之廟室創自洪武庚戌修於宣德庚戌堅久壯觀惟抱廳未備月臺未闢及門制卑陋廊廡淺隘歷前政未之有改每當舉祭或遇霖潦內外湫逼吏長苟且具事神罔顧歆郡以不寧弘治二年冬郡守丁侯鳳儀朝正于京同知府事仁和朱侯士容新視篆謁廟揚然自計曰神明所宅過陋失中匪儉祗辱府雖貧不可不先治是然亦不可斂怨于下乃即罰贖之入節公用之出矢心弗他久而益虔買石市材鳩工命徒以來歲庚戌春興事蓋廟始建至是恰十周星矣理數還



復衆為嘆異適蓋王侯存敬代為守饒平翁侯存  
道補郡推相與從史之踰年落成殿廳前增袍五間  
兩旁增貳間皆形如捲蓬加開月臺為尋者二東西  
廡舊十間今南北各增間一後增架一前中各建一  
蓬室甬道橫其前總亘上下外為大門增舊為三甍  
牆兩端如眉中為次門循舊為三而增建屋六間左  
右連甍屬于兩廡丹楹藻稅曲欄堅礎凡几案器皿  
之屬一新如儀周阿峻整寬可容衆幽可避氛遠望  
即觀稱神居也當祀時守佐率屬行禮政平人和神  
心悅懌屢降休徵于今四載歲獲豐稔家用平康于

莆陽文獻卷十一

十一

歸休見之喜中書舍人林君季厚及諸士大夫請曰  
此鉅役也宜垂後蓋筆諸碑遂持書而繫之詩曰  
赫赫城隍主司保障祀典有嚴與情歸嚮福善禍  
淫執樞默相不言而化旁乎遠暢廟貌言言式示  
崇尚門廡不稱曷為氣象賢侯戾止有作斯倡輪  
奐鼎新神居益壯祀事孔時錫我嘉貺歲有常稔  
人告無恙報施罔輟功用莫狀左賢右忠並峙郡  
望尚佑來者無早多讓

王修撰墓記

周瑛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脩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仕建文朝為文字官素有氣  
節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死死時嘗自  
為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  
於來世又賦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  
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經肥甘空  
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  
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  
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

莆陽文獻卷十一

十一

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  
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  
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  
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  
撰王公原采之墓又為文以祭之曰嗚呼先生之學  
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  
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浩歸全乘雲翻翻我懷先生  
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遠致鶴與神其來歎  
蓋原采嘗薦士奇建文朝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  
墳墓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



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縉紳及官茲土乃以特  
羊祭於墓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原采入廣德  
未久 車駕渡江群臣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  
部尚書齊泰來奔遂濟歸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  
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事之不亂殆由素養非若一  
時忙迫失據計出無聊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  
其行義之篤固有 聖朝所不諱者乃為脩治其墓  
拜述其事以告後之人或議曰天命已定人心已歸  
子表章 先朝舊臣非罪耶瑛曰凡忠臣義士皆各  
為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 太宗

則忠於 太宗也必矣況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 高皇帝  
所培養之人物也辟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應候  
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  
取彼也議者謝曰子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鏡諸

洗心亭記

前人

姚江之上有華氏世以讀書聞華氏佳子弟曰福福  
字廷禧少讀易廼取易大傳語名其亭曰洗心成化  
甲辰舉進士丙午出知臨川縣臨川撫鸞也于時  
為撫長吏廷禧每以政事相咨稟道術相訪問有相

成之義焉明年丁未予改郡鎮遠因請記其所謂洗  
心亭者嗟夫自九師說興而易道以晦學者遂不識  
心亦孰知所以洗夫心哉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見  
者曰著曰卦曰爻蓋圓而神者著之德也方以知者  
掛之德也易以貞者六爻之義也此三者潔淨精微  
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寂焉而莫窺其  
有感焉而莫測其用隱之至也學者要必先有以探  
陰陽之蘊通神明之德窺見天下之至隱以其潔淨  
精微之教洗吾穢濁雜亂之私然後用神以合著用  
知以合卦用易以貞以合六爻之變而於天道無不

前陽文獻卷十一

合矣是知聖人所謂洗心者不待洗而洗也學者洗  
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華君勉乎哉三古  
四聖之心其緒微矣王輔嗣韓康伯輩岐天人而兩  
之而以茫昧荒忽談易遂使經生學子無所依據以  
為所自入之地識者恨之程子曰體用一源頭微無  
間朱子曰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吁至矣微程朱氏吾  
誰與歸亭在華氏居第之左偏高若干廣若干無雕  
刻藻繪之飾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記作於  
予改郡之明年三月二十有八日

壺中丘壑記

前人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季弟敬叔來視予一日入後圃循讀驛臺而東見有礪可伏莽中者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水藉此為山凡諸形勝可不驚遠陵危而得之矣予曰善乃稍稍為正中峰分左右麓伏者起之滿者虛之對峙者差互之直往者迂迴之於是立者為峰側者為厓深者為洞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後歐陽子所謂鬱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成復杵地而窪之覆水其中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誣耶季弟曰世固有以小為大者越人賈汝易嘗言其郡有

蒲陽文獻卷十一

十一

秘園湖僅大如椀此之為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昔王龜齡嘗記其第所謂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予登焉見夫所謂山者微尖寸碧掩映林麓宛然如對太山華岳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蒲涯岸恍然如臨震澤洞庭因題曰壺中立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天天下事有實體可據者是謂之真無實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有以幻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者以真為幻此妙識也妙識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於有故不知夫所謂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非也是蓋

有所纏繞強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於天下也不離物以自高不嬰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季弟作曰因丘壑之談而得處世之說請書以為記

重脩蒲田縣儒學記

前人

蒲置縣自陳始置學自唐始唐學建置歲月不可攷而前志謂夫子廟額唐張九齡書故知自唐始入宋始建郡郡學建置修造歲月姓氏歷歷有記可攷而縣學無專記 國初吳四輔源及近時林都憲俊皆有學記然皆修文廟而以學附見非專記也今考其

蒲陽文獻卷十二

十六

大較宋紹興二十年教授徐士龍改造軍學而附縣學於文廟之東偏歲久傾敝元至順二年辛酉乃遷建于薛公池上今學是也 國朝洪武初知縣任益上文焯相繼修學益造明倫堂及大成殿文焯創造後堂曰進修及新會饌堂建櫺星門與夫米廩此其最著者也夫縣學始于唐重造于宋遷于元修于國初亦多歷年所矣凡物久則敝敝則更更而復始恒有待夫人焉前守王公弼修文廟已議修縣學未就而卒今守南陵陳公效繼來而一時二守南海談公經通守順德曾公師孔節推金陵羅公鳳亦相繼



以來是數公者皆出身科第留心學校無異同者時  
饒平陳君憲定掌教事於榕江言泰分掌教事乃以  
脩復縣學為請陳侯慨然曰吾責也遂款縣吳侯遠  
以進士知縣乃籍官帑所有上之府得本府縣共經  
畫銀二百二十兩前推官詹公權經畫銀七十兩邑  
有義士曾崇賢者嘗捐銀五百兩置租二百五十石  
以供部縣學費至是稽其租入得銀四十二兩陳侯  
擇監護屬公可者謂莫若曾崇賢乃委崇賢弘治辛  
酉建明倫堂五間大門三間東西廊各三間堂下築  
月臺臺下築甬道壬戌又作後堂五間穿堂一間及

清陽文獻卷五

十七

即諸生林慎黃文舉所復射圃地作號房以宿學者  
共二十二間末有顯道式穀二齋後人易以進德修  
業建講堂之後前教諭程君鳳儀苦其隘昧乃別建  
屋于薛公池東西東為進德齋西為脩業齋移洪武  
中知縣王文焯所建詠歸亭於修業齋之前復建亭  
於進德齋前曰樂周以擬夫詠歸焉者戊午歲雨不  
止池水泛溢亭傾齋圯至是繕治復舊規焉學成衆  
謂不可以無記二文學乃來徵記於瑛瑛謂 國家  
興學校作養人材以孔子為法孔子述典憲垂教萬  
世以人倫為大人倫匪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其日也孝慈仁敬摯別友恭信義其道也易詩書春  
秋禮樂皆其具也具在是矣必相與講習辯論其道  
乃明道在是矣必相與體驗踐履乃有諸已此人倫  
所由進治化所由成也若微虛文以售于有司媒利  
祿以詫于鄉里此非孔子垂憲之法亦非 國家作  
人之盛典也瑛於縣學方疑所自始今日修復而大  
之者知自陳侯始改敝軸更教夫人者請自陳汪二  
先生始

寒栖館記

鄭紀

武夷之山環轉九曲溪流因之曲或三峯四峯或五

清陽文獻卷五

十六

峯九峯凡為峯三十有六皆奇石險峭拔磽礧不  
類人間境天下山川不可盡知在閩中則此其第一  
也宋大儒晦菴先生愛其幽深靜寂不襟塵世乃築  
精舍于五曲隱屏山下以為講學校徒之所九曲適  
中處也視諸曲山水頗夷曠衍沃而奇古過之舍之  
旁有堂曰止宿曰仁智齋曰觀善館曰寒栖塢曰石  
門亭曰晚對曰鐵笛庭廡內又有丹爐藥竈溪岸濱  
則有釣磯漁艇布列左右一時諸儒聚會講道遊息  
著經釋傳上復孔孟下輯周程繼往開來自周而下  
僅一再見實闢天下萬世斯文之命脉亦武夷山川



一時之道遇也先生歿精舍而下駁以頽圯 國朝  
正統間先生八世孫詢等復建書院三間于故址像  
先生其中左右各翼一室自隱求堂而下則藜藿焉  
成化間崇安張君銳又建屋三間於院庭之左以為  
士大夫拜謁者更衣休息之所方成未扁而去癸卯  
夏五月紀與鄉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同起告中  
上京師舟過此山之下因晉而舍菱馬是夜宿于張  
所建屋中時正三伏村民家裸於床者汗猶浹席紀  
與林對兩榻榻有帳有褥紀初施單衾繼加以夾夜  
半又襍他衣林則由夾而旋加綿猶不見溫暖氣翊

蒲陽文獻卷之二

一

早紀謂林曰是屋正先生時所謂寒栖館也林曰然  
遂拔筆為書之扁于屋之中間使紀為之記庶見者  
有所感而隱求諸堂可以因之而復焉紀以天地之  
氣動則為陽靜則為陰陽為暑陰為寒則寒實靜之  
所生也人靜則此心虛明不汨外擾聰明睿智皆由  
此出由是而制群動鎮萬躁無施而不利所謂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先生學集大成足履實地  
入經筵格致誠正以勸講出郡邑孝弟忠信以裕俗  
儔然為千百世儒宗非自靜中得乎紀輩未脫炎暑  
三瘡瘳之頃受教深矣於是乎書

固安縣重修城隍廟碑銘 陳音

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寰區詔中外凡淫祠悉皆毀撤其  
嶽瀆城隍山川社稷之屬稽典禮所宜祀者則正其  
位號令有司飭其壇壝而歲祀加嚴焉固安縣隸順  
天府為京畿大邑舊有城隍廟在縣治之北歲久將  
傾制且卑隘成化丙申邑宰滁陽朱侯善之來下車  
謁神心愀然不自寧顧政未洽於民未敢遽勞以役  
乃殫心撫字以為民興利鋤害越明年丁酉大旱  
神而雨又明年戊戌雨潦河溢禱神而水患息民既

蒲陽文獻卷之二

三

戴侯德沐神休侯心歆經營顧歲未豐登不欲事土  
木以勞費乎民會水泛大木浮而至者數十章民又  
有掘地得瘞錢以白于官者侯顧謂僚佐曰治民事  
神政之大要今此之物上不耗于帑藏而下不俟斂  
于民構神祠以答嘉祝維其時矣乃諏日度地鳩工  
伐木侯又率諸僚各捐俸以贊襄之適蝨傷稼侯心  
憫焉禱諸神一夕皆莫知所之尋禱雪復稔應民  
欣忭爭趨茲役經始於己亥春至秋而落成焉臺砌  
增崇殿宇增廓門廡森嚴垣墉堅緻黝堊丹漆煥然  
推新過者咸拭目而加敬敬矣先是已為神樹棹楔



榜曰顯祐坊以臨通衢廟之右舊有八蜡祠亦重葺之其左為道院俾羽流宅之以事灑掃拂拭俟既刑狂告成父老咸曰是功不可泯宜有紀以昭示於後之人乃走京師求予文于石予為述其事如右而系以銘曰噫嘻

皇明統有萬方剖符分土重閉固防因丘為城墾地為隍皆有神靈默護其疆矧茲固安 輦轂之旁神祠弗飭曷稱瞻望朱侯初宰顧力未遑化成政洽絃誦琅琅迺新輪奐迺翼宮牆歲時禋祀於薦牛羊神祐下民時雨時暘大功不宰遐邇播揚勒石昭遠曷云可忘

云可忘

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 黃仲昭見本傳

永樂丙戌莆郡學嘗立進士題名之石閩叅政瑞安楊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參錯並列歷歲既久後來者無所於書今教授廬陵王君鑄謂茲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風厲後學不可無繼也乃謀於郡守貳諸公折進士別為一石考其履歷大槩而併刻之仍以楊公之記并其首復樹一石專勒鄉貢氏名而屬仲昭為之記仲昭世莆人忝與名茲石亦欲有以告鄉之來者且自警也遂不敢以不文辭敬記之曰

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貞元然迄於五代僅十有三人而已宋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餘人其間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輔者六人有文武拜魁首有魁亞聯擢者其盛極矣然此未足深羨也仲昭獨慕其時元夫鉅人相繼而出為宰輔則相業光明宗社嘉賴為諫官則議論忠讜夷夏知名或侍經筵則盡啓沃之職或司民社則效撫字之勞臨大節則蹈鼎鑊而不顧決大議則觸權奸而不恤有倡關洛之學而不變士風者有紹考亭之緒而深入理奧者雖所遭不同所就亦異而其純

莆陽文獻卷之二

三

正篤實之學崇偉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當時稱吾莆之盛有曰地不大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謂是歟有元九十餘載俗淪於夷豪傑之士出乎其間者亦衆矣然終不能如宋時諸君子之盛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汛掃萬方乃更定學校科舉之制作新人材用臻至理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有餘年于茲莆之歌鹿鳴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姪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近中外巨工有以清修端謹奇偉磊落名天下者往



往多莆人也其復宋時諸君子之盛殆亦權輿於此乎亂是登名茲石者皆當為莆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諸古之所謂循吏世道隆平則崇禮讓勵廉恥表然立天下之執範萬一不幸則抗節義死忠孝毅然樹國家之楨幹使

守株記

鄭瑗

涵江陳君幼業儒頗有志取科第既壯忽慨然悟人生適意之可樂而區區軒冕不足榮也遂取韓非子釋耕待兔之旨著號守株子將隱處終其身焉君之言曰天下之事無其理者不可徼其必得有其理者可以覩其或得鑿泉於地出火於燧隨取而獲如探諸囊而賈諸市者惟有其理故耳若鑽燧而索水坎地而覓火即不復有是理矣故宋人守株而待兔世所鄙笑以為迂且拙者吾意獨不然以株為無兔則曷為昔者之獨有也夫以昔者之獨有庸詎知繼是

之終無也然則株之有兔不可謂無是理明矣既有是理雖窮日力以須其再獲亦不可謂大惑也以為天惑者時俗計功欲速之心也一有意於計功欲速則詭遇以獲禽舐痔以得車蔑不為矣吾非不知為是也顧有所不屑焉無寧守吾株而已矣兔之獲不獲非吾所當預測也其友鄭瑗聞其言而趨之曰篤哉守株子之志也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徒取其有志爾焉求其必得哉昔漢陰丈人非不知鑿木架梁之便也而卒不憚於甕汲圻者王承福非不知薄功厚享之逸也而竟不更其素業居易以俟命固君子所

取也守株子於是乎賢於人矣因稍緝其語遺之俾歸以為記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巖名教乃爾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偽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敦可祀



他日藍鄂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有先于是者乎常惟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人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濱具在祀典

金甯陽文獻卷十一

潞公所修益州江濱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偽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覆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父子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無赦者況于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祠以嚴討蓋之端道之大關若此無

謂然乎哉是秋仲月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槎村范氏祠堂記

前人

范春秋時晉士會采于范遂因為姓至履冰相唐以顯其後居嘉州則文正忠宣文肅居長安則忠文石湖尤顯者居豐城自平始履冰六世孫也子姓繁衍散居殷墟上郊槎村同庄富銅赤塘縣緋登紫至清敏為盛槎村派也入國朝州守衷察使鏞大參鏞父子第進士修譜建祠衷志也譜屬鏞鏞成之祠屬鏞力未逮也鏞之子貢士珪又成之助以祭之租百石計族之田盈畝十其升出之以供祠費董以族之

金甯陽文獻卷十一

主六

材者七人正德戊辰祠成奉平主于中始祖也先祖則各虛其主祭之日題紙附之畢則燬懼僭也始祖祀以冬至大宗主之先祖祀以立春各小宗主之祭畢舉族燕數百年曠祀續之今盛事不可無記珪既令吾仙則請於子禮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唐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一庶人祭於寢宋王亮封議平章事以上四廟副相政府至東宮少保三廟餘皆祭於寢廟惟襲爵嫡子得祭子孫官微不得祭事竟不行夫五服貴賤同之限于廟則大夫不得祭高祖士庶人不得祭其祖伊川謂有



服皆可祭一廟寢廟無害祭高祖晦翁以為得祭祀本意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亦據行之後疑近禘祫而廢議者謂伊川以義起重本也晦翁以疑廢明分也然禮從宜從伊川也記大傳士大夫大事祫及高祖則未嘗無祫也先代始為飲食亦祭而始生不祭非人情似未害為禘也夫物品之豐殺貴賤自分因心孝敬其未始異也惜宋已無定論伊川謂無可考子惡敢臆說哉然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合族非祭無以致其聚故先祖始祖之祭族行之所謂無可奈何之法也而易廟名祠同堂而異室則

亦不失祭寢遺意而范參以專主暫主名分尤嚴蓋又合程朱而折衷者可為族祀式矣然有屬者渙則萃萃則觀將無多行可法與已不自愧而人愧之者乎與斯祠者歆均此而無彼也載德象賢又將無私淑文正忠宣忠文為烈者乎若石湖間有餘喙則斯祠也崇對越聯疏成廣孝愛寓規箴可無敬乎可無畏乎范嗣茲益有聞矣

陳先生石齋祠堂記

前人

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命甘韋伯以老薦書連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竊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秋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推埋肱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兩澤枯水炮燭風奪炎其盛矣乎先生歿于有四年內江高君大和以名御史來按部惻然曰大賢君子身之所生政之所臨與凡過化之鄉莫不有祠表先民崇道化也先生白沙之祠顧獨無立非曠典抑非吾人責

歟謀之大叅黃君伯望僉憲王君

為立祠堂又

求先生故嘉會樓而修葺之舊門下士為市田合若干畝以充祀價侍御君以俊得先生知書來屬記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矣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右臉有七黑子開穎絕人舉于鄉棄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末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陳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天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



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酒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指施之大致于是具矣侍御君首及是舉其風神意氣有相感乎二君相成亦具知其趣矣正德甲戌春仲甫晚學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必齋記

前人

查君原博在童孺時獨檢押不狎戲尊府主事翁一愚擇所宜諸子授之遣從祝郎中惟貞遊祝君遠大器之學成取進士為主事吏部上其績 天子褒嘉

前陽文獻卷五

七

之尚加必懋見之制詞者如此而一愚翁之義方祝君之心授率無易于此焉君取必以名其齋以上本三事之訓以持循而致重也視臬吾閩謁于雲庄求記君樸訥沉末剛中而柔畜實過於華有必道焉按必慎也以侈對則約以怠對則敬滿對則謙踈對則密夫約則鮮失敬則吉謙則受益密則不至害成蔽以一言畏而已慎所以繼畏也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畏也修省其慎也君子有所警慎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有周身之防有克治之勇有制事決幾之豫有所畏有所慎也無所

畏惡不至哉自夫淫管飢飽勞逸之無節病入之然受實腴理固元陽始不慎而終慎也抗懸流爭怒峽曲折以濟如砥之川而舟溺焉險則慎慎則濟夷則不慎不慎則不能以濟戒慎之功其容斯須離耶治身如治疾防欲如防盜臨事如蹈虎涉冰如張機審枯無敢有苟焉耳夫然後存省功密日改月化優入君子而無難若處若顯委時命而聽之無容心焉核奇節還古風發處炳之文以茂弘光偉之盛誰禦哉君曰謹受教

兩浙提學書院端範堂題名記 陳仁

前陽文獻卷五

七

分職廉訪觀風類爾所署以學名所寓以書名所出政以端範名名之學之書有所因也不覺為異名之端範無所因也若高以自標然有所取焉且自懼懼人自強強人約 聖諭端揆範一言以蔽期弗違乎崇養至意然則以是標為目以紀其人而名之其有弗與者乎我 國朝誕興文教作成士類崇文學祿以師承之至正統時復綱維是南北二畿以御史各省以臬司副使僉事授之璽書深惡喜事侵職之臣弗與之俾專且重專則難徒自諉重則思強其力以求勝要之無忝厥職則固有在焉故於視事必高



門牆闢一路庭以肅進趨以恪藏脩今茲備美始于弘治己未亦既立石以歲月之其總臺署次先有刻名石亦既爵邑除拜參錯群宋則矣復何為乎是題義固有取無見為重復也昔在儒先文獻是崇金石有言厥惟舊矣其見於名世之賢則凜凜乎指議忠詐直回三四語後世踵其事因其意政不必家自論議夫標其人不顯暴其跡至繫乎人心之公醜好自別以榮以辱以予以奪則又不可移易是亦厲世之一端也今之所取則不盡然前乎吾事其事者嚴實俱稱無不善可議後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

善可議前者既賢難乎為後後者亦賢難乎為前此吾恒乘乘馬俱夙夜祗畏無敢自暇逸也或曰子以子之前嚴實俱稱固矣後乎子未事其事曷從而知之曰吾以吾之前之賢而知之其性同也吾以吾為前之後而懼弗稱則又知之其心同也吾曷為不懼乃若磨礪雕鏤鱗次宿羅則援據前修而不為異備值監觀幾萌激奮則義善將來而有於同若但云醜好並彰彰瘴是寓則皦皦無補污缺而指摘疵疵洗索癥垢則亦何取於是刻哉此予之意也此石之所以立也

重建烏巖灘伏波將軍馬侯廟記

彭甫

字元安成化辛未進士

弘治己未冬先總督鄧公有亭廣州還道橫州至烏巖灘謁伏波將軍馬侯祠慨其圯壞遂以軍門餘貲屬先知州事俞文煥為之且命索記於予明年公歿文煥亦去而其事未究也又明年辛酉予試士于橫今知州事何璋進曰伏波祠且完請記歲月以圖不朽且以畢公志焉按漢史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徵二反寇略嶺外而侯以是時拜伏波將軍督樓船由合浦緣海而進隨山刊道破賊于浪泊上尋斬側二

傳首洛陽又擊敗其餘黨嶺外悉平侯之封自茲始也侯所過郡縣輒為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德之為之立廟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然廟不立於郡邑而獨於山川險急舟楫往來之處蓋侯為人慷慨明爽必於是乃可以安其靈且俾四方之人自是過者皆有以知侯功不獨一州一邑之人知之而已或者昧其本旨以為侯之神利於濟險舟上下懼天勢往往匍匐乞靈以徼一時之幸其配食左右又皆淫僻之神其為媒濟亦甚矣夫死生禍福自有定命侯能奪天之命而移易於其間邪况生為正直臣死當為正直鬼苟不



問人善惡徒以禳禱之故輒陰祐之使之去禍就福是  
豈侯所為哉若夫歲時饋奠牲醪豐潔廟宇崇奉此則  
食土者之職所以報侯而不容或慢者也是廟以某年  
月日始事越某年月日告成規模宏爽視前趾有加而  
簷檻矯舉丹堊鮮爛又皆昔之所無松桂幽陰塵寰  
迥絕侯巋然南面凡非祀之神一切屏去灘舊以鳥  
巒名今從宋慶曆間知州事伍粹更正為鳥巖云

蓮峰石記

陳伯獻

出莆城西四里許有山曰象峰自西南數千里博換  
而來其支為太平岐而為梅峰為烏石而城峙焉莆

文物之盛廼山之鍾也山之腰為石室其巔則有石  
如芙蓉高數丈袤數圍辨纈突崛朵蓋亭聳清而奇  
幽而壯離列而坐可十人石北則山坪有田數十畝  
子貨之因築室以居時至石上盤旋忘歸石常蓄雲  
霧或值冥晦則茫然如汎太乙之舟駕鴻蒙憑灑氣  
與造物游天朗氣清俯視城郭村溪畢效于前若垤  
若穴若簇若練若聚米若堆瓦聚睫而望大海橫于  
東鳧山環乎北壺公峙于南縈青縹白莫窮其暨然  
後知是山之高峻為莆之宗而石則山之宗也予嘗  
質諸士夫或有未知者或知焉而未之奇奇焉而未

之至其至者樵夫牧豎耳樵夫牧豎至之而未知知  
之而未奇然則知之奇之至之者非予其誰歟予又  
謂是石有君子之道三焉其聳峭拔起下伏諸峰則  
有特立不群之操其煇燁如蓮不為仙翁佛子之宮  
是有潔身自隱之義其為文物之宗能使士夫不知  
而不奇是無競名表襮之心皆可取也使其置諸中  
州京洛之間吾恐薦紳遊客嘯歌吟眺敷揚讚嘆之  
不暇大華不能專於雍九華不能擅於池矣余棄於  
海濱而雜群峯之困宜乎人莫知而莫奇也予汨沒  
於時蓋深有感於是者遂為之記

遊西山記

高江字正此弘治癸丑進士

始予抵京師則聞西山之勝雅欲遊而未暇也今年  
夏姻丈周章甫邦立二先生將南還乃拉予及陳玉  
疇柯其孝尚彬三君子約以五月廿三日偕往而托  
錦衣陳廷爾先彼供具偶廷璽之甥吾鄉林華仁亦  
會焉凌晨騎出阜城門里許外皆沿溪行林木掩映  
恍然如入江南西抵大潭涵泓渟瀟色深如紺上有  
龍王祠旱時禱雨處憇道傍小庵見壁間有次尚彬  
之尊甫學士公詩者因記其韻又數里為西湖荷尚  
未花而葉香襲人雜以蒲荇葱蒨可愛有鷗鷺數群



來往水際如與遊人相狎湖之盡為功德寺外有三  
廢臺問之知為元人遺趾主僧出迎禮甚恭因隨詣  
諸佛刹循兩廊行壁堵繪畫俱極閎麗登浮屠頂東  
望城闕隱隱如雲霧中出從前堂有松栢百株拳曲  
樛結風籟冷然又里許為華嚴寺鑿山為洞上下凡  
五處深者二三十步淺亦不下十餘尺有石榻可坐  
於避暑最宜然地陰氣溫且幽且熱絕緣久之莫不  
眩且駭山下有泉散出亂石間噴薄沸涌少遠乃戛  
而長演迤徐去手掬飲之其香冽異他處寺僧云中  
宮間取以供御日既中廷璽乃就僧舍設饌酒酣或

奕或射傾倒直率滴而下宣彌特後攝壺於旁之王  
泉寺登望湖亭歷呂公洞其間為經黃之廬者五六  
處皆面水依山相比而居其景勝大都不甚相別是  
夜還宿於華嚴明後西行則石路崎嶇十餘里乃  
抵香山山益峻招提在絕頂麗麗與功德寺相峙下  
有泉甚剽疾因泉為池飼金魚百餘尾投以餅皆出  
浮水面其南傍有丘巨石二對立垂首瞰如蝦蟆狀  
石下二井相去丈許水深才三四尺俯手可得望見  
底沙石歷歷可數不竭不溢近寺之家取給焉亦靈  
泉也蓋自此抵城三十里二日之觀惟此為最聞其

上復有元通寺尤奇峭而僕馬已倦且西北有雨意  
不可復往遂舍舊道取捷而還足行凡得詩共若干  
首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茲遊之不虛  
焉耳二周先生因哀而錄之而以記屬予夫山川之  
勝亦因人以傳往時右軍之蘭亭安石之東山六一  
之醉翁亭皆僻在一方而至今稱之以有三若人也  
是山獨雄峙都下四方之文士至者無不遊遊則無  
不賞且歌詠之其為遇當在蘭亭諸山之右然自餘  
年未有以人稱者豈以泛而不專耶抑未值其人耶  
因附書之且以待後之遊者必有為山靈解嘲也詩

中有間字韻者皆次柯公今年為弘治戊午歲以遊  
之後又六日此谷野人高某記

林氏錫封記

李廷梧

正德己巳四月今參軍林毅齋先生獻前明天通判  
三年之績于朝既考最還職吏部復以推恩為請  
制曰可於是封母姚氏為太安人是歲臘月望爾壽  
至簡時太安人壽七十有七乃大合娣眷拜迎如禮  
翟冠朱服坐堂上開宴受賀酒再行客酌而進曰惟  
太安人朝夕劬勞訓迪厥子宜其有茲榮請以為壽  
太安人歛衽對曰嘻匪于克顯繁廼父之訓惟恐不



率德迪善曰為可繼也才可輔世長民乃止一校始終敦學罔敢怠膏馥及人曰吾後世其興乎囊橐枵然而載軸盈架曰惟後之貽今 天書臨門顧弗逮諸君乃以慶予予何德之承客曰惟父母於子也雖均於教不能必其成子於父母也雖均於養不能必其壽參軍清雅該博檢身如處女宦轍所至咸能展采錯事士夫之望歸之是雖先府君寵靈亦太安人協輔之力也太安人懿則茂著榮壽並臻是蓋天之所以勵世旌淑 上之所以命德勸忠非無脛而至者矣顧猶謙讓弗居何耶太安人聞客言詞色漸怡

蒲陽文獻卷之十二 二十七

客又進而言曰吾聞福輕如羽莫之能載太安人中年喪所天調辛甘定震撼以待天道之終定凡不足於前者茲將補之而靈承謙受不懈益虔參軍翌翌小心壯老一節予以戡滋至之休將見天之錫嘏也俾臧俾熾 上之錫命也至再至三且使世之為母為子者皆將於此是乎觀德觀孝矣太安人輟然笑曰諸君！進予於古之道敢不拜嘉雖然遠聞者忠也惟諸君終教吾子俾敬共厥職以未綏 天子之寵命乃受爵成禮而退于時家君省庵先生於太安人為甥亦在賀客之後因書命廷梧曰小子識之客之

為詞也婉而大信而足徵太安人之為志也思而不二肅而有禮語曰匪交匪教福將焉往廷梧受教惟謹具載于簡錄其副遺林氏俾志家範

蒲陽文獻卷之十二終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

奏議

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

陳靖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內游雷成象正位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惟賓寮之具爾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群籍冀有確論上贊昌朝粵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之或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之典則曰延冲人者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裘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

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此可以發知理於內也伏願 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泐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傳體二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屬亦共實於守成又惟 陛下頒列藩房夙昭聖範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潛已重暉而合照故 太宗皇帝英心奮斷大畧制權謂六傳而可虛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已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

弼率求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傳者是保傳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觀唐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傳之名未聞泐革之制臣學誠寡陋罔測津涯伏乞

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召秉鈞之元輔計之久長庶使左右周儲賴旦奭之耆德羽翼漢室躡園綺之高蹤上符 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當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案禮經而愧晚封章言事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

表臣節之有終倘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請增置諫官書

蔡襄

臣伏見 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損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 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 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 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



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掖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迺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奸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奸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奸名哉若避奸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河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

蘇詩陽文獻卷十三

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鎖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皆以之謂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朝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奸名

也容容默默無所取規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奸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之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推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臣某冒死再拜謹上

蘇詩陽文獻卷十三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前人

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月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太平者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日亦少懈已而西羗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集戰屢敗饋運賦歛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安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陛下奮發剛斷博采物論援拔而任之人人歡欣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譏間或徇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護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之病勢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倘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

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耻法乾剛夫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之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某昧死再拜謹上

上哲宗乞寢罷編排元祐臣寮章疏指揮

陳次升見本傳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頃至再瀆天聽臣嘗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審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

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矣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矧今御史臺榜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指榜示曉諭



臣庶可友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  
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紹聖三  
年正月

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前人

臣伏觀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  
究驗證左甚明而 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  
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  
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 陛下廢  
之咸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嘆也蓋以所治之獄  
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猶不預

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  
非若臣下一言一青廢之遂之不足深恤自古獄訟  
皆付外庭未有官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 陛下  
特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  
下後世譏笑臣欲乞 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  
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  
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  
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施行紹聖三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徽宗封事

方軫見本傳

大觀元年月日 太廟齋郎方軫奏伏惟司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  
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公視祖宗  
神靈為無物玩 陛下如嬰兒持紹述之說為自謀  
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恐嚇天下威震  
主上禍移生靈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護寸祿不  
敢言顛倒紀綱恣意妄作自古姦臣未有京之甚爰  
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托官禁蠹國用則如蠶土  
輕名器以市私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  
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於天心法令徒結於民怨

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  
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京有所為必  
持兩說以劫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此熙豐  
之遺意未及行也天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  
否則革惟其當之為貴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  
欺 陛下豈不為有識者所笑神考十九年典章文  
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之事豈京不得馳騁於  
當年今又誣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  
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  
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損



君必欲 陛下歛天下怨豈 宗社之福乎元豐二  
年廢殿廡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  
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 車駕親幸命  
有司立法諸門窓牆壁輒增脩改易者徒二年京惡  
白虎不利宰相盡命毀拆收入禁中是欲移害 陛  
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  
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輔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  
畿轉運使密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 車駕登封意  
在為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  
不知 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將措聖躬於何  
地乎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近聞京議建  
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  
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未旬浹又報鈔法變矣鈔為故  
紙鹽為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  
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皆歸咎於 陛下  
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澤涵濡生  
靈幾二百年矣四方赤子不忍生事萬一有壘上之  
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 陛  
下何以支吾之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為  
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 陛下之天下也元

蒲陽文獻卷十三

符末年 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思見  
天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  
之口塞天下之耳目分為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  
以忠義為諱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救 陛下  
之失乎奈何 陛下以京為忠以忠義之士為謗訕  
誣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管或不齒仕籍以言得  
罪者萬人矣誰復肯為 陛下諫哉蔡攸者垂一  
頑童耳 京遣攸日與 陛下從遊嬉戲必無堯舜  
文武之道啓沃 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  
車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  
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是欲 陛下愚而不知天下之  
理亂也又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  
狀 陛下何從而知臣以是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  
壺山人也古識云水遠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  
使者鑿渠以遠山字星見西方日傾正陽之月天意  
所以啓 陛下聰明可謂極矣 陛下畧不省悟止  
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戒  
而已然而國賊尚全未聞梟首以謝天下此則臣民  
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 陛下勿謂鳴于  
鼎穀生于朝不害高宗大戊之德九年水七年旱不

蒲陽文獻卷十三



害堯湯之聖今日禍發不測人情危慄惟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履霜之漸願陛下早圖之後悔何及臣批肝為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關為陛下力言者無他所重者祖宗之廟社所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輕重願陛下上體天戒下頤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

上皇帝書

鄭樵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

前陽文獻卷三

十一

皇帝陛下臣本山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獲見太平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心難忘日下恭惟皇帝陛下誠格天地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以日新之德君臣合道一言而致中興自舊契以來未之聞也臣切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於門外之藏

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臣伏觀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效尺寸願臣究心於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臣雖不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所在獨恨無力抄致姑能紀記之耳謹搜盡東南遺書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闕簡各有彛倫天篆梵書亦為釐正於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裨高華以涓流而益滄海也念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厨無烟火而頌嚴不絕積日積月一篋不虧十年為

前陽文獻卷三

十二

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畧作刊謬正俗改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謚法作運祀議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為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末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考作梵書論作分陰之類五六年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虫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註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



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  
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  
之所得者作群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以  
圖籍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有無記作氏族源  
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  
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  
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  
書在天文地理則有天文志有郡縣遷革志在魚蟲  
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動植氏族志在亡書  
則有亡書備載三二年間可以就緒如辭章之文論

今蒲陽文獻卷之三

一三

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逼桑榆兄  
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吊若一旦條先  
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併填溝壑不惟有負於平生亦  
有負於聖時謹繕寫十八部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  
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  
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文明之  
世豈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鵬歸蕙帳  
瓜正首丘庶幾履 陛下之地食 陛下之粟不辜  
為 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覽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皇懼之至不宣臣樵昧

死百拜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林光朝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  
積躬臣竊見沈瀛昨為樞密院編修官而無立惟知  
干進為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  
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  
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便求進今若與  
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狡險  
且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為害甚大欲  
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為浮躁

今蒲陽文獻卷之三

十四

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前人

臣昨蒙 陛下記錄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寅  
綠從素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十  
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  
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放具草今月  
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  
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憚恐  
耻不得已書之他日 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



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宜應負此名此臣所以  
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  
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 陛下賜以  
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泛名器太輕非  
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為  
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  
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  
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  
准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  
也非御史可畏可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

前陽文獻卷十三

十五

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  
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  
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  
弗惟反今此一伴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  
何事然 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  
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施行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以御殿 方大琮

臣至愚極陋起至遠方三十年間八書吏考雖田廬  
之日最久而賦畝之忠不忘大化更斷誤叨收擢退

然眾後惟有靖共屬者內出手書俾司言責力小任  
重曉夕驚憂 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散冗耶抑以  
其草野少類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  
深雖蘇軾猶以為疑若夫柔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  
陰諷密諭以歲月為深功此平世事也臣自立朝以  
來每見群臣論議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于去  
歲夏五之後景象頓異則以存亡言矣今也亡之一  
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後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  
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  
所以付宗子祖宗所以遺後人臣民所以戴君上夷

前陽文獻卷十三

十六

狄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  
失而不悔則亡高迹當世之故極北小夷越數萬里  
干我王畧覺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  
口之敗雖難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積  
也而實壞於叛兵之變州縣之兵則饑其守將京畿  
之兵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赤子皆喑喑然有作慝  
之念其為綱常淪斃不既多乎 陛下豈願其至此  
哉出御經筵惧形于色朝問群臣憂見于言六字之  
銘未嘗不欲飭已十二條之戒未嘗不欲救吏臧解  
面停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優廩給戒括剋未嘗不欲



恤軍且心者綱常之所自出 陛下之用心若此而  
危形急證相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消惡運過  
亂原而不得其說 陛下隱之於心其猶有不安者  
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

太祖皇帝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  
之一誓 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悟委  
寅亮立昌陵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肇興再造  
之主皆自其不私天下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  
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之意  
故 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其與後世猜防

多忌者異矣用能絲三十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

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 陛下踐祚之初朝享原  
廟而都人大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園丘而月星明概  
則天與之也疇敢貪天之功以自為己力哉彼故王  
之退守藩服變出不測雪川之事深可痛也臣嘗記  
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遊匿之跡後與討捕之謀又記  
洪咨夔之疏曰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元  
非 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  
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  
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令人流涕當是時

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 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寃  
猶有以亮 陛下之不得已亦既十載天荒老妖端  
平改絃威福自出非昭冤雪枉之時乎臣恭祝元年  
六月御筆有曰脅狂陷逆又曰復爵賦瑩而立嗣一  
事則曰關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祝二年七月御筆  
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  
自今臣僚毋復播撫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仇何其  
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拊愛子何其厚  
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宜何如哉故  
王之跡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蕃盛此 太宗

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流荒阡麥飯無主孀嫠孤寄

抑墮緇流獨不以 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賊遠  
之罪浮於姦檜而檜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 高  
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索錫第超玷名  
郡敢抗公評獨不以 高宗之處檜者處之乎 陛  
下勵精之始如逐二凶人寢二賊吏召諸賢求直言  
以至禁戢苞苴止過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聳觀四方  
傳誦交讚聖明獨此二筆讀者無不憮然失色聞者  
無不默然吞聲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  
一念之私綱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贖驕卒安得



不狂悖兇狠安得不跳擲叛將安得不飛颺豈皆無秉彜之心蓋有以召之矣 陛下必以遠為功則臣請有以辯之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家戾惡代王母家長者以善人則大臣安史所載本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一文帝遂為三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 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遠之自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麗欲以昏其明而盜其權所賴韜藏靜定不墮機穽遂有今日之懿若遠者豈容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極美之謚乎 陛下必以故王為疑則臣又有以釋

之昔漢淮南之驕借非復有愛兄之道文帝哭甚哀以盎解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謔則還地封子不遺餘恩豈終膠於盎之說哉 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同故王之脅與淮南異小臣聞謂故王嘗從 陛下會朝待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遠先入之言寧不愴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而死不忘經紀之恩乎臣愛助孤忠惟終始以漢文帝望 陛下也矧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羈士見托於權姦者無枉不自獨天倫大冤不能自明一婦如屈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况先帝之子 陛下

下之兄乎臣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大恨又見杏燮僅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回今二臣已矣獨憂豈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自今觀之其言皆驗豈亂海濱弟兄暴骨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豈之論亦未明也然則解釋 陛下之疑啓寤 陛下之聽此非舊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耆老大臣之責乎此非二三執政之責乎此非講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非諫臣繩愆糾謬之責乎群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為深譚是殆以齊

人敬王也然而臣知 陛下有可回之機者何也小臣奏疏間及此事 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對策間發此語 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苟有以開導而疏滌之則油然而之一念固在也臣愚欲望 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真誠特下明詔敷釋本心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發暴奸伏紕絕貪功抑孽種而奪守符救宸札而裁寵數賈克之謚別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改營高燥亟謀紹承幸佞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托若歎之鬼不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



心之獸亂有日特在 陛下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  
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治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  
皇嗣未衍未遽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  
盛事固有甚難百物翔踊而楮日輕則曰吾力不能  
救疆胡荐食而兵日困則曰吾身不能玩此不過一  
號令轉移之易而 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  
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無復他慮之有若易  
者猶難臣恐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三  
代之家正徐傳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  
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戾氣流行在天則為妖

自易文卷十三

三十一

星在地則為洛水在 朝廷則為二相不咸在邊方  
則為諸閭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殆遍天下  
去夏殿旅之闕市扉晝開相恐以走此無非戾氣之  
流注激射也臣曩讀清叟火災疏曰若有所驚而言  
問其故頗異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產以為鬼無歸  
之故或者類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怨  
之華室一旦捨之為僧廬採其事尤異昔三安石捐  
居第于鐘山而記者以為觀秀囚之故殆亦類是事  
雖涉怪理有或然遠之家不足恤而關於 宗社者  
甚重若一念之歛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戾時

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歟不啻將見精神  
感召此戾自弭不然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刻忍諱謹  
其裂難收瑤華之位終復蔡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  
促已無救於黏幹長驅之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  
賤始進瞽言遠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武帝有言高  
廣神靈使汝教我或者祖宗列聖之神寧考在天之  
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中國  
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  
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  
宗社存亡夷狄向背之機人以去留之會在 陛下

詩易文卷十三

三十一

今日之一念覺則高廣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  
至請伏妄言之誅惟 陛下財幸

八月分第一劄

前人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雷霆敢謂聖度如天猶獲瞻  
威咫尺窮子見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說臣  
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於欺不激不欺以觀  
陛下之心焉請以今日經帷誦說之書而推明帝王  
正心之大法以言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而亦切也  
心一大關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待夷狄法也惟難  
惟危此畏小民法也甘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警省一



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猶憂天下皆泰而一人猶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之泰且樂也若昔明良護持此法重關累鍵植立甚嚴自管仲始破其倚鑄謂穀色酒肉不足害霸賈誼微寬其繩束謂為治而之鐘鼓之樂不如勿為誼之言猶婉而仲之說直謂把握於外者有定力則安意肆志於內者為無損是以威公負其強力而溺內嬖惑刁牙以啓國中之爭文帝安於所性而罷露臺止驂乘以成富庶之效至唐太宗以雄心伯氣孩撫一世外而鞭笞剪伐無不如意內而縱情長慾肆其所為哆然恚其臣曰是

蒲陽文獻卷十三

志

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稱其意善乎魏證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絕於口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深中帝病帝亦飲容謝馬合三君而觀文帝恭儉量已甚明二君外操內縱自謂奇策卒不免貽後嗣患况於外無把握之力而內為安意肆志之事可乎帝王治法止一塗轍持心身者乃所以持天下也今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離仆如駕漏舟掉首而尾濡鳩工烝楫合力扶救猶惕然有壓溺之虞而為主者出有懼色入無戒心反使工慵楫惰得以有辭於其主臣固不敢以魏證之語窺

陛

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何也三邊功賞有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之宜雖不一夕取辦未遲也五閭將佐猶有待激勸者而肺腑近親雙節之命雖不同日並拜未害也襄蜀流移糠粒不飲而進獻豈群貂之所宜爭媚哉江北居民千里清野而木妖豈內庭之所宜時有哉陛下憂勤之念未孚四方而佚樂之聲頗傳道路而或者猶曰事有不可為未免興退飲醉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有是哉然而消疑釋謗抑豈無說布衣帛冠豈足與衛而文公之志自此立新寢膳食豈足疆越而勾踐

蒲陽文獻卷十三

志

之志自此堅陛下倘以襄失為耻則其志必在復襄以蜀敗為懼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荆撥淮危為憂則其志必在牢固疆場以民愁兵怨為慮則其志必在護養根本用志不分樂事自息書不云惟疾敬德緩則不及事矣無皇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惡旨酒必真如建隆經宿之悔斥寵嬖必真如慶曆女口之遣戒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奄寺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官掖之議可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修土木之疏可復也非惟消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陛下大有為之志孝子



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賜杯之奉澣衣之御此  
不過禁庭間事耳而幽閨深谷民到于今稱之當慶  
泰禧定以來天下非少事也所以銷一時之變結數  
十年之人心敬仁勤儉之一念耳帝王大法祖宗家  
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憂者樂之對危者安之反  
嗜樂而喜安人之情也臣乃欲奪其所樂而遺之以  
憂禁其所安而投之以危豈情也哉蓋有漂乎朽索  
之危而後有平成之安有若涉淵水之憂而後有重  
拱之樂豈惟天下安樂之而一人之至安真樂孰大  
焉不然則欲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憂乘  
之則反不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於此矣今也當  
把權之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逸樂之  
事所以使陛下負此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  
者理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  
諫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  
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此大臣之耻也嬰鱗  
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  
膽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  
行其言必引君於當道必納君於無過使天下不得  
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不則言之不行非行

道者之責乎故臣於陛下與二三大臣皆有望焉  
取進止

嘉定乙亥應詔封事

陳宓

臣聞天之道本無二致人事乖刺則天變頻仍去  
秋日食晝晦太白經天考之載籍必必有在陛下  
憂形玉色慮軫淵衷而群臣不能將順至意顧委之  
天數歸之分野使求言弭災之典因循不舉乃入春  
以來時雨不降孟夏過半種未入土遐方遠徼或以  
潦告而京畿輔郡乃獨亢旱天意震怒蓋亦可見  
陛下日夕焦勞疏食拜跪並走群祀精神懇切蠲租

已責赦過宥罪凡可以感人心回天意者畢舉無遺  
而旬月以來驕陽彌甚求言之詔於始下聖訓諄  
惻凡在臣子孰不傾越況臣世受國恩忝綴班末其  
敢以卑賤為解而默默無言乎臣聞應天以實不以  
文而天意未回人心莫喻臣嘗出位而思意者內而  
宮闈儀刑循有未至于外而朝廷權柄抑有所分  
乎大而政令刑賞尚有舛逆乎疎賤之臣得之傳聞  
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疏食  
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  
倖門寢啓請謁盛行祖宗在天之靈豈能無怒問



下俚之賤亦至有言夫天之於人主猶父母之於子也子方見怒於父母而為其妻孥者亦宜憂懼惕息若曰一人當憂勞而後宮無與焉臣恐上天之怒未易遽已而災異有不可回矣昔成湯六事之禱奉拳於女謁之盛所繫非輕臣所謂宮闈儀刑有所未至者此也 陛下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政事一付之中書然而天下之大事機之繁有非宰相獨力之所能辦必求寮掾以分其勞而委任之間易流偏黨何者大權所在孰不奔趨自非至公寧能無蔽臣聞之衆庶咸謂比年以來所用之人非親則故姻婭之外貽

議三同大而執政必擇易制之人要而臺諫必用謹默之士部司樞屬機政所繫無非親暱之私逢迎之黨交相納結報據要途爵賞視其苞苴黜陟由其毀譽奸貪之吏苟能媚竈則無不得志廉正之士不能由徑則動輒招充大臣唯其言是從而不知為其所誤人心胥怨同然一辭昔卜式謂天旱乃弘羊所致殆幾類此臣所謂 朝廷權柄有所分者此也政令之行凡上之所喜皆下之所惡如鹽鈔之變易幣之秤提安邊所之創立回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殲宜殿嚴歸鄙之夫久尹京兆監司郡守爭事苛刻

內外總戎公肆掙歛停貳有何勞績輕施爵賞縣令不俟滿秩遽獲陞遷宿將有城守之功乃以小過而貶逐三衙無汗馬之勞或託公勤而超擢游士諂議罪狀未白遽寘重刑儒官調選既遭吏辱復加錮斥賞罰失平若此豈不有以傷和氣乎昔淳化中旱蝗寇準以為祖吉王淮同罪異罰刑政偏頗之所致信不可誣臣所謂政令刑賞或有舛逆者此也臣前所陳皆當今時政闕遺之大者欲望 陛下交教內外一正紀綱亟反其失以為後圖如此而猶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干犯天威罪當萬死

申請延平書院敕額劄 前人

竊謂事有關於斯文之統紀風化之本原者守臣之所當上聞也惟道統之傳遠自羲黃迄于孔孟秦漢以來不絕如綫至皇朝之盛始有濂溪周惇頤明道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出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之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文公熹而其學益盛楊時自崇觀以來歷事三朝居法從入諫省侍經筵嘉言善行學者自朱熹蚤蒙孝宗簡知光宗屢加擢用遭遇聖明初政嘗以大學入侍親蒙顧問俞旨琅然至於發明正學辨析



群疑者為成書其有功於斯文也尤備曰從亦曰行  
則固窮守道肥遯山林雖顯晦迹而道統賴以有  
傳其後一也爰詠謚謀楊時雖從亦實本郡將樂人  
李侗勉浦人朱熹雖居鄰郡亦生於本郡尤溪之寓  
舍伏自漢唐以來幾二千年而未有與道統之傳者  
今以斗大之州不數十年之內出而宗主斯文者有  
四豈惟一邦之創見實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獻典  
刑猶有存者士大夫過其境慨嘆興慕而祠像弗立  
誠為闕典况其山川秀傑人物英毅自陳忠肅公環  
而下名入輩出使有以風厲而作新之必有相繼而  
興起者矣某忝竊郡符職在宣化惟是到任以來寤  
於荒政今稍寧息始得地於州城之南創延平書院  
一所援白鹿洞比建立禮殿旁祀楊時師生遺像以  
慰往來士君子之思分立四齋以聚士員薄儲俸給  
以待讀書修身不屑課試之士某先以休錢兩月為  
之經始繼節浮費以落成之少見尊崇道統之意於  
聖朝風化或有小補載惟白鹿嵩陽睢陽徽麓所謂  
四書院者皆蒙祖宗崇尚襲表分之官書賜之扁榜  
矧此師儒之鄉道統所係又非四書院之比而隱默  
不聞某則有罪謹昧死條上除已具錄奏聞外款呈

莆陽文獻卷三十一

朝廷特賜敷奏乞勅賜延平書院四字為額如或可  
行乞下禮部如議施行

覆謚議

劉師正

附見劉夙傳

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于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摭以實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間與韓愈氏復  
出持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于思孟軻而明于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嗟  
其燭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  
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眾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



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  
早自官薄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  
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  
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  
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  
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  
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開而弄筆墨小  
技者以為迂癡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  
為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跡弛於繩墨者姍以為  
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  
者書立言之功大揚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  
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  
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  
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  
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韓之死不  
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  
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陳情復姓

陳彥回 見本傳

聖朝洪武三年開闡學校選臣俊秀充邑庠弟子員

四年舉臣父秀才赴京選授保德州牧七年調除應  
州牧九年以累左遷廣西博白令十一年為事釋放  
十六年起取降授浙江歸安丞當年被事典刑任所  
家小沒為奴婢原籍舉人抄提十七年二月到京轉  
發雲南臨安充軍祖父七秀母塗氏男善需沿途病  
故熱遺臣祖母郭氏年七十至蜀欽遇三月二十七  
日大赦釋放間貧病相仍進退狼狽母孫對泣死在  
旦夕幸見同里人黃積良任合州定遠縣知縣憫臣  
窮途孤苦收養為家人遂改黃禮姓名二十八年本  
官為事又問充軍例不釋放竊負祖母轉依鄉親南

青陽文獻卷十三

三十一

充縣丞于中和十一月閏中教諭嚴德政舉臣保寧  
府學訓導三十年二月給由到吏部考功貢舉中式  
隨朝觀政四月二十三日  
太祖高皇帝御右順門陞授臣湖廣平江縣正三十  
一年七月為喪禮進香慰到京蒙吏部先為欽保官  
員事戶科給事楊惟中舉臣文學廉能湖廣按察司  
經歷白師道舉臣為政勤謹岳州府知府徐友和照  
磨張賢舉臣清廉材能愛民巴陵知縣王質華容知  
縣居中保臣公平廉幹為政勤謹杭州臨安縣學教  
諭李益古新城縣學教諭張浩同保臣清廉直幹臨



相縣學教諭王應原係臣廉能才幹而平江民人充  
吏部令史羅傑前軍都督府掾史劉昇戶部廣西清  
吏司典吏嚴必成以臣撫民有方具奏保留八月初  
三日東角門引見陞除徽州府知府 元年正月  
朝賀以考覈稱職欽賜下程酒肉米賞鈔三十錠本  
年十月祖母郭氏任所病故臣丁憂間休欵績溪等  
縣民汪理仇成等百有餘人赴京及本府保臣清正  
恤民奏告舉留雖小民不知孝治通喪之義然臣不  
負任使為國愛民之微效亦槩可見臣任所去家三  
千餘里水陸險阻無家可歸買地營葬安厝已畢廬  
墓卒哭間因見思念前項情罪祖母在日恐貽憂累  
不敢自明今蒙 皇帝陛下沛恩海涵春育皆係革  
前凡天下囚奴皆已疏放軍伍材能皆已擢用奈臣  
版籍未復父祖未能收葬弟妹等奴配未曾給聚書  
夜號慟肝腸推裂淚盡繼之以血恐遂隕絕無自表  
白終為天地間一罪人無以見祖宗於地下乃自奮  
曰顛天扣地無益何如自投君父之前除其狀赴通  
政司首實外干冒天威待罪闕下伏望聖慈垂察矜  
而憫之復臣姓名版籍給臣弟妹俾得收葬父祖奉  
承宗祀實 陛下再造天地之恩死生成被非啻環

結草所能上報 陛下倘錄臣已試之微勤仍通名  
任籍臣誓自服闋之後至於有生之日隨所任使皆  
臣致身報國之秋也難於傳說仲淹勲業之隆不敢  
妄擬然犬馬區區報効之誠得於天性者似亦有同  
焉如置臣行伍亦當効其智力所及抱關擊柝以圖  
報萬一或退臣田里猶能教率鄉族子弟讀書為善  
沐浴膏澤歌咏聖化惟 陛下裁擇之

薦舉

彭韶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 朝廷關係實重是  
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詢搜求間遺逸小或致之六  
或起之勤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  
之向慕敬望風采蔚為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為寶  
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  
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  
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  
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  
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  
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請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  
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  
食厚祿顧於醇儒反不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



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官僚奈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士類矣

陳言政治終始

前人

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

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言 陛下志業比真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

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始為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彛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符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

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灾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灾皆欲減膳徹樂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



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  
前項官負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克貢奉之名豈有  
出自已物故而乃水陸筭擾人畜疲損悉歸公家恩  
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  
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  
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  
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  
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之  
馬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

蒲陽文獻卷十三

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  
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  
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  
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賢幸  
甚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  
此真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蟻蟻微命殞越言不  
勝戰懼之至

應詔陳言

前人

邇者節該欽奉勅諭自冬迄今亢旱逾時雨等且痛  
加修省革其背公循私之弊茲其因循怠惰之旨固

其廉靜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  
革者仍條奏來聞欽此欽遵臣等除痛加脩省外謹  
以四事昧死上陳伏惟 陛下留神裁處庶幾少俾  
聖治之萬一近該本部為造意欺君謀為不軌交通  
朋黨妄報宗枝何違法等事覆奏欽差太監等官  
韋寧等會本事情至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及他奏  
請間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等竊聞自古聖明之君  
當無虞之日周慮天下無時敢忘大小幾務隨與裁  
決豈好勞而惡逸哉誠以制治平未亂保邦平未危  
也今海內雖稱承平然山東河南災荒相仍陝西貴

蒲陽文獻卷十三

州亦有邊報正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  
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安  
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  
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為人命事節問犯人王  
朋苗通高永係內使內官犯該毆死妹夫等項絞罪  
俱各累訴冤枉荷蒙聖慈饒死發克淨軍訖臣等切  
聞自古帝王不能去刑而為治故有罪犯雖貴近必  
刑所以彰天討之至公也況於人命所係甚大若殺  
人不死復何所畏今各犯俱已發落事在既往無別  
施行但乞後來勿輕縱爾合無今後內臣若有毆死



外人犯該重罪者果被誣陷結勘明白方可辦理如情真罪當朦朧訴屈仍令監候聽決庶得法度均平人心悅服此時政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視為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為人命事問得犯人謝原招稱弘治五年十月內管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脫逃累原替納工錢不還將何三脚踢身死犯該開殺殺人絞罪奏蒙發落訖臣等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脩

已故皇親昌國公張鬱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相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遣武職大臣領軍萬數輪流用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之所敢當也計昌國公之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雖曰愛之非所以美之矣上工官軍畏怕播楚不得已出錢顧人中間貧乏者隨到隨逃而管工官員既少復討前後展轉不得休息豈能無怨謔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為違法科派等事問得犯人朱華米志招係東安等縣知縣各違例將長陵等陵之戶雜泛差役不與優免被神宮監官奏拿問罪發落訖臣等看得順天

府所屬州縣人民有限差使無窮里甲正役頗多應當兼泛差徭實為浩瀚有等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克陵廟墳戶及馬牛枝射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見在人戶重疊加役富者累貧貧者逃窳村里蕭條人無生意何日可以息肩哉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合無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在人戶均當差使彼此之人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墓減去工程如式修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臣等不勝拳拳之至伏乞聖明裁處

弭災保治疏

陳音

臣聞災異者天心仁愛人君使之兢業恐懼以興邦者也雖堯湯之聖不能免焉自古君天下者不患於有災而患於不能弭災宣王發旱周道勃興文帝憫災漢治日昌今雨暘愆期災異疊見臣願 陛下修所當為任所當用則天變可消盛治可保臣伏讀宣宗章皇帝勅諭有曰翰林處思論之地必仁義是陳故謹竭愚衷上塵睿覽伏望寬斧鉞之誅采芻蕘



之論則天下後世不勝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  
具奏聞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  
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  
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陛下雖日御經筵  
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  
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陛下退朝之際  
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從  
容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  
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  
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具於此矣二曰進人

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

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  
可為長歎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  
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  
如養病翰林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  
學辭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  
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陛下起李  
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  
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言  
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敗業由隆

朝廷雖置言官然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損斥之  
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  
以彰陛下天地之量仍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  
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  
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太平之祚矣四曰闢異  
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  
手法主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一長可取名位  
尊隆賞與溢臣願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  
詔自今有請脩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  
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扶植國本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  
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  
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  
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  
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  
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  
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罄懸拯救無法樹皮草根  
食取已竭餓殍填路惡氣薰天道玷闇之莫不流涕  
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



期聞奏伏候聖裁願乃怒不如意勢至若此尚復  
行徘徊專事蒙蔽視民如土而不恤其重地而不  
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是誠腹心危急  
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太學  
士萬安等具言將生負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  
然此等欲事輕齊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  
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  
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  
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  
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

蕭陽文獻卷十三 四十三

官為運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  
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  
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聽  
納之主奠 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  
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  
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民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  
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  
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  
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

厲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貨緣  
謀蒙聖恩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  
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  
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  
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  
民命益永邊境益寧而以此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  
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  
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學且日損矣下人  
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  
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

蕭陽文獻卷十三 四十四

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乎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  
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  
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寃逐  
欺罔如趙高奢侈似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  
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  
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  
寺虛耗內帑飛語外人謂其極意不肯為是彼 陛  
下再四逼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  
擅誇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  
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臣斷謂



粉梁考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  
非言官孰知自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  
權奸抗可否是猶螞蟻山蟻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  
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  
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  
中夜以思涕泪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  
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  
今向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  
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不復言則陛下

蕭陽文獻卷十三 四十五

下終不寤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  
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  
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  
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  
欺罔臣不勝激切

慶幸討賊求綏國祚

前人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  
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  
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  
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以戕威

大臣控殺言官凌竄同類推剝羅織天下之人民臣  
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聞榮王  
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  
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  
之國家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  
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  
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為華夷民  
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即榮王已之國賊瑾當  
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

蕭陽文獻卷十三 四十六

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而立立而長  
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  
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  
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致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意  
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  
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  
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敵  
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沉天  
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  
容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能離



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托齋進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起四川稍續所聞今教諭范府瞻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屢蒙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軍器及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

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辯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閣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猶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姦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如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為腹心夜同寢

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一瑾故致亂今是而無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其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遽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臨望屬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

臣應預周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湯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憲猶失刑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維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彼彼回適替逆賊以亂人國



睥睨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設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網漏者則聖德日光聖智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業隨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開老病踈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

正大綱以存國體

陳茂烈

臣惟朝廷之尊莫先於嚴體統體統之嚴莫先於正名分故朝廷莫如爵為政必先於正名所關其重如此我祖宗以神武戡禍亂以文德綏太平文武並用名實相須體統尊嚴樞機周密貽謀遠矣洪惟陛下繼統勵精圖治法祖用賢文武効力天人協應華夏蠻貊咸仰陛下如天之尊誠宗社萬年之慶也

夫何日者太常寺卿崔志端考滿復被尚書之推彼固非文非武持一羽衣之流諛佞之輩爾不階尺寸濫叨金紫幾二十年榮幸極矣若以其熟於典禮耶郊祀省牲復命失儀典禮乖矣若以其出塵而離俗耶賊私之污被人訐發清規玷矣陛下當對越之持秉精明之德自足以感天地而格祖考何取於異端邪行之人哉乃復冒此高爵是以道士為天子之喉舌股肱辱國之甚何以加此文武兩班大小庶職當其拜恩咸失色而吞蔽及至退朝皆私議而切齒群臣耻與之同朝六卿恥與之並列賢者將有求

逐之心邪黨將有希進之念况近年以來災異相仍兵甲屢興外夷之順逆特窺中國之時勢爾其使臣朝貢在茲者豈不曰堂堂天朝尚書極品亦可以道士為之耶寧不輕中國之無人而起狼子之心也哉伏願陛下以社稷為重以祖宗為法仰承天意俯順人情追回新命則名分以正體統自嚴朝廷自尊人心咸服天意可回若必憫其年勞亦乞聖明別為區處雖天地有包荒之量而彼大馬當有滿足之心矣豈可壞我國家之綱維哉茲非細故實關大體臣忝耳目若事蒙蔽則天下後世視臣為何如人恐將



上及 陛下矣伏望宸斷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陳情辭免資養 前人

正德五年為處置終養官負事該吏部訪臣家貧改  
臣晉江縣儒學教諭以便祿養親終仍以原職起用  
題准給憑前來臣具疏辭免仍舊終養外近為優禮  
孝廉事吏部題該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陳珂并巡  
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等奏臣孝行及貧苦等情本  
部覆奏奉聖旨是陳茂烈既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  
米三石以資孝養欽此欽遵移文司府支給道路傳  
聞仰頌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

南陽文獻卷十三 五十一

亦荷收卹皆相傳為快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  
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於臣之養而  
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  
古人行備負米皆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毋鞠  
臣因貧加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  
滴之恩且年今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  
情固欲自盡臣輾轉思惟拜受前項資養月米心竊  
不安伏望聖明俯察愚懇收回成命以遂臣私推所  
以卹臣之意以惠天下臣不勝感切慶幸之至

還民財以消民怨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  
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胎毒之罪重於強聒而一  
身之患害輕於萬姓之荼毒故昧死為 陛下言之  
誠以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  
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  
之財尤當愛以惜也 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若  
曰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  
為有大臣而不能有用有親臣而不能為用雖謂之無  
臣可也 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莫如朱寧寧也  
出自賊氓甘為民養 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擢

南陽文獻卷十三 五十二

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  
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  
陛下之民財戕賊 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  
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二日到任即聞朱寧寧  
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  
司諸臣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如何臣茫無以對細  
詢之先是分發十一府每鈔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  
寧怪其太輕故欲增至四兩耳次日復語如初臣堅  
持不可璟離席立誓曰我受 朝廷厚恩豈不知此  
事貽害百姓哉願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



為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泪俱至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計鈔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塊該銀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棟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棲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追價急於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推屠剥隨民不堪命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覺然不安乃出巽詞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許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截解少慰其意前頭太監既為之歛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熏灼可知矣臣友復思之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餽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兩雹為災蚕麥不利此何時也戶部不能為 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亦總功之察也然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 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此猶可諉也劉璟王堂皆 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新也皆有愛民之譽直其却此無名橫斂於談笑間而二臣者

蒲陽文獻卷一三

徒能涕泣感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却而隱禍中之矣事勢如此臣於此苟猶隱忍不為 陛下言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抵癱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報 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 陛下之印本而勅搢之畧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法所必誅無赦者也臣所謂 陛下有親臣而不肯為用者此也然臣惟朱寧席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覬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忍為負 陛下之賊犯此必誅之刑意必真愚而為人所使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鬻鈔害民之故如果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利奪官職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入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下之詔欲明正典刑以昭示天下為臣子悖逆之戒也仍乞急勅都察院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給還民未斂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

蒲陽文獻卷一三

蒲陽文獻 卷一三



侵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  
搖猶可培植 陛下誠如是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  
固不遑卹也臣不勝激切痛憤之至

脩人事以弭天變

黃顥 附見黃顥傳

臣意人事之修莫先於節財用財用之費莫先大於  
興土木邇者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奉聖旨皇親夫人  
金氏房屋年久不堪住坐著內官監同工部便辦物  
料修理蓋造欵此夫以金氏誕生聖后重延國本  
朝廷待以殊恩固不為過但祖宗之待外戚自有一  
定之制大爵尊之重祿養之恩至渥也至於 陛下

特隆重鶴齡延齡並列侯伯視祖宗之爵已崇欵賜

庄田勤以千計視祖宗之祿已厚向壽寧侯張繼病

故既極葬祭之儀夫人金氏給告祭掃又出內帑之  
賜死哀生榮恩寵無比今又有脩造房屋之舉臣恐  
天下皆疑 陛下於外戚過厚於私恩過隆也且今  
年變異迭出四方災傷加以二年之間親王之國者  
三近畿人民已不堪命但以事出當然雖勞不怨目  
下萬春宮等處修造半載未完當財用缺乏之時修  
此不急之務固已非宜况張家房屋欵賜未久未至  
不堪住坐縱有一二缺漏亦宜自行修補何必妄費

朝廷之財上累聖德下困民力以駭京師之耳目以  
惑天下之人心且此例一開將來援例乞請者不可  
勝數財用將何以仰給 陛下將何以抑止之哉天  
之生財有限人之受福亦有限鶴齡兄弟年未弱冠  
已享極品之富貴自今而後但宜慎擇嚴師訓之義  
理儉以節用仁以積德可也宋太祖因公主衣貼綉  
鋪翠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  
業之端 陛下於鶴齡兄弟曷不訓以聖人節用之  
言示以宋祖惜福之戒使之為忠臣為孝子而享此  
福祿於悠久哉臣又訪得壽寧侯造墳之時役久民

疾已有不堪造墳國家舊典猶且如此况此房屋之

脩又出於意外之舉制命一出人心惶惶罔知攸措

至興工之後人心不知又將何如臣恐於張家之陰  
德未能無少損 陛下保全外戚之道亦非所宜行  
也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以為何必改作漢文帝欲  
作露臺惜中人卜家之產而止古人之愛民節用有  
如此而況於非露臺非府藏獨不可止乎臣反覆致  
思不容自己冒死言之非惟為祖宗惜法為國家惜  
財而亦為張家惜福也伏冀 陛下俯察愚誠下恤  
民隱收回成命即為停止誠所謂益脩人事者矣誠



所謂不事虛文者矣。天意自此而可回，災異自此而可弭，修省之道孰有切於此哉？臣不勝戰慄願越之至。

惜老成宥任直以全聖德 陳琳

臣切惟君之遇臣貴盡其禮，臣之事君貴竭其忠。故古之聖帝明王於大臣隆師傅之敬，於小臣敦四體之愛。古之良相忠臣必於官守效股肱之勞，於言責殫耳目之力。此所以上下相資而德業以成，臣竊見陛下臨馭之初，遵先帝之顧命，優禮大臣，下求言之明，詔樂聞忠讜，臣固知陛下必欲追繼古昔躋世

休明而不以後世之盛治自足耳。比者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欽蒙聖恩，准令休致。陛下之心固憐其情詞之懇切，而待以優老之禮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為顧命老臣素無大過，一旦驟去，不無有輕遺壽考之疑。邇者南京給事中戴銑等遠蒙駕帖差等送問，陛下之心固懲其言辭之任悖，而震之以敢下之威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為論諫專職宜赦，小過一旦獲罪，不無有杜塞言路之懼。臣伏見南京冬月之雷，非時屢震，來歲正朔之日，自天告凶，推數度理咎徵，匪微修治，禳災方今所急。陛下當此之

時正宜委心元老，圖維化機，博采忠言，深培治本，而老臣之不慙任直之不容，甚非所以回天變而固人心之道也。且如人之生也，必服肱完固，耳目聰明，然後身得安焉。今大臣不宜去而去，是自痿痺其股肱也。於諫官所宜容而不容，是自蔽塞其耳目也。欲求天下之安，何可得哉？伏望重柱石之寄，寬之誅，追還劉健等復柄鈞衡，以來大臣以道事君之誠，屈有戴銑等得逃天憲，以作天下忘身事君之忠。則有以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副天下人心之望，天變可消，聖德可全，而宗社永固矣。臣督學南畿，叨竊微祿，日夜皇皇，無以報適，觀茲事安，恐忘言惟望憫其愚而恕其言，臣不勝感戴戰慄之至。

陳言圖治

黃鞏

臣等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為忠。夫苟有所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科目承事，陛下以至於今，徒自寵榮，曾未能少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旦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為報，是為負恩，誤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堅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言者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區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掌聞先儒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其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闢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迂濶之論世所厭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諫為心以開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廢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厥係重哉 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位而非 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寧肯處小 朝廷求活者臣等切實軫之伏望 陛下俯垂采納謂戲無益謂臣等之言有理即日削



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下蒲陽文獻卷十三

左

陛下自視以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符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昵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

者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馭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為也惟 聖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定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

下蒲陽文獻卷十三

左

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而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之戒但如彬者 陛下信之舉朝臣工禁不敢言臣等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使臣等不言則 陛下不知 陛下危矣臣等危則 陛下安臣等亦



何惜以一身報 陛下哉激切之情惟聖明察焉其  
 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天子天下本本一搖  
 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沈於無本其何  
 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  
 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等以為 陛下殆倒置  
 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上告 宗廟之靈兼請母  
 后之命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  
 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  
 大議即於宗室中遴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  
 子以承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  
 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  
 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為臣等一得之愚  
 以為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此六事之中而崇  
 聖學又其要也臣等芹曝愚忠蠅蟻微命死生進退  
 不足顧惜伏惟天下安危治亂之機誠不忍使 陛  
 下自取覆亡為後世笑此臣等二人所以相對痛哭  
 流涕臨楮嗚咽不知所裁者也

奏為懇乞聖聽以絕邪妄

林有年

臣讀傳有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  
 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  
 甚非類之尤者 陛下聰明聖智洞察物理其於異  
 端神怪之說宜乎絕而弗信禁而不行今乃不以夷  
 狄為非不以外國為遠不以為司供應為費勅遣內  
 臣迎取活佛於人所不到之地不惟不拒而且信之  
 如此是豈所以表正萬邦之道也哉臣以 陛下宵  
 衣旰食遑遑圖治之時而輒為無益之舉以驚駭天  
 下必以佛法神靈必能福佑聖躬綿延國祚惟是疑  
 心于懷信惑莫置而未之悟乎臣不得而知之也臣  
 讀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  
 吉從吉凶則福善禍淫天之道也 陛下若欲徵福  
 於妖誕不經之事孰若反之於身而致力於脩治之  
 本也哉夫 陛下一身實天地百神之主國家安危  
 所係果能早視朝以向明出治動經筵以涵養德性  
 立儲君以安大計去好惡以振肅朝綱重師保以講  
 明治道乃若宴安之適鼓色之娛奇巧之玩遊畋之  
 佚能為治之大蠹者悉置之而不行而所行者皆長  
 治久安之計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善積厥躬德脩  
 罔覺百祥併集天休滋至用吾國祚於億萬年無疆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之休者亦惟曰作善惠迪而致然者爾若曰妖誕信老而能轉移禍福於國家者非惟愚臣之不信天下之人略有知識者亦必曰無是理也昔梁武帝前後三度捨身為佛家奴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反得禍佛之不足信也明矣況聖朝頒律凡師巫邪術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白雲宗等會左道亂正之術者治以重法天下軍民遵守不敢犯今 陛下以天縱之聖嗣大歷服祖宗成憲罔知所遵夷狄佛教反為所惑抑獨何歟伏望 陛下明天地之性察萬物之情稽古正學重絕妖妄

特勅該部會議如以臣言是即將原差內臣取回供職內廷其隨行番僧悉遣歸外國則天下幸甚斯道幸甚如臣言謬妄願受誅殛臣待罪言官悲憤填臆言無倫次不知死所無任震懼殞越之至

待罪上言

林大輅

字以乘... 廣東... 嘉慶...

臣切見近奉內降有南行巡符之命群臣咸進言願留聖駕昨蒙聖恩將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黃鼐等六人同下詔獄及將吏部等衙門官員俯伏待罪職下獨如臣等不及臣等竊實耻之夫職雖各有所司然食祿均有國憂眾皆越職觸罪危言敢陳臣等何

人不能一言以效死耶臣等誠有靦面目矣臣謂陛下宜賞進言者而罪不言者蓋進言者忠君愛國奮不顧身者也言者雖出位縱不賞猶當宥之不言者雖不罪實當罷之而邪正分而賞罰明而國家定矣臣竊以今日雷霆之威震駭如此雖京師小民皆以為 陛下自今決罷巡幸矣然未賜施行猶疑有所蒙蔽而不知今既罪言者則已明知眾臣皆以巡幸為不可矣又豈得獨違眾以行耶聖慮回則是數臣雖死而使宗社獲安天下受福忠謹之心真足以報祖宗於地下矣臣等復何敢愛一身之命而不與

之同死哉然諫官者天下之元氣元氣宜通不宜塞人身之元氣塞則人病國家之元氣塞則國傷伏願陛下垂寬容之聽廣忠直之路將黃鼐等所奏俯加詳察哀其懇懇之誠特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之名則幸甚幸甚臣等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闕下

應詔陳言以答天譴

黃體行

字子... 廣東... 嘉慶...

頃者上天示戒災及寢宮 陛下愛懼深用祗慎勅諭群臣詔告天下其敬天之心茂以加矣然必懇懇於求言者蓋以變不自生惟人所召願九重深遂非



博米群言不能悉知大小臣工祇承德意誓竭忠誠以圖報稱於是大臣言焉繼而科道言焉捨民隱弗陳而指切 陛下之身者不謀同辭此非有所諱而故揚 陛下之過也亦非天下之民舉安而 陛下之身獨未盡理也蓋 陛下一身天下仰望其正與否實天下之治忽所關群臣有言不歸諸 陛下之身而又誰歸哉迺今旬月不見舉行臣寔愚昧不察謂何 陛下御極九年于茲五年以前逆瑾竊柄敢作亂階百姓惶惶無生路幸而國祚猶萬元惡成擒噫亦危矣然危而有持此可為一幾也 陛下其能為之乎六年以後逆瑾餘烈滋熾未已蓋取於民者既窮則民不聊生勢無所歸自相率而入之盜一旦劉六劉七之徒挺身以出而亡命之人爭應之北關一呼聚盜成丘鼓星之焰以燎南北之原者幾不可戢幸而國祚猶萬天兵歷境江神助順而賊舸隨風以飄噫亦危矣然危不終危又可為之一幾也 陛下其能為之乎方今川江餘黨猶未悉平而劇寇之受招者間或復叛正 陛下兢業勵精之時也不此之圖德番僧義子邊軍之屬通相兒戲而皇店內市打毬錢無名之征胥此焉出而又信童豎數十人

色從聖駕潛出外市移時始入庶民之家有千金之子猶知自重其身而坐不垂堂况 陛下一身天地祖宗之付託萬方黎庶之攸歸視彼千金之子輕重不侔可付童豎之手以自召不虞者乎即今幸免所損已多此臣深為 陛下惜也此心既縱凡百就荒朝禮廢而不修宮殿流而不行威重損而不知儲位震而不肅上天監臨特示切身之戒 陛下始雖警悟而畢竟受蔽雖有大臣科道部屬之言猶以為清亂聖聰前有進者報而不行後有進者留而不報豈不以群臣皆外人也勢隔情離任意投擲夫人之情莫親於母子莫密於夫婦仁壽坤寧兩宮為 陛下之親且密者也群臣之言不足聽兩宮之言獨不足聽乎臣本一芥儒生謬登甲第在 孝廟末年而竊祿在 陛下初年而錄官其荷國之恩誠厚矣始欲少効愚衷顧八十歲老母在堂賴以送終理難許國逮今老母不幸無祿而猶顧戀蒙耻不為 陛下盡言此身雖存猶行尸也伏望 陛下特清聖慮大回宸斷念今日之天下皆祖宗勤勞之天下不可以或輕今日之人民皆祖宗勤勞之人民不容以或易出番僧屏義子邊軍凡皇店內市打毬錢無益於天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2 版五內



下無補於生民而非君上當為之事者一切罷去撤  
行殿而深居以為誕育皇儲之地息遊幸而早朝以  
杜潛移政柄之門召親王而入輔以絕姦邪窺伺之  
路如是則群臣之言次第舉行而陛下之身正矣  
陛下之身既正生民將有所恃以為安川江餘堂閉  
之自將息然解散而劇寇之復叛者轉為安帖陛下  
下此時可以奠居而收永清之治矣借使不聽群臣  
之言仍蹈覆轍天下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君之  
於臣猶父之於子父或有過實子之責陛下偶陷  
有過之地而臣尸素之愆亦有不容追者乞將臣放  
歸田里以荅上天之譴萬萬無悔干冒天嚴不勝竊  
懼悚慄之至

莆陽文獻卷之十三

莆陽文獻列傳

梁陳

鄭露傳第一

鄭露字思叟其先出榮陽過江入閩遠祖昭嘗過泉  
之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葬焉至陳時莆  
猶未為縣人未知學露與其弟莊淑自福之永泰徙  
莆廬護墓側據南山之勝構書堂以修儒業時作篇  
章以訓子弟自是莆人化之始與學吳四輔源謂露  
豪傑士也業儒於比屋未為儒之時事詩書於舉國  
不事詩書之日而後之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皆  
以湖山之絕響振之莆之衣冠文物實自露兄弟開  
先之也後人因稱為南湖三先生云

出吳源名  
公事述

鄭露傳第一



唐

林蘊傳第二

林蘊字夢復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字茂則書經日輒記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以明經擢第授汀州曹掾郡多鬼著無鬼論刺史樊澆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元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葦蘊蒙適既官皆刺史司馬長史號九牧林家兄藻少有志尚恥為遐服農人其言曰張九齡生於韶陽陳子昂出於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諸

蕭陽文獻傳二

弟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與歐陽詹讀書於龜巖學成乃負策而西薦蘊相次明經及第藻以詞賦推貞元七年進士省試合浦還珠賦藻成假寐恍惚見人語曰何不敘珠去來藻悟援筆脩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黃裳曰敘珠去來豈有神助耶前人第進士自藻始官至殿中侍御史蘊亦嘗應賢良方正科其策曰臣遠祖比干忠諫而死天不厭直復生微臣語大而肆故不見取貞元四年以明經及第西川節度

使韋臯辟推官臯卒劉闢代之有反謀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亦惜其直陰戒刑人第抽刀磨其頸欲脅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奴輩礪石邪闢知不可屈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源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旌鉞數十百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吏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

蕭陽文獻傳二

定制禮令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作司徒今以臯佐錡季安為司徒官不擇人虛從史于臯其罪大而刑輕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弊蘊亦韋臯所引重其專制感憤關說而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



朝出爲邵州刺史錄見唐書  
儒學本傳

林蘊傳第二

蒲陽文獻傳二

三

林攢傳第三

林攢字會道披之從孫也舉進士不第從事塞垣貞元初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母卒每一痛哭水漿不入口舉葬事自埏磚甃與兄弟同負土作塚未窆有白鳥來甘露降旣窆廬墓不去州上其事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霑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陰雲四合欵成甘露移時不消白鳥復翔集事聞德宗降詔褒異厚其祿賜命立雙闕表其閭曰唐貞元旌表林氏門閭時號闕下林家出唐史本  
傳等書

蒲陽文獻傳三

一



黃璞黃洎傳第四

黃璞字德溫其先光州固始人晉馬南浮隨徙候官至璞始遷莆之涵江黃巷登大順二年進士調尚衣監主簿乾寧初改崇文閣校書郎致仕初黃巢剋建州軍中謠曰逢儒則辱師必覆及入閩過璞家令曰此儒家也戒炬弗焚璞善於詩歌一時著述潘鎮無不傳誦所著有霧居子見唐藝及閩中名士錄傳于世子五人仁藻著作郎仁渥太子正字仁洎御史裏行仁渭著作郎與璞同時館職號一門五學士庶子仁渥擢武舉出方志

莆陽文獻傳四

黃洎字文江璞之從弟由候官遷莆之東里號東黃洎乾寧初擢進士第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者洎規正有力焉未幾朱梁移國足跡遂不復西中州名士若李洵韓渥羅隱崔道融輩避地閩中悉主於洎其文字雖不顯於中朝而僅見於閩中所為碑碣然至今推論莆文章家以洎為初祖云雜出宋志

名公事有泉山秀句集行於世見唐藝

黃璞黃洎傳第四

許稷徐寅傳第五

許稷字君苗少因入關遇陳舍人誦等會飲有輕稷語稷投孟憤排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推貞元十八年進士五歌詩嘗為江南春三首詞甚綺麗後歷南省員外郎終衡州刺史出名士傳及何志徐寅字昭夢博學經史尤長於賦朱溫以梁國兼制四鎮寅投所業引見間無雲而雨溫索詩寅立成一絕有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之句溫大喜乾寧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時溫欲移居梓屢稱夢韓信授以兵法又與李克用讎敵寅因飲醉

莆陽文獻傳五

觸溫諱懼遂製遊大梁賦以獻溫讀至千年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愈喜今兵士諷之一字酬一縑不責前慢寅得免歸卜居延壽溪上有詩曰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功與樂天爭如今延壽溪邊住終日無人問一叢泉州刺史王延彬以禮招寅一見如布衣交日會諸名士以詩酒為樂久之辭歸以疾卒有詩賦及探龍等集行於世出何寅詞賦綺麗不類古體遭值唐亂間關盜賊中遜辭避禍不可為典則七世孫銳鐸同舉熙寧九年進士鐸第一時有龍虎榜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元之稱



世事 鐸官終吏部尚書 錄見宋史本傳

許稷徐寅傳第五

莆陽文獻傳五

二

翁承贊傳第六

翁承贊字文堯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天祐元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開平四年復為閩王冊禮副使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監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因相閩主賜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又賜漆林莊曰畫錦有詩集 見何志 及宏詞等集行於世孫鑑宋景祐元年進士建昌軍判官載熙寧六年諸科希愈紹聖四年特奏名承贊從子乾度左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處廉處恭處休相繼登宋建隆開寶雍熙進士第時稱六桂處厚孫損天聖二年進士終殿中丞操亦登第亦諸科處朴子緯景德二年進士終新會令有翁氏父子詩 雜何志等書

翁承贊傳第六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鄭良士字君夢仙遊縣人性沉厚寡默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三年獻詩伍百篇授國子四門博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于白巖故墅後閩王審知辟為建州判官累遷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有白巖文集詩集中壘集見唐書藝文志同邑陳秉乾寧初擢進士為秘書郎後退居里中每與良士及王延彬徐寅輩以詩相唱和良士于八元弼初仕閩為禮部員外郎閩主昶遣元弼貢方物于晉致書執政辭旨不遜晉祖怒以元弼屬吏獄具

清陽文獻傳七

引見奏曰昶夷猶之長不知事君之禮得其善言不足為喜得其惡言不足為怒陛下敦示大信懷柔四方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晉祖奇之賜帛遣歸後仕曦為諫議大夫曦嘗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不宜加箠楚曦釋之加禮部尚書判三司嘗以掃除不平為事會朱文進殺曦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依王延政為文進所殺弟元恭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官至別駕元龜第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官至司馬元禮官至推官元振官至員外郎元瑜官至

秘書郎元忠官至正字兄弟俱博學能文時號鄭家

八虎出溪志

楊在堯其先自華陰入閩居僊遊登唐天祐二年進士第終右補闕有文集子崇鼎為陳洪進子婿歸宋授明州推官終大理寺丞知惠州出清源志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清陽文獻傳七



宋

陳靖傳第八

陳靖字道卿祖沆梁開平進士為天雄節度巡官知梁政必亂以父喪在嶺表棄官南走負喪歸王審知欲辟以官堅不起父仁璧仕陳洪進為泉州別駕宋初勸洪進納土太祖嘉之授檢校膳部員外郎泉州錄參及洪進率僚吏入覲仁璧獨以老辭靖好學頗通古今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眾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

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競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實上科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居室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

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願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第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為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貳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安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

莆陽文獻傳八

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弟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甚者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以秘書監致仕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三十餘通目曰勸農奏議經國集然其



說泥古多不可行出宋史傳靖嘗避宅為興化軍

若于撤攬巷即今陳宅是也致仕後天聖三年進穎

州郡開國伯熙寧元年諫臣以靖勸農奏議進呈神

宗嘉獎贈尚書左僕射子六人長甲咸平三年進士

累官大理丞餘皆以父任補官雜出何志

惟德字微之靖之孫以靖任補太廟齋郎為長樂縣

尉隣縣民有鬪自服毒死檄惟德覆驗惟德察屍色

有異內銀釵喉中出之若傅墨鞫之果得所服餘毒

於其家誣者得釋知雷州以公田歲入數百斛還之

官罷州採珠戶終其去未嘗取一珠遷大子中舍知

前陽文獻傳八

長洲縣以法繩寓貴并其子弟一無所阿縱轉國子

博士知連州州之東湖舊例入州守為主租惟德不

取歲收其息以抵公帑之費以虞部郎中致仕卒惟

德清謹剛介孝友儉約先疇多以調諸父昆弟之貧

者二子啓期啓宇皆擢進士第出方志

中復字從道仁璧之曾孫靖之從孫也祖端大中祥

符五年進士太常博士中復年十八與兄孝純同登

熙寧六年進士調懷安尉監建州茶務植茶百萬本

國課立辦呂嘉問吳棫相繼尹京辟為參謀官歷國

子監丞兩除提舉京畿西路茶鹽香事時朝廷議行

茶法當塗有欲括利原者以中復嘗任茶務今悉陳

利害欲進用之中復謝曰吾豈以身計為推利作備

者乎累遷提舉廣西黔南常平事黔南賊熾師出輒

敗中復自提軍決戰賊遂平邊吏邀功者奉奪蠻境

置從允二州築城防禦中復以為得其人不可教得

其地不可守徒靡費國用為他日禍胎力奏罷之歷

廣南原路提舉刑獄事屬劉花三嘯聚潮梅循惠皆

騷動又與連冠合勢徽宗手札委規畫不踰月平之

累轉中大夫召還卒中復簡淡冲粹言不妄發篤族

誼重交契所得祿賜養親外悉以給族屬之貧者按

前陽文獻傳八

察廣東日為提學戴安仁立後以金帛遣役吏王獻

歸潮就學卒致通顯凡八歷外臺如張天覺朱勝非

諸人皆其所獎拔者及卒有挽以詩曰南北建牙多

故吏東西闕府半門生出方志

陳靖傳第八



蔡襄傳第九

蔡襄字君謨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因家僊遊至襄又遷莆之城南曰蔡宅年十八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由是三人者皆坐謫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

不甫陽文獻傳九

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將造為禦之之說必曰奸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若避奸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必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又必曰彰君過夫諫臣司過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奸名默默

空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奸進若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上下闕失不願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置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

不甫陽文獻傳九

疏出聞者悚然進直史閣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嘗言浮圖災下有舊壓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禁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徵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感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願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軍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夏竦罷樞



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竝退眾賢竝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

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未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賑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任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請得改英州温成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有除授非當者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毋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

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倍重其事其奉泔屑會賓客以盡禮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下令禁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蠶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校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剋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榮惑而近臣知名

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謂言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廕西三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辯為文章清道粹美有莆陽居士集行於世乾道中賜謚忠惠出宋史本傳等書弟高字君山第景祐元年進士調長溪



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辭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濤安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讎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高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讎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盜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讎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高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不知其以何術得也遷開封府太康縣主簿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遇下吏高年少位卑

蒲陽文獻卷九

五

能不懈屈而得盡其事之詳遵路獨喜以高為能未幾以疾卒于官高嘗與歐陽脩言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其兄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高之稿得共五六因相與嘆高果天下之奇才也高卒時年甫二十八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汙吾夫拒而不受脩銘高之墓稱其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

化其妻妾云襄三子勻勻旻皆蚤世襄卒朝廷錄其子孫以勻之子傳守將作監薄時方二歲母劉氏撫教至于知書六經子史皆務貫穿志在學古務實以養母卒不遊場屋而學行益力歷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著述頗多見藝文志子三人長櫛字子強大觀三年與從父伸同登進士歷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泉州乃襄舊治櫛為政得襄之家法人謂有祖風烈官至朝奉大夫次樞以政和五年同從父伸登第歷官西京提舉學司主管文字御史常安民在黨籍人多疏之樞獨事以師禮提舉湖

蒲陽文獻卷九

六

南學事時殿中侍御史張所教授潭州未知名會所白事問曰時事如此度今誰可任國事者所舉劉安世樞瞿然曰自宗觀來禁錮元祐之學子為教官乃敢伸公論若是耶即薦所後果知名年四十五慨然嘆曰先公掛冠之年吾已過之時方多事其可無功冒寵乎丐致仕宣和末與燕雲之師主兵者欲引樞為謀議官樞以書止之子頓孫師言數言皆登第次林字子堅欽宗朝以父任尉會昌視事數月遇賊犯境林領鄉兵數千人與賊相持兵潰林力戰不支遂遇害贈承事郎官其子額後贈朝散大夫出何仲



字伸道襄季子曼之子也伸與兄佃佃入太學俱有聲號三蔡佃宗寧初進士第二時從祖京當軸力欲羅致門下竟不能屈會呈異上疏論宰相非人宜舉漢汲黯故事以應天變責監溫州稅官至朝奉郎伸政和五年進士遷通判徐楚饒真四州在徐州時禁卒謀亂約夜半舉火伸聞之部分他營密為之偁仍戒故緩更籌叛卒火舉則黎明矣衆無應者遂逃去伸追捕盡擒之在真州日火延燒千餘家民露處雪中老幼號呼盈道伸關寺宇官解分處之且發常廩以賑給守者不可伸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如得

前陽文獻傳九

七

咎請獨當之事聞朝廷釋不問未幾移滁州改知徐德安和四州初伸與秦檜同舍又同年後伸以趙鼎黨丐祠者累年檜一日訪伸有念舊語伸不肯干之檜不樂除浙東帥司叅謀官建炎紹興間盜賊蜂起伸嘗曰國步多艱中原未復豈能以書生餘技取爵祿耶時戚方既降而復叛伸單騎至其麾下說以禍福方素聞伸威望即出就招一州賴以全活官至左中大夫卒贈特進子洸居雲川以父任補官以襄未見名請于朝得謚忠惠所得俸每以賑親族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貲官至戶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從

孫戡居毘陵軋道中第進士官終寶謨閣直學士

志等

蔡襄傳第九

前陽文獻傳九

八



傅楫傳第十

傅楫字元通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數傳至高祖仁瑞始徙家仙遊楫少自刻厲於學未冠試廣文館第一不第而歸從孫覺陳襄游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治平四年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委楫楫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實諸法守內不能平乃欲以煩剝困之檄攝天長令發摘隱伏奸猾屏跡轉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楫釣禮歷大谷

前陽文獻傳十

令帥曾布曰是吾兄所知者率部使者交薦改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蓋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推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時曾布方執政薦為太常博士神宗時議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楫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得其中上之及施行卒如其議徽宗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楫進侍講翊善中人蒞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慄

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曠行免官徽宗即位

召為司封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論內侍郎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累遷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歸則削稿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傅楫為朕言甚詳然後人始知其所以啓迪君心者切至如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寔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

前陽文獻傳十

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出宋史本傳子諒友誼夫謙受諒友字冲蓋博學善詩文第元祐九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歷膳部員外郎知和州未赴而卒誼夫元符三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謙受亦博學能詩以父蔭補承務郎倅新安鎮靜不擾官至夔州轉運判官從姪權求希龍同登元祐六年進士號傳氏三龍權任太學錄時太皇太后高氏外家求師有旨令太學選德行文藻兼著者祭酒司業以權應命高氏尊之曰傅夫子及第唱名日傳宣許特謝恩太皇太后宴資甚厚希龍字廷允知



漳浦縣時二蔡當國不肯附崇寧開詔具元符上書姓名入邪等籍希龍與馬從孫知柔字德潛宣和三年由上舍登第調循州判官有盜曾少龍追境知柔教民造弩及砲石之屬寇至乘城發弩寇潰去部使者聞于上改秩知龍巖縣度寇發聞知柔威名卒不敢犯調泉州僉判海寇林元仲猖獗帥葉夢得檄知柔往出幟示寇招撫元仲遂降官終朝請郎福州僉判出方權于共三薦奏名亦以文詞稱嘗註釋東坡和陶詩出仙

傳佇字凝遠楫之諸孫也年十八入太學登重和元年進士第授無棣縣主簿會金虜陷全燕棄虛南下河皆震郡檄佇餉軍佇書生不習兵事初感意其難之而佇得檄即行飛芻輓粟軍以無乏調南安縣丞歲大饑民棄妻子者相屬佇請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且糜粥食之民不失所明年歲豐悉訪所親歸之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佇躬督其役勞費半他邑而事獨先辦帥張浚聞于朝特減磨勘二年除茶司幹辦公事轉南劍州通判卒佇仕宦三十年先時無所增益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敘族主恩造次

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為有德第然躡取光顯矣為哉官至朝奉大夫累贈金紫光大夫子汶淇皆自有傳出方

傳汶字元魯以父佇陰補官初調清流縣尉捕盜改秩知將樂縣時朝廷以軍興需僧責之縣他邑視民產均敷之汶遣吏齎度牒往三山減直而售官出餘直以足數劔建之俗生子多不舉汶令里正籍記家給錢米活者以萬數多有以傳名其子者尋倅廣州帥司馬假以捕盜駐滿三獄申審覆奏動淹數月為慮汶答曰容某以三日辦之帥以為喜而未深信汶退

召獄吏具見禁劫盜分為三類一傷被主駐滿一不傷被主駐滿一無被主駐滿次日引鞫具得其情遂白帥惟以傷被主駐滿者申憲臺餘皆減等分遠近決配帥大喜悉如其言尋知貴州郡僚月俸積壓汶至悉撥錢還之帥張南軒聞之曰祗此一節便見施為遂率部使者交薦而司馬假召還亦力薦之遂除提舉江西茶鹽事繼知德慶府所至以仁政稱終朝請大夫出方

傳淇字元瞻佇之子也年十九釋鄉薦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潮陽縣尉前後獲盜登賞格者凡十數示



嘗自言會參政龔茂良提刑廣東為上其事改秩之  
平陽縣號難治淇以豈悌中和為政民有爭曲直者  
徐以理開譬之皆心服去已而被檄校士漕臺丞相  
虞允文方以經略中原為意招徠豪傑欲與共功因  
以書見丞相論天下事言自古建功立事必須非常  
之人一時誕謾爭言富強者其意不過竊取爵祿非  
能為國家深長計也丞相大喜秩滿奏除幹辦諸司  
糧料院淇雖官中都足跡未嘗一造權要之門適孝  
宗命有司具六院姓名時淇以替去不預上閱班簿  
獨指淇名命奏事及入對敷奏稱旨即除監察御史

蒲陽文獻傳十

五

初入臺六察官皆闕止淇一人糾察庶務風采凜然  
上喜謂近臣曰傅淇朕自擢也于時上有汴掃河洛  
之志常患儒臣謹畏特崇獎武臣以振起之於是乘  
間倖進者多以文階易武爵驟致貴顯淇嘆曰是豈  
可長哉疏論其事上悟即日出其疏於外自是無敢  
求換武者未幾遷太府少卿每因輪對勸上擇端愿  
誠懇之士以備宮僚又言川廣去朝廷遠守臣不可  
輕畀上皆嘉納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時方擢  
專對材以使虜廟堂進擬數人中批特命淇為賀生  
辰使未行除宗正少卿樞使王淮見淇曰此行盡出

淵衷及還上詢北事甚悉淇具言河北河南之所以  
然上曰卿言是也又之淇丐外上不欲其遠去除浙  
東提刑時兄汶亦提舉江西母夫人年九十更迭迎  
養人皆榮之甫一年移節浙西淇居官不求赫赫名  
蒞職兩年政平訟理上嘉其功除直龍圖閣再任半  
載改知寧國府淇以母老樂閩中力請便郡歸養遂  
易知泉州尋丁母憂服除無復仕進意光宗即位起  
為廣西提刑復除知溫州竟以疾卒官至中奉大夫  
直龍圖閣莆田開國男出方

蒲陽文獻傳十

六

以書見泉之鄉先生黃維之大奇之後嘗從朱文公  
游淳熙八年第進士誠平生自讀書外它無嗜好所  
與語者率皆好學清介之士非此弗與之交初調永  
春尉力辨陳介珪之寃與上官忤因納告勅于憲臺  
求去其寃卒得直侍郎黃艾被旨使北壯誠有守奏  
辟以行凡表奏之類悉以委之歸除廣東監幹改知  
青陽縣尋除提轄文思院時參政張巖開督府于京  
口奏辟戴溪與誠同幙凡有著述皆出其手後歸朝  
不一跡權門累循常調遷太常博士真德秀時為正  
字每數日輒相遇談論古今事移晷方去寧宗朝輪



對其略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略無一朝奮起之勢寢有百年消微之憂或有聞而嘆息者或有聞而竊笑者嘆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沈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未及沾激阿諛之弊言頗鯁切先是子彥卿博學能文以疾卒誠哭之過哀輪對間忽卒于殿下縉紳咸悼惜之相與請于廟堂欲官其次子而誠素與時相不合僅以員外郎致仕誠性甘清貧俸入不殖產業悉以

蕭陽文獻傳一

置書自號雪澗翁弟誠字友叔少孤母與兄督之讀書至于成立事其兄極恭順淳熙十一年以太學生登進士第停無為軍召監六部門寧宗以丙寅伐金之後淮西民多流徙知誠有材略改除宗正寺簿將命往安集之還朝又以誠熟於淮事擢淮西漕召為司封郎中遷尚左郎中尋被旨使北歸以疾卒從子大声字仲廣淳熙中以太學生登進士第主福清簿帥辛棄疾頗嚴憚撤大聲往鞠問長溪盜囚大聲釋其株連者五十餘人僅留十數人于獄邑令不樂其翻異獄案凡諸胥券食及囚糧皆不給大聲自質

衣食之及帥親詰問皆如大聲言調貴州教授帥絃每稱之曰教授古君子也禮部尚書黃由舉天下教官以大聲為第一改秩知武平縣催科不迫而財賦自辦遷通判循州適寇發守稱疾大聲調發諸軍悉力鏖戰賊皆潰去未幾餘黨復倡倣諸司專委大聲督捕乃上禦賊數策漕使劉強學謂其句句可行頒行于廣東十四州遂劾守不職以大聲攝州事尋奏為真閣城驩呼曰傳父再晉吾屬有依矣前數月郡固有老松數株日出紫氣如雲騰空而上及大聲拜守人以為德政所感守上日有例用錢千緡悉却之部倉米計增大大言首減小之在循四年民樂其政相率立祠蕭陽文獻傳一清方之官制無復有仕進意官至朝奉大夫子瑜通直郎通判靜江府

傳輯傳第十



余象朱絳陝次升傳第十一

余象僊遊人父積守職方員外郎致仕象第慶曆六年進士歷官光祿寺丞首奏王安石議論詭辨名實眩耀雖為一時之文人終為異時之巨蠹安石憾之因與左右傾象出通判宜州又奏安石小人終累大事若果亟用必至紛更一時出安石之門者皆惡之得蔡襄余靖力辨獲免仁宗亦知其直就加秘書丞尋除太常博士英宗即位召見特授屯田員外郎謂近臣曰余象敢言朕常畏之卿等宜自謹勿使之有言也儉黨咸則目出通判宣州與民無擾州民至登

聞鼓院乞象領州事英宗以問司馬光呂公著對曰余象乃陛下之汲黯內則面折廷爭外則臥治社稷臣也即授都官員外郎知宣州神宗即位除屯田郎中通判南劍州遷禮部郎中薦胡安定門人錢藻孫覺錢公輔范純仁遂力求致仕象好為詩尤耽書於論語嘗著集解中庸則有大義呂公著薦其書於朝神宗欲大用之而卒范純仁狀其行從子授熙寧六年進士初調候官縣尉捕盜改秩李清臣作告詞有曰格盜忠勇不孤所職遷校書郎博學能文官至京西提舉

志出方

朱絳字君說其先唐古田令璣由光之固始居莆之水南三傳至曾祖珙又遷仙遊兄緝字君與元祐六年特科終漳州司戶絳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二年以李常孫覺陸佃曾肇列薦除王宮大小學教授尋外除紹聖初章惇當國欲寘元祐諸君子于死地絳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說除諸王宮侍講再遷翊善元符初除都官員外郎時鄒浩以論元符后不當立竄新州貧甚絳率親舊出金贖行上聞之悉下臺鞠治以絳贖金特厚追一官勒停徽宗登極以藩邸舊臣召赴闕累遷右諫議大夫給

事時范純禮劉安世等屏黜於外悉為論列有旨後范作所奏審山園陵支過錢帛更不供報戶部絳謂戶部主財賦出入豈宜有不預聞陳師錫自穎移廬自廬移蘇吳伯舉自蘇移滑絳謂監司郡守宜謹擇久任不宜數易馬涇送吏部與合入差遣絳謂涓任臺官兼進士第一人無他過犯送部非朝廷崇重臺官之體蔡王府獄與有司捕逮株連甚衆江公望論列頗切黜外郡絳封還制書言公望杜塞間隙以全陛下兄弟之義今若以言罪之雖篤信不惑之士亦不敢以直道自任况非其人耶論駁再三以是忤



大臣意出知壽州崇寧元年上思其忠進寶文閣待  
 制真定府路安撫使二年中丞石豫力肆詆誣落職  
 提舉杭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上以星變凡隸  
 黨籍者悉蒙洗起知福州蔡京復相綬遂罷大觀  
 元年依舊落職提舉洞霄宮卒于家官至左朝請大  
 夫初綬在後省凡四月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  
 曰上眷待如此不日當在此地綬不為動時紹述說  
 興綬以書責京曰彼為紹述之議者豈毫髮為朝廷  
 計特借是固寵位復恩離爾自公秉政中外屬望今  
 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峻是知有私恩不知有國恩知  
 肆情得意取快於一時不知基禍於異日為可畏也  
 京得書大怒始力謀所以去綬者臺官喻意始抉其  
 細故并以合黨王回締交鄒浩罪之建炎間始復舊  
 職贈少保姪真元豐二年進士為秘書丞以綬入黨  
 籍併罷免政和元年起知南雄州辭不赴尋卒綬之  
 子也子宗字成德以父任授長社尉後存薦于朝  
 者累遷吏部員外郎時銓曹法嚴事皆密滯宗視職  
 之始有士人在任被賞轉官俾任滿赴部自陳吏扼  
 以須會問元任宗索案視之一時該賞五六人立叱  
 吏行賞人服其果決累除太府卿徽宗尊寵潛藩之

亦為宗言者太師蔡京同州里持國柄逾二紀  
 宗未嘗造其門靖康初近臣薦宗才堪治劇淵聖召  
 見欲用宗為開封尹而宗奏事觸宰相遂止紹興元  
 年召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高宗勅制置使發兵捕  
 誅師屢無功除宗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趣入對  
 宗曰愚民窮困無聊弄陛下兵將吏羨寇弗除誅歛  
 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付臣  
 綬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上嘉納之制置  
 司方奏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宗遺書責之曰擁兵  
 彌年州縣轉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壑矣吾不  
 能復為下石公自為之曾朝廷更遣它將而盜平卒  
 如宗策官至右朝散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宗子元飛  
 字希實任官三十年不營一金產所得俸即買書籍  
 每部三本分遺其三子官至福州通判初丞同安時  
 朱文公為簿因通族系子澆涓澆俱遊其門所居有  
 歸樂堂文公為之記家藏手帖猶存澆官終廣東帳  
 幹出方  
 陳次升字當時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  
 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

一  
下  
升  
貴  
參  
日  
事  
全  
書  
第  
4  
反  
文  
內



行仁政而謂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  
進士知安丘縣時州從事攝政告以繫囚頗衆當斥  
大獄屋次升曰子不教我期於無刑乃教我廣獄耶  
未幾從事行縣而獄空於是歎服轉運使吳居厚以  
聚斂進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  
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  
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  
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  
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  
封橋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

蒲陽文獻

五

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  
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  
為奸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禁出西方次升請德  
求言以彌天變掖庭鞠魘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官宜  
付外參治今屬於闕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  
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聖  
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  
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真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  
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縉紳次升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

蒲陽文獻

六

勅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  
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  
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貪鄙鄭居中檢佞由是  
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頴致已意嘗以美  
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  
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  
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  
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  
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  
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  
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  
刻喜求人過今使遲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  
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  
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  
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以  
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  
然願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  
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  
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  
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徵



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下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下於池出京於江寧初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親舊饋送多坐次升言聖朝仁明親友恩義烏可遽絕合與改正中丞鄧綰嘗為王安石求賜第薦安石子雱及其婿下館職神廟謂其持心頗僻賦性回邪今下欲報綰私恩褒飾妻父故寘洵武於史院令同脩正史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惡乎曾布許將轉官告詞皆云參顧命次升言陛下紹天命承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今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上嘉納之

▲蒲陽文獻傳十一

建中靖國元年擢左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會右司諫陳祐以言曾布解職次升入對上章救祐上不顧左司陳瓘以書見布極論其過乞早竄黜出知泰州次升上疏乞留不報尋出使契丹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及使還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奸言日至降克集賢殿脩撰屢移循州編管入元祐黨籍蔡京罷相復寶文閣待制累官朝散大夫宣和元年終於真州私第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世安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之行也他所言曾

肇王觀張廷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姪孫拱之廣州戶曹曾孫湯撫州通判曾姪孫墳伯昭州法曹立伯泉州察推並登進士第山宋史本傳

余象朱紱次升傳第十一

▲蒲陽文獻傳十一



方黃吳林徐鄭方傳第十二

方儀其先本歙人至廷範歷知長溪古田長樂三縣居莆刺桐巷六子皆仕閩王氏仁逸檢校水部員外郎仁岳秘書少監仁瑞著作郎仁遜大理司直仁載禮部郎中仁遠秘書正字儀仁岳季子也咸平三年與從子慎言同登第初興化軍未有學儀伏闕上書乞建軍學立夫子廟得旨賜地儀入貲助成之復與弟能及慎言奏請脩三禮堂步廊崇閣及學制之未備者由是莆之學校日盛歷官大理寺丞遷著作佐郎卒郡學繪其象祀焉

莆陽文獻傳 十二

黃君俞字廷僉璞之玄孫父問字公裕博通五經創上林義齋以聚英俊之士立為五規一曰脩身謹行二曰立志抗節三曰潛心經術四曰留意世務五曰限日收功卒左丞皇甫泌諫之曰義成逸士君俞幼強學著書一百卷名動京師試開封進士第一四黜禮部鄭儼滕甫王珪陳襄交章論薦歷官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卒

出何

黃隱字仲元璞五世孫也與從父理同第治平四年進士是歲族父君俞先試開封第一四黜禮部上書乞以所得恩命命君俞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戶

隱知無錫縣以最聞元豐中遷殿中侍御史剛直敢言無所畏避初召對神宗問學術時尊尚王氏學而隱以司馬光對不稱旨及問福建茶鹽利害條對甚悉上嘉納之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出守泗州謝表云韓莊之風不衰秦晉之患將起猶為王氏發也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臨終戒家人毋得請致仕徽宗聞而異之與壹子官五世孫黼乾道五年進士歷給事中改殿中侍御史慶元初韓侂胄攻偽學愈急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名入黨禁終權刑部侍郎

莆陽文獻傳 十二

黃穎字仲實嘗從陳襄學于毗陵襄愛其文行置于經社元祐間舉經明行脩科時天下弗就者二人穎其一也哲宗以弗至問孫莘老為中丞因條其學行以對詔降袍笏就其家起之更三期毋促之始調清溪尉歷劔浦簿郡守方全道以改官薦穎力辭請以畀同列轉儒林郎知長泰縣脩治學舍晨治邑事日中與諸生講肄經旨逮暮而歸又以職田穀三百餘石與耕民悉不取尋權龍溪尉卒二縣士民齎金帛以賻其子公坦一無所受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終



通直郎 出何志

吳世延景祐五年進士授朝奉郎屯田員外郎知梧州最為周濂溪所親重常相與唱和有詩集行世

林緒藻六世孫也五代末杜門避世常慕陶靖節嚴先之為人窮索古典脫從於功名之途大中祥符七年詔舉草澤州郡以緒應舉詔書云朕網羅遺逸崇獎風化苟一善之可稱俾釋巾而筮仕以爾居閩越之俗為鄒魯之儒頗飭行藏聞於鄉黨宜覃麗澤往教州庠特授將仕郎本軍教授中書侍郎向敏中之

詞也 出何志

徐復字復之一字希顏寅三世孫也幼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大樂於八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鍾磬侈奪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志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鍾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

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爻無變異乎復冠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期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 按宋志云官其子 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萬松嶺 出宋史本傳 每與林和靖往來杭

人稱二處士翰學沈邁榜所居曰高士坊太守蒲宗孟題其舊隱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謂帝布衣還尚嫌姓字騰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間大隱不妨居市井高吟何處問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心水自閑後十年卒 出何志 晞賢直清慎恬於分義最為士林所推重云

方漸其先居游洋後遷郡城北諸父伯通伯鎮伯逢俱登第漸政和八年進士紹興中通判韶州知梅湖南恩積官至朝散郎平生清白無十金之產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寫定就寢不解衣林光



朝質之荅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  
為小閣三間以藏其書榜曰富文鄭樵嘗就讀其書  
以詩美之子林鄉貢進士孫其義字同甫與族子阜  
鳴齊名大學博聞強記嘉定七年特奏名終從仕郎  
嘗游江浙館于金壇名卿王遂因授業焉在學一日  
心動裹裝徑歸未入門而母歿篤好關洛書工詩文  
出備

鄭伯玉字寶臣露之後後埭人八歲時叔父殿中丞  
試之曰伐木斧聲聞谷口隨答曰過橋旗影映波心  
叔父奇之景祐元年第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淮南

蕭陽文獻傳十二

節度掌書記七年改大理司直充撫州觀察推官韓  
魏公薦為殿中侍御史為人峭直不屈權貴好為詩  
所作有三百餘篇名曰錦囊集時人以與陳著作琪  
方提舉孝寧詩類為一集號烏山三賢凡朝政得失  
士夫臧否皆託之詩如欲輕賦歛則製老夫吟開新  
法則味莆田作嫉邪說則著閑居書懷恤民力則作  
豪家吟之類異已者多嫉之年未五十以親老棄官  
歸郡守俞希孟扁其亭曰綠野閑居二十餘年卒子  
叔明叔僑孫至道亨道事道相繼擢第伯玉皆及見  
之後贈通直郎出何

方惟深字子通父龜年景祐元年第進士與蘇絨齊  
名仕至屯田郎中所著有經史解題群書新語卒葬  
姑蘇惟深因居焉舉進士不第晚為興化軍助教王  
安石最愛其詩精詣警絕謂元白陸皮有不到處出

方黃吳林徐鄭方傳第十二

蕭陽文獻傳十二

六



方陳徐林傳第十三

方慎言字應之廷範第五子仁載之孫也第咸平三年進士知信豐蘭溪二縣號稱神明祥符初以殿中丞受詔往淄青數郡均給蠶賦使還稱旨許擇近地便養通判福州仁宗即位改侍御史屬丁謂貶崖州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書問悉焚之人稱其長者請便郡知泉州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奏免丁稅全活者衆父老相泣曰微方公我輩無以生又何有子孫哉自是生子多以方兒名歷兩浙轉運使浙河之漕歲百萬石願指而集景祐初錢塘江決數

蕭陽文獻傳 十三

十里慎言親庀工授材疊石列大木以殺潮勢賜璽書褒美改知潭州處劇而裕潭人像而祠之入為諫議大夫會擇重臣鎮南越遂以朝請大夫知廣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慎言既貴先推恩於從父昆弟而後及其子迨沒而孫尚白衣人服其義從孫迨元符三年以特奏對策殿庭乞復元祐皇后上不加罪命收實後名尋又上書謂秦人緘口膜誹而享國日蹙東漢宦官擅權而桓靈以降所存者位號武王數紂之罪在於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百姓所言皆譏切時政衝替求不得改官詔籍上書邪等人而適與焉

孫通熙寧六年以明經第歷遷親賢宅博士徐師福國夫人馮氏安康即王孝騫母也謫居瑤華通語王惟勤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因為草奏喻哀請命于上朝廷為之惻然遂矜宥出知睦州以最聞除王府翊善坐子軫上書論列蔡京謫官以朝請大夫老于

家 雜出何

軫以父任太廟齋郎蔡京復相天下事滋壞軫疏列其過千二百餘言其略云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詭述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天下交通閭寺納結宮禁靈國用則若糞土輕

蕭陽文獻傳 十一

名器以市私恩尚書省元豐所造京惡其地不利宰相意命毀之建四輔郡屯兵數十萬遣門人為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密諷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不知宗廟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徵稅百姓而鹽法朝行夕改鈔為故紙鹽為棄物號泣籲天赴水自縊者不知幾千萬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自見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跡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遊戲惟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自



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詔以疏宣示京京請付有司推究於是命御史臺鞠治獄具詔貸死編管嶺南靖康元年軫詣登聞鼓院上書陳訴始得收叙出米

年備要方慎從字惟之慎言弟也景德二年登進士甲科受秘書省秘書郎歷知弋陽懷寧同安懷安導江蘭溪六縣通判饒州荆南府知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改都官郎中以老歸卒慎從所至有德於民在導江日有楠木連理嘉禾九穗之祥璽書褒異守漳日適慎

言守泉州旌麾相望二州人榮之及再至漳人夾道歡呼曰吾父復來矣子諫臣侍官于漳手斷合水孽蛟死漳人憐而祠之封清水侯孫价初名儼熙寧六年進士大觀初知安豐縣用薦召赴都堂審察蔡京以价不肯私謁報罷復知候官縣已而掛冠里居二十餘年終曾孫禧為殿中侍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有留取清陰待子孫之句至大觀中禧持節按蜀部學嘉父兄擁車誦慎從詩為賀族孫旬紹聖四年進士除太學博士歷提舉廣東京西學事通判建州時劇賊范仙桂嘯聚境內旬躬督

捕揭榜許自新賊徒殺仙桂以降移衢州卒贈中奉大夫有文集藏於家標出方

陳侗其先穎川人遠祖邁唐武德初令莆田始家刺桐巷曾祖正則從陳洪進入朝以詩為太宗稱賞祖絳咸平二年進士甲科累遷工部郎中知河陽府移福州先是夏竦與絳同試制科舉賢良有憾於絳及竦執政絳展轉外任卒絳子動之說之同登天聖八年進士官竝至秘書丞侗與弟睦俱動之子也侗嘉祐二年進士英宗朝韓琦文彥博諸名公交薦侗宜在館閣富弼守汝州辟侗為從事會弼歸執政即召

試除館閣校勘出知陝州蘇軾嘗送以詩繼知潮州劉摯亦送以詩皆極推重之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累遷史館脩撰判尚書刑部進鴻臚卿命草書慰問高麗嗣王神宗稱美之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卒時少保睦子彥文以職事登對稱旨賜進士出身歷戶部侍郎顯謨閣直學士知慶洪楚江四州在江州時盜張遇犯州城彥文擊走之建炎初除江淮制置使許入都堂議事卒侗之子彥恭州志謂同之祖絳從彥恭字子愿元祐三年中進士乙科調太平州司法



擢編脩勅令所刪定官以事忤蔡京改宣議郎通判保州代還京當國復通判代鞏二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彥恭獨守法具條其宿賍十餘萬其風為變熙州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老州縣莫敢忤彥恭推行之歲得米九萬斛貫至鞏守帥以下屬彥恭鞏拜道左彥恭獨朝服揖貫茲不悅會鞏歸除提轄河東坑冶鑄錢京以其黨王桓兼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彥恭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歸久之提點九路坑冶地綿百餘州前職率憚

險遠家居可不事彥恭冒風濤瘴癘周行萬里至課贏十倍知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彥恭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彥恭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既而叛將李安提兵及疆劇賊李全亦竝城宵掠彥恭單騎即安營諭令討賊安聽彥恭乃擊全安以兵會之斬全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避地至會稽請老卒葬平江出方志徐確字居易實六世從孫曾祖昌嗣以明經除秘書郎陳洪進解掌書記宋初首勸洪進納土洪進欲害

之遂走京師及江南平洪進始悟其忠乃命其弟昌圖與陳仁璧奉表上版籍確元豐五年試禮部第四策丙科尉承泰俗喜屠牛確嚴禁之會令之子病思啗牛心屠者市一犢將殺之犢嚙刀奔尉治確適造縣庭犢走縣庭下確令跡所往為驗治屠者送牛承天寺為長生牛提點刑獄祖無頗刻石記其事時蔡京以官祠寓居與確有鄉舊確既改官京入相欲留置講議司確辭從吏部選知象山縣久之召為宗正丞出使兩浙提舉常平適大水歲飢確考禹貢三江之說得吳淞古江以為太湖東注入海吳淞江在下

流向者潮泥湮塞水溢為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港直徹海口計七十四里役徒二百二十萬築千餘人以常平錢米一十八萬三千餘貫石充和崔之費水道遂通明年三月詔以役人死亡者衆水仍為害百姓怨咨皆坐貶降詳見宋史後確守江州中貴人使具舟載花石以貢確拒之司諫陳瓘方請居確時往來且書抵蔡京曰瑩中久廢宜平前冤少伸忠義之氣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轉朝奉郎致仕卒子師仁壽仁雜出何師仁字從聖幼敏悟甫七歲過外祖家外祖讀霍光



傳疑光何以為不學無術師仁曰伊尹放太甲而光不知非不學耶外祖大驚大觀二年年十八與從叔昭同登第任泉州司法參軍調袁州司曹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時脩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劉大中汪藻而師仁居其一除編脩遺史檢討官兼次宗文總目閱再歲遷著作佐郎在東觀因得未見之書晨夕披讀文章益汪洋落筆數千言追配古作者有集行於世出何志壽仁字子由天資曠達好讀書搜羅今古為文欲追古作尤長於詩嘗遊場屋不偶遂東書遊四方遇佳山水必極興而後返晚乃傍所居

首陽文獻傳十三

築坡種菊自號菊坡叟中葺數椽命其菴曰夢蝶軒曰觀魚臺曰漉酒陳正獻俊卿梁文靖克家王龍學十朋皆有詠贊年八十餘卒出志方偕字齊古隋泉州長史叔達之後也父鼎太平興國初從陳洪進入朝累贈工部侍郎偕十四歲能為文二十及進士第為温州軍事推官歲飢民欲謀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近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夷簡從之籍為軍凡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唐肅使福建以建安多訟日數千百人檄偕榷蒞旬月而訟清縣產茶每歲先

社日謂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偕以為害也奏罷之累遷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杜衍判審官院以偕唐肅所慰薦必其才行卓於人薦為御史堂推直官澧州逃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廢馳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偕被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無狀事遂辨卒以誣告論死御史知雜事龐籍薦為御史裏行再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宮灾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脩元昊寇塞門廊延副總管趙振遠撓不出救詔偕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

首陽文獻傳十三

由是得不死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安撫江南東西先是轉運使第民產高下給以乳香令民輸絹償之吏緣為奸民輸絹者率空手去三司出錦綺下州郡需之促期歛錢而帛無所用偕奏罷之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偕以吏事進治杭州有能聲遷光祿卿卒本傳等書林積仁字充美蘊之後幼而傑異身長七尺豐額駢齒聲如鐘登紹聖四年進士歷知甌寧縣甌寧巖邑民稍失職則竄去為盜積仁諭以人情三歲益萬五千餘戶時以八最四善課群吏而甌寧為第一徙知



北海縣河歲決積仁伐五障水自是無患民疾病轉徙無歸者為之具醫藥秩滿再留凡伍年尋改提舉河東路河東歲惡積仁發廩賑饑流民存活者益眾屬靈夏用兵轉餉盡出河東特轉中奉大夫尋知平陽府纔歷旬朔革去蠹壞及移京畿提點刑獄人皆牽衣泣送之靖康初平陽父老走門下乞積仁為守以中大夫直秘閣再領平陽望馬首而拜者合沓至寫像家置之未幾以疾乞致仕紹興初起知筠州封長興縣男解去起為廣南東路計度轉運使卒于官初潮陽有健令楊首年之獄累歲不辯逮至數百人

前陽文獻傳十三

九

積仁過潮一日而決及是匱東下潮人時哭之甚哀贈左光祿大夫積仁天性疆直若不可犯與人交必呈寫肺腑僚屬或過差未嘗輒加怒辱婚戚之空乏者悉分祿賜之林艾軒嘗狀其行云出何志林之平字國衡薛十世孫也崇寧五年擢第累遷監察御史建炎初隆祐太后南渡特詔臺官譏察州縣之平乞降睿旨存撫州縣以彰主上慰安太后之意深契上心洎朝見太后乃撫恤軍民群情感悅浙右州縣有非汎科率者即按罷之三年二月車駕南渡之平由海道徑赴行在上以長江守禦之策適詢詳

臣議者陳招募海舟為不虞之備復詔之平為福建廣南路招募使之平歷閩嶺募六百餘艘由温台赴行在適移躡永嘉海道支費無闕之平有力焉時朝廷議福建行鈔鹽榷酤之法之平奏請全閩不過數郡州縣藉鹽綱以為供億之費編民資麪蕪以為伏臘之養上可其議悉罷之召赴行在除右司員外郎時金虜犯浙右朝廷以所募破賊推恩轉朝散大夫遷左司上以防秋軫慮欲選朝臣出守永嘉執政薦之平忠力可倚除直龍圖閣知温州至則奉安諸殿神御戒嚴守禦尋以疾丐祠上念其功特授泉州卒于

前陽文獻傳十三

十

官終左朝請大夫

出何志

方陳徐林傳第十三



方峻方嶠傳第十四

方峻字景通廷範之後有名衡者與其弟彬始居白  
杜峻衡之子也天聖八年進士為建安簿景祐初試  
秘書郎福州左司理嘉祐中請老分司南京居于家  
榜所居曰植德堂堂之南曰小隱聚徒講學嘗於所  
居東北鑿井既及泉峻禱曰願子孫居官清白如此  
水初峻官潤州識程珣及卒珣之子頤既為狀其行  
又托范祖禹為撰神道碑子三人 士寧子容元寀  
士寧字彥昌少聰敏強學時方習尚詩賦士寧推究  
經史尤工古文詞凡四上鄉書第慶曆六年進士嘗

南陽文獻傳十四

為劔浦有治績三司使蔡襄薦其才從而薦者十餘  
人官至都官郎中出宋史子容字南圭皇祐  
五年甲科歷守惠州蘇東坡謫惠日相與倡和東坡  
嘗為點勘六經及書峻神道碑額官終朝請大夫出  
志等元寀字道輔元祐六年特科出身少與程伊川  
同遊潤學至老書問不絕家藏伊川真跡十餘紙有  
比得二書皆有與世皆馳求合古聖賢之語足下非  
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乎願愚無他能斷斷聖人之  
道有年矣非徒自盡其心而已思欲天下之心吾心  
也故因足下之言探足下之意欣然不能已願足下

精心致志期於至而後已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  
得其門而入無遠不可到也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  
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不待勉而不能自止矣元寀官終威武軍節度推  
官出方志絢字君素子容之子也篤學力行好為古  
文尤工詞賦壯年嘗一再至京師然非其志晚年部  
使者以八行舉辭不就工於書篆詩亦清婉尤喜集  
古嘗隱居西山草堂門人號曰濯錦先生出何志略  
字作謀子容之孫也大觀中由崇德尉召除剛定官  
累遷脩書局請外提舉廣東常平宣和初在京東以

南陽文獻傳十四

不附燕雲之議忤王黼貶知瓊州先是累政不治略  
下車之始恩威並行為文勸諭黎蠻使不為民擾民  
德之改知潮州建炎中秩滿而歸年方四十八上章  
丐祠平生居官廉貧惟喜貯書有萬卷樓弟昉字文  
耕以略奏補官紹興中知長溪以廉謹聞葉顯嘗對  
人稱其清貧既而得替到京得潮州通判未上卒初  
昉無居室寓華嚴寺中及是貧無以為喪郡守鐘離  
松出俸三百緡給之而族人復相與出貲助焉出備  
者翁字次雲元寀之孫父金與鄉書終其身不至都下  
者翁六歲而孤多所通解書一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軼



語其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筒語翥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及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縣尉到官未一載歸閩戶十八年盡讀其書無干進意一第三十年所書裁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卒于家初翥與林艾軒俱在錢塘艾軒喜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又愛晉人風度不入俗調翥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脚不得艾軒遂愧悟以翥為先聞道兄事之蓋楊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監官施廷先翥與廷先居寂久至是艾軒亦定交焉及翥

歸益與艾軒講明道理以淑後進

雜出艾軒文集

未字耕道元宋之曾孫少孤苦學弟子來未皆自教之每歲輒具終歲之糧兄弟杜門不出親朋罕見其面既而師事朱文公于建安乾道中登第調潭州善化尉復謁張南軒南軒深喜之謂世之可與共生死同禍福者未一人耳後南軒帥荆南辟未及游九言為屬曰是二人者能攻吾過失未感激知已遇事無隱改知攸縣終宣教即知連江縣未字耕叟亦登文公之門文公告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未佩服之

出朱子大全等書

壬字若水元宋之曾孫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參謁朱子十四年擢第除長泰縣主簿朱子適守漳請壬主學事壬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屬邑皆放之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壬以學校道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請於朱子以廢寺租代其輸又請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如其言及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付壬俾刊示學者明年龍巖有變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斃於佃而鞠驗者皆曰朕毒壬以郡委閩實抵卒及佃罪朱子聞之與壬書曰龍巖之行使無罪者不以冤死有罪者

南陽文獻傳十四

無所逃刑此非細事秩滿除知寧鄉縣未上卒壬性孝友篤守家法與弟申居終始無間言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壬流涕不忍視而止此事之泰字嚴仲壬之孫紹定五年第進士歷英德府教授課試略如中州士習一變方大琮為閩漕辟幕府與洪天錫徐明叔號三賢幕遷知長溪縣以邑前輩楊楫楊復及師儒黃幹竝祠焉汰庠序冗職增弟子員民間慤米價重取例錢盡蠲之終袁州通判嘗哀拾其外祖林光朝遺藁為二十卷

方嶠字次山與兄峻皆贈金紫光祿大夫世稱白杜



二金紫嶠景祐元年進士初調平陽尉改福州司理  
叅軍州民鄭以誣繫獄守促令引服嶠力辨其冤守  
不能奪鄭感泣畫像祠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山  
陽縣移知循州吏多狡悍不法嶠庶得首惡數輩流  
之郡中肅然改秘書丞就遷太常博士知潮州潮與  
循隣民熟知其治行不待教而服兩州皆為立祠而  
潮以配韓愈改屯田員外郎通判淄濰二州遷都官  
員外郎屬歲荒安撫使命權密州嶠撫循有方密人  
德之故相龐籍學士孫沔交薦可用余靖韓宗彥又  
舉才行遺逸會遣使寬恤諸路民力適以嶠使福建  
嶠詢訪利病條上多見施行英宗即位改職方員外  
郎通判吉州時汀虔私盜寇發遷知汀州嶠至鈎得  
酋長三人蠲其宿負令捕賊自贖未幾各獲賊首以  
獻嶠許其自新給以袍帶委之守捕自是賊發輒獲  
遷屯田都官郎中汀有巡檢與賊戰死其部卒懼誅  
遂謀為亂嶠謀知取其首謀三人斬之餘悉奏免所  
活數百人遷司封郎中改太常少卿被旨赴闕方欲  
大用之以疾求散地得分司南京尋乞致仕歸卒子  
六人長伯騫補候官尉有盜殺人追捕無驗伯騫聚  
里民詢其姓名至曾忍著熟視之曰殺人者若也一

訊而服移建湯丞適部使者行縣欲據令事詎伯騫  
使言且許薦之伯騫謝曰暫人以自進所不敢為且  
實不知知亦不當言也官終會昌令次仲宇少穎悟  
日誦數千言十二從胡安定學諸生常千餘人較藝  
屢居上列擢治平四年進士官至著作郎知南安縣  
次叔完元豐中補候官令民以築港潴水害懷安民  
曰二邑交訟叔完往按之曰吾為令豈私吾民耶乃  
命改築以曾鞏薦移知祥符號繁劇叔完治之無留  
獄官至廣東運判次宙熙寧六年進士由京東檢法  
召對除司農丞耻為章蔡所舉乞補外遂提舉京西  
常平奏乞給還程伊川舊買汝州荒田又以范伯揆  
唐義問皆名臣之後乞加獎擢出方志曾孫審權初  
遊江湖所至交其豪俊及歸慨然罷舉業超搖物外  
有以自樂與王邁方蒙仲劉克莊友善性好吟咏  
蛙集出備  
方會字子元嶠之從孫少穎悟年十二為文賦十五  
通經義十七首鄉薦第熙寧九年進士調揚州司法  
叅軍移建州教授學政大略八州之士群至朝廷陞  
十帥府遴選守臣以會知越州充兩浙安撫使繕城  
隍創樓舡上所撰水戰法其法方員縱橫用六六舟



為陣得六花八陣之意以時肄習進退疾徐如在平地會在越五年杜私謁簡厨傳省追呼人以不困政和二年召還入對徽宗曰卿場屋程文士人傳誦浙東政蹟列郡推先獎諭再四累爵文安郡開國侯卒贈太師會性孝友為待制時以郊恩奏季弟會為登仕郎子昭崇寧四年銓試第一官至駕部員外郎暄光州司法叅軍始會在壽春愛羅山之境因墜馬建炎初虜泊維揚散兵兩淮發人塚墓暄恐會墓不免號泣赴援遂遇害出方志等書

士繇字伯謨會之曾孫也父豐之工詩朱文公嘗稱

詩陽大獻傳四

其豪壯士繇早孤依母家邵武呂氏屢試有司不偶已而徙家崇安從文公遊遂廢進士業直以學古為事薰陶涵養日進高明方是時及文公之門者百千人而士繇年甚少學甚敏不數年遂稱高第六經皆通尤長於易聰明絕人而持之以孝謹將之以謙厚資產有無一不掛口其氣貌簡遠涉世若甚踈而講論治道援古證今瞭然明白紹熙間文公之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禍未幾學禁果作矣又嘗勸文公少著書以文公教人讀集註為未然其憂深思遠多類此云

出傳述等書

方峻方嶠傳第十四

詩陽大獻傳四

八



余黃吳李蘇林傳第十五

余祖爽字景召初名祖禹其先由下邳遷遂安又遷建陽至唐校書鏞始居莆之黃石父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爽幼穎悟絕人未冠補太學生為學官鄭棣范祖禹及同舍生胡安國宗澤所器愛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歷秀福清三州教授再轉通判建州鄉人林孝淵母老遠倅于邠慨然請易之自邠移蘭州會地大震山崩城郭廬舍盡陷祖爽若有神扶護置之隙地者亟拯傷殘活數百人廛死賑饑恩郵備至蘭人德之代還主管福建轉運司文字時建卒葉儂叛祖

清陽文獻傳十五

爽挺身諭以逆順賊遂退以功轉朝散大夫知南恩州屬海寇卓全高聚眾為暴祖爽控制有道不敢犯召對指陳時弊忤秦檜意遂引疾丐祠歸封文安縣開國男祖爽性至孝母喪廬墓父喪過時猶毀瘠其露降于塋林者兩月因名其墳巷曰甘露城東有白湖港祖爽捐資倡鄉人伐石梁空醮為十道行者便之子武弼紹興四年應法科中第一人移福建檢法官官時臨汀嘯聚成禽多武弼之策轉承議郎知南安縣民甚戴之至群禱釐祠祝其勿遽去以父老力丐歸養初武弼三歲喪母事繼母尤恭謹居父喪哀

毀贏爾食不下咽未及期而卒林艾軒狀其孝行

方志

黃琮字子方璞之後擢元符三年進士第調長溪尉戢吏便民丁父憂邑令憫其貧於歲終以贖琮却之徒步護喪歸知閩清縣時方與道藏安撫黃裳命屬縣歛民錢各數百萬琮獨不應命自詣郡以已俸四月輸之民立生祠改知同安縣民復祠之繼以漕臺檄攝候官縣縣有余太宰香火寺倚勢不輸上供銀每移增於諸利琮嚴加徵督時謂其清廉無比執拗有餘除通判漳州時鄉人方翼為守琮與之可

清陽文獻傳十五

否相濟卒成美政未幾致仕給事中傅崧卿薦之于朝曰政宣閩邑今以治行稱者黃琮陳麟翁谷閱部號三循吏而琮為之冠乞起用不報居母喪哀瘠不食其露降於總幃郡縣廉訪琮曰豈敢以冥漠要人欺君耶歷官三十年無一夫之田五畝之宅退休衡門十八年處之泰如也年八十卒於家出何志黃彥輝字如晦璞之後少嗜學弱冠已有俊聲以伯祖隱名在元祐黨籍禁錮不得應試既而星變黨禁解始得貢太學第宣和三年進士攝候官尉時方募兵以衣糧不給作亂監司促附城三尉捕賊甚急彥



輝獲七十餘人而二尉一無所俘當坐譴彥輝乃分首級畀之俱獲免差知羅源縣先是邑有不逞者冒衣冠子弟請托紛然官稍清嚴則浮言嗾扇彥輝至務清心守已不問其他偶首惡者冒名投牒輒加顯辟以警衆其風遂息宗室有不塾者陵轢官長豪奪民財彥輝榜諸邑人告不塾暴橫事迹申安撫使追還自是無撓政者轉奉議郎差丞永春縣會朝命濱海諸縣置造戟州牒彥輝權知晉江縣事彥輝至令主吏曰民賦有定不可加斂縣帑有所謂本錢者盡刷出以充其用縣例造九舡其成獨先差知同安

浦陽文獻傳五

三

縣裏山表海寇盜陸梁彥輝申安撫司創築城壁周環六里安撫司奏保與減磨勘二年尋以使牒監納軍倉苗米剷除積弊奸人不得逞乃擢拾專斗註誤欲以汗彥輝已而監司按覈果於彥輝無毫髮瑕疵可指卒贈太中大夫

志

吳公誠字君與大觀三年進士調古田縣尉政和初谷公誠擒利真諸法盡散其黨改承奉致仕公誠清介歷官三十年凡衣服悉因鄉里市致未嘗取之民奉祠日一用之外餘悉委於官至十得死之日

家無餘貲云

出方志

李持正字季秉少與諸父宗師馳名大學號大小李宗師政和二年進士第二持正五年進士歷知德慶南劍潮陽三郡在南劍日適魔寇入州境諸將督捕急持正力爭以愚民無知戮其渠魁數人餘悉令歸業孫揆以祖蔭為於潛尉屬孝宗為高皇舉慶典揆上頌堯賦文詞奇古有旨宣付史館改知永春縣轉承議郎通判泰州陳俊卿惜其有翰苑才方欲大用未之任而卒家有依農亭內闢一書室朱文公書敬義齋三大字以扁之

出方志

浦陽文獻傳五

四

蘇輝字天寵與弟棧同入太學聲華籍甚元符三年同登進士第提舉成都府學事乞便親移淮東時棧適提舉淮西至是父老二子迭迎養人為築華善亭于兩淮界上入為國子司業所取程文與新經不合補外知泉福建三州及順昌府召為禮部侍郎丐祠祿欽宗即位再以禮部侍郎召適時多故乃戒諸子曰吾不能死君難而苟竊君祿非吾志也乞致仕加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卒棧字公美入太學時以書謁蘇軾軾喜而延之與叙宗盟官終國子司業以文學清介為徽宗所獎眷棧孫績以遺澤補官知沙



縣時有黔涅者數十百操戈鼓譟而出陌上無留行  
績徐起來帶盛服徒而往令三數輩前導眾知為績  
來却立不敢動績曰長官獨不可白乃弄兵俱死耶  
即汝一來吾能更活汝明日自外來無遠色悉令言  
狀得所為主者名乃於庭下過殺之謂吾殺是則汝  
曹東活也林艾軒銘其墓稱其為海內豪雋云

雜出何志

林伸字伸之孝子擯之後兄偉天聖五年進士承事  
郎楚州錄事參軍伸嘉祐二年進士內侍程昉陳屯  
田實邊之策欲閉舊河開新葫蘆河於孟家口滄景

今蒲陽文獻傳

五

德棣四州俱被其害伸條以聞昉劾伸褫一官知新  
會縣民有以獲盜賞迎合其子者伸知之責其子曰  
朝廷數路求賢汝不能讀書應選乃欲陷我斯君耶  
竟寢之邑多諸司職田歲歛伸放其租稅十之九吏  
持不可伸曰不過為民一衝替耳後果符吏言伸恬  
不為意兄弟七人其三貧不能自給伸推俸入為畢  
婚嫁族黨窘乏者悉周之以朝奉即致仕

出方志

黃宣政和二年進士任辟雍博士出知遂平縣時李  
彥附蔡京力助公田脅制州縣有奸民王時乞籍遂  
平之租以供延福內藏凡三奉御札專委檢按宣屢

為執奏至遣中使周詢到縣覈實宣復以身扞之得  
免由是蔡州十邑惟遂平獨無公田後召為太學博  
士卒

出岳志

余黃吳李蘇林傳第十五

今蒲陽文獻傳

六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鄭濟字興采露之後未冠遊太學文藝穎拔第元豐五年進士調潮州司理就移端溪令先是縣官踵死濟至詢其故曰縣解有古木妖當具牲宰禱之濟戒工伐木妖遂絕中丞石豫蔡京客也欲薦之臺職濟力辭居即官不遷者四年出知海州移衢州改亳州皆出蔡意毫境接陳宿盜滿藪濟推行保伍之法道無拾遺召赴闕改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陛辭徽宗曰湖湘多盜賊卿以何道處之濟以元豐保伍為對上曰神考此法正為盜賊設也卿其勉之濟至湖湘力

推行之盜賊屏息受代赴闕上慰勞甚厚除知泉州尋得祠請致仕卒

手書

方廷實字公美長官廷範之後由舍選政和五年賜進士出身累遷御史臺檢法官時相秦檜方主和議虞使張通方來議和一時名士大夫皆以為不可廷實疏言臣每論和議之無益徒沮將士之氣啓姦雄之謀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

甲兵之衆群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陛下縱未能尅復神州尚可保寧江左何遽欲屈膝於虜乎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天下之心何除監察御史特林師說餉廣東與循州韓京交奏事下御史廷實抗疏言韓京有方面功或易置有乖兵民心寧移林師說於是移師說廣西京語及則曰方非媚事於林者平心乃爾佛地位人也尋以宗正少卿被旨宣諭三京淮北廷實至京西先朝謁陵寢見永昌陵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廷實解衣而覆之比還檜預使人戒之曰見上幸無言

前陽文獻傳六

及他事且約以美除廷實曰欺君之事吾不忍為及見上歷歷涕泣言之遂求外補不許請益力除直徽猷閣提點福建刑獄至則首疏請解官贖胡銓罪檜益銜之時海寇竊發廷實謂必得習歷風濤之人用之此以盜禦盜法也有鄭廣輩由此途得武弁廷實延見詢究不以往事遇之其人得自竭盜相繼逝去先是福建有月輪列肆行戶等第謂之鋪例亦曰免行錢既入委府又設為和買廷實奏削其例泉州未上丁內艱服闋除廣南東路提刑有挾檜勢為威福者廷實廉得其實案之章再上不下遂上章納祿未



報卒于官廷實負才識善鑒裁歷官所薦多知名士  
如林安宅龔茂良何大圭傳自得林孝澤吳遠宋藻  
黃濟皆一時選也尤攻詩律有集行於世志方  
王晞亮字季明莆田令保隆之後從兄晞韓宣和六  
年進士紹興間樞密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還改京  
秩屬朝廷欲借兵西夏倚角金虜差管押生蕃三百  
余口歸夏國道無踈虞累遷大理少卿方廷實宣諭  
陝西嘗贈以詩晞韓和之曰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  
翩翩出漢關未肯西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時  
秦檜方主和議深疾之誣以他獄欲寘之死上閱其  
勞移潯州赦歸卒晞亮宣和初貢入太學連中九魁  
陞上舍紹興元年釋褐賜同進士出身歷建汀教授  
福州宗教初秦檜為太學正晞亮為學錄及檜當國  
冀為已助晞亮巋然守正檜知其不附已罷授福建  
安撫司幹官兩任會山寇發請兵于朝帥委晞亮從  
軍俾授諸將方畧晞亮調護諸將區處得宜寇皆束  
手請命諸司列薦檜終憾之復差通判台州自居選  
調十九年方改秩既又投閑五年檜死始以國學博  
士召甫半年除吏部員外郎奏乞優取經義之士詞  
賦人才不得過十分之三遷工部侍郎前國子祭酒

不四年拜給事中奎亮渝盟據淮甸晞亮舉李寶於  
偏裨中為水軍統制卒焚虜萬艘晞亮伯介一時級  
駁聳人觀聽尋以定奪朝士忤權要出知漳州終更  
以秘閣脩撰致仕卒晞亮天性忠純長身方面為高  
宗所器平日自謂立身當有本末最惡進不由道故  
多積忤尤粹經術所著述多取講解六藝是非而折  
衷之前後稟集詩賦序記等文百五餘篇號過庭遺  
錄子五人皆蔭補官姪林淳熙八年進士晞韓子也  
志方  
太冲字元邃晞亮曾孫也擢嘉定元年第為潮陽尉  
歷湖北浙東提刑司檢法官獄議平恕不苛知吉水  
縣兵饑按產敷糶官不抑價巨室樂從從桂帥趙師  
恕辟經略司幹辦公事會宜卒據城叛以帥檄攝州  
事併力夾攻梟賊全城知梅州力爭不收浮鹽改大  
宗正丞輪對言陛下何不以太平責宰相以讜言責  
臺諫侍從以富强責主兵財者又言今君子屢招而  
不至得無有後漢魏仲英之嘆者乎漢書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郡人勸之行桓嘆曰今後宮千數其可  
捐乎桓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指家其財士乎遂  
隱身除考功郎中以郎班對言括田權契遣使興利  
非使兼禮部郎中去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



輪對言頃考太學秋試參詳省闈論體貴精圓而今  
麤疎策體貴明整而今繁冗賦亦引語錄殆類方言  
宜有以變之理宗他日語大臣曰王太冲所論文体  
誠是以風聞罷奉祠除知汀州需次卒太冲性方疎  
俸入奉親外與諸弟共之自少擅聲律多通古書惟  
以理學為質但而非之有奏議等集凡數十卷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前陽文獻傳十六

潘李陳游傳第十七

潘慎脩字成德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  
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至  
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  
隨其弟從鎰入貢實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  
捷書至郎吏督從鎰入賀慎脩以為國且亡當待罪  
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  
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  
慎脩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脩掌記室許之  
煜卒改太常博士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

前陽文獻傳十七

官直秘閣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  
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  
俄同脩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未外任真宗以其  
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  
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初寇準數毀慎脩及準守鄧有  
告其不法者詔慎脩驗治乃密疏準才堪將相所坐  
皆註誤不足罪時稱長者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  
多讀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  
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脩對曰煜或情理若此何  
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脩溫雅



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造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

之子汝士官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宋史本

李欣字公愉後埭人也曾祖丹唐宗室蔡王蔚八代

孫為虢州刺史貶莆田令咸通十五年以金州刺史

召還方被命卒葬松嶺茅洋遂家于莆子崇校書郎

梁改唐祚崇嘆曰吾寧能為劉國師耶棄官歸欣其

孫也第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階州推官自知州以

下皆坐買馬得罪欣獨免由是以清謹聞石對權通

判耀州時關輔盜賊充斥欣陳討捕之策踰月悉平

改知儀州忽傳寇至民將避去欣登城顧瞻笑曰何

狂寇敢犯我邪及探騎至果渭州兵討虜還耳拜屯

田員外郎出知解州久雨壞鹽池欣繕治溝塹課大

羨詔留再任以屯田郎中知福州有善政民繪像冲

靈觀祠之歷廣東廣西京西轉運使始仁宗為太子

欣處師儒及即位賜重書褒問除衛尉卿遷諫議大

夫卒子八人宗元宗閔相繼登第餘以奏補入官出

李德昭字子晉其先自會稽徙溫陵至評始遷莆之

北郭德昭之曾祖也德昭第崇寧五年進士歷兩浙

提舉國子博士除知和州朝廷議選常平官今赴開

親諭遣之諸路凡八人而德昭提舉廣東賜對稱旨

留除度支郎官建炎初差知建州州卒三百人先屯

廣州至是聞葉儂賊平徑還郡疑其從叛或請殺之

德昭力言不可而止三年叛將苗傳劉正彥敗走入

閩韓世忠追獲正彥而傳逸德昭分兵守隘獲傳檻

送京師時提刑林杞爭功朝廷不能決僅論功轉朝

奉郎德昭尋謝病歸隱于北山築庵名待盡戒諸子

毋得蔭叙占仕版陳俊卿列其事狀於朝而賞格竟

不行後建人思之祠于白鶴山弟德暉字子光政和

八年進士任陽江令出何志

陳鶴字聞野天資醇謹宣和六年第進士調海陽尉

擢建安丞秩滿轉惠州僉判惠俗僻陋士風不振守

吳逆老與鶴同志大興學校鶴親典教事執經者歲

數百人鶴乃捐僉判廳所得鹽倉羅頭利市錢置學

田以增廩又表置學官自後文士彬彬惠之倡學實

自鶴始轉朝奉郎廣州通判海寇倡厥帥遣鶴督捕

鶴歛兵示以無事俄而掩襲擒三百餘人兵官貪功

請悉誅戮鶴原其脅從者二百餘人逾年以疾卒于

官出方又有游輔者字宋卿舉重和元年進士歷任



宣敎即知潮陽縣值梅州徭賊起朝廷特除知梅州  
輔威名夙著比入境群盜斂迹遁去郡治肅然未  
憂解官詔起復知象州卒

出何

潘李陳游傳第十七

蕭陽文獻傳十七

四

林蘇王陳林傳第十八

林宋卿字朝彥仙遊縣人崇寧五年以舍選登進士  
第初娶三山鄭俠孫女所獲奩資不為已有寒畯出  
京者例厚贖之西歸道出通州與年友廖剛拜陳了  
翁求教了翁徐曰頭項直宋卿言下領悟所得為多  
又嘗從楊龜山游故立朝行已多遵二先生之槩履召  
試秘書省正字權直翰林學士院出知恭州時邊臣  
多以開拓蒙賞瀘南帥司因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  
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夔梓二路聽其節制宋卿上  
疏反覆數千言其略曰溪費州檢踏切恐生夷疑惑  
別致生事大率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治若不  
杜窒其源則接武邊功者衆寧不斲喪六十州生民  
之命脉乎徽宗覽奏惻然詔罷其役帥臣禱官命宋  
卿兼提舉夔州潼川府路兵馬都監仍知恭州時二  
漕皆出龜山之門隨亦合奏開陳其不可龜山聞之  
曰觀復和卿朝彥三子學同方真百鍊鋼也未幾思  
州納土夷官田祐恭與弟祐祥為怨家告密憲臺欲  
寘極刑朝命宋卿識其獄宋卿至察其誣誤者釋之  
以事干邊防乞從未減奏至上大喜時尚書省令夔  
路十萬緡克燕山軍需宋卿稟漕以保障縵絲當權

蕭陽文獻傳十八

一



輕重變門至隘人心易搖末產下戶當為蠲削故恭  
民德之尤深官滿運判張深與部使者薦宋卿治行  
乞畀再任上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姑與再任以  
寬朕西顧憂宋卿蠲恭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  
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三百石有奇自受俸非祿令  
所著者一介不取家繪生祠奉之靖康中以煩言得  
旨衝替諸公賦詩祖餞馮時行詩云並游英俊顏如  
甲頌德巒謠口印碑假使當時頭項縮了翁泉下也  
相嗤僑寓涪陵之朝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歌咏以  
自適涪人以宋卿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先後因號

涪陵文獻傳十八

為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  
後薦於張浚浚以元樞宣撫川陝辟宋卿參謀軍事力  
辭建炎三年詔四川監司舉流寓之才能者以聞涪  
守王擇仁薦宋卿學識純正氣節剛方可備中興任  
使遂召赴闕河北帥臣奏兵興機密帥幕參謀以儒  
知兵以節全城無出於林宋卿者得旨差充湖南帥  
司參議浚復由相府出都督衆復推宋卿赴督府稟  
議嘗條湖北事宜及兵籌五利等集浚視師江上欲  
辟為宣撫判官宋卿辭以家累寓涪欲挈東歸浚還  
朝首薦之蒙召力丐祠歸里終朝請大夫弟宋臣宋

敬皆宋卿自教導後同時登第出何志有之字公伯  
宋卿之曾孫也嘉定十年第進士授賀州司法居民  
以茅竹為屋有之請于州代以土丸賀民之有棟宇  
自有之始再訶肇慶司理獄訟平允郡守賢之命攝  
教官條陳修城誣賴察佐受詞置船稅重脩火政築  
舊壕六事以獻守轉聞上允之罰示二廣民蒙其惠  
通判建昌軍攝郡總所綱運不辦有之積俸錢補發  
秩滿知南雄州未至而卒同邑有丘獻宇滑夫少嗜  
讀書尤明於周禮絲鄉舉補太學寶慶二年進士第  
五人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再調江東提刑司幹官

涪陵文獻傳十八

諸公交薦其賢除太學錄尋除大理寺司直卒于官  
獻為人長厚與同列無間言鄉人葉大有尤敬重之  
官至奉議郎出仙  
蘇欽字伯臣與前侍郎燁同祖自都統領軍使益入  
閩子孫散處泉之屬邑至欽始自德化遷居仙遊宣  
和六年登進士第歷惠州錄參時盜賊充斥郡將務  
立威捕至輒寘之法欽白曰蓋少須之審獄得實加  
戮未晚郡將怒以為縱賊將劾之欽不憚會審者至  
果平民得免丁外艱哀毀骨立廬墓六年不忍置墨  
哀調知閩清縣帥張浚嘉其廉退且有治劇才易治



閩縣與漕使賀允中交薦之改知新建縣時諸邑多積欠郡責盡數催徵欽獨爭之曰民力告竭二稅分歛及常歲足矣若加筆筭責辦為民父母何忍為之吾有去爾守不能屈辟廣州機模攝倅事會預押餉例賞一資遜之同僚改江西帥屬值贛卒叛帥憲爭致之寇平論功以欽居首擢守巴州陞辭高宗諭之曰臣當先布朝廷遠甚卿到宜存撫百姓務令鎮靜欽奏無迂兵例出脚乘三千緡欽悉封還以代輸賦改知閩州自俸給外例錢互送皆不受尋除利路轉運使

蕭陽文獻傳十八

時吳璘屯重兵於興元知欽出張浚之門深加敬愛每行部至其州輒厚禮迎犒留館於第宴饗之外饋道甚厚一無所受璘愈敬之尋以疾終欽廉儉出於天性政事基於文學割俸市田分給諸弟扁其堂曰富義自為記以示子孫俾引而勿替云出方志 沈字澄老以父欽蔭補官調餘干尉時令丞簿皆不事事監司郡守委送叢至沈于決精敏丞相趙汝愚其邑人也時方魁天下喜沈廉介有守折節與交改秩知臨川縣縣有送陂久廢沈勸富民分治之民蒙其利時經錢缺解至捐俸代輸秩滿質錢治裝俸資

州張南軒帥桂林知其父為魏公所知且喜沈有父風檄攝倅帥府又攝高州尋以廉吏舉之經略劉淳遂至又攝桂府武弁陳姓者以鬻爵為邊吏交通諸蠻納賄巨萬事覺逮獄當路有為之地者觀望莫能決屬沈治之卒正典刑一府肅然除知雷州時母頽人年七十七聞沈治獄事多所平反喜曰昔人以平反悅其親今吾可無憂矣秩滿赴闕面陳三劄一乞折納徐聞丁米以便民二乞籍海舟以戢奸盜三乞戒約廣西軍寨不得差人回易孝宗嘉納除知新州陞辭賜對便殿又陳二劄一請易常平陳米除豁耗

蕭陽文獻傳十八

折虛數一請降旨經理邊江被水民田租稅上稱善久之趣之郡比至百姓歡呼迎之歌曰蘇使君來何說使我夜不寐朝不飯州賦額儉帑無羨餘月給廩俸皆先屬吏去日持空券出嶺移封州首請減放丁米及經制無額之數丁內艱服除知辰州辰舊無貢院惟附常德試至沈始試于州士子便之尋退休扁所居之軒曰止足親戚或有請托者謝曰吾居官曾不以已徇人其可強人以徇已乎年七十八卒沈曾次坦夷表裏洞徹為政務興利除害不以發擿為聰明故所至民安所去民思稱廉吏云出方志 權字元



中少侍父洗倅賓州嘗從張南軒學從父國學博學  
絕倫為鄉名儒權復參扣馬故其學問日積錄太學  
登淳熙十一年第調梧州推官帥蔡戡聞權世有廉  
名檄攝帥屬調三山教官訓迪不倦改秩知餘干縣  
洗舊治也至官卒人多痛惜之權子國台從瓜山潘  
柄受學從孫三英早登洪天錫徐明叔之門克世其  
家學云出方志

王回字景深曾祖尋駕部郎中父惠守大理寺丞回  
少事親孝第熙寧六年進士累官松滋縣令荆沔俗  
用人祭鬼回補治甚嚴其風遂革監陳留縣酒提點

莆陽文獻卷十八

刑獄羅適以回不自表褻率尹顧臨等共薦之改知  
鹿邑縣歲餘邑人狀其治行乞留者萬餘人召為宗  
正簿充睦親宅講書回與鄒浩相友善哲宗立賢妃  
劉氏為后浩辯論之以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  
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之素志也及浩  
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為之治裝往來經理且  
慰安其母事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  
史詰之對曰實嘗與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  
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徒步出都城行數十里其子  
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

數日以疾終年五十二侍從臺諫上章乞錄其子恤  
其家以獎勸忠義召除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  
相奪之仍列名黨籍出宋史本

陳開字發明以太學生登熙寧六年進士第調密州  
教授時太守蘇軾深器重之諸生力晉更七年而後  
代密州儒風之盛自開始後入為太學博士召對進  
兩劄其一排新法其一去小人進君子言議激切當  
國者忌之出為雄州通判尋除宗正寺丞官至朝奉  
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蔡襄扶其行子畢元符三  
年登第出河志

陳覺民字達野柘山人第熙寧九年進士元祐間詔  
舉賢良方正林希錢勰以其名聞時方紛更神宗法  
度人莫敢言覺民陳役法則乞復顧役邊事則乞勿  
棄地其言剴切時議欲罪之并坐舉者賴言者獲免  
知建陽縣以救荒得民心家畫像生祠之累遷宗正  
丞將大用覺民以母老乞補外歷知漳建二州擢福  
建路轉運判官移知福州故樞密安惇舊與覺民為  
同舍生情好甚篤元符間任諫議大夫中執法曾無  
片言援引及謫守長沙乃欲以覺民自代令小史持  
文書為驗意規厚利覺民笑而遣之惇由是不樂及



居政府言者承惇意劾罷尋起知泉州時有司建言  
欲權六郡酷覺民陳五不可且移書約他郡同論之  
事遂寢尋遷本路提刑兼三路都轉運使并提舉河  
渠復知泉州廣州所至有治行兩為鄉部使者凡過  
郡邑未嘗與僚屬妄交一談其風采嚴峻如此官至  
中奉大夫諫議陳瑾狀其行子璘大觀元年賜上舍  
及第官至吏部郎中宋輔政和二年進士因論二蔡  
貶餘姚縣主簿出方志

林豫字順之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授惠安縣尉改集  
慶軍判官淮南賊嘯聚連水軍朝廷下外臺求部吏

能措畫者衆奏豫為本軍使多設耳目賊遂就擒餘

黨入海州復檄豫攝倖事尋亦殄滅紹聖初時相以

豫善謀議奏授內藏副使先是朝廷既棄地和戎至

是復寇麟州豫建議謂宜先脩葺盧米脂安羗浮屠

諸寨通郵運路以為麟州應援後卒行其議歷知保

德軍邵州四年虜人撤霸橋深入除豫河北沿邊安

撫使豫乃求同與蔡虜人無能為也後因陞對哲宗

褒獎再三元符三年除郵廷路兵馬知鄆州黃河北

決移守冀州盡收老弱幼穉廩以官粟募少壯者築

堤厚與之備民賴以全活崇寧二年除真定府兵馬

知邢州力議鈔面錢陝西銅錢之弊及朝廷下本路

折糴豫格不行數忤時宰期年罷去徽宗終思之大

觀四年知邵武軍凡歷七郡悉有遺愛邢臺邵武之

民各畫豫立祠初豫受知於二蘇最深軾嘗薦之有

云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損軀之意試之盤錯必顯利

器轍亦嘗薦之有云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更試迭用

必有可觀及軾以作詩譏切下御史獄豫適賜對神

宗問所薦謂誰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曰臣經由抗

州因會客識之又曰是日所談何事曰臣子所言無

非忠孝詞氣從容略不避李定輩側目及軾貶惠州

軾貶雷州章惇恨豫餞輟詞有怒髮衝冠壯心比石

之句左遷雲騎尉後竟坐二蘇所薦入元祐黨籍所

著有筆峰草錄出河志

師益豫之次子也兄師舜靖康中以守職不肯避虜

全家死於難官至中大夫師益以父任奏補三班借

職授樞密院宣差雞澤縣尉上書論邊防利害譏切

時政晉京師聽旨金虜深入臣僚以師益所論多可

采有旨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將累授武翼郎閣門宣

贊舍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後軍統制虜犯京

師侍從孫傳等薦舉差充京畿第一副將訓練馬步

前陽文獻傳十八

前陽文獻傳十八



軍陳晉縣駐劄楊時在講筵奏師益曉達軍政使專督訓練必有績效可觀授京畿第一正將守禦鄭州原武虜至不克攻去既而虜自滑州渡河再犯京師諸將皆遁惟師益孤軍守原武不動劉給為丞相何桌謀亟召師益兵入援師益行次封丘過虜迎戰大破之明日虜兵大至師益謂其副曰虜衆我寡誠不敵然此吾致命之秋尚何顧哉遂奮力戰死之一男若淵甫時一女九歲妻葉氏及男乳母襁負南歸流離道路凡五六載抵家若淵稍長痛父暴骨原野刻木招魂葬歸僊嶺後有留題於其墓亭曰虎踞龍蟠

不甫陽文獻傳六

經幾春靖康孤節照蒼旻至今凜凜有生氣愧死當年膜拜人即長亮也弟師阜通直郎後亦死於王事朝廷特官其一子出何志

師說字箕中豫之第三子也少舉進士知名以父蔭屢當補官遜於從兄師文及弟師龍故入仕最晚試銓曹第一調嚴州司士時青溪盜初平作新寨聚兵騎芒郡請師說攝理官以經畫之悍卒帖服遷知德化縣還道桐廬會盜發支邑民避道乞音師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倅新定虜犯二浙新定民大恐師說入白郡將請靜以待之乃自擁十餘騎出城遇虜

騎謀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師說叱之曰吾聞國家命不聞賊命捨斬于市以故新定之民嬰城死守累遷兵部員外郎知建昌軍丞相趙公力薦之其時考之其名也拜廣東運判韓京以武將立功知循州頗驕慢不可制師說上其姦狀後京謂人曰監司直須還此老第於我少恩爾除浙東提點刑獄山陰為畿內貴人多肆豪奪為民害師說一繩以法以忤權貴力請祠歸居九年卒林光朝嘗言林郎中出語大率如富鄭公徑截無他表裏只是一箇人其為先正所推許如此出何志

不甫陽文獻傳六

林蘇王隄林傳第十八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葉賓系出吳都尉雄由丹陽徙閩因家仙遊之北岩繼遷古瀨賓景德二年進士宋初縣之登第者自賓始知南安縣民有訴盜截牛舌者賓陽叱去陰令屠之果有告私屠牛者賓謂之曰截牛舌者汝也訊之伏罪官至都官員外郎南劍州通判從子確元豐八年進士時鄉人蔡京當國確與朱宗皆其內姪知其必敗未嘗一詣其門後欲除確蘇州守令人約一見然後上請確脩然掛冠以去未幾京果敗終河北提舉確曾孫立志字仲憲淳熙十二年進士調南安縣

仙遊文獻傳十九

尉縣有死獄檄往驗視一屍無首人皆難之立志焚香告天夜設榻屍側夢神人曰死者之首投於溪北殺之者已遁於潮之小江矣明發急詣溪北尋之果獲移文至小江捕之見一人磨刃江側捕者詰之曰汝非南安殺人者乎其人驚怖刃墮地於是就擒一鞠即服人稱其神改知上饒縣有廉聲官至惠州通判子衮奉議郎通判泉州出方陳闡字伯通皇祐元年登進士第歷武平縣令洞獠販鹽挾刃久為民患闡立斥埃訓丁壯境內晏然知廣德縣縣舊多滯訟闡與民面議可否立決辟監建

州豐國監時庾恩囑聚閩嶺一路騷然安撫司檄闡經畫其置水口倉立鎮港均定八州鹽估以弭寇攘皆自闡發之在任六年歲課增三十六萬緡未嘗自言知建州歲饑境內有競糶者令疑為盜以狀白于州者數十闡曰一日之聚至數百人此何盜而遽如許邪不過以饑故爭食耳已而推驗果然遂檄縣杖而釋之促令出粟賑貸衆遂復業知萊州郡人德之相與繪像立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出方志林正字明輔藻七世孫也本莆田人高祖文煥太子校書曾祖儻協律郎父茂宗為都官葉賓招致師席

仙遊文獻傳十九

送家于僊遊之石碑正以大觀四年釋褐及第歷廣西提刑先是陳感稔惡高雷間搃擾沿海諸郡正親至海上招諭感聞正至果出迎遂盡散其脅從者數千人親押首領數十人歸于桂林及奏功自屬官使臣以下各遷官正獨不肯受賞遂除廣東轉運副使移兩浙運判累遷左司郎卒于一飛一鳴皆以父蔭補官一鳴字聞卿累遷樞密檢詳諸司文字尋以煥言去國與林彖為忘年交講論倡酬略無干進意後彖克家當國起一鳴知南雄州以母老丐祠未幾丁母憂服闋知惠州請發常平倉賑糶饑民奏罷賣口食



鹽淹造鹽鈔紙官酷為民病者十數事又為文諭民  
九學種麥墾荒田脩陂塘去喪樂禁殺牛等事居民  
有殺牛者方揮刃間牛掣斷繫索奔至廳下若有所  
訴見者驚異一鳴命飼其牛為治屠者人以為仁化  
所及官滿之日惟有書數擔而已改知常德府卒官  
至朝請大夫姪一枝一鶚初正既官其二子及致仕  
恩則以叔氏二子皆白衣遂奏補人高其義一枝後  
官至朝奉郎潭州僉判一鶚字雲卿第紹興二十一  
年進士父歿衰經廬墓三年知南豐縣頌聲載道朝  
廷聞其治行擢審計院出通判江州官至朝奉郎孫

蒲陽文獻卷十九

澧字同叔一鳴子也為建州幕職以廉勤自持朱文  
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書問往復相期甚厚知崇安  
縣清靜不擾士民為之立祠姪孫渙一鶚子也知都

昌縣出方志

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性友悌貲產盡遜其兄家居  
積善一夕飛錢滿其家汝器與妻朱氏焚香祝曰願  
一子光顯門戶錢乞減其半可大其季子也後果以  
政和二年登進士第再調泉州工曹兼右推時龍溪  
解上死罪強盜七人可大明其非辜得不死知長樂  
縣大脩陂塘縣人立碑紀其德後知肇慶府民不忍

欺相與繪其像祠之歸囊無餘貲惟衣衾書籍而已  
始僊遊縣學自宣和以來頽圯殆盡可大率族黨聚  
金新之且以其餘貲買田為後日葺治之計又於縣  
南溪流所會之地造僊溪橋以家貲為里人倡且丐  
祠祿以畢其事至今利之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中  
大夫子伯玉仲珪皆以父蔭補官伯玉承議郎邕州  
通判仲珪朝奉郎漳州通判姪孫光道登端平二年  
進士第奉議郎國子監丞出方志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蒲陽文獻卷十九

四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張式字景則僊遊縣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調將樂縣簿縣有銀治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式籍其人使貧富財力相兼亡者釋之課更以羨呂許公夷簡罷相以許州觀察推官辟之尋擇河北吏當道者舉式知洺州又以選知虔州三司市舶緡十餘萬疋非經數拒而弗市復知濠壽二州出何志許稹兄程與從子章同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終尋州司戶叅軍稹第景祐五年進士歷都官郎中通判德州仁宗朝舉天下廉吏凡四十九人稹其一也除監

蒲陽文獻傳二十

察御史未造朝而卒該致仕恩國初凡該致仕者差官未到不敢歛子異曰人子不能自致功名希致仕恩以累亡者可乎鄉人賢之稹三子異賁異孫克夫克臣皆相繼登第章字潛道歷官知建州除屯田郎中為政能治煩劇而不問苛細所至有聲由筮仕至郎位薦之者凡五十二人官終朝奉郎出何志郭琪慶曆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歷官兵部郎中有貴戚曾姓者奪民田累政不敢決琪判歸之民竟為其所陷而死蔡襄以詩哭之有如山判筆心常壯為國忠魂勢莫驚之句復銘其墓姪孫曉紹

興十二年進士調廣州司戶禦賊死之從玄孫子

字景行以大學舍選開禧元年進士授肇慶府教授時郡守事掎歛子力從容以言箴之守感悟且刻薦于朝再調惠州教授校文程江監試欲私其所親以哺囑子力正色却之其人忿恨置毒于酒子力夜夢神人為滌其腸其毒卒不行官至漳州通判卒邑人王適銘其墓出方志

許懋字敏修慶曆六年登進士第元豐中為兩浙轉運副使衢民坐私釀繫獄久不決懋至為明其冤悉出之民感泣競詣佛寺飯僧祝壽時甘露降于州人

蒲陽文獻傳二十

謂德政所感作甘露頌出方志同邑有鄭少連字儀魯少力學能文累舉不第嘉祐二年特奏名調劍浦主簿歷攝五縣民畏服之改許州判官以老乞致仕有詩學出何志

陳大下字仲循父公言皇祐元年進士邵武司法叅軍知上虞長樂二縣大下第治平四年進士歷宜興尉武平令汀州錄叅知江寧縣以廉潔稱嘗與章惇有舊及惇當國屢招以書竟不往以明堂恩得封二親拜且泣曰吾不能與時俯仰勉勉仕宦者正為吾親耳今恩封既及可以休矣遂致仕時年五十六友



人游酢贈詩其略曰即今年纔五十餘脫去籍級弊  
屐如聖時搜選動空谷策足要路爭先趨廟堂故人  
握重柄僵者可植瘦可腴惓惓風義數寄語掉頭不  
顧其如愚贈太中大夫三子安仁元祐六年進士官  
至江寧府法曹性仁大觀三年進士官至奉議郎知  
南城縣顯仁遷居莆田紹聖元年登第調古田縣尉  
大臣有知顯仁者以其文行可領袖諸儒遂除教授  
嘉禾士多成就累遷朝請大夫攝宗正少卿初大下  
著萬言書未及上而終至是顯仁上其書不報屢乞  
外補宣和九年以直秘閣知潭州官至朝議大夫

方志等書

黃沔字朝宗其先莆田人唐季有曰巨源者始遷于僊  
遊從父顯字景儒登紹聖元年進士不求榮進太宰  
余深於榻前特薦之改秩歷提舉廣南西路學事知  
儋州凡四考官至朝請大夫沔元符三年登進士第  
徽宗奇其才嘗以江南豪士稱之官至朝請大夫秘  
閣脩撰雜出何志等書  
洪天賦字亡從祖中元祐六年進士歷國子司業甫  
中年勇退天賦幼敏悟通六經應童子科入太學寶  
慶二年登進士第歷知陽江古田連江三縣通判循

州居官所至聽民之訟不施鞭朴諄諄然諭以理道  
民胥向化以循良見稱出德從弟處厚其初補大學  
內舍以父範廢調鬱林州推官時欽州守倅互相詆  
訾置獄禁勘連年不決干證一百七十餘人處厚司  
其獄審訊明允悉得其情盡釋之憲使大喜再任漳  
浦縣尉弟處定淳熙二年特科孫葉以舍選登紹定  
二年進士第出德

朱泳字子游紱之族孫也登乾道八年第調連江尉  
以捕盜改秩知海陽縣代者以月解虧減拘番於州  
泳篤交承誼出私橐代償之為政優撫字而批催科

人感其德賦不勞而辦尋除福建運管董試漕關當  
路囑私其子泳正色拒之竟被其摠拾卒於官士類  
悲慨姪首諒穎之聯中特科首諒調龍巖縣簿汀寇  
衝突長官巡尉棄縣去招捕使陳辯喜首諒守職悉  
以縣事委之首諒感辯知己身率士卒督戰蓋擒賊  
黨縣賴以全辯上其績首諒無意榮進力丐祠歸穎  
之歷知香山縣以通直郎賜緋致仕  
陳夢烈紹熙元年登進士第調連江尉海寇犯境觀  
登賊舟捕之以功擢知尤溪縣縣之財計取辦於商  
蓋乃家給一牌寬立限期俾自輸納民以為便授兩



浙運管漕使薦于朝除知建昌軍陞辭言州郡兵財利害玉音垂問奏對如響卒于官民甚惜之出德志陳拱字子重以太學內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復州教授未春丞時秤提楮幣郡守真德秀檄拱行之區處有方人賴以無擾德秀愛之俾入郡幙後試教官科擢首選授西外睦宗院教授尋知永春縣屬庚寅汀寇焚蕩之後究心民瘼初朝旨蠲租州縣以支吾窘迫不克奉行拱搏節月會杜苞苴直之費為錢八千緡以補之民不知其賜遷兩浙路運管卒出德志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方次彭字公述與化縣人偕之族孫也父泳叔父洞俱以詩賦名天禧間創義齋于虎蹲岡以來四方學者未再領鄉書洞三魁鄉貢次彭年十二喪父哀毀如成人悉以先疇付其兄乃率二弟次臯次夔刻苦力學皇祐元年兄弟三人同預鄉薦次彭登進士第調劍浦福清主簿遷合州參軍每與州將論辨疑獄雖屢見折而氣不可奪改知長樂縣縣濱江有渡舟人嗜利重載多覆溺者次彭始置官舟限以人數自是無患移知望江縣時有為盜所殺者尉捕其隣人鞠之獄且具次彭謂事起無情命釋之尉力爭不已旬日果獲真盜改著作佐郎知海陵縣歲大饑次彭悉心賑貸所活甚衆權知惠州移梅州首興學校躬教導之梅人始知學登第者相繼秩滿士民乞留再任凡六年兩被褒詔元祐初上章致仕嘗賦詩曰自顧衰齡七十餘腰間方爾佩金魚行囊羞澁知何有床上兩封天子書次臯元豐二年特科次夔熙寧三年進士次彭子醇道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持孫畢紹興十二年特科潮州推官鄭夾深稱其文高於天下行高於鄉閭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海豐縣歷官傳



入悉以賙族黨之貧及女之不能嫁者嘗買婢得少  
所從師之女育之如已出擇名族嫁之出方志

公衮字汝補次彭從弟也元豐初用薦者以布衣上  
殿條奏十事曰教太子舉實才獎清吏權恬退禁鼓

鑄嚴茶商恤民困寬州縣減丁錢益戶口神宗嘉納  
命以官為潮州教授復登元豐二年進士擢諸王宮

教授與韓魏公相從最密魏公語曾公亮曰方公衮  
論事剴切正而不阿立已公忠清而不撓豈多得哉

公衮嘗錄韓言行曰魏公遺事年未五十卒出方志  
亞夫字幾仲公衮從子也三舉禮部再擢第一博士

林自謂幾仲文章警拔源流賈馬觀所著述隱然有  
諷諫意大觀三年有司復以八行舉遂以甲科賜第

與從祖彥回同榜官終平江府教授子宋賓重和元  
年進士官至縣丞彥回之孫監號需軒嘉定十三年

進士澤州教授有集五卷王邁劉克莊每推敬之起  
萃起學皆中特科從孫雷震亦繼登第出方志

林迪字吉夫少讀書于香山陳聘君易與為忘年交  
稍長兼通六經工辭賦再舉于鄉遂入太學登上舍

優等第紹聖元年進士授福州左司理古田縣上劫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罪耳既而獄具帥疑焉再上再卻迪持愈堅帥竟從

之差知龍溪縣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風縣人詣臺府  
願番因任九年丞相蔡京林出也嘗欲因是內交於

迪迪以非同族拒之歸自龍溪縣請祠建炎中朝廷  
舉遺才迪與秘監李朴列在文學之科年七十有六

卒迪操履端方甚為鄉人所推重鄭夾深與魏承書  
日向見宇文樞密言吉夫耆老碩德在崇觀間仕不

躡進所在以治效稱達夜窮年卷不釋手與人言終  
日不及世事居此邑者累年曾不請托門寒官冷晏

如也又與詹令書稱其風流灑落器識過人隱然揮  
洒之文而不示人以穎令亦每言吉夫乃吾平昔師

事者也凡著詩文百餘卷又詠唐史別為一編皆寓  
褒貶之意自為叙以示子孫云出方志

陳惟剛字公執一字毅老其先光州固始人唐五代  
之際入閩遂居于興化縣之谷目山惟剛少補太學

生弱冠由舍選第崇寧二年進士知須城縣燕薊之  
役與有勞績後提舉鼎澧路弓弩手逆賊鍾相擁眾

萬餘攻辰州惟剛率眾鏖戰掩捕無遺官至朝散大  
夫卒惟剛性喜賦詠所著有燕山集出方志

師立字可權惟剛從弟也天資穎悟元祐中西塘鄭



俠見而器之長游京師章貢李朴文行高峻非其人  
不及其門師立師事之第崇寧五年進士嘗知連江  
縣有妖僧自言其前知人爭趨之師立曰我為邑長  
奈何縱左道以惑眾耶僧聞之亟遁去遷順昌縣在  
官四考民愛其政師立入仕十五年猶在選調嘗獲  
劫盜十有七人因愀然曰民負為盜豈其本心忍速  
其死而優吾秩耶乃緩其獄會赦得減死建炎中遷  
知官告院未幾請老自號宜僊翁師立於文無所不  
工有集藏於家五子皆仕而昭度知名出洋志  
昭度字元矩少穎異不群年十九擢紹興五年進士

蕭陽文獻傳十一

第為尤溪主簿部使者移檄令据撫屬吏細過昭度  
憮然不悅曰吾其忍為是耶乃拂衣去開居以讀書  
著文為樂十餘年不調自號西軒子鄉大夫林迪與  
為忘年交艾軒林光朝正字劉夙方者著作劉朔皆  
嘗至其家登堂拜母誼均兄弟既而教授藤州藤去  
中州絕遠俗尚庠陋昭度至勵以致知謹獨之學歸  
是士親於學知所指歸改奉議郎知福州長樂縣未  
上而卒昭度淵源濂洛之學有所造詣為文得古法  
簡嚴閑淡理致深遠艾軒志其墓謂其學不緣師授  
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君子不以其言為過云出洋志

清選字道山惟剛從子也博學善持論為詩文有清  
壯秀傑之氣入太學為上舍生未廷對而卒孫詔翁  
巖翁槐翁竝中童子科出洋志

黃鐘字器之自號定齋居士唐忠義司徒碣之後評  
事龍之孫也父脩宣教郎知韶州翁源縣與可巖山  
水之勝遂家焉鐘從舅氏陳昭度學得濂洛淵源議  
論一出於正擢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德化縣尉遲次  
間居里之人率從之游日相與稽經訂史所以啓迪  
之者甚至性喜著述每出必以筆視典籍自隨繇三  
皇至五代皆作紀傳曰史要又選集唐宋諸公文粹

曰唐宋類文其他著述尤多所作詩文神閑思遠有  
超然自得意其詩尤為元樞鄭僑所稱賞晚歲頗究  
心內典又作傳燈節錄鐘平生於逢迎請謁泊然不  
經意德化秩滿調漳州錄事參軍以歸丁內艱卒出洋志

董公偃字安義博物洽聞操行純正大觀中轉運陳  
覺民表奏以八行舉大司成考行如章未及官卒公  
偃嘗作靜軒於家鄉大夫林迪詩曰寂、峯巒千  
古意溶溶花木一家春聘君陳易遊石所題于軒壁  
曰酒吸陽春入肺腸茶罷清風生肘腋安知石所洞



中人不是武陵溪上客觀此蓋不俟身履其地目擊其人而其高風雅韻已宛然在眉睫間矣此備志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詩易之狀傳三十一 六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薛利和字天益興化縣人祖鸞登宋太平興國伍年進士時軍治在興化縣而郡人登第莫不自鸞始官至殿中丞利和第寶元元年進士歷知春潮韶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熙寧二年王安石議權茶欲擢利和提舉廣東茶事利和作詩謝之曰一路生靈陟頓貧廟堂康濟豈無人君侯若問茶租法請把茶租乞與民遂就常調通判廣州茶法卒不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五人皆由蔭補官孫倬字孝廣為大學生獨心非王氏新經困頓二十餘年終不肯作新進士語

金虜犯闕生徒解散倬正色昌言曰諸君平時蒙被教育今捨此將安之耶從倬者僅三人建炎二年從高宗幸維揚以恩旨免舉擢第自大理司直遷為丞以獄空被重書褒諭出知興國軍終朝奉郎從曾孫琦字卓然該貫群書文章雄偉如二鄭謂鄭厚第紹興十八年進士終末福主簿嘗著邊防十論及考古集琦字景行少與弟璆力學相為師友既而聯鄉薦琦紹興十二年進士歷廣東湖北路檢法官疑鼎州鞠盜華五等非辜與憲臺爭不合欲投劾去未幾果獲真盜憲臺交薦之凡四為法官平反者百餘人



璆字景徐乾道二年特科出身監廣州西南道場有  
鬻私鹽至陸萬斤者吏捕以告法當得賞璆嘆曰刑  
數十人易一京官吾不忍為遂諭吏以十之一聞官  
餘悉投水中皆得輕坐終南恩州推官雜出何志等書

季良字傳叟行之曾孫廣東運判元肅之孫也以祖  
澤補官調廣州左司理番禺民怨女為產主彭選夫  
婦所戕獄具府檄季良審鞠季良密使人廉之得六  
菽舊主家權鋒軍叛叩城帥臣曾治鳳逃崔與之委  
季良招諭事平以勞績免磨勘歷知閩南安二縣通  
判漳州所至有聲績帥漕交薦召赴都堂審察輪對

乞脩實德實政以回天意永天命除登聞鼓院奏  
言檢院乃肺石路鼓遺意今民庶以為嘗試州縣視  
為具文臣謂凡進狀宜索案予決虛者反坐遷司農  
寺丞丐外知潮州慨郡計窘乏專以廉儉節縮為事  
鹽使疑潮鹽有遺利欲增筴季良抗論寢其議嘗自  
扁其居曰廉村所著詩文號千林諷藁出備志  
陳鑄字師回第天聖五年進士康定初知南雄州秩  
滿以毋老不復請郡求通判福州以便親一時名卿  
大夫皆作歌詩以重其行蔡忠惠為序謂足以勸夫  
為人子者鑄至福州廣其守延良師增腴田以教育

後進而文風遂盛忠惠復紀其事再通判陳州合  
水患悉力拯援全活者甚眾部使者上其勞朝廷嘉  
之歷知潮州登州以恤刑被勅書獎諭官至朝散大  
夫守光祿卿開國伯卒葬宣州雜出何志等書

林成材字擇之父國輔以諸科為將作監主簿成材  
早入太學以文行名第元祐六年進士擢國子博士  
歷祠部吏部員外郎轉國子司業學校之法多建明  
歷知明濟汝三州卒出備志  
吳廷字仲玉少游鄉校疑然有俊聲淳熙十四年特  
科出身尉南海縣以捕盜應格改承務郎知龍巖縣

節浮費以益學廩郡僚有建議增諸邑轉輸者廷力  
爭罷之會有詔造戰艦州下取材廷拒以非故例不  
獲免則高其直以市不以擾民簽書寧國軍節度判  
官有嫠婦無子或以戶絕告將殺入其貲廷曰利毫  
末以絕人將墜之緒仁者不為也請聽其立嗣通判  
漳州未行而終珽天性孝友勇於為善其官龍巖時  
奉兄以行事之曲盡其謹鄉人梁林店溪珽曰是雖  
非吾往來所經然利已利人無間也助錢十萬縣人  
由進士特恩官至丞郡者惟林允與珽人以為榮出備志



鄭廷芬字國華早以詞藝試禮部第一遊上庠月書

季考率在高第升上舍生詔賜進士出身廷芬願就

廷對登大觀三年第自太學博士提舉漳州路常平

加直秘閣歷成都路轉運副使卒于官廷芬為文華

瞻雅正自成一家有易索隱等書藏于家出府志

謝洪字範卿父穆個儻有大志嘗市書既建經史

閣藏之列盡漢晉間隱君子自圖形其間號盤軒主

人力學教子人目之為書筭洪聰悟絕人自其童壯

時已有文名盤軒嘗以事忤縣令洪亟走投之令指

庭中梅謂曰能賦此乎洪操筆立就詩云朔吹颺飈

著古梅寒枝冷落俟春回可憐雪夢無人問乞借陽

和早放開令異之後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海鹽

縣簿時督賦吏多取於民曰鈔頭錢洪亟除之調信

州未豐縣丞時林枏為守以莊厲臨僚屬獨引洪到

幕下一旦偶有所不樂遂浩然引歸乃廢徐寅人主

幾何賦以見志有文集藏于家出府志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莆陽文獻列傳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陳俊卿字應求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

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秩

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

添差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

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

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

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無聽為美存心必本於至公

人臣以不欺為忠論事必達於大體御下之道恩威

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

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冤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

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搢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

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

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

軼之勢已成俊卿乃疏言張浚忠盡因請對力言之

上始悟數日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阻用

兵且陳避敵計搵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

之勇矣除權兵部侍郎金王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



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雅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我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選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府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

吳璘孤軍深入虜患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蓋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選師自救則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至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數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退保揚州主和議者

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恩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實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

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材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翼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寧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會親龍



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閣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

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賊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鑄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謀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滅福建盜鈔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魯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

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可與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因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飯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

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官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等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辯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札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言劾上手札留之且



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魚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  
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  
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收守自遠至必問  
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將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  
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  
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絃激致目青六  
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  
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  
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固恢復故俯而  
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  
信義則英毅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  
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  
靈之休戚係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觀官滿  
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觀意似不欲為  
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損私恩  
伸公義觀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  
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勅已出

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  
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  
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  
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  
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亦數  
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  
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  
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  
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川陞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  
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  
領曾觀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  
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  
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  
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  
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  
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  
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聞  
諸將多以賄得曾觀王朴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  
行之職吏已經勘結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  
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新闢人安惟



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  
拊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  
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  
拊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  
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  
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  
累陛下聖德命二府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  
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  
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  
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蒲陽文獻傳三

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  
子云遺表止謝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  
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  
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  
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  
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  
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論薦其薨也熹不遠  
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出宋史于守定必俱從朱文  
公學守字師中寬弘剛直用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  
部員外郎凡六受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靖介持節

晚為將作監以卒定字師德蚤秀異年十二三已知  
為己之學林艾軒許與特甚及見文公告以聖賢之  
學必自近而易者始定遂反而求之旋以苦思感疾  
平生未嘗應舉以父任為右承奉郎性至孝事父母  
曲盡愛敬於昆弟尤友愛卒年二十五文公銘其墓

雜出大  
全等書

定字師復號復齋少登文公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  
歷泉州南安鹽稅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  
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必止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  
節非時賜與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此

蒲陽文獻傳三

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妾用此宮闈儀刑有未  
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  
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昵貪吏靡不得志庶士  
動昭然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益變易楮幣稱  
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躡  
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  
而貶三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  
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  
伏面慢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官慶壽三  
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却尋遷軍器監薄九年轉對言



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為欺蔽臣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未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遂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賊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擊殺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

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係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必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必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劔州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穀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做白鹿洞之規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聞理宗即位遂請致仕寶慶二年除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乞不就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嘆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為錢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語復數年間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前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劄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必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荅等書并文集藏于家杜味史從孫均

均字平甫不溺貴習力學好古足不上書室口不及世事雖預薦書肄業太學及以累舉恩當大對不屑就嘗參稽宋史及司馬氏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文公通鑑綱目義例輯成宋編

年舉要備要二書舉要猶綱也備要猶目也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數十卷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勅賜迪功郎不受所居容膝妻啼兒號處之泰然郡守楊棟時枉顧諮問帥王居安延請至閩甚禮過之年七十餘卒鄭性之題其墓曰篤行君子純齋陳公之墓杜事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葉顥傳第二十四

葉顥字子昂賓之玄孫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調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喜之知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上虞縣凡絲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

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凍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允中薦顥端方靜退遂召見顥論國難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與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克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通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謂天下危亦在注意相蓋非蕭何無以知韓信也臣聞道



亮死虜之諸將統二三十萬人馬北歸帖然而無異  
變是虜將未可輕也今日爭言進取更在陛下審之  
上曰卿言極是願初至郡無旬月儲米及一年餘緡  
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餘願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  
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召為尚書郎除  
右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願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  
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時秀王伯  
圭為台州故願及之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願言典  
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而吏胥得以操其柄  
是使之入銓曹與吏為市出銓曹與民為市可不思

南陽文獻傳志

所以革之乎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  
令刻板頒示皇兄居廣請以初除儀同應得親屬占  
射差遣恩例昇王若純願爭之曰啓一若純則百若  
純至矣僉樞洪适請以已覃恩二官馳高祖父母願  
言追秩高祖禮經所無皆格其請乾道初召對便殿  
因問卿當官何以為先對曰真宗皇帝所製文臣七  
條盡之美清庶固臣子之本分臣每以公忠為先上  
曰卿無忘此言時上好鞠戲願奏曰竊聞陛下以萬  
乘之尊為鞠擊之戲有如馬驚為之奈何上曰無他  
但欲不忘鞍馬爾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無同

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願  
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  
臣未知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  
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願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  
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君臣  
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時有上白劄者願  
言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乞勿行之甫  
郡苦輸猶剩米願因守臣張允蹈之奏乞歲減其半  
後盡除之江陰軍判官受賕上曰貪吏朕欲用漢法  
誅之願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史冊

南陽文獻傳志

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  
法安足道哉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願力  
持不可安宅不能平及權諫議果論願之子受宣州  
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  
亦論之願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鞠置  
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  
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願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  
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  
射兼樞密使上以安宅向者童疏得之鄭昂欲加責



顯曰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實非臣事陛下之本心帝曰不念舊惡卿有焉顯遂引薦汪應辰王十朋劉珙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王柎黃燁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又與上論自古明君使賢使愚使奸使盜惟去太甚上曰虞有禹皋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惟在用不用耳顯言今在朝雖未有如共驩管蔡然有竊弄陛下威福者臣亦不敢隱時方召見鄭聞啓擬除右史而外已傳播命未下陳俊卿以語顯顯問所從來俊卿云聞之洪邁邁聞之龍大淵顯乃於上前極論大淵曾說竊弄威福上曰朕不憚去此輩後有事大於此者卿當極言之是日大淵觀俱被斥中外相慶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歎前軍帥王琪每於上前妄薦人材一日上問顯胡與可可用否顯對曰陛下何以識之上曰問之王琪顯言與可故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琪之職將也應薦武臣

何預與可臣不敢奉詔顯退連與可至中書令條具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與可無以對蹶躄遁去大將感方制軍士結宦官上欲窮治顯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主之者上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二人皆貴既而御筆籍戚方家財三之二以勞軍顯又言諸將若此者眾恐人皆自疑不若止籍其所白放散官錢之數則邦刑可伸物情亦安明日上見顯曰卿所議賊方事深得體上又曰建康劉源亦嘗賂近習命王抃廉其姦顯對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上嘗謂顯曰朕思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之甚易顯曰臣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其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蓋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念則事事不肖馴致敗壞上稱善顯每除吏上必曲加咨訪顯嘗啓擬王柎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上曰胡元質固佳士王柎曉事否顯曰柎極有才及退朝與諸公言上求治核才如此無不登懼三年日南至上有事于南郊雷雨偶作顯引漢故事上印綬乃除左正奉大夫提舉汀州太平興國宮顯即日出關抵莆一夕就寢忽



覺整衣端坐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表聞上追悼久之贈特進累贈少師謚正簡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每言當官不可不明明不可察馭下不可不嚴嚴不可刻又曰抑強扶弱為政之道然尋事以抑之彼必怨示機以扶之彼必驕驕且怨如為政何與林師說高登氣槩相高登嘗上書譏切秦檜檜捕之急顯與同郎擿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顯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與同年林宋弼厚善約以兒女為婚既而宋弼死家單弱而顯仕浸顯然必踐前約自初仕至宰相

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云出宋史本傳等書

顯之兄顯政宣間與顯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虜入寇朝廷始設武藝謀略科顯平日尚義好謀習騎射至是首中其選授承節郎隨大將劉延慶為京城東北守禦官然是時天下事壞已極金兵攻圍日急顯度其勢必不可支召顯謂曰吾兄弟被義方之訓當勉於忠孝然是不可兩全吾以受命當登陴死戰以盡臣節爾其歸養父母以供子職可也顯曰兄言及此吾亦何憾因相對涕泣而別顯遂登陴力戰死之出何志

黨字次魏顯之孫也以祖澤授承務郎累遷知邵武軍陞辭奏事首乞法孝宗上問法孝宗何先黨奏孝宗二十八年之治不出仁孝勤儉四字黨人物魁偉素對詳緩上和顏納之遷太府丞丐外知台州紹定元年夏大水城幾圯黨冒風雨極力防衛期與城相存亡而城卒賴以全選委屬僚檢禾蠲放既及分又增放一分捐公錢遣官糴米浙西以充濟糶民愛之如父母尋擢浙東提舉明年九月台城陷於水朝廷以黨得台民之心亟發常平錢米遣黨措置振卹至即請于朝乞撥紹興府官會五萬貫米二萬石給濟

前賜文獻傳等書

七

行

仍乞放免本州茶鹽酒醋雜稅一年續有旨令黨兼權州事仍撥降安邊所官會二十萬貫儲倉米七萬石以助不給至於五縣冬苗夏稅盡數蠲放上供諸色綱解並與住催乃分遣僚屬選委寓公隨鄉貧弱以活饑餓優用資遺以撫流移既告糶隣郡以濟急缺復招誘客販以備接續拯救疋羸埋瘞遺屍病患者施藥治瘞露居者資助蓋造於是重築城堤堅牢高厚越歲再水莫能衝突台民德之迺相率立二生祠繪像以祀其壽朝廷嘉之增二秩直寶謨閣兼權紹興府浙東安撫提刑未幾除本路提刑以金部郎



官召會山陰謀帥廟堂將有啓擬上曰葉榮在浙東甚鎮靜無以易之進直徽猷閣知紹興府充浙東安撫使要地有不相樂者乃屢上祠請改知太平州未幾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將作監召命下而歿自號萬竹子彥晒歷司農寺丞知邵武軍出大有字謙夫顯之從曾孫也以春秋應紹定三年鄉試五年省試皆中第一授英德府教授大新郡學秩滿除國子錄輪對上首以國計諸務為問大有歷歷指陳玉音褒獎累遷秘書郎出通判徽州召赴闕丁外艱服闋歷著作佐郎除正言兼侍讀力辭上批擢

葉顯傳第二十四

卿言職出自朕意益彈忠盡自結主知猶懇辭上面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乃拜命首疏論儲嗣紀綱人材為國家命脉反覆數百言又乞救民饑寬民力遷左司諫奏抑內降保直臣罷外戚授官因奏事乞歸上曰留卿主臺綱即當異擢遷中侍御史奏今日根本之慮一曰惜名器二曰惜財力三曰惜民命四曰惜天時不可以有警則畏無警則玩尋監省試魚知貢舉遷侍御史因侍經筵御筆大書教忠等字賜之周易徹講錫衣帶鞍馬及賜詩皆異寵也大有獻備邊三策篤浙東憲臣蔡杭可大任遷右諫議大夫

辭除刑部尚書累辭御筆云卿性質醇雅議論和平擢之大常伯職之大司寇所以示優寵也朕之待卿有加無替大有力以母病辭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上又批諭云朕之用卿以其中和又云朕之念舊難釋眷懷大有不獲已奉母之官未幾丁母憂感疾終于家年四十七遺表聞上為不懌者累日大有出入館閣言路凡十餘年前後敷陳百二十餘奏皆士論所歸但其排擊程公許黃師雍年子才諸人議者不以為然出

葉顯傳第二十四

葉顯傳第二十四

九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龔茂良字實之紹興八年登進士第為南安簿邵武  
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  
勤稱改宣教郎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  
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  
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  
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  
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  
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憮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  
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

詩陽文獻傳十五

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  
後政事關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說龍大淵皆  
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琦沒贈節度  
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  
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  
琦為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  
之曰今積陰弗解滂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  
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可百倍上諭以皆  
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  
事翼日乃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

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  
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  
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  
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群小所容請祠不  
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  
知廣州即香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  
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菴中原衣冠  
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  
兼寄暴露者皆捨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  
卿欲留之右丞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

前陽文獻傳十五

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  
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  
戶止索逋發廩賑贖以右文殿脩撰再任疫癘大作  
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  
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  
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  
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  
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  
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  
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恤私



若鄉曲親戚且未湏拔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謬等  
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  
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刑  
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  
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母乃不可茂  
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  
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  
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  
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  
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

不甫陽文獻傳卷五

三

本

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叅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  
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叅行相事慶壽壽禮行中外覲  
恩茂良慨然嘆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獎天  
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與來歲郊恩  
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庶退茂良奏朱熹操  
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秘書郎群小乘間譏  
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嘉迄不  
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  
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  
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叅行相事也踰再歲上

亦不置相因論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謂其  
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  
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  
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除  
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  
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  
叅知政事者朝廷叅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  
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  
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

不甫陽文獻傳卷五

四

本

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  
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  
附魯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書黃遂補外  
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  
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  
手詔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  
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  
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斷  
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  
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



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  
證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  
或謂覲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  
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  
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  
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嘆息焉世傳弟史良友良  
皆進士子晏最皆升朝最值史彌遠當國修先世故  
怨屏不用最亦安於退處最後除知汀州不赴孫曾  
堪頃等皆殖學有名云世傳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詩陽文獻傳十五

鄭僑傳第二十六

鄭僑字惠叔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  
之後也僑初上禮部為舉首與兄萬卿同升及自太  
學再薦弟僑亦貢于鄉乾道五年廷試進士有司奏  
僑策居第二孝宗覽而異之擢第一簽書鎮南軍節  
度判官歲游飢佐帥守講求荒政凡數十事後以為  
法轉著作佐郎兼國史實錄院屬官吏部司封介然  
以靜重自守不一至執政之門以左氏春秋侍講東  
宮為陳大義而尤拳拳於父子君臣君子小人之際  
請外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振綱剗弊不嚴而肅

詩陽文獻傳二十六

淳熙八年淮浙歲凶遴選常平官孝宗以淮東昔處  
宗室貴戚多不得人必擇一士為之僑方丁內艱未  
終禫而命下朕除過闕奏事首勸孝宗責躬求言遂  
請米得四萬石以繼常平之乏既入境宣布上意令  
民皆知有恃以活而無轉徙之思倒廩勸分增廣諸  
郡舉籍循行州邑損益其未盡善而督課其不如法  
淮盜賊入甲天下歲久積弊本錢益股所負數十萬  
亭戶重困先之以身弊蠹自除踰歲所給累三百九  
十萬緡疲瘵以蘇濬治漕渠五百餘里凡所罷行一  
於使人利物孝宗詢知僑風績召欵以為言官數對



宰輔問其來期僑以有妻之喪累丐祠未幾復提舉江東入為禮部郎中兼太子侍講天少雨應詔上封事孝宗以僑言面戒大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終喪之制僑與聯事者參稽古今以求其當時孝宗在德壽宮大臣欲先表請還內又表請聽政者僑曰喪不離次禮也今雖不克如古詎可專以此請第以聽政為詞則意自及之矣除起居舍人館伴金帛祭使奏言陛下追復古制欲編素三年而中者不易服請詰之孝宗曰夷狄禽獸何足與爭於是太子參決廢擬宮僚孝宗曰鄭僑自好故遷侍從者皆罷魚職而僑獨以太子請留為左庶子尋又兼權給事中適婉容陳氏父以墨詔遷官僑封還之孝宗為寢其命殿前副指揮使郭棟交通值貨朝無敢言僑因其進秩及于請數四論格嘗直前奏事孝宗曰卿屢獻忠讜朕甚開納遷中書舍人六押制勅悉由僑手訓詞有體天下誦之差克金國賀正使至則虜王已寢疾其下匿不以告將入門宣徽使傳言感冒未能視朝令使人就東上閣門進書於是館伴使十餘輩趨入僑捧書屹立徐曰東上閣門臣寮進表章之地某等恭持皇帝書來乃於此投進他日使還復命失職之罪首

領不保不若死守以全職分虜知不可屈即密告以其主病篤之意僑守益堅自朝至于日中聲色愈厲久之宣徽使復來曰使人且歸館及暮復遣吏怵脅且謂書不進何以得歸僑曰若國強我微軀且不足顧何歸之云元日將恩傳命遣回至中山聞虜喪至境光宗已受禪道除給事中入見光宗嘉獎他日從官同對重華宮孝宗顧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魚侍講修撰實錄僑在門下諫官左遷降胡建節隨龍人醫官內侍橫息論駁不遺餘力疏姜特立之姦罷添差總管除命權吏部尚書光宗曰卿在瑣闥所論公正銓曹繁劇今以付卿進魚侍讀僑每以畏天進德孝敬問學親君子遠小人開廣言路謹惜名器脩政重令愛民節用為光宗言光宗常嚮納之先是僑請更迭外任光宗不許曰潛藩舊人宜在班列事有缺失得相裨補閱半載又一再伸懇除顯謨閣學士知建寧府平決無留事以公使錢為下戶代夏輸而力請損諸縣版帳之太重者移知福州尤以簡靜致理罷義倉和糴之需減古田偏重之賦改知建康府過闕召見勞問僑舉時事之大而可憂者反覆以諫再命賜對所言益切光宗方厯副樞以待而僑竟



以直不果留至建康久旱之餘歲仍不登講求荒政  
參以所宜蠲賦招商公私融廩所活甚眾召還吏部  
辭不允三上祠請詔復任以畢荒政進龍圖閣學士  
寧宗即位復以尚書趣召恨來之晚即日命侍讀尋  
知實錄院脩撰日已晏再御書筵拜同知樞密院事  
明年參知政事僑登二府愈益感奮不市恩不干舉  
不立黨與不私好惡欲以清靜和平輔天子玄默之  
治既而屢以疾求退寧宗亦屢諭留之又明年進知  
樞密院事選將練兵討論軍實謹防邊備操執紀綱  
法度以抑僥倖頃之復懇求辭位寧宗數遣使趣入

前陽文獻傳二六

詔有司毋受章奏又還所上劄子猶請不已寧宗手  
書牘尾曰忠誠重厚朕所倚毗累丐退閒殊拂眷意  
且回諭以將大用甫三月再上章求退除資政殿大  
學士知福州辭日寧宗猶示以復召之意僑請平國  
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移知建康府僑先已  
兩上祠請及是還里固辭提舉洞霄宮三疏告老以  
觀文殿學士致仕卒僑孝友端重簡澹無他嗜好平  
生所為皆有常度故受知三朝見稱忠實或以僑常  
板援韓侂胄指為韓黨云子守仁寅守正  
最知名

寅字子敬號有亭僑游洋之潯陽人晚居郡城東子  
孫遂為莆人寅以父任補官歷知吉州召對言濟邸  
寃狀指斥權臣端平初召為左司郎中兼權樞密院  
副都承旨又請為濟邸立廟且言三邊無備宿患未  
除宜正綱紀抑僥倖汰冗兵以張國勢竟以執法守  
正出知漳州卒寅靜重博洽藏書數萬卷名賢真德  
秀李燔陳宓皆與為友燔嘗薦海內名士十二人于  
朝寅其一云融等集

鄭僑傳第二十六

前陽文獻傳二六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林光朝字謙之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為意聞吳中陸子正嘗受學於尹焞因往從之游自是遂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出入起居必中規矩稱為南夫子四方來從學者歲亡慮數百人其為教不專於詞章為進取計蓋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故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力行義修飭聞于鄉里者光朝作成之也平生未嘗著書其於聖賢微旨有得於師傅者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

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司戶參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倖進光朝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淳熙元年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領南其鋒銳甚

光朝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樞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年六十五卒謚文節光朝老儒通練世務負士望甚重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呂東萊私謂所知曰未知此

老若為收殺及繳駁謝廓然除命乃喜曰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光朝既歿朱文公嘗嘆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為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食及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矣光朝所著文詞有集二十卷陳必序之謂其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宜數語形容有餘劉克莊亦謂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世亦不以其言為過云姪成季從朱文公遊有學行嘉泰中特科終興國軍判官



劉夙字賓之莆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  
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  
戶叅軍添差建州教授以弟朔為温州司戶迎母游  
氏就養因乞與温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  
養人才多所成就孝宗即位召對除秘書省正字移  
樞密院編修官以親老夙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  
官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  
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准三事又以江  
浙水奉詔陳得失乃上疏曰陛下與曾觀龍大淵革  
觴味唱酬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

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又及黃門溢格宰相臺諫不  
振職及謹邊防辨才德凡六事丐外章再上以為荆  
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以興化猶利米病民請盡蠲  
之乾道元年以親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  
衢州期年政平訟簡會曾觀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夙  
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明年引疾歸甫一年卒是歲  
王龍學龜齡芮司業燁俱卒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悼  
以詩曰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朝答士友慰  
弔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愛國過於愛身古  
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為一時名賢之所推重如此餘

見弟朔傳中夙二子彌正彌邵

彌正淳熙八年進士嘉泰初為考功郎嘗為朱子定  
謚曰文韓佐曹兵禍有萌使彌正如兩淮還言無故  
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從肯怒官  
終吏部侍郎子克莊字伯恭

彌邵字壽翁夙方盛年歿家貧有書數厨彌邵慨念  
先澤卧起其間不為舉子業惟以學古為心自六經  
以下莫不抄纂考論古今斷制義理一以沐浴關洛  
之語為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老確然不移  
少以貧食於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邵不受

郡守楊棟創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留及棟  
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子成  
由科第知古田縣遇裡需例授彌邵京秩誥已下憚  
不敢白彌邵性狷介嘗質經於陳必詳史於鄭寅問  
易於蔡淵自是之外罕與人接臨卒猶為諸孫講張  
栻集解孟子一章所著有易蒙漢考等書藏於家  
克莊字潛夫少有異質日誦萬言為文立就嘉定二  
年郊恩補將仕郎調靖安簿以宣教郎知建陽縣新  
考亭祠祀朱范劉魏四賢于學雜賬糶倉二千斛方  
以邑最聞而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其所詠落梅有



朱三鄭五之句以謗訕據其罪鄭清之力為辨釋得  
通判潮州改吉州端平初元有旨都堂審察除將作  
簿為閩帥真德秀參議官改宗正簿二年除樞密院  
編脩官兼權侍右郎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  
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又言權臣壞朝綱開邊  
釁兵驕楮賤食饗僥倖之俗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  
天人未應願堅疑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又言若川  
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復其舊  
未雪其冤皆人所難言尋除知漳州嘉熙元年改知  
袁州坐先言濟王事為御史蔣峴所劾與方大琮王  
邁同罪歸既而予祠遂擢江西提舉改廣東就升漕  
檣船奉給例券皆卻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  
而以喪歸者淳祐四年除江西提刑訪求民瘼讞釋  
獄寃除將作監改直華文閣因舊任六年令赴行在  
奏事道除太府少卿既至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  
次言謀謨之誤次言當上法祖宗使善類常合言路  
常通御劄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  
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煇同任史事次日兼權  
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兼崇政殿說書  
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暫兼

蒲陽文獻傳主

五

中書舍人史嵩之照閣筆除職于祠令克莊行詞  
克莊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  
合有詰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褒為貶論奏不  
已為殿中侍御史章瑛劾能七年除直龍圖閣主管  
明道官八年除宗正少卿尋依舊職知漳州就除秘  
閣脩撰福建提刑以便養甫及月丁內艱方禫除秘  
書監有旨趣行既至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兼崇政  
殿說書史館同脩撰時事多內出克莊言祖宗盛時  
內降絕少今中外除授不由大臣啟擬求者予者奉  
行者習以為常臣竊惜之言忤當國尋除起居舍人  
復兼侍講進言愈切力奏不草史宇之答詔十二年  
除右文殿脩撰知建寧府改福建轉運副使以鄭發  
疏被職寢新命提舉明道宮景定元年賈似道還朝  
歷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講以年迫堅乞納祿除寶章  
閣學士知建寧府五年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  
度宗咸淳四年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明年年  
八十三卒謚文定克莊學問充積尤長吏事而為文  
名所勝真德秀嘗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守官  
舉職不負所知晚年為賈似道一出君子惜焉所著  
後村居士前後續新四集行於世

蒲陽文獻傳主

六



劉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  
温州司戶參軍與反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臻其門屬  
歲饑疫火焚千餘家守袁孚以朔董其事饑者與粟  
病者與劑寒濱死者與褚被為坊二命僧主醫療日  
一至以藥囊粥釜自隨所活數萬人牧道傍棄兒募  
乳飼及聽無子者擇取孝宗初立與林光朝同召對  
曰陛下何不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  
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覲龍大淵罪狀改  
宣議郎知福清縣以至誠待民聽訟無留滯市食掛  
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去會病作請祠歸再召入對

於是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為宜  
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  
不可憑虛蹈空過為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  
免試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  
官行至信安傳舍卒朔與其兄夙皆為時望所推夙  
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於輕祿位而  
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  
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朔二子起晦字建翁擢淳熙  
五年第知貴溪縣召試秘書省正字兼益王府教授  
對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於其父而言官指為

偽學劾罷之起世推慶元二年第  
起世之子希仁嘉定四年進士因郊有雷雨雷之異  
應詔謂付授非材處置失當輕動干戈憂起蕭牆上  
誤國家下誤蒼生天威警戒抑在是歟且據七事以  
獻於人才尤致意焉又曰論事之臣惟知攻上躬任  
事之臣惟知舉權要所言皆磨拂貴近時論壯之在  
仕途六十年進為之日少閑散之時多所薦士如徐  
鹿卿皮龍榮輩多貴達而希仁乃屢以謗退官中夫  
夫平生每遇遷擢必有論建身雖屏處猶上箴闕失  
倦倦忠愛耿耿不忘君云出備

陳士楚字英仲少篤志問學長從林艾軒游乾道八  
年登進士第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大治改秩調  
候官縣丞相周必大薦之以國子監簿召對孝宗疑  
其誠實十六年差樞密院編脩官紹熙初兼司封郎  
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已趣班雪大作  
宰相索表稱賀士楚援筆立就朝士皆稱嘆青宮聞  
經進士楚講周書無逸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章其  
說曰百穀麗于土荄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于田莠  
草既除方有秋以喻小人有妨君子之意壽皇傳諭  
曰陳直講說書議論精詳理致深奧誠得師儒之道



賜以金樽王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茶  
監公事歲儉民饑不憚巡訪全活者衆再除侍右郎  
右史退葺御書閣扁陽春堂楫壺樓觀稼亭皆宸筆  
揮洒慶元改元除侍講四月以疾卒賜儀甚厚林希  
逸守莆祠艾軒綱山樂軒于城山後人以士楚侑享  
云雜出何志等書

黃芻字季野少從艾軒學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  
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夭僅止懷安縣  
丞

卓先字進之少從艾軒游年十五拔鄉解屢試南宮

不利紹興四年年四十以特科調龍溪主簿歲旱疫  
施藥多所全活遷永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爲建  
寧軍節度推官歲亢旱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邑仰  
食下流米府禁米舟出城先爭曰四邑非建民耶  
守史彌堅以是重之後以倦遊歸里卒先平生居官  
廉靖言論據經是古與人寡合陳必部論許與特甚  
而傳伯成尤器重之出備志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厚字景章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  
之裔四歲讀書一覽千言輒成誦七八歲通解經旨  
稍長下筆成章援引古今議論時舍法行士子惟通  
一經厚獨兼之自太學歸講學翰林從游者衆與從  
弟樵倡物理之學宇文虛中一見異之嘗貽以書曰  
士弊於科舉久矣安知亦有淵源深渺不爲俗學所漬  
如二公者乎紹興五年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廷對六  
千言指陳無隱高宗聞厚姓名有詔特循兩資與陞  
擢差遣授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嘗上奏三事曰

國勢治體兵備紹興八年以趙鼎薦召對因言御將  
固本攬權之方高宗嘉納會鼎去國詔任滿日改合  
入官明年至泉適鼎爲泉守事皆屬厚尋以郡吏決  
死獄誤以甲爲乙與守佐皆連坐解去踰年除廣東  
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歷昭信節度推官與守將討平  
齊述之亂掩骼埋胔賑給流離郡賴以安改左承事  
郎知相鄉縣號繁劇厚臨之以公吏民畏愛郡守  
部使者皆待以賓友與之談論經理未及代卒厚器  
局宏遠學問該博尤善屬文以左氏爲法嘗著存古  
易去彖象文言大傳以爲皆後之學易者所作又嘗



著書號藝圃折衷指湯武放代為亂臣賊子之首論  
伊尹放太甲周公相成王攝政為啓後世篡逆之禍  
詆孟子誦仁義而賣仁義為儀秦之雄其他立論與  
古聖賢相悖者尤多當時蓋嘗坐是為臺官所劾十  
年不調云雜出等書

鄭樵字漁仲厚之從弟也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已田  
築蘇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蘇時樵年拾陸盛夏徒  
步護喪歸葬自是謝絕人事結廬越王山下閉門誦  
習既又築草堂夾滌山以居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  
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歸晝理簡編夜觀

前陽文獻傳二十八

星象飲食寒暑俱忘專以討論著述不為文章自負  
不下劉向揚雄一時名人若李綱趙鼎張浚皆器重之  
初為小學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昆蟲草木方書  
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復還草  
堂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尋喪母哀毀廬墓三年  
部使者舉孝廉者三舉遺逸者二皆不就紹興二十七  
年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應召明年上殿奏言臣處  
山林三十餘年脩書五十種皆已成之書其未成者  
臣取歷代之籍始自三皇終于五季通脩為一書名  
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擬其要覽

十二篇名曰脩史大例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  
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  
力乞還山自監南岳廟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成紀  
傳世家載記用舊而以年表為譜以志為畧十五畧  
不涉漢唐諸儒議論五畧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  
舊文蓋平生所考論者弘綱機要皆聚於此乃詰闕  
請對上之會車駕幸建康戒嚴樵未得見以為樞密  
院編脩官尋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時虜勢張甚樵言  
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明年春高宗至自  
建康命以通志繳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滌

前陽文獻傳二十八

先生樵於學無所不通其論書則先按伏生孔壁之  
舊與漢儒所傳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  
訛傳春秋則首考三家之文參以同異而斷其簡策  
傳寫於口耳授受之互有誤說詩則辨大小序之文  
別風雅頌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鳥獸草木之實  
類皆信而有證居鄉累歲不一詣守令門人束脩一  
無所受筆劄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見人寸善推譽  
如不及有來質問者苟可告語為之傾倒數於當路  
薦林光朝林彖增築蘇陂以紹先志作求實橋過來  
菴苟一有利於人必力為之詩文之屬有谿西集五



十卷子翁歸及事述等書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黃方黃傳第二十九

鄭可學字子上號持齋露之後少孤貧由鄉薦兩浙漕試再貢禮部皆不利道武夷見朱文公從學自以稟性下急於懲忿工夫久之最稱得文公精要文公守臨漳賓禮可學以教其子弟晚年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凡四方學者疑問多使可學是正而士友之南者必見可學而後行當代聞人如曾逢曾逮與為忘年交呂祖儉李孟傳廖德明皆敬禮之前後三奉大對嘉定四年始授忠州文學是歲廖德明帥廣招致郡齋湖

南漕使曾槃檄攝衡陽戶曹道卒所著有春秋博議

出書

鄭耕老字穀叔父安正少負才學篤志訓諸子嘗築書堂率間里子弟講學一時名士多從之游耕老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主懷安縣簿母喪調温州法曹改明州教授四明白文真焚蕩之後學陋教弛耕老更營學區為講說科舉之外者侍從多以通經術薦召見奏言太祖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曰道理最大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考宗悅親擢國子監主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



徑歸南陂素履聲律浮靡讀詩易庸範語孟味其深  
 微皆有訓釋榮利澹如也兄箕老特奏名補遺  
 鄭獻翁字帝臣伯王之裔也少從鄉先生黃績學嘗  
 與朋儕私自較藝一日作三十餘論衆皆驚服第咸  
 淳元年進士終漳州推官至元改物故官例起叙用  
 而獻翁以老病免為人豁達表裏洞然偉容貌眉目  
 踈秀鬚長至腹見者拭目方是時前輩舊德多已淪  
 謝後生頗習胡俗獻翁獨以所學傳於人故家子弟  
 猶賴之不墜其業顧長卿兄弟皆出其門後與黃績  
 之子仲元及其徒林應成輩倡仰止之學續東湖之

請陽文獻傳三九

祀鬻田數十畝為春秋釋奠之費年七十餘卒

正近記

黃士毅字子洪自莆徙居吳不忘故鄉因號壺山幼  
 知嗜學為向上事業方慶元試排道學士毅徒步趨  
 闕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文公嘗告以靜  
 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  
 事於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撰次文公書說及文集  
 又因語錄成書分門片次為語類嘗言孔孟之道至  
 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為知言出通  
 方大壯字履之廷範之裔少穎悟操筆成章艾軒二  
 劉咸推重之年長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文公至莆

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之懿日與同志講明自號  
 履齋文公為書其扁大壯性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  
 臨沒勉子姪養其母戒治喪無用浮屠冠衣束帶而  
 沒學者稱履齋先生子大東字東叔弱冠文藝絕流  
 年五十始與二子消孫澄孫同拔漕明年第進  
 士乙科調泉州未春縣主簿卒雜出等書

澄孫字蒙仲以字行少能文落筆若宿構者淳祐七  
 年廷對萬言終始欽服君子以續國氣勝明公論以  
 強國精神又請立涪陵後銀秦檜子孫竄史嵩之以  
 謝天下擢甲科為邵武軍學教授實禮者宿作成俊

請陽文獻傳三九

三

秀會學廩贏錢及校官例券置貢士蒞秩滿監激賞  
 所酒庫以基去辟淮西制置司幹官入為國子監庫  
 官校藝南宮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添差通判南  
 劍州改泉州辟淮西制置司參議官適虜渡江治法  
 征謀悉咨之而行虜退知邵武軍邵武歲三易守蒙  
 仲樽節以繼之絕拊柔獷俗表倡儒行請立樵川書  
 院以廣教養郡最聞增一秩尋以秘書丞召卒蒙仲  
 初年挾才乘氣既乃務為謙和一時諸賢皆折節與  
 之友方大琮王邁劉克莊尤愛厚之始以文字見知  
 賈似道及似道相蒙仲獨求外補自效終其身子公



權字立道以遺澤補將仕郎推成淳元年第先是蒙仲臨終以世業勉公權果以詞賦魁福建漕試歷廣州教授太常寺主簿以歸景炎間興化再被元兵甫罷屠戮故官遽變衣冠未見元帥峻都公權獨以大義責之峻都反降勢禮遇然公權竟不仕卒平生著述甚富時稱石巖先生

徽州未上卒

出備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浦之後父端第紹興十二年進士歷惠州教授終安溪縣令補侍官惠州時未嘉陳鵬飛適謫居于此因得師友之其為學專用心於內而世間利達不少動其心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門者數百人特林光朝講學城南補在城東幾與齊名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縣尉卒有九經解等書

出八閩

黃績字德遠浦之裔兄績寶慶二年進士績少疑重

老中年還里聞陳宓潘柄從黃幹得朱子之學遂師事之與同志十餘人集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宓柄卒績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於望仙門外東畔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講如二師在時向之同門友又皆相與就正於績故績雖布衣然為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十百計郡守佐博士皆加敬禮先是郡守楊棟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彌邵暨彌邵卒後虛其堂無敢居之者至是邦人相率推績繼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績無其山長然皆非其好也晚聞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以夫謂為益友

出備

績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績曰愛友績曰畏友績以獨不懼名齊克莊為記所著有四書遺說等書歲於家平生不喜作韻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績前卒有星隕書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君子謂績匹夫而垂死之際天變若是殆異於衆人耶

出事

仲元字善甫號四如績之子也少刻志瀛瀛洛關閩及父績所傳潘陳二師之書抄拾唐宋名人之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學為時推重第咸淳進士前後五除官最後除國子監簿皆不赴宋亡後更其名曰淵



字天叟又併改四如之號而以韻聲翁彥安為稱  
怡然窮居深入理與學文必檀弓穀梁學詩必三百  
篇陶韋柳州推廣先志凡其口講心授莫非仰止傳  
習之懿而尤嚴東湖之祠晨必謁朔望必參二仲釋  
菜暇則課守者洒掃風雨則視其蓋障雖老不少廢  
年八十二卒仲元說經間與先賢異同其為文亦類  
艱深至於奇古處殆不可句云有四書講稿等書藏  
於家

鄭黃方黃傳第二十九

浦陽文獻三九

六

張林余林鄭謝傳第三十

張弼字舜元僊遊縣人性恬淡好學尤刻意於易以  
為繁辭者聖人所以翼易始意其大例當在於此乃  
置諸家之傳註獨執經誦之凡三十年忽有所悟久  
而益信乃以所得大例幾百條推明為書根象數原  
義理得與民同患之實用雖與前此談易者異同而  
用於爻象之辭一字皆有所本出莫業是以上極道  
德性命之理下及昆蟲草木之微禮樂典章法度可  
指吉凶悔吝動靜先知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出前  
紹聖初丞相章惇以其名聞并上所著書賜號葆光

浦陽文獻傳年

一

慶士三年朝奉郎林伸等百五十三人列薦于守帥  
部使者轉以上奏勅授福建司戶參軍充泉州州學  
教授弼辭辭然若有不樂者未赴官而卒出事  
林彖字商卿幼孤隨母鞠於外祖陳次升家以故得  
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  
累朝典故後遷居真州又得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  
諸公而與任申先象先兄弟為忘年友所得益加於  
前紹興初嘗為簽樞徐俯禮致而終不肯受其薦奉  
母歸闈救水盡歡母沒終喪不謀婚娶曰吾有弟不  
至絕先人世不問家事曰吾以付二弟若復以家事



相聞白安能遂吾志哉寓跡龍華寺法華菴榜所居  
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日怡然於其間縣官希見其  
氣味或可語者時一見之非其所好扣門不納也處  
之四十年如一日平生身不接俗人口不談世務足  
不踐舉場隆興元年春監司帥臣列薦有旨召赴行  
在力以疾辭其秋丞相陳康伯樞密黃祖堂再取旨  
令監司郡守敦促之復引疾不就於是陳孝則林孝  
澤皆泉莆偉人適以憲潛會閩中相繼率三數百人  
以彖名聞叅政周葵以重望鎮泉山即以孝則孝澤  
之狀上孝宗為再促召亦不赴乾道四年詔特與進

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年七十自號  
萍齋

出事迹

林肅字恭之淳熙三年登進士第少有文名從游艾  
軒之門試教官科中首選調臨安府學教授空同邑  
有傳蒙者字景初少亦從艾軒學工詞賦兼五經孝  
宗朝嘗著萬言書上之退而講學龍池以淑後進自  
號與軒後以子矩恩封從政郎  
余元一字景思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  
科娶勉齋黃幹之女弟而幹則朱文公壻也因得親炙  
於文公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

文集為藝文公頗敬愛之嘗有荅余景思書見文公  
別集歷官知同安縣號梅清巖終池州通判同邑有  
林德遇者字若時性質頗鈍一日忽發憤鬻產糶糧  
走武夷山中拜文公求教今日誦論語集註又之覺  
有所開悟發於文辭亦明暢可觀文公卒復往赴葬  
家居與貫齋陳沂相友善切磋漸磨卒為鄉名士云

出仙

林礪字豈獻嘉定十三年登進士第少負雋聲從游  
者眾雁軒王邁嘗師事之官止海陽縣尉同邑林榮  
亨字宿西其學於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該

貫莆泉學者多從之遊而邁尤敬焉兩預鄉書不第

後以子有之恩贈朝請郎

鄭彬新字中實先世自建之浦城遷于僊遊以太學  
生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  
語繫於政者二十四章書于壁以便省覽又建縣學  
文宣王廟闢一堂扁以尊道時真德秀守泉頗敬重  
之邑民相與立生祠于紫澤宮尋通判處州監右藏  
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遺命治棺食一以  
儀禮從事昂新少授業黃幹之門其詳嘗考定  
禮書成編名曰禮學舉要亦參貫於及揚復新先生



又撰禮學從宜一集居家好義有家塾義莊德秀宮為之記出仙 紹志

謝升賢字景芳少篤志義理之學以太學生登端平二年進士第調洽光縣尉會教官闕員守委攝學事廣州濂泉書堂新成帥漕方大琮檄為堂長授刑揚大異又檄為桐江書院堂長其後大琮大異皆薦于朝乞充師儒之選官至興寧縣令所著有太極西銘說易通庸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文公之書嘗曰欲邇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自號

恕齋出仙 漢志

張林余林鄭謝傳第三十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方信孺字季若儀七世孫父松卿權隆興元年進士知上饒縣以政績聞通判明州秩滿知南安軍律身廉蒞事勤平易得民移知吉州罷米運力勝錢歲萬餘緡減放諸邑月斛錢歲六萬八千緡作六一堂於郡治東北隅祀歐陽文忠公搜遺墨八卷刻石其中除廣西轉運判官改定鹽法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採訪鹽課利害編為書十二條上之松卿自治嚴接人一團和氣平居常以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戒飭子弟所得祿賜半為抄書之費家藏書四萬

卷皆手自校讎嘗校正韓昌黎文集又譜其經行次第為韓詩編年凡十五卷刻南安郡齋出何志信孺

有雋材朱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盜不矢一入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債軍邊粵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勳來使而都督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開禧三年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粵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



奉郎樞密院檢討文字克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  
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  
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  
反俘婦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  
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  
命出國門時已寘死生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  
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  
事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  
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願可用為故事耶此  
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  
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  
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詎宗浩斥之曰前  
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事與兵復讎為社  
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  
書曰和與戰候再至決之信孺遂詔侍從兩省庶諫  
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  
信孺再往時吳玠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能務議信  
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  
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則書誘吳玠則去  
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除濠

我亦得泗漣水若誘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  
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  
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金人見信孺  
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  
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  
與定約復命再差克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  
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浩盡變前說怒信孺不  
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  
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  
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

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  
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  
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  
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信孺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  
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胥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  
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  
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柎出使定  
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柎自廟堂信  
孺辨折敵首於強懷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柎  
當其易柎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



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本姓尋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竊發被旨同廖德明措置收捕就命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張九齡墓擒赤水峒賊首戮之轉承議郎知澧州首寵不檢士號十虎者飾瀛溪祠作太史闕表元次山遺跡俄提點廣東刑獄奏縱屬郡久不決之訟數百千人前政所發摘竄繫守令考罪虛實多奏釋之轉朝奉郎轉運判官遂踐其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擇自出新智以潛計之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二十六萬緡歲舉必先孤寒小校裨將有不幸者必歸其喪與孺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墮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貳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總三十既齟齬歸營舍室囑寶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雜事述及本傳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浦陽文獻傳三

五



陳居仁宋棊林枏傳第三十二

陳居仁字安行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猷得金人後知惠州單騎造曾袞壘壁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居仁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詔脩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克檢討官淮南交兵魏杞以宗政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彎弓夾道居

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醕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李成禮減歲幣而還及杞秉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嘗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進秘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

蕭陽文獻列傳卷三十一

蕭陽文獻列傳卷三十一

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壽真濟對甫數日召壽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陞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畏羸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

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做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全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舞留為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弁賞之特轉朝議大夫會樞屬職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



授樞密院檢討文字尋為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案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假吏部尚書使金還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奸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青陽未賦傳三十一

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順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圃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時零餉有因告羅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罹出為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貧死不克歸二子行丐于道

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為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羅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羅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為石礎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囑聚部分迂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燕毒之舊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疑遠處已應物一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議奏制藁詩文行世子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吳潛以故欲其一見卓謝不往潛益器之在詞掖草號叛臣李全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厲又草太廟災罪已詔京師為之感動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贖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六葬事不能具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于朝廼謚清敏出宋史本傳

宋棐字材成後埭人政和五年登第建炎初知餘干



縣盜張遇方蹂躪旁郡驅掠旬餘千棐率民臨水植  
幟聲鼓若將出迎敵者盜疑引去徙知邵武縣鄰郡  
寇范汝為毛涅龍始出就招所過需丁壯負擔殘虐  
甚棐先寇令民遁去寇既剽掠無所獲群謀持兵乘  
夜入卧內棐諭之去不為調一夫民得全活去邑二  
十年有語及輒涕下者紹興中入為金部員外郎扈  
從幸建康時方用張浚韓世忠圖恢復棐請詔中外  
臣僚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舉薦以備採擇從之  
因留總大軍錢糧適有司窘用度兩軍號百萬棐為  
調度兵食不擾而辦秦檜專政頗忌棐棐奉祀者再  
及起知通州以治最聞用薦累遷主管淮東安撫公  
事召為太府少卿充金國近送正旦使還錄其語以  
聞上嘉其有專對才遷太常少卿兼史館直學士院  
顯仁太后崩對典故一出棐手送禮部侍郎會朝  
廷謀帥以棐為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  
使明年虜入淮甸聲搖近輔或欲調兵積粟嚴備非  
常棐鎮以無事一方晏然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年上章納祿詔以通議大  
夫致仕卒贈少師弟椿紹興五年別試第一衢州教  
授子煜歷知循賓惠三州皆有惠政官終朝議大夫

直徽猷閣自孫詡以祖蔭入官歷知程鄉歸善二縣  
遷通判汀州史彌遠當國罷歸端平初起通判廣州  
摧鋒軍士作亂帥臣曾治鳳棄城遁詡力備禦直以  
聞有旨命崔與之領州事詡佐之賊奔他境與之薦  
詡綿歷已深廉介有守權知循州進直煥章閣知潮  
州未上卒出方志及事考等書  
藻字去華棐之從子也弱冠兩貢辟雍舍法改復  
與從父椿預計偕紹興初同試禮部時號二宋尋進  
中興十君論高宗語執政云藻所進篇篇可採遂以  
布衣召見占對如響高宗悅欲爵以京秩試編脩官  
政府以上書不先白阻之注廬陵尉登八年進士改  
邵武軍教授添差福建轉運司幹官藻以汀虔循梅  
山賊嘯聚進銷寇六策被旨應辦大軍錢糧兵食不  
乏請闕上書指陳時政抵牾故相累年不調久乃補  
英州學官改秩知益陽縣連丁家難進時議二十篇  
除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會金亮淪盟朝廷分  
遣屯戍以藻充湖北京西招討司機宜與主帥分畫  
形勢西屯襄陽則觀登州東屯德安則向蔡州中駐  
郢州則上可赴唐城東西可援蔡鄧主帥如其請及  
虜犯信陽果一劔而退不復窺漢上乃悉引兵瞰瓜



州藻言於主帥奏乞盡發戰艦防江面虜既殺以還朝廷遣五招討使分路追襲藻至楚泗交伺虜師有律恐我軍昧利深入為所掩乃馬上占奏土之高宗即命班師擢藻知江陰軍金兵繼擾淮甸心民日夕渡江藻勞來安集至者如歸督府分屯義兵五千人藻為營室廬峙糗糧金兵既退諸州米價翔湧疫癘盛行獨江陰無恙父老守闕上書頌治狀孝宗即位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陞辭慰勞甚悉至官未期重造明越梁湖廢堰更勅三衢義倉罷猶胥胥六百六十九人未嘉有風濤之變藻被旨賑恤躬

蕭陽文獻傳三十一

行阡陌瘞死骸七千餘發粟寬租捐竹木之稅便民興造又奏以絕戶之產分恤孤博勞績上聞四膺召對所敷陳無不開納坐彈劾温州守臣為權貴所擠力丐休致得祠而歸藻自布衣寤主以忠鯁自奮自毅寡合其在家雖妻子不見笑容居官以身臨民未嘗少自恕後除守漳州又除提舉江東皆不拜結廬囊山先塋之側以讀書自娛比沒告諸子曰余平生操履無負所學今老矣復何恨但易解未成耳年八十二卒贈太中大夫

出事迹

鈞字茂洪藻之孫也幼警敏精厲長博涉經史過

眼不忘登紹熙四年進士調晉江尉瀕海多盜鈞捕有方以能賞改承務郎授荆門軍簽判移廣德軍討究征賦源委告部使者裁其額知南海縣考核精明丁口登耗升降必以實民不能賦吏為奸教育秀艾勸鋤奸強政聲奕起通判饒州楮幣更列郡過於奉行告訐滋熾鈞抗疏極言展收換之期寢編籍之科召為太府寺主簿尋知嚴州首請乞蠲淳安經總制錢五千緡次第蠲損他邑無名征歛起義役買田以贍其用課最累遷右曹郎官改左曹總領准東軍馬錢糧寇入光州鈞策虜無能為當下詔進討重賞

蕭陽文獻傳三十一

以招降附清野以待饑勞分兵迎敵東擊西應毋專守地分人自為謀又言宜藉江淮之高工罷溫福之防托別造防江輕艦數百艘上下采石瓜洲間以備策應多見采納就遷司農少卿後以朝奉大夫直敷文閣再知泉州泉舊隨歲進數納台信建昌邵武上供銀大為民病鈞手疏乞泉與四州從初賦從之初局講荒政乞借撥積積及通放平江滄舟小商貸本巨家勸分而米大集斟酌便宜分等糶濟幼薦孔疾與醫道恙者續粥藥所活萬計除海苔壩房葵葉鹽鮭等稅蠲閣諸色逋賦捐俸代輸畸零之戶民盡像



祀之以父喪罷歸服闋直顯謨閣經略廣東進秘閣  
修撰急民隱盡下情以蜚族悍戾刺為權卒戍壽昌  
南人善水既除境內之盜又免番更之勞一舉而三  
得會虜擾淮甸朝廷以鈞暢曉邊事趣還未行卒年  
五十八鈞性孝友其學問以行已為本濟時為用三  
國六朝得失成敗之數歷歷如身履凡江淮攻守大  
勢援古訂今具有本末以實學圖實政君子惜其所  
施未竟其蘊云子應先朝請郎運判泉州出書述  
林枏字子方孝子攢九世孫也伯父孝淵崇寧五年  
進士歷秦州南劍教授王黼當國以同年屢遣堂吏

莆陽文獻傳卷三

九

屈一見曰要職可得也孝淵曰有命竟由選格歷建  
州通判改泉州時福建二州殺其守將泉卒亦習亂  
屢犯郡守而信孝淵一言不敢暴提舉船事邵邦建  
以其材術疏通吏事詳練有綏靖兵民之功特薦之  
嘗按收舶貨歸吏循例取一匣腦以納孝淵斥反舶  
庫父孝澤宣和六年進士歷知南康軍提舉廣東市  
舶有番姬蒲持珍異以賂禁掖為子求官中人助之  
孝澤曰他日三佛齊以非時請入貢明主猶謝遣之  
今以一賈婦使朝廷廢二百年互市成法可乎上書  
力爭固持不遣就除轉運判官知漳州清介特甚至

不用官燭於私室遷提點廣東刑獄力辭除直秘閣  
與祠朝廷每選守重藩名郡必及孝澤以老不欲勞  
之年八十餘卒枏擢紹興二十一年第召對首言持  
祿固寵之臣似無過而緩急無所用骨鯁鯁直之臣  
似無用而大節不餒及又言兵強財豐未足恃所恃  
者得人心得人心者脩德而已翼日孝宗語宰執曰  
林枏儘忠實除秘書省正字與脩中興會要遷校書  
郎求補外知信州陞辭論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  
而權倖說詭之所憚也柰何惡之又言祖宗之法不  
用武人為大帥必用文人為經略以總制之今內郡

莆陽文獻傳卷三

十

之守百里之宰皆用武臣參之則方面專制又將付  
之何異唐之季世乎枏至郡裁騎兵以法斥公帑代  
輸物力錢民德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就為轉運判  
官移使江西發漕司緡錢三萬六千助諸縣歲計廢  
豫章疫死者浮匿三千為塚六百九骨函五百餘空  
其士大夫貧不能自定者三百匹會泉州缺守臣孝  
宗於班簿中求一風力之士補之遂以枏枏為會  
府訟牒盈庭剖決無留舉行荒政條其病民者剗之  
立三賢堂祀姜丞相秦隱君歐陽四門召除直秘閣  
福建路轉運判官申詒汀州無額經總制錢等第減



放寧化秦寧兩縣苗米論漳州子斗司收諸絕產為  
除豁諸縣稅色有旨兼領泉州光宗即位召拜吏部  
郎中未幾除直煥章閣江東轉運副使奏鑄廣德建  
平和買多取之額改知慶元府直徽猷閣知福州甌  
城四千丈卒於福州枿官雖不登禁從而持節分閭  
所至有聲剛方廉介濟以仁慈吏畏民懷為當世所  
稱道云出何

陳居仁宋裴林枿傳第三十二

莆陽文獻傳三十一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祖萬權紹興三十年  
進士大琮以詞賦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劍  
州學教授首封羅仲素墓為江西轉運司參議官決  
獄平允改知將樂縣式楊時廬祀八賢于學丁外艱  
服除知永福縣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濫發廩無虛日  
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起復累遷太府寺丞蘇  
民競園田久不決張椿年為王府提佃堂帖下所給  
據大琮曰椿年直欲奪百姓餘益耳惡知愛國愛上  
府哉持不可歷秘書郎著作郎除右正言首疏曰嘗

川之事向也天地宗祖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  
自已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  
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  
警一則如撫愛予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交餘無主  
槍死勒燻致仕今班索賜第又曰通天地間一氣耳  
二相不咸諸閭不協叛卒之變毀旅之闕皆靈氣之  
流注激射也誠能宣明洞達此歟不留精其精誠感  
召此盤自弭矣別疏言故王之寃不雪他日所屬意  
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日豈無貪功者乎因  
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八對理



宗曰懼卿言官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疏奏之有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採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寵侈費為戒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兼權直舍人院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親政大琮敢言復故王爵召用諸老於是言路稍開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王適劉克莊等以大琮為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等處建寧府中寢嘉熙四年除秘閣脩撰福建路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常平倉賑糶自鄉郡始上曰州委高士蒸杭指買糶事淳祐元年改集英殿脩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四年加寶章閣待制并升修六年進直學士因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具舉以燕司休盡送三學用朱子所定更造冕服爵組樽彝簋豆簠簋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為磬行釋奠鄉飲以禮義化人期盡變其故俗增捕鋒軍衣衣錢給借水軍出戍糧米改創清海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謚忠惠大琮外溫和而內方嚴平居抑畏言不

出口至立殿陛爭是非可否雖貴育不能奪第大鑪大輿蚤卒大琮經紀孀幼恩義無盡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子演孫字景行弱冠與其群從十一人同拔甲午胄薦調建康府糧料院從王堃辟制置司幕官以秋苗例入返府為修倉之助添差通判南劍州剖決滯獄如流攝邵武軍屬江閩告警外鎮內撫人情帖然增郡帑儲二十倍創學田百餘畝景定更化除諸司審計當對傷父大琮坐言濟王事老死遠方乃疏曰舜有有痺之封周公有蔡仲之命陛下之聖豈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絕之一事耳反覆數百言累遷太府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即位陞辭為上言皆關繫新政之大者復申繼絕之請至郡首尊李曾二先生之學以表厲其風俗革關社結集新推排圖帳計所復賦入及積鹽酒息得楮三十五萬以代四邑下戶之輸并補前此預借之數孽婦張氏倚勢為一方害亟聞于朝畫籍其產移守贛州為張婦擠罷然張卒抵罪演孫歸奉雲臺崇道祠俄而蕪湖潰師國事不可支演孫雖家居猶運粟以助京師集民丁以固鄉邦之守禦即家除工部郎官廣王襲位福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司農



演孫權宜措置以輸危急用是病日亟景炎元年九月卒年六十四演孫律身蒞官名能守法侍父大琮跬步不離大琮鎮廣命演孫入京銓注既發大琮卒演孫走回扶匱悲號哀動行路至於置義倉建義學為時所重云

出名公事述

吳叔告字君謀水南人曾祖翊成忠郎建州都作院使父元度累贈中散大夫叔告與兄伯脩同貢于鄉端平二年理宗始親政策士于廷叔告以發強密察為言理宗覽而異之擢為第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累遷秘書郎輪對首言今虜冰合未來交

口談清野之效裸享偶霽動色稱格天之祥大臣百執事循默容身者多慷慨許國者少又言邪封曲徑借曰御筆奏篇束閣報曰旨依室垂罄而襲承平之用度家四海而事藩邸之結營四年差考公試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以親老丐外知撫州其治以正風教扶善長為先稽簿書覈隱漏以佐糴本造官舟代募舟以貲為郎者代郡胥部押言者以為罪叔告丐祠不允尋除刑部郎以不善迎合為中外所攻寢新命貶一秩淳祐三年復元階六年差知袁州明年召奏事十年再除刑部郎知漳衡常三州改嚴州

自臨川罷歸食祠者三召者再予郡者五皆不果行景定二年始召除尚右郎官入對言天下萬事其本在人主之一心心不一於我則二於物向湖廣淮蜀四面皆敵今瀘城歸漣海復山東版圖再入職方儆戒之意得無因是少怠樂身之事得無有切於心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差殿試覆考官四年除大理少卿丐外除直寶章閣提舉浙西常平事有仕者挾權貴求辟舉叔告曰冗員不可增某人不

出名公事述

可舉是冬召奏事再祈免得請歸裝瀟然明年卒叔告性狷介少和寡合器重之者多而仇疾之者亦不少云

李丑父字良翁德昭從曾孫也父宗之通判邵武軍以文名諸史百家口荅疑問人以書厨目之丑父幼穎悟讀書迎刃而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夜誦達旦善屬文劉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奇之年四十一始領鄉薦端平二年擢第調邵武司戶參軍添差通判福州丑父嘗攝福州教授士聞其來皆喜遂兼領學事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予祠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踰月班對草兩疏首言苛征威曉黷貨聽讒四事次言競侈二習皆切時弊理宗悉嘉納



之請外提舉湖南常平義倉務存繼絕戶決妾婦久  
訟條社倉舊規桂陽有王媪者虜禍時八口為豪龔  
所殺丑父為直其寃方謀欲劾西全寶慶兩守合書  
事露為臺疏劾罷昇祠卒丑父篤實清脩溫良和易  
曾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所得祿賜僅自  
給而銖積其餘為義廩與弟姪共詩文溫潤清新有  
集藏於家

述事

丁伯桂字元暉祖彥先景祐五年進士官終秘書郎  
知縣事伯桂兄弟八人伯林伯樟伯梅有聲場屋皆  
貢于鄉伯杞卒於太學生伯桂擢嘉泰二年進士累

甫陽文獻傳卷三

遷樞密院編脩官端平改元拜監察御史二年冬除  
秘書少監三年遷監遂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嘉  
熙初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皆兼史職方史彌遠  
當國陳宓鄭寅之流皆不安於位於是朝無莆人彌  
遠使伯桂始為御史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皆力扶  
世道切中時弊後雖出臺然轉對奏事指陳愈峻  
靴鞞入寇伯桂言不宜徬徨動色宜疑定以應事變又  
言陛下本好賢受諫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  
留中易置諫官御史如奕棊此致異之大者又言韓  
休后戚除節度使致仕議者謂曷不移此募戰士以

取鞞首之首閭美人進封親屬柰何加恩至百餘人  
咸人所難言未幾卒

出后村文集

南一字宋傑伯杞子也少為伯桂所奇平生頗控場  
屋寶祐元年年五十七始奏名別院廷試以累舉恩  
陞兩科調福州懷安尉公族有僦居以婦墮胎告屋  
主者南一辨胎以藥墮坐誣民有負逋自經者子訟  
債主南一曰汝父縊死矣誰斷其舌搜其家得舌於  
園民有溺死者父訟主家南一曰兩手有泥沙自溺  
也人皆服之然以介特忤外臺改東莞監稅帥使謝  
子強曰此非所以浼儒者欲處以他職力辭尉卒

甫陽文獻傳卷三

盜盜兄以為辱已搗弟至死誣失主殺之南一辨盜  
與失主未嘗交手篙師曬衣墮水死毋誣舡主南一  
視衣果在手子強薦之于朝復以忤外臺劾罷貧不  
能出嶺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脩師事之潛使鄭協  
辟為廉泉書院山長洪天錫至檄攝海陽州學教授  
兼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潮州方喜得師而南一以  
悼亡歸矣自號斗軒嘗彙伯桂諫草為若干卷  
林彬之字元質其先福州人徙居莆彬之少與王邁  
方大琮齊名端平二年擢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首疏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今



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將盡之餘主以一樞翼以群小恐利未興而害先及又謂皇祐中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語且曰今陛下春秋過於仁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尤不可緩又言彌遠用鄭損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嵩之召比兵入城而兆襄樊之變今主兵之臣以閉門自守為上策運米浙江以餉兀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虜來自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滅水困魚之計九年春雷震大作積陰彌月彬之以為必有召怨於民者民怨釋則天意回矣遂極陳科抑權法括回三害其夏四月

蒲陽文獻傳三三

朔日食彬之又抗言扶陽抑陰三事十年遷左司諫會仲冬雷又言一陽方復內卦為震而有雷聲之異豈天以此示警為國本計乎理宗曰朕志已定十一年春將有事於明堂史嵩之規為相彬之力言乞扶公論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十二年除殿中侍御史仍侍講首疏攻臨安尹擅利病民卒移尹越州又言繼尹余晦不當以私意辱右庠士致三學棧堂而去罷之後言戚曉數人除權工部侍郎徑出關上遣都司諭旨乃就職為殿廬詳定官每緣經義以規切君德時政會遣余晦諭蜀彬之言晦不可遣丐

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婺州景定三年以先朝者舊即家除寶章閣待制命未至卒彬之事繼母孝始終無違言居家有檢束立朝無附麗平日謙信若無異同者及至榻前階下爭辨是非寧忤不辱安於清貧食不重味身無鮮衣自少至老不輟披讀云

雜出名公事述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蒲陽文獻傳三三

九



王陳丘許余傳第三十四

王邁字實之自號驪軒居士僊遊縣人父鑑擢紹興元年第終古田主簿邁幼穎悟強記傲儻有奇節年十一二下筆已驚人既冠以文謁鄉先正傅誠誠嗟異謂他日必以文名世嘉定十年進士第四人授潭州察推再調浙西帥幹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實高第邁顯擢其謬元春怒嗾李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再守泉州邁竭忠以裨郡政召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屬德秀知貢舉邁為初

考德秀以邁讀快見快凡予奪升降多咨焉俄召試

學士院策以楮幣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地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戶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塞邊釁救楮幣第一義也又言脩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嬖御若此未嘗裁構徒聞有括田權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

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柰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德秀病危在告謂陳瑒劉克莊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數月喬行簡再相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也者且舊相奸憒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人主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陛下亦嘗自省惡旨酒果如馬乎不邇聲色果如湯乎戚里果皆陰與乎北司果皆呂強乎抑猶未也

非欺天歟又言陛下厚權臣之恩而忿然於同氣之

念此欺天之大者邁由疎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為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改通判漳州會經祀雷雨求言邁應詔畧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勸蘇致疾妖治伐性初秋踰旬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應詔畧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勸蘇致疾妖治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劾邁



交結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將  
 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復通判贛州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  
 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嘆帝以為然有尼之者  
 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  
 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為先時清之再相以左曹郎  
 官召立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  
 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  
 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被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奪

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  
 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  
 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此亦未本  
 陳諱字正仲祖驥字德純少與直講張讀參政李邦  
 相厚善元符三年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官宗學博士  
 時附蔡京者皆得美官驥與京同里不肯一見外除  
 通判温州以清白聞父豐字宜中以父蔭補官少工  
 文詞嘗作踏桃賦贊見李柄柄大奇之初調建州戶  
 曹既而以詞賦魁福建漕薦第紹興十八年進士乙  
 科又中博學宏詞科差泉州教授丞相陳康伯薦其

學識高明足以通達國體文章典雅足以潤色皇猷除  
 刑定勅局方有所纂修或勸豐供職即得改秩豐不欲  
 躁進以疾辭廟堂高之次冬書成奏上改宣教即累遷  
 國子博士時宰執皆知已豐每進見必推引寒峻未嘗  
 少及私孝宗登極令諸路監司各舉循吏二人豐居其  
 首朝廷處以湖北提舉豐不欲遠去俯就南恩守自效  
 然官清儉無絲毫擾適歲旱瀝詞禱雨有云願俾微臣  
 特損數年之壽乞令閩境普沾三日之霖天果大雨是  
 歲卒于官民為巷哭立祠祀之累贈特進諱年十二為  
 山寇掠去露刃脅之不為動官軍至賊驅迫以前諫伺

間投峻崖下以出無毫髮傷賊平而歸宗族鄉黨皆壯  
 之弱冠入大學力辭父捧表恩所得官以予其弟諒隆  
 興元年登進士第主寧縣簿調泉州教授累遷右司  
 郎中寧宗知其誠實可用除殿中侍御史因事而言不  
 許人過不獲已有所論擊亦但直指其事不傍及私恩  
 以論劾忤時相陳自強意從太常少卿猶兼侍講俄遷  
 起居舍人力引退直寶謨閣奉祠而歸居半載起家江  
 西提刑召為太常卿尋除兵部侍郎與權臣書權臣舊  
 其各以其時考極陳用兵利害大畧謂虜勢雖弱未可  
 輕視故疆可念未易立取方今之計莫若先守禦之備



後攻取之圖庶幾有萬全而無一失不見聽遂乞補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寧國府未幾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嘉定初元再乞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年八十二卒贈通議大夫謹於群籍無不該貫賦詩屬文不為險語而雅有典則尤工書法其大字道勁處不減蔡君謨與人文無隱情而樂道人之善家素清貧有田數十畝兄弟共之力成安利石馬二橋以惠行者自少至老士林推重惟嘗攻偽學為世所少云弟諒字友仲以父蔭補官調永春縣尉改食書清海軍判官遷知古田縣一意撫字不忍苛取人號為佛子

莆陽文獻傳卷四

五

及解歸帑藏無贏餘司財賦者以此沮諒朱文公言於帥曰陳宰庶吏也若以此過道何以為為善者之勸通判循州慶元初改知潯州郡舊無貢院士冒江灘之險附試于藤諒至始為申省部立貢院潯士德之帥李大異嘉其能辟知象州卒于官出名公事述丘奐字明遠祖惟濬嘗勸陳洪進納土叔祖隨慶曆中蔡襄將漕本路舉八行不就勅授將仕郎守本軍助教奐個儻有大志嘗過紹興守李光館之一夕有告州卒為變者光倉皇咨所以處之奐告以急取兇首二人首標置城門諸營帖然紹興初紹興山林遺

逸有謀議可裨國事者赴都堂議事郡以奐克選進書數十萬言皆恢復大計得旨堂察見丞相呂頤浩乞留諸軍於鄱陽池陽兼引淮東全軍退保鎮江建康太平諸軍及論上流軍募防秋度湖賊利害二十餘劄頤浩大奇之屬淮甸有警頤浩都督八路奐以布衣入帳有功奏授迪功郎除湖北安撫使司幹辦公事丞相張浚辟克都督府管田司幹官改秩除三京宣諭司幹官時逆虜王威寇掠郡縣乃請於宣諭方庭實單騎造威寨諸賊露刃以俟奐撫諭有方威即擁衆羅拜曰生我者宣諭也後劉錡帥荆南奏辟

莆陽文獻傳卷四

六

帳下嘗與論兵錡喜曰吾生長兵間知兵者惟子子蓋天授非紙上語一日沅州解降囚四十七人闔府咸謂宜殺奐曰溪洞嘯聚間或有之既降而戮永絕招懷之路信者萬世乾坤也此而失之何以立大事錡感而聽焉曰察議當於古人中求之奏貸其死分諸軍後多立功至顯官者除登聞鼓院因言事忤權臣出守真州累贈中大夫孫微之字夢錫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授廣州番禺尉嘗有監扶胥鎮者以權稅苛取為豪民訴于漕臺命微之廉其事微之謂武人舉事動觸典憲理在可恕委曲具上漕使謂其屬



曰丘尉君子長者人也廣多竊發凡三獲強盜未嘗  
希賞及調肇慶校官湯邦彥謫新昌日以啓遺微之  
有高若子貢不受賞清哉鄭度為廣文之句官至循  
陽通判以朝奉大夫奉祠出仙

許巽字少陽以禮學魁鄉薦第乾道五年進士知歸  
善縣尉有捕民為盜者巽驗問非實不為理尉囊橐  
上下必欲成賞太守入其說廷詰巽巽曰行法在太  
守執法焉有司守不能強詞提點坑冶司主管文字  
泉使宋之瑞欲薦巽以書今條上泉慎利害巽曰某  
書生安敢言利之瑞敬嘆秩滿累遷秘書郎力請補

外知滁州時監司及鄰郡皆有互送每月不下三百  
餘緡巽以非法所當得盡歸之公帑胥吏畏服有以  
白金餽吏亦不敢受曰秘書知之措身何地除成都  
提點刑獄固辭乞郡改知漳州縉紳高之未上召赴  
行在卒於建安道中巽嘗曰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  
鶉衣藪食便了一生何暇積聚為子孫計人號為耐  
貧翁官終朝散大夫子彥為嘉定元年登第出仙  
余崇龜字景望與兄元一同年登進士歷官司農丞  
賜對便殿除秘書丞兼權工部郎官時韓侂胄專權  
蘇師且寄聲邀崇龜一見欲處以要津崇龜嘆曰至

身御史古人所耻今日言路不得行志况一登廨後  
之門則遺臭百世歸潔吾身可也蒞職甫無旬進書  
恩賞在即力丐補外知江州歲旱舉家蔬食為民祈  
禱已而果應累遷樞密院檢討文字侂胄敗丞相史  
彌遠奏曰自權臣專政士夫趨附中立不倚在朝士  
中獨崇龜一人即日除監察御史入奏其畧曰名器  
天下之公共也比年以來率以私壞權臣奴隸官或  
至於建節內官家奴寵或至於借路有自權即不歷  
州縣徑尹天邑有自初官不歷外任徑登內地名器  
冗濫有如此者士夫風俗之倡也私意一起廉耻道

喪伺候於權要之門庭廢職事賂典客莫得一見以  
為榮歸投於權臣之廝役稱門生呼恩府敗壞風教  
而不恤或身叙譜系或願結姻連士氣卑陋有如此  
者上可其奏嘉定改元令侍從臺諫稟議北虜議和  
要求韓侂胄函首事廷臣盡主其議崇龜獨以為侂  
胄之罪固不可逭然函首送虜辱國甚矣遂不豫議  
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卒年六十一贈通奉大  
夫子日華字君實第嘉泰二年進士歷官知潮陽縣  
以除強宗不勝為其所陷邑人惜之日華平生嗜讀  
書尤工文翰所居有櫛英閣藏書萬卷雜以法書名



晝日坐其間繙閱吟詠以自娛樂云

山陰志

王陳立許余傳第三十四

莆陽文獻傳卅四

九

姚宗之薛元鼎傳第三十五

姚宗之字元仲興化縣人早歲以文學為鄉先生鄭厚所稱許第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授吉州司戶參軍諸司知其才交章論薦乾道五年擢國子學錄稍遷太常博士兼權吏部郎官請禁援例乞陳之弊惟一遵成法進將作少監輪對上言三事一論今日法令貴嚴而不貴寬制度貴質而不貴文任相貴遠業而不貴其細謹用將貴成功而不貴其無過試人貴職事而不貴其空言謀事貴十全而不貴其欲速二論節度之官祖宗未嘗輕授今之將帥爵極欲滿一旦

莆陽文獻傳卅五

一

有事關外處高堂大厦者難於行陣驅馳溺歎童孺女者難於士卒甘苦願陛下以奔走豪傑為用將之術無極其爵而滿其欲三論國家方經畧中原泛使必時遣焉用非其人徒辱命耳乞特置奉使一司選擇堪任者儲之以備緩急之用上稱善再三左司張栻兼侍立官聞其奏對語稱其議論剴切有古爭臣風宗之以親老求外遂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復改東浙常平詔覈實常平米因建言平糴廣儲乃所以賑貧之救水旱而追呼箠楚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成至於召水旱昔號為仁政今轉成弊法願以新易陳



每歲允易支遣庶幾實數常存以為荒政之備上可其奏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以母老請祠便養未遂而母卒宗之尋亦卒宗之剛方廉直事親孝與人忠嘗與時宰書以為麟次昏番蠅頭細字終為恭敬去忠信逾遠願以此取怒於人宗之略不之郵有戚里進位樞筦慶者盈門而宗之獨未嘗至每語人云事惟公故明惟勤故敏運使方崧卿稱其言可以為蒞官之範子渠建州錄事參軍濠陽縣尉詳七許元鼎字叔雲祖蕃宣和三年特科元鼎幼警敏四歲日誦論語數百字十二三歲能屬文鄭厚嘗命之

為文嘆曰此郎學根於道後來之後也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惠州教授以母老請祠歷兼權戶部左曹郎官轉對上面諭之曰聞卿頗留意職事民戶詞訟一一料理書生能如此可喜也元鼎奏謝進陳民事利害劄子五上上又曰卿不惟留意職事議論亦自疏通翼日有旨許某留意職事昨日輪對觀其議論不似閩人遷秘書丞除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是時泰安在東宮泰安在東宮上皇所居宮名元鼎講解卦大象泰安首肯之喻元鼎曰講解甚明深有闡發淳熙元年兼權國子司業元鼎力援更迭之制乞先外補踰年除

提舉浙西路加直秘閣上諭元鼎曰以卿勸講東宮勞甚特畀道山寓直之寵被旨相視太湖元鼎親御舟沿江上下盡得江流曲折壅遏之狀奏開運河五十四里為公私之便後成轉朝奉郎元鼎曰吾以利民耳豈敢以勞希遷乎除戶部左曹郎官時有長戶部者獻貢籍之說元鼎被旨往秀州欲以一州歲計綜覈其贏縮以為天下準平諸公皆難其行議者以為此法果行民受其病元鼎至秀州還以其所詳究本末涯泐敷奏曰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於是上可其請曰卿真實才而物議亦愈歸重頃之除吏部

尚書左郎官遷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上益嚮用之而元鼎復求補外上曰卿何故求去元鼎對以母老上曰朕方欲用卿母老必須有福由是不敢言五年暫兼權給事中一日直前奏事上云卿真直諫多聞甫旬浹有母之喪上聞嘆惜曰朕方欲大用之即遣中使傳宣有旨許某節哀自衛以俟他日擢用之語異眷也元鼎護喪歸將及境以病卒有講義并詩文集藏於家出華述鸞字君立元鼎次子甫晬而孤母鄭氏携依外家教養幼有志略工文詞嚴州教授李天隱器之至元中



值家夫母所在鸞號泣禱于神得吉卜遂累糧出訪  
母果無恙已而戶外事殷征繇趣迫勉受鈔庫使尋  
以母老辭母喪服闋遂不復仕因號鐵耕道人有故  
人航海被害鸞間關瘴區期在復讎果獲寇抵罪竟  
以是冒暑發瘡卒見黃仲元集

姚宗之薛元鼎傳第三十五

黃公度翁點黃文陳漳鄭鑑傳第三十六

黃公度字師憲唐德宗八世孫紹興八年省元免  
御試賜進士第一人初任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兼  
南外宗簿有流民數百輩自汀虔下守將疑其變繫  
之公度力辨其非悉縱之代還除秘書省正字時秦  
檜當國公度坐與趙鼎往來又貽書臺諫譏切時政  
檜銜之居數月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  
差通判肇慶府攝南恩守增學廩擇秀民與之登降  
揖遜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  
心者登第邦人像而祠之二十五年檜死高宗更化  
始召還因詢以嶺外弊事公度曰廣東小郡有十年  
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民受其弊高宗曰  
若卿歸吏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為考功員外郎兼  
金部官終左朝請郎累贈正奉大夫公度工詩效杜  
甫古律格并雜文凡十二卷號知稼集雜出文獻通考及方志  
翁點字沂伯乾道二年登第歷湖南轉運判官盡弛  
本道酒權提點江東刑獄常平使者行役法饒戶多  
貧下民不謂便點貽書諭意亟止之開禧初有旨召  
赴行在御史徐棟韓侂胄黨也劾點貪黷嗜進等事  
寢召命點聞之上章自辨謂柎私托不行所以貽怒



且侍郎楊輔秘書劉起晦皆今之望也方籍以為國  
家元氣楊輔赴召已到燕府值漲未能出峽起晦向  
與柵作縣相隣職事相關一旦報怨併及兩人皆論  
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與柵有平昔之舊遂宛轉  
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侂胄見其章大怒於是這  
三官送新州安置已而點卒于貶所人皆傷之出泉  
州志

黃文黃文字伯耆乾道八年廷對第二累歷清要朱文公  
知漳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文轉對入劄子言今日  
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

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光宗即付出行之淳  
熙末以秘書丞充嘉王府贊讀已而補外王即位召  
為右正言兼侍講遷左司諫改權工部侍郎仍兼侍  
講會朱文公罷講筵艾因進講問遂喜之驟寧宗曰

始除喜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聞艾恟請再三不聽除  
中書舍人明年充金國正且使還改刑部侍郎以待  
制終方盛年人咸惜之出宋史

陳煒字光仲淳祐中為監察御史首論不才執政有  
令換疏者煒答以頭可斷疏不可換除太府少卿不  
拜而行召奏事力辭除廣東轉運判官出通志

鄭鑑官著作郎立朝敢言孝宗謂其直出於肺腑非  
矯偽者後卒朱文公祭之以文謂其有古爭臣之風  
出通志

黃公度翁點黃文陳煒鄭鑑傳第三十六

黃文陳煒鄭鑑傳第三十六

三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許搏字公執建炎三年進士調泉州教授兼宗教以  
叅政謝克家薦召對改秘書省正字累遷監察御史  
檢察無苛南渡後典籍文物十無一存歲當科舉故  
事無所於考欺偽者衆時以搏多所諳練特遷禮部  
員外郎搏辨決真偽士流清肅初宣和間嘗以事忤  
秦檜至是檜得政丐祠以宣教郎終時同郡方擴林  
廷彥亦有聲擴字端立登紹興二年第歷知閩平陽  
二縣部使者上治狀有旨增秩特授臨安府判知岳  
州居官奉養如布衣時惟以周貧恤舊為急廷彥字

蕭陽文獻傳

朝美本路類試第一登紹興二年第調連江縣尉改  
永春縣當官俸餘不入私室屬草寇倡獮代者辭難  
凡四書考百里按堵民祠之雜書  
歐陽直卿字溫叟四門磨之後詹晉江人來莆讀書  
於靈巖精舍後其子孫皆居莆直卿少嗜學能屬辭  
調劍浦縣簿張魏公出鎮福州激直卿決長樂縣滯  
囚材之薦為惠州軍事推官白郡守以河源餘菽麥  
令輸送而海豐瘠土聽輸直歲率以為常自清漳以  
南山谷多剽鹵守將尸居龍川卒有警而他郡分屯  
者不即下直卿數走龍川歷阻隘見將校道勞苦自

是多感慨為之擊賊遷海陽令改知漳浦縣直卿素  
有能聲所至號為易治第清卿紹興二年進士終建  
寧府教授出史

王悅字習之與晞亮同族第紹興十二年進士為人  
性直孝宗即位嘗召見極論不可講和上喜謂好議  
論遂除官歷國子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知衢州乾道  
四年七月因禱旱憂瘁而卒衢民德之為立廟事聞  
贈直龍圖閣出史

方應發字君節高祖漸南恩守藏書最富扁其書樓  
曰富文子孫相傳為富文方氏應發幼孤感奮自立

稍長有文名第淳祐庚戌進士授臨江軍教授累遷  
宗學諭史館校勘差主別頭試時相丁大全有密客  
力囑以子峻却之除太學博士董宗臣方用事應發  
與學官徐庚金等六人伏闕言之且曰宋臣不死臣  
等無生不報補外添差通判建寧府召除國子監簿  
復申前請語益峻切遷國子監丞秘書即時賈似道為  
相遣其幕客諷應發為文以獻壽不答坐以言者罷去  
起知潮州適潮陽盜起應發急赴郡招撫皆帖服聽命  
召入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出知漳州漳賊尤猖  
檄聞應發威名皆投戈效順吉賊鍾先久窟漳之巖



山及是遁去應發遂為定南寨於其地聽民取利禁山不禁龍巖巨賊關維石亦聞風遁汀界會除應發江東提舉未行亟聞于朝効成將老繆者易之薦有威望者為總制督兵以捕之雖為所擠坐効于祠不為動卒成擒乃歸奉祠里居而僊遊石手挺諸賊方戰應發身任招捕傾困出帑廩犒兵士登陴指揮悉就俘馘德祐初除國子司業累擢右文殿修撰出為浙東提舉景炎時為刑部侍郎累陞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克福建招捕使宋亡後十年卒年六十六應發以文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

友仁恕恩意藹然當事剛果決烈有奇男子風獨鄉人鄭鉞記陳文龍事謂文龍以閩廣宣撫繕守興化時元兵攻圍急應發勸文龍降文龍手劍逐之司業吳源著莆陽名公事述亦載其事如此出述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鄭芽林陳蔣允陳傳第三十八

鄭昇字元舉淑之後也淑自莆之南湖遷于僊遊其子孫遂為僊遊人昇登皇祐元年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終循陽理棧蒞官有能聲昇自少刻苦問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易春秋皆有著述以發其疑義詩文亦工緻可觀

可復昇孫字彥脩嘉定七年登進士第調東陽縣尉縣人喬行簡方處要路族黨情勢撓法可復屹然守正不少屈行簡深器之官至朝奉郎可復性儉朴他無所嗜好惟喜古書嘗修爾雅及刊戴氏禮祿俸餘

貨悉以市書手自編錄晚年積至數千卷出仙茅知至操尚介潔不求聞達博通墳典倡六經孔孟之道以開明人心漕使龐籍疏其德行薦于朝景祐四年勅補國子助教知縣皇甫當記其事蔡襄書之出仙

林大有字亨之自號紫陽翁江州倅一鷗之孫也年十六即棄舉子業千里求師授六經不為章句之學招捕使陳韓將聞于朝授以官大有搖手止勿破戒咸淳初以子雷龍預薦賜迪功郎命書下僅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即易褐他日語于孫曰生稱善人死衣



於墓曰處士吾願足矣及卒四如黃仲元書其墓曰  
隱君子云出人物備志

雷龍大有子字伯雨魁梧坦易博通經史天文地理  
貫穿融液甚為陳韓所奇咸淳初預鄉薦僊遊寇起  
逃難郡城北山方應發檄為錄事參軍遷莆田令尋  
以宣教郎通判興化軍至元改物以治中署邵事安  
集流離震撼以定年餘棄去自號清逆處士長於詩  
有耕吟前稿醉吟漫吟後稿又工字學有春山草韻  
一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出備  
陳高字可中聞之從子也少遊湖學補太學生登元

符三年進士第召試除大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傳擬  
薦其潛心經術尤深於易遷太醫學司業特有紫芝  
對產於北堂之左應制撰雙芝記累上封事以切直  
許鄉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卒官至朝奉郎出方志  
蔣雖字元肅少博學強記於書無所不覽為文若不  
經思援筆輒數千言鄉先輩宋藻以經傳書疏世雖  
隨問隨答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設席郡庠戶外屢常  
滿與林光朝同時十人俱知名號青陽十先生紹興  
十四年試詞賦兼春秋舉于鄉越六年罷燕出方志以  
詞賦再薦登進士第教授泉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

莆陽文獻卷三八

莆陽文獻卷三八

三

三

加賞識遂與定交雖因作夢僊賦以獻十朋稱其詞  
新意古蓋長卿賦大人太白賦大鵬之比嘗撰時政  
十議十朋見而嘆曰經世之文也泉舊無貢院雖白  
守即郡西創焉後知江陰軍乞將歲科綿絹本色內  
下戶畸零端兩疋數並無估折細民便之知通州以  
郡人張次山坐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及陳  
瑩中任德翁嘗遷謫于此合為堂祀之以厲風俗扁  
曰三賢秩滿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之淳熙七年出  
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筴者方以衍課增秩上矍  
然曰某人欺朕因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如響上  
曰卿材通練當以藩郡處卿雖拜謝上目其背曰方  
面材也將除贛州為執政所沮遂退居樸鄉十餘年  
凡四請祠以壽終子祈字子舉以父任補官倜儻有  
大志博洽有文才嘉定元年借朝奉郎充持書金國  
軍前副使三至虜帳議和請還淮陝侵地既而和議  
成朝廷方推賞而祈即世矣祈所與交游者皆一時  
名士而方信孺王居安尤相親密云從子有秋字力  
父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與王邁同年最相友善居官  
所至有廉名終朝奉郎知未春縣出方志  
尤彬字叔文家貧苦學攻詞賦有聲一時名士知知



崇安縣林澧特延為館賓葉棠王邁皆與之為友陳立伯損伯傅澄皆師事之端平二年特奏名調真陽主簿卒于官同邑有喻峙者字景山紹定五年特奏未老即掛冠隱居大飛山中以詩與郡人陳安相唱酬出傳志

陳冲飛字季翼經學該貫尤精於易紹定二年特奏名調寧德尉帥曹勳器其才名不敢以屬吏目之號存軒從子堯道登端平乙未第出傳志

陳之亮字漢傑長於詞賦有聲場屋與雁軒王邁為友後學多宗師之舉于鄉累試禮部不第淳祐七年

特奏名調歸善主簿卒出傳志

鄭茅林陳蔣九陳傳第三十八

方林柯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方秉白字直甫號草堂隱居教授林光朝方翥劉夙劉朔諸名士皆其友也孝宗朝憲臣以孝庶薦不起傳家惟書數厨而已郡守趙彥厲嘗辟脩莆陽志後以子阜鳴恩贈朝散大夫有草堂文集同時翁元字柔中一字子西號荔枝臺隱居漆林教授後學亦嘗與脩莆陽志出傳志

阜鳴字子默嘉定元年由特奏名調泉州僉判時真德秀為守阜鳴嘗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嘆賞

改鎮南軍僉判阜鳴宿儒而兢畏抑損特甚於他人性清儉居官秋毫不苟取德秀每以其仕晚用小為恨云出傳志

方汝一字清卿曾祖秉侯與其群從秉白同時有隱操父碩子登端平二年第為南海尉汝一幼奇逸考古著書自娛所著易論二十篇江東將相論十篇評兩漢史贊若干篇又有詩文號小園僻藁嘗袖所評班書謁劉克莊克莊曰范史罕讀者僕欲稍添注脚病耗未能君有意乎汝一遂接讀范史著新評甫脫藁卒出傳志



林大鼎字梅卿，九世孫也。登紹興五年進士。秦桧薦用之，由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秘書省校勘書籍。官遷太常寺簿，兼尚書郎。歲率一遷，由簿為丞，由丞為監察御史，又擢殿中侍御史，俄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率歲中再遷，遂權吏部尚書，檜以高宗且厲意大鼎，亦頗忌之。間一歲，遂出知泉州。丁外艱，服除，以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卒。大鼎初識林艾軒於逆旅，艾軒方感暑疾，陽結胸滿，繫纒然枕席視之者，毛豎不自定。大鼎獨取藥，與之一再，往為之執劑，餌無厭去意。士多義之。平生好書，卷竒篇隱，秩

莆陽文獻卷三十九

行辭要語，悉能道之。劉著作風狀其行，謂公與鄭湘，以皆為場屋業，幾有名稱者。湘鄉出語險，處視蜀，易為處，抵秦川公，乃扶竒，摘恠窮，討極取枝，枝相亞，自以為王勃、吳融，如可作，未應獨步也。艾軒亦謂建炎之初，元祐聲律翩翩，然復起當其時，諸老先生散，落無幾，有以蟲鳴卉木樓臺煙霏尺校寸量珠玑，旋玉積，賦杜牧、吳融，若不足道，惟公為然耳。子四人：寶、慈、寶、檢，皆以父任補官。山林艾軒集等書

柯慶得字東海，屢上春官，不第。嘉定七年，以特科入官。一生苦吟古詩，學孟東野，有抱甕集及選唐絕句。

行世志

趙庚夫字仲白，舉進士不第，以宗子取應，得右選。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於詩，嘗自刪取五百首，既歿，劉克莊擇百篇為山中集，屬趙以夫序而傳之。子時願，擢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出趙志

余謙一字子同，祖爽之玄孫，師魯之子也。謙一與弟士明連中江西漕試，而謙一第咸淳元年進士，士明亦以進士得官。按事述不言其第，進士在何年而謙一調泉州石井書院山長，召為國子監書庫官，除太學博士，改宗正寺簿，差知化州。元至元後不仕。士明亦

莆陽文獻卷三十九

知泉州南安縣，謙一好為古學，辭語渾成而警切，名文章家。其言曰：七日之文易了，而易腐千古之文難工，而難腐者，述數十稔，兵後多散逸。出近記

鄭鉞一名少偉，字夷白，號雲我，露之裔也。咸淳中，特奏名，與黃仲元、郭陞俱閩中之望。傳元號四知，自負為興化宋末陳文龍守興化軍，鉞其門客也。嘗記文龍遺事，其言甚痛憤激烈。入元不復仕，嘗與陳子修、雒校通志，略盡復夾，際際比銓次之。舊傳傳入元著孔子年譜，仲元序之，謂是謬首以聊大夫二事，歷卷前書所未有，謂儀封人請見為由，魯適衛



時謂魯公問政及答季康子數問皆歸魯以來事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刻子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又鉞所著詩文有雲我存稿亦仲元為序

方林柯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言陽文龍傳第四十

四

陳文龍陳瓚傳第四十

陳文龍字君貴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為初從兄弟陳至俊卿始大文龍濡染先訓厲志殫學工文詞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比官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闕其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黨似道始行至文龍為之獨不呈黨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法起長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急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元兵東下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煥與陳宜中



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  
臺臣請籍其家燔以為可宜中以為不可張世傑諸  
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燔請行邊  
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  
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  
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抹焚  
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  
議其後宜中與燭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  
不可為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於是張世傑  
之師敗焦山文天祥之師敗獨松開朝廷急徵二人

莆陽文獻傳四十一

十一

入衛而元兵已進至杭北關外文龍請身督殿旅合  
注下義丁決一死議不合張世傑等遂以益王廣王  
趙聞衆議降元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  
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改  
元景炎復以文龍參知政事八月漳州畔以文龍為  
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恠前守漳有恩信辭為  
參謀官拔兵泉州使恠入招撫之恠至民皆頓首謝  
罪與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  
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十一月元  
董文炳阿剌罕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趙廣州命文龍

依前官充閩廣宣撫大使於是殫家財募萬兵即興  
化軍開閩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元兵入廣建寧泉  
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  
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  
製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兩大旗植軍門巡城則命持  
以前導十二月太學生盧澤銜命諭降文龍斬候卒  
注其頭槩上徇軍前澤逸去叛將陳淵林華潛附于  
元軍為之嚮導詭文龍援兵至開閉納之計議官李  
珙首倡軍民迎順小校黃泰躍馬突至設廳稱有大  
皇太后詔逼驅文龍出併其家盡俘以去按宋史本

莆陽文獻傳四十二

十二

中兵不滿十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  
文龍焚香新其使乃使林華俱伺境上華即降且導  
至軍中此與事述所載不同蓋記有詳畧也  
龍至福州見董文炳等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尋命左右引就館  
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  
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煙何必窮兵至此  
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  
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  
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  
福州尼寺中病甚亦不肯服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



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瘞之按事述云董文炳等為送其歸前蒲壽與宋史本傳及家狀不合蓋誤也

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始文龍答侍即許自書曰國事至此惟當決一死以守又曰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又復唆都書曰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勿去向左傳有殞無二句他非所知也又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不知此生能不死乎文龍死志素定故卒能以身徇國而無少係累焉後計聞行朝詔謚忠肅賜廟號昭忠推宋史本傳及事述等書元至正間朝廷特遣宣使

前陽文獻傳四十一

李文虎齋詔至郡尋訪文龍子孫將錄用之而卒無一人應之者蓋其流風遠烈傳至其子若孫而猶未艾云

郡人鄭鉞號舒堂文龍客也嘗著文龍遺事大槩俱已有曰初蒲壽庚以泉州降宜中督贊方應發有異志勉公少屈公責以大義手劍逐之及林華等詭稱印家兵赴援公開關延之小校黃泰躍馬至稱太皇有詔公朝服西向再拜曰臣得死報陛下矣瞑目叱泰曰奴敢殺我乎遂抽刀欲自裁而肘已為左右所執有奪力以去者遂擁公上馬至營二十五大将擐甲出公下馬據胡床瞪視忽民間火發公延頸進曰速殺我無害百姓甲

者悞傳令偵縱火者斬之既明盡室俘以行先是杭人夢兩街騎開傳言岳武穆代者至密視之則公也及至杭謁岳王廟一慟幾絕語監者曰吾病矣留宿廟下以其夕卒時年四十六又曰公負六館盛名魁天下士不八年起登政府時事且急惟以皇帝所賜馬自隨每控轡輒於邑淚下及被執薨馬亦尋斃公為人敦信義初授蔭補不以澤其子而以澤其弟繼執政推恩不以恩其門館而以恩其故人即之謙謙若甚懦及當事乃更不草草亦天性自爾景炎公入覲督相文天祥自金陵來會相與慟哭國事首議分

前陽文獻傳四十二

重臣出督不報既而北警傳至即報可而國事去矣公竟不屈死杭文公竟不屈死燕宋三百年其未造也江閩兩大魁出俱以節死嗚呼公死國子負公子負公因記憶述公遺事如右使予幾年不死假有物色前代逸史者使我遺事得自公大節吾不死又何待哉推書撲速東按淚下沾土

陳瓚字瑟玉太府寺丞宓之孫參政文龍之從叔也瓚少有大節宋末知必亂無仕進意於是散粟帛以濟饑寒曰吾家世受國恩當為國收民心耳及賈似道潰師蕪湖起文龍執政瓚語文龍曰今天下之勢



已危列郡皆團兵自守此不足以計賊適足以餌賊也為今之計莫若勸上盡召天下之兵屯聚沿江要害擇賢王與文武才幹之臣分督之敵若來戰併力齊奮則國猶可為也文龍撫然曰叔父之策固善然柄國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德祐丙子五月張世傑等以益王即位福州八月廣州亂以文龍充閩廣宣撫討之十一月帝趨海命文龍開閩興化瓚率家財三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贍軍世傑欲授以官瓚曰吾為忠義所激而來豈買爵耶不受辭歸十二月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

文龍被執北去瓚曰吾姪不負國吾當不負吾姪即陰部署賓客募民義崇炎二年二月晦以兵攻林華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于祖廟遂獻于朝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傑犄角復福泉二郡九月元唆都以兵攻興化瓚號令嚴整每巡城必南向號慟士皆感奮十月既望元兵蟻附登城瓚力不能支又率家丁民義五百人巷戰元兵死者千餘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罵不屈唆都大怒車裂於五門以徇屠城三時血流有聲張世傑以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謚忠武子二長若水張世傑辟

為督府架閣次景濟

陳文龍陳瓚傳第四十

莆陽文獻

七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

林冲之字和叔係出晉晉安太守祿其後自晉安徙居莆之長城至唐殿中侍御史謹又析居刺桐巷兄深之熙寧九年進士調松溪尉南劍州錄事參軍侍御史張汝賢察訪閩部見建劍訟牒堆積委深之理之時他郡連起大獄追逮相屬于道二州獨賴深之以免及為福建觀察推官其使無鉅細事一聽深之處裁以朝奉即致仕冲之元符三年進士調邵武軍司戶參軍崇寧中詔群臣舉中外學官冲之以諸名卿交薦得杭州教授秩滿諸生復請留之在杭六年

乃代去出何志歷御史臺檢法官太宗正丞都官金部郎以不能阿當路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

靖康初召為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所厚者咸危之勸使勿行冲之曰人臣事君生死以之此何時而可辭王事耶遂行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以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勵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偽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洹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養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

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面一慟而絕僧空

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出宋史忠義本傳鄭樵哭以詩曰官似馮唐能老去節如蘇武不生還蓋深悲之子郁從子震震郁宣和三年進士調解州司刑參軍州兵以衣賜不均訕訕謀為變郁言於部使者均之乃定咸曰生我者司刑君也再調福建茶司幹官靖康初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張動村不與曰事屬計司衆恚取庫兵為亂殺轉運使毛奎判官曾存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曰爾不見江寧錢唐事乎周德輩今皆安在爾等自父

祖隸禁軍衣食縣官國家何負於爾危急不能立尺寸功尚不知為性命計耶衆業已殺轉運官徑前取郁郁且罵且叱至死不絕聲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父渙之官至朝奉郎震累官左正言權給事中以論諫不得其言遷太常少卿除直秘閣歷知鎮江府時蔡卞王夫人得請賜地建閣儲御書因取素所不快者腴田并有其禾震俸償之王志上其事朝廷移震守汝州部使者祝林受中人旨籍魯山民田五萬頃入御府以為冒耕官田民謗亡命謀為變震遺錄事于謗諭以禍福令輸租佐御府列上其狀詔部使者



履敵定相召入除起居郎遷秘書少監卒震志在攻  
 京下多論列自號介翁震父澤之冲之弟也震登第  
 太宰余深侍即許將皆欲妻之震曰若人之女安能  
 事吾母兩辭之累調烏江丞縣舊有河歲久湮蕪權  
 貴墾為田震斥而導之無所畏避溉田數千頃歲以  
 大稔邑人祠之靖康初從父冲之被命使金震三上  
 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復仕紹興中秦檜以震有庠  
 序之舊召為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震見檜曰公忍  
 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去檜死轉承議  
 郎通判衢州遷湖州以二寡姊年垂八十不欲遠宦  
 告老而歸震篤行義未嘗干進入仕四十年歷官五  
 任而已在南陽時與趙不群同僚有監司逞私憾以  
 事囑趙趙謀於震震曰吾人初委質行已之道當  
 此始其可以一生名節而徇他人乎及趙知建州  
 震書曰不群終身不墜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  
 震博學深象數人謂邵堯夫之後惟震得其傳也  
 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  
 購謂子孫曰吾為汝營獲良產矣甫人稱其忠義  
 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  
 備祭享以勸忠義

阮駿字千里祖遵慶曆進士節度推官父之才元  
 特科知南雄府駿紹聖元年進士監台州稅方臘犯  
 台州守委以防禦事駿率兵射賊踏死五百餘人賊  
 亟引退重書褒獎轉朝散即建炎元年除河南少尹  
 兼西京留守是冬金人南寇駿與孫昭遠率兵拒戰  
 不利駿以神御在府亟收兵護神御殿以餘兵再戰  
 又敗乃抱神御指賊大罵死之事聞朝廷褒贈三官  
 進朝議大夫雜出宋史方臘之難金寇之禍死事者  
 又有葉居申徐澆居申元符三年進士通判睦州賊  
 臘方起居申不避難而前到官與戰不利死事聞官  
 其二子澆字叔清奉議大夫銳之子以世賞入仕高  
 宗幸維揚虜騎侵逼臣僚奔潰澆以國子監丞護駕  
 渡江殲於難紹興初特授將仕郎官其一子雜出宋史  
 陳淬字君銳紹聖初下第策東西遊時呂惠卿帥  
 廷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  
 大丈夫又何事乎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  
 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若主奏為左班殿直廊  
 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  
 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紫河北第一將尋拜忠  
 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



澤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  
 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  
 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  
 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澤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  
 澤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澤大敗善  
 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澤為御營使六軍都  
 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  
 檄澤回援建康澤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瓌將後澤曰  
 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  
 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蒼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

前陽文獻傳四十一

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克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  
 皆潰澤獨與賊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背而  
 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  
 察使官其一子一婿本傳  
 宋旅字廷寶第大觀三年進士累官奉議即知劍縣  
 方臘既陷欽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  
 縣吏多遁旅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勤隊伍為  
 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鏖戰獲  
 終以力不敵死之剡人悲哀為立廟帥劉給上其事  
 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止宋史本傳

方喜字良翰提舉臨之孫辟燕山工曹掾燕雲陷虜  
 今一時陷沒者悉易告喜南望霄涕盡取出身文字  
 焚之惟留承奉即告置衲衣中道梗不得歸給與講  
 好防禦少弛喜變姓名携數釋間道逃歸抵廬江邊  
 守以聞得旨特轉一官改差泉州監稅比還家鄉人  
 環視嘆息以為換世人形之誦詩至比蘇屬國言其  
 在燕十九年後通判廣州終于官龔參政有詩云八  
 千里外望歸雲十九年間送落曠書至上林無別語  
 孤臣有死不忘君出北

前陽文獻傳四十一

林興宗字景復父叢乾道二年進士知橫州興宗以  
 門蔭補官調泉州節度推官李全既降命興宗為淮  
 安州法曹遷淮安令未幾全復叛已而兵敗其妻楊  
 氏俘南官以去興宗流落梅州膠西青社十餘年採  
 拾橡橡以充饑或賣卜教小童以自給家人不知其  
 存亡淳祐中趙葵在淮閩遣問物色得之興宗屢以  
 帛書報虜機事庚子遂自拔而歸葵驗其縣印告身  
 如故葵乞旌擢以勵臣節喬行簡等議置之朝列不  
 果詔改宣議即通判海州改淮安州乞解官追服母  
 喪服除改通判廬州呂文德辟准西安撫參議官改  
 參議湖南知南恩州在郡三年境內稱治擢知韶州



清約而豈弟以積勞致疾卒興宗豪爽磊落落義輕財平生不為身計例應轉秩賞皆耻自言喜為詩在兵火不廢自號全壁有集若干卷出備志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五世祖厚游洋人熙寧進士崇寧間修樂書厚與討論卒官吏部員外郎祖成童始徙居莆得慶登紹定五年甲科教授道州歷秘書著作即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左曹即官以忤賈似道出知漳州平雷寇次年嘉禾產一莖九穗最上賜詔褒寵召還授兵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不拜提舉雲臺觀德祐丙子以大理卿趣行辭以

疾景炎二年便旨除右文殿脩撰戶部尚書兼福建制置司參謀官是冬十月元兵逼城得慶與家人訣曰柱傾維絕雖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毋却一寸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得慶并二子規權殺之黃仲元銘其墓稱為忠孝父子得慶早以詞賦名晚深於易丞相江萬里深器之仲子準承直即監福州海口鎮出彭志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

鄭勳陳吉老傳第四十二

鄭勳字景周僊遊縣人嘉泰二年第進士知博羅縣將改秩熊喬部下回戍卒焚掠惠城直抵其邑邑人驚遁或勸勳避其鋒勳曰吾去如百姓何正衣冠坐廳事以待之寇至諭以禍福不聽賊首迫以白刃勳不為動罵賊不絕口遂死之時丞相崔與之侍郎李昂英奉命招討以勳歿於王事聞于朝乞旌之以勸忠義贈朝奉郎官其一子邑人思其遺愛為之立祠靈跡甚著漕使以聞勅賜額惠澤出岳志陳吉老字于州先世許州人有名魯苗者為福州招

討使遂家候官繼遷僊遊祖浩父無逸名相繼登進士第吉老以父任補官少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慨然有志事功紹興初虜騎寇淮汀贛群盜竊發辟吉老清流丞贛寇萬餘掠郡境吉老整衆而誓士皆感奮大破之後以胡保鍾花之寇長子希造先登死焉吉老忍痛悉衆長驅竟殲其黨比還郡將以下迎勞為之惻然吉老笑曰馬革裹屍南人男兒古人所慕大丈夫死患不得其所耳吾兒報國死又奚足悲哉自是賊徒遠遁不敢犯汀界六邑爭豫其父子祠之陞本州別駕召除京東提刑收復宿毫徐海



四州入對陳練將卒廣儲蓄修城堡紓民力嚴策應  
 五事高宗諭曰且為朕緩懷京淮之民尋除揚州安  
 撫使賜鞍馬金帶御前大刀以寵其行吉老始至嚴  
 關渡之禁剝策應之法博節郡計大修州城捐俸以  
 助其實又遣仲子希錫取延陵私租千緡市汀布以  
 為軍裝時韓世忠守楚州與吉老相厚善吉老奏乞  
 命世忠來相其役詔從之不數月而事集嘗書白太  
 夫人尹氏曰渾家飽煖盡是國恩萬一總師恢復自  
 當效節又書付希錫云吾萬一死於邊汝他日出官  
 不得取俸外錢謂之有例上負君父下辱祖先秦檜

當國力主和議吉老累疏爭辯其略曰講和之辱是  
 陛下為劉豫舉國為陪臣所約兩宮來期及許還關  
 陝諸路皆校會相調引決不可信乞罷斥奸檜專責  
 臣以恢復之期御筆褒答云卿奮武淮壖國勢增重  
 鄰壤震懾朕實賴焉未幾卒于官高廟聞之嘆息不  
 已累贈中散大夫出何  
 希造字賢御以父蔭補官吉老教子詩書之暇必令  
 讀百將傳習騎射每曰今中原擾擾正臣子捐軀報國  
 之秋非文武無資未易了此虜陷京口希造年十六被  
 虜至北庭令其牧馬一日北師南向希造擇平時所調

御最良馬乘以歸父益奇之每目為定亂器調揚州  
 榷參紹興初侍父官臨汀每戰必居前鋒屢奏凱捷  
 明年賊又入寇希造乘勝而前策應不至戰沒于义  
 竿口朝廷稱其忠節告詞曰朕憫失忠義之士殞身  
 賊手不得終於牖下肆加恤典并及其孤特贈承事  
 郎累贈奉直大夫出何子光祖字世德以父歿王事  
 補官好儒重禮知英德府日上供泛輸幾倍光祖奏  
 蠲第四戶以寬民力滇陽渡湍惡舟多覆溺更創巨  
 艦以濟廖德明行部嘆曰陳公可謂依本分君子也  
 尋改知邕州州歲市蠻馬給邊其峒有奉議坊者先

為措置官擅移其利於他峒遂開釁端互市不通光  
 祖以恩信招徠綱至盜數峒首李萬雄霸一方久為  
 邊患光祖密遣思明州誘而擒之梟以徇諸峒帖息  
 事聞特除廣東提刑光祖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瀛  
 溪祠以崇教道又捐故錢三千緡以代給邕兵之廩  
 而凡一切無名之征悉蠲除之積官朝奉郎子沂自  
 有傳同邑又有陳大亨字文通紹興三十年進士為  
 人清勁歷五任貧無居室惟寓僧舍官至泉州通判  
出德略  
志等書  
 沂字伯澡以父光祖蔭補官調泗州推官郡倉受納



監官例取斛面沂笑麾之會州有梁龜從等寃獄太守必欲寘之死沂力為爭辯囚得不死竟獲譴罷去沂自弱冠侍官南遊始篤志紫陽之學編參劉焯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陳淳又沂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沂為嫡嗣繼復受書易於蔡淵蔡沉若陳宓潘柄蔡和劉弼邵蔡模則皆其交遊也平居以禮法自將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淳嘗為名其書室曰貫齋且為之記云

陳勳陳古老傳第四十二

莆陽文獻傳卷四十二

四

薛林陳傳第四十三

薛奕字世顯興化縣人利和之從子也熙寧九年武舉第一是年徐鐸以進士第一神宗御製詩賜之有云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授鳳翔府都監遷正將元豐中銀川寨之役奕死之贈防禦使子安靖以奕死事補官靖康元年假河北制置使京城失守安靖降金知海州事紹興初乘間殺其守將王企中舉郡來歸高宗遣吏部侍郎傅崧卿賜以璽書其略曰身雖屈於羯胡心常存於王室總領義師擒滅醜類凡陷沒之郡聞風響應各籍土地奉上本朝者實汝有以倡之也賜會稽田十頃以宗室女妻之紹興五年除武節大夫業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知全州兼充本州沿邊溪洞事都巡檢使卒

雜出方志等書

林子立字伯與甫弱冠通經學為士類所推升貢辟

雍凡十二試俱中第二同舍贈以詩有云博陵公子

真文虎占斷儒官第二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再調知

茶陵縣靖康元年詔諸道以兵勤王子立募集民兵

二千餘人率赴南道總管司至荆門遇胡騎接戰衆

寡不敵中流矢卒帥司上其事于朝

出岳志

陳自仁字克廣七世祖德字敏功仕唐為員外郎自



仁第宣和六年進士調吉州永豐縣尉屢捕盜有功  
不官自陳以廉節著建炎三年金虜犯洪吉州隆祐  
太后護衛兵叛所過殺掠楊世雄梁世美等遂犯縣  
境自仁集尉卒調民兵激以忠義戮力拒討兩分其  
兵一自間道統賊後一據險要以寡誘之見賊則偽  
遁至所據與之合戰伏發於後夾擊之轉鬪逐北其  
衆披靡會賊別將繼至兵疲援絕自仁與知縣事趙  
訓之皆戰死郡上其事制贈通直郎官其子孫孫志

薛林陳傳第四十三

薛林陳傳第四十三

郭徐彭龔鄭劉吳傳第四十四

郭義重字蓋重 守處仁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  
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歸每一動輒嘔血家貧  
其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為墳手時松竹而廬于其  
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部上其事紹興十三年  
詔旌表其間於所居前安棹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  
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本陳  
義重貌古心不雜視不過尋丈口不及時事其旌孝  
時猶未婚與仕紹興二十一年始以特科奏名補官  
右迪功郎潯州司法叅軍調德慶州錄事叅軍年六  
十始娶以高年終鄉士大夫為立孝子祠而私諡為  
孝節公事四世孫道卿  
道卿母徐病劇哀泣籲天祈以身代母尋愈後母以  
高壽終景炎元年元兵至旁盜亦起道卿日抱母柩  
泣曰兒在此無恐俄卒入至殯所失跌墮乃知其為  
孝子也為白大將遺一矢為後卒戒俾無毀其家又  
因盜至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義重孝子祠  
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  
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  
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及盜相顧曰汝孝門兄



弟如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于廷焯字景文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歸侍養時兵禍猶未解廷焯扶道卿出避賊倉卒相失哭水滸一晝夜有裨校心哀廷焯為迹道卿舟歸之道卿嘗病危甚廷焯憂悴扶護一夕髮盡白道卿卒疑死者兩日苦塊中偶夢道卿並枕睡汗浹寤呼燭視之左頰生二黑子與道卿肖號慟幾絕每夜三鼓即炷香悲哭烏亦群集哀鳴芝產園中事聞武宗勅有司旌其門閭元史本傳等書

徐膺字思文弱冠登名於禮部不報退念其母年高

不忍離因閉門讀書定省溫清無違禮俄而母病躬

侍湯藥不解帶既歿摧毀骨立卜葬于虎嘯巖負土

為墳廬其旁蔬食三年時陟巖顛焚香額天哀號震

地虎為遁去烏亦翔集甘露一再降既卒從父狀元

鐸題其墓曰有宋孝子徐公之墓出志

鄧受為太學士親歿廬居墓側有白鵲之祥郡表其

居曰孝行卓異坊又有黃希閔提舉國鎮之子父歿

廬墓人號孤廬黃家出北

龔珣初為泉州銅場從事調福建提舉司屬官父疾

不解衣帶不入房閨連丁家艱廬于墓側者凡六年

日食自搗粟外無他嗜婦病還舍命醫自於戶限外視之戴星還山亦未嘗自言蕭之善居喪自鄭澗清燻後鮮有及之者出備

鄭獲字成之希閔之孫應進士舉至輦下會詔罷去

遇王元之留喪俟秋而行褒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

千里別數百日者欲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在

母左右今詔下將及閩吾母必計程以待遲一日即

貽母一日憂元之曰生有純孝足警世之為人子者

為之泣而賦詩曰褒也甌閩士文高而益終干名遂

詔罷歸計逼親憂鷓鴣終相狎公卿設欲留刺桐

下宅蘭蕙奉晨羞後登咸平第判福州以便行養

劉洵直字子浩年十二父亡十六失母時已知苦學

篝燈几筵之旁號慟即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族父

聞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六

馬之養無所施為之悲感不能自止諸父奇之而

鄉舉試禮部為第七人登紹興二十一年第調永春

縣主簿秩滿授漳州教授終通判平江府贈金紫光

祿大夫子渠棠皆登進士第出北

吳稟字可中父世寧客遊西蜀卒於渝川稟年未冠

家居聞訃日夕悲悼沿峽扶柩以歸舟危於旋渦若



有物負之者時號孝子出何

郭徐彭龔鄭劉吳傳第四十四

陳傳郭黃許傳第四十五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縣人性最孝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為之枯鄉人張絃有詩曰生易淨潔全清節老栢焦枯為孝思乾道間朝廷舉孝廉欲率鄉人白之縣令陳景肅以其名應詔亨運臥廬不起令不能奪餽粟帛以旌其孝出傳志

傳孝明字起敬嘉定己卯秋母蔣氏疾篤孝明割股粥以進疾遂瘳陳侍郎謹書孝感二大字名其堂作詩以紀之令許伯翊偕同官載酒宴其母子盡歡族姪知循州大嚴記其事王少卿邁為跋出傳志

浦陽文獻傳四一五

郭濟家貧至孝寶祐五年父病割股以進病遂瘳庶母病篤亦割股者再鄉人以其事白之令趙與泌給錢米以旌其孝出傳志

黃廓字大器興化縣人太常博士中庸之曾孫平江令徹之子也事親孝之產于廬者三鄭夾添樵為文紀之出傳志

許天麟字仁甫崇福里豪林人父應祥喜佛好施天麟家甚裕病族人貧富不均闢居仁堂以處之又與共爨平生事父甚謹會父疾憂鬱百方冠衣不脫及卒古塊三年葬而廬墓側又三年扁墓亭以永思嘗



刺血寫佛經集千僧誦經以資冥福是日雷電四方其繞壇五里天朗日明人以為孝感竹圃柯舉白郡守將聞于朝天麟曰彼雨此晴偶然爾吾何德哉夫求聞于上者慕名也吾將為名乎乃寢後生母蔡氏卒送終廬護一如父死之日至正中年七十四一日召子姓與語沐浴更衣書偈端坐而逝出備志

陳傳郭黃許傳第四十五

莆陽文獻傳四十五

二

吳李林方傳第四十六

吳興屯田員外郎祭之從弟特號長官唐神龍中以家貲築延壽陂溉田萬有餘頃復墜海為田築長堤以障海水開溝大小六十餘條以導其流為泄六十餘所以殺其水時有蛟為孽堤數潰與毅然誓衆欲除其害遂搗入蛟潭斬之卒與蛟俱死潭中鄉人建祠祀之宋咸平初進士鄭褒為之傳紹興十九年郡守陸渙奏封義勇侯至今莆田稱水利比洋曰吳長官南洋曰李長者云雜出趙志等書

莆陽文獻傳四十六

一

卜居侯官之福星坊世推於財宏輕財好施人稱為長者初末春仙遊二縣水合趨于莆入海言利者謂橫而堰之可灌田數萬畝治平間長樂錢氏女提金大如斗來據溪上流築陂甫成而壞繼而進士林從世捐貲十萬緡築溪下流亦壞熙寧八年宏應詔而來有僧智日者為相地於木蘭山下宏乃率衆錢七萬餘緡為之陂遂成乃開溝大小百有餘條以導陂之流作斗門以啓閉諸溝之水設涵泄以疏通斗門之所不及者復築塘為田由是莆南洋之田萬有餘頃皆賴以灌溉民食其利立廟於陂上春秋祀焉



定三年詔封惠濟侯降璽書褒諭郡人夾添鄭樵尚書林大霖皆有記今子孫居於廟之左右食宏之田以奉祀事官仍復其家又有吳詠者莆田人唐屯田員外郎祭之後初官司選土著大家食陂之利者輸差正副以司財穀以時巡視而脩治之特在選者十有四人而詠與焉十曰八者余氏三人朱氏七人陳氏林氏吳氏顧氏各一人皆莆田人吳即詠也子孫繼是役者年有酬勞日有食錢蓋以先世有功於陂故持加優厚迄今猶然每歲春秋祭宏其十四人者皆得與享云出岳志弘治間邑人御史周進隆疏於朝檄下本府縣春秋致祭

李富字子誠唐游擊將軍尚吳之裔也避武氏亂由泉州南安徙游洋後復遷于莆之洋尾富好施與嘗於郡境內造橋梁凡三十有四所出南郭五里許建亭以憇行者凡二所又助郡庠之役築瀕海之隄前後捐金錢累鉅萬以祈毋壽毋享年九十有八而終人以為施與之應建炎初粘罕犯順富率義兵隸韓世忠麾下授承信郎宜使張淵聞富材略辟充殿前統制司幹官弗就辭歸養年七十八卒至今莆舞樂善之士必曰李制幹云子三人廷輝保義郎廷耀承務郎廷麟將仕郎出岳志

林國鈞字公秉早嘗游場屋率不利自三舍法罷遂不復有仕進意高宗朝以其子嘗由里選版授迪功郎加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致仕國鈞為人好施與務以積陰德為心聞鄉鄰之貧乏者取貲財與人投諸暗中以助之不使其或知也嘗建紅泉義學延族子光朝為師置義田以贍四方從學之士白湖去城三二里舊有浮橋紹興初更造石橋一時有力者又欲移建於木蘭陂下謂是處江流且縮而兩隄突起國鈞以為此說正相反惟江濶岸平則無喧聲撞擊之患遂傾貲倡眾以相其成又伐石砌抵城之踞凡二

十餘里年九十齒髮落而復生作亭名曰回年陳俊卿為書其扁因以自號既歿光朝銘其墓于二人充南安軍司戶參軍建寧府司法參軍孫恂如少嘗從光朝學後選莆舊家十四人為木蘭陂正副而恂如與焉詳見李忠宣公傳持誠秉公以民事為己事陂南岸隄決數十丈恂如傾貲殫力而修築之水以無患至今與十四人者並配饗李宏之祭而子孫亦世食酬勞之利云出岳志方祐字天貺慎從之曾孫也為人恭約好禮嘗已厚入高價買產賤價糶廩值荒歲則傾困無吝色每福



巾野服徜徉道旁野叟村童歡喜出迎曰長者來矣  
饑食寒衣病藥死棺人人滿意有持疏以橋道請者  
靡不遂其求若延壽迎僊二橋脩建皆厚施之其孫  
萬少時讀書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祐語之曰此吾  
平生受用得力處小子識之祐之存心如此故時人  
以長者稱之葬福平山後人又因以福平長者為號  
云其玄孫大  
出其所記遺事

吳李林方傳第四十六

莆陽文獻傳第四十六

四

元

陳朱顧黃傳第四十七

陳旋字眾仲父子脩號博古時朝廷遣使購鄭樵通  
志略得寫本監使方廣翁家廉訪使孫澤屬子修與  
同郡鄭鉞共校讎之盡復樵繇比詮次之舊上於朝  
廷鉞於學官兄震亦有文行由教官歷泉州路經歷  
同安縣尹終福清州知州致仕卒出公旅幼孤資  
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  
依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  
先生傳古直游嚴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

莆陽文獻傳第四十七

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  
器也胡為留滯於此因勉游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  
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  
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  
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  
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  
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  
去請于朝再任馬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  
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丞卒旅於  
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與



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三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已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關欲為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倦倦以斯文相勉惓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枉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

本傳

鄭杓字子經僑之玄孫寅之曾孫與陳旅為文字友

嘗著春秋解義表義覽古編次夾添餘散樂府又有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衍極書傳許字書吳康序與鄭

尤善大字辟南安縣儒學教諭福建宣撫使齊伯亨

嘗采其所著衍極書上之子燁字宗瞻至正末為福

清州龍江書院山長洪武中辟興化縣儒學訓導天

才逸出八分書能世其學云出倫

朱文憲字元道登至治四年進士授建寧縣尹有惠

政及人遷汀州路推官陞福建等處儒學提舉以泉

州路總管致仕卒文憲居官行事多有可稱尤博學

善屬文有葵山集宋景瀛為序稱其言辭而理彰子

瀛洪武初進士第任兵馬大使出傳

顧長卿字子元祖孺俊與兄孺履同第宋嘉定四年

進士長卿少有志經傳子史無所不闕人目之為書

厨應部使者薦歷安溪南平兩縣學教諭福州路教

授長卿雖居官不廢脩讀所得俸專為著述費移書

助教陳旅責其不作遼金宋三史旅以書示學士虞

集曰江南有此秀才大不易得既而長卿恐旅未能

任此遂自為之及謁選京師會朝廷開局脩三史長

卿即以所著藁上中書得辟史屬以議不合移疾出

又以朝廷郊祀禮成進南郊慶成頌一十五章不報

所著三史頗希世不嚴華夷正閏之辯而書遼金之

事皆與漢唐宋並例故其書竟無傳云出事

黃方子字潛剛洎之後慨然以家訓世德為念博學

強記汲汲於其所欲為者嘗攝武城縣學職禮部尚

書宋本以使事至莆見之驚喜還朝將論薦之會本

病卒不果方子好著書有東家書目載所著書數十

種然所說多異朱子故不為人所尊信云出近

陳朱顧黃傳第四十七



陳劉方林傳第四十八

陳紹叔字克甫唐御史大夫稜之後也其先世居大浮山之西曰西陳後有折居金沙者故紹叔為金沙人而猶以浮丘為號學者因稱為浮丘先生紹叔幼好學博覽群書洞達性理終日危坐一室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喜而不忘或中夜起爇燭書以識之從游日衆則教以篤行謹信為先文辭問辯為後嘗為學者說書璣衡遂採木為儀象以示之既而鑄銅倣古制又別制器象天體虛其中而縣之上刻周天度數而以鈿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其色絢爛使夜視之與天象合圍四尺五寸有奇極其精微名曰小天由是名重當時有欲白之郡府表章于學有勸達于朝者紹叔皆謙不敢當至於河圖洛書太極通書律曆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曰浮丘集歷代紀年大元官品競辰切字擇日又若干篇諸子百家之書咸覽誦而考訂之圖中庸大學周易於東西壁浮丘書室之左為尊經閣以虔奉先聖身未嘗衣絲帛深衣大帶以為常所居僻陋處之澹如也有田數十畝供饘粥而已母家不報有喪莫能舉紹叔負土立石表以鄭塚有詩曰土堆埋

王起愁雲立石栽松洒淚痕敢效大夫題鄭塚竟遣

一女嫁陳村石田茅屋誰為主麥飯茶盃外有孫

語耕犁莫相及免教過客見銷魂孝友之心類如此

其居鄉與人言必稱孝弟忠信言語平易使人易曉

忽一日思其親友遍至其家既而得疾越七日卒年

七十有一出林以順所著墓誌銘

劉有定字能靜其先與夙朔同出元豐進士似之遠

孫也少貧性任直不嗜榮進沉潛志學與涇陵趙伯

暉遊而陳旅鄭杓輩皆其友也工於詩嘗著原範吟

三十七章論易通學者因稱為原範先生司業吳源

謂原範吟推闡圖書之秘發揮象畫之妙究極先後

體用之所以然乃知此老胸中有一部全易也又作

泮宮嘆百韻以譏議路教葉應禮又嘗箋解杓所著

衍極書五篇皆梓行于世出人物志

方德至初名臨生以字行公權之孫也擢元至正十

一年第為人敦厚不妄言笑家甚貧教授生徒以為

養而與其妻廖氏相安於窮苦澹泊之中後廖氏雙

盲父母欲去之臨生感然婉諫曰婦無故奈何去之

其他行事亦多有足尚者授官永嘉縣丞代歸不及



林以辯字子泉積仁之後祖應成字汝大嘗受學於黃績得潘柄陳宓之傳咸淳中與長子棟同登第歷官宗正寺簿宣撫司機宜宋亡不仕父柄贈曲陶郡伯以辨通易書春秋尤善說詩皇慶中詔以科日取士以辯不苟求合究心程朱之學福泉之士爭聘為師方在泉山一日促歸未浹旬卒朱文憲稱其明死生之際云拙事

弟以順字子木擢至治元年第廷對不諱幾黜左丞張士瞻直之收真榜未除海寧丞調慶元縣尹縣有弟殺兄陰以賂免以順發其獄誅之移浦江尹平反

死獄新作夫子廟秩滿改台路推官總管焦昂建招安海寇之議以順沮之慮以姑息亂天下後果如其言陞江西儒學提舉改知福清州時元政失經豪強橫起海港中劫殺尤多以順漸收除之亦思巴奚之黨監福清州為眾所殺其酋賽甫丁檀省政囚以順首敗去乃得歸尋除同知福州路總管府事致仕

陳劉方林傳第四十八

莆陽文獻列傳

國朝

吳源傳第四十九

吳源字性傳曾祖鳳舉博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貴州司法封州教授至宗學博士入元故官例逼授府縣之職鳳舉亦強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堂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知力學通諸經尤深於易悖禮好義學士大夫皆推下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復以明經授興化教諭遷府學教授十三年以薦特賜詔徵之其略曰朕聞君天下以圖治為本安黎庶以得賢為先故令百司各舉所知今中書舍人林延綱薦爾學精德邁智志過人特遣使齎符命有司禮送至京朕當試用焉於是與杜敷龔敷趙民望李祐俱應召至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為圖治之本甚見嘉納

上問遊東苑命五人侍相與聯句為七言近體詩一章



上先倡首句曰踞盤龍虎肇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  
五色雲煊日明臣杜王氣蒸然垂景象臣民風樂  
爾見昇平臣冀山河百二金陵最臣宇宙千秋帝  
業成臣上復繼之曰暗憶六朝興替事臣杜敷遂  
足之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上呈恩禮優裕冠于  
一時源尋以老歸明年上念其賢復賜詔曰曩者  
朝臣薦卿學行是用召卿至廷官以四輔而卿告年  
老難於步趨遂命還鄉今者朕選公侯子弟入國子  
學司業缺員生徒無所矜式卿其為朕一來講道授  
經無筋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益亦儒者之素志  
其速來勿有所讓源復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  
于官出彭縣志姪陽保舉鄉薦為國子博士陽保之  
孫昭成化戊戌進士官終廣西按察副使

吳源傳第四十九

林圭陳賢傳第五十

林圭字信玉曾祖棟與其父應成同第宋咸淳進士  
祖岡孫與其弟以順聯登元延祐至治進士稱為聯  
桂林家父師說蔭授縣尉洪武初圭舉明經為莆庠  
訓導陞寧國教諭滿九載以科第不及數復教其邑  
勤於為教風雪不廢其去也諸生塑像學官祀之居  
儒官三十餘年前後六為考試官永樂間應召脩大  
典以老請賜冠帶致仕圭治經有師法工古文詞推  
重一時達官至莆者必禮其廬鄉後進多問業焉平  
生篤倫紀敦道誼元季兵起祖母方避難山中與兄

莆陽文獻傳五

璜琇琇繼沒圭辛苦負葬并葬其從父兄外父母凡  
幾喪孤幼盈室撫教成立及致仕歸視其子教諭乾  
於如臯經蘇杭遇道殣善視之與同食飲其人賴以  
全活年九十四而終志等書林為莆望族久而可  
徵者惟忠臣蘊之後最盛岡孫之孫琇琇皆起儒  
術珩為桂林知府琇琇並郡縣學職諸孫泰吳川知  
縣以順之孫曾洪武甲戌進士官終廣東僉事有廉  
名圭之孫宗越皆舉鄉薦宗蘊州學正楊州教授有  
師道蘊人祀之於學宗之孫俊成化戊戌進士歷官  
刑部尚書今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學行風節別當立



傳侃僖同舉鄉薦侃終南雄通判僖終壽州知州俊之子遠正德甲戌進士今為南京吏部郎中

陳賢字廷傑靖之後兄視陝西叅政賢洪武末舉儒士為興化訓導秩滿遷南康教諭求樂中召入館閣預修大典改任湖口致仕賢為人嚴毅方直安貧好古其學以躬行為先雅志恤物勤心職事及門弟子成就者衆號為古道先生湖人塑像於學沒因以祀之泰和楊文貞公士奇為墓表稱其士行可質於神明蓋實錄云出彭志子淮以孝行稱

淮字巨淵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親視膳服有疾侍

前陽文獻傳五

湯藥頃刻不離永樂間賢官南康淮隨任每日鷄鳴而起孳孳承志所須皆先辦洪熙元年賢告致仕卒于京師淮迎柩歸至寧化次于河許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僕避之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歿撫柩呼號雨忽止姊嫡母方出有贅婿方欲析居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外遊姊腴田美器而取其棄餘母乃悅復許同爨淮後為國子生值限年例衆謀為減年籍淮曰籍可減心不可欺也寧默而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遠祖僕射靖墓被人侵毀淮焦苦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之縣上其孝卒

年八十三子大同亦有孝行出彭志林司寇見素題其居曰述孝里

林圭陳賢傳第五十

前陽文獻傳三



方徵林仕敏林長懋傳第五十一

方徵字可久大琮六世孫洪武五年中鄉試遂授給

事中燕齊王府錄事范官恒思效職志節甚偉

太祖皇帝一日晚朝謹身殿退顧徵問知有母在次

日賜白金五十兩給驛歸省嘗奉旨廣西徵行改監

察御史月餘陞懷慶知府時因星變求言徵條上數

事首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為職今乃計其事緒多

寡定為優劣故不聞旌拔廉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

賍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罰明信乃勸懲之道去

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

東參政朱希俱有空印反皆陞為布政使其何以示

勸懲哉其餘皆關係行政上諭旨安然率齊東海軍

民內附朱參政鄉里舊人有才幹故議功議能而擢

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人多徵賍罰者何官宜

具實以聞徵言如河南僉事彭京不坐被告知事于

觀而逼令招賍攀人出金二十兩銀一百兩代納此

臣所知者坐是降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年三十二嗣子璿舉鄉貢任諸暨訓導出彭志

林仕敏名世懋以字行祈五世孫也父善同工詞賦

弱冠魁堂試尋領鄉薦第七授泉山書院山長元社

既屋遂不仕洪武初例起閒良官以祖母年老辭既

而復起之行至建州守所詐顧氏義妾詩有有妾猶

知遵禮義此身那肯負綱常之句竟死於道仕敏勿

端重閨爽善詩文洪武二十六年領鄉貢入太學明

年署大理少卿尋授戶部郎中以言事貶南丹衛軍

吏永樂改元擢拜南康知府寒暑衣服取給於家屬

郡雖仕敏率屬罪已懇禱翼日蝗盡飛去以母憂去

官服闋改知淮安府清介愈厲時部臣至淮街仕敏

與之抗禮乃以不防水患劾之貶南寧府鎮鄒巡檢

以捕盜功不願陞遷改宜興縣教諭所著有芹邊集

匡廬小稿子勤由鄉貢歷任奉新教諭以學行稱出彭志

林長懋字景時蘊之後父獻中泉州府學訓導長懋

永樂三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教授十八年

擢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轉春坊中允

長懋以老成自處凡小愆違多所匡救 仁廟崩從

臣應從東宮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

宣廟已即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靜林州因上言

官位遷擢同異者數人且言二弟一為部屬一為監

生路遙母孤願降繁難京職積忤下錦衣獄一繫十

年溫習不廢 英廟登極遇赦之官以恩信撫下自



奉清儉朝夕食惟鹽菜人因呼為以鹽菜年六十卒  
於官無子長懋為人剛嚴狷狹非其人<sub>出</sub>不交往僚友  
間少不合輒面斥其過族人戶部郎中定以吏胥進  
絕不與通性耽書手不釋卷為文質而有味<sub>出</sub>弟  
道節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長懋下獄時調平  
樂通判遷知瀘州以賢能著稱奉勅陞鶴慶知府以  
母喪解官卒于家<sub>出</sub>

方徵林仕敏林長懋傳第五十一

清陽文獻傳卷三

陳繼之陳彥回傳第五十二

陳繼之涵頭人革除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  
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乃奏僧道人給田五畝  
餘以賦民從之時靖難師起繼之間有建白輒肆指  
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京師平與太常寺卿分宜黃  
子澄兵部尚書漂水齊泰戶部侍郎定遠郭任翰林  
侍講寧海方孝孺等俱族誅<sub>出</sub>

陳彥回龜塘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歸安縣  
丞以罪被刑家屬謫戍雲南之臨安至蜀遇赦無資  
以歸時同縣黃積良知定遠縣收彥回為其家人因

改姓名曰黃禮會閩中教諭嚴德政以彥回明經舉  
保寧訓導九載考績

太祖親擢為平江知縣洪武戊寅 高廟晏駕彥回  
捧香進京師給事中楊惟中等舉彥回文學廉幹宜  
加擢用陞徽州知府丁祖母郭氏憂徽民汪侃等百  
餘人詣闕奏留未報庚辰春彥回乃疏其改姓歷官  
情罪首實于朝乞正名籍得宥為民尋有旨復其原  
官留治郡事明年三月復蒞徽逾年會北兵起彥回  
召募義勇赴援壬午詔械送京師棄市<sub>出</sub>  
陳繼之陳彥回傳第五十二



林環楊慈傳第五十三

林環字宗璧後塘人唐九牧葦之後幼倜儻不羈聰慧過人凡閱書多成誦下筆成章方在泮時文章已為人所重求者相踵永樂四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為書經總裁官兩考禮闈會試殿名籍甚十三年扈從巡幸卒于北京年四十環負材學曉世務特為

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迨沒無不悼惜焉弟珪亦有文行舉泉州府學訓導志出子繼舉鄉貢為考城教諭珪子思承第景泰五年進士選為御史辭

蒲陽文獻傳卷三

弗就除蕪州知州州有蕪田二千頃歲賦如常民益流徙思承率同官奏蠲其半漳河數為州患增築堤堰以禦之延袤百餘里選部郎中陳雲之弟佐冀屬邑毆殺平民思承被委驗治或為祈免歎曰以人命媚人惡在為民父母卒正其罪滿九載民詣闕留之不果從遷淮安府督糧同知年未六十引疾致仕歸幾二十年年七十九卒彭司寇從吾銘其墓稱其為廉退君子云孫偃偃同舉鄉貢偃縣教諭偃國子助教思承子茂達弘治十五年進士今為四川布政使偃子種禎皆舉鄉貢種瑞金知縣禎宜春教諭蒲

楊慈字惠叔城右人伯父寶壽陽知縣慈少孤性穎悟不甚讀書為文間有論辯屢出人意表凡所賦作操筆立就蓋天才絕高非學力所能至也永樂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九年廷對第四選翰林庶吉士是年七月卒年才三十慈軀幹豐偉志氣軒昂恒以科第文詞為儒者末事人惜其早大有文集五卷孫元以鄉貢授休寧教諭志等書

林環楊慈傳第五十三

蒲陽文獻傳卷三



黃壽生陳用陳道潛傳第五十四

黃壽生字行中東黃人滔之裔孫也兄和中行在禮曹郎中壽生莊重孝友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求歸侍養水南諸賢率從之學若會元陳中進士徐資用輩皆門下士也親終入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九年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預修性理大全諸書成授檢討九載將滿考試禮闈得疾卒雖出一統于時故官類焚殖以歸壽生子子嘉獨負樞還葬安福教諭徐安祖聞其孝行舉為其學訓導用薦知東鹿縣正統己巳之變胡寇焚掠畿甸子嘉率眾保障縣賴

以完初邑戶不滿二千後乃至三千餘戶滿九載邑民保留加六品俸復任三載乃歸長子深字仲淵景泰二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卒次仲昭自有傳深之子乾亨成化十一年進士任行人奉使滿刺加過海禍朝廷遣官諭祭贈行人司副子如金字希武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提學南畿終廣西提學副使希雍舉鄉薦自壽生至乾亨如金三世解元為科目盛事彭司寇惠安公謂自乾亨而上居官立身皆廣約恭慎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為莆名族之冠陳用字時顯城右人也舉鄉試第一登永樂九年進

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時行在開東館徵天下名儒纂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諸書用預焉書成授本院檢討丁外艱起復留南京宣德間洪濬階脩撰正統初轉侍講凡掌院事二十餘年用為人質實醇厚言動不苟身後竟無一息士類為之盡傷云此彭志

陳道潛字孔昭東洋人革除屢辰進士授給事中調夷陵州判永樂初復為監察御史預脩性理大全諸書于時論書諸儒翰林春坊多不得預部屬寺監亦無幾人御史陶道潛以行已恭慎學問該博在選道潛與兄道亨相友愛兄以子少讓財產不受會元陳

中嘗稱其家仕者可為居官之法隱者可為族里之法道潛孫岳字孟申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卒孟嗣上饒教諭輪廣州教授曾孫元綱衢州教授玄孫文滔弘治己未進士終江西按察僉事文淮舉鄉薦磁州學正論者謂道潛與陳繼之同舉進士同居給舍靖難之師至繼之族道潛但薄謫而已蓋不能無憾云

黃壽生陳用陳道潛傳第五十四



陳方李王傳第五十五

陳中宇舜用黃石人大卞之後永樂十八年鄉試第  
二明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資性簡率才思豐贍  
登第後歸家嘗與諸名士遊壺山真淨巖次盧希韓  
詩律一韻二十首頃刻而就詞致清新人服其敏文  
章健直類其為人正統初自南京戶部主事就留史  
館預修

文廟仁廟實錄成陞本部員外郎滿九載無意榮宦  
遂致仕幽居貧居吟咏自樂公門關節終身未嘗及  
之卒年八十三姪孫璵舉鄉貢威縣教諭陞國子學

正璵之弟琬為邑庠生兄弟俱有文行而相繼天卒  
士林惜之出彭志

方澣字源深仁岳之後以諸生貢入太學舉應天府  
鄉試第七正統四年登進士第授行人澣時年出五  
十隱然老儒猶執經講說不已扣問者紛如酌告罔  
倦尤邃禮學動止語默不少苟嘗嘆文公家禮一書諸  
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而冠服不同於是著  
旁附圖於首條析於下其高第殿元柯潛嘗序行之  
未六十求致仕歸抱經固窮未嘗輕入城府學者稱  
為柳東先生卒年八十二蕭俗自水南徐資茹先生

蕭陽文獻列傳卷五十四

家冠婚喪祭依約家禮而行著為規範質文可觀至

澣又篤好是書考究服誦春秋家祭不事浮屠吉凶  
慶吊抑奢從儉鄉人亦多化之弟新韶州府同知子  
和叔領鄉貢為石塘教諭孫岳有文名成化五年進  
士亦為行人澣猶及見之後轉南京監察御史以言  
事左遷泰州判官陞常州府同知山嶠及新之孫宜  
賢皆鄉貢士嶠景州訓導出彭志山雷州府同知宜賢  
吳川知縣宜賢子一桂一蘭同第嘉靖二年進士  
李廷脩鄭莊人曾祖允實武城知縣伯父璣萊州知  
府有廉直名廷脩登宣德八年進士第除中書舍人

蕭陽文獻列傳卷五十五

性穎敏每厭時俗不務讀書嘗曰後村先生文集今  
日全不識終日嗚呼程文如何得長進故於為學多  
通強記詩文清聖正統末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陞  
少卿皆以滿九載而遷蕭自洪武以來登朝士大夫  
未有秩正四品者自廷脩始得之人以為榮出彭志  
王偉字士俊第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  
雲南府知府以仁厚為政夷民悅服嘗遇歲旱禱雨  
有應兵部尚書王驥征麓川道經其郡美以聯句曰  
三旬亢旱黎民悴一雨滂沱太守功鎮守雲南都督  
沐昂尤重其為人及卒民哀慕之偉遂經學上文辭



宣德正統間莆諸老在翰林者凋謝已盡惟偉與陳會元中並以文章擅重一時云出景泰志

陳方李王傳第五十五

陳方李王傳第五十五

鄭方奈何林傳第五十六

鄭雲字行從伯玉之後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陞湖廣僉事改山西以事左遷兗州府同知復陞廣東右叅議為人廉慎仁恕詩詞文采亦有過人者年未五十卒出彭志

林時字學敏唐侍御史謹之後永樂十三年進士除陝西按察僉事巡歷邊荒辨反疑獄甚多寧夏甘涼地寒少布歲發鳳翔延安等府粟以餉卒時奏聽民與戍卒自相對輸大布一端抵粟一斛中布三端抵粟二斛至今便之又奏設武學令軍中子弟得由科

前陽文獻傳事

自隲於是禮部推行天下皆設衛學秩滿陞貴州按察司副使莆進士釋褐為方面時與余文林坦三人文由山西僉事轉知常州府坦歷湖廣廣西僉事陞貴州按察使然風槩皆不及時弟祥敏道州訓導子純內丘教諭姪續潼川州訓導出彭志曾孫世明寧知縣

方鯉字廷訓大琮之後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南宋諸名臣家自遭元世以來皆零落不振獨鯉能邁往趨俗以紹前芳郡人推仰性資剛果遇事必為居六察日風采凜然號為材御史遷知彰德



府丁內艱服闋改知紹興府相越皆大郡鯉以嚴明  
蒞之吏畏民愛號為良二千石以疾致仕卒孫瑄程  
鄉訓導

鄒述字季述少貧力學永樂十九年登進士第授刑  
部主事宣德中公事坐系調惠州府通判部負山濱  
海有鹽鐵之利兵民商竈治難難治述有精力為政  
端平清訟牒均徭賦禁暴繩亂民不敢犯政聲大著  
他郡有難決事亦以委之擢知南雄府地狹民貧且  
苦役繁述權鹽酒定賦取息輕積舉以虛役餘  
代民雜需民既安業乃重新郡縣廟學每五日輒一

底學官視諸生所業而激勸之士風為之一變郡舊  
有凌陂溉田五十餘頃久廢述重築之民蒙其利又  
郡自張九齡奏開庾嶺植松數十餘里又多摧枯述  
補植之人懷遺愛比以為棠陰云及致仕郡民乞留  
不果從兄子儒龍川知縣

余耀字叔炫登永樂十三年進士第知進賢縣為人  
勤敏廉介力正上官和買之弊九年秩滿行李蕭然  
民思之為立德政碑吏部考最例當陞職待次間以  
母老告歸省宣德十年少師楊文貞公薦之馳傳赴  
召至授吉安府通判掌泰和縣文貞素和入以其刺

邑故特薦權事無巨細一斷之以義主之以公雖富  
勢不可奪人目之為沉水缸邑以大治毋喪解任服

閔改通判饒州部運京糧卒于東河

何誠永樂末貢入太學正統間拜虹縣知縣廉正愷

悌每詣村落教民版築植桑久而民賴其利後以疾

卒囊橐蕭然虹人共買棺殮之其妻南京人昇其柩

欲即父家塋之虹人懷其德不忘乃遷柩至于縣之

山川壇右復建祠焉

林和字致雍前塚人洪武中登鄉貢授博羅知縣為

政寬恕不尚鞭朴增修武村堤以防水患民受其利

官終戶部郎中

鄭方余何林傳第五十六



林文陳音傳第五十七

林文字恒簡號澹軒與環同出宣德五年廷對第三授翰林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修撰時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為優叙不計也丁內外艱服闋復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四年修歷代君鑒成七年修天下郡誌成陞庶子仍兼侍講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罷康定特官僚文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時翰林應轉學士者七人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八學士是不為多遂拜學士四年請老上謂內閣李賢曰林

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留供職八年 憲廟即位以舊講讀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再乞致仕歸文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無大小皆以誠意朝野士大夫踵求詩文酬之無倦色體格溫淳自成一家縉紳推為醇儒咸自謂不可及也兩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學者稱為上林先生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營葬于載孫劉曾孫渠希範皆舉鄉貢載中書舍人劉金華知縣遷錦衣衛經歷出彭渠建水知州希範漢陽同

陳音字師名別號愧齋涇江人宋明州觀察使淬之後天順八年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殺編修與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少卿命兼掌南京翰林院事陞本寺卿卒音為人和易坦率細事無不可不至分別義利則界限截然在翰林時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剴直不阿權璫黃賜有母喪省寺院監罔不吊祭翰林亦有倡議欲行者音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豎之門奈天下笑何議遂止西廠初建大監汪直方用事勢張甚其爪牙章莖者夜率邏校入兵部主事楊仕偉家收縛仕偉并掠其妻眾悚汗莫

測音與比居亟乘墉大呵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音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其人為之少戢太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移書止之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欲擬音吉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為少卿滿九年乃進卿音問學深博學者至席不能容登高第顯名于時者甚多為古文肆筆而成率平實有理致求之者無虛日遺業累數十卷弟員子舉華俱領鄉薦華登進士第員嘉興府通判出府

林文陳音傳第五十七



柯潛吳希賢傳第五十八

柯潛字孟時號竹巖自幼警敏嗜學十歲喜賦詩十五能為舉子業弱冠領鄉試入太學景泰二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益自淬礪學行日以進明年陞春坊中允兼脩撰預修歷代君鑒天下郡志成累受賞賚七年陞司經局洗馬天順元年例罷官僚潛改尚寶司少卿兼職如故充東宮講官八年陞翰林學士成化元年修玉牒三年修英廟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四年命日侍經筵未幾丁父憂踰年母歿既葬詔起復為國子祭酒懇求終制不拜

不甫陽文獻傳卷五十八

九年服闋將赴京忽得疾卒年五十一遣官諭祭管葬潛質貌俊偉容止雅飭為文章平安整潔詩尤清婉接人外若樂易而內實狷介鄰郡有中貴人寵冠一時士大夫欲求速化者爭趨其門潛獨不往其人素慕潛文詞屢欲屈致一見將有所求而潛卒不往天下學士大夫仰之以為異人期以大用天順中李文達引共事以資尚淺而止成化初吏部屢薦入內閣南宮皆不果從考兩京鄉試者一禮部會試者再所著有竹巖稿弟江通州學正子宗文以蔭授中書舍人

志

吳希賢舊名衍以字行夏字汝賢別號靜觀唐屯田員外郎祭之後希賢幼敏異登天順八年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士時同年李東陽號稱神童希賢才思敏贍獨與之相角遂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時有貴家子冠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厲色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董狐諸公於地下耶進修撰陞左春坊左諭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卒於官希賢性豪邁負奇氣於人少許可為其所可者恒頌不報口兩考會試所得多俊偉士為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俊奇崛每僚友宴集或聯句或分韻倉卒累數百言立就弟希達姪彰德俱領鄉薦希達常州府教授彰德湖廣按察司僉事

志

柯潛吳希賢傳第五十八



翁世資傳第五十九

翁世資字資甫號冰崖父瑛舉鄉貢官至翰林檢討掌國子監助教事累贈戶部尚書性喜酒樂易烟堂無小大咸恩視之世資幼穎敏自其遊鄉學時器識已如老成人侍父官京師因乞入太學應正統陸年順天府鄉試七年禮部會試俱中第七授戶部主事政暇輒繙閱舊案究其利弊涉躡廣記且明習國朝典故允條例因革悉所諳練大為部堂諸卿佐所敬禮嘗以部檄往通州監收軍士冬衣布花因奏言所以貯庫歲轄於通州諸衛宿弊極多宜改屬有司則其弊可革從之詳陽文獻卷五十九外艱歸景泰改元本部尚書金濂以時方多艱求可以裨謀議者因奏起復世資固辭終制明年服闋復除戶部遂委世資專典各司章奏有大議必與商確未幾陞署本部即中適江南水災部以屬世資勘驗因奏免應天太平寧國安慶廬州等府及建陽宣城等衛稅糧五十餘萬石芻束倍之且檄所司賑恤英廟復位之元年克會試同考試官時大臣多罷上謂姚夔翁世資俱可大用遂擢夔禮部世資工部俱右侍郎三年命往淮徐督運大木回內織染局上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上

供文綺七十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遣官督俵加造七十疋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當樽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倘得罪某請以父子三人當之疏進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下世資錦衣獄貶知衡州府先是郡有疑獄數十人世資至悉為直之治郡汲汲以革宿弊厚風俗為務新廟學修石鼓書院立便民倉凡郡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修舉衡衛帥有不循理法者世資稍抑之遂誣世資怨望逮至京師上不直衛帥削兩階調任復世資官成化初陞江西左布政使適廣東寇發王師南下有獻計欲令江西轉餉計當用十萬人世資議齎銀就廣中糴穀以餉民以不擾屬大旱軍民多轉徙乃大發倉庾賑之且為奏蠲民賦百七十餘萬石仍免一應雜泛差科境內以安五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秋東土大饑世資日夜講求荒政發廩勸分遣官分道賑恤民賴以濟八年遷戶部左侍郎十三年奉敕提督京通等處倉場明年進本部尚書職掌仍舊十七年召掌部事世資又處計司財賦出入劑量盈縮罔不懸合事宜以年及再上疏懇求去遂加太



子少保致仕行至儀真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傅遺官諭祭營葬世資居官四十餘年謙約和厚善兄弟廣交友家無餘貲所著詩文有冰崖集若干卷兄世用正統戊辰進士官終貴州叅議莆人父子兄弟同時登朝自世資家始世之子達孫機皆舉鄉貢任知縣世資子洪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泳舉鄉貢

翁世資傳第五十九

莆陽文獻傳五十九

陳俊傳第六十

陳俊字時英號愚庵父珪舉鄉貢為文昌教諭俊少負才厲志中正統丁卯鄉試第一戊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父珪卒解官迎喪海南富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青草束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況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議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部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閩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饋餉假以便宜處分時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毋憂乞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贖却之成化紀元復任郎中於其部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郎官久無拜卿少者俊以賢譽得之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選案諮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鈇金然其重之如此京師饑奉詔平糶太倉粟百萬斛以利民俊慮權貴乘時射利乃請石以下許糶多者禁不與壬辰命總督邊



餉于陝西時邊庾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  
延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俊乃請出內帑銀助邊且  
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軍興無乏諸將成  
功凱還俊加食從二品俸改吏部轉左滿九載拜南  
京戶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轉吏部丙午又滿九  
載赴闕請老 憲廟不允賜羊酒寶鈔俾還任與子  
天敘入冑監俊復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仕逾年改  
元弘治以疾卒年七十計聞遣官諭祭營葬賜諡康  
懿俊為人沉毅簡重孝友畏慎蓋終身之行也故哀  
榮特異云彭志姪孫應之正德丁丑進士任南京戶部

員外郎

陳俊傳第六十

彭韶傳第六十一

彭韶字鳳儀自號從吾父思考為鄉耆儒累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韶幼注重警敏少長趣向已端景泰  
七年領鄉薦明年改元天順會試第七人拜刑部山  
西司主事署員外郎時有張岐者自外臺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疏論其不可  
且願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忤旨下錦衣獄  
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  
復職尋進廣東司郎中是司素稱繁劇所按事多涉  
貴近韶屹然持正不少屈外戚周遵者與畿內民爭

韶陽才錄傳六十一

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衆推韶詔至田所環視周  
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籍報未盈管  
業之數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  
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汗下  
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復下錦衣獄科道交  
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上顧左右  
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六年陞四川按察  
副使開縣有劉姓者戶先析為二一徙一留後徙者  
復業與留者爭里役不得遂陰嗾安岳扈氏兄弟焚  
滅其家凡二十一人有司以事無證佐尼不行詔行



部至邑聞之大駭捕得扈氏并其徒十餘人一訊款服實於法定遠縣民一日忽聞盜至空邑而逸有曾姓者弟乘機入兄室掠其貲兄迹知之訴於官弟夜聚群不逞盡殺其家十有二人乃偽為不知持狀訴於韶鞠之得兇黨七人斃於獄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疏乞各王府祭葬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兇勞費從之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使時農民補吏率視其房分高下令納銀有差名曰公堂韶嘆曰取其財而責以不貪可乎乃選俊秀善書者克之積弊遂革鎮守內臣顧恒歲有貢獻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實遠

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之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及大也監船內臣韋春請以均役餘剩六十戶隸船司以辦貢獻韶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於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况又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春所奏餘戶乞暫與一年以後停罷有詔減其半廣人陳獻章以學行有聲于時韶抗疏薦之凡廣南一時名士皆加敬禮以激勵後進太監梁方有弟為錦衣衛千戶在鄉國私採禽鳥諸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啓行之日廣父老泣送

河下如去慈父母至有追送數百里外者蓋貴藩僅九閱月因俗為政貴人安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惟鎮以簡靜而吏自不敢犯科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既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累有所建白

孝宗登極臣僚交薦召為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勅韶巡視至則誅其渠魁數人而劾罷守臣一方晏然既而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韶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韶發夜講究利病陳便宜數條取

旨行之又憫煮海之氓貧苦以其山場草蕩晒淋煎熬折閱征陪之狀略分八節具圖以進還朝轉吏部左侍郎弘治三年彗見天津韶群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韶言軍民利病有二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時政得失亦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衆韶於正近侍條有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兵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做虛名實支遮揜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奉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免有殺人



至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  
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  
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  
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陛下靜  
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  
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奢  
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已出則萬世永圖也終  
篇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  
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  
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

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  
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  
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  
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  
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  
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日陳說  
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事體重大一時難  
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  
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聖明耳目而  
詳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

自可次第張弛矣上嘉納之五年陞刑部尚書安遠  
侯柳景總戎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鉅萬詔抵景  
于法奏褫其爵景挾戚哓于內降欲破公議以擠紘  
詔執奏不易後景賊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詔  
復言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此匪直祖  
宗特未有雖前代亦未之見唐宣宗時元舅鄭光官  
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將寘于法宣宗欲寬  
之澳謂如此是法獨行於貧戶宜候徵足乃釋之彼  
唐宣宗時尚能如此豈以聖明顧不及耶況景既  
無元舅之親贓銀又非官租之比監追未久遂得寬

釋是臣等守法有愧於澳也左右有不樂詔所為者  
摘其官屬細過以怵詔詔坦然由之終不為疑沮會  
亢旱求言詔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以本部為荆庶  
人事會本覆奏已踰半月未奉勅旨及他奏請問有  
旬日方得旨者內使內官王萌苗通高求犯該該罪  
俱各稱寬貸死發克淨軍臣聞自古帝王一過必  
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伏  
望勤政守法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庭視為一  
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道路傳  
言今脩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動戚之家



相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為宏壯計巒在地下豈能自  
安順天府所屬州縣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克陵廟  
墻戶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  
役富者累窮貧者逃窳村里蕭條人無生意伏望畏  
天恤民將昌國公墳塋減去工程依式脩造俾得早  
完仍勅該部將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  
遵守惟此及等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  
所難言者以疾在告方起視事而二子三孫相繼夭  
亡坐是憂鬱疾日浸加遂上疏乞休上勉留再三疏  
復連三上始得俞旨命乘傳以歸家居歲餘卒年六  
十六訃聞贈太子少保謚惠安仍遣官諭祭營葬詔  
蒞官忠誠懇至在外臺則務平冤滯剔奸蠹敦風俗  
恤民隱在內臺則謹於守法不為利疚不為勢回而  
亦常有法外之意其事親至孝友于二弟甚篤教養  
其子同己子至於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  
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九重知之愈  
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  
名云所著有名臣錄贊等書行於世子濟舉鄉貢  
卒

彭韶傳第六十一

楊吳黃方傳第六十二

楊琅宇朝重黃石人天順三年鄉試第八年登進士  
第拜監察御史初 憲廟登極詔各處鎮守內臣俱  
停罷不復設一時民情大悅成化元年傳言有內侍貢  
獻希復差鎮守者琅即上章反覆言內臣不可以預  
政倖門不可以輕啓疏留中不出然鎮守亦不復差  
兵部尚書馬昂隨時浮沉翰林學士倪謙以罪去官  
經營復入琅累與同官陳選等言之前兵部尚書王  
竑素負重望齟齬於時因引疾家居琅上言宜起用  
之以獎恬退給事中王徽等以直言斥邊方修撰羅  
倫以正論補外職琅亦上疏乞留之俱不報其他所  
論列尤多時號敢言御史二年差清軍江西四年復  
差巡按浙江皆寬簡行事不吹毛索瘢以沽名六年  
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未幾改提調學校斟酌教條寬  
嚴適中而一以至公行之士心悅服適歲歉癘疫大  
作巡撫大臣遣藩臬佐貳分道賑恤時以地廣民飢  
恐緩不及事因并遣琅以行盡心竭力無少顧避行  
至東阿染疫自起更衣冠端坐卒於舟中諸生哀感  
厚賻其喪以歸年四十六琅居家以孝友稱居鄉以  
長厚稱居官以端介稱人無間言尤篤學善文攻書



法所著舉業經義世傳錄以為程式云從弟鐸弘治庚戌進士官至知府從子清渤皆鄉貢士清訓導渤知州

吳智字宏哲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外艱改工部以學行簡陞四川僉事提督學校端楷範嚴考校公去取其鄉宦有居政地者人爭附之智一無所私士論帖然陞湖廣副使仍董學事其教法不異在蜀時以老乞致仕歸囊橐蕭然蜀門人有為御史按簡者時智已病御史即卧內拜之屢叩以所欲言智卒無所干乃嘆息而去沒後家計益落其清

操有足尚云

出府志

黃璉字汝器別號求我第成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南京禮科滿九載陞浙江布政司右叅議巡視溫處銀場弘治五年上慮各處銀場礦脈或微或絕歲課未免取盈於民乃詔所司體究裁豁凡官為是設者俱調別用璉於是改雲南其屬衛糧儲多衛僚攬之輸不以時巡撫大臣乃以屬璉因嚴設禁限祭驚者寘之於法自是七八年逋負悉輸納轉貴州叅政璉以其地夷獠雜居鎮以簡靜撫按交章以操履端方政事脩舉薦之陞本司右

布政使尋轉左屬普安夷叛朝命大臣率兵征勦特委璉總督糧儲璉處置有方饋餉賴以不乏賊平方將論功而璉以疾卒于官璉天性淳實且有量在浙時年勞當遷適巡按御史張文意不滿於璉教考有貶辭遂不果遷後璉在貴州文以他事請本司照磨璉略不介意且薦其才於當道識者多之所居里東南諸村落土田歲常苦旱璉乃白諸郡邑發民鑿渠由金墩抵巖沁數里引木蘭延壽餘水澆之遂變瘠瘠為膏腴鄉人德之居官三十餘年不以生產為念自奉極儉約死之日家無餘貲遺孤奔官所扶柩歸

未免稱貸於人庶幾清白之遺云

出府志

方守宇宜約年十八舉鄉薦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嘗兩奉勅督理薊永及延寧二處邊餉出納無絲毫汙例當擢京堂僅出雲南叅政其部長不能平以質太宰三原王公怒答曰吾豈不知方邪顧雲南萬里外官邪賂章用若人以刻滌其弊耳時林見素俊亦為其地憲副二人相與修明要束以拊循其人土酋爭官奪印歲相讎殺撫以恩信卒以寧安修堡立學遣夷兒就業其風一變以連歲出入瘡痍耳漸失聰轉湖廣右轄未幾以母喪歸貧不自



給常稱貸于里人親舊強起就道疾加重遂致仕御  
史宗彛給以田不受既卒見素言於官助其葬事官  
二品而一貧至是世所謂清白吏者非邪弟憲成化  
庚戌進士終知縣子彥舉鄉薦今為溧水教諭補同  
時有林漢者任江西饒州通判以清介自厲勢家有  
占湖田者上司委勘漢據法奪還之民勢家街之屬  
以考察落其官憲使侯某抗言曰林漢去江西官無  
可留者竟去朝論大譁僥民號泣追送之境上家居  
清約以壽終補

楊吳黃方傳第六十二

林黃顧方周林傳第六十三

林岳字魯瞻藻之後洪武末舉鄉貢授蘇州訓導九  
載秩滿諸生願卒業詣闕乞留又九載陞程鄉教諭  
丁外艱改仁化移疾歸岳為人簡儉自得冬一裘夏  
一葛飯蔬一味遇良辰美景携朋四出悠然吟賞家  
無甌石之儲不計也弟子業成或以金帛為束修亦  
不受曰我職然耳每歲大比交聘文衡赴者以得人  
為賀詩文敏速信手而成妙書法凡名家屏障士夫  
卷軸不得岳書相謂以為俗其為人所重如此家宰  
魏文靖公驥與岳同職教同考文交遊三十年每多

其有益子祥鳳亦舉鄉貢為鄆城訓導重義善教正  
統十年擢監察御史十四年扈從北狩死於土木之  
難詔與一子入冑監岳弟講天台教諭康京衛經歷

黃謙字益甫祖思永洪武初以明經薦授福安教諭  
謙登永樂二年進士第授魯府伴讀朝夕勸講因事  
納忠恐其好獵則有諫獵之書見其作字則誦筆諫  
之言嘗曰使吾王無愧於東平河間則謙亦可以無  
忝於董賈矣謙詩文平安字書尤清麗可觀與林教  
諭岳並以辭翰為士林所重云所著有頤學齋稿藏



千家

顧文宇在中別號在軒長鄉之姪孫幼穎敏日記四五千言及長該貫經史時稱博學為文章簡朗秀整有長卿機軸洪武中以儒士薦為興化訓導秩滿遷教諭歷任將樂金華九江三邑典文衡于江西湖廣皆名得士宣德初致仕正統間卒祭酒李時勉為作小傳族子孟喬正統四年禮部會試中式引病告歸善治經學遠近聞者皆造門受業七年方赴廷試志在早退於登科錄官年多占十餘歲授刑部主事丁內艱改戶部秩滿遷郎中求歸省改南京刑部致仕

方仕時雖處刑名錢穀不廢傳習經其指教多所成就若吏部尚書尹公旻乃其家食日親炙者士大夫咸仰其善教云孟喬子叔龍亦領鄉薦入太學授廣州府通判未兩考部使者疏其治才薦之陞肇慶府同知掌德慶州事卒于官  
方熙字孟明鯉之族叔宣德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方會試時熙當為次卷主司以其語奇置第五示與諸經魁齊熙才高志大群試翰林屢居優等然言議英發人頗憚之出為潮州府通判因目疾致仕熙既仕不得志益以文章為事晚歲尤加意於古詩賦

有東軒集弟杰姪臨以順以嘉孫師禹臨子瑤皆舉鄉貢杰澄邁教諭臨章丘教諭以嘉潛山知縣周瑩字次玉號鶴洲少有文名正統十年進士拜南京工部主事陞撫州府知府不教載解官歸閑居幾三十年甫之詩學舊有師承正統間漸失其傳瑩力以興衰復古為任居官不廢吟咏音調清灑書法亦流麗有郡齋新稿行世諸姪轍軫俱進士轍戶部主事軫以詩經魁禮闈為人質訥無害不能與時偃仰嘗進疏為用事者所忌任戶部主事九年遷郎中陞山東運使進江西按察使致仕

林庭芳先世福清人父震徙居莆之橫塘庭芳永樂十六年進士知新會縣罷歸敦朴能詩尤善選體柯殿元潛早從之學姪祭天順元年進士終廣東僉事于敷成化二年進士終韶州知府祭于沂博學強記十七年進士終貴州叅議莆人父子登第者十數家庭芳一門居其二其他若翁世資子洪黃深子乾亨乾亨子如金登子穆林輝子誠誠子近龍思承子茂達元甫子有子俊子達堪子應顯子紀子生敬爰子登高陳音子華周瑛子大謨彭甫子大治高昂子江馬思驄子明衡柯英子維熊維騏姚永子文炤稱為



衣冠盛事

林黃顧方周林傳第六十三

莆陽文獻卷六十三

19

莆陽文獻 列傳卷六四

曾黃林鄭陳傳第六十四

曾景修名生以字行在泮歲久屢試不利為學好深  
沉之思持辨博之論以實踐為功不事浮靡嘗著大  
學中庸詳說行於世未樂三年應貢入太學授玉山  
教諭秩滿陞德安教授與諸生處情同家人篤意講  
解終日不倦故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就宣  
德元年浙江鄉試聘考試官卒葬德安出彭志  
黃諤字聲叔兄鼐第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諤  
以明經薦授仙遊訓導惇義篤教有知縣王昇者嘗  
以白金二百兩寄諤雖愛妾莫之知也昇病死諤呼

其子授之陞廣元教諭與僉事董應軫同入蜀董船  
覆呼近岸小舟莫肯前諤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出囊  
中金以招之衆乃亂流而進董獲免廣元為蜀北鄙  
學政久廢諤以義倡其人士相與修學舍建文廟每  
日衣冠坐堂上授諸生以詩書背誦覆講如法諸生  
有貧無資則解衣推食以助之故廣元人樂從其教  
及諤致仕歸乃即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之出明  
諤所著廣姪綸舉鄉貢順德教授孫顯弘治庚戌進  
士授戶部主事戚晚有請拓其賜第者費甚鉅顯疏  
止其役不報顯為人有志識篤於倫紀居官所至有



治績終廣東參政綸之孫待顯正德丁丑進士官戶部郎中

林未齡初名齡以字行旣之裔天順二年以郡庠弟子員選升國學授翁源教諭以興學作人爲已任嚴立課程貧者助粟病者給藥邑之令丞事有齟齬者得其一言而決滿九載翁源父老疏其學行陞任民牧守臣以英德縣僚俱缺員檄未齡往攝縣事未是嶺南巨盜黃蕭養作亂列郡俱被荼毒英德尤甚未齡至乃招徠散亡賑恤貧窶蠲貸征賦不報已復舊乃募義民築城垣徙廟學於城內暇則集生徒講學以疾卒父老哭之慟爲歸其襯於闕翁源生徒尤念之二處俱建祠祀焉

林智字若潛蘊之裔領正統鄉貢授宜興訓導每蚤作燃燭坐齋中課諸生至夜乃息歷九載以爲常遷銅梁教諭以憂去比起復適宜興教諭缺員前請王德其教者又相與薦智補之南畿提學御史陳選薦智代吏部格於例擬注縣令智力辭少宰葉公盛高其行特以蘇州教授處之滿九載諸生群白巡撫懇留再任而智請老歸矣智司教幾三十年作人爲多若太學士徐公溥王公整其尤顯者子李瓊弘

治已未進士授監察御史

出府志

鄭循初字子初領正統十二年鄉薦授餘杭訓導循初嚴條約以身先之雖霜暑雨必衣冠端坐爲諸生講解竟日無怠容滿考 英廟詔吏部選教職中學問老成動止可法者一人爲駙馬周景府學錄吏部合試得循初以應詔人有以莊田獻景者重賂循初爲通循初峻拒之且戒景毋輕聽其後果有貴近請是莊而獲譴者景由是益敬重之秩滿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尋陞魯府右長史啓陳六事內一事言肅宮闈以清內治頗忤王意未幾以外艱歸王竟坐定

事得罪乃深悔不用循初言及起復王特奏乞還循初舊任而循初先已拜秦府右長史矣隨事匡正多所裨益居五載以老懇求歸進階中順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一循初孝友簡靜家居十六年讀書著文足迹不輕至公門士論重之子嘉祐登鄉貢卒知縣府林大猷字子道仕敏之曾孫也舉鄉薦授新建教諭勤於啓迪待諸生有恩遷國子監學錄闕洛晉魯之士執經從游者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大猷爲之編次俾輪番聽講又以一日通集在館諸生聽講謂之普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進監丞盡剔宿弊



新舊規而與諸生講學益勤弗替諸生有貧者授以  
衣病者給以藥死者則躬詣哭奠之或屬其鄉人挾  
其喪歸或捐俸為買地京師以塋久而力弗能給又  
以疏告于好義君子俾出資助焉滿九載陞翰林檢  
討仍掌監丞事以疾卒于官州大猷上行端謹學  
問該博而慕古好義若瞽然議論懇惻獎與後進  
有前輩之風居大學久規範嚴而一歸於正卒之日  
六館諸生咸哀悼之子夔有雋才第弘治庚戌進士  
終戶部員外郎同時大學有林祥者字世祥始由鄉  
薦為博羅教諭誠心教人視諸生如子諸生亦終身  
佩服不忘滿九載為立生祠祀之遷饒州教授其教  
一如初滿考諸生立去思碑准王為之製文刻之遷  
大學助教與館下士講解不倦會淮府缺長史王奏  
乞祥補之未幾王薨世子勿祥盡心匡輔以年勞陞  
四品服色告老歸所居闌闌斗室靜坐人莫見其面  
祥存心惇慎言動必以禮事叔如父待姻族有恩庶  
幾古君子也在大學與大猷及學正陳璉皆以學行  
推重璉字子佩舉鄉薦為威縣教諭改高陽以身先  
諸生每晨升堂授書作課午後講書夜讀盡二鼓乃  
休諸生始苦而終化之束修節儀多謝却奔父喪歸

率諸弟一從家禮服闋二邑人士爭欲得璉終其教  
太宰王端肅公賢之特遷國子學正從學者戶屢常  
滿名重六館璉立志高古於義利界域甚嚴今師儒  
中求如璉輩蓋絕少云補  
陳鉞字廷威號古崖大卞之後會元中之從姪高祖  
淵元與鉞教諭曾祖祥洪武初浙江試僉事左遷合  
江主簿鉞以邑庠弟子員應天順八年歲貢入試大  
廷中高第授麻城教諭師道嚴正作人為多每嘆近  
時為郡縣者多拘於文法無前輩風韻乃勸縣大夫  
做文路公在洛故事建耆英堂遇節假日延致縣中  
諸老為會以敦薄俗又考求前輩德行文章政事可  
為師法者二十有一人各為之傳使學者有所考據  
取法滿考遷瑞州府教授其為教如麻城時未幾以  
疾卒於官鉞於舉業外汎濫諸家書積蓄淳澗詩清  
曠微婉序記銘誌諸作亦博雅其在學淹滯最久至  
今莆人蹶于科者多以鉞自解云性行孤潔一言一  
動不苟士林以是尤推重之有古崖詩選梓行于世  
出府

曾黃林鄭陳傳第六十四



鄭紀傳第六十五

鄭紀字廷綱號東園仙遊人淑之後天順庚辰進士  
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同年洛陽劉建南昌張  
元禎為莫逆交劉嘗稱之曰鄭廷綱有經濟之才未  
幾以親老移疾歸傲浦江鄭氏家範閭閻聚食種樹  
治生冠婚喪祭悉從文公家禮延孝子劉子野雲同  
講肄歲給穀數十斛以贖其貧往時縣官科率無藝  
紀為立定規裁省冗費率鄉人修復諸處橋梁家食  
凡二十年再起供職遷浙江提學副使令諸生象請  
五經白文行鄉射禮召入為國子祭酒教規甚嚴杜

絕干請監有膳餘銀不例取同僚以紀形其短術之  
紀以前輩自處遇科道官不能折節為禮因相與權  
撫其事論劾 孝廟謂紀到任未久未宜有此今條  
析以聞改南京通政司左通政陞太常寺卿戶部右  
侍郎適南畿災紀以漕米權宜水兌積出餘米二十  
餘萬石賑濟又將月糧放支本邑以平米價奏革京  
儲冗食益鈔攬納之弊皆有惠利及人然竟以前被  
論踵襲言之不已紀亦屢疏乞休時劉公健在內閣  
重其才固留之最後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邑舊無  
城垣紀力請于官修築之人賴以安卒年七十六賜

祭葬如儀仙之人才宋時與前埒入國朝科日常乏  
官亦不顯獨紀歷清華至八座為其邑之冠詩文清  
新敏瞻有東園文集吟稿歸田錄奏疏若干卷子主  
敬正德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卒

鄭紀傳第六十五

續修四庫全書



黃嚴朱方林傳第六十六

黃譽字廷永叔父宦南安教授譽少有志操剛果自立正統中科場文體散緩譽獨變為新奇簡淨一時翕然宗之甲子舉鄉試第一登戊辰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遷浙江僉事所至摧姦去暴號括地黃喻除草盡絕也材高氣烈人敬憚之擢浙江叅政改湖廣卒三子穆秀秩皆舉鄉貢從弟謹宦之子也景泰甲戌進士亦為南京監察御史陞湖廣僉事卒元謹子鐸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頗有志尚穆登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脩為人侃侃有父風俱早

卒穆孫大經第正德辛巳進士授戶部主事出府志

嚴淦字宗源先世戍籍于莆淦領鄉薦入太學時柯殿元潜在太學擅名因相與剗造詣日益深一時太學之士以詩書名者皆取正於二人而莆二經之傳因益有聞登景泰五年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同脩寰宇志拜御史督學南畿嚴考校絕請託權門要路謗憾雖多弗卹也陞浙江憲副仍理南畿學政以不便行事改湖廣撫流民復提學秩滿陞廣東憲使湖廣右方伯暨轉左命下而淦卒矣淦性狷毅蒞官守法與人不苟合先輩會景脩以書經倡莆教授德

安父子繼歿僅一孫隨母改適淦物色得之資其歸以奉曾祀出府志

朱寬字宏裕璣之後第天順元年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成化改元同官王徽與寬等五人陳言五事內一事言保全內官貴近街之繼而太監牛玉有罪黜居南京寬復與徽等上疏論玉有當死之罪四宜梟首街市且謂內閣大臣阿徇不言亦有黨惡欺君之罪未復申前疏保全內官之說一不許與聞國政二不許與外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弟姓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反覆千餘言尤為切直用事者因媒孽之

欲寘之極地特貸左遷潼川州判官既至官與教勸農舉利剔蠹被省檄進賀表京師取道歸省還任道出府志

方珪字純潔第成化五年進士拜御史嘗巡督蘇松常鎮及兩浙鹽課時有錢學士之子鬻販私鹽巡撫都御史檄蘇州府為之給民倍收其價事覺珪寘于法因劾其父貪利蠹法都御史附勢剽民知府朋姦不職自是元豪宿猾斂迹避去巡按真定諸郡其地密邇京師號難治珪巡歷所至擊貪吏剗弊政無敢干以私者卒年三十三出府志弟璋第進士珊舉鄉貢



林正字克全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勤敏有風力嘗巡視山東直抵儀真河道直鑄濟湮令兩涯植柳以固堤岸以庇行人往來舟楫便之沿河舊設淺鋪夫出椿芻而以者民掌之率受賕欺蔽正令民視藪價減半折納弊遂革又措置造橋一十二所巡按蘇松常鎮四郡繩違雪枉持法甚嚴丹陽蔡知縣者善交結權要正按其不法事權貴交口為之救解竟奪其職巡按廣東首詢民瘼輒形於詩曰鳳鸞自古為鷹隼郡邑于今尚爾絲豪黠之吏方聞風歛迹忽遘疾卒於行臺年四十一珪與正皆有志操時稱名

南陽傳卷六

御史而相繼天卒士論惜之出府志又同時御史林誠嘗因星變上言內閣大學士商輅當康定易儲時不能執節宜策免 憲廟謂商輅時有諍言外人不及知誠復疏論之下詔獄捷于朝而釋之誠既忤當道遂引疾歸養母居家凡十餘年成化末起復職性聰警精於吏事以疾告致仕祖英兵部員外郎父輝永樂二年進士誠天順八年進士子近龍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出府志

黃嚴朱方林傳第六十六

林元甫吳繹思楊瓚傳第六十七

林元甫字秉仁蘊之後成化乙未進士選為工科給事中詔充冊封占城使以建言罷遣後代使者俱得望禍又一日內出言官數人姓名付吏部外叙元甫以內艱獨免人以其為大授器矣服除改注南科又以外艱去補禮科尋陞都給事中嘗請建國本斥遠物及省費恤惠之類皆切於時政遷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值歲儉議者欲稅額石加五升以備賑濟元甫謂加賦害民不如勿賑宗藩妃葬欲大拓塋域元甫以非制且奪民田堅特不可以是東人咸德之

南陽傳卷六

遷雲南右布政使尋轉左陝西虜酋火篩寇邊餽餉繁重元甫隨宜調度軍以無乏民不為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蜀寇作設策平之有銀幣之賜松潘不靖却殺防禦官元甫督捕過當而渠驍未獲言者以為緩賊乃與貴州巡撫兩易之未幾移撫雲南將召入以未疾乞休大宰鈞陽馬公重其為人奏留之疏三上乃許俟疾愈起用竟卒元甫堂類美髯脩偉玉立表出班行而儀度閒整存心厚而容物弘居官不苛細立名有大臣之度焉弟哲甫桐廬教諭子有恒陞授都察院都事有孚監察御史姪有祿



瑞州有年衢州俱知府一門衣冠取盛云  
吳繹思初名敷以字行更字恂周祭之後第天順元  
年進士授饒之德興知縣凡賦稅差科聽訟一處之  
以公政暇輒及學集諸生親課督之士風為之一變  
遷瑞州府同知德興民為立德政去思二碑陸惠州  
知府屬邑有巨壺怙勢虐民繹思繩以法守禦軍政  
為上官所更張卒伍忿其不便將為變繹思往諭以  
禍福皆羅拜丁內艱起復適饒缺守饒人乞繹思守  
饒不允乃補潮州海寇竄於繹思躬率吏民激以忠  
義遂殲其渠魁捷聞有寶鈔羊酒之勞滿考陞浙江  
參政尋轉右布政使繹思丰神秀整處心樂易於宗  
族親舊情義最篤早以經學名及門多所造就若戶  
部尚書周公經工部侍郎張公憲都御史汪公奎位  
遇通顯猶終身不忘其教云繹思同年進士楊璿字  
宗器初授吏部考功主事時家宰王公翱性剛烈屬  
僚多曲意取容璿獨持正初不甚見知終遇以殊禮  
進本司員外郎即中乃作歲寒亭以寓晚節嘗語人  
曰楊震以卻金名世吾竊憾焉夫舉茂才而得懷金  
之人其智或有未盡也卻金而存四知之畏其廉或  
有未誠也遷湖廣參政改河南以不能徇時璿歷

居要地田不增畝歲廬風雨則略葺之亦可謂貴而  
能貧者矣出府志

林元甫吳繹思楊贊傳第六十七



鄭照顧元陳燮陳遷傳第六十八

鄭照字孔昭僊遊縣人性梗介不苟阿隨正統間由太學生授安遠令未幾以憂還起復改德安為政以節用愛人為主一錢不妄費一民不輕用有大事必屬者老商確可否議定然後行故終照之任邑無失政無冤民焉持身皎如玉雪時都御史韓雍巡撫江西沙汰屬僚十去八九獨稱照為廉潔第年五十三致仕歸郡人柯內翰潛遺之詩有云開因技笏早貧為守官廉一瓢顏子樂三韭果之賢人以為實錄云卿大夫士私謚之曰清介先生

出僊錄

顧元字體仁正統間貢入太學授長沙府通判有能聲巡撫都御史劉廣衡奏旌異之時長沙府知府缺員藩臬奏補元不報滿九載陞高州府同知特高州賊環其疆周兵無虛日藩鎮檄元管運糧秣于外城守失陷家穢焉元還遂無意世事請老而歸到家行

李蕭然

出僊錄

陳燮字廷輔本莆田人至父顯始卜居僊遊羅峰山之下景泰元年領鄉薦卒業太學會兩京御史多缺員有詔嚴考胥監而後其尤者與進士相兼補之燮名在優等遂拜南京監察御史嘗巡視在京及鳳

陽倉儲別表劉於豪強不得逞乃託鄉人謝瑚等行百金求寬縱瑚等給其人而遂沒其金燮發其奸狀置瑚等於法由是燮之清操益白江以南有劫盜當路微燮捕之燮畫策勦獲無遺史部上其最遷廣東僉事憲度益謹廣東地瀕海番舶互市諸司皆有燮獨不受未三載卒於官燮質貌魁偉資性穎異自其少時治舉子業已有聲稱及入太學執經從遊者甚眾若家宰倪公岳其尤著者所四書經義皆舉業者爭傳錄以為式

出僊錄

陳遷字漢崇號倦飛少以經學鳴天順甲申進士歷南京戶部主事郎中江西布政司右叅議以外艱歸遂不復出遷有意慕古善持論閒居幾三十年未嘗輕跡城府嘗著仙谿新志

鄭照顧元陳燮陳遷傳第六十八



周瑛黃仲昭宋端儀傳第六十九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以鎮海衛學生應景泰癸酉鄉試主司聶大年得其文大奇之實詩經第二屢上春官不第乃益汎濫群籍務鈞深探賸與南海陳公甫遼左賀克恭上下其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為高第成化已丑進士知廣德州古為治興文教絕淫祠表死事之忠而嚴不舉女之禁教民有錄祠山有辨廣德人為立生祠祀之滿九載陞南京禮部儀制郎中又三載陞撫州知府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力行保伍之法權右或以為不便調知鎮遠因俗為

政不鄙夷其民以書滿歸省毋 孝廟初三原王端毅公為吏部即家起為四川叅政尋轉右布政使丁毋憂服闋乞致仕給事中楊廉吳世忠交章以學行薦吏部覆奏起用瑛堅以引年請迺進階資善大夫致仕瑛丰神雅古其學不專於該博而於天文地志造化物理皆嘗究心體索為文章渾深雅健有根底詩格調高古字畫初學晦翁變為奇勁應酬至老無倦意所著有經世管籥律呂管籥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龜晚年尤注意周易參同契作本義屢加刪定詩文有翠渠類稿若干卷所修有廣德志蜀志漳州府志又與

黃未軒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間有不合自謂莆陽物

史云卒年八十九先是壺山石隋意必有名士富之既而瑛卒平生急義祿入以給內外期功之孤貧葬其不能葬者十數喪不計其家有無沒未幾家益落子大謨博學能文以詩經魁禮闈告歸終養亦繼卒

遺補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號未軒祖壽生見前傳仲昭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甫三月被命翰林官各賦元宵烟火詩且出舊製人擬述以進仲昭以其詞多鄙俚近俳優非儒臣所宜為與同官章懋檢討

莆陽文獻卷六九

莊景共疏論之調補外仲昭得湘潭知縣時有翰林三君子之謠言官交疏請復其官乃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不例收隸卒顧直有富室弟訴其兄匪先世遺賢者計所匿多違禁物法當沒官富人廣行賂求免仲昭持不可卒沒之有盜劫一婦共汗且鬻之法司以盜未得財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謂盜汗良人當死且鬻而得直非財而何卒從其議陞署寺副連丁內外艱遂引疾家居會廣東提學員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仲昭補之不報弘治初元御史姜洪等言仲昭學問淵源恬退可嘉今所司以禮敦促三年赴京陞



江西提學僉事奉教人以行實為先值額例行簡汰太嚴物論譁然仲昭亦自以時不合再疏乞致仕仲昭前後所居官不滿三考家居之日最久儒雅醞藉為卿邦儀表平生刻苦為學於書無所不讀精於校閱嘗修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志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文詞雅正有未軒集若干卷孫希英與從孫如金同第進士今為都勾知府希韶希濩俱舉鄉薦希濩今為保昌知縣

宋端儀字孔時號立齋祖勸以太學生授沐陽訓導溫厚沉默訓教諸生條約不煩而真意勤懇以母老解官歸養父汝勤舉鄉貢授安州學正學政久弛汝勤一變之人才遂盛嘗考江西鄉試時莆今江西人也重賂求私其子汝勤峻却之父喪解官服闋改濮州終國子監助教

志出彭端儀自幼莊重簡默不與群兒伍年十三四雅志慕古舉業之暇輒取鄉郡先輩考論其世其於賢否邪正悉錄之以為法戒時郡守潘侯琴以郡學所祀鄉賢或濫因發策詢諸生端儀所對品藻詳明大為潘所嘆賞成化戊子小試偶不利眾咸為稱屈其祖舅學士林先生文欲為書白之當道端儀曰出處素定奔走乞哀吾耻之識者已知其

為遠大器矣歲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舉進士廷試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丁內外艱服闋改本部祠祭司遷主客司員外郎端儀三任禮部持身清慎且諳練國典甚為部堂諸公所器重公暇惟以校讎著述為事其家人生產略不加意官主客二年四夷朝獻之使多奉贄以見一芥無取其或有所求請則歷舉典故以開諭之其人亦徃徃心服以去弘治丙辰陞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至則躬歷列郡較其行藝課其勤怠雖瘴鄉海島無所不至其教人務欲以身表率而痛抑其浮誕奇險之習考較黜陟一以至

公處之在廣五年未嘗立赫赫之威而列郡之士翕然知所嚮方年甫五十六卒於官今祀於學端儀皆家孝友動循禮法內外無間言性淳靜無他嗜好惟一意耽學稽經訂史汎濫濬蓄而於程朱微言緒論無不究極肯歸平生不作韻語間有議論皆根據義理開誠世教不規規藻麗之工而已所著有考亭淵源錄莆陽人物備志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立齋問錄祠部典故高科考備遺錄藏於家志子元翰弘治乙卯鄉試第一授湖陽知縣周瑛黃仲昭宋端儀傳第六十九



鄭黃陳吳傳第七十

鄭瑗字仲璧前隸人露之後父儀和歷兵川六合二縣訓導瑗少穎悟過人書過目輒成誦年十三四援筆作古文詞識者交薦於部使者遣入郡學一時名士多出其下成化十三年領鄉薦第三人十七年會試廷試俱第七人未幾丁外艱歸足不踰戶限雖親舊罕接其面服除赴銓曹當道聞其名欲處以禁近瑗以羸弱畏寒自請南都一官乃拜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滿三載陞署本部郎中以疾卒于官年僅四十有一瑗天賦淳靜於物無所好惟一意嗜學自六

經諸史下至百家之書無不涉獵或談道古今故實益鑿如身履而日擊者為文詞渾雄深粹略無贅語亦穩潤有唐人風致在稠人中恂恂若無能者一名公鉅人咸敬重之及其歿也惜其學未盡用而不滿德云出府志子登高正德辛巳進士今為戶部

潤字源續號壺陰少治經業工力倍人於諸經子入無不獵涉論筆尤長與鄭瑗為文字友齊名膠庠提學僉事周孟中於人少許可得瀾文亟為延舉中成化庚子鄉試卒業太學為祭酒立文莊公所器名

益重從之遊者常數十百人傳錄其口授語彙而成帙名為資講傳布四方於後進多所成就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毋終復起供職轉國子司業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以疾乞致仕卒濶學問淵未儀度閑雅平生寡欲無媵妾於仕進亦不數數然子肯堂中鄉試第八人有敏名早卒

陳仁字子居號三渠少從其從父兄翰林庶吉士邦瑞治書經多所通解任提學彥常按莆試士摘史命題時莆人專治經通史者尚少仁援據精博議論層

出任公得之大驚成化癸卯發解第一丁未第二甲進士授戶部主事歷江西司郎中在部久明習條格部堂有大事輒與咨議洪洞韓公文允倚任之屬陝西邊餉繁急因奏訓仁為陝西司郎中未幾逆璫劉瑾擅政深忌韓公因摘其屬官細過仁坐降鉤州同知轉汝州知州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掌武學事璽誅擢浙江提學副使浙僭喜生謗仁按試不以吏胥從手自披閱去取惟公士論大服轉本省參政以疾乞休吏部奏言本官久歷中外學行有聞例應加秩詔進本司右布政使准致仕命未下而仁卒矣仁質重



沉敏議論向正嘗疏止給事中林廷玉外請追復御史彭程官闕里及禮部災條陳時弊言多剴切政暇輒討習文事晚年造詣益深文章奧美有機軸時譽歸之陳氏自邦瑞舉進士以經學擅名弟邦器亦舉進士官至雲南副使仁之子懋舉鄉薦

吳仲珠字純夫後吳人少精舉業中鄉試第三人再上春官期必得魁元竟以第三甲進士出宰義烏仲珠涉世甚疎居官惜於吏事以公錢助喪為御史所按乃嘆曰士何往不自得即家居授徒亦足自給遂歸每歲從游常數十人遠方亦往往有來學者經傳

與語衆不能講解者仲珠體貼分析明白發之為文語新意到嘗自謂詩不如古文古文不如經義所著有詩經四書講說刊布士之攻舉業者資焉以故海內多知其名云子文忠舉鄉薦今為温州通判

鄭黃陳吳傳第七十

方郭伍黃吳朱傳第七十一

方樸字時舉初名槐生次彭之後少資稟過人長通詩書春秋元至正末行省以隱逸薦不起授北溪書院山長泉州路教授俱不赴方與其友郭維貞宋貴誠輩作壺山文會以進修為事而文名益著洪武初舉興化府學訓導推所學以淑髦士不以位卑為意謹慤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與人交薰然和聞人善揚之不置先賢蔡忠惠林文節劉文定墓久圯壞皆陳於上官葺完之郡丞李景齊素敬禮時舉民有怨丞者誣訟于憲司詞連時舉白遣歸矣御史疑其獄

有賍復逮之時舉不能再辱乃辭孔廟先祠夜沉于井年四十八嘗修莆陽人物志未卒稿人咸惜之

郭完字維貞自號滄洲宋武翼郎彥華之後也完言

信行謹學術純正工五七言古近體詩以雜於許渾薛能集中未易辨也當元至正之季隱約於壺山泉

石間與方時舉輩二十二人結壺山文會以氣節相

高詩酒自娛家無子惟以教授生徒為業疾且革

會友方用晦王孟寬釋清源輩許為營葬完乃自為

廣志陳誠中哭之以詩曰有妻正斜被無子紹殘編



東野詩名在樊川誌稿傳吳源為跋於壙志之後所著詩文惟間出於壺山文會集中蓋無全稿云物備志

伍衡字時敏學博氣淳工古文詞尤工古近體詩其文平實穩順時出新意詩七言歌行麗縟奇崛頗有温庭筠李長吉之風律詩充瞻華美不為雕鏤語要其歸蓋已自成家非近世規模倣剽竊以為奇者比也元末兵亂亦同知柳伯順入國朝始以薦起為增城知縣其出處亦未聞有玷缺云所著詩又多散逸無全稿出府志

黃約仲涵頭人未樂間以楷書選赴行在預修五經性理等書詞臣有薦其能詩者試中優等授翰林典籍陸檢討卒子謙舉鄉薦出府志約仲之詩語意清婉音調和適得唐人門徑至今人傳誦之有集藏於家國初徵前代繁縟之敝文尚簡易其流遂至淺俗讀之無味時有余師孔者下余人由儒士舉為本府訓導善於教迪工文詞一時撰述出其手又有鄭彥斌東順人由明經舉為閩縣教諭學精於易詞賦亦豐蔚可觀出府志

吳稔字時耕水南人叔告之後性穎悟嘗賦廬山瀑

布詩有入雲聲作雨映地色涵秋之句初從黃檢討行中學詩經復從盧縣尹質中學書經講習之下皆能逆意而解嘗試鄉闈不利遂不復應舉後進迎以為師舉業詩課立為改定諸生以其學取科第者甚眾中年以知者兩薦為訓導以母老辭不就同里有朱煜者字體光龍巖縣令健之曾孫也煜始育而嚴嘖及長自分不堪世用乃閉戶讀書以脩身善行為事年十七輒為鄉人師經其指授為顯官者若太子少保翁世資侍講學士吳希賢布政使周瑛參議朱文環按察副使丘山僉事楊琅皆出其門里嘗有

疑獄太守浦本愚以書請曰先生盛德厭人心願得一言而决煜陳說無隱情潘深然之繼又以事請竟以疾辭後以子愷貴累贈南京戶部郎中愷與弟悌同領成化戊子鄉薦愷乙未進士卒官馬湖知府為人樂易誠篤雅有父風蒞官所至有勞績悌戊戌進士拜行人遷南京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僉事其為御史時有真武土木銅鼓畫工諸命悌率同官疏乞罷之京尹同僚不協而闕疏論去之選曹蓋蓋不飾者復疏論出之士論稱快云出府志往時水南鄉塾有詩課士大夫結為詩社延縣丞魏時敏處士張元紳



白首不廢吟咏時有佳句今此風頓廢遺

方郭伍黃吳朱傳第七十一

林長清林淮傳第七十二

林長清末紹興進士瀛八世孫正統乙丑進士歷行人戶部員外郎天性廉儉未六十致仕母鄭氏八十餘歲嬰疾輟轉床褥者數年長清設榻於其側嘗視湯藥不離左右一夕數起皆親扶持之為操溺器家不甚裕遇有美味具以養母奉身糲食而已每歲母生日輒夙興代母梳洗背負出中堂與家衆上壽行禮母閱其榮謂之曰我既不良于行何須如此對曰使長清歲得以為常豈非大願耶及母歿哀毀骨立士大夫見其老而篤孝咸嘆仰以為不可及云志

林淮字長深蘊之裔成化十一年進士拜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京師且就郎署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日相與周旋桑梓既三載官府趣淮供職淮以京師苦寒非母高年所宜居迺疏乞改南京刑部遷員外郎弘治初元陞雲南僉事淮曰吾所以棄北就南為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里吾母豈宜往乃陳情願為近地學職以養母朝議謂此風教所係宜從淮請乃奏淮為常州府教授親終復注僉事如初以慰淮之子母以勵臣子忠孝制曰可居二年母以病卒淮哀毀扶襯到家亦卒淮初入



刑部永平有疑獄一家十八人生死前官持兩端不  
決准一訊立辯人服其明允嘗當盛夏提獄令人汛  
掃臭穢及剪剃老囚髮日煮艾湯與浴彌月囚無瘦  
死者准有女弟適人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  
淮操行於倫理為最重云出府志

林長清林淮傳第七十二

李必陳睿傑劉閔傳第七十三

李必字叔英城北人幼謹愿好學長而多聞元季隱  
居不仕與友人方時舉等為壺山文會平居恂恂言  
若不出口及與商確古今沛乎不窮其父早卒事母  
盡孝母卒哀毀盡禮獨居三年紈綺不至身酒肉不  
入口司業吳源嘗作述孝以美之洪武初舉僊遊訓  
導卒無子出彭志

陳睿傑早失怙事母盡孝母嘗病睿傑指額頰天封  
股肉和粥以進病隨瘥母老患目疾雙淚淋漓醫弗  
效睿傑每旦以舌舐之終母之身不怠母年既老睿

人前陽文獻傳七十三

傑左右扶持不少離所御衣被或污穢必躬滌之至  
於溺器亦然母沒號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  
而歡粥蔬素以終其喪忌晨及生日極其悲痛終日  
不食蓋其年雖老而哀慕之情不衰一時鄉大夫士  
咸稱其孝云出府志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即絕意科舉求古  
聖賢視身訓家之法率而行之動循古禮造次不苟  
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  
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考二喪不  
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朝望歸則號哭於



殞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為助其塋毋毀哀毀肯  
立廬護墓側哀經疏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  
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  
身不復娶林見素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  
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  
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職銜前後按部大吏及守令率與鈞禮特致愧  
以調其之于嘗謂閔之約身苦行敦尚倫紀雖家  
之矜嚴好禮江革之貧窮養母元魯山之不泣六已  
殆不能過云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

啓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

李必陳春傑劉閔傳第七十二

陳茂烈黃肇傳第七十四

陳茂烈字時周號如賓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伯  
洪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遂居郡城之梅峰茂烈髫  
年喪父繼戎役厲志適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  
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篝燈默誦不少輟  
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  
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  
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迺謝曰吾  
窮時嘗授徒兩臬司尚不款規利干人況今日邪於  
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

浦陽文獻傳七十四

甚喜且告以為學湏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  
服其教切授吉安府推官吉俗健訟一詞所逮多至  
百十人迺下令曰告者不出則詞不行逮者事有干  
則至無則免及訊鞠親召至膝前以理辯折不妄施  
敲朴民亦往往輸情服罪以去吏部考其治行為理  
官第一召入為御史恪慎共職冠服淡素借人一牝  
馬乘之時大臣有縱子受賂者言官交劾不退茂烈  
申糾其罪勒致仕崔志端起道士為尚書再疏論之  
不報乃以母老乞歸終養所居無廳事增構尋丈田  
歲入甚薄養母甘旨外與家眾共蔬食畜一蒼頭採



薪給爨出則挾一傘自隨臥榻不備布帷其清苦無與為此而處之裕如也克養沉粹與人不知崖異見之者自然愧慕交際取與一毫不苟官府事閑耳不聞終日危坐一室以讀書窮理為事嘗語人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土直耳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制又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終不惟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逸揚為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以府衛所列事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廉祀於鄉賢祠仍優恤其家

官得今吏部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厄其行筆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殉國也至京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輩以其事出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生殺出其口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言極痛切海內爭傳誦之詳載奏議集中其去小人之條專指彬為亂首法所必誅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鞏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自是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隣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今上登極以南京大理寺丞徵處法明恕廷中稱平屬議禮未定鞏進疏大略謂陛下既承孝宗之嗣當明為人後之理既承天下之重則當明二親之反覆千餘言皆關係綱常



靖元年秋南京九卿例頌一人詩表入賀聖旦鞏當  
 行忽病作稍愈強就道既至京縉紳慕其名延接無  
 虐畧病復作竟不起自公卿而下無不傷悼其平生  
 知友若門生爭厚割俸金為賻南都士大夫亦然見素  
 與予既治其喪且合諸奠賻約三百金為歸買田立  
 嗣給事中劉世揚御史黃國用疏其忠節請加卹典  
 詔特贈大理寺少卿與祭一壇蓋異數也鞏嘗言曰  
 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  
 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其素志如  
 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

幾自成家甫一時人物鞏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  
 其用又皆無子而鞏年九天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  
 可與天壤俱歎矣

附鄭山齋公傳第七十五  
 鄭岳字汝華號山齋南湖先生露之後先世自桃源  
 徙蒲坂高祖以貨雄於鄉被訟戍甘州因之破家一  
 再傳益落父朴菴徙入城儼居金橋岳七歲而孤賴  
 母林兄岫食貧而撫教之岳踰弱冠登弘治癸丑進  
 士授戶部主事考績馳 恩遂移疾歸葬其父起補  
 刑部主事錦衣千戶張福同監市囚福恃勢越坐岳  
 奏論語涉中貴 孝宗怒下 詔獄堂官疏救以免  
 轉負外郎時邊事孔棘侍郎許進督師大同貴近惡  
 其剛方議代前副總兵趙景僨事坐廢謀復起京軍  
 屢出無功又議再遣岳抗疏論列人咸稱允擢湖廣  
 按察僉事 宗藩侵民田奏勘不決岳竟歸之民施  
 州吏民忿爭警殺衛帥以亂聞岳勦首事數人餘悉  
 論遣他若辨盜鑄土官印信及追獲縛賣容民男婦  
 百餘人皆異政荆岳歲饑無備設法以賑全活甚眾  
 常德守刑貨瀆濫捕其信任者寘之法守解印緘去  
 南京十三道會薦天下方面官十七人岳與焉 武  
 宗初擢廣西兵備副使征里松洞奏捷及撫諭土酋  
 岑猛連受 褒賜築足灘廣運昭平三堡屹為府江  
 巨鎮調廣東副使滯獄為空 治稱第一尋擢江西按



察使宸濠結逆瑾復護衛諸司承順勢益熾岳至力振風紀為濠所忌連擢本省左右布政使宸濠橫奪民田億萬計民設寨聚守濠諷總制以兵勦岳沮止李副使夢陽江御史萬實和訂奏下藩臬會勦岳欲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致其怒濠從而嗾之乃執岳察司舊後門隸誣用公堂銀鍍詞送濠禁錮事聞下鎮巡勘報濠左右夾持成獄家人擒捕殆盡于泓未寇亦被執人心憤惋不平科道暨撫臣交疏其枉於是遣大理寺卿燕忠給事中黎奭覆勘濠收質事證妻子脅無異詞衆環泣曰王府費萬金陷公公必欲白我輩無噍類即公亦禍巨測岳乃自証服坐罷濠反事敗內外臣工交章論薦起岳四川左布政使以母喪未終制不赴嘉靖初制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民擁道聚觀手額相慶岳奏賑恤受兵部縣定次討逆軍功及贈祀死事之臣皆報可甫三閱月擢大理寺卿輔臣以擁立世宗功議封伯岳遺書內閣所厚蔣冕勸其辭避林見素後以司寇召至協衷守法一無所假勘事陝西正總兵官李隆與都御史許銘不協而嫁其禍也道見北人不知水利乃相度還奏為定河之計前後凡四上

疏皆切時政陞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大同兵變故而復叛岳主議管軍官報首惡姓名誅之事可立定乃密令總兵桂勇斬首惡數人主兵者奪其功與奏帶大璫弟姪御史王官輒為覈實岳署部事駁行改正內侍崔文方用事其姪指揮崔昂欲躡陞裨將岳又執不用權倖由茲側目岳嘗議大禮忤旨奪俸及是群小媒孽眷寢衰會寧夏總兵神劬行賄求調為東廠捕追金幣劬嘗矢事被岳劾禮帖獨無岳名言官風聞論之岳上疏自白因力乞休致世宗聽之歸歸凡十五年薦起者六竟格弗大用岳事寡母甚孝念兄鞠哀恩罄官俸以報逮罷官兄割償產之半葺蒲坂祖祠益祭田又與族子公奇等別創南山始祖祠暨脩治先世諸墓至於開渠造橋遷社育利於鄉族者無不惜費倡逸老會以登臨酬唱為娛好禮劬書老猶不懈為詩以暢達醜藉所著山齋淨稿吟稿奏議駁稿莆陽文獻莆陽志略尤喜獎掖後進士夫家食者勸其著書為不朽事業聞者有所激厲享年七十二卒泓字士流初為宦濠所陷克成赦回陞授詹事府錄事終養親終不出享年七十三卒逸老會做古真率... 割飲大斗預者七



人皆鄉國之望林都憲茂達年七十五林處士嘉績  
吳副使希由俱年六十七林御史季瓊宋知縣元幹  
俱年六十五林副使有年年六十四鄭司馬年六十  
三七老繪爲圖司馬爲記謂老成典刑風教之助豈  
但讌遊爲耶最後預者二人林侍郎富李寺丞廷梧  
諸老多享壽云

邑人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撰

鄭岳傳第七十五



襄陽耆舊記 卷之二 序

敘

立言莫尚乎識存吾性之本至則識自至而或妄作者喪厥本也晉彥威習氏博學賡文史才不常所著漢晉春秋黜魏帝蜀其識何如哉其視陳壽何如哉後朱文公綱目待筆已正司馬光之失者此實大路之樞輪已憺其書散佚不傳余家藏有襄陽耆舊傳一冊大習氏所著耑神宗時郡齋栞本破原書耑載人物中載山川城邑後載牧守隋志稱記襄陽耆舊記

襄陽耆舊記

敘

唐志始稱傳今本不載山川城邑則云傳大可狀游人所引率稱記則仍舊名為尋也中列時代已晉繼漢已漢繼周居狀春秋筆法世渺行本脫謬頗多今為補正數處已備矣傳記一家乾隆五十三年夏六月暨震澤任

沈麟心齋書

舊序

襄陽耆舊傳紹熙初太守吳瑀刻于罷齋泯滅久罷無得而觀焉宣城少司寇胡公價初令臨海得于學士先生梓以歸書前載人物中載山川城邑後載牧守晁氏謂記錄叢勝非傳體也名傳可已嗟乎人物山川相待而顯孔明龍臥隆中士元鳳棲東野德公遁跡鹿門習氏選勝白馬皆足為山川重若乃叔子峴山之碑元凱萬山潭之石季倫高陽池之飲明德高風千載之下令人慨想不佞賜履雖未能如三公襄陽實在部內山川如舊景物宛然寧詎無其人乎匿而不吾見也布德惠興學校則所兢兢材質謝劣安敢傲後世名向從事而悲傷寄遺碑于陵谷念不及此朝廷百官奉職不假性復不堪麴蘖向高陽池倒接羅騎馬而歸不能此不逮三公遠矣感今懷古有如此暮序諸簡首示嚮往焉萬歷癸巳季冬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勅

襄陽耆舊記

敘

一



提督太嶽太和山兼管撫民分守下荆南道  
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鵠湖陸長庚謹序

襄陽耆舊記

二

襄陽耆舊記目錄

卷弟一

人物

周

宋玉

漢

王逸

王延壽

龐德公

龐統

龐林婦習

蔡琰

襄陽耆舊記

目錄

楊慮

楊儀

習融

習詢

習藹

習承業

習珍

習温

黃承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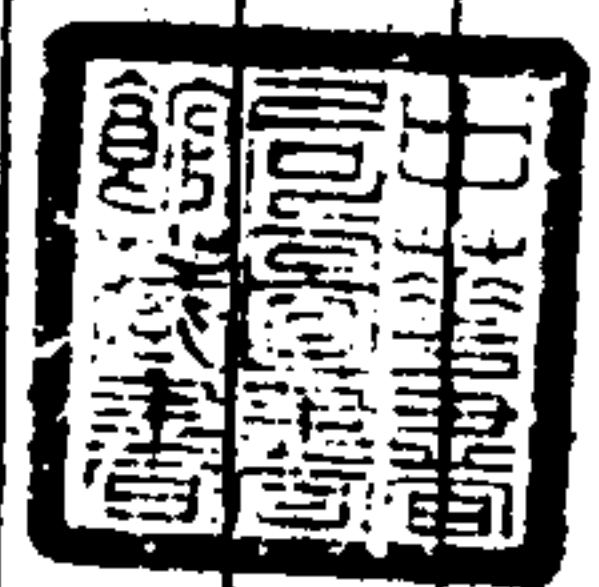
卷弟二

人物

漢

馬良

馬謖





揚顯 向朗

向條 向寵

向充 廖化

董恢 張悌

李衡

晉

羅憲 羅尙

剛欽 習嘏

卷弟三

襄陽耆舊記

目錄

牧宰

漢

胡烈

晉

辛祐 杜預

山簡 李重

劉洪 桓宣

鄧遐 朱序

襄陽耆舊記卷弟一

晉 習鑿齒 彥威撰

後學任兆麟 文田訂

人物

周

宋王者楚之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塚始事屈原原既放遂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懼其勝已言之於王王以為小臣玉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美女因媒而嫁

襄陽耆舊記

卷一

不因媒而親言子而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王曰若東郭狡者天下之狡兔也日行九百里而卒不免韓盧之口然在獵者耳夫遙見而指蹤雖韓盧必不及狡兔也若躡跡而放雖東郭狡必不免也今子之言我於王為遙指蹤而不屬耶躡跡而縱泄耶友謝之復言於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愛賦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始



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國中屬而和之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絕倫赴曲國中屬而和之首不至三人矣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也

漢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詞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

襄陽耆舊記

卷一

二

王延壽字文考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甚奇之遂輟翰曾有奇夢惡之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死

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娛觀其貌者肅如也荆州牧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謂公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鼈穴於深泉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

亦人之巢穴也但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每釋耕於隴上妻子耨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之間而不肯當祿然後世將何以遺子孫乎公曰時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亦不為無所遺也表曰何謂公曰昔堯舜舉海內授其臣而無所執愛委其子於草莽而無矜色丹朱商均至愚下得全首領以沒禹湯難以四海為貴遂以國私其親使桀徙南巢紂懸首周旗

襄陽耆舊記

卷一

三

而族受其禍夫豈愚於丹朱商均哉其勢危故也周公攝政天下而殺其兄向使周公兄弟食藜藿之羹居蓬蒿之下豈有若是之害哉表乃嘆息而去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祀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來就我與二字據三字國志公談論其妻子皆羅列拜于堂下六字據三字補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



者是客也

十六字據志注補

德操少

志注

德公十

歲以兄事之呼作龐公也故世人遂謂公是

德公名非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

採藥因不知所在先賢傳云鄉里舊語目諸

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

水鏡皆德公之題

志注二

也其子儂

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

郎早卒子煥

志注

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犍

太守去官還鄉里里人語曰我家池裏龍種

襄陽耆舊記

卷一

四

來歸鄉里仰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德公

從子統

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

八使詣司馬德操德操與語自晝達夜乃嘆

息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必南州士之

冠冕由是顯名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曰儒

書木

允後

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有臥

志注

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每稱詠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

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多而

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若不美其談則

聲名上足慕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

崇長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

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陸續願劬

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

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初劉備領荆

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

與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其處治中

襄陽耆舊記

卷一

五

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備大器之以為

治中從事勸備入益州備向成都所向輒中

於治大會曰今日之會可為樂矣統曰伐人

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所為備醉怒曰武王

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乎進圍雒縣統帥眾

攻城為矢所中卒年三十六統弟林婦習

龐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

操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

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聞而



賢之賜牀帳衣服已顯其節義

蔡瑁字德珪襄陽人性豪自嘉少為魏武所親劉琮之敗試倍造其家入瑁私室呼見其妻子瑁曰德珪故憶往昔共見梁孟星孟星不見人時否問今在此那得百日見卿亦是時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堵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為黃承彥妻小女為劉景升後婦瑁之姊也璜字茂珪為襄陽耆舊記 卷一 六

鄔相琰字文珪為巴郡太守瑁同堂也永嘉末其子猶富宗族甚強共保於洲上為草賊張如所殺一宗都盡今無復蔡姓者瑁劉表時為江夏南郡竟陵太守鎮南大將軍軍師魏武從事中郎司馬長水校尉漢陽亭侯魏武雖以故舊待之而為時人所賤責其助劉琮潛劉琦故也魏文作典論以瑁成之日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久之為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遂愛琮而惡琦瑁又

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琮有善雖小必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允瑁謂德於外愛憎由之而琦益疎乃出為江夏太守益兵於外瑁允陰伺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類而不掩剛無微而不露於是忿怒之色日發請讓之書日至而琮竟為嗣矣故曰容刃生於身疎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邪世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瘳琦慈孝瑁允

襄陽耆舊記 卷一 七 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令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親之嫌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於戶外使不相見琦流涕而去士民間而傷焉表卒琮竟嗣立以侯印與琦怒而投之偽辭赴喪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於江南楊慮字威方襄陽人少有德行為河南冠冕州郡禮重諸公辟命皆不能屈年十七而天



門徒數百人宗其德範號爲德行楊君許洗  
是慮同里人少師慮爲魏武從事中郎事劉  
備昔在劉表坐論陳元德者其人也慮弟儀  
楊儀字威公爲蜀相諸葛亮長史加綏軍將  
軍亮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  
慮須臾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  
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故嘗恨二人之不平  
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亮出屯谷口卒於  
敵場全軍而還又誅討魏延自以爲功勳至  
襄陽耆舊記 卷一 八

大當代亮而方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  
已遂大怨憤謂費禕曰往者吾若舉軍就魏  
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更及禕表  
其言坐徙儀復上書誹謗詞旨激切遂下郡  
收儀自殺  
繁仲皇襄陽人爲青州刺史自爾以來雖無  
名德重位世世作書生門戶  
習融襄陽人有德行不仕子郁字文通爲黃  
門侍郎封襄陽公

習詢習竺才氣鋒爽  
習蒞有威儀善談論

習承業博學有才鑑歷江陽汶山太守都督  
龍鶴諸事

習珍爲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殺關  
羽諸縣響應欲保城不降珍弟曰驅甚崩之  
民當乘勝之敵甲不堅密士不素精難以成  
功不如暫屈節於彼然後立大效以報漢室  
也珍從之乃陰約樊冑等舉兵爲權所破珍  
襄陽耆舊記 卷一 九

舉七縣自號爲邵陵太守屯校夷界以事蜀  
潘濬討珍所至皆下唯珍所師數百登山濬  
數書喻使降不答濬單將左右自到山下求  
共交語珍遂謂曰我必爲漢鬼不爲吳臣不  
可逼也因引射濬濬還共攻月餘糧箭皆盡  
日受漢恩厚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爲者  
卽仗劍自裁劉備聞珍敗爲發喪追贈邵陵  
太守張邵伯難習宏曰若亡國之大夫不可  
以訪事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則商之箕子



當見捐於昔日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於一世也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墓掘習郁家作炭窰時人痛之珍子温

習温識度廣大歷長沙武昌太守選曹尙書廣州刺史從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跡不結權豪飲酒一石乃醉有別業在洛上每休沐常宴其中長子宇執法郎曾取急趨車乘道從甚盛温怒杖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亡患况復以侈靡競乎

襄陽耆舊記 卷一 十

黃承彥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咲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襄陽耆舊記卷第二

晉 習鑿齒彥威 撰

後學任兆麟文田 訂

人物

漢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而良稱白眉先主領荊州辟良爲從事諸葛入蜀良與書曰雒城已拔殆天祚也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矣變用雅慮

襄陽耆舊記 卷二 一

審貴垂名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管并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賞亮聞之以爲知言深器重之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東吳修好於孫權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可乎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不常之勳奇人吉士



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  
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先主稱尊號以為侍中  
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  
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  
陵良亦遇害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謨

馬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入蜀歷綿竹成都  
令越嶲太守長八尺才器過人善與人交好  
論軍旅亮深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也亮猶謂不然以為參軍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十一

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三年亮征南中  
謖送之數十里亮語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  
更惠良規謖曰南中將共險遠不服久矣雖  
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  
事強賊彼知國勢內虛其叛亦速若盡殄遺  
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  
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  
上土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  
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使謖統大眾向前  
為魏將張郃所破坐此下獄死時年三十九  
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  
猶父願深推極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  
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  
眾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  
琬後詰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  
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  
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

襄陽耆舊記

卷二

五

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今四海  
分裂交兵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楊顛字子昭襄陽人也為丞相亮主簿亮自  
校簿書顛直入諫曰為治有區分則上下不  
可相侵請為明公以家主喻之今有人於此  
使奴執耕種婢主吹熨鷄主引晨犬主吠盜  
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贖所求皆是雍  
容高拱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身親其役不  
更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耗終無



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鷄犬哉夫為家主之法也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邴吉不問橫屍而憂牛喘陳平不肯對錢穀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德分之體也今明公為理我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嘗為東曹屬典選舉及順死亮泣三日與蔣琬書曰天奪吾楊顛則朝中多損益矣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少師博司馬德操

與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為巴西梓潼房陵太守及後主立為步兵校尉丞相長史朗素與馬謖善謖既亡明知情不舉遂因之免官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前功封顯明亭侯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

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禧十年卒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曰聖人守和曰存曰亾也十一字據志注補吾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之患也唯和為貴四字據志注補汝其勉之子條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向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

南中軍司馬御史中丞朗兄子寵

向寵先主時為牙門將裒歸之敗寵營特全後為中部督典審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曰將軍向寵素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弟充

向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諸葛亮初亾所杜客求為立廟朝議曰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



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曰爲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充時爲中書郎與步兵校尉習隆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召存其像自漢興曰來小善小惠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夸野祀非所宜存惠念功述追在管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六

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宜惟疑也臣愚曰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曰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曰崇王禮于是始從之魏咸熙元年六月鎮西將軍衛瓘至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宜示百官藏之于相府充問之曰吾聞譙周之言昔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後果如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安樂公諱禪其訓

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府此殆天意也明年十二月晉武卽尊位炎興於是應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廖化本名淳中廬人也世爲沔南冠族爲關羽前將軍主簿敗沒於吳思嚮劉備乃詐死因將老母晝夜西奔備於秭歸備大悅以爲宜都太守爲亮參軍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

襄陽耆舊記

卷二

七

節領前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德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咸熙元年春內徙洛道病卒

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事先主爲宣信中郎費禕使吳恢副之孫權嘗大醉問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奪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旤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答恢曰儀延之不協



起於私忿耳非有黥韓難馭之心今方掃除強寇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諸葛亮聞之已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侍中董允等共期游宴卽命解騾

張悌襄陽人孫皓時爲丞相封山都侯晉伐吳諸葛靚敗亮曰君試自爲之悌不去靚自牽之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八

故自取死爲悌垂泣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嘗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日以身殉社稷復何所道邪莫牽拽我靚收淚放之去百步餘爲晉軍所殺

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醜之漢末爲丹陽太守孫休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英習每諫曰賤而凌貴踈而間親厥禍之道衡不從會孫亮廢衡從門人英習逆問曰何

故有懼色琅邪王立邪衡曰然不用卿語已至如此遂曰其家客欲奔魏英習固諫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不遠慮又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人衡曰計何所出英習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博學深廣多見以德報怨之義今初立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意自不了者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其罪如此乃當反見優饒非直活而

襄陽耆舊記

卷二

九

已也衡從之果下令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古爲忠遭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授之榮戟武陵人以衡家武陵遂記錄云是其郡人非也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旣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



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  
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  
君家吾答云士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  
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成歲得絹  
數千匹家道富足晉咸康中其宅上結葉猶  
在

晉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  
年十二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綸綸稱爲子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十一

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  
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再使於吳吳人稱焉大  
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  
之或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  
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  
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師斬統臨于都亭三  
日吳聞蜀敗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  
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於  
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吳又使步

協西征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  
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梓柯北奔上庸  
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  
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荆  
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泰始初入朝詔曰  
憲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以元  
玉佩劍率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譙華  
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憲薦蜀人常忌杜軫  
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仕之子襲至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十一

廣漢太守兄子尙  
羅尙太康末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性貪少  
斷蜀人言曰尙之所愛非邪則佞尙之所憎  
非忠則賢富擬魯衛家如市里貪如虎狼無  
復極已蜀賊尙可羅尙殺我平西將軍使  
爲禍時李特起於蜀攻尙於城都尙破之斬  
李特特子雄僭號於郾成尙率雄遂據有蜀  
土

蒯欽初惠帝卽位兒童謠曰兩火沒地哀哉



秋蘭歸刑街郵終為人歎又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以戟為牆毒藥即行刃還自傷楊濟問欽欽垂泣曰皇太后諱季蘭兩火武皇帝諱炎字也此言武皇崩而太后失尊寵大禍辱終始不以道不得附山陵乃歸於非所也及楊太后之見滅葬於街郵亭皆如其言欽從祖祺婦即諸葛孔明之大姊也

習蝦為臨湘令山簡征南功曹蒞官舉大綱

襄陽耆舊記

卷二

十一

而已不拘文法時人號為習新婦

鄧攸為吳郡守刑政清簡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尋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據類函

襄陽耆舊記卷第二終

襄陽耆舊記卷第三

晉 習鑿齒 彥威撰

吳郡任兆麟 文田訂

牧守

漢

胡烈字武賢咸熙元年為荊州刺史有惠化補缺堤民賴其利銘石曰美哉明后雋哲惟疑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暢威振遐域

晉

襄陽耆舊記

卷三

一

羊祜字叔子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及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常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北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卒後襄陽百姓於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翼初爲荊州諸葛亮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南雍州記云楊世安同記室主簿讀祐碑訖乃長嘆曰大丈夫在在當

襄陽耆舊記

卷三

二

立名吾雖不敏豈獨無意自爾爲政務存寬簡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

杜預字元凱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潢汙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

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泄下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預好留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記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南雍州記云其沉碑今天色晴朗漁人常見此碑於水中也預在鎮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之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襄陽耆舊記

卷三

三

山簡字季倫司空濤子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曰此我高陽池也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屣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



難多奔沔漢譙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李重字茂魯為襄陽太守崇教化脩學宮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匹正身率下二年彈黜四縣

劉洪字和季沛國相人也大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缺洪請補選帝從之

襄陽耆舊記 卷三 四

洪乃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洪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嗣洪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萬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洪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時天下大亂洪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

以人皆感悅爭赴之械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父老追思洪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皮初劉洪牙門將洪討張昌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肅清實初等之功也洪表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乃以

洪婿夏侯陟為守洪曰若必姻親可用荆州十郡安得十婿乃表陟姻親不得相監初勳宣見酌報詔聽之

襄陽耆舊記 卷三 五

桓宣監沔中諸軍事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戌襄陽陶侃使其子與宣俱攻樊城拔之敬懼遁走宣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輅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餘年間綏撫僑寓甚有稱績

鄧遐字應遂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治郡號為名將為襄陽太守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



退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苻丕圍序序母韓自登城覆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樊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潰便固新城襄人謂爲夫人城序累戰被賊守備少懈序陷於苻堅後堅敗得歸拜征虜將軍復還襄陽太元十八年卒

襄陽耆舊記

卷三

六

襄陽耆舊傳卷第三終







楚寶序

楚幅幘視十二省最賒名  
勝最多古今人物最盛庚  
辰予來視學徵十五郡二

楚傳序

乙

州志及總志楚紀諸書閱  
之可架可倉可旁綜流略  
可備輶軒采擇然跡汗漫  
參差恨不能撮三楚之勝

就數卷之書展寢食之翫  
間愛野乘多引人勝地然  
如蒼壁小璣不足語玄圃  
之流光也周子伯孔有葺

楚寶序

二

錄四十五卷人物十九名  
勝十一古文十九今文十  
一間附也意評騰名曰楚  
寶其書摘志之精補志之



缺亦史亦子亦集亦林埤

益菁秀發人心目而長人

意智其功良多昔劉思貞

有云爲之者勞觀之者逸

是實 序

三

三歎斯語可似斯編然余

更謂爲之者工勞而筆逸

手勞而致逸心勞而解逸

夫以周子垂翅未舉擁書

居業摛難次鐸氏之遺考

百家七庫之略力云殫矣

乃博洽之患連類難區衆

美易眩自非腕具神工曷

是實 序

四

裁累牘勒茲快書是爲筆

逸鈔錄數十萬言自題門

目無假陶甌之投衆手之

撮殆所云饑以作飽倦以



作枕然不爲劉知幾之據  
據得失不爲東廣微之銓  
證荒詭義取嘉言懿行可  
以淑人奇文藻篇可以審

楚寶序

五

娛而已是爲致逸觀書當  
得大意悞書思之更是一  
適摘鉛次藥之餘卽復橫  
卧方牀覃求論世而參伍

楚寶序

旣熟古人如見品題所屬  
如八面更敵沛然應之是  
謂解逸以此三逸善運其  
勞故著作有樂事有成績

楚寶序

六

名爲楚寶實周子之家珍  
矣乎王孫圉有曰楚之所  
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詞左  
史倚相能道訓典此善言

三六七



寶者也而孟氏以土地人

民政事為諸侯之寶其說

尤備斯編刻人物而政事

該誌名勝而土地該予以

楚寶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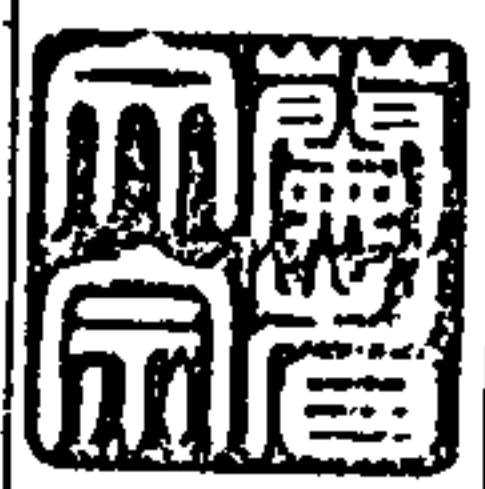
為實兼王孫孟氏之義此

固作志之要領也具體乎

志而不必以志名則周子

之善於用長也夫

楚學使梁谿高世泰題



楚寶 序

八



楚寧董工序

周伯孔湘潭奇士談古今事  
如列眉如以鏡取形百不失  
一初年慷慨以天下為己志  
後稍不得意遂憤然擊斫古

序一

劍以身許諸古人為賈集世  
間書恐或後時而失之又亦  
喜為閑居咄咄放意山水間  
別具眼孔胸臆興盡而歸便  
履與藏書為讐故伯孔書中

蠹魚注之無所遁其獨至者  
多不以示人稍傳其一二者  
皆為其平日歡好者持去輒  
付之木伯孔已而悔而傳者  
日遠又不能知其素心但謂

序二

邇來著書滿閣都是名士習  
氣故稱伯孔者究竟埋沒伯  
孔本色夫世間有真名士先  
要不好名若認定幾片災梨  
為百年以內生活計此何異



老和尚以袈裟蒲團為真衣  
鉢乎伯孔唯無意好名故能  
成其名凡卷四十有五若使  
生于姑蘇白門一葉出即為  
好事者登塲舞袖其書久在

序三

四方紙客箬籠中無一分生  
氣矣幸其書成之不蚤而刻  
之又遲天所以愛伯孔而屠  
之湘潭文愛伯孔而使之貧  
薄無梓人資乃使其書終不

可泯滅也書載楚地楚人楚  
事皆有所論斷不肯與昔人  
同文不肯為昔人作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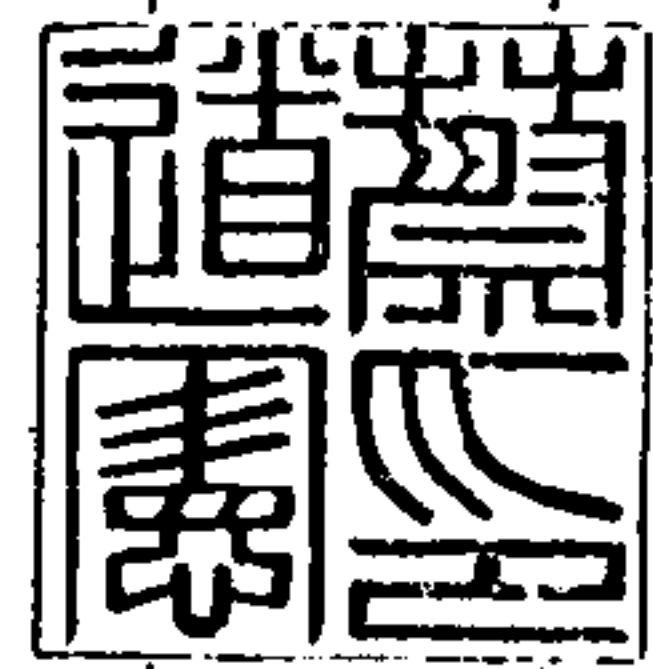
高督學以楚寶額之數月而  
刻不成夫此書係之楚則宜

序四

楚人重之何令伯孔費十年  
心血今尚對刀工噴上款其  
直不售也若一境之內賢人  
君子曾不能相謀此事者是  
失伯孔也是不識其書也不



然其忘其名之成也天下好  
 名者既以浮淺不終朝而敗  
 不好名者又以寂歷待知己  
 之助而不取之高歸於無成  
 然則如何而可也余俸薄且  
序五  
 受事之日淺無以伸其志萬  
 一此等事為俗吏占盡諸君  
 子又將戟手詈之矣  
 辛巳十月風雨夜湘中吏隱  
 晉江蔡道憲書



門人周雲虬

拜手錄牒

序六



楚寶總論

明 湘潭後學周聖楷伯孔著  
定區域以尊王

尊王之大者莫先於一統二統之大者莫先於括地  
楚幅員當春秋戰國時兼有陳徐吳越之地延袤六  
千餘里蓋舉今之大江南北以暨淮海盡入版圖故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  
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陜塞郢陽此亦據其大勢而  
言矣秦始皇兼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楚始裂而為

楚寶

總論

乙

三司馬遷以淮北沛陳汝南南楚為西楚彭城以東  
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  
楚是也三楚之後東紫西帶星離互割未可為據惟  
我 明興指臂萬國平定江漢繼而 龍飛郊野翼  
軫麗天青陽白水之墟一夫開闢而楚復袞然甲于  
海內雖其地不常戰國之遺而山川靈氣所滙偉人  
傑士接踵而生蓋若天所授焉子陸斷自秦漢以上  
無楚邑沿革者但稱楚人皆係之楚漢魏以後有楚  
邑沿革者則一以我 明所定楚邑係之如今之來

陽即漢蔡陽今之澧州即晉南平是也若夫宦遊而  
復歸本土如二程子之生于黃陂大小宋之產于安  
陸客寓而未經著籍如諸葛亮之隆中草廬段柯古  
之木香村舍文若他國而終于楚句如趙臺卿自為  
壽藏于荊州胡安國父子家南嶽山下此則採風之  
餘烈昔人之佳話楚豈借重哉

別人物以徵傳

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而列國卿佐有一才一能之  
表著皆命不朽于後世司馬遷作七十列傳而異代

楚寶

總論

二

英傑有難明難語之心事皆若自寫其生平雖云戶  
牖獨開戩毫豔溢抑其時實多奇人奇事筆不勝書  
畧一點撮便堪傳世西京以後操觚纂牒非不代雄  
故府然而家乘之所載半是官勳實錄之所編率多  
忌諱寒暑異筆刑禍交胸婉美二氏其可得乎故夫  
作史者如頰上三毛戲墨成蠅祇能描畫其所本有  
不能增益其所本無讀史者如張僧繇之畫龍破壁  
顧虎頭之美女繫心可以精氣相感不可以粉本相  
貽繇此而上觀千古下觀百世庶幾旦暮遇之乃人



亦有言楚國多才自我曠覽抑何寥落豈異感升沉  
人不能自見其長擇木羈栖國不能盡收其用歟是  
則可歎也於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銓敘審正彙別  
門分求之左氏得十之五求之司馬氏得十之三求  
之漢唐宋以下得十之五求之我明得十之一大  
抵一人有一事之可傳傳其一事而其人亦可附見  
也一事有一人之可傳傳其一人而其事亦可附見  
也發潛德之幽光致高山之仰止所謂鳳皇芝草賢  
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如黼亦知其清明豈班金

楚寶

八 總論

陳米可得而賤目手增價

約論注以避雅

楚自赤帝和聲赫胥耀迹巖下鳥書山尖玉宇天下  
文章亦云盛矣於是構枕鷄次之典酉陽巫峽之藏  
先賢者舊之傳荆州湘中之記以至萬潭鉅鏹浴溪  
白兆好奇者無不欲撈探淵索聞所未聞而世卒鮮  
有全書恣其展握則後此著述又可知也少日商閱  
先達楚紀楚史諸書恒不如人意後見華亭董公稱  
天下稗乘可採者惟徐宗伯所修湖廣總志亟購得

殊復憤憤耳因歎古今文人正忠無才不忠無書窮  
忠不雅不忠不博以才轉書則可以導河源於腕底  
規建章於硯北以雅資博則酌羣言而攻瑕奏新華  
至理而露文抒性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豈擬拾其奇  
獲便得據虞白上座乎昔王仲任著論衡閉門潛思  
牆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  
人無一字吾萬言而卒不免拙于用人自守拘陋劉  
子玄歷鳳閣舍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史通一  
書又何其工于詞古拙于用已也然此二書吾所祖

楚寶

八 總論

四

法非今人所及又若裴松之揚季漢之芳流劉宗標  
振江左之藻潤其書具在匪同湮滅望其涯者猶思  
攬秀焉子是以察裳而濡足不自知其濟勝之無具  
矣

考遺勝以闕疑

昔者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鄒淮  
潁汝以為漁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絲之以方城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以故車轍馬跡之所經煙路帶  
其瑰瓌歌臺舞榭之所峙翠首猶拾香鉏而沈碑斷



鼓字青石赤可畧得而言也若夫少昊沙墟丹陽兆  
土厲鄉九井渚宮二南赤帝秦余州鳴鳥不但湘靈  
怨瑟玄夷勒蝌蚪之文亦有寶露流壇壘積珠塵竹  
黛浪傳虞陟晚分玉米芬畦猶重屈田冠蓋安城宋  
玉有宅殯宮湘澨杜甫雲墳凡此皆帝鄉之白非雲  
騷客之碧不化黃衣紀載其能既乎又若花落故宮  
月臨舊郢瓊弁玉纓之臣繡衣袿裳之女諸侯會章  
華之臺樂乾籟而不返孺子田雲夢之澤聖龜塞以  
消魂無不寄慨興衰念歎疇昔以為高躋肆浮之一

楚寶

總論

五

快雄風暮雨之多端矣惟夫大別天塹中絡雄關洶  
庭要害之區襄鄧攻守之地西塞斷而長江據險海  
置濤而巴蜀無虞然後擇朱絲繫蔡之帥修明二廣  
六卒之法選棧車牝馬之相坐致六王三公之業墳  
典丘索以充清秘式金式玉以登獻替美人香草日  
進于御陽阿採菱洋溢宮懸斯亦哲后之遺軌也哉  
是用備改勝蹟遺事附之論注之后庶幾曲終奏雅  
也

楚寶總論終

楚寶總目

卷第一 卷第二

大臣 大臣

卷第三 卷第四

大臣 名臣

卷第五 卷第六

名臣 名臣

卷第七 卷第八

大將 大將

楚寶

總目

乙

卷第九 卷第十

名將 名將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智謀 智謀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諫諍 諫諍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文苑 文苑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文苑	卷第十九	文苑	卷第二十
良史	卷第二十一	命使	卷第二十二
典故	卷第二十三	真儒	卷第二十四
諸子	卷第二十五	孝友	卷第二十六
忠義	卷第二十七	忠義	卷第二十八
獨行	卷第二十九	真隱	卷第三十
列女	卷第三十一	方伎	卷第三十二
異人	卷第三十三	宦蹟	卷第三十四
宦蹟	卷第三十五	宦蹟	卷第三十六

遷寓	卷第三十七	遷寓	卷第三十八
山水	卷第三十九	山水	卷第四十
山水	卷第四十一	名祀	卷第四十二
列仙	卷第四十三	名釋	卷第四十四
祖燈	卷第四十五	祖燈	
楚寶	楚寶總目終		

楚寶 目錄



楚寶大臣論次

楚之官制在春秋時為近古者自令尹而下有左右尹有大司馬有左右司馬有司徒有司敗有太師有太宰有太子保傅有大夫有左右史其百執事亦有稱尹者然皆以其地或以其職單舉之如箴尹官廐尹連尹是也亦以示隸於令尹也其受邑之大夫有稱公者專政於外入佐令尹皆彷彿三公六卿之遺意故君子謂楚能官人官人國之興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

楚寶大臣論次

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嘗以此意推之楚雖下國視融風后參職天子功烈偉矣子文叔敖諸人或毀家以紓國難或薦賢而勸其君皆有成績載在春秋豈非宰相之才以救時為大以用人為要哉無相才而居相位者楚之得臣嬰齊是也楚令尹即古所謂相也而無相之名秦始置丞相漢因之又曰宰相其人相者或曰狐卿或曰布衣楚則非大司馬不得為令尹此合將相而一之為法最善凡大征伐大司馬將中軍左右司馬將左右軍令

尹惟雍容決勝而已邲之戰所以勦也若夫鄢陵之戰大司馬既將中軍矣嬰齊復以令尹將左右尹將右是時韓旆所指繇將乎繇相乎且夫古者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非謂宰相而可以攝官承乏下同百職事者也唐宋以來此弊尤甚動賢並建政事參兼三台四輔如奕棋射覆是安得宰相才而用之哉作史者譜其門族表其年序以為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可得而見吾未之敢許也我朝初罷中書丞相設五府九卿分理庶務列聖相

楚寶大臣論次

承得人為盛於是省府之名雖廢內閣之體益尊故膺大拜者翰林孤卿尚矣其或擢自宦省至政或拔之縣尹王僚靡不賞飾絲綸媿隆上古又如夏忠靖掌國計四十餘年劉忠宣以本兵受知孝廟雖不入內閣而休休綽綽之風自如嗚呼盛矣烏龍雲火寧復有加焉者哉信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也述大臣第一凡三卷

大臣一  
祝融 風后 熊繹



仲山甫	關子文	虞丘子
孫叔敖	公子貞	蘧子馮
屈建	沈諸梁	
大臣二		
黃瓊	胡廣	蔣琬
費祿	張柬之	郝處俊
柳渾	馮京	趙芳
大臣三		
楊溥	夏原吉	李東陽
楚寶	大臣日大	三
劉大夏	張居正	

楚寶大臣論次終

楚寶卷一  
 明 梁駱高世恭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大臣  
 祝融 男 雲蚪 較訂  
 雲豸

祝融者炎帝神農氏之後而帝稷之玄孫也神農生臨魁臨魁生承承生明明生空空生來來生襄襄生

楚寶 卷一 乙 吉水知堂

不塗節莖生克及戲克生榆罔戲生器器生祝融融融明於火政榆罔既立為帝乃命為火官至黃帝時舉六相以祝融辨乎南方始為司徒有土德之瑞及帝嚳高辛氏復舉其後重黎為火正命曰祝融以世其官

管子五行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為農者奔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太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



北方故使為李

聖楷曰祝融相業僅見管子書中按史稱黃帝守柔順有坤厚載物之德又使祝融為地官培植深矣是以人倫攸叙君臣道合而黃龍土螭之瑞畢至也其子術醫生勾龍復為顓頊后土以平九州教兆民後人祀之配于社帝嚳又舉其後黎回為火正甚有功故鄭史伯曰楚重黎之後也重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焯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繇此觀之祝融之名號依祖

楚寶

卷一

一

德以立稱故能毋養中聲之一氣薪傳無盡之光明生柔嘉材以大其用于萬世豈徒禮祀名山川此于列星而已哉予是以定其發祥之自為稽古之相隆于斯也抑攷之史禪通紀之世有堊衡山之祝融以帝名女媧氏之時有滅共工之祝融以官名惟此祝融以人名而世掌其職故其後亦皆以官名

炎帝神農氏考

按小司馬稱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民

耕故號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亦曰厲山氏荊州記曰厲山在隨州厲鄉有一穴是神農所生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泉井水動即其地為神農社年常祀之炎帝陵在今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祝融配享蓋守陵戶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俱遣官奠祀修陵又史多誤稱炎帝葬于茶鄉茶鄉即今茶陵州其地有雲陽山最為秀傑遁甲記所

楚寶

卷一

三

謂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其上有少吳金天氏冢維泌路史云於雲陽得少吳之榆是也少吳亦曰雲陽氏今謂少吳陵在曲阜者亦非

古祝融氏

按六韜曰祝融氏古之王者也始作樂以諧神明以和人聲路史曰祝誦氏一曰祝融是為祝融氏師於廣壽以毓其德聽弁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火施化號亦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為名



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虛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又按祝融氏之先有赫胥氏亦葬衡之朝陽峯仙傳拾遺曰赫胥耀迹于潛山潛山南嶽之副在潛山縣去衡甚遠

重黎考

按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多合重黎而言者蓋以重黎氏世序天地官有通職名因兼舉非定指當日之重與黎也張衡思玄賦云流日順夫衡阿兮時有黎之

楚寶

卷一

四

凡墳此則指火正黎司地故或葬于衡山而註引感以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夫以重黎合為一墓而又單舉南正其謬益甚小說家不讀史書之過也

風后

風后伏羲氏之苗裔也。不能紀其世。黃帝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寢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存。后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求之。遂得風后于竟陵。以為相。納三宮五音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張衡密問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臆。臆黃帝為斯深。憐有風后

楚寶

卷一

五

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曰。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躍大樸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枉折地維絕。小者作。應虛山負阻。中冀上帝。惡怒下民。是恤乃。春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寒陰謀。



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  
衡于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  
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  
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飾物  
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  
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  
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賡迭舉倚角  
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  
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飛周武之熊羆毘隱之

楚賢

卷一

六

虎豹出匪以律我異于是既而圖成罇俎帝用經  
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商方于空囑  
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于于是遺  
風冥冥時久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  
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  
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  
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  
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于黃  
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

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  
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與于多難廢  
于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  
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高氏子畧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  
手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書所謂  
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  
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論焉  
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

楚賢

卷一

七

又以比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  
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  
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  
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  
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  
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 按武侯八陣圖本於  
風后人多不知  
伏犧氏考  
按太吳帝庖犧氏風姓始養犧牲以充庖厨故曰



庖犧氏又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處義氏處古伏  
字風俗通義云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  
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習鑿齒論青楚人物  
云伏羲葬于南郡今其地無所考惟古竟陵屬沔  
陽州治元和志云州本古之風國其地五華山有  
風城即古風國之故城相傳伏羲後裔封此嗟乎  
雲陽祝融宅兆朱陵炎帝少昊冢望軫野羣聖變  
化之鄉因空神霄之嘯起矣

熊湘考

卷一

案史記註熊湘在長沙益縣歷改魏縣諸志無此  
由或云以熊繹始封得名不知熊繹封於周成王  
時何得黃帝時便稱之益縣即今益陽縣水經注  
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耳也

熊繹者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凡歷三世至吳回  
始代重黎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  
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  
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  
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  
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  
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僻在荆山華露藍縷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

熊繹

熊繹者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凡歷三世至吳回  
始代重黎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  
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  
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  
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  
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  
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僻在荆山華露藍縷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

楚寶

卷一

子季孫侯鬻齊太子伋俱事成王成王舉文武勤  
勞之後裔乃封繹於楚蠻錫以子男之田姓熊  
國號曰荆居丹陽

風俗通義曰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  
娶於鬼氏是謂女媧盜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  
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月季連  
是為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  
勞而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至王  
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



秦必楚

聖楷曰楚自熊繹而後熊渠熊通相繼僭稱王號楚乃益大若莊若昭皆賢確也子盪之不錄而錄夫繹者所以尊王也所以重藩屏之臣也天下有王則微盧彭濮足以與周天下無王則穀鄧庸鄧足以撓楚藩屏云乎哉故知封建之得失有未易言者矣

丹陽考

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水經注曰秭歸縣北對丹

楚寶

卷一

十

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峻峭壁立信天固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者非又按丹陽或云在枝江縣亦非也蓋秦廢列國為郡縣始取楚丹陽地為枝江縣不得即指枝江為丹陽也且其地夷敞蜀江至此折為諸洲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古入建都形勢何取於此

仲山甫

仲山甫周宣王時賢臣也謚穆仲封于樊魯武公來朝以其世子括及庶子戲見王王將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釋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未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繇侯歸而卒及魯人殺

楚寶

卷一

十一

蘇公以而立伯御三十三年宣王伐魯立孝公之諸侯從是而不睦三十九年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禘稷亦于藉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



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國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况為大妄以諉乎後嗣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

楚寶

卷一

十一

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聖猶曰周宣末季殺杜伯拒虢父信讒遠賢大業不幸至於收績千畝料民太原人情洶洶河水悲而新父作白駒逝而黃鳥歌老臣憂國如仲山甫者安得不與天憫人而慮及于後嗣哉柳子厚乃以惑于神怪非之是必如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而後可耶強辭奪理天下事往往壞于此輩魯江端禮病柳子厚非國語

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父欲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又元虞樂亦作有非非國語惜乎二書今皆不傳

樊城考

按周宣王封仲山甫為樊侯其地即楚所滅之鄧地也秦滅楚以其地屬南陽郡至漢始置襄陽縣三國時改樊城縣樊城之名始此後漢樊宏傳云其先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宏南陽湖陽人即今鄧州在樊城北九十里

楚寶

卷一

十一



關子文

關毅於菟字子文關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邲生伯比若敖卒從甥裔于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蔡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甲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毅謂虎於菟故命曰關毅於菟高以其女妻伯比楚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毅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桓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文不設備

遂入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三十五年成得臣伐陳高其武于寧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以通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對曰否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遂稱之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否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免之於法否族之犯法據明而使廷理因

緣吾心而釋之是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楚實

卷一

十五

聖楷曰楚成王六年公子元隨自伐鄒而處王宮關射師諫則執而楷之申公闢班於是殺子元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故其為令尹八年而春秋始書楚嗣是而盟齊桓于邵陵執宋公子廆上滅弦滅黃楚許男之與櫬取陳之焦夷納頓于頓敗徐人于婁林朝諸侯長齊晉至莊王而遂伯中原其大有功于楚國故尼父稱其為忠也若夫申廷理之法逃朝設之祿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在當時齊魯諸名卿可一二見耳何能望



之後世之爲相者乎。晉稽康曰：三爲令尹，不壽。稱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已。靜恭古惟，二子誠知言哉。

邲子國考

河志謂邲在景陵。通考謂邲在江夏雲杜縣東南。皆非也。按左傳杜預註：邲在江夏安陸縣東南。邲子與楚同爵，地分東西。今德安古安陸，故邲國在邲之東，而其屬隨州、應城、雲夢又在景陵之東。邲子會隨、蓼六伐楚，而築蒲騷。今應城也。邲隨、蓼六

楚寶

卷一

十六

皆在邲之東，而蒲騷在四國之中。其西與楚邲、鄆、假、命、邲在景陵，則所伐在西，乃却走而東。築欲何待耶？故景陵有邲國城，是楚滅邲子後封其臣闕辛爲邲大夫，稱近邑，非邲子之故國也。古邲邲字互通。

弦江黃道栢考

按弦國在弋陽鞞縣，今光州仙居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信陽之東南。新息縣之西。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黃國在光州定城，有黃故城。云僖公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道國在汝南陽皮縣南，道毫是也。今確山有故道城。栢國在汝陽西平縣栢亭，今蔡州西平縣。爵姓俱未詳。又按一統志：楚紀俱指黃國，卽今黃州者，其說皆本杜佑通典，謂黃州爲黃國之境也。其地當在光山麻城間，距荊州適九百里。今黃州府治乃古邲城。楚宣王滅邲，徙封于此。

楚寶

卷一

十七

今府治西北百二十里有新州城，是也。

子文廟考

廟在雲夢縣北十里，於菟鄉。後遷縣東北。文獻通考曰：宋哲宗元祐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子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虞丘子

虞丘子名伯為楚令尹薦孫叔敖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農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戶祿素奢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于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蕪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霸諸侯

楚寶

卷一

六

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因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讒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呂氏春秋曰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游于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

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至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至心子不如此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筮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為令尹聖楷曰左傳楚莊王九年誅令尹闞椒至十六年使令尹為艾獵城沂為艾獵即孫叔敖也其中五年不知令尹何人即使虞丘子為之亦不得云為

楚寶

卷一

五

令尹十年也且此五年內止滅舒蓼伐陳伐鄭而已十七年與晉戰邲始霸諸侯皆孫叔敖為令尹時事今虞丘子姓氏既無所改呂氏生于七國間見當有據不稱虞丘子而稱沈尹筮或虞丘是沈尹筮之封邑而人遂以名之耶水經注淮水自白公城南至期思縣北中有虞丘郭地名似亦一證佐也姑存之以俟博識沈尹筮呂氏書凡數見或作蒸作巫當是傳寫之訛



孫叔敖

孫叔敖亦曰蕪音艾獵為賈子也。莊王九年，為賈見孫叔敖于王，既而隱于民間，不仕。十六年，令尹虞丘子薦于王，使為令尹。是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鄆。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糧，庾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孫叔敖始為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吊。孫叔敖曰：「王不以

楚寶

卷一

子

臣為不肯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吊，豈有說乎？老父曰：「然，身已賈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吊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賈而意益下，位已高高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音解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敖曰：「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

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荀子曰：「繪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

楚寶

卷一

世

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莊子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舉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矣，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買子新書曰：『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位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吾恐他人又見之已殺而埋之也。毋曰無憂。汝不  
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人。聞之皆  
論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循吏傳曰。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  
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  
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  
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  
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

楚寶

卷一

世

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  
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  
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  
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  
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  
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  
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  
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  
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  
之罪也。

桓譚傳曰。管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為國是也。孫叔敖對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  
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  
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  
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  
臣不合。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共定國是也。

楚寶

卷一

世

聖楷曰。孫叔敖與鬬子文。三為令尹。事俱無確據。  
然子文相成王二十八年。始傳位子玉。以暗弱之  
至。高值楚多難。其三仕三已。容或有之。若孫叔敖  
相莊王。自莊十六年至莊二十三年。莊王卒。其中  
僅八年耳。高叔敖又卒於莊王之前。為時無幾。且  
莊王賢君。方霸諸夏。叔敖決無罷相之理。以荀卿  
諸人所引。多見道語。姑存之。

寢丘考

韓非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



叔敖請漢開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按水經注潁水東逕固始縣故城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為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文慕叔敖受邑先武嘉之受名固始今廣輿志云寢丘在潁州者亦以潁在固始之南而叔敖尸祝之鄉也固始屬今河南汝寧府

芍陂考

楚寶

卷一

廿五

按先大人司訓壽春時作芍陂記云安豐塘一名芍陂在壽州通淝門外六十里以芍亭汨而為陂也濶三百餘里六安龍穴橫石諸水皆壑焉引之度灌田萬餘頃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即此地也又陳後山談叢曰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潁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公子貞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庶子也共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秋伐鄭計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遺業韓厥老矣知盤稟焉以為政

楚寶

卷一

廿五

范句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國忠上讓下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子囊師於武城以為秦援二十八年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釐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



鄭人使良霄石奭音如楚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名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三十一年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亾師于郟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寃宥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露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終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寶 卷一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奭猶在楚石奭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殺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而擊之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字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郟君予謂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劉向說苑曰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郟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逝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將皆肯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道若是則楚國終

楚寶 卷一 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按此說本呂覽高義篇與左氏還卒不同然喪師而後遺言城郟不若全軍伏劍之義誠高也併存之以恥夫近日之欺君而倖死者 聖楷曰楚自鄢陵敗績其君親集矢於目其令尹子重復喪組練之師子囊獨能識太察亂服陳爭鄭與晉君三駕而不輕一戰卒與其君以改過之美可不謂之賢補乎相賢則服小國大相不賢則



喪師辱國。故子囊為令尹而范宣子知晉必喪陳。鄭子耳侵蔡而子產知楚必來討。楚師無才是在官人者慎擇之耳。

城郢

按郢城在今沔陽縣東北十五里龍陂橋即楚舊都。楚文王自丹陽遷此未有城。故子囊將死以此為言。及平王時始城之。又縣北有紀南城。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是也。又水經注云沔陽舊城關羽所築。羽北

楚寶

八卷一

其

國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注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剗築。畧無差矣。今其地屢經戰爭皆不可考。

楚子馮

馮與為子馮孫叔敖之子也。楚廟王二年子馮為司馬。及公子午卒。主使子馮為令尹。子馮訪于申叔。申叔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也。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為令尹。有寵于馮。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深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文從之。遂歸。還朝見之。曰子三

楚寶

八卷一

廿九

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管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敢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也。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菴浦。使沈尹壽與師。和剗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勉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也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人滅之

晁無咎鷄肋集曰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子馮以之聖相曰孫叔敖父子相繼為楚相其事甚奇而子

楚實

卷一

三

馮託疾辭相事尤奇學者多不知乃獨取史記傳論之言相與辨駁如歐陽永叔亦復不免可歎也世豈復有讀史者哉

羣舒考

按舒偃姓子爵國在盧江舒縣舒鳩亦子爵舒也別封盧江南有舒城東夷也舒庸亦在盧江巢在盧江六縣東舒巢皆楚屬國又有舒蓼叛服不常其後楚皆滅之

舟師考

此後世水戰之始也春秋時惟楚與吳越有舟師其他無聞孫子十三篇亦無水戰行軍篇乃楚水上之軍如韓信夾濰水而陣之類非以舟戰也又按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鈎拒此戰舟之始又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寅製之以船為車以榜為馬云又杜氏通典云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檣帆席經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

楚實

卷一

世

牆戰格檣幡幟開弩懸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懸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闕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委舸舷上立女牆置棹



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逐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鵝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鵝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鵝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注海之中戰船也

楚寶

卷一

世二

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為莫敖館建之父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與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海音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

楚寶

卷一

世三

後也多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為莫敖十二年代蓬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兜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還吳人居其間居楚兩軍之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形視勢而救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後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



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子馮十四年，宋左師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如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

楚寶 卷一 卅四

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申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

孔與蔡公孫臧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襄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

楚寶 卷一 卅五

襄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倘不可單覽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貞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



子木亦不能對也。之。西。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款。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晉。荀。盈。遂。如。楚。蒞。盟。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十。五。年。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

劉向說苑曰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

楚寶

卷一

世六

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免。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齊。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文。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免。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蘇軾屈到嗜芟論曰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

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下。室。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

楚寶

卷一

世七

貴乎道者三孟儲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



羊裘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入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毋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箠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箠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會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至猶視藥懷子曰至苟終

楚寶

卷一

世六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嘆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乎木之遺父命藥石也哉  
聖楷按胡氏謂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典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

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自宋之盟始也或又曰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子木之功大矣哉抑子所取于子木者立嫡以定亂近于智去芟以合道近于孝推舒功于蔣子近于讓迎伍椒于出亡近于忠為國上相而脩美若此可謂賢矣况疆場之事又有利于社稷者哉故其卒也趙孟喪之如同盟而蘇子亦稱之于千百世之下也

楚寶

卷一

世九

按爾雅諸書皆以芟為蔭而無所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芟兩角曰蔭其花紫色晝合夜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爾雅翼曰古者嘉蔭之實蔭芟桌脯蔭芟桌脯再言之者兩設之盛禮乃用焉屈建去芟薦而引祭典云云蓋蔭豆脯醢雖上下所共然以多少為差則珍異庶侈非大夫所宜管者季武子聘晉晉侯享之有加蔭辭曰寡君猶不敢請微加而後卒事則非屈到所宜薦明矣此論亦通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見殺于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曷忍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而不以德。不淑也。是六德

楚寶

卷一

四

者皆有其華。高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以不仁。奉之以不義。慶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衰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變。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

楚寶 卷一

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弟于西之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盛。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滅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

楚寶

卷一

四

將敗。必用竊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昔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皆也。為之。關。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叔氏。與子于子。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管。齊。驪。馬。繡。以。胡。公。入。於。具。水。而。歇。圖。職。我。懿。公。於。回。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圍。人。擊。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入。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



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  
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  
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  
此弊不遠矣勝自那劍子期也子不見之心曰王孫何  
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攻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  
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峻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

楚寶

卷一

四二

以戰備獻所服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  
胡而劫惠王字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懸業公也業  
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微幸者其求無廢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管楚  
之後管仲也高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  
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肖國人之  
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而足得安也民  
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

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師其  
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  
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  
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  
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  
二事吟國靈乃使靈子西為令尹使寬子期為司  
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滅  
見俘於吳后滅不待辨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

楚寶

卷一

四三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  
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  
隨唐大啓羣蠻彭仲與中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  
縣申息朝陳蔡封吟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  
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亾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合舍焉固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



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主與葉公校。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淮南子曰。太宰子朱待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發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

楚寶

卷一

四

答之三百。按子國無所建。豈太宰子朱獨能見機。勇退明哲之士哉。

聖楷曰。葉公子高知白公勝之必亂。楚不難知其必亂。楚而預防之為難。既入定其亂而歸老于葉為尤難。謀國謀身可謂忠且智矣。又能治民以惠。舉帥以德。勤躬清問。如恐不及。此非深依聖人之教。未易企也。若夫母俘于吳。終身抱戚。君父仇讐。大節凜然。學者往往不通時務。妄議古人。如畫龍小說。本劉向新序以為寓言。豈足據哉。

葉令祠考

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淵。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于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葉公自葉而入。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于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俗說以孝明帝時。葉令王喬仙去。帝建其處。號葉君祠。此世之矯誣。豈一事哉。聖楷按葉令祠。當漢時已訛為墳者耶。

楚寶

卷一

四

王喬祠故應劭極辨飛鳥之祀為矯誣也。其地即今南陽葉縣。有王喬飛鳥遺跡。三里許有喬墓。喬已仙去。不應復有焉。豈所謂天下玉棺土自成墳者耶。

楚寶卷第一



楚賢卷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江南周 聖楷訂

大臣

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罷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

楚賢

卷二

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嘒嘒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視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煥相干蒙氣數

楚賢

卷二

與日闕月散涼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空開石室崇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因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邛黃鉞漢陽丘蒙年皆耆耄有作耆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



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璽奏書屬。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璽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節

楚寶

卷二

三

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管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去與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晝暮聆庶政。以郵人。雖詩咏成湯之不忘。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新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戒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月有協風之應。主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項之選尚書令。璽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璽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

楚寶

卷二

四

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璽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管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璽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



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薊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

九音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慶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氣是以王者處高

楚寶

卷二

五

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主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剏嗣而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地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永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患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收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兩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楚寶

卷二

六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蔽替之至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藩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高宗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割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



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與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襍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譏諛所擊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楚寶

卷二

七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愛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行貨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貨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後漢徐稚傳曰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嘗爲太尉黃瓊所憐不就及瓊卒孺子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

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荆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風俗通義曰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憐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既葬負笥并涉齋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

楚寶

卷二

八

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酸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手如何儻忽甚於路人管黔救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聖楷按瓊初教授于家徐稚從之容訪大義是有



師弟子之分非同薦辟之知也豈以稱皎節高志  
反自薄于申徒蟠諸人乎風俗通駁其吊喪一段  
極有見又按郎顛上書薦瓊云江夏黃瓊耽道樂  
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  
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實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  
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天下莫不嘉朝廷有  
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云云十數語可與瓊  
疾篤一疏並垂有國之鑒

延熹日食考

楚寶

卷二

九

按延熹元年夏五月中辰晦日食太史令陳授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  
諷雒陽令收考授死于獄帝由是怒冀嗟乎若陳  
授可謂能下其職以死恬至者矣常表出之與李  
雲杜衆諸人並傳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  
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  
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  
輩入魏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  
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  
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自頌遂舉孝廉  
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楚寶

卷二

十

雅才學光五經古今術數皆旬月拜尚書郎五選尚  
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  
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  
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太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夫  
疑霧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策既  
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  
天必有異表空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  
魏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  
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



陳聞帝從之以剝賢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敝處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於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詁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命左雄議罷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成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誠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

楚寶

卷二

上

之萬世詩云天難誥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舉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子產治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終年十八漢承周泰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執聖王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

採厥衷敢以警言冒於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魏缺職尚書史敝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

楚寶

卷二

上

簡煇安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魏今太守任缺廣才畧勝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廢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



大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審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彥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仕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

楚實

卷二

三

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文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席。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省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讜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固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巖作十二州二十五官。歲其九歲。闕後。添罷崔駰及子璆。又臨邑侯劉

駒。驗增補十六篇。劇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廟。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

蔡邕撰胡廣黃瓊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

楚實

卷二

五

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崇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逸乎。莫與為二。李贄歲書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不肯見于世也。胡廣趙戒。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為中庸也。豈



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  
為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蓋隱于無名者  
也

聖楷曰君子之慮人家國也必先審其幾度其勢  
而後以其身付之庶幾生不徒生死不徒死也李  
固身為三公負時重望初與梁冀爭立清河王不  
克此時即空奉其身以退矣而不退是已失先後  
羞及質帝遇毒事出變異使固于伏尸號哭之時  
竊冀殺君之罪內以白于太后外以告于天下即

楚寶

卷二

十五

不能正其誅猶可以取其氣燭而驅使之不夫勝  
張斐奪劍之勇乎又復舍此急着不下而再與之  
爭立清河王卒死凶豎之手乃抱憤貽書胡廣趙  
戒欲何為乎吾人謂其忠有餘而才不足詎不信  
哉今之嘗議胡廣者亦不過責之以激怒凶黨而  
速之與固同死耳不知一死之後于國何益悠悠  
萬事惟此為大獨殺身云乎哉此皆小夫陋儒不  
通時務之見故蘇頌瀆以為無益于事而徒  
身君子不為也

楚寶 卷二

菊水考

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  
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  
笑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汲飲此水疾遂得瘳年  
近百歲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于餘菊廣又  
收其菊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 聖楷按菊不結  
實此菊實亦出劄聞穰縣一作鄴縣今南陽鄧州  
地廣輿記云內鄉縣

廣生卒考

殷芸小說曰胡廣本姓菊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  
之歲之菊盧弃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  
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  
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胡盧而生也乃姓胡名廣  
云按蔡中郎撰胡夫人菊氏神詔廣生繼兩母皆  
江陵黃氏女安得有胡盧托生之事此等妄說無  
識者多喜信之文廣陪塋洛陽今華容縣不應復  
有廣墓惟伯始讀書堂遺址猶存

楚寶

卷二

十五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王入蜀除廣都長先王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農事不理時又沉醉先王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王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楚寶

卷二

七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為什邡令先至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二年丞相亮開府備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隱陰化龐參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矜百姓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科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常與我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

百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遠東三羣苦其暴雲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劇大與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若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特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

楚寶

卷二

六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高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細按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管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與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固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憐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特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

楚寶

卷二

十九

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京州胡寨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秦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京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遷任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各氣類也桑梓

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嗣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凶考管遭疾疢凶於涪縣上云其吉遂安厝之如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遇難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

楚寶

卷二

二十

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柄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備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聖楷按湘鄉東漢屬零陵郡晉屬衡陽郡至隋始罷衡陽郡以湘鄉省入屬潭州珣生於湘鄉塋於涪本傳甚明乃修罷縣志者或辨珣墓在湘鄉或爭珣爲今零陵縣人又總志云營道南三十里有蔣珣墓此何異說夢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鄱陽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王定蜀禕遂留西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黃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塋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高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

楚寶

卷二

廿二

今而後吾意了矣先王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選庶子後至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尋察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高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邊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罷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遷遷為侍中亮北任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諒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怠常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楚寶

卷二

廿二

禕許別求共圍基時羽檄交至人馬擗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若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咸用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遂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







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入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謂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祖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縻

楚寶 卷二 共

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動所渠遣成朋黨折支詭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述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賢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高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

夔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據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瑨受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敢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空罷姚州隸屬府歲時朔觀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備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楚寶 卷二 共

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醜醜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霸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能用之卽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漢陽魏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魏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通鑑唐紀曰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麟臺監張

楚寶

卷二

七

功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

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寔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霧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姊姊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

楚寶

卷二

廿八

門造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龜付殿下橫道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襄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陛下暫至玄武門以副宸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



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復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

楚寶

卷二

廿九

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暉曰它人皆囚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能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制太子監國之已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制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神龍元年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御史臺記曰二張之誅也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東之固爭不果五王傳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彥範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覺牙一啓為勳后堅畧所乘劫持戮辱若於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楚寶

卷二

三

聖朝曰張孟將稱宰相才者其功莫大于誅二張本傳止云首發其謀四字似太畧予故採唐紀諸書使讀者有所考鏡焉嗟乎自古奸人亂國而君子能安攘之者雖自竭其心力亦有天意存焉况功成之後變出不測君子又安能逆料之手讀史至此真堪泣下又按定命錄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命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



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果如其言。

哀牢國考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

楚寶

卷二

世

而點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氍毹，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狸，狸，獸，聖楷，按獸音陌，白豹也，狀頗似熊。

蒼白色，白樂天有獬廌贊序云：「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確瘳，圖其形，辟邪，引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山海經云：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又按哀牢，即今雲南永昌府姚州，即今姚安府。

鳳閣鸞臺考

按唐武后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為鳳閣，改門下省為鸞臺。漢舊儀：中書官領尚書事，自魏晉始，謂之中書省，其職總國內機要，多擅威勢，亦謂之西臺。

楚寶

卷二

世

唐開元又改為紫薇省，門下省即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之總稱也。唐謂之東臺，亦謂黃門省。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賢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  
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  
孤故吏歸千緡贈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畧  
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  
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府屬葉官去久之召拜太子  
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淇汜道總  
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  
方據胡牀餐乾糲不顧密昇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

楚寶

卷二

廿三

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藥高宗欲  
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  
哉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為祕劑帝  
餌之俄而大漸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深察之帝納其言拜盧  
伽逸多為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  
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  
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請庸待不虞  
邪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

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  
耳秦法輒升殿省夷三族人皆懼死安有敢拒邪魏  
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  
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  
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  
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  
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  
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暨仁也式遏寇讐無俾作  
惡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

楚寶

卷二

廿四

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  
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  
命宰相刊正且曰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  
刃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  
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  
溥博如此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供奉時有三衛  
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  
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刪整偽辭會  
仁實死高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



音技分東西... 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詐心生也... 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詡彼... 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諷非所以遵仁義示... 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朕臣所逮遷中書... 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 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 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 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

楚寶

卷二

世

... 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 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 孫不妄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 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 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 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順門祭以少牢... 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為營塋... 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為白帝曰處俊陪死諫臣曰... 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顧一罷之帝聞惻然

楚寶 卷二

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 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 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 許圍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 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聖楷按唐宰相世係處俊子二人北叟官司議郎... 南容官秘書郎通鑑曰垂... 年夏四月殺太子... 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 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及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

楚寶

卷二

世

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寃于監察御史樂安... 狂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 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官中隱惡奪市人柴以擊刑... 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屍發其父祖... 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 木九塞其口云又按小說初處俊死葬訖有一曹... 生過其墓歎曰塋壓龍角其棺必斲後其孫象賢... 坐不道斲後棺竟如所言

四一七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憺六世孫後籍襄州今襄陽蚤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矣且幾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察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

楚寶

卷二

世七

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還圖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管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汗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會何

賊之獲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銖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罷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耳不死左

楚寶

卷二

世八

丞田季羔從子伯疆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曰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闕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捐察不滿處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至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



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  
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  
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高復撓  
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  
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京  
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  
盟可百年無虞患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  
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  
於戎狄夫夷狄入而默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

楚寶

卷二

卅九

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  
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言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  
郊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殺皆覆沒帝  
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  
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  
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  
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  
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辨好談詭與人交豁如也清儉  
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

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  
曰吾等視柳空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  
蓋曰貞

聖楷按崔祐甫輔政薦渾爲諫議大夫其後渾陷  
賊不汗卒爲唐之名相若李元平之敗吐蕃之劫  
盟皆算無遺策真奇才也惜未大用而卒柳宗元  
念其終于散地褒贈不及爲之上狀請謚其畧謂  
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屨之士以  
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

楚寶

卷二

四十

室而安終身坦蕩高細故不入其達生知是落落  
如此

河東柳考

按宰相世系表柳始遷於河東已居解縣有平陽  
太守純生子卓晉永嘉中自本起遷於襄陽官至  
汝南太守生四子輔恬傑奮號東春柳悅其四世  
孫也任梁爲左僕射封曲江侯自卓至渾十有一  
代爲士林盛族著于南朝云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鄆州江夏人。少篤道，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并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翁富弼，當國。

楚寶

卷二

四

嫌拜龍圖閣侍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詰之，以京為傲，朔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遣，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賜氏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變，張失常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山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

譴京以先朝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放、蘇軾掌外職。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罷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

楚寶

卷二

四

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而京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念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允乎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大



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罷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孫公談圃曰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

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還。自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志中。

### 馮商還妾考

楊太史惲曰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南宮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南宮。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

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聖楷按馮商還妾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之甚詳。但云其父商也。未云名商耳。又以京為鄂州咸寧人。所著有潛山詩集。皆未遇時所作。夫大經亦宋人也。豈京父未官之先曾為商有還妾事而傳奇因而附會之歟。小說所載固不足信。然亦不可盡抹殺之也。且事有關於盛德。寧信其有勿信其無。馮京以弱冠三元却婚張氏。較父還妾更有光焉。固當論著之以為立品者勸。

### 楚寶

卷二

### 南宮成考

湘山野錄曰馮當世京秋試於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成一作監試當拆封大不平。力至之。遂至魁選。明年延試第一。除荆南倅。成遷長沙倅。當世以詩寄曰。常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思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書絕。千里長懷道義寬。每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蓋江陵縣額成所書也。接近日舉場多有此事。但不盡如馮公之



報恩耳。誦王仁裕春風羽毛之句，可為歎息。

宋三元考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司馬溫公送馮狀元京歸鄂州詩云：夙昔負奇節，瑯然為衆珠。下韜連得傳，出手盡成盧。喜氣兼鄰曲，榮名溢道塗。風雲俱動色，非復舊江湖。又按澠水燕談錄曰：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舣舟困眠。

楚寶

卷二

四

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為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都，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由此觀之，科名信有定命耶。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為，屈緊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棫與崇交，方遂從棫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監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王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

楚寶

卷二

四

確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罷，浸地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夏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置，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



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焚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至戰親往襄

楚寶

卷二

四

陽金人聞襄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襄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襄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襄陽圍解方申傍諸將當趨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金將完顏察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襄陽者宗政敗之於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於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襄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

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襄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百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暮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漢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於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於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并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楚寶

卷二

四

大舉命訛可圍襄陽壘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持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於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襄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



大清訛可單騎遁獲其貨糧罷甲不可勝計進方煥  
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  
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請屯守禦從之方  
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  
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  
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皆空其貨糧而已  
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國遣部將耶律  
均與金人戰於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  
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

楚寶

卷二

四

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  
人三日不敢動遂通金將駙馬阿海犯河西樞密完  
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  
發棗陽兵擊其西剛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  
于唐斬小驢副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階詔趣方  
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  
興軍至斬之靈山伺金人寇而擊之士豪祝文蔚橫  
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  
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

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  
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適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  
之病華白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隊內勉  
以傷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討尋卒是夕有大  
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任累贈太  
師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  
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  
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  
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

楚寶

卷二

五

對故知名士如陳賅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  
多在其麾下若冠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推  
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  
也人皆惜之子董彙范葵

宋史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  
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  
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  
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  
略隱然有尊祖折衝之風其部曲如寇再興孟宗



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沁蔡宗  
政一變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

并曰陳亮中興論謂天下之大勢在于襄漢其  
地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  
千里可耕可守誠得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  
者鎮撫之進城要隘大建屯田又荆楚奇才劍客  
自晉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于農  
隙時講武藝如此則可以指臂江淮進窺京洛而  
謀取齊秦之地按此論在孝光之日辰為要着情

楚寶

卷二

五

無一人能用之因循至于蒙古內逼金徙都沛寇  
犯襄陽而趙方始以其地大著功名焉且其進兵  
如風雨料敵無遺算無日不戰無戰不勝其拔用  
諸將如扈再興孟宗政皆岳武穆一流人不第勇  
畧見長也其後孟珙以荆襄之衆滅金禦元亦藉  
輯和心募之力實多而亮之言乃益驗嗟乎邊帥  
重臣恢復重任荆襄重地何得妄付之庸流之手  
予謂陸抗羊祜以守奇趙方孟珙以戰奇撫茲荆  
襄若四公者亦足稱矣

楚寶卷三

明 梁谿高世 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尹興較訂

大臣

楊溥

楊溥字弘濟楚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  
靖難後侍東宮為洗馬兼編修東宮觀漢書稱張釋  
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采

楚寶

卷三

乙

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宮僚  
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 上 上怒黃  
淮先至下獄西楊金問繼至 上曰且有士奇問何  
人乃得侍 太子下法司訊詞連公及尚善王愷遂  
與工部侍郎陳壽俱下詔獄公在獄中勵志讀書不  
輟獄中人止公命巨河無徒勞苦為應曰朝聞道夕  
可死柰何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長陵崩獻陵釋  
夏公即釋公公出獄哭 文皇伏地不能起 上亦  
哭陞公翰林學士直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



閣是年獻陵崩。先是獻陵欲近公，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公掌閣事。又選侍講王璠、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訥、何澗為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議，以進。公嘗密疏言事。上褒答至是。上還弘文閣印，宣德元年。上召公，語及治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上

楚寶

卷三

三

出喜峯口，征虜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禍亂生，于不虞，嘗為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履朕過，報朕多矣。公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葬，母一品夫人禮，遂召公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鷄鳴山。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主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

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宏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拜陞禮部尚書兼學士，裕陵即位，昭皇后臨朝，公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霧縈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楚寶

卷三

三

乞養間，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昭皇后喜一日，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及岡公輔尚書。濶諭曰：卿等老臣，嗣君中年，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履，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先是永樂中，上時巡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察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



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  
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 昭  
皇后為言后又顧 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  
人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 宣宗實錄  
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公夙稟淳實操性直剛  
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  
或有躁心浮氣公能舍已從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  
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東楊公南楊正統五年東楊  
卒又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

楚寶

卷三

四

十四年遂有木土之禍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  
定

鄭端簡公論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  
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醲醴參合  
成名並稱賢相云余聞之先入曰文貞輔尊監國  
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略北塞  
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進  
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  
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

菽園雜記曰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  
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  
頗不為禮潮開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  
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  
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潮卒乃祭而哭之以謝  
知已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 按二公可謂  
兩賢季世諛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  
三楊同為相士奇有相業崇有相才潮有相度確  
論也

楚寶

卷三

五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禔，湖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有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思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文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邪？」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

楚寶

卷三

六

市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浙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邪？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罷，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漚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

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袁音茂，延亘東西，南北口，廣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文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葢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澁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

楚寶

卷三

七

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港，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葺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揮蓋，去日，劉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



計皆取辦於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恭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糞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宴便殿論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

楚寶

卷三

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選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還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手。上問陞

楚寶 卷三

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邪過侍郎楊勉之遠矣是年冬上議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崇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楚寶

卷三

少蘇民困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坊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姊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兼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手勅次除樹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謀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

四二九



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密容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及指公徵赦租為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諸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崇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

卷三

卷三

十

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圖為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愛人節用為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賒給而民不繹騷雖相幅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為子

求官上問公公稱囊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罷守公言罷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劉夏齊名塞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恭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公再修者十六年

卷三

卷三

七

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實訓十五卷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對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賈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克嗣又治之通紀曰原吉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汗可洗何懼為吏壞所寶硯石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汗



吏懼卽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吝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憐沮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太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其敬慎如此

陸文量曰夏忠靖公嘗以治水至崑山寓于墩禪

楚寶

卷三

十二

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視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燻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揚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黼污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成籍京師公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寶鑑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職掌翰林院事日講七年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爲安南侵

楚寶

卷三

十三

擾請賜詰問公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安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親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



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矣繼  
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  
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此燒煉  
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  
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  
上清龍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  
有霧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  
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  
望嚴蚤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節下之

楚寶

卷三

高

禮違邪候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道  
疏救武岡知州劉遜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申救  
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召見高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  
寧宮災公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  
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變不足慮此乃慢天之  
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  
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什罪為  
修德此乃姑息之計朕惑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

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國困  
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  
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為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清  
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執不可上  
皆從公言十二年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試通  
私命公覆試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賜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  
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  
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

楚寶

卷三

十五

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  
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  
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  
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  
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  
鳴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  
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可回天慰人不聽又與  
同官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臣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犯星斗晝見白



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璫擅權。益恣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公力救得成。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

楚寶

卷三

十六

鼓炮火。擊微都邑。麻牧所役。紛充禁庭。大臣與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神宗分職設官。朝廷縻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餐。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方奎。御史張或。忤璫。荷校。公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蚤朝。有投匿名文書。疏璫罪者。璫怒。羣臣悉逮。詔獄。公又力救。五年。夏。旱。上疏。條四事。會張永發璫奸伏。誅。上以公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子兆蕃。為尚寶丞。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掃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胎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蚤嗣大位。蚤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流賊

楚寶

卷三

十七

數十萬。殘破半天下。賊就手。上以公有功。加賚一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公慧悟。風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勳。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林。不專政。歸。刑。寺。人。顧。思。之。

張東沙芝園集曰。李文正公。幼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女



收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璣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宸顧賴之蓋瑾目中已久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蠶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題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楚寶

卷三

六

先進遺風曰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過懷麓堂為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公仕宦五十餘年枵腹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塋文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窆輩一宴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褻身者可知已彼時權璫狂狷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耶

叢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建力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又云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

楚寶

卷三

九

聖楷曰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貽書邵子欲投劫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劫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况宰相去留係天下之安危而又有不能自由者西涯公當國時有士人投一絕句云才名真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不能與劉謝同去位也果如所見是使朝廷之上有小入便無君子成何世界且西涯受顧命不幸而當逆璣疏論廷辨無所避忌非伴食者後生輕薄恣其綺舌乃至於此後世豈無公論哉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庶吉士出職方為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利中調兵食數甚急公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肅敏公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廟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塞有虜入尚書必問劉郎

楚寶

卷三

三

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出為福建叅政巡海道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塞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市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法然曰屆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造平江伯陳鑑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鑑興專任公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請長沙同知公集山

河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大明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二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劇入塞師行乏軍興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烈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遠不在遠候至彼圖之至速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

楚寶

卷三

三

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米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過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過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乞致仕賜詔杜門修廟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即携二童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



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年  
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亟上以兵事屬內臣苗  
達謀出兵掩虜上召公問方言不可上曰永樂  
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  
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洪國公丘福稍  
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福下不若且  
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日召問天  
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

楚寶

卷三

世

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官  
門誣公者上曰宦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念不得  
私役軍士耳修清寧宮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  
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命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  
外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  
下溫青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是  
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

興華上嘗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  
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  
國事豈孜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  
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交遠法帝王近法祖  
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  
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召  
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  
空太急凡用人行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高議行

楚寶

卷三

世

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  
大用朕親制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上嘗召問近  
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  
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  
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擬而  
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  
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  
閱瑄讞大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公獨對上因語  
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瑄所為無足



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十七年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諸公用李李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口語。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公。上手一帖付公，帖書李名。公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為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上謂公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公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

楚寶

卷三

四

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公。上召公密議，文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齊輩行事多失，老先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其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其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嘗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戴公為左都御史，上有大政事，每召公及戴公面

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胡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璫專政，劉宇恨公，泰陵時面對，不為宇地。謂璫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璫因滿尚書，滿毛總兵，銳獄詞有公名。三年夏，矯制逮詔獄，且欲殺公。下廷議，屠滿口，檢律劉尚書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

楚寶

卷三

五

八年璫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具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期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子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



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特常戒利亦常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卒贈太保謚忠宣

先進遺風曰劉忠宣公大夏生而岐嶷穎敏揚文定一見自為國器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印以請父示為餘廩易者

楚寶

卷三

其

乃釋門者手一銀劍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叅其所詰其從來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贖公念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為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尚書悉倚公畫才望輝著時權璫用事適兵侍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遣謁且擬助之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同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為言乃出叅閩藩其恬於

進也如此武宗初政在權璫遂乞骸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為公贖公命籍之府帑被逮經汴二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餓彼意第舉殘骸鼻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子姪丐貸四方知傳擬贖金公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繁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屠中丞得裁死成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

楚寶

卷三

其

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手恭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素貧果為僕竊而逃入服公先識云公居恒言財貨惟務農服買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况官貨恃入者乎公轄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崖輩真可了一生耶又曰公被逮時璉屬官校羅其關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餽羅以酒器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

楚寶

卷三

其

常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母趙氏嘗夜見室中有光，上炤天頂之一青衣童子自天下墜，床左右遂娠。凡十有二月生，少名白圭，穎敏絕倫。十二為諸生，就罷試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為罷守，先有異徵，奇其狀，更名居正。尚書顧公璘撫楚行部，大奇之，語監試直指使者張孺子將相器也。空老其才，即見其名，姑乙之。及啓卷，果售，直指因用顧公言，力置之。次日為特設鹿鳴慰勞焉。庚子舉于鄉，謁謝璘，璘以為早，因解所

楚寶

卷三

廿九

繫犀帶以贈，曰為若異時，削腰飾，然若且玉不足久，潤也。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已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沈毅淵重，深相期許。甲寅請告歸，則卜築小湖山中，終日閉閣，不啓人，無所得望。見父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庚申以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甲子重修典，都志成，進右諭德。為裕邸日講官，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喻，詞極剴切。莊皇帝往，屬目加禮焉。隆慶元年，累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之入閣，同時閣臣皆折



節雍容公班最後獨調輔相體尊當自嚴重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私款洽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當世廟末政多偷玩事無統紀舉朝務為繁言鮮實効詔令屢下多廢格不行是以上下相蒙名與實爽又以國用空乏督賦之便四出民苦搜括而劇數犯塞京師武備久弛乃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因請舉祖宗大閱禮上嘉納已巳之冬遂大閱于北郊公戎服扈從天子坐武帳躬擐甲胄親將

楚寶

卷三

三

士為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入已知為救時相焉四年庚午用三年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北虜俺答最盛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畧刻民畜產甚衆雲中遠東尤其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等以抵俺答居板升擁勝兵數萬而中國亡命又悉往從虜熟知險隘阨塞為虜鄉導日夜教虜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九年犯蘇隆慶元年陷石州會其孫把漢那吉和于虜與其妻比吉等十餘騎

來款閱督撫王崇古上狀朝議以為納叛啓累非安不然安殺之公獨勸上納那吉降安置大同城中厚給飲食衣服供帳器具以市之俺答聞那吉亡大驚發萬騎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懼公令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使那吉衣麻賜緋衣金帶誘示虜使而陰遣謀者以好語款虜曰若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約稱臣守邊乃得歸而孫時崇古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乘老會得孫急而因與為市公與書曰和戎自有體彼即欲得孫謂空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

楚寶

卷三

世

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禮那吉而歸之耳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夫全等至狡獪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鷄犬乎假命語泄彼得為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棄重寶非細故矣且那吉歸而老酋奉約束無他各即假爵封王通貢市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為于是崇古遣使二再詰虜營曉以利害堅其約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不以



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命厚  
禮那吉遣使俺答感泣遂稱臣內屬求通貢市歲歲  
勿絕上令磔全等東市傳首于邊全驍黠甚顧其  
屬曰吾屬死邊事寧矣上嘉公殊勲加少保兼建  
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丞而詔集朝臣請闕下議  
封貢可否衆士籍籍公復以書抵崇古言封貢有五  
利邊鄙不驚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閒養士馬修  
戰守備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酋既  
臣屬土蠻古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既禽即板升

楚寶

卷三

世三

數萬之衆知虜不足恃可馴而致西也虜驕天其  
兆已見老酋死族必分不死必有倚賴呼韓之變我  
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乃復請文華殿舉成祖  
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封俺答爲順義王俺答大喜已而套虜亦願修  
貢市易如宜大例自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虜馬虜  
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居庸以西五千餘里饔餼火  
警天子無西顧憂得一意備東虜矣上念公運  
籌制虜茂著忠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一子錦衣

楚寶 卷三

衛正千戶世其官六年五月上不豫召輔臣至御前  
受顧命公伏地號泣不能起神宗嗣位詔公上視  
大行皇帝陵寢比趨而首輔拱已去位矣公爲首輔  
召見平臺慰勞懇至初二在東宮嘗晝寢夢一美  
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寤而異之以問左右對  
曰殿下他日嘗有大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公長身玉  
立鬚髯修美上憶夢中事特賜金幣及繡蟒斗牛  
服公頓首泣謝因疏請大誥文武羣臣示上意所  
嚮百僚震震振動矣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請勅

楚寶

卷三

世三

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朔又按劉文靖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以寒暄小故廢罷山陵禮  
成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累疏辭免  
上復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日元良曰良臣曰爾惟  
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公頓首曰上幸嚮意  
文字卽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  
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采古答帝聖善可  
爲法者八十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以應陰陽之  
數繪爲帝鑑圖說以獻上起敬受命宣付史館萬

四四一



曆元年癸酉有王大臣之獄一時洶洶禍及轉輸高  
樹公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解嶺東平上將首論  
籌策功謝不受上言臣當先帝時上便安六事  
其一願上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卒不能  
以實應即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  
封事有事下四方罷國者請會皆置記籍與為期約  
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  
或已奏報而諸會故慢令無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  
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上報可十一月以六

楚寶

卷三

世

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二年甲戌西南夷都蠻平  
都蠻古瀘戎也數剽掠蜀魏公推轂會省推四川  
以劉顯為總兵征之是時言官論顯開罪且不貸  
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卒不罷顯顯竟就功公以  
上方稽核吏治乃與太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奏上御  
房中繪天下疆域左文右武各列職名上命設于  
文華殿省覽又請修祖宗故事今日講官記注起  
居兼錄詔諭制勅凡郊廟耕籍幸學大闕皆令侍從  
又選史官六人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

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命入對大臣紀述  
送史局銓次為異日國史原本四年正月御史劉臺  
劾奏公劄故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捷御史不當  
報而臺違例報公以故事裁抑之劉怒遂抗章極論  
公黜橫十餘事公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臺公  
復伸救竟從寬貸六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時歲比不  
登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罷國奉行  
不動督賦益急間里愁歎盜賊竊發乃請詔責有司  
加意牧養命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稜若

楚寶

卷三

世

通久賦重慶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大倉所儲  
足支八年獨大幣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  
動不得休服上下交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拆十之  
三寶公督寬民力真兩利之道上從之何以一  
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倅官一子  
尙寶丞于常典外賚賜有加累疏辭謝許辭太傅伯  
祿五年丁丑三月廷試賜公子嗣修及弟第二人有  
詔修慈慶慈寧宮公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  
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安時縉舉羸上即入言聖



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以其地置龍縣。公舉兵部侍郎，委雲翼力也。公為政大約以尊王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尤留心邊事。有本鎮將吏不知而公別偵之，以告者，人亦不測其繇。是以羣臣恐恐救過，惟謹職事，釐舉無敢飾非枝梧者。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人之威者也。世宗能得其意，故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大阿不下授也。於時政體大肅而漸有不便于公者矣。九月，父文明卒于江陵，計聞累乞守制，不允。

楚寶

卷三

世

是時慧出斗牛間，尾指婺長，數十丈，空宮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慧出斗牛女，至大，臣移徙天下，慈兵起，天下受怨。于是上督公益，堅至于流涕。公又以母老，疏請極哀切。上乃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公子嗣修馳驛，慰營，蔡即迎。母來京，侍養，公感殊恩，慨然遺諭，督疏乞辭，俸守制，預允。歸葬後之十月，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于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五人，皆以疏諫奪情。自是怨公者益甚，公皆身之，即以是稍除。

楚寶 卷三

異已者不恤也。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再疏乞歸。葬，且不得已，勅璽卿金吾獲歸。以三月為期，葬畢，即上道。又特頒帝賚忠良銀印記，一如先朝楊士奇、張孚、鞠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頒行入辭，便殿上為嗚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痛，所以慰賜祖送有加。既歸，喪事訖，奉旨敦迫還朝。召見文華殿西室，問所過民間疾苦及北虜衰敗狀。公對甚悉。上大悅。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

楚寶

卷三

世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擗損，且乖格不可訓。公乃畧舉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著為令。甲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七年二月，河工成，自河決，崔鎮呂泗淮陽諸郡悉為巨浸。瀕河隄縣治隄費且萬萬，廷議迄無成。上以問執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空餘年工成。上漸憐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言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餘兩，而六年所入。

四四三



僅三百五十萬餘金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餘金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不可不知也主制量入為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願將至計所上疏置座為時賜省覽文上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織造不聽公而委曲以請得省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上多曲從之十一月詔度

卷三 世八

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弘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偽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民窮逃亡者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益虧公請料田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好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弁又民間新所懇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天下奉行廉潔焉八年

庚辰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百石晉前所給錦衣衛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公辭大傅尋以大禮畢成聖德日茂拜疏乞休上諭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諭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自今以往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願令無復出口矣遂不得辭三月廷試賜公子懋修進士及第第一人九年正月請命翰林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理道如唐宋故事又奏屬儒臣纂輯累朝寶訓寶錄分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一月上御文華殿講訓

楚寶 卷三 世八

錄舉公偕輔臣四維時行持南京給事中傳舟疏進覽因言大江南北大饑或相聚為盜大可憂即如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乞將積遺盡賜歸費而責各官發贖緩倉穀以惠窮民上俞允公又言今天下至困矣即上幸履蹈節儉臣愚猶過計以為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近者宮中賜寶動至鉅萬輒引常例夫所謂例者今年偶一行之明年即指為故事陳乞耳非祖宗舊制也至于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濫施緇流以求福利孰與蠲賦與民以活億



死元元之命其功尤大。上為感動十月以一品十二年秩滿奏最。上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庸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辭上柱國及伯爵俸十年二月寢疾上時時下手詔問安否賜內厨僕及視醫藥黃門使者絡繹于道久之不愈。上令輔臣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公家平章六月上書乞骸骨。上覽之感痛會遼東大捷至加公太師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

楚寶 卷三 四

愈事同知世世不絕時病已革。上使中使問國家大計不知所報次日窄上惟惓報朝賻賜金幣他物皆加等。兩宮賜亦優厚予祭九壇復增七壇蓋視國公兼師事者儀贈上柱國諡曰文忠造營葬仍命太僕給衣內監獲喪禮公性謹嚴敏爽博聞強識尤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即自負以天下之重伉厲守高不好為好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賜顧託。神廟勿冲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無所顧避毀譽嘗與人書曰僕以一監儒擁十

楚寶 卷三

餘齡。幼至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祖宗法度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讒人者欲割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蟻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悚動。幼主間僕于。至上耳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違道干譽直僕之所薄而不為其大意如此是以人多恨之。上敬重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亦益

楚寶 卷三 四

以夾輔至德自方然。上春秋漸長公過為禁持不少假嘗在講筵。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倖用事多恨老瑞焉保公又嘗疏請斥逐其為奸佞者是以寢相搆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卒。上所幸瑞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上心動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上諭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肯益務攻公為奇并及其黨于是奔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削其諸

四四五



子官御史牟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遠庶人憲熾獄庶人妃因訟寃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上心艷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橈借錦衣衛指揮給事往并勘故構王憲熾事王憲熾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為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熾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為張生穿鼻王憲熾以是慙而叩之會公登第召其祖雲之酒至死而王淫醜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陳劾

楚寶 卷三 四

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警語也丘橈等籍其家懼不申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榜笞子敬修自縊死家人死者纍纍而荆楚之間騷然株及矣獄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西代詔命謫其子編修嗣修戍常籍沒時侍講于慎行遺丘橈書畧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機深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問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益

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為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楚望于事寧罪定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錫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樂郤之族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亦上惟蓋之仁也櫛得書不能用萬曆末臺諫等連章訟居正寃且言其有十大功于國不聽天啓二年朝廷始追述其功

楚寶 卷三 四

復原官予祭葬稍稍給其房屋之未變直者與子孫奉祠住今上御極尤思之錄用公孫同敞為中書舍人追卹有差毛壽登曰江陵承顧託輔幼主身伊周之任寵眷稠渥南古未有也天下固已側目其身矣而振綱剔弊海內披靡又皆其誓沈族碎家而為之者也雖欲避專擅之迹何可得然公無所不可得之人主而奪情之役不以死爭推擊過當有容之度闕焉豈自信報主眷平物論蓋有非常之功誠不



肩區區形迹間餘款言塞衆望耶海忠介有言居  
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諒哉上下數十年間器衰  
視事楚人兩見然江陵名差不正而人顧益思之  
矣

聖楷按衡山竇太處先生劇講學于鄂必參稽楚  
人楚事互相問答一日謝古心鳳洲在坐竇問曰  
楚之相如張江陵將如熊經畧可謂才矣然江陵  
奪情今曩同譏如何謝曰古大聖人有奪情者二  
皆以天下事其親不足爲疑曰爲誰曰父死不葬

楚寶

卷三

四

愛及于戈竇曰學聖人者須大中至正武王及  
行權後世有口寶之者且史闕疑處足傳律謝曰  
更有一無聞之聖人洪範曰緜則殛死禹乃嗣與  
如何竇然之既而曰古心引經證事可廣孝經

楚寶名臣論次

所謂大臣者固無愧于其名矣然人臣奉職循理名  
非所邀也不邀名而名始無愧何得以官爵通顯屈  
我良有司乎古史于列傳外特設循吏蓋念臣有不  
必爲其大而可以自名者歟予徬其意述名臣第二  
凡三卷

名臣一

尹吉甫

文之無畏

公子午

申無宇

公子申

黃琬

楚寶

名臣論次

乙

祝良

鄭產

董和

羅憲

李重

車胤

孟嘉

樂藹

名臣二

許圜師

岑文本

李邵

李邕

周輝

晉儼

吳擇仁

唐義問

張問

譚世勤

吳獵

胡穎

楊大異



名臣三

吳琳	夏瑄	王斌
伍文定	袁宗臯	李承勛
何孟春	梅國楨	耿定向

楚寶

名臣論次

二

楚寶名臣論次終

楚寶卷四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第 侯較訂

名臣

尹吉甫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楚房縣人初宣王即位厥精中興乃命吉甫帥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為賦六月之章以叙其事厥後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

楚寶

卷四

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申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成作詩以贈送之

聖楷曰嘗考周官內史之職掌王八柄掌書王命以詔王聽治漢唐宋相沿所謂中書令是也百官之本國家樞機非有庸勳超格才量清遠者未易授也吉甫或自北伐之後擢居是職亦允稱賢明之選矣然吉甫贈仲山甫詩舉其職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豈亦以冢宰而兼為內史乎宣王官人固



其家法後代有宰相兼領中書令或加中書令者皆得此意而朱子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似未確

房縣考

按房縣即古房子國其地有房山四面石室如房故名舜封堯子丹朱于房戰國屬楚地秦漢為房陵縣屬漢中魏唐為房州中宗以廬陵王被廢居房州今有廬陵城焉地志誤作四川瀘州人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皆誤也又按房縣有湯泉在

楚寶

卷四

縣東十里宋洪邁夷堅志泉中產硃砂有粉水在縣東北五十里源出房山經穀城入漢江雍州記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于諸水俗呼粉漬江又房州圖經云西連九室窮若曲房南柵建鼓以聖勾將是亦一形勝之區也

文之無畏

文之無畏字子舟楚穆王九年會陳侯鄭伯蔡侯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確彊也敢愛死以亂

楚寶

卷四

官乎莊王十九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而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孽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僕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搜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  
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  
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  
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楚寶

卷四

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  
楚師將去宋中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  
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  
及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  
食析骸以費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劉向說苑曰解揚字子虎霍人莊王赦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世言霍虎

聖楷曰申舟為宋孟諸之役不廢王命以死莊王  
亦不自棄其言故伐宋君臣之間信義儼然却又  
生出解揚致命一事皆可為後世人臣死封疆者  
法也子反夜為華元所劫懼而吐實使敵人知備  
專命辱國罪莫大焉而公羊穀梁俱取而大之何  
也且左氏云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  
此是後世劍客之術如楚偷之類故子反懼而與  
之盟公羊乃謂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又謂子反對

楚寶

卷四

五

莊王曰君請處此臣請歸爾云云傲慢悖理豈對  
君父之吉乎當從左為是

孟諸考

孟諸乃九藪之一爾雅云十藪宋有孟諸在梁陶  
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是也又風俗  
通謂漢有九州之藪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豈  
宋之考耶高適夫封丘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  
蓬夫滄洲人而云然者少時客梁宋間故也此亦  
是一證



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康王二年代子囊為令尹五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空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固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楚寶

卷四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蟾伯存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為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齊靡獻于雍梁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兩及之楚師多求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蒯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八年子庚卒以公子追舒為令尹

聖楷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故從楚而叛晉其師甚無名高又不義子庚弗許可謂識大乃楚康強之以出兵卒雁東雨之咎而應南風之奏子庚何罪焉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知言哉又按左傳曰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

楚寶

卷四

宮廡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側心詩曰嗟我懷人寤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時卷耳詩作如此解亦奇太抵古人讀詩包廣而舉微非有專指如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又如韓詩外傳所舉篇章皆此類



申無字

申無字仕楚為芋尹曰芋尹無字，靈王立會諸侯於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亾人以實之。無字之闢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

楚實

卷四

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對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而人有十等。至王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如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亾荒閱，有逃亾者，當所以得天下也。』各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繩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

無所執，逃臣也，退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管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至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靈王十年，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主城陳蔡不羹，暗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於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

楚實

卷四

九

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則無羈不在內。則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前，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瀆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無字子曰：『申亥，靈公乾谿之難，王沿夏入於鄢。申亥曰：『吾父再好，王命王弗誅，惠執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闢，以歸。王繼于申亥氏。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春秋外傳曰：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暫問於范無字，無字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晉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邾，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衛叔段以京，忠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

楚寶

卷四

十

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衛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童叢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暫復命

楚寶 卷四

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華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聖楷曰：申無字答使棄疾為蔡公一段文字，內外傳俱載，繁簡不同，各極其妙。昔人謂左氏聖于文，信然哉。因備錄之，可悟作文之法。

棄疾考

棄疾，即楚平王初，其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巫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

楚寶

卷四

十一

太室之庭，召五子，齊而人。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暫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暫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四五三



公子申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聊弱其甥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主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子使徐

楚寶

卷四

三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麥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幸若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系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曹裔也高乘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其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重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我盍姑億也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奔隨子西帥奔徒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白藍尹喪涉其怒不與余舟必殺之

楚寶

卷四

三

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黜敗楚舟師獲滂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自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文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晉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從壇繼不形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敢費在國



天有留痛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就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張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陳父自春至秋十戰不吉十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

楚寶

卷四

十四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寒卒於城父子開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見殺于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鄭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

馬。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處吳。為白公。十年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聖楷曰。楚令尹子西始而讓國昭王。為義至高。既而料敵制勝。安定楚國。以至報讐。次第色色可觀。其失着處。惟召白公一事耳。近代小儒不曉讀書。因孔子彼哉一語。遂抹殺其賢。可笑甚也。且孔子不答或問。深意固未可測。而小儒又謂子西沮書

楚寶

卷四

十五

社之封。故孔子惡之。不足採錄。然則晏嬰之沮孔子與子西無異。何獨不絕其交。此皆俗論無補於世。昔陳亮有言。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抵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嗟乎。子所以取公子申也。



遷郢於都考

按水經注都古都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邑後遷都焉秦滅楚復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韓愈有宜城驛記甚詳文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聞茅屋祭昭王

楚昭王考

按昭王軫平王秦女之孫也立十年而吳師入郢十一年反國二十一年救陳卒于城父是歲也有

楚寶

卷四

六

雲如魚赤身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夫其失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十日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黃琬

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失父蚤而辯慧祖父璽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璽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璽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璽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璽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璽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

楚寶

卷四

七

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蕃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誣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絕股參等並以才行蒙舉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琬官琬韙俱禁錮



題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吉事者多訟題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被廢奔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

楚寶

卷四

六

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安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庸背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殺之時年五十二

聖楷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為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子琬所以犯難而不顧也惜乎與王允共謀誅卓而不救蔡邕之死王公無後琬豈獨存君子不能無深咎焉耳

日食考

按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未驗其所行之遲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推其遲速文未詳其交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

楚寶

卷四

九

高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若夫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而日為之食者此則繫乎人事之感也今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自有食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問蓋是時梁太后攝政故天變應之



祝良

祝良字名卿，一作長沙人順帝永建中為洛陽令。時大旱，祈雨不得，良乃暴身庭階，告誠引罪。自辰至申，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太尉龐參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良聞之，率吏卒入大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楚寶

八 卷四

子

未幾出補并州刺史。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羆兵二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羆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畧。李固建議謂空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因舉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關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聖楷按祝良本長沙人。楚紀與湖廣總志俱作長沙。湘鄉人大誤。兩漢時湘鄉屬零陵。魏漢書何得云長沙也。一統志作臨湘人。是又按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聰明博學，以廉平見稱。為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龐參妻絕相類。一殺子，一殺婢，良皆收治，悍婦之風其稍息乎。

楚寶

八 卷四

廿一



鄭產

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因言於秭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於是更名白土為更生鄉。

聖楷曰：禁殺子如之憐，近日當事亦有動念。及此者，然皆榜示虛文，未嘗實實以救人為已事。如先賢鄭公之所為也。大抵溺殺子如有二端：其一，家貧不能養活，其二，母苦不樂多子。尤惡生女。以此

楚寶

卷四

世

習為殘忍，不自知非。倘為上者，既多方以勸悟之，復嚴法制以禁其母。厚生殖以周其窶民，即無良室。忍故殺其子，如哉。程子云：士苟存心愛物，即一介之士亦必有所濟。吾故於鄭公贊歎之矣。復載記管人所行，輒效者數則于後，使有所觀感而惻然也。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曰：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

常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嚙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

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不知，剗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又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胡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避獨念其妹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在律故

楚寶

卷四

世

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至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勅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畜猶爾，而况於人。昔王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



皆不舉。潛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人。特未知耳。恃深契。故不自外。

厚德錄曰。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菽場。其利甚博。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千三萬七千有奇。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

楚寶 卷四 廿四

千有奇。免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此事與鄭公相類。而設處之法。更巧。居尊位者。當以為法。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壅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與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從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

楚寶 卷四 廿五

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收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慤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勤見啓誨，論參事於幼，卒每言則盡，後從事於  
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  
此。

蜀書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隆身長八尺，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  
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水經注  
曰：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與檀谿水合，谿之陽有  
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

楚寶

卷四

其六

家。身。縱。目。檀。谿。念。崔。徐。之。友。未。嘗。不。撫。膺。躊。躇。悵。  
悵。終。日。矣。  
三國志注曰：備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至簿，  
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仕至兗州刺史，右驃騎將  
軍。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  
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  
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  
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  
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太將軍闓  
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宇西  
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  
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

楚寶

卷四

其七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  
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  
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器械，  
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卒，百城無主，吳又使  
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  
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梓潼北  
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  
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  
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



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  
罷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追封  
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  
後問先輩空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  
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

聖楷曰羅憲初師事譙周及蜀歸順侍譙華林論  
薦蜀才獨不舉其師者豈亦惡其建策降魏而鄙  
薄之耶今觀憲守永安孤城繕甲完聚距戰經年  
卒保無虞其謀畧亦足奇矣使後王毅然不納譙

周之言君臣固守背城借一猶有生氣即不然退  
次東鄙以思後圖蜀未始無人也蓋是時憲以重  
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  
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  
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  
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  
耶惜哉一夫誤計漢業遽斬此北地王誰所以痛  
哭於昭烈之廟也

楚寶 卷四 廿六

李勣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王隱相秦州刺史  
都亭定侯勣少好學有文辭蚤孤與羣弟居以友愛  
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  
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  
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  
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  
風俗為弊已甚高至于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  
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

無不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  
定土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  
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泰及斯道罷侯置守風  
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  
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  
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頌順  
欣觀太平然承魏氏彫敝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  
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  
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和并就且閉

楚寶 卷四 廿九



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  
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樞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  
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  
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  
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驥括於間伍則  
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  
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  
反本修之於鄉諱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  
入轉尚書郎駁制奴婢限數及貶秩居官等奏文多

楚寶 卷四 三

不載太熙初遷廷尉平又駁廷尉所奏再遷中書郎  
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  
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  
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珣燕國霍原馮翊吉  
詡等為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  
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  
中書奏原高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  
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  
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楚寶 卷四

年踰始立草野之舉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如蔡西詔書廉讓宜崇淳競宜黜其有履  
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  
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  
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隼評以一風流然古  
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  
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語嘿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  
異操疑其所守之美高遠同終始之實非所謂擬人  
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

楚寶 卷四 二

舉之至沉為中正親執銜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  
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藟藪道藝外無希  
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  
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其軼  
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  
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  
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舉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



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教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晉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樸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魏書

卷四

世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因訪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耋而志氣克壯耽道窮獲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因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窮嶷去官永康初趙王

倫用為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

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魏矩至江州刺史世說新語曰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邊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慶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

魏書

卷四

世

李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九品考

按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雜處詳按無所尚書陳羣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



或道義虧喪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焉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闕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楚寶

卷四

卅四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今澧州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胤至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

楚寶

卷四

卅五

每有盛坐高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靈康初以胤為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玉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堂明之制既甚難詳且樂至於和禮至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



後明堂確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詣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至上當陽升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宣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綽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殺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楚寶

卷四

世

聖楷曰元顯道子之愛子也安有欲誅人愛子而密言之於父乎且元顯少年兇銳邪黨傾附道子耽荒麴藥信惑譏諛而武子自蹈危機寧有生理哉至黜國寶之姦不署殊禮之奏卓然可與事君矣

囊螢考

按今澧州車渚市有張螢臺即武子少讀書囊螢處也又其墓在州東三十里新城鎮今建書院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嘉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喪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聞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間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儻類咸敬之同罷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温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第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穎川庾亮以弟舅民望受

楚寶

卷四

世

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確嘉部廬陵從事下繼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常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與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姊在堂兄躬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寔故應尚德之舉大傅河南褚裒簡穆有菟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嘉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



自寬。襄歷觀。遂指嘉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襄之得嘉。奇嘉為襄之所得。乃益寵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墜。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命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歸。見嘲笑。而請筆作。

楚寶

卷四

世八

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問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嘉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曾稽人。喪。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

楚寶 卷四

俄。選長史。在朝。賸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選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嘉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達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

楚寶

卷四

世九

蘇軾史評曰。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傲。豈安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聖楷曰。晉書附沈充于王敦傳後。此逆黨。理應附著。若桓溫傳後。綴以孟嘉。似傷忠厚。且其傳語。踈畧。不稱嘉之為人。予故取陶元亮所撰孟府君傳。庶幾大雅君子之德有所表見焉。

四六七



鄖鄂考

按前漢書江夏郡統縣十四後漢書江夏郡統縣十二晉書江夏郡統縣七俱有鄖縣而無鄂蓋漢晉江夏郡置於今之雲夢縣北四十里非今之江夏縣也今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亦屬江夏郡至三國吳時又分江夏置武昌郡統縣七始有陽新與鄂縣陽新即析鄂之南境也以郡邑沿革考之鄂即今武昌縣是陽新即今興國州是而鄖則今之羅山縣地也其地與孝感相聯隔在漢江西北

楚實

卷四

四

相去甚遠故嘉別傳云江夏郡人曾祖父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其說甚明乃宋人惟知宗為江夏人而不考宗為江夏之郡人遂稱江夏縣城東有露竹院為宗故宅紹興間立祠以祀一統志亦相沿以宗為江夏縣人武昌縣志又引別傳訛鄖為鄂以宗為武昌縣人俱誤甚近雲間陸伯生撰廣輿記於孟嘉墓下注云嘉嘗為陽新令卒葬此尤可笑古今不學無識之人妄自撰著如此類何可勝數

龍山考

按龍山在江陵縣西北十五里山勢綿延俗名嶺山其上有落帽臺錢希言龍山記云龍山蜿蜒如龍逕西北羣岡而來又東盡于落帽臺總之皆龍山也胡禦落帽臺記云萬年固佳士然所事非人風伯為之免冠耳此亦可謂善譴

楚實

卷四

四



樂謫

樂謫字蔚遠南陽滄陽人屬南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罷物試諸甥謫時尚幼高所取惟書愨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謫等使讀畢言所記謫畧讀具舉愨益善之齊豫章王嶷為荊州刺史以謫為驃騎行參軍嶷嘗問謫風土舊俗城隍基跡山川險易謫隨問立對若按圖牒疑益重焉武謫解門如市疑遺規之方見謫閣閣讀書後為大司馬中兵參軍轉著記室永明八

楚寶

卷四

四二

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舉叛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謫問以西事謫上對詳敏帝悅用為荊州治中救付以修復府州事謫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項之咸畢而役不及民九年豫章王嶷薨謫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謫為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謫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大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謫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謫性公疆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墜忽庫中火欲

推舉者謫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

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為廣州刺史卒官謫姪適徵士同罷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謫為州迎姪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天監初累官至尚書右丞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後為江夏太守便

楚寶

卷四

四三

道還鄉割宅為寺樓心物表云

聖楷曰武陵志有樂令園云謫為武陵令時治園植桃李去後百姓愛之不忍剪伐因名按謫本傳未嘗為武陵令也但遷龍陽相時齊豫章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謫為政而後人遂因而訛傳之與龍縣志中如此類甚多皆當刪去



楚寶卷五

明 梁登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謝

潘較訂

名臣

許園師

許園師許紹之次子也。有耄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遠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園師愛

楚寶

卷五

乙

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園師掩不奏為人所撻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園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嫌無兵邪敬宗因是劾奏遂免官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賂者園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葬恭陵

聖楷曰唐紀云左相許園師之子自然為奉輦直

襄遊獵犯人田田王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園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王詣司憲訟之司憲大夫楊德喬不為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云云今本傳俱不載當是許敬宗修實錄時削去耳然以宰相之子射人既杖一百使復具奏引罪則攻訐之輩何所行哉惜乎園師見不及此

唐高宗書法考

唐朝叙書錄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遠東

楚寶

卷五

二

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園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園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園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風者豈過實古今書聖也聖楷按寶泉述書賦自高祖太宗以至武后皆有佳評而獨不及高宗豈銀鈎鐵畫亦為金輪氣焰所奪耶可發一嘆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其先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徙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定辯對哀暢無所謂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贊綜舉秀才不應蕭銑備號召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

楚寶

卷五

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驚不如厚撫荊州勅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畧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誅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籍田文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為請帝

楚寶 卷五

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進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修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為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軍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蓋曰憲陪塋昭

楚寶

卷五

國始文本貴常自以典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以孝顯撫躬困篤恩義生平故人雖驛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嘗親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勅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甲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



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尙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至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固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

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感其意召文昭讓救卒無過唐紀曰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出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

楚寶

卷五

五

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因聞命將出師至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至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率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

朝列後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聖楷按此疏甚得用人要着兼本傳不載諸疏特爲存錄

冥報記曰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湧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

楚寶

卷五

六

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遂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語人云



李邵

李邵字子玄，廷唐人。初，今寧遠縣，宋州府。太和二年，舉進士第一。時昌平劉資對策，譏切時政，指斥宦官。考官馮宿等見資對，嗟伏，以為過古。翹而畏中官，臆不敢取。士人請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觀常務類得優調，邵以河南府參軍入試，曰：資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贊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

楚寶

卷五

七

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昔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朝之成敗，陛下所防，關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茲比。有司以言涉評，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至於垂涕，謂資指切，左右良近。臣銜怒變典，非常朝野。喘息誠恐，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資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評必容。

楚寶 卷五

四七三

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資，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謹直結離海內忠義之士，皆懼誅夷人心。一推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資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資直。臣逃苟且之慙，胡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邵後歷賀州刺史。

廣西名勝志曰：李邵為賀州刺史，留意吏事，甚得人。心州有甌山，高千餘丈，舊名幽山，邵更名曰丹甌。賀人愛之，至改丹甌為瑞雲，以永其思。

楚寶

卷五

八

聖楷曰：劉資字去華，南州昌平人。對策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儒皆表請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資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訟資冤。贈諫議大夫，諡子孫。授以官，嗟乎！由是觀之，科名重人乎？抑人重科名乎？子玄此疏，當與去華對策並傳天壤。今道州寧遠縣有狀元李邵墓。



李郝

李郝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郝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臥，洛且華，毋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郝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郝籍在軍，不得為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郵刺賊盧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郝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

楚寶

卷五

九

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燧洛中召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內監軍迫建封子愔至軍務帝以郝剛敢拜宣尉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驗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宸不敢動情即上表謝罪稱兵馬哥後郝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為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

修謂郝以為不可詔為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為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郝以兵二萬分壁郟境貨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忌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郝素富強即籍府庫得一歲儲餘盡納於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緊郝偁之是

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郝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郝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郝直無私與楊愬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郝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楚寶

卷五

十

折宗元石表陰先友記曰李郝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聖楷按。卍子。仕至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  
卒。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  
分司東都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入印。走河陽。時留  
守劉允章為賊脅。造入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  
亦不臣賊。入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礪好學家。有  
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  
甚多。子沈。字東濟。亦有俊才。

周墀

周墀。字德升。其先汝南人。自襄成侯。擢徙居黃岡。  
墀其六世孫也。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  
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  
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歲召  
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縉紳。有名士紛逐之。  
獨墀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  
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  
或召左右史資質所疑。墀振為天子。欽賜俄知制誥。

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  
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  
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  
宿將暴營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  
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  
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  
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  
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宣武墀言。天下大  
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



尉韋讓求為京兆持不與。繇是安進者少。哀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璠對不合。青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璠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聖楷按璠初為義成節度使。璠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璠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若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璠深然之。又宣宗嘗

楚寶 卷五 三

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彛曰：臣嘗奉職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稱歌思如丹。尚存。於是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此二事皆佳。不知宋子京何以不採入本傳。

胥偃

胥偃字安道。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已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後累遷入翰林為學士。權知開封府。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證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遷元昊朝貢不

楚寶 卷五 十四

至。偃曰：遠討之大暴。安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出而後加兵。則不直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苦之咎。請從末裁。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責遠。非



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李偃未仕時家  
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  
月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偃水陸田各限以月。  
因著為令。常與謝絳受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  
偃者。偃不敢發視。函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  
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  
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  
聖楷曰。偃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宋  
史傳之。歐陽修志之。而長沙志不能詳其事。深可

楚寶

卷五

五

歎也。其子胥元衡字平叔。亦進士。工為文。詞謹良。  
廉潔居官。雖小必慎。在染院二庫。有能名。卒年三  
十九。子茂。諱太廟室長。亦蚤卒。曾鞏志其墓。元衡  
外直史館。弟約之。妹也。妻韓氏。封成安縣君。暨茂  
諱婦謝氏。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  
之。

吳楷仁

吳楷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  
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  
范純仁獨異之。曰。簿乃有是人耶。建中靖國初。畿內  
饑。多盜。以楷仁知大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  
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必命推埋。故犯誅之。毋  
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積奴犯法。按致于理。  
積志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仇吏  
也。疾驅至候者。皇遽入。自擇仁著衣冠坐。庶下。喬年

楚寶

卷五

六

慮囚。摘隱剔決。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魁傳舍  
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願乃得一  
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權熙  
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為副使。從招討使王厚  
領兵深入克蘭麻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  
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帝。  
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  
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監綴之。如削鐵。譏不能售。  
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



曾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云：某送某獄，某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鑑者以捕盜襲官，諸司使服金帶，擢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竇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勳第，擢仁跡取之，竄於遠戍，中以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後再起知青州，不克拜卒。

聖楷曰：宋喬年，宰相廂之孫也，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媼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魄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其人固無足數，惟按吳樞

楚寶

卷五

十七

仁一事，差不媿元獻公後，而楚紀編之稽謀，可謂不倫甚矣，且喬年原非楚人，楚紀如此類，皆可刪。

唐義問

唐義問，字士宣，善文詞，試禮部，再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陞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論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余可面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空復改，嘗從曾者，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

楚寶

卷五

十六

判官，一路救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舉兵多，卒所至成聚，義問請命，請官自陳，給券續食，人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候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程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



最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後皆為州  
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察  
渠陽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州府卒  
聖楷曰史稱介之子淑問難進義問強敏介之孫  
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予謂淑問之難進為  
其敢言有父風也義問之強敏為其文章通時務  
也恕之高行為其甘貧不樂仕進也皆人稱虛懷  
慎三世清節不易若介家世展也無愧因各以其  
美著焉

楚寶 卷五 九

渠陽考  
按宋渠陽者即今靖州楚兵防志云靖州據辰沅  
之上流為重湖保障兩服要區與蠻壤相犬牙夷  
人族種蟠踞溪峒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  
不能畏驅且其境與宜州羣苗相接勢成犄角表  
裏為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亦為其不便攻守也  
聖楷按蘇軾有論渠陽劄子甚詳其制取之策  
我國朝卒平其地為貢賦之域然則荒徼廢在  
何必不為我用是在設險防危費得其人耳

張問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宋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  
牧地在魏歲久言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  
至吏苟趣辦持詔書奪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曰  
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刺用心悉  
如問何患赤子弗安也立擢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  
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  
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  
則左疆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

楚寶 卷五 十

陳兩隄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  
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所  
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二十萬自漕築隄  
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  
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  
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  
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為公權之亂罷縣株蔓連  
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  
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為帝言民免常平



助役之苦，反以得流凶為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石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慶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世衡善。父喪，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及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聖楷曰：宋史為青苗法始行，滿朝大臣盡力爭之。

楚寶

卷五

三

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能尚能懇懇為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敝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甚矣宋史之陋也。牧民之選，父之職，惟守令職不易，副高謂縣令不當與部使者抗，有是理哉。國朝劉忠宣公大夏嘗謂人否，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又章楓山

懋亦以當時不得做臨武知縣為恨。噫，由二公視之，部使者豈能尊於縣令哉。

熙寧地震考

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鄆州須城、東阿二縣地震，終日。滄州清池、冀州亦震。壞官私廬舍，城壁是時河北復大震。或數刻不止，有聲如雷，樓櫓民居多摧覆，壓死者甚衆。九月戊子冀州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師及冀州地震，十二月

楚寶

卷五

三

癸卯瀛州地震，丁巳冀州地震，辛酉滄州地震，涌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甲之屬。是月湖州地震，震是歲數路地震，有一日十數震，有踰半年震不止者。聖楷按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是時神宗即位之初，用人求治，高王安石首為變法，兵役民勞，禍流後裔。故紀元高日食于上，秋冬高地震于下，豈偶然哉。先儒以為由此而上則為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為哲宗徽宗欽宗，以至千南渡，乃有宋一代升降之會也。



譚世勣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舉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屢變非不易之論蓋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世勣獨坐直廡繕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為隣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為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已罷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安引恩澤任子持不與

楚寶

卷五

廿

吏白有某例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而取中書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罷廣言路吝賜與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文為當路所疾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素幸且還使與李綱副執政奉迎同至管龍德宮詩辯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高廟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其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常修德以應天不妄惑說說進

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因言童貫小惡不懲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鼎建議分外罷為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額未世勣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鼎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駢南下世勣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孫傳深然之又格于鼎議再冠

楚寶

卷五

廿

東駕至金師帳下文以十害說其用事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命與李綱同直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所著有師陶集  
聖楷曰世勣當在秘書省不附蔡京父子以取貴仕其立志已皎然矣故其直氣讜言遇事不撓無不可以殺身者豈待邦昌逆命時耶嗟乎為靖康之忠臣易為政和之直臣難不然胡寅趙鼎輩逃人太學欲何為也



吳獵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至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畧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獮薦確本司華備差遣盜李接起陪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聞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

卷五

五

陛下交於此時問安上書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揚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靈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空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

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栻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泉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議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尋劾罷黨禁既弛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

卷五

五

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鄧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道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罷厥後皆為名將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罷戒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置達干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置達干



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過悉馬湖射斗陂之水西北真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追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侍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

楚寶 卷五 七

擊金人遂去又督並遣等援德安並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清粟避陝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遷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於潭獵又親炙湖南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聖楷曰吳畏齋子同罷人又其治績在荆湖間今

皆泯泯無聞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其然乎抑史稱其以學為政夫適當偽學之禁而能行已志千載而下安得不仰詠其餘烈也

三海八櫃考

按江陵縣東北十五里吳陸抗築大堰高保融得之名為北海宋紹興李師夔乃櫃上下海以遏敵開禧初兵端既開劉甲再築上中下三海於是吳獵趙方皆增修以壯形勢後孟珙又引沮澤及諸湖水注之三海綿亘數百里遂為江陵天險金人

楚寶 卷五 六

嘗犯荆門州距江陵纔百里而去以三海之險故也八櫃者所以蓄泄水勢三海俗名海子八櫃俗名九爾然其地今皆湮塞問之江陵人多不知



胡穎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璠，娶趙方弟雍之小女。子長曰顯，有奉勇，以材武入官，數有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鑿成童，即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嚮，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

刑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霧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諭堂奉毋居之。帝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已而旱，谷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

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戴以關檻。穎令之曰：爾有霧，當三日見。變惟過三日，則無神矣。屆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穎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強記，吐辭成文。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驚歎。臨政善斷，不畏疆禦。在浙西，崇玉府十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浙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為默然。

聖楷曰：先輩文衡山云：王雲鳳，山為陝西提學。臺長江公某告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按此與楊允恭對胡穎之言正合。其後穎殺蛇神，斬劫卒，都從毀淫祠，做去若見稍不真，定無此等舉動矣。胡公亦可人哉。

聖楷曰：先輩文衡山云：王雲鳳，山為陝西提學。臺長江公某告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按此與楊允恭對胡穎之言正合。其後穎殺蛇神，斬劫卒，都從毀淫祠，做去若見稍不真，定無此等舉動矣。胡公亦可人哉。



楊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年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憲大怒摺其罪弗得坐以方

楚寶

卷五

世一

命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尋與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為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功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略復以彌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闔門皆遇難詰且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深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

楚寶

卷五

世三

之大異易服潛去推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迂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才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時常平司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之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絕迹凡為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扶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震霖震霖忠義聖楷曰醴陵故湘南地山水清鬱空產英譽然獨盛于晚宋時亦生才之一厄也若楊公三世忠孝可為惻然



楚寶卷六

明 梁谿高世恭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丹陽賀開中較訂

名臣

皇明

吳琳

吳琳黃岡人父應淵富好行德與吳草廬魯子輩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書西山先生褒之至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歲用詹同

楚寶

卷六

薦召為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武陟臺著績入為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於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關鄉試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朱淵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賜誥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乞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會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稱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為原官後

在吏部堂一旦瞑坐而逝

聖樞曰人臣潔身事主而蹈危機者非盡其世之不淑也或快意當前止足念少或功高譽重歛退未能古之覆轍往往然矣吳公起自布衣屢登樞要獨能隱顯一致坐化木天視夔門之旅櫛斯為優矣魏天年寧不悲夫故爾與監鴻猷得時之美駕若夫含章貞守以從王事所謂棄鱗養角知所輕重也

楚寶

卷六



夏瑄

夏瑄字韞輝，湘陰忠靖公之次子也。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公澗嘗夢上以櫻桃一盤錫忠靖二子，長子瑄避不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瑄卒，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公夏氏者必此子也。」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

楚寶

卷六

三

官致命於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而別遣官護喪，且厚恤其寡，公強記過人，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之。正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將薨，謂公曰：「尚寶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命公上疏乞立功自效，尚書王公驥奇之，欲以公往，有沮者，乃已。八

年命署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為寇，宜密令諸裔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利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搗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胡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器械，修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

楚寶

卷六

四

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遠闚，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吾地，宜命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退無所禦，宜調邊兵之手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良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無故遣使與吾諱者，偕來



必倂為遜辭以緩我應揆揣我進退規我虛實或為  
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為反間安慎防  
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  
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  
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強  
不虞吾至且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  
况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取戰吉臣  
以為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  
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日汝寧鳳陽諸

楚寶 卷六 五

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為  
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國用仍條陳  
事實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至  
及所舉勞以酒幣揚名于旗以備忠義然後榜諭凡  
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者許以官賞  
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為兵者釋之  
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  
人兵集既眾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  
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

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揚會事定不  
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 命掌南京尚寶司  
事三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為  
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宥罪敗師棄守之將  
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曰去利以為  
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己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  
虜入貢致生邊患窟兵麓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污  
吏賣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空  
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

楚寶 卷六 六

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罷縣  
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寧邊患曰審機  
以為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  
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常戰而與戰以致敗績  
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大過虜經其城常戰高不  
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犯畿甸自納  
其死而我過為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鑒  
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雲國耻大學士高公穀見公  
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副使凡所賜



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  
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為○夫○人  
成○化○二○年○進○為○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  
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往○更○宿○衛○十○四○年  
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圖  
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草○疏○大  
畧○言○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勅○諭○皆○農  
桑○軍○國○為○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

楚寶 卷六 七

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  
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且○夕○死○此○而○不○言○永  
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計○聞○上○遣○官○諭○祭○於○南  
京

聖○楷○曰○諸○葛○武○侯○卒○於○軍○中○宣○王○案○其○營○壘○處○所  
歎○曰○天○下○奇○才○也○夏○瑄○少○恥○父○蔭○欲○立○功○自○効○不  
得○土○木○之○變○虜○犯○京○師○瑄○憂○憤○陳○四○事○又○陳○三○事  
識○大○察○亂○出○奇○設○伏○皆○救○時○急○者○而○當○事○者○卒○不  
能○用○其○言○惜○哉○子○故○特○表○著○之○使○如○武○侯○之○營○壘

後○人○知○所○取○法○也○抑○觀○其○終○于○太○常○力○疾○一○疏○又  
何○其○老○成○惋○惻○篤○于○忠○悲○廖○太○史○題○夏○氏○三○世○畫  
像○云○大○師○公○功○在○當○時○澤○流○宇○內○猶○之○衡○嶽○出○雲  
洞○庭○浴○日○鼓○扇○造○化○而○物○不○有○其○功○太○常○君○克○昌  
厥○後○振○揚○先○烈○猶○之○山○下○出○泉○風○行○水○上○涵○蓄○浩  
漭○而○人○不○知○其○蘊○通○政○君○發○其○幽○潛○續○其○碩○膚○猶  
之○山○益○峻○而○高○水○益○駛○而○奇○而○莫○知○其○所○紀○極○鳴  
呼○盛○矣○通○政○君○名○崇○文○瑄○之○子○也○舉○進○士○亦○有○異  
才○多○建○白

楚寶 卷六 八

于○肅○愍○功○罪○考  
維○風○編○曰○少○保○于○肅○愍○公○諡○已○已○之○秋○胡○塵○駭○天  
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踰○跡○於○郊○坰○變○在○呼○吸○間  
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  
勞○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闕○然○而○誰○監○國  
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掖○習○請○立○斃○王○毛  
二○豎○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侯○命○行○誅○焉  
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  
法○紀○不○章○戰○守○無○具○廟○忠○且○方○熾○也○公○首○正○扈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畧遇劇勤王二也嗣徐理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命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靈嗾劇邀大臣議和後恭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金之愚計也公

楚寶

卷六

九

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善靈異族以國為市此劇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會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開調停少失于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固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倉黃汪晉

動中機交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會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為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綱公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

楚寶

卷六

十

食於無疆者當以鑒公此血誠也聖楷按于公初謚肅愍肅公允嚼撫浙始題請改忠肅時大司馬王公雲渠在都中夢于公來訪以詩相質覺後但記一聯云空山清淚悲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王異其夢而謚乃定噫公之精爽如此類甚多後學不知或妄為論列予故取耿恭簡之論附見於此



王竑

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戊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邸王監國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摔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文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為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為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鏞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

楚寶

卷六

十一

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安急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陸命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能論以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劫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請岷戍關平會災傷四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府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湮沒老穉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

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而宵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顛太貪若廉太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管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

楚寶

卷六

十二

歛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文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自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災艱邑賑濟公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



千五百人勸諭富有之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千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鷓鷯之棲戢未寧耕籍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

楚寶

卷六

十三

都御史仍治淮安上皇復辟謫浙江恭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宇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宵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職聲望益重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正德中謚莊毅

通紀曰王莊毅公竣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籍竣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竣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

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徒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賢四十人空庖六十楹度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殮家莖之窟晝夜竭精慮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竣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楚寶

卷六

十四

聖楷曰今之爲民上者遭歲大歉輒藉口云救荒無奇策試看王伯毅之賑濟饑民是奇策否此策在有位者人人可行否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朱子亦謂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况時位在我得行其志者哉按景泰二年帝頗聲色參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命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開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謔曰向方承詔出九重台銀爲豆驅良工願願勻回奪天巧宋函進



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階下萬  
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  
袖金鑄半階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  
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  
作豆競拾得辛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  
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  
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  
官倉有米無錢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王山來愛  
一頓安邦只在極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

楚寶 卷六 十五

骸○百○萬○人○嗟○乎○讀○此○誰○益○知○世○道○之○功○德○不○小○矣

伍文定

伍文定松滋人弘治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以  
事忤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逮詔獄為民璫誅補  
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瑛以異材薦  
于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多盜乃謂吉安至  
即會承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賊得渠  
魁謝志山等宸濠反詐奉太后聖旨移檄遠近入  
心惶惑文定即同都御史王守仁倡議討賊提兵攻  
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

楚寶 卷六 十六

戰砲火燎其鬚而不為動濠遂就擒陞按察使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尋起為  
兵部右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  
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境賊平  
時苕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文定因乞休許之  
至是卒詔賜祭塋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不  
能與時為俯仰故功烈甚著然以粗犷終其身為志  
士所深惜云



皇明通紀曰正德十四年六月福建福州軍亂王守仁奉命往撫將至豐城聞宸濠已反守仁乃棄所乘座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連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官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

楚實

卷六

七

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宸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眾殺溺死者萬

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妻如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訥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空奮其忠勇則尤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髯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誅鋤寧賊者曠世一例焉

王陽明舉能自代疏曰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

楚實

卷六

六

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聖指按平濠一案賞不酬功若文定皆未免有徒薪之歎故併採陽明薦疏可為定論



袁宗舉

袁宗舉字仲德石首人少俊異有大志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恭穆與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選克長史勵精奉公獻皇慶得賢相事無大小悉裁決焉嘗降溫旨袁長史厚內方外正學篤行盛德長者也益見信任登弊戢姦衛從有強取民財者廉之不少貸由是府中憚其嚴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丁巳獻皇奏舉歷任既久輔導以正宜加陞擢孝皇帝授正三品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乙亥獻皇

楚寶

卷六

十九

復表臬清謹有年政事練達武皇帝賜青勞之進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辛巳世宗入繼臬扈從至良鄉上覽禮部具儀謂臬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臬曰至王聰明仁孝實天啓之蹕次京城行殿輔臣楊廷和固請上由東安門入納曰今上繼序即帝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關大明中門入登大寶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建白悉為國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先武皇帝時內豎乘逆璫餘

烈縱恣不戢臬首請裁抑止給役禁闈不得預政事典兵柄繇是闕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初十日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素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門者八月初二日上簡儒臣備日講臬預知經筵敷陳墳典明剴切上

汪聽為之改容因欽賜奴婢各六人初為長史時中酒畫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跪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惟宿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至是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

楚寶

卷六

二十

昔夢中人也定數之不可移如此九月朔遺疾上命御醫診視中官臨問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婢不從遣命各放寧家寢疾七日卒年六十九謚榮襄聖祖曰漢官制諸侯王傅相亦盛矣哉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確置及景帝懲七國之亂始更易傅相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高官僚亦自此省矣然魏晉以降師友文學起家王邸又何其彬彬郁郁也我國初畧倣漢制靖難後惟置左右長史二人掌王國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行



之百年而無弊洵良法也。崇禎雖附日月之光華，際飛龍之景運，要其致身亦匪術當其扈從至京師，獨正色厲聲呼關大明中門而入，與宋畧滑橋之叱太尉何異哉？若夫大禮議起，良鄉嗣泣之對，蚤已昭合。宸衷覺永嘉諸人為多事也。

楚寶

卷六

廿一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為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塗，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諫，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雲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

楚寶

卷六

三

周憲公諭降，徒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諷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詔大理卿肅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携貳擾我，開原懿路沈河三



城俱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墜樹木為阻。固東園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勳愬公欲并中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尚書兵部。當是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甚。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

楚寶 卷六 三

哈密。推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區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特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曾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直言往歲

楚寶 卷六

之事。正以兵權歸關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九年大風。書海。上恐懼憂邊。詔問之。公答曰。聖祖有訓。謹。備胡戎。去歲水合北虜。盡入河套。以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空于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暴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種使賊相隔。絕元良。唇最近京師。不善撫卹。為門庭之寇。雲南安。

楚寶 卷六 四

風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耄。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蚤為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詔問公。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下儉節。懇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郊禘。又詔問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公。楚人有名。上稔知公。幾欲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

四九七



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樹益府長史

聖楷曰李康惠公父李田字舜耕景泰甲戌進士  
勳業人品與康惠益後先相映云今畧紀其一二  
事為郎中時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薦田可任督  
餉至蜀度其地險阻遠輓病民乃計黔瀘夔慶等  
處官民所有徵調勸諭得糧二十餘萬石草四十  
餘萬束凱還論功擢廣東左叅議海南夷酋那喃  
叛衆議請兵田不可巡撫檄田獨任渡海發近  
兵捕首惡誅之躬抵巢穴懇切開諭蠻畏威懷德

楚寶

卷六

二五

相率効順後陟右副都御史巡撫京畿適久旱民  
轉徙饑甚田發官廩賑濟仍假貸富民或給官錢  
俾自趨食全活近萬人中官汪直用事怒田不私  
謁林以禍無恐及其敗人慶之亦撫喜此與康惠  
彰義東市之對同一氣節也楚先賢又若鄭忠肅  
之父子輔劉忠宣之父仁宅皆有行業卓越時流  
子收之獨行庶幾蔚宗懷尚風軌之旨耳

梅國楨

梅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韻能詩  
文善騎射既舉于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  
仕進鍾采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  
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  
晨夕分題賦詠為驥壇至盟遊金吾戚里間歌鍾酒  
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為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纒分  
鯖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射平原酒  
後耳熱相與為裙簪之游調笑青樓酣歌酒肆布衣

楚寶

卷六

其六

楚製出入市廛摩杪鍾鼎賞評書畫大泉長並有若  
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因知公愛憐光景耗磨壯心與  
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內朗宏量沉機真謝安石  
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譚視事不令  
而戢邑多中費數擾條教公誦其言崇其禮皆良悅  
以去入觀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蒼頭十餘  
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兔射野雀他邑令值之大駭  
以為探丸人熱視則公也以政最入為御史壬辰春  
寧夏逆賊劉東陽許朝暉等承恩土文秀等念巡



撫黨馨裁制叛率特起殺之遂據城掠堡反督臣魏  
學曾以變聞朝廷肝食公上封事大畧言賊不足畏  
獨虞秋高馬肥勿崩入犯禍且不細為今計者惟擇  
驍將扼虜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將李如松  
父成梁弟如楫等俱足智勇無忝崇文李愬且世受  
國恩可使也上許之諸言者畏李氏跋扈不空拒虎  
進狼議論鼎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猖獗必得  
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閑宿  
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

楚寶

卷六

七

可任雖寧夏嗜承恩父子號為勇健而不知李氏父  
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拒虎進  
狼之憂因于此亦念之熟矣李氏父子即為狼子野  
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于遠東握兵之時而不當防  
之于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至洞  
察矣不以疑之之目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日  
反為赤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時拜下矣  
謂成梁為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為濟臣之所不  
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上而

楚寶 卷六

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與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  
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  
者因疑而得肆其讒敵人因疑而得行其間欲專制  
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欲無借也人曰非  
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  
以立威欲待釁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  
軍謀而不令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  
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舍  
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

楚寶

卷六

其

多屠戮以冒賞賜之而使自殺則曰權以為功因  
之而致其近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為怠玩以  
養亂有功又以為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  
古如王剪樂羊或請田宅而後行或借機杆以自況  
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寨而後成功況未  
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  
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  
從來久矣伏望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  
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為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

四九九



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而臺班雖懷狗馬之心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以重任但憑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歸命則臣為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為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曾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

楚寶 卷六 廿九

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初聞變即知此賊非魏學會等所能定今日此舉動文知非此時紛紛者之所能辨也臣之所望在陛下一人耳惟陛下自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姑以試之高使成梁不敢自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躁之誅以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氣上乃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羸衆以為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旗豎之城南

劇聞公至乃索見公自陳願順公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鎗耀日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閑詞語慷慨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引水灌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劇耳延至初秋達虜數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賊遣通官二人為虜鄉導餽虜金帛充溢及部落好人

楚寶 卷六 卅

昔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皆虜令虜來取虜以故樂為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鞏州慶陽殺人民奪牛馬無數虜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楨挺身願往擊虜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擊虜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為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為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冬此地酷寒



我軍不得屯文恐勾虜復入至生他變大可慮也幸  
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以重陽悉入  
大城寘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寧夏城有二重分南  
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不可失也規  
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權等上南城公繼至時餘將  
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公從城上語  
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賊  
未易約一安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呼云生  
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即予紀錄而仍

楚寶

卷六

三十一

縱其人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燭視盡設  
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  
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  
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為策  
公命指揮董正誼呼謂賊云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女  
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已入  
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廉知許朝劉  
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憚時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乃  
覓居民與時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

字往時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時見之果戰手哭  
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  
據乃如約登至公密與免死割付入城時賊土文秀  
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僞病  
托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時承恩至南門殺  
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墮  
地時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  
令不得安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公念  
事之殷也脇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貸各賊家丁

楚寶

卷六

三十一

安分屬請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為有力健兒時氏父  
子即不可赦安真固固以俟天誅庶人心不復驚擾  
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刀刃不血保全一國生  
靈寶奇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内不殺時氏  
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時氏及家丁  
等輩率爭功恣意劫奪賊賄悉被抄掠居民蕭然一  
空公殊憾之以賊平聞公不自居功賞獨後僅晉官  
蔭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  
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靜鎮之公嘗



日婦姑亦有溪勃何況華夷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  
重可潛消邊釁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寘之法無貸公  
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命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漢  
縣令關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  
矣後數日得虜謀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  
乃歎詫公機用之神也督宣府時批箇遣人送良鐵  
數十片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為  
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鑊虜眾大  
誦公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

華實 卷六 世三

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眾聞之越怨批  
箇批箇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  
市來劇中安得有此聊為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  
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鑊與之公雖令爾不  
敢欺而每遇虜使輒以賑濟與華人無異故虜皆感  
泣箇王稱之為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此後以憂歸  
田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終身  
不見有喜愠之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辨倥偬之中愈  
見服整綜理綿密筆硯皆有方畧口無臧否忽出一

言其人立見飲啖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  
有夏侯妓衣之謂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腴詩有奇  
氣不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  
寒具為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為  
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  
來頗有問難方公之開府雲中也公安袁小修客長  
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為念公寄書云貫城之旁  
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  
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露宮古栢

楚實 卷六 世四

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  
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筠道  
士趨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  
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蓋如此  
珂雪齋集曰世之名位蓋前定焉楊公為孝廉時  
時大冢宰王公某為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  
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  
爵與堂上王公同頃之即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  
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



荅某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見女  
姻也王公即托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  
竊窺之長鬚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  
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公對賓寮言此事曰梅太  
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劉曰孝廉已非壯  
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老矣時恐  
不得待也次年公即成進士為縣令未滿十年為  
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家宰同夢中之言  
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

楚寶

也

卷六

世五

楚寶大將論次

稽古周官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王于出征  
大司馬親執桴鼓將中軍初未嘗改置軍將也其環  
甲而聽命者即前日比旅族黨之農士其業靡而  
農者即前日蒐獮講武之卿大夫上下相習耳目不  
亂赴火蹈冰戰無不克豈獨其將能哉文武之途一  
而戰守之法預斯稱佳兵矣故周宣用皇父督軍事  
為其祖南仲而位大師也晉文用卻鞮佐中軍為其  
說禮樂而敦詩書也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其官為

楚寶

大將論次

乙

上柱國封上爵執珪然皆以大司馬或令尹為之故  
叔敖之孫為掩為楚司馬子木使庇賦數甲兵而楚  
是以興楚惠王時將取陳麥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  
公子高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者皆相令尹以伐  
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於是  
以司馬寬帥師而滅陳洎乎後世班爵既分文武臨  
戎文不擇帥或驍騎銳卒加以推轂之重或威曉駭  
人授以專閫之寄或口談兵而拜將或身負逆而統  
師是以緩帶行間闔要害五旗布陣不辨奇正况



復凶淫嗜殺貪懦胥貨流血於野傷和致災而欲式清區宇保我黎民其可得乎咎人謂百萬之衆不如一賢良有慨於此耳豈待聞鼙鼓而後興思歌大風而始知勸哉余故錄屈完以下爲大將其五才十過瑕瑜不相掩者悉次之爲名將云述大將第三凡二卷

大將一

屈完

成得臣

公子嬰齊

蔣掩

沈尹戌

公子結

楚寶 大將論六

魯陽文子

景舍

莊躒

項梁

梅鉞

季布

霍峻

向闕

大將二

柳元景

歐陽頴

許紹

陶弼

孟珙

余玠

趙葵

李庭芝

楚寶大將論次終

楚寶卷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馬聖楷輯纂

維源劉 翻較訂

大將

屈完

屈完楚大夫也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楚寶 卷七

何故管仲對曰齊桓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寡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聖楷曰：楚世家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按：楚國將軍皆以大司馬而同姓者為之。

楚寶

卷七

二

是時子文為令尹，而楚日彊，大其大司馬必屈完無疑也。故使將兵禦齊桓八國之師，而與之盟。功績亦偉矣。哉。公羊氏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穀梁氏亦云：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然則春秋美召陵，豈獨序桓績哉？

昭王南征考

世紀曰：周昭王南征，濟于漢，漢江入，惡之以膠舟。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焉。

楚寶 卷七

李善與賈漢水辭曰：漢之廣，今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為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今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按：水經注：其地在漢沔之間，他書以為湘潭昭山者，謬甚。

方城考

方城，山名，在今南陽裕州葉縣界。秦置南陽郡，屬荊州。皆楚地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

楚寶

卷七

三

始，雋縣東至灑水，達沘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又地里志：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狹，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郭仲產亦謂苦菜于東，俱有方城。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聖楷按：楚方城之外，又別有方城。是時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

五〇五



萬里故號萬城是也方萬二字相似楊太史疑方城即為萬城非也又袁小修謂萬城在當陽縣亦非當陽東南一百六十里有方城乃唐郭子儀所築宋趙葵為荆南置制使避父諱改曰萬城非楚先之萬城也

漢水考

按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滎漾自嶧豕山逕梁洋金房均襄

楚寶

卷七

鄧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徑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逕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今按荆州古鄧都也岷江經其前即西漢水漢水遠其後即東漢水屈完所云當合二水以為池始稱天險矣

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大夫也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城頓歸子文以為功使代已為令尹三十七年秦晉伐都楚鬬克辭升屈禦寇辭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與人以圍商密皆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邈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邈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三十年八年魯滅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秋

楚寶

卷七

子玉鬬安中辭升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晉冬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衛衛君出居于襄牛晉侯遂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晉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庇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曹君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鼻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僕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  
鯨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開執讓惡之曰王怒  
少與之師唯因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  
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會臣亦釋宋之  
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若取一宋圍取二復衛不可  
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楚實 卷七

我。一。言。而。公。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察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雖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會衛侯以携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諉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  
會衛會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確固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確之  
所以報也背惠貪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固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師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  
辰晉侯未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  
師背鄴音奚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  
其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  
而監音古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楚實 卷七

馮軾而視之得臣與寓曰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  
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退其  
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鞅鞞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



紫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  
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  
日與余余賜女孟諸之麋與與弗致也大心子孫  
與子西使紫黃諫弗聽紫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  
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  
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  
敗主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

楚寶

卷七

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  
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春秋繁露曰楚王死托其國于子玉得臣而天下  
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  
也

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於國不以為難子玉將  
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  
賢也

胡氏傳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  
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  
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  
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  
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商密考

按水經沔水又逕都縣故城南注云古都子之國  
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  
縣即今襄陽宜城也商密即今商州在西安府東

楚寶

卷七

九

南二百六十里古商洛也漢四皓隱其山中採芝  
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  
虞世遠吾將安歸駒馬高蓋其憂甚太富貴之良  
小不如貧賤之肆志

蕪子考

蕪子姓子爵楚熊摯之裔也蕪子不祀祝融與鬻  
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  
自竄於蕪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於是滅之國  
在建平秭歸縣



公子嬰奔

公子嬰奔字子重楚莊王母弟也為楚左尹莊王十  
六年帥師侵宋王待諸鄭十七年帥師圍鄭克之會  
晉救鄭戰于邲晉師敗績楚共王二年為令尹將為  
陽橋之役以救齊子重曰君弱羣臣弗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  
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  
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速寡救之赦罪悉  
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我蔡景公為左許露公為右以

楚實

卷七

十

侵衛遂侵魯及陽橋魯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鉞  
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乃盟于蜀  
六年七年皆伐鄭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是年吳入  
州來楚地九年子重帥師伐莒遂入鄆十六年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晉欒鍼見子重之旌請  
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罔之  
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文  
何如臣對曰好以服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楯承飲遺于子重曰寡君老使使鉞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常與吾言於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  
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贛皇狗曰蒐  
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葦食申禱明日復戰乃  
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鬻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殺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

楚實

卷七

十一

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固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側若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子  
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十八年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筮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  
靡角之谷楚師還二十一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師組甲三百練練三手以



侵吳吳人嬰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  
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東駕駕  
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  
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  
而卒

公羊傳曰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  
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  
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  
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

楚寶

卷七

十三

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而而微至乎此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攜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  
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辱養  
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困之力  
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  
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  
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  
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

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  
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  
乎天下命之還師而逆晉冠莊王鼓之晉師大敗  
晉剋之禿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嗟吾兩君  
不相好百姓何罪命之還師而佚晉冠

劉子政說苑曰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  
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自  
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  
君賢者也高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高又有師

楚寶

卷七

十三

者霸其君下君也高羣臣又莫若君者臣今我下  
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殺不殺恐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  
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  
乎身自惜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聖楷曰官人之法爵不踰德而後可以救時匡事  
也楚嬰齊以將才而遇明主猶可自見迨一縮相  
國之印屢興無益之師智昏罷滿遂共司馬子反  
構怨巫臣多殺不辜而楚是以一歲七奔命髮手



鄂陵天醉亦足寒心矣乃至馬陵盟而鍾備去國  
鳩茲克而鄧廖入吳伊誰之咎哉此蒞王所以日  
中忘飯而擇用國良者不可不慎也

鳩茲考

按鳩茲即今太平蕪湖縣地春秋時吳與楚共有  
長江之險江以北自蘄黃下至于江浦六合皆為  
楚有惟安慶廬州居吳楚之半江以南自鎮江上  
至於姑孰池陽皆為吳有惟九江南康居吳楚之  
半故吳入州來滅巢滅徐皆楚境也楚聞朱方敗

楚實

卷七

十四

鵲岸克鳩茲至于衡山皆吳境也衡山無所考後  
漢魏國志註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疑橫  
誤作衡恐亦未然

為掩

為掩者為子馮之子孫叔敖之孫也楚廟十二年為  
楚司馬令尹子木使庇賦數甲兵遂掩於是書土田  
度山林鳩茲澤辨京陵表淳園表猶薄之數疆潦水有  
賦其租入之規偃豬町庭音原防牧陽舉并衍沃量入修  
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楚是以興是年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  
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為子  
之功也以與為掩却教二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

楚實

卷七

十五

掩而取其室市無守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王也  
王子相楚國將善是也細而重之是禍國也且司馬  
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至去身之偏艾王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焉何以得免

聖楷曰楚靈王為公子時殺叔敖之孫為掩而取  
其室叔敖之祀斬矣韓非子謂叔敖獨九世而祀  
不絕何也豈茲銘之難逆氏之族與逆居同佐刑  
王而後以其舊勳立之耶非之言當必有據



沈尹戌

沈尹戌莊王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城州來  
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晉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  
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侍者曰主虐嗆不休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  
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警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念寢與食非撫  
之也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凶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守在諸

楚寶

卷七

七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  
無凶乎晉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凶何  
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屯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旅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於文武士不過同  
百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平王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凶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  
無備邑能無凶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  
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凶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  
動而凶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  
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鄆將帥與  
之比謀諂卻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  
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  
尹曰夫左尹與中厥尹緝莫知其罪而殺之以

楚寶

卷七

七

與諂諂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  
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諂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  
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宋襄太子  
建殺連尹奢祭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  
惠其餘有過成敗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與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  
焉用之夫鄆將帥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  
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  
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



臧也子常曰是邗之罪敢不其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諉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俛來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水戍謂子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轉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

楚實

卷七

六

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舟死戍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會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餘卑曰因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衆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胡氏傳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者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者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固都之守既不能保

楚實 卷七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又曰楚平四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用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改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

楚實

卷七

九

戒明矣

聖楷曰吳兵之入郢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即今安陸縣章山非江西豫章也計其舍舟而陸由蔡息以道光荀因而任兵安陸境上以窺漢涉數千里之險而伐人之國又深入敵境兵法所最忌也伍員孫武皆名將而為之而不顧者或恃其氣足以奪人又有唐蔡為之內援也然而亦危矣哉沈尹戌戒子常汜漢而守勿與之戰以挫其輕銳之氣此已操勝算却又出一奇間道從方城外

五二三



先焚其舟則由淮入楚之歸路斷矣又伏兵大隘  
冥阨諸險隘則由豫交淮之歸路又斷矣然後扼  
其背而擊之吳師首尾不救前後受敵成擒必矣  
斯時即百子胥百孫武其何能為乎惜乎子常信  
譏倖功急與之戰遂使吳人乘勝而前五戰及郢  
豈非天意哉吳人以四年十一月入郢至五年七  
月秦師至始退而卒不敢犯隨以北郢以南者亦  
與楚之諸險隘有倫故也由是觀之沈尹成盡忠  
竭力以死其功雖覆于讒人而謀可鑒于宗社矣

楚實 卷七 二十

又何愧于申包胥哉

淮汭豫章冥阨大別諸考  
按淮水出南陽桐柏縣大復山水之隈曲曰汭此  
淮汭據本傳云及息而還應在今汝寧息縣南也  
水經注曰淮水東逕新息縣故城南又蘇子瞻謫  
黃過淮詩云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  
村已渡千山碧麤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  
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此更  
可想吳師入楚之所逕矣

按吳楚相侵伐師于豫章者凡數處皆非江西豫  
章也今畧以其地考之如楚令尹子湯伐吳師于  
豫章而次于乾谿楚囊瓦伐吳人見舟于豫章  
而潛師于巢夫巢與乾谿皆江北地與江西遠不  
相涉故知其地當在廬江潁蔡之間惜地志失載  
耳若江西豫章以水名至漢高祖六年始立豫章  
郡于今南昌水經注皆多附會  
大隧在德安孝感縣東北應山縣界今名九里關  
又名黃峴關直轄在應山縣東一百三十里今名

楚實 卷七 廿一

武勝關冥阨亦在應山北六十里信陽州界共成  
守之今名平靖關又名恨這關即九塞之一也此  
三關乃漢東之隘道北走豫淮南通江漢昔人云  
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里許臨高阻深與武昌黃  
鶴並峙其勢陔而險固即禹貢內方至于大別是  
也俗名龜山小別在漢川縣南十里其山如甌後  
周時置甌山縣宋太平興國二年始改漢川與大  
別山相去一百餘里



公子結

公子結字子期。一曰子期。楚昭王庶兄也。十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夫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作之北，兵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已為王，曰：「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

楚寶

卷七

三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鑄金初宜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會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遺射于柏舉，其子師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

楚寶 卷七

魯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昭王反國，以子期為司馬。二十年，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子期帥師滅頓，以頓子詳歸。二十七年，吳伐陳，楚子救之，卒于城父。公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高後還，是為惠王。三年，陳背楚，即吳楚人伐之。四年冬，子期帥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九年夏，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十年秋，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楚寶

卷七

三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死。」

韓非內儲曰：「吳攻荆，子期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入郢。」

唐頓考

唐姬姓，侯爵，處楚之小國，在義陽安昌縣東南。即今南陽唐縣也。初，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



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  
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  
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  
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  
蔡侯趨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楚寶

卷七

二四

若大川楚昭王十年蔡侯唐侯因吳子以伐楚十  
一年吳師退楚乃滅唐又十一年而圍蔡里而裁  
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  
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頓亦姻姓子爵國在  
頓陰即今陳州南頓縣春秋所謂頓迫于陳而奔  
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

魯陽文子

魯陽文子名寬司馬子期子也子期死白公之難遂  
代為司馬初惠王以梁與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  
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  
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  
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  
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  
不從子與之魯陽

劉向說苑曰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

楚寶

卷七

廿五

胡公叔子曰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豈云妨  
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  
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  
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  
之日為之退三舍

水經注曰洧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即劉累之  
故邑也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



之不得緊懼而遷於此有魯縣居其陽故名魯陽  
昔在於楚文子守之與韓構難戰有泛景之誠  
聖指按水經注又云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  
于雲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今汝  
州魯山縣即其地也魯陽關在南陽府城北

楚梁考

按梁即今陝西漢中府地禹貢為梁州之域春秋  
屬秦楚之交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  
南之道名曰漢中項羽封沛公為漢王都南鄭即

楚寶

卷七

其

此晉以後為梁州有梁州山在南鄭縣東南百八  
十里與孤雲四角相接大山四圍其上三十里許  
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

景舍

景舍字子發為楚宣王將軍攻蔡諭之宣王郊迎列  
田百頃而封之執珪景舍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  
入寶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  
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不受魏  
圍邯鄲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

楚寶

卷七

其

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凶形而魏無憂憂身楚魏  
共趙也善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  
見凶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  
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  
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  
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子發初為上蔡令民有罪當  
刑獄斷論定夫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謂  
人已刑而不念其恩其後子發盤也罪威王而出奔



刑者遂襲子發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躡足而  
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體使我  
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肉  
子發乃得逃去

淮南劉安曰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  
風雨貫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  
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  
利於後故名立而不隨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聖楷按楚靈王十年醉殺蔡靈侯而滅其國使公

楚寶 卷七

子蕲病居之為蔡公十二年蔡疾作亂自立為平  
王乃復封陳蔡之後至楚惠王四十二年復滅蔡  
皆非宣王時事不知國策淮南諸書何所據以為  
宣威時也鮑彪註國策以為靈王亦未確又杜氏  
通典子發作景舍今從之

莊躡

莊躡楚莊王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為將軍將兵循  
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  
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  
巴黔中罷道塞不通因運以其財王滇變服從其俗  
以長之

太史公西南夷列傳論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  
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  
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

楚寶 卷七

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潯番禺大夏杖屨  
竹西夷後榆剽分二方卒為七羣

荀卿子曰齊之田單楚之街躡秦之衛鞅燕之緇  
蠅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其巧拙強弱則未  
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

聖楷曰莊躡以楚公子為大將卒立奇功於異域  
而楚祀賴以不絕較尉陀之王南越更為殊異嗟  
乎世間有此兩奇男子高猶欲以尺寸量材士大  
可痛也一說楚莊王弟名莊躡嘗為盜于境中然



去威王時已二百餘年矣且趙楚子旅之謚也其  
亦何得以君謚為姓此皆偽書謬傳虛妄可疾

滇池考

滇池在今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周回三百餘  
里水源深廣而未受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  
金馬碧鷄玉案點蒼諸山俯仰映帶真與區也楊  
太史慎有滇海曲如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殿  
夜飄香雲氣開成銀色界天工斷出點蒼山天氣  
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皆實錄

楚寶

卷七

奪楚巴黔考

按楚頃襄王十九年秦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  
攻楚黔中拔之二十二年又拔郢乃置黔中郡太  
史公以為楚威王何其殊莽也且與楚世家亦自  
相戾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  
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採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  
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採船詳柯處乃改其名  
為詳柯按詳與橋通柯與柯通即今之繫船厓  
也又水經注詳柯江中兩山名當從注為是

項梁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項籍之季父也項氏世世為  
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  
又不成項籍怒之籍曰書足以紀名姓而已劍一人  
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  
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  
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  
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  
吳中有大難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楚寶

卷七

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  
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  
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懼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  
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  
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  
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在澤中梁曰桓  
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



諸梁召繡入須臾梁駒繡曰可行矣於是繡遂拔劍  
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繡所  
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  
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其喪使公至其事  
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  
籍為裨將狗下縣廣陵人召手於是為陳王狗廣陵  
未能下聞陳王敗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項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悉引兵西擊秦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  
與連和俱西陳嬰乃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臨布謂  
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  
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  
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  
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  
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秦嘉死梁地項梁已  
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  
秦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  
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  
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  
往焉居鄉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必秦必  
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  
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

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

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  
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  
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趨逐其王  
假假亡秦楚假相田角亡秦趙前弟田間故齊將居  
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儵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  
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至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屬之西，破秦軍濇陽東，秦兵收入濇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畧地至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

聖楷曰：始皇帝二十三年，王翦用六十萬人取荊虜，王負芻其將項燕自殺，始滅楚。傳至二世，才十五年，間項梁起兵於吳，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報仇復楚，豈非近古以來一大奇績哉！又能用張良言為韓立後，不殺齊王假，以悅田榮，皆義舉也。故漢起之將，爭響附之所戰必勝。項羽撫有成業與

沛公共滅秦，不能守，是其不有天下也。不在身，死東城之日，而在定陶失利之時，天意亦微矣哉。或曰：項梁不死，能有天下乎？曰：梁不死，決不肯關懷楚，弑義，棄增，而江東猶足王。亦未可知。子故節取史記舊文為梁立傳，要使復楚之功，不以孫掩云爾。

楚寶 卷七 三五



梅銷

梅銷長沙人。番君吳芮之將也。初沛公攻南陽，遇銷與偕，攻析鄆，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利元高祖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而銷從之。

聖楷曰：漢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入國至孝。文時異姓盡矣，唯獨長沙藩職無恙。故賈生云：欲諸王之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為其

卷七

八

世

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也。由今觀之，說亦據當時事勢論耳。貽謀不善，協贊無人，即匹夫思還，何有於疆弱乎？陸機云：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信矣哉。

都臨湘考

按內都臨湘，即今長沙縣也。長沙初名湘縣。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始更為臨湘。水經注曰：湘水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故城即內所築，其新城北有吳芮冢，廣

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屢郭之佳憩也。又郭頌

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入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今岳州亦有臨湘縣，初名王朝場，後改縣，宋至道初始改今名，非芮都也。

梅山考

卷七

世

按楚志：梅銷隨芮之國長沙，以益陽縣梅林為家。遂世有其地。自漢至五代，皆稱梅山焉。後為王扶氏據之，溪崗環列，負險為寇。宋熙寧六年，黃惇始開梅山地為二，以下梅山置安化縣，屬長沙。以上梅山置新化縣，屬寶慶。又徽州祁門縣有梅銷城，云即初封十萬戶處也。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頸。季布許之，適髮針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軜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楚寶

卷七

三八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忌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問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籍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謹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

楚寶

卷七

三九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帝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譏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罷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過，欲



得書請季布。君曰：季將軍不詭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詭，引入留數日，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常殺人，凶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

楚寶

卷七

四

福之屬，常為中司馬，中尉，郵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功，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謂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狗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適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

典。軍。察。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將。安。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蘇。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楚寶

卷七

四一



霍峻

霍峻字仲邈南疆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命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藥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去後蜀將扶禁向存等帥衆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

楚寶

卷七

四三

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一卒遷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所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歷永昌建寧太守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

楚寶 卷七

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自南九真三龍功封列侯弋孫彪晉越雋太守

楚寶

卷七

四三

五二五



向朗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項之轉任祥柯，又徙房陵。後主踐作，為步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

卷七

四

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張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俱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熹十年卒。子儵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種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將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剡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熹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傅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凶也。吝楚國之小子耳，而蚤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隨，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楚寶

卷七

四

聖楷曰：襄陽記又稱：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故其老而好學，尚與刑也。耶是時蜀士如秦、宓、譙、周皆博雅好論著，若以出處律之，未免多慚。安得如朗之牙籤萬軸，高刀斗自嚴乎。



楚寶卷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謙較訂

大將

柳元景

柳元景字孝仁其先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魏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

楚寶

卷八

荆州刺史謝朓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朓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大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緜河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文帝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為廣威將軍隨魏太守既至高巒斷驛道欲來攻魏魏內少糧罷仗又毛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

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空分與元景曰蠻開魏造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眾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魏境肅然隨王誣鎮襄陽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誣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貨谷奮武將軍魯方平誣非書作建武將軍薛安都署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

楚寶

卷八

年七十三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誣許之乃自貨谷入盧氏盧氏民趨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眾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眾為鄉導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安都留屯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元景率眾至弘農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頓軍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誓為坐守空



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空急進軍可與顯祖并  
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度並遣陝。陝城險固  
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昇連提帥衆二萬度  
峭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東南以待之。顯祖勒精  
卒以爲後。桓季明率高明。安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  
難。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犄角。魏兵大合。安都  
等與戰於城南。魏多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  
兜鍪。解鐵。唯落絳。納兩當。移馬亦去。其裝。瞋目橫矛。  
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

楚寶

卷八

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  
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怡將步騎二千救安都。  
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陣於城西南。方平  
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  
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  
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怡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  
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髮肘。牙折。易之  
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魏衆大潰。斬張昇連提  
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

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  
盡力。屈乃降。何也。皆曰。雲。願見驅後。出者滅族。以騎  
威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  
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  
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  
楊。嶺。出於長洲。使安都斷後。宗趙副之法。起自潼關。  
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  
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元  
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

楚寶

卷八

之。武陵王入討元凶。以元景爲咨議參軍。領中兵。加  
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趙薛安都等  
十三軍皆隸焉。夏四月癸卯。發溢口。元景以舟艦不  
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  
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移書朝士。爲陳順逆。癸  
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隆者。皆勅元景速進。  
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  
心。甲子。勅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玉  
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



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賊力易竭但  
銜枚疾戰一聽吾鼓擊劬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  
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疆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  
唯留數人宣傳劬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劬衆遽止  
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劬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  
劬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劬僅以身免  
走還宮魯秀褚淵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  
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來奔劬殺義恭十二子  
巳巳武陵王卽位于新亭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

楚寶

卷八

五

軍尋授雍州刺史東晉於襄陽始上在巴口問元景  
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尋  
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加  
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統王玄謨等諸將討之時  
臧質義宣並反於是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  
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  
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質攻陷玄  
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  
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熟就節

楚寶 卷八

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  
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  
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  
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  
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  
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於是克捷大明三  
年遷尚書令封巴東魏公六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  
南兖州刺史留衛京師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  
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加開府儀同

楚寶

卷八

六

三司領丹楊尹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  
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  
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  
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啜爾乃復  
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初孝武多  
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孝武死太  
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  
恭與師伯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  
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

五二九



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  
決沈慶之發其事遂遇害明帝即位令曰故侍中尚  
書令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  
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變皇化方任  
孚漢輔業茂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寬動勳烈  
悲深朝賀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  
彌軫空崇賁徽册以旌忠懿可追贈太尉給班劍三  
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

南史曰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楚寶 卷八 七

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謂元景曰君方大  
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  
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  
在  
聖楷曰元景傳宋書叙北伐失之太繁南史叙平  
蠻文失之太畧甚矣史筆之難也予稍為芟合庶  
幾可觀若夫史稱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  
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信有命乎此亦古  
今所共惋惜矣

歐陽頤

歐陽頤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為罷豪族頤少質直有  
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累積悉  
讓諸兄州郡頗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  
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為平西邵陵王中  
兵參軍梁左衛將軍勳少與頤善故頤常從勳征  
討欽南征夷獫狁陳文徽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  
累代所無頤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  
頤同行欽度嶺而卒頤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

楚寶 卷八 八

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實勅衡州刺史  
章黎討之黎委頤為都督悉皆平殄戾勳構逆黎自  
解還都征景以頤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  
蘭欽躬前高州刺史始與內史蕭紹基奪其柁  
以兄欽與頤有舊遣招之頤不從謂使曰高州昆侖  
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陳  
武帝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頤乃深自結託紹遣兵攻  
頤武帝接之裕敗遷頤為始興內史梁元帝承制以  
始興柁為東衡州以頤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



元帝遍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頎甚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時蕭勃在廣州兵疆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頎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頎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頎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頎為前軍都督周文育擊破之擒送於武帝

楚寶

卷八

九

帝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頎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頎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頎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平越中郎將湘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頎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陽山罷公初交州刺史袁曇密以金五百兩寄頎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頎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

在曷緩亦尋卒至是頎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天嘉四年肅贈司空諡曰穆子紇嗣

聖楷按徐陵撰歐陽頎德政碑云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契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鑿此誠祈皆如所奏是時佛教隆重士氣頽廢故清議口碑操自緇流如此亦可異也

楚寶

卷八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陸人父法光仕隋為楚州刺史元皇  
帝為安州總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大業末  
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入自占數千萬開  
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  
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  
唐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  
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  
擢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

楚寶

卷八

十二

銑之銑將陳普瓊具大艦溯江與開州賊蕭開掘  
巴蜀紹遣智仁及婿張玄輔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  
其兵擒普瓊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  
荆門城時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攻  
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空紹境連王世充及銑  
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  
義殺掠為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魏王孝恭等伐  
銑復詔督兵圍荆州會病卒于軍帝為流涕貞觀中  
荆州都督

呂溫凌煙閣勳臣贊曰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  
夷陵豺虎為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  
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  
公與蕭引忠歸誠豹變雙伸金石之契移為君臣  
奕奕煌煌為龍為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  
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聖楷按通鑑唐紀武德二年二月許紹帥黔安諸  
羈來降是年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紹  
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瓊帥舟師上峽規取巴

楚寶

卷八

十二

蜀紹又大破之擒普瓊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  
城武德三年十一月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詔  
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紹攻銑荆門鎮拔之唐書叙  
次景珍來降在破道生普瓊之前又接云以破銑  
功封其子智仁云云大誤當以唐紀為正且高祖  
嘗陰救紹斬李靖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此大  
有關係其後李靖以取蕭銑十策上趙魏王孝恭  
卒平江陵此靖之功皆紹之功也本傳俱不載可  
知新唐書之陋



許紹家墓考

按安陸縣唐名安州，紹家在縣西六十里，大安山下，其墓在縣東十八里紫石村，與其子智仁同域。又名宰相林，以其子國師為高宗相也。今志謂紹為相，大誤。又李白娶紹之孫女，本傳俱不載，惟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年三十始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據此則白未流夜

楚寶

卷八

十三

郎已先寓楚，其上裴書亦或在此時。耶白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詩云：邇來桃花巖得憩，雲窓眠則白之往來于許氏，蓋又不止三霜矣。

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孤，志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為一日千里。因窮無地，自致廼張晚學子第，講授六經，以奉母甘旨。慶曆中，莫僮諸唐據湖南山溪，鈔掠罷縣，提點刑獄楊畋召弼俱行，頗用其策。弼亦分軍薄嶮，得挑油坪、太平、响於畋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藉二廣，畋以書召弼掌機宜，乘驛至曲江，畋檄弼下美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賀，將偕一軍沒餘衆。

楚寶

卷八

十四

黃入山林，賊聲勢張甚，弼以便空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持狗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吾，弼曉以大義，適聽活千餘人，送幕府，畋罷去，不為功。然畋在朝廷，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弼久次廼為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歸，極懇，則不聽，母喪，奪哀，以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



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僂智高千餘衆皆就耕食  
彌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  
溪蠻宣撫使舉使知辰州又奏彌不上吏課者二十  
三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晏自攻伐  
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復知邕州又用宣撫使  
韓知順州四遷爲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卒於順  
州之官舍彌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爲能詩  
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得士死力智  
度閑深調護不慮不見去角遇倉卒大軍常倚以爲

楚賢 卷八 十五

重作魏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士同甘苦不  
以違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吏夏斬斬以約信  
爲威嘗請榔桂露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  
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迺用之於今爲功初得廣  
源峒爲順州事屬草創存亡不可知彌受命卽上道  
折筮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槩使者  
多朝廷大吏察治狀卒無以易故求去輒進官重任  
使遂老于桂林表裏所著詩文書奏十有八卷  
黃山谷銘曰武夫面牆文吏疾武維此康州祖豆

軍旅烏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  
難行權處女脫兔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猶養已  
時其飽饑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髀戮姑息夷  
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藥不戰手漂絮終身或千  
戶封奇偶匪人梓慶爲鍊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尙  
以義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瘠我安義命民得休養  
邊陲之守不必摧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揚太史愼曰陶弼宋仁宗時人有詩名仕於兩廣  
詩絕似晚唐宋文鑑選其二首度化縣云暖雪梅

楚賢 卷八 十六

花。嶽。晴。雷。巖。石。溪。出。嶺。云。天。文。離。卷。石。人。影。背。合。  
沙。其。他。如。僧。寺。云。花。露。生。瓶。水。松。風。落。架。書。蚤。行。  
云。炤。枕。殘。雞。月。吹。燈。落。葉。風。李。洞。猿。息。可。相。伯。仲。  
也。  
聖。楷。曰。史。又。稱。彌。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  
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此。固。將。  
相。風。規。未。之。覩。見。而。珠。珠。者。豈。易。企。及。乎。若。夫。詩。  
成。炎。嶠。韻。絕。一。時。卽。景。風。之。賞。吾。不。與。易。焉。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  
圍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  
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繼翼日諸軍  
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  
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  
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  
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  
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

楚寶

卷八

十七

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  
近以功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  
奇之辟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  
置使起復之珙辭說堊趣就職又辭理宗即位特授  
忠翊郎尋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  
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  
總之衆不安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  
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初平堰于棗陽自城至  
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通漢

楚寶 卷八

檣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營使軍民分  
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  
粟馬益蕃息六年大元將那顏儕追金主完顏守  
緒逼蔡檄珙成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  
錫及鄧守移刺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  
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  
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  
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  
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

楚寶

卷八

十八

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  
然須木查勝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  
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  
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  
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獲甲士五十  
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  
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奏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  
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  
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瑗

五三五



伏階下請先璘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璘言歸附之人空因其鄉土高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寡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便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備領壯士二百降璘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岫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岫山沙窩孤立三

卷八

十九

帥成禽矣璘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搥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石烈二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者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順等文破默候里砦璘料武仙將上岫山絕

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奔岫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葱擒滿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暮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璘曰此雲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特俱破武仙率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

楚寶

卷八

二十

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楸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璘璘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璘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璘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僞遺死屍或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逐璘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僞蓋喜約為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璘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璘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璘與僞蓋約南北軍毋相犯决堰水布虎



落備蓋遺萬戶張系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鈞二  
率以往系中流矢如蜩蟬麾先鋒救之扶系以出撥  
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衣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  
明瑛進逼石橋鈞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瑛  
躍馬入陣斬山以狗軍氣復振張殊死戰進逼柴潭  
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  
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  
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  
百三十有七人蔡人許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

楚寶

卷八

三

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  
近將士疑畏瑛召麾下飲再行自柴潭非天造地設  
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夫而注  
之洞可立待皆曰隱堅未易鑿瑛曰所謂堅者止築  
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夫實以薪葦濟師攻  
城擒其兩將斬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  
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瑛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  
正月辛丑黑氣壓城日無光瑛下令諸軍銜枚分運  
雲梯布城下己酉瑛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

楚寶 卷八

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登大  
戰城上門開招倂蓋入江海執其恭政張天綱以歸  
瑛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環  
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焰未絕瑛與倂蓋分  
守緒骨得金盞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  
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瑛襄陽兼鎮北軍都統  
制鎮北軍者瑛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  
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  
二年兼知黃州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

楚寶

卷八

三

蔡滅金功績昭著瑛對曰此宗社成靈陛下聖德與  
三軍將士之勢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  
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嘗謂之  
士常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三年瑛至黃增埤後  
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  
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  
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襄陽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  
援衆謂無踰瑛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瑛以全師繼之  
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

五三七



璘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境大將温不花入淮甸斬守張可太舒州李士達委罷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黃守王監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璘入城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逆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璘金盃璘益以白金賜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璘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升

璘實

卷八

三

制置使兼知岳州通樞江陵節制司擢襄鄂於是張俊復鄂州賀順復荊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家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劉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璘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璘收復京襄璘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愧饒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璘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

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璘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窺江璘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并堯聖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璘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劉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又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制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治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

璘實

卷八

二

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鄂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靈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進封漢東都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來降初飛鶻軍攻愛里名



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  
使彭大雅不協琪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  
而兩司方勇於私闕豈不愧廟閣之風乎馳書責之  
隆之大雅得書大慚登蜀政之弊為條班諸罷縣又  
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  
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  
奉行之文大典屯田訓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  
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  
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

楚寶 卷八 五

二年琪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  
時致祭有旨賜名閣忠廟已拜少保進封漢東魏公  
琪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常措置  
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  
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且二千里自公安至峽  
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費備多此  
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  
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  
失一魏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

楚寶 卷八

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  
玠宜論四川道過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  
萬石遣哥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為策應司都統  
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  
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擣吾虛  
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琪至江陵登城歎曰江  
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  
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  
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楚寶 卷八 六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  
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置蓄泄三百  
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  
上之琪以身鎮江陵而兄琪帥武昌故事無兄琪同  
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琪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  
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鄖沔作公安南陽兩書院  
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  
琪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

五三九



質瑀白于朝不從瑀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計至帝震悼輟朝特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瑀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瑀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諷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

然事外還貨色絕滋味其學遂於易每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替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丁南湖曰瑀四世祖安從岳飛行兵及厥考宗政皆以禦金為志而瑀滅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瑀嘗通佛學虛無故號無菴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耶蓋其還貨色絕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歐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趨襄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蔡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

然後華夏率乎天人感格又言今世曾之彥場屋之士一或即戎即指之為穢人斥之為劓伍願陛下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慘或貪或繆或違

然事外還貨色絕滋味其學遂於易每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替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竊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逆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罷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

楚寶

卷八

五

可用亦厚為遺謝播州冉氏兄弟璣璠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見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利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璠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何如耳明日更闕別館處之且日使人寬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蹠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鼻入

日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少裨益非敢同衆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璠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璠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

楚寶

卷八

五

成玠獨坐之諸君無與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分為諸縣治所屯兵張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若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命興屯田於成都蜀以富裕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



掠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  
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  
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  
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項之班聲如雷  
江水如沸聲止圍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  
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  
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頒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  
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  
蜀久所部兵精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

楚寶

卷八

世一

縱弗誅養成其勢西蜀危矣玠曰欲誅之久矣獨患  
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孰與吳氏  
夫吳氏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  
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為畔逆諸將  
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  
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  
得入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  
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  
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酬指曉之遂相率

拜賀到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以法誅  
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  
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  
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  
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  
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偈言玠失利戎之  
心又密求玠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  
不樂寶祐元年聞召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  
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也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

楚寶

卷八

世二

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  
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  
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  
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寶治軍  
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辦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  
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  
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  
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詭  
進蜀錦蜀戍過於充飾久假便空之權不顧嫌疑昧



於勇退遂來諷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刻拒命玠威名頓挫齊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丞

聖楷曰奇功易建奇士難逢何也乘時勢之便中材可以因人而就處困厄之會英雄不能自致其身使余玠不遇趙葵能入對理宗乎使冉璉兄弟不遇余玠能城釣魚山乎故開館招賢為功業之本而知人善任又為招賢之本也玠入蜀時作經

楚寶

卷八

世三

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學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嗟乎功既成而玠之志亦滿矣使其招賢禮士如初入蜀時又安知無冉氏其人與之商榷老而乃功不謀身鬱鬱以終耶

趙葵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劾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嶽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其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燦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四年金

楚寶

卷八

三

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有功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寨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艱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



留自衛二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遺老弱以備數本欲  
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危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  
聽幸敗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  
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蔡策  
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  
不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  
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  
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  
兩淮門戶修城浚隄經武不少戰命蔡普守青平趙

楚賢 卷八 三五

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蔡夙疾謁告省侍不得到股  
雜藥以寄之毋卒蔡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  
事全造舟益急蔡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  
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  
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搆腹  
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蔡自開鹽城失守日夕延頸  
以俟制師之設施今乃開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  
蔡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  
舉措豈不隳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

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  
言更從闕畧則自此人了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  
有不可勝諱者蔡非欲張皇生事啓釁李全夫非忠  
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蔡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  
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蔡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  
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  
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  
相之恩矣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計叛與不討爾淮東  
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如

楚賢 卷八 三五

是則凡爲國之臣子莫不安矣彌遠猶未欲與討蔡  
知政事鄭清之贊夫之乃加蔡直寶章閣淮東提點  
刑獄兼知滁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蔡親出搏戰問  
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  
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  
貴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  
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手欺天手全無以對  
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捷遂殺全事見全  
傳進蔡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蔡辭不受六年



十一月詔受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  
子兄弟宜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損身報  
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刻頓首謝曰臣不佞忠  
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  
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蔡上疏請出戰時盛暑行  
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遂潰而歸詔與全  
子才各降一秩移知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  
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三年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  
士特字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蔡前後留揚八

楚寶 卷八 廿七

年墾田治兵邊備益節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  
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墾其田乞追服終制不允  
蔡上疏曰移忠為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  
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  
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特循惟恐失墜往  
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  
顧捐軀戮難致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  
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為人子者感恩為人親者知勸  
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

楚寶 卷八

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夔制又不  
許再上疏曰臣嘗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聞然哀疚  
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  
國家之急而効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寢跡一紀食  
積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塊之  
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  
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  
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  
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

楚寶 卷八 廿八

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  
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  
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又乞亟與宰臣  
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大計者條具以  
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  
足畏又乞躬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  
特授樞密使兼叅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  
封長沙郡公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



為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親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四辭免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

鄭清之傳曰清之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漸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

楚寶

卷八

元

拜方披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又曰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勦來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竟不果來

楚紀曰趙方為蒲圻尉時或夢南嶽神降其家乃生葵於邑之梅隱坊

聖楷曰宋史稱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其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

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葵材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子故以葵為大將而范之好大喜功卒釀北軍之亂其氣量似有懸絕焉爾

楚寶

卷八

四



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亾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晏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從之未決旬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

楚寶

卷八

四一

璘請自效璘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謂明日庭芝至璘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練壯士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獲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舉進士璘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璘薦庭芝於賈似道璘卒庭芝感璘知已扶其柩塋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璘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為制置司恭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

淮南峰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憲為淮南制置使李應庚為恭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喝死者數萬李璫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夙憂去朝議捧守揚都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璫兵殺璫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收璫于喬材破東海石圃等城又明年璫降徙三城民于通泰之間

楚寶

卷八

四二

又破蕪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迎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亾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貧通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聽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



之揚民愛戴如父母劉舉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舉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城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乎但無使聽命于京間則功歸恩補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乘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

楚寶

卷八

四

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空申請誅文虎似道比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巳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縣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魏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

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于市而日謂苗再成戰其南計文德戰其北美并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死蘭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叅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州揚州貴不至事遂已十月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以遏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為詔

楚寶

卷八

四

論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向欲固圍耶今吾與爾君既已臣伏卿向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規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而知淮安府許文德知肝貽軍張思聰知泗州劉



典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  
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  
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木請赦庭芝  
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  
遣使以少保左丞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  
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木將兵追圍之朱  
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陣將孫  
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  
被執至揚州死之日揚民皆泣下

楚寶

卷八

四五

陸秀夫傳曰秀夫字君實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  
庭芝鎮淮南聞其名稱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  
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  
文人少能及之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  
賓至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  
尊俎間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  
庭芝益寵之雖改官不使去已成淳十年庭芝制  
置淮東權參議官德祐元年遷事急諸僚屬多亡  
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祥興二年崖山破秀夫負帝

昇路海死

井中心史曰丞相李公庭芝受刑後書吏夏激冒  
險白於虜酋阿木可公之屍斂棺葬于揚州堡城  
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激亦義士也又云庭芝受刑  
頸無血按此二事可補史傳異聞  
聖楷曰庭芝以百戰保一孤城至天祥之忠義來  
奔尚不足以奪其守死之志而欲殺之豈非烈男  
子哉乃天祥未免憤庭芝疑已致使與復無成此  
亦責人之過矣又詆其在揚十餘年畏怯無遠謀

楚寶

卷八

四六

惟閉門自守無救于國嗟乎崖山抱節黃冠念母  
誰非救國者哉斯微物所以待聖而仁也



楚寶名將論次

蘇洵御將之法有賢將有才將夫才將即子所稱名將也養驥驥固異于養鷹然使其盡力擊搏不逢知已亦非雀鼠之所能羈也乃謂才小而志小者不先賞不怨此非通論矣張先盡力于劉弘朱伺罪命于陶侃豈為饑飽哉述名將第四凡二卷

名將

關廉

樂伯

養山基

景陽

次飛

偷客

楚寶

名將論次

乙

李通

馬謖

張光

朱伺

張興世

宗慤

張欣泰

鄧元起

杜前

張彪

名將二

李藝

羅紹威

雷滿

周行逢

孟宗政

趙范

管如德

康茂才

顧成

張武

楚寶卷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湘鄉洪業嘉較訂

名將

關廉

關廉字射師楚大夫也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通朔將巴客以聘鄧鄧南鄧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

楚寶

卷九

乙

使通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關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四十年楚屈瑕將盟於軫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黎伐楚師莫敖屈瑕患之關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野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闕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劫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敢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左氏傳曰：楚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正而享之，騶甥、鳴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明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寶 卷九 二

鄧國考

按鄧，鬲姓，侯爵。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即春秋鄧國地也。蓋楚伐申過鄧，是時楚都在今荊州，申在今信陽，楚出荊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是言之，鄧為襄陽地無疑矣。况鄧為鄧南部，今鄧在棗陽，去鄧不遠，則鄧亦襄陽也。若河南鄧州，或亦鄧國地，因以鄧為名耳。

巴子考

巴姬姓，子爵。地在巴，即今重慶府府城東，即巴

江間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又有渝水，有海棠溪，皆貴人所居，銳氣善舞，漢高祖詔樂府習之，世稱巴渝舞是也。

隨絞州考

隨，姬姓，侯爵。在漢之東，今隨州是也。在隋唐為漢東，罷其地，因山為龍巖，石隘險，道路交錯，自棗陽至厲山，九十九回，皆智謀之士，多談漢東險阻，如兵家詭伏奇計。又言有括囊之勢，易入而難出。絞在隨國之南，州在南龍，華容縣東。

楚寶 卷九 三

黎在今鳳陽壽州，黎與英，皆鼻陶之後。又云：英即黎也。滅文仲，聞六與黎為楚所滅，曰：鼻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聖楷按：高秘書有言鼻陶至德也，其後英、黎先亡，劉琨之際，英布黜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靈兒凡人能無咎乎？嗟乎！為刑官者，亦當惻然于此矣。



樂伯

樂伯楚大夫晉楚戰于邲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廢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會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楚實

卷九

四

有辭君子也

聖楷曰吳越春秋稱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按大易黃帝始作弧矢而弧父乃以其射著是射法又始于楚也如樂伯之射麋麗龜熊渠子之飲金沒羽養由基之穿楊貫札皆絕倫一時夫豈無所自哉射法始于楚人多不知

養由基

養由基字養叔為楚宮廐尹共王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共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養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與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請朝死為國故子必

楚實

卷九

五

射乃射再發盡登叔山仰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三十一年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周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聖楷曰使養叔而奉斯言可以為大將。

淮南子曰楚廷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律擁樹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按莊王當作共王尸子射蜻蛉亦作莊王非。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先之也。聖楷按以石為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

卷九

六

遠而不知有熊渠子養由基王元美先輩中號博雅者亦詆王克論衡誤以熊渠子為養由基蓋充所據者呂氏耳但充謂養由基射晉侯中目則誠可笑以此見記問之學亦非易也。

景陽

景陽楚頃襄王將也燕惠七年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幕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

楚寶

卷九

七

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之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淮南子曰顏豨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投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

聖楷曰史記稱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



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  
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是時急邯鄲之難者趙有毛  
先生奉銅盤歃血傳舍子李同以三千人赴敵公  
孫龍夜駕勸平原勿請封魏則有夷門監刎頸以  
送公子如姬盜晉鄙兵符朱亥袖四十斤鐵椎許  
多奇人奇事又得楚將如景陽者與春申君並驅  
湊合卒却秦軍存趙祀功垂名立稱絕千古天下  
士固不易識也

楚寶

卷九

八

次飛

次飛者楚人也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  
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飛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  
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飛攘臂祛衣拔寶  
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  
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得活楚王  
聞之仕之執圭

水經注曰江水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嬰洲下  
楊子洲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次飛濟此遇兩

楚寶

卷九

九

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按楊子洲在荊容縣東  
北三十里有荆次飛廟



偷客

楚有善為偷者，聞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乃往見。曰：聞君好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服，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子發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

楚寶

八卷九

十一

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聖楷曰：偷客即刺客也。其術本飛天，夜又其人多，傑異之流。如左傳：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唐紅線女子皆此術。又若韓魏公駐兵延安，忽中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遂塞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桓公、魏

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時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隲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討苗劉，一夕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

楚寶

八卷九

十二

執其手，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乃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月明之下，其去如飛。翌日公斬九囚，狗衆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按此二客畧同，二公處之亦各有善處。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親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邵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邵軍。斬邵首。以祭恭墓。又生會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糶。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

楚寶 卷九 十三

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太碑。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章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

大授。人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曾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毘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死時年四十二。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管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

楚寶 卷九 十三

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携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蚤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馬謖

馬謖字幼常，馬良之弟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空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還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臨

楚寶

卷九

十四

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魯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

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空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聞得臣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楚寶

卷九

十五

鶴林玉露曰：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



用秦穆有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謾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于黃老，孔明之學出于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聖楷曰：按王平傳，街亭之役，平為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謾，謾不能用，及大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寇率

將士而還。丞相亮以此特見崇顯，平生畏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由此觀之，善用兵者固不在多識字，侈談說也。謾之遠，衆自用皆由言過其實好勝者鮮有不敗可不戒哉。

楚寶 卷九 其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靚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氏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靚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

楚寶 卷九 十七

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對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為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



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時流人鄧定據漢中，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耨守共謀，進取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又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

楚寶

卷九

十八

羅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氏王楊茂，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邈同，光弗之知也。」遣忠援率衆助邈，邈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

楚寶 卷九

悲泣，遠近傷惜之。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聖楷曰：張光謨信晉邈，再失漢中，不爲無罪也。然其忠勇固自足，取長岐之戰，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安，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幸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及光爲梁州時，弘已死。

楚寶

卷九

十九

矣。使弘而在，南服之威，相爲應援，安得復失漢中哉。孤城力盡，乃喻登仙，可爲歎息。

五五九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內徒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罷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揮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  
逆太守弓欽禿溝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衆討之  
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  
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  
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潯  
陽縣而質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

楚寶

卷九

二

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推破  
敏前鋒敏第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  
進討破之敏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  
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  
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  
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  
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  
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  
及陶侃來成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荊楚

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

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

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

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典中陳

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

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

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

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闔晉鄭進皆

楚寶

卷九

三

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黃城伺又率諸  
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檣以勁弩下射之又斷  
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聞晉聲婦弟也乃斬聲  
首出降又以平蜀賊龔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  
陵內史時王敦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廙將西出遣  
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  
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云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  
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空大部分未可便西廙  
性矜厲自用不聽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馳殺至壘



卽爲曾等所圍時侃故將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  
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  
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諷怒忽噤不  
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凌開  
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槩摘伺伺  
逆接得槩反以摘賊賊忝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  
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  
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  
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

楚寶 卷九 廿三

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否宛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  
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旣山下軍士數驚  
與云賊欲至伺驚劒而卒因莖旣山  
聖楷曰朱伺固勇忍之將哉然不遇陶荆州其功  
名亦無由立也沔口之敗卒能力戰以免陶公于  
難士感知已豈不信然若夫預料杜曾逆命不殺  
馬儁妻孥慷慨去就太興諸將未易及矣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白衣隨王玄謩伐蠻每戰  
輒有禽獲玄謩甚奇之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  
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叅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  
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魏王義宣反  
又隨玄謩出梁山有功大明末除宣威將軍隨魏太  
守未行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  
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將陳慶領  
於

楚寶 卷九 廿三

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  
赭圻南賊屯龍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  
流兵疆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  
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斷截使其首尾周  
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  
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  
陽同逆爲劉劭所攻南賊遣龐孟蚪率軍助琰劉劭  
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  
曰孟蚪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



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參與世  
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勸分  
戰士七千配與世與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  
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備劉胡聞與世  
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  
人欲輕據我上與世謂彼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  
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  
洞泝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  
夫不能過也其夜四更值便風與世舉帆直前渡湖

楚寶

卷九

廿

口過離尾賊覺乃遣胡露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  
與世夕任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探領七  
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與世與軍齊集停一  
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  
之與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易盡盛亦  
易衰此宵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  
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洞泝與世乃命壽寂之任  
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  
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與世城壘未固

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弁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  
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露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  
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  
攻與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  
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與世又遇其糧道  
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顛安  
北府司馬偽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  
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  
城規欲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

楚寶

卷九

廿

軍援接與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  
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顛營悉虜  
其資寶賊衆大敗劉胡棄軍遁走顛亦奔散與世率  
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封作唐縣侯  
食邑千戶泰豫元年爲雍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順  
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與世居臨沔沔水沔水自  
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與世初生  
常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與世爲  
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云與世城撤而後行與世子



欣泰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沈約曰兵因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  
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  
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  
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楚寶

卷九

廿六

楚寶 卷九

宗愨

宗愨字元幹世居江陵叔父炳高尚不仕愨年少時  
炳問其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  
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愨年十四挺  
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  
人並以文義為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愨  
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為征北  
將軍南兖州刺史愨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  
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恭與綺妾私通愨殺恭綺

楚寶

卷九

廿七

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請行  
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隨交州刺史檀和  
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  
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為數道偃旗  
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適傾國來  
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  
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象因潰  
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  
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為隨縣太守攻破雍州蠻

五六三



及南新罷蠻羣蠻由是畏服孝武即位封洮陽侯功  
次析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先是鄉人庾業家  
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茹粟飲  
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  
長史帶梁黽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卒贈征西  
將軍謚曰肅侯

宋紀曰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  
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至之宋世諸皇子  
為方鎮者多幼時至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

楚寶

卷九

廿八

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  
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  
州臨安吳喜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  
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  
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張欣泰

張欣泰字義亨宋左衛將軍興世之子欣泰少有志  
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  
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  
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父興  
世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羈欣泰悉封家財以待  
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  
欣泰蚤經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  
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

楚寶

卷九

廿九

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  
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勅欣泰甲仗廉  
察欣泰停仗於松楸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  
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  
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  
明八年出為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  
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  
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  
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彼凶



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而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恭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

楚寶 卷九 三十一

城欣泰爲軍至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書責之虜既爲徐州軍所推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虜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疋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師勿過古人與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

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隨魏軍事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廢東昏不克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張融傳曰竟陵張欣時爲諸賢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與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與

楚寶 卷九 三十二

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與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時融爲竟陵王長史欣時卒得免死云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臂力過人  
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仕齊累遷武寧太  
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起援焉蠻帥田孔明  
附于魏自號鄧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  
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  
散矣仍戍三關鄧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累  
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否在此表裏之  
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

楚書 卷九 世三

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  
之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  
元起乃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  
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  
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治嚴上道率衆與武帝會於夏口齊和帝即位  
武帝命元起進據南堂西渚以逼鄧中興元年七月  
鄧城降遷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  
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圍

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  
縣侯始之官初義師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  
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  
士畧開門以待先是蜀人多逃亾至是出投元起皆  
稱義兵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  
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罷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  
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  
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膺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思

楚書 卷九 世三

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  
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  
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廢耕農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  
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  
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康武帝論平蜀勳復元  
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  
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元濟並厚  
待之任以州事黔婁潔元濟善謀相須為善政又  
元起尅季連時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性能飲



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焉。元起舅子梁稔，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稱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元濟政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養，詔許之。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患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

楚寶

卷九

卅四

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所殺之子，為東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關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重楷曰：「初劉季連為南羆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宋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義，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

楚寶 卷九

益州臨歸，豈辨遠遣迎侯道琛，請先使檢校綠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羆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聚兵拒元起。收朱道琛殺之。由此以觀季連之阻兵，朱道琛激變之也。及元起治益州，用庾黔婁、蔣元濟政聲頗著，又以梁稔、孫之誣，疎斥二人，卒死淵藻之手。甚矣小人之言與我敗德不可不慎也。且李膺以治令而猝辦軍資三萬斛，羅研以故吏而詣闕訟，竟皆奇士也。而元起俱置不用，可勝歎哉。併附錄于後。

楚寶

卷九

卅五

南史曰：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辨。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齊荀兒之役，臨汝侯朝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寔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

五六七



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  
若令家有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  
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  
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  
騎侍郎卒官蜀士以文達者惟研與同程李膺膺  
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至薄使至  
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答李膺對曰今勝  
答問其故對曰答事桓靈之至今逢堯舜之君帝  
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

楚寶

卷九

益州記三卷行于世

世六

杜崩

杜崩其先自北隄南居於雍州之襄陽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  
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立軍功  
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  
寶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  
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  
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  
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  
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

楚寶

卷九

世七

位至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  
以疑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勅圖墓者惡為之逾  
年而疑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  
為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  
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龜等夜歸  
於元帝元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王僧  
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  
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崩入據臺城景  
不加敵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



刺史嚴超遠于秦起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  
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于士林武帝令彊弩射元建  
震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人元  
建遁時元帝執王琳于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于長  
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  
敗之後納等降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于硤口旋  
鎮遊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  
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開清靜  
奄致殞喪惻愴予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

楚寶

卷九

廿八

曰武

聖楷曰史稱杜崩識機變之理知而背之安加以  
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卒為中興功臣誠然哉嘗考  
杜氏之先功名甚永自疑見忌於元帝遂凶圖其  
墓而子孫亦漸凋喪無餘青鳥之說信有徵乎抑  
入謀或有未至也其後惟龔驍勇可與疑匹然既  
為王僧辯之術陳霸先決無留龔之事龔何不智  
而求降耶故古今名將未有不智而能勇者余因  
疑崩而深惜夫龔後之為將者可以思去就矣

楚寶 卷九

張彪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亡命在若邪山  
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  
客焉始為防閫後為中兵將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  
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  
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  
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  
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  
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

楚寶

卷九

廿九

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  
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  
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  
死復奉表死帝甚喜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  
厚引為爪牙與杜龔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  
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  
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署長史謝岐居守會稽  
嶺見害彪不自戾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  
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

五六九



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  
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  
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  
相知因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  
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  
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  
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  
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  
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

楚寶 卷九 四十一

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劫曰官不肯  
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  
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  
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  
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  
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  
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  
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  
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

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  
離揚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  
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  
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  
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夫命時寒比出之  
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與  
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  
人散騎常侍皦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  
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中嗟泰等翻背刊

楚寶 卷九 四十一

吳閩門為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至臣若為  
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聖楷曰張彪踪迹甚奇然奇不在起兵取富貴奇  
在一受僧辯之知遂始終為梁而死真烈士丈夫也  
其妻與犬又能出此二奇以助之千古生色論者  
謂記傳所陳無以復加此異信然哉



楚寶卷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靈鄉陶汝編較訂

名將

李藝

李藝字子延襄陽人初本姓羅。唐後始賜姓。預屬籍。藝剛愎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饒北平。詔藝以兵屬分

楚寶

卷十

七

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天下盜起。深肥號富。使伐遼。兵仗多在。而倉侍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侵掠。將趙什任賀蘭。詔晉文衍等。惟藝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為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郵豈安人。曷衆意耶。士皆怨。既還。馳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任等懼。爭聽命。藝即發。背賜戰士。倉粟給窮境內。大悅。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祿等。咸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

林甫改罷曰。管州。以襄平太守鄧弼為總管。藝自稱

幽少。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

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於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

日。時寶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

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

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乃奉表以地。藝詔

封燕王。數與建德戰。多所禽。滅秦王。擊劉黑闥。高祖

詔藝。弟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

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

楚寶

卷十

二

會涪州。遂請入朝。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累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懼虜。詔以本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即位。竟誅死。聖曆曰。李藝固剛愎。哉當其激。衆怒。據幽州。為煬帝發喪。三日。誦唐公人望所歸。何其義勇。而明也。若夫。摧黑闥之強。制突厥之變。功亦不在諸人下。乃卒。以猜疑。致叛。甚矣。御將之難。每於獸盡。狗烹。有深歎也。



羅紹威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

楚寶

卷十

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渡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舉存信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

先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于老鸚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

楚寶

卷十

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軍枝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問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賞與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與夫人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



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瀆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藥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

楚寶 卷十 五

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蚤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馳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怨未央宮豈若紹威感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

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數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詔使者曰亟行語而至為我疆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貞壯聖楷曰羅弘信父子其智皆足以自全而紹威遂

楚寶 卷十 六

至盡誅牙軍是又殆為智所困矣力窮勢迫乃婚于梁以移唐祚嗟乎唐既滅矣魏將何往此亦可為危人以自安者之炯戒也



雷滿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收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

楚寶

卷十

七

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剴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于君山滿襲被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于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于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壅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壑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澧朗

入於楚

聖楷曰雷滿初起兵大澤中觀其智計有大過人者使高駢能善御之何羣盜之弗滅哉乃聽其逃歸而自立遂據有澧朗稱節度使天子不得而問連帥不得而討父子劫盜為荆湖大患此亦僖昭以來所僅見也向使不遇馬殷澧朗其終為蛟窟乎嗚呼御得其道天下徂詐皆吾屬御失其道天下徂詐皆吾敵治天下者之貴審所御也歐陽子修五代史為滿作傳其大旨或在斯乎

楚寶

卷十

八

澧朗入楚考

聖楷按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初為孫儒裨將唐乾寧元年從劉建鋒入湖南建鋒為其下所殺遂共推殷為帥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已又取桂管以其將李瓊為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已又攻嶺南取昭賀梧州蒙隸富等州攻朗州執雷彥雄等七人送



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淑州昌師益等率  
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  
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寶  
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唐莊  
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  
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  
馬爾莊宗嘉之下璽書慰勞殷由此地大力完數  
邀封爵明宗卽位二年封殷楚國王自湖南北共  
十州設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文

楚寶

卷十

九

武皆進位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  
九謚曰武穆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  
弟希廣立爲兄希夢所弑國遂入于南唐初殷入  
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  
三年歲在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  
滅凡五十七年

周行逢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爲靜江軍卒事希範  
爲軍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  
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  
集州刺史爲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  
爲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  
元年周世宗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  
潘叔嗣殺進達武勅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達救  
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

楚寶

卷十

十

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  
叔嗣行逢曰叔嗣殺至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  
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  
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  
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  
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  
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  
一以法繩之大將千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  
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



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手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空先期以羣衆去得遂忘壙畝間乎行逢強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慘損建隆

楚寶 卷十 十一

三年祥太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壙田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嘗以揚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涕頽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

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聖楷曰綱目稱行逢督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滑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又湖南大饑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自奉甚薄或譏其大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按此數事當時諸鎮無有如行逢者但其邊幅狹隘喜於殺

楚寶 卷十 十二

戮雖襲馬氏之餘烈而不永其祚此青裙負租所以來室內之誚也徐仲雅杜門不出豈獨高尚哉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其先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冠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躡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

楚寶

卷十

十一

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堦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念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楚寶 卷一〇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藥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豬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礮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棚深坑防地道躬戰棚防城隕穿穿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鞞以熏之

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塼宗政撒樓蓋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塼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

楚寶

卷十

十一

伊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厚氈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燼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急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盾重圍轉闕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

五七七



入金營自捕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  
 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  
 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  
 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撤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  
 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  
 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陣迺於西北濠外濬水為濠以  
 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贖之為給  
 田廂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楚寶

卷十

五

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開  
 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邊城為罷市楊哭子珙有傳

扈再興傳曰金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再興  
 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云金人初對樓櫓  
 車革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  
 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乃大敗去  
 趙方傳曰棗陽城墜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

已竭乃召再興隸以東師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  
 于濠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眾  
 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  
 聖楷按金師訛可再圍棗陽八十餘日宗政與之  
 血戰凡十五陣援師始至此是宗政第一奇功若  
 據再興傳則是再興與宗政同在圍城中也與趙  
 方傳不合又本傳云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  
 圍轉闖入城豈王大任為再興所統而先遣之入  
 耶三傳共紀一事而矛盾如此蓋當時秉筆者不

楚寶

卷十

六

出一手故令赴援與城守之功無所差別此脫  
 之史之陋也



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穢、金人於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天長，與弟葵俱。

楚寶

卷十

七

投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奏。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秘閣，累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希稷書令教二人，孳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剗馬軍三千，招遊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於制置。

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邪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習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清、海道五千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瑄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

楚寶

卷十

六

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書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真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



必凶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預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矣景困我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別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

楚寶

卷十

七

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二年春奉祠三年彌遠訪將才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身合而

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逆乍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遇寇之兵有遊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胎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處此過寇之兵也肝胎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

楚寶

卷十

七

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十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入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計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怒各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



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關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稟議紹定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泉無益

楚寶

卷十

廿

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累進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晏樊文彬李伯淵黃岡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晏內判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

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背為敵有益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後卒於家

聖楷曰趙范故好功喜事之人哉然說者謂其狃揚州之捷遂致洛師之敗此不足以服其心也三京八陵豈可一日委之腥虜者獨惜以范之智明于料全而昧于北伐也使當孟珙入蔡滅金之後各守封境蓄養人材歲歉則發廩以救饑兵服則

楚寶

卷十

廿

屯田以足餉寇至則以戰為守寇退則以守為戰宋事何不可為乃獨違眾議饑饉與師爭千里之空城啓淮漢之大費既失汴京而范之氣亦索然矣襄陽煨燼可勝歎哉語云怠生于宜成病始于新瘳其范之謂乎



管如德

管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模為宋將以蘄州降授  
淮西宣撫使如德為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  
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  
南馳為邏者所獲械送于都如德伺邏者怠即引械  
擊死數十人破械脫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  
此真吾兒也至是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  
於我矣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  
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無復然嘗從獵遇大

華寶

卷十

滿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為拔  
都賞資優渥帝問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如德對  
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  
何恃帝曰善帝又命習國書曰習成當為朕言之  
一日帝語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  
面對果實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  
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授湖北招討使總管  
本部軍馬佩金虎符是年六月丞相阿朮南攻宋如  
德以軍為前鋒至揚州子橋與宋戰晝夜不忠如德

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宋軍遂潰七月進軍佳  
山江上復大戰奪宋師夏都統牌印衣甲及餉軍海  
船悉送阿朮所事聞帝命賞之軍至鎮江如德招安  
諸罷守將皆望風降附丞相伯顏取臨安復選能招  
諸罷者衆推如德如德銜命往諭紹興諸罷皆下初  
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不入覲  
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  
是矣帝嘉其樸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  
曰立額薄征息兵懷遠立法用人尚役恤民設官制

華寶

卷十

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  
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二年丞  
相阿塔海命馳驛奏出兵事入見世祖問曰江南之  
民得毋有二心乎如德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  
生今累歲豐稔沐恩多矣敢有貳志帝善其言且諭  
之曰阿塔海有未及者卿善輔導之有當奏聞者卿  
勿憚勞安馳捷足之馬來告於朕二十四年遷江西  
行省恭知政事破豪猾去姦吏居民大悅是時贛汀  
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脅從者多所全宥



二十六年遷江西尚書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  
叛殺掠州縣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  
將欲直搗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氓疲于轉輸  
介胃之士病于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  
於是遣使諭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卽擁十餘騎詣  
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奧魯赤怒其跋扈不臣欲  
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  
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年四十有四卒于  
軍贈江西行省左丞平昌縣謚武襄

聖楷曰管如德父子末爪牙之任也皆以城降何  
取乎爾抑如德之孝足動至知歟乃至缺折蹠血  
而無怨然後歎士爲知己者死由其感憤深也豈  
得以大馬羈之哉若夫不戮一人而下諸繩不殺  
降卒以昭仁信則又賢乎白起諸人遠矣

楚寶 卷一

康茂才 康茂才斬人元末結義兵係鄉里立功至都元帥上  
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寧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  
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頓首軍  
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爲至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  
願歸死効尺寸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  
守龍灣敗馬馱沙克樅陽改營田使上曰北方兵亂  
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早澇時其蓄  
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

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能  
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  
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僞降約爲  
內應者友諒來吾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閭舊事友諒  
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爲書言上不足與有爲兵弱地  
感四面勅敵僕委身圖併欲奮拔鱗翼倘大將軍分  
道進進便當納款建康可乘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  
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造關者  
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卽我應內外

楚寶 卷一



奮擊功成官賞不爵客茂才以書上上曰虜且降毅  
中矣即命善長日夜易橋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  
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齊馬敵旗四散落落  
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  
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從破斬黃戰鄱陽湖圍武  
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逼  
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府使  
又從征下齊魯關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  
中卒追封蕪公謚武襄子鐸洪武三年以茂才功

封蕪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曰鐸嫡子也嫡終  
無後及庶長時鐸年十歲入侍 皇太子讀書大本  
堂金鐫蕪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鐸及其庶兄鑑鐸長  
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徠平松慶諸州有功巡並海  
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博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軍  
追封如父謚忠愍

聖楷曰開國勳追封俱再世者蕪春一人而已又  
皆卒于軍撫慶編加聞聲鼓可勝歎哉

顧成

顧成字景昭其先湘澤人成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  
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畧喜習武事自文其身諱  
異人或謂成黥徒者非也丙申來應充帳前親兵常  
擊蓋侍 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  
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蠻克普定  
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  
扼普定斷後進督府僉事充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  
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命錦衣

指揮談全諭成班師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  
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真定戰敗被執 成祖解成縛  
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 仁宗居守有功建文四  
年以左都督封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又  
出鎮貴州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搗臺羅寨  
斬叛酋普亮滅其衆羣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  
公謚武毅蠻中皆祠祀成八子長統為普定指揮使  
先卒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為總兵宣  
德中坐交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

德中坐交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



督同知景帝初守備... 英宗復  
辟詔復侯出鎮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宣  
德中鎮廣西坐貪才好色失地喪師逮下獄既而釋  
之子翰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卒無子淳從弟  
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九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  
墨嘗總兵團營為平蠻將軍鎮湖廣擒貴苗偽王通  
漢蜀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  
祿二百石溥清慎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為率布帛  
供飲事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  
詩武為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運總兵鎮  
守淮安廉幹不肯擾卒贈太傅謚榮靖子寧嘉靖七  
年嗣侯出為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官劾罷伏巷伯  
毛欲代察旨下數日又劾罷漢用都督劉璽璽致仕  
居南京萬表代璽察端靖廉明溫榮孝友時論歸之  
言官竟被考察去寧復為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尋總  
督京營戎政

聖楷曰夏國初事高皇帝忠謹無過雖屢從征  
伐位不過充將軍而已迨革除之際受知成祖

始列爵士又終其身未嘗去鬼方也然是時以靖  
難功封者四十餘人而夏國之後獨增華羹鼎以  
迄于今若溥之清慎能文仕隆之寬弘簡質寧之  
廉明孝友其粲然往牒者矣豈非事至而捐其私  
則昨福必大立功而忘其報則錫類無疆天道亦  
有不爽者哉予為夏國同里人每求其先世之封  
楨不可得輒慨然動吊古之悲李太史曰子嘗聞  
公有戰衣一襲血染花殷曾以問公九世孫大禮  
云春秋忌日輒陳以祭其花斑繁恨不遂索見之

也



張武

張武，瀏陽人。懿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為燕山護衛百戶，戰真定，破耿炳文兵於滹沱河，設伏戰勝夾河。要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參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丘福、朱能、封公武侯第一卒。成祖出內廐馬，賻武贈潞國公，謚忠毅。無子，婿臧子聚，義兒張旺，匿語券天順二年奪入官。

聖楷曰：靖難後，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藥城、夾河。

霧瑩七戰論功而武功居封侯之首，可謂拔起者矣。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豈能倖致哉！惜其無子國除，不詳青史，以光大業也。是時孝感王忠封靖安侯，亦以無後除。荆州王友封清遠伯，以罪廢。皆靖難功。

楚寶卷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衡陽唐大成較訂

智謀

關伯比

關伯比，楚大夫，羊籍姓。若敖熊儀之後也。楚武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蘧賁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我張吞三軍而被吞，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謂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隨請追楚師，隨師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



牲。豨。肥。膷。肥音豨。豨音豨。豨音豨。日。黍。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膷。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音疾。疾音疾。也。謂。其。備。膷。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至。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少。師。有。寵。伯。比。復。言。於。王。曰。可。矣。讐。有。數。不。可。失。也。三。十。七。年。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闕。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楚。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此官。必。敗。舉。趾。高。心。不。因。矣。遂。入。見。於。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勅。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

師。曰。諫。者。有。刑。及。駟。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繼。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呂。東。萊。曰。嘗。考。闕。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慙。復。假。少。師。之。寵。而。阻。季。梁。之。請。置。毫。末。之。勢。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什。自。子。自。奔。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



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敵焉。今時往事陳書之簡冊。讀者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鑿其網者乎。水經注曰：隨縣故隨國也。楚滅之，以為縣。有澁水出縣西北，黃山。楚武王伐隨，令尹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軍臨于隨。即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管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啣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露蛇珠。丘南有隨季良大夫池。聖楷按：周武王大封同姓，四十人隨爵為侯。至楚昭王時，尚存其却吳人

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不知何時始滅。入楚史記國表俱不載。

羅鄢盧戎考

羅熊姓子爵，初國南，魏枝江。楚文王移之，長沙境內。秦立長沙郡，因以為羅縣。即今湘陰平江二縣地。羅水所從出也。鄢亦小國，在安城縣南。水經：沔水又東，過中盧縣。東注云：即春秋盧戎之國也。縣西山中有一石穴，出馬。其事近誕，故不載。

蔣賈

蔣賈字伯廉，芊精姓，蚡冑之後。蓬章食邑於蔣，故以命氏。楚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蔣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矣。苟大而賀，何後之有已？而子玉果敗。莊王三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糜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委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上無次於句瀝，下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子揚憲三宿而逸曰庸帥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冑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驪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力也

胡氏傳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

楚寶

卷十一

六

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冠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聖楷曰楚莊王九年令尹子文始卒其子鬬般爲令尹弟子越椒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賈因與越椒譖鬬般殺之故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旣而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賈於轅陽而殺之是何爲賈之智工於料子玉拙於自料也黃涪翁謂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于反矧便如漆墨

殆亦爲賈之流與

庸麇考

麇麇姓子爵沿革志云鄖陽府古麇庸二國地也今按竹山竹谿與漢中平利諸縣皆庸地而麇則鄖縣鄖西居多故庸帥羣蠻率百濮俱各以其相近而招聚之且庸地廣而近楚麇地狹而百濮又去楚甚遠伐庸則麇懼而百濮散矣爲賈之善謀如此

百濮考

楚寶

卷十一

七

周書王會十人丹沙注云十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今按十人卽濮人也其地與哀牢相接種類不一有黑髮濮有赤口濮有折腰濮其俗生子子皆折其腰有文而濮其俗劔面以青畫之有尾濮其人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爲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其俗食人好敬其老故賓婚有日老者必泣



范山

范山楚人穆王八年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楚子於是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  
公子老及樂耳鄭及楚平

呂東萊博議曰晉霸公不道基于始而成于終當  
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朕兆之可卜  
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于衆人  
乎亦有所蔽焉耳變幸者霸公恩賞之所及也故  
蔽于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霸公政令之所及也故

楚實

卷十一

蔽于尊而不知列于齊盟者霸公兵威之所及也  
故蔽于良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  
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探之趙盾隨會  
之諫反在于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  
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  
有感焉 按是時晉霸公始立三年

伍參

伍參楚人莊王十七年圍鄭晉師救之楚師將飲  
焉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  
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  
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  
沛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繼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桓子林父武子  
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楚實

卷十一

九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敗乘韓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敎部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宋有弑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號子  
即先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下書佐曰  
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誅之于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誡之以若敖豈嘗筮路藍縷以啓山林歲之日民



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也鄭不可從趙括中軍趙同大夫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

楚賈

卷十一

趙莊子曰樂伯即子樂善哉賈其言必長晉國楚少樂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諸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棠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即御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即隨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楚賈

卷十一

十一

趙莊子曰樂伯即子樂善哉賈其言必長晉國楚少樂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諸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即右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東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馳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靈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濟黨率游關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即帥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口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楚實

卷十一

十三

胡氏傳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師不能用鐵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驪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

其罪累止也

聖楷曰邲之戰晉師敗績春秋獨罪荀林父者為其令不行乎先穀也然荀伍參於未戰之先料之不寒又何其神也蓋謀之既臧即變人可以佐相國之所不及謀之不臧雖大夫適足以覆師辱國而君謀國者可不慎所從哉抑參之後為伍舉為伍員直諫者于楚國忠孝昭乎天下其貽謀之善子更有取焉爾

楚實

卷十一

十三



昭奚恤

昭奚恤楚大夫也。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與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楚寶

卷十一

十四

百獸之畏虎也。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守，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常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魏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又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怠也。且人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乙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即山陽君惡昭奚恤於楚。

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若矣。指江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

楚寶

卷十一

十五

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已設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劉向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楚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



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壘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  
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  
入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  
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  
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教次之葉公子  
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  
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  
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瑤  
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

楚寶

卷十一

七

憂太宗子教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  
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  
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  
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稱而去秦使者反  
言於秦王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聖楷曰楚司馬子反死共王十六年令尹子西死  
惠王十年葉公子高與昭奚恤相去百餘年何

得聚於一壇之上愛其文采陸離叙次可觀以為  
寓言亦足存也大抵劉中壘之書此類甚多如石  
乞侍坐於屈建左史倚相畫策於莊王皆乖繆之  
尤者不可觀舉  
聖楷又曰江乙  
入一承北方畏奚恤之問遂為狐假虎遂為狗溺  
井遂為子紘父臣紘君言愈支離意愈深毒以中  
楚王之心然而奚恤不為動也至又得山陽君與  
之共惡所謂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奚恤於是危矣

楚寶

卷十一

七

故不得不為王明白言之末後云是其為人近  
若矣更妙譏人之口甘讒人之心若一語拈出然  
奚恤與江乙自是箭鋒相柱若使他人當之死江  
乙舌本久矣事君交友者其何能自保乎



昭陽

昭陽為楚令尹楚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譽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

楚寶

卷十一

六

蛇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先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之十二年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楚言之助好利而惡

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王從之五國既敗魏使惠施之楚將入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

楚寶

卷十一

十九

子先戰折兵之半謂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趙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謂和於魏聖楷曰六國時惟楚魏與秦接界故韓氏為楚輔國也然昭陽相全楚之盛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一則信陳軫而罷齊師再則因杜赫而構魏和是皆以楚為餌而保己之富貴功名也豈忠于謀國者哉嗟乎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陳軫之言可為楚事之痛哭也



干象

干象楚人宣王時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干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予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

楚實

卷十一

十一

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趙五年而能亡趙所以然者趙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趙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脚被王衣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聖楷按楚策亦有甘茂相秦一段但干象作范環共立作公孫郝其文字多脫誤故取韓說

景鯉

景鯉楚大夫也楚懷王時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每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之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與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

楚實

卷十一

十一

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秦策曰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主曰魏請無與楚過而合於  
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故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  
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聖楷曰鯉與於秦魏之遇是時秦魏齊三國俱  
鯉術中而不悟楚王之不知無足責也故鯉以已  
與遇之策使人陰賀之於王而復令周秦代為之  
請此鯉之策最奇處鮑彪高誘諸家注都不解何

楚寶

卷十一

廿二

也。揚太史慎曰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雅屈  
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  
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  
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  
璽誨盜黨賊樂蔣利亡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昭睢

昭睢楚相也楚懷王二十年紫已欲和秦齊滑王復  
遣楚書欲為從長懷王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  
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  
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  
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  
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安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  
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良秦不  
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

楚寶

卷十一

廿三

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  
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  
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  
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  
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  
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  
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三十年秦昭王  
遣懷王書欲與王會武關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  
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



信有并諸侯之心懷主于子蘭勸主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璽如蕃臣不與充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罷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子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立乃詐赴於齊詐言楚王薨而齊潛王謂其相曰

楚實

卷十一

廿四

不若得太子以來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鄧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鄧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韓魏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主矣頃襄十八年楚復為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武公曰西周之地絕

其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至裂其地不足以國得其食不足以動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至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聖楷曰昭重樗里疾于齊韓與夫為景鯉畫策俱不平耳及諫懷王入秦數語便遠出當時策士

卷十一

廿五

之上故其詐赴于齊以歸太子者皆生色至所云賴社稷神明國有主矣我朝于忠肅公謙猶用其策以固神京以全上皇嗟乎忠憤生其智勇千古一轍諫諍之哉



傅慎子

傅慎子楚襄王傅也襄王為太子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千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

楚實

卷十一

其

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至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命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

楚實

卷十一

其

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從其計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至東地且與死生悉吾之士卒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聖楷按楚策又云兵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趨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按此即子良之策而兼用墨鯉者亦甚捷要但

楚實 卷十一 廿九 不若楚策叙次層折點染多姿文人之筆辯士之舌可稱二美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會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與其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昭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怠接地於齊以絕從親

楚實 卷十一 廿九 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挑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揀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濮磨之北則魏趙張而不敢揀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紉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度仗兵革之疆乘毀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  
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理於鑿  
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  
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

楚寶

卷十一

三

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處於秦將十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擗膺顧首  
身分離暴骸骨於草野頸顛僂仵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  
食人氏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  
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  
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  
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涇湖陵碭蕭相  
故宋必盡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而朝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

楚寶

卷十一

卅一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  
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夫王壹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  
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  
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  
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手應侯曰然歌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  
如、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  
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  
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大、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  
子、計、曰、秦、之、將、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  
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

楚實

卷十一

世三

宗廟矣。不如。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闔而黃歇守舍。常  
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  
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太怒。欲聽  
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  
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

以為罷。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  
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秦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  
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  
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瑤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楚實

卷十一

世三

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楚乃  
去陳徙壽春。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二十五  
年。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刺殺春申君。盡滅其家。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聖楷曰。春申君自相考烈王。而後無一事足快人。



意者豈其才智有盡哉蓋是時楚已盡失故郢徙  
陳未已徙鉅陽又徙壽春封疆日盛國事已不可  
為矣然則為春申計者將如之何不請江東之封  
不進李園之妹為君擇一賢嗣為國擇數賢佐如  
朱英汗明輩使修富疆之術輔已行政秦雖大何  
畏焉猶可以善始善終也計不出此而城吳故墟  
盛營宮室嫵嫵竊聞身隨以滅悲哉

春申考

按黃歇楚黔陽人是時楚都申鄢故黃歇封于春

楚寶

卷十一

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今  
黃州相傳為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新春  
壽春是也謂之中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  
封焉如田之食符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鄢楚遷  
壽春歛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嘗去國  
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廟亦後人追作之也廣輿諸  
志不考乃謂春申君墓在帝德府又云府治南為  
春申君宅此皆因黔陽而附會之不足據

楚寶卷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補纂

長沙黃學和較訂

智謀

朱建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舉  
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楚寶

卷十二

謀得不誅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  
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  
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  
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  
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  
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  
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為隨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帝。」幸臣閼籍孺當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譏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舍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至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

楚寶

卷十二

二

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蚤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到。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適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

適駕單于遂死匈奴中。

史懷曰：平原君來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為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殉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有經世用人之責者，豈可使士貧哉？若田叔死，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累先人名，志士哉！」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聖楷曰：朱建以身許辟陽侯，雖為葬，母亦是憤恨。此身不見知于世耳。觀陸生賀辟陽侯數語，便可知其志。願建豈貧困所能累哉？嗟乎！士處貧易處。

楚寶

卷十二

三

知已難身與名又當別論



袁盎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秦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至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楚寶

卷十二

四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良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高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選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

楚寶

卷十二

五

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黃帝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抗概，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兒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關廷辱之，使其毀



不用孝文帝出趙同恭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  
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  
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  
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  
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微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  
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  
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

楚竇 卷十二 六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  
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  
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蔬乎於是上乃說召  
諸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  
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

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原遇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  
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謂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  
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會與長  
史掾議否且奏之即私邪否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  
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  
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  
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

楚竇 卷十二 七

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輩受其言言  
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  
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  
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  
欲請治盎安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  
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宥有謀惡錯猶與未決人  
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實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  
至上前口對狀實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  
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  
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實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楚實

卷十二

八

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盎愛  
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  
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  
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  
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  
醉西南陔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

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  
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  
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隄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  
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  
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  
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  
相隨行闕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  
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楚實

卷十二

九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  
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嘗  
從數騎一且有緩急寧足恃乎富貴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使人問籌策  
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  
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舉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恠  
乃之拮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



陵郭門外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  
義恍惚道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  
一說說難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豈  
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  
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  
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鍾惺曰袁盎有智數人每于強諫犯顏中微寓獻  
媚之意自結于人至作用甚巧爾縫甚工人知其

楚寶 卷十二 十

直而不知其譎太史公以善傳會三字盡之得其  
精矣 又曰淮南厲王胡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  
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  
之說發于盎而盎乃以此殺盎錯漢何以服錯哉  
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  
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為使  
盎盜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  
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  
坐統在樹下其語自畫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  
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魏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  
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  
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

楚寶 卷十二 十一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  
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  
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勸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  
子可謂驚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驚牛能負重致  
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  
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續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  
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  
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  
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  
譚大羅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  
並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  
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  
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  
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  
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  
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  
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

楚寶

卷十二

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  
有急欲還救之並使束裝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  
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  
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  
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  
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  
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安速起

楚寶 卷一一

出於是統遂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  
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眾  
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  
涕拜統父議郎還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  
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  
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知人此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

楚寶

卷十二

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  
與士元也  
新語曰南龍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  
里候之至遇德操系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  
之迷咎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系樞不易  
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  
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

六〇九



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手在君為君，卿具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甚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

楚寶

卷十二

十四

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鍾惺曰：悔者不為為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却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為之于前者，此類是也。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

楚寶

卷十二

十五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冠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



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  
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  
乃不殺巴年十八罷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王  
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魯游荆北時涉師門  
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揚朱守靜之術外無墨  
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  
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又曰張飛嘗就  
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

楚寶

卷十二

十六

武人敬慕足下至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  
下雖天素高亮安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  
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  
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  
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  
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  
常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  
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舍干戈赴譚

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  
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  
間府庫充實

鍾惺曰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  
作漢末名士習氣至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  
禮于我巴輪飛遠矣巴在蜀以躡附非素懼見嫌  
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楚寶

卷十二

十七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孤，嬰下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黃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擢甲冑，旋躡刃屠城。諸山賊不寶，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

楚寶

八卷十二

六

委付兩掾，常檢攝諸曹，糾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奸欺，終不加鞭杖。空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供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不定。還丹陽都尉，抑澁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築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翫攻掠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罷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翫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魏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於官。蓋當官，夫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周瑜傳曰：權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

楚寶

八卷十二

九

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曹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十餘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隄。



赤壁考

按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從嘉魚縣西者為是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峯對蓋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史稱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宋謝靈運云予自江夏游洞庭舟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閱赤壁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

楚寶

卷十二

廿

咄地得弩箭鏃長尺餘或得斷鎗折戟以今嘉魚赤壁合之信為瑜破曹操處無疑其他四處皆非是若黃州赤壁原名赤鼻蘇文忠特借中事譏當時用事者爾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今長沙縣仕魏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安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

楚寶

卷十二

廿

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龍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龍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荆州聞其為張羨謀也與之辟為丞相掾至簿遷趙龍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龍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安為儲



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爽以剛塞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

楚寶

卷十二

廿三

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于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于摩陂賊遂退文帝踐詐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嘉尚升遷亭公至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魏太守在郡時儻食醬麩

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不減耶乃詔曰管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糲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餐而有加梁之賜豈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其賜射鹿師二人并弩聖楷按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魏勝為尚書著名南方階孫陵字元微亦有名于晉武帝世仕至榮陽太守卒今魏乘既不能詳其家世又并階之行事而畧之彼撰先賢耆舊傳者又何人哉每念張謂一碑不勝煩兩冥冥之歎

楚寶

卷十二

廿三



崩越

崩越字異度，襄陽毘中廬人。崩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崩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楚寶

卷十二

廿四

司馬彪戰畧曰：劉表之初為荆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空城，而延中廬人崩、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趨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之策，平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

楚寶

卷十二

廿五

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善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炭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袁術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入，毘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罷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聲。劉備領荆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將吏悉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帝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

楚寶

卷十二

廿六

明符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樊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仙嘗嘗為州人

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驃騎將軍，步騭屯滬口，求召募諸羗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羗亂為害加雋。有名勢在，在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魁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

楚寶

卷十二

廿七

善濬子翥亦與周旋。備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而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及蕃國叛，誅夷衆乃隨服。時濬城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問濬於武陵太守衙旂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旂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旂表以示於濬，而召旂還。免官。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



聖猶按濬本傳止載討五谿蠻與手刃呂壹二事殊不盡其行事故叙次無色茲採合江表傳與吳書差可觀江表傳又云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雙出耳不復如往日之好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髻放在乃手自撒棄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奏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王先王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王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王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進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叅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辯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策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王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叅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



音發於五內時人與其言語不飾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已沒之際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詔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曰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楚實 卷十二

三十

魏延傳曰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費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已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持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

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率所領徑先南趨所遇燒絕閣道儀等從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已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

楚實 卷十二

卅一

帝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聖楷曰按延傳與晉紀所云儀之計延全師功固不少然而致延背叛其三族上下震動幾生外寇儀安得自處無過乎而卒以怨憤自殺其身雖云狷狹之性夫亦好還之道有不爽也季漢輔臣贊曰威公狷狹取異眾人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此亦惜其反身無術矣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隣所重。常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魏人所敗，以虞懼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

楚寶

卷十二

世二

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甘卓傳曰：王敦稱兵，甘卓欲舉義，不能決。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咎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

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以隗器

寶融之舉，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器斷隴右，寶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交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寶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城北而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石城在今河南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

楚寶

卷十二

世三

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強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天將軍兵不過萬餘，其得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擁彊眾，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迎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羽也。如是



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  
危亾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卓於是以此  
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其固守  
聖楷曰譙王承之討逆也長沙桓雄虞悞諸人皆  
爭為之死所謂義高田叔節邁解揚斯無愧矣鄧  
騫素以忠信著稱乃一旦坐觀成敗出就魏又曾  
無抗辭正性折忤雄奸又涵然受其別駕之命長  
者固如是哉當譙王承湘州刺史之命初下騫聞  
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此非無先識者也及

楚寶

卷十二

卅四

其使說甘卓侃侃正議知卓之不可有為而去之  
又何其知人之哲也原其用心蓋容身之智有餘  
而○成○仁○之○念○不○篤○故○員○國○委○屈○可○以○博○正○直○之○名  
趨○時○察○變○不○損○其○識○量○之○遠○士○品○至○此○為○之○三○歎

朱朴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  
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  
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  
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  
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  
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僭偽皆極焉廣  
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  
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亾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

楚寶

卷十二

卅五

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為之  
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  
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清渠運  
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  
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  
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  
人心蠶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懷  
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  
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



極選也不報朴為人木彊無他能方是時天子失政  
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  
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  
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  
兵所處可一委朴後數月罷為秘書監三貶郴州司  
戶叅軍卒

聖楷曰朴為人雖不可詳若其議都襄鄧則誠良  
策也宋陳亮中興論與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皆憐

楚寶

卷十二

卅六

倦以襄鄧為言豈非謂形勢之消長亦天命人心  
所由係哉我國家撫有全盛襄鄧一隅固不足  
煩遠慮亦何至令羣盜出沒其間如蔓草之不除  
也顧瞻周道可勝流涕

王登

王登字景宋德安府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  
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  
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  
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至簿總  
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  
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  
為制置使邊事甚急因憶第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  
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

楚寶

卷十二

卅七

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  
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  
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  
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師中擇一人為節  
制淵曰請監丞山正為此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  
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推牛  
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  
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至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  
有制割在不敢私也衆股栗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



趙葵為制置使，握登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崇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恭謀官，遷軍罷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讒于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炯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中畧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

楚寶

卷十二

卅八

至登尚勝，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聖楷曰：自古離亂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起，功名之會者固不乏人，然或沉没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卽偶一用之而卒，沮于疑忌，如王登輩又可勝歎哉！此俊傑之士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楚寶諫諍論次

夫為人臣而以諫君得名，固非其臣之幸矣。况復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于危年，甘滅亾于咎日者，乎大聖人傷之，是以有取于諷諫焉。非謂直諫之終不可行也。自蘇洵設為機智勇辨之說，而後世之以諫沽名，以不諫容身者，皆得籍口于事君矣。古之人臣安有是哉？故知術諫易，忠諫難，以諫事君易，以不諫事君為尤難也。述諫諍第六凡二卷。

諫諍一

楚寶

諫諍論次

乙

帶 奉

蔣 申

蔣 饒

成公賈

蘇 從

優 孟

白公子張

茅尹文

莊 辛

周 章

董 允

揚 頤

諫諍二

劉 洎

俞文俊

唐 介

唐淑問

吳中復

鄭 獬

張 皞

湯 璿

皮龍榮

楚寶諫諍論次終



楚寶卷十三

明 梁錚高世泰纂旃父鑿定

湘澤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莊天柱較訂

諫諍

鬻拳

鬻拳楚大關楚文王十四年冬巴人伐楚十五年春楚子禦之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

楚寶

卷十三

自殺也。而鬻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也。楚人以為大關。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猶不怠納君子善方正學曰。鬻拳以兵諫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

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勝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誓懼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生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

楚寶

卷十三

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安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諍。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辭。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



或待其凶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刳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刳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于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刳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楚寶

卷十三

三

為諫鬻拳以兵諫正與漢薛廣德欲自刎以血汗車輪事同范甯輩誤解臨之以兵懼而從之二語遂謂拳欲以兵加其君為悖逆之行豈有是理哉且拳楚同姓也始而強諫自刎繼而為關又激其君轉敗為功而自殺其情必有萬不得已者不然何自苦若此故君子深痛其兵諫之非正而又不云過乎

徐申

徐申為楚太葆申其名也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婦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徐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婦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王之罪當咎王曰不穀免衣纁緜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咎葆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也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

楚寶

卷十三

四

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婦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徐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

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張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



有一物，疑翔，飄飄，鮮白，鷹見之，便竦而升，蠶若飛，電須臾，羽隨如雲，血灑如雨，有大鳥，跨地而死，變其兩翅，廣一里許，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有博物者曰：此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聖楷按：楚文王立十五年內，止伐蔡，伐申，伐鄭，滅鄧，滅息，其後伐黃，歸而卒，所謂兼國三十九者，皆其後王事。

楚寶

卷十三

五

楚饒

楚饒，楚大夫。初，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楚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吾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楚饒以太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楚寶

卷十三

六

聖楷按：楚饒，劉向新序作楚蘇，又楚文王作楚其王皆非也。春秋僖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左氏傳曰：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取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據此，則新序之誤甚明。



成公賈

成公賈楚大夫也。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諛。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

楚世

國之衆相賀也。

楚世家曰：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見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

從以政，國人大說。

新序曰：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愚。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

楚世

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

聖楷按：三書所述讒語，互有異同。當從呂氏為確。呂事秦，莊襄王而採集六國時事，以為書，其必有據。若史記以為伍舉尤謬。伍舉，伍參之子也。楚莊王十七年戰于邲，用參之謀以敗晉。其後七年，莊王卒，子共王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立。十四年，卒。康王十三年，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令尹子木乃召復之。又六年，靈王弑，夾救伍舉始為大夫於楚。



計去莊王戰邲之時已五十八年矣安得莊王立  
三年而伍舉即乘政也史之不足信如此况他載  
紀小說尤多附會是在好學深思者自擇之耳

讒語考

劉勰諸讒篇曰讒者隱也。避辭以隱意。譎譬以指  
事也。管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符非而稱麥。麴叔儀  
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葵伍舉刺荆王以大  
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  
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

楚寶

卷十三

九

次彌遠。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  
詩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故因編  
文錄之歌末云。

蘇從

蘇從楚大夫也。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  
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  
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  
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  
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襪。右朝服。曰。吾  
鼓鐘之不服。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責  
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亾。荆國亾無日  
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

楚寶

卷十三

十

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聖楷按說苑又載諸御已諫楚莊王云。吳不用子  
胥而越弃之。此是楚昭王以後事。相去百餘年。何  
得出諸御已口中。其偽不待辨也。楚禱抗原。是偽  
書。故載此事。或後人無識。妄編入說苑中。夫非劉  
子政初本。今不取。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嚼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柳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梓椁槨椁椁

楚實

卷十三

十二

為題漆發甲卒為穿犢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禮寔為棺銅歷為棺齋以葢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優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

楚實

卷十三

十三

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寔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梁谿漫志曰史記載優孟事人頗疑之費補之曰子嘗游浮光叔敖即是魏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子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



饒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既慷慨高歌涕泣數行下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念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滯國下濕境埆人所不食遂封滯鄉即因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

楚寶

卷十三

十三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云聖楷曰孫叔敖一名蔞艾獵乃楚同姓蔞賈之子左傳甚明其封地予於寢丘考亦詳辨之今按漢

延熹碑所載歌詞果勝史記且無衣冠抵掌之事俱近理但云叔敖名饒又似後人妄傳如楚狂接輿名陸通之類也而歐陽公信之不疑何也昔劉原父敘私謂所親曰好個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王介甫亦譏其不學豈其然哉楊太史慎曰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

楚寶

卷十三

十三

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為戲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此說亦通



白公子張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鬻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暴於國人。甚患之。白公子張驟諫。王怒其直也。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殤宮。殤之。知其制。居處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膚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

楚寶

卷十三

十五

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人。也。四封不備。一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雖不能用。吾愁暗冥。

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羣毛。兕象。其可畫乎。其又以規為璣也。王不能用。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有乾谿之亂。鬻王經而死。

聖楷曰。楚虔弑麇以立。三年大會諸侯於申。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民也。而獻禮焉。此莊王之所未遑也。乃不務修德。凶淫以逞。滅陳而縣其國。誘殺蔡侯。般用隱太子于岡山。伐吳。伐徐。師無寧日。既落章華之臺。又築乾谿之地。是時。蔡疾在蔡。羣怨在下。禍機將發。故白公子張不得不驟

楚寶

卷十三

十六

諫之也。然驟諫之不聽。則又諫之。又諫之不聽。則急趨而退。杜門不出。何其忠且智也。且其諫也。斂其法。武丁以納諫。法桓文以令終。意迫切而語不激。王即惡而無所加罪。若白公子張者。可為後世諫暴君之法矣。



羊尹文

羊尹文者，荆之歐鹿，鼻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羊尹文拔劍齊諸軼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軼，援矢於箭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軼而問曰：「否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拖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軼，大夫之旗齊於軼。今子期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楚寶

卷十三

十七

聖楷曰：古命百官，箴王闕不廢。虞人今文為滅三等而斷大夫之旗，豈非獸臣之矯矯者乎？當是楚昭王遷都以後，事故其大小臣工相與警惕，以有為如此。

莊辛

莊辛楚人，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而忘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

楚寶

卷十三

六

莊辛對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蚱蜢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白粒仰楸，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



上以其類為招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  
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俯嚼鱗鯉仰嚙陵衡以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  
被剽利礮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畫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  
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楚寶 卷十三 十九

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  
州侯右夏侯蔡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假封祿之粟而  
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家  
國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颶塞之內  
而投已乎颶寒之外棄玉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  
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謀秦復取淮北  
之地  
元和姓纂曰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為號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  
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  
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  
也不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  
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又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  
於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詔而拜  
謂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

楚寶 卷十三 廿

而不言莊辛選延盟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翠蓋  
之華會鐘鼓之音畢榜楫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  
何夕兮寒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  
羞被好兮不訾詭恥心幾頑而不絕今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皙乃揄修袖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  
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推越人  
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可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



何以不若榜檣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聖楷按楚世家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子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罷莊辛自趙反楚當在此時二十三年襄王乃

楚寶

卷十三

廿

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肥距秦此復取淮北之地爲辛之策無疑也若夫諷諫引喻之妙于蔡靈侯則曰繫之以朱絲而見之于襄王則曰投已于鼃塞之外明是以楚蔡二君等之蜻蛉黃雀不足與有爲也但其置語婉而善入諸而近理故襄王不覺其傾聽耳嗟乎螭之羽翼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其莊辛之謂乎

周章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魏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還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選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

楚寶

卷十三

廿

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嬖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尙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

范曄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安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之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慶地有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如令君罷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楚寶

卷十三

黃允

黃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王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王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往漢中，慮後王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乘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黃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

楚寶

卷十三

廿四

黃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王常欲采擇以充後官。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空增益，終執不聽。後王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王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



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  
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  
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  
君已自屈方展澗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  
乃命解駟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  
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  
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  
四相一號四英也

楚寶

卷十三

十五

費禕別傳曰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學禕之所行  
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亦力相懸若此  
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楊顯

楊顯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  
葛亮至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豕司晨犬至吠盜牛負重載馬涉  
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  
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  
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楚寶

卷十三

十六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邢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位  
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卒亮垂泣三日  
時零陵賴宏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  
天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宏掾屬  
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

水經注曰襄陽蔡洲大岸西有洞湖停水數十畝  
長數里廣城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洞楊顯居



下洞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馬里

襄陽耆舊傳曰蔡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為魏武所親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墻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漢末諸蔡最盛永嘉末其家猶富宗族甚強共保于洲上

聖楷按劉表時瑁為江夏罷竟陵太守鎮南將軍仕魏封漢陽亭侯是時襄陽諸蔡習皆盛族而又多寓公俊傑之士相與往來姻婭隆中之幽邃習池之爽豁綠洞翠峴泛舟寒裳白沙魚梁望衡

楚寶

對字何得不動人卜居借隱之想每誦十畝之章為之增慨

楚寶卷十四

明 梁錕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良較訂

諫諍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黃門侍郎南畧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

楚寶

卷十四

乙

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察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合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虛肅不敢懈比者勅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本欲自強先權置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管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安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於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



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  
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  
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  
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憚縮不敢進况以  
神機天辨飾辭援古而進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  
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  
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之雍  
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常念愛  
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則可矣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楚寶 卷十四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  
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  
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典在焉弗勤於始  
將悔於末故冠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說奏記務知禮  
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  
漸以陛下多少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  
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各  
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  
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聞者

楚寶 卷一四

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察察具員而已非所謂  
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宴使耳所未聞  
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救洎與岑  
文本馬周遊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  
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  
心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  
悅諫熱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  
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  
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

楚寶 卷十四

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項上書有不稱旨或而帝詰  
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  
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  
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  
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  
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  
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  
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  
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至行伊霍事大臣有

六三七



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  
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  
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  
遂良請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  
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新唐書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  
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宸為媚  
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  
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

楚寶

卷十四

四

不慎歟

通鑑考異曰實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有  
輔少王行伊霍之語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  
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  
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  
聖楷按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  
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  
誠然又太宗嘗自評諸臣曰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蓋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  
真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  
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觀  
此遂良與周洎三人所謂信友獲上德奇不違也  
豈有相譖以死之事乎溫公不取實錄良是又  
按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官賜宴于  
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咸乘酒就帝手  
中相競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  
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嫉好辭  
筆今見常侍登牀此亦可想其君臣相逼之隆也  
卒以性疎而敗惜哉

楚寶

卷十四

五



俞文俊

俞文俊荆州江陵人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發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且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剛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生矣言怒流于嶺南後為六

楚寶

卷十四

道使所殺

聖楷曰俞文俊以布衣上書力詆慶山之非可謂有識有膽惜其生平無所考見荆州志亦不載此人特表著之

慶山考

程大昌曰武后改新豐為慶山縣其說謂時因雷雨踊出一山故取以為名初不言其詳此即在位小人共加傳會也改兩京道里志曰慶山踊出初時六七尺漸漸高至三百尺則是積力為之自六

七尺曰日景增至三百尺非一夜雷雨頓能哭兀

如許也此為人力所成大不難見聖楷按以災

為慶其為諛佞易見惟昔人共載之符瑞如黃河

清之類亦多有不驗者併附記之以俟特識漢桓

帝之世河水清至兼旬郭璞曰大河之質黃濁數

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

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湧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

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

君臣動色載于年號著于邑名形于歌詠紀于史

楚寶

卷十四

驟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宸流自非並洋風水激薄沙泥渾汚之處則萬里停滯未嘗濁也而倭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斂錢以贖介尚幼謝不取擢進士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吏誣民李貴殺人祭鬼岳守捕之備極楚掠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別鞠之與介同守以下獲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改知莫州任丘縣遠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禁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浸田中人楊懷敏至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諸漲潦介築堤扞之民以為利通判

楚寶

卷十四

八

德州轉運使崔暉取庫緡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暉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乘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墮瀆後宮奇靡之器不空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霸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

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違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請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

楚寶

卷十四

九

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問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違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  
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空久居外文彥博再當  
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徒河東  
久之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  
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時  
發德音以勤萬幾又論宮禁干巧恩澤之命不由中  
書宜有以抑絕賜官嬪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  
無窮且有所廢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精選  
端良敦樸之士毋使與檢薄者同進諸路走馬丞

楚寶 卷十四

擾罷縣可罷勿造以權歸監司寇國公至夜開禁門  
空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  
絳劾宰相富弼弼家私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  
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難於右宰相請外以知  
荆南勅過門下知銀臺司何刻封還之留權閣封府  
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復召為  
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  
左右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

至亦無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  
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  
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跋扈代州邊多築堡  
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論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  
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尚闕  
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  
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  
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

楚寶 卷十四

難大位帝曰文學吏事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  
學而泥古故論議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  
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  
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  
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夫於翰林學  
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  
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  
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  
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空止令中書出牒帝愕



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勅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常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至其說介不勝憤痕發背薨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

楚寶

卷十四

三

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適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戒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言行錄曰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置之便殿  
自警編曰唐質肅公以言事謫潭州俸時有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

售焉及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復覽之果然又曰王荆公與唐質肅公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適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適為宰相易四姓事十至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當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

楚寶

卷十四

三

湘山錄曰唐質肅公一日向政府題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竄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唐質肅公恭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聖楷曰介貶英州時擊窾渡淮至中流大風舟幾覆介獨賦詩云聖宋非在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



忠信今日任風波既而得濟又續之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管入處變者多矣如此正性定力未易造也嘗歎參博爲宰相介爲諫官其立朝之奇節易見安石爲學士介爲宰相其爲國之深慮難知卒之安石相而新法行宋自此多事矣杜鵬聲豈非先兆哉以此見介之力諫非得已也

唐介墓考

按介墓在江陵縣龍山今廣西興安縣亦有龍山

楚寶

卷十四

十四

乃介先世之丘壠也大空山碑載之甚詳曾能始撰廣西名勝志疑其爲介之墓又引解縉過全州詩云唐介墳前江水聲爲證此亦有理但介生于江陵卒於京師何由復遠塗興安或興安人慕介之品因以龍山名其先世之墓而後人遂訛指爲介之墓也不可不辨

唐淑問

唐淑問字士憲舉進士至毅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大體淑問見帝初卽位銳于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嘗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帝王之學不在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王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

楚寶

卷十四

十五

不止淑問日出宿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爲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避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恥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聖指曰滕甫字元發在宋稱賢臣而淑問與孫覺俱言其短亦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吳中復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吳舉之子也登宋進士及第初授峨嵋令邊土淫祠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初未之識薦為監察御史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劾宰相梁適仁宗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崇璟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處州未至復還臺富弼至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

楚實

卷十四

六

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安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曰歛散自有期

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使韓琦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顯寧併省罷邑以永康為縣中復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亂竟復之會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恤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為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未幾卒中復樂易簡約多周人急士人稱之

聖楷按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大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聞中復知捷為縣廢淫祠以禁民之非開

楚實

卷十四

七

河灘以通民之利又嘉州舊產紫竹楠櫛瘿木等任於蜀者競採之以為器民甚苦之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清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符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本傳似太畧



鄭獬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整流輩莫敢望初試圍丘象天賦登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承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歛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飾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罷國馳表稱賀例

楚寶

卷十四

六

官其人此出五代徐習因仍未改今度官復衆充溢銓官况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行此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以恭政者七八日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近臣不時見訪以得失虞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罷教遺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類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者薦士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於五而遽以浮言

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

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親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百萬機務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察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安選官置屬掌所上章兩府近臣從容諱實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

楚寶

卷十四

六

焉則廣詢而未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寶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無令徒掛墻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獬上奏曰如欲宥任子莫若先擇賢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伎或以策畧每歲二月集於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任仕如此則得仕者



必少而所取者材子弟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  
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試一人此所  
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  
終身不得仕又何憾焉臣又以爲臣下至病既不欲  
去者顧祿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宮觀醫臺監權是終  
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皆勿奪俾終其身  
病既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閭里待次累  
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千錢界之以禮引  
退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于貪賦酷吏一有所犯此

楚寶

卷十四

二十

可終身勿令仕茲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  
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薄之更制此臣所  
情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衆論定其可者焉  
三年知開封府獬又奏曰陛下聰明好問繇建訪於  
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接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  
何不使條臣所行之事彼必竊而無對設使其實  
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爲信今臣無是而陛下  
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  
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亦必容妄毀此

臣不敢喜而有懼也伏願陛下高視遠矚毋牽私言  
使天下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  
之願獬又奏曰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  
不得與謀中外聞風皆震動伊鬱之士至有通夕不  
寐拊髀而起者以爲自天禧以來五六十餘年間未有  
此等事皆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自堯而後  
愈爲難矣今賢不肖混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  
陛下雖聰明焉能探其肝膽而辨其真偽乎辨莫若  
試之凡其所長者安從其長而用之以效羣臣

楚寶

卷十四

廿一

以爲然未也大臣以爲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  
效然後賞之賞罰明而人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既  
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  
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事去矣符者  
秦始皇自侈以爲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彭  
乃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以爲天下無賢及唐宗  
之起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也今天下之廣豈乏賢  
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安用其  
所長在三司安擇錢穀之吏尹京兆安擇通政事之



臣在御史空擇強毅之臣在侍從空擇文學通古今  
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  
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  
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  
夔禹之賢而不能兼二事是以庸庸之材而欲兼天  
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為官擇人而為人擇官惟履  
踐之多則為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以不  
治也今天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舉且試召之  
使論其事而觀其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為如此

楚寶

卷十四

三

則人焉瘦哉是歲召解少對內東門命章吳奎知青  
州及張方平趙鼎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入院  
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  
禍必起於此已而神譖取綏州獬言竊見詔深戒邊  
臣無得生事今乃特用變詐之臣務為掩襲如戰國  
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畧哉譖擅興兵當誅又請因  
詠雅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避之權發遣開封府  
民諭典與妻謀殺一婦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  
石所惡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

楚寶 卷一四

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  
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間提舉鴻慶宮卒年五  
十一家貧子弱其樞稟殯僧屋十餘年滕甫守安州  
乃克塋

陳氏書錄解題曰皇祐五年廷試國丘象天賦時  
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國丘  
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二字曰禮大必簡  
丘圍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獬著有鄧溪  
集五十卷

楚寶

卷十四

三

夢溪筆談曰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  
送意甚不平謝至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  
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廿駕馬  
以先之巨菴不露因頑石之在上至司深銜之他  
日廷策至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  
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  
人及第

孫公談圃曰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  
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

六四七



曳。牀。開。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塋。滕。元。發。為。罷。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寔。

老。學。菴。筆。記。曰。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勝。屠。鄭。酷。然。二。公。資。氣。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齊。虞。儒。者。事。責。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酷。解。報。恩。

楚寶

卷十四

廿四

張嶠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宋徽宗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於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嶠上疏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

楚寶

卷十四

廿五

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途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填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以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嶠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竊知之忠勇之人可擇外侮至于撫循斯民則非所能宜于前宰執中擇其克任川事



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固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蚤  
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官向駐蹕吳會以來未嘗以  
襄陽荆南為意今空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為二  
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堡為保固之資重  
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之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  
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畧曰古之人君其患有  
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於不知天下  
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外有勅敵之  
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

楚寶

卷十四

廿六

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皆習以  
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  
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  
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芻蕘今一宰相  
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  
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空其芻蕘之寢成也九  
年除司動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叛盟上命兩  
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  
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叔復宿

毫兩罷乃擅退軍使兵飛勢孤金人獵獫狁承宣防  
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極  
未幾右正言方俟高論嶠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  
私恩邊報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  
除數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  
上將召用會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直齊陳氏曰嶠為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  
皇恐上章引伊尹善無常至及周任不能者止之

楚寶

卷十四

廿七

文以自解嶠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而其  
具藁倉卒誤以伊尹告太甲為告湯及周任之言  
為孔子自言時秘書省寓傳法寺有書其門曰周  
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疑諸館職為之多被逐  
然嶠亦以答檜三折肱之語謂其貳於已無幾亦  
罷  
聖楷曰張嶠襄陽光化人有巨山集三十卷觀其  
所上諸疏切中時務頗有可采既而為秦代筆職  
列清華名譽頓減人故患不知足有如是哉



湯璠

湯璠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遷朝廷從其請子祠璠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願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空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璠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官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璠負直樂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璠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

楚寶

卷十四

廿八

剔歷其在禮會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熹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璠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嘗捧壻得將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聖楷曰宋史稱湯璠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于當時可為難矣按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歷官以刑部侍郎致仕初行都火應詔陳言其畧云昔

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子為人至而自朝廷達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微小蚕大不防于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于火之未燃亦足以見人心陷

楚寶

卷十四

廿九

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以使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璠有窮已顧如此其與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



皮龍榮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  
官三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學諭授諸王官大小學教  
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更化之名  
一過改則一善著百過改則百善融遷秘書郎陞著  
作郎入對因其德秀崔與之名龍榮曰今天下豈  
無廉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  
勸懲帝以為然兼兵部郎中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遷  
右侍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

楚寶

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景定  
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  
政事兼太子賓客封壽沙程公三年罷為湖南安撫  
使判潭州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他日帝偶問龍榮  
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之  
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  
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吝擁  
至尊於膝上之語詔徙衡州居任湖南提刑治衡州  
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

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慷慨直似道當國不肯降  
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為似道所擠德祐元年復其官  
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賜贈諡未及行而宋亡

聖楷曰史稱皮龍榮精于春秋南湖丁氏亦謂龍  
榮負性伉直不諂似道是守經知安也似道竊之  
將致于死即飲藥而終是適變知權也以予觀之  
龍榮為度宗舊官僚度宗既承大統而似道又專  
國政此不兩立之勢也龍榮惟有引身以退庶幾  
能免乃復危行危言以自取殺身乎陽處父一於

楚寶

剛而寧羸去之知其必及於禍也然而處父為狐  
夜姑所殺猶曰其君泄其言也龍榮之見容于李  
雷應也將誰咎哉犯小人之怒以發其不平之氣  
而謂其適變知權吾未敢許



楚寶文苑論次

楚自鬻熊發忠敬和嚴之旨而後世始有子書倚相  
讀墳典丘索之書而歷代始尊史學若夫離騷振南  
國之風屈平詞賦爭光日月太極挾先民之秘瀛溪  
理學上接羲文靡不自我作祖以待來茲猗歟盛哉  
天下文章莫大於楚豈復有憾焉者乎然予不能無  
深慨者漢唐迄今江漢英靈鮮有貴仕故史家逸其  
行事野乘因而失載其一二傳聞者又復流離鄉土  
生卒難稽豈熊子逐慕之氣湘累忠憤之感楚才晉

楚寶

文苑論次

七

用有以開其先乎抑洞庭浩汗沐日浴月九疑二嶽  
負嶺分天使造物洩而無餘鬼神忌而不惜乎不然  
靈光一賦妖夢何憑江夏無雙鼎鉉何悵侍中開府  
何仕非君何慈市之能辱何干將之虞折何黃陵詠  
而殂禮何鹿門去而入越是皆天問所不能窮而草  
木金石有同悲也嗟乎後之君子慎毋沾沾文人自  
命先行其言庶幾免夫茲集雖統文苑端採騷流故  
翰藻久著者錄其本傳姓字稍僻者間附遺篇以至  
書畫詩僧亦皆收入使夫杜若江離與榘楠齊秀羽

毛齒革共珠璧爭輝是亦詞林之雅致文囿之殊觀  
也其他曰史曰子曰儒曰辭命曰典故雖同經國大  
異門庭各以其類區而別之著作之隆斯焉備矣述  
文苑第七凡四卷

文苑一

屈原 宋玉 景差  
王逸 王延壽 黃香  
劉珍 周不疑 李充  
羅含 庾於陵 庾肩吾

楚寶

文苑目次

二

劉之遴

文苑二

庾信 宗懷 柳翥  
杜審言 杜易簡 劉孝孫  
歐陽詢 席豫 李邕  
杜甫 孟浩然

文苑三

岑參 綦毋潛 薛據  
張子容 張繼 衛象



鮑防	朱放	戎昱
柳識	董挺	許渾
李羣玉	崔道融	曹松
劉棻疆	劉蛻	王璘
皮日休	胡曾	廖融
廖凝	懷素	齊巳
文苑四		
朱昂	夏侯嘉正	張景
張君房	魏泰	米芾
狄遵度	鄧忠臣	廖正一
潘大臨	林敏功	高荷
米友仁	易元吉	王質
馮子振	王廷陳	孫空
吳國倫	袁宏道	袁中道
鍾惺	譚元春	

楚寶文苑論次終

楚寶卷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門人劉培恭較訂

文苑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疆○志○  
 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楚寶

卷十五

乙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藜○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入○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憐○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昧，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寶

卷十五

二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

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上即夫官大，而設說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辭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與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

楚寶

卷十五

三

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詞見於楚辭，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今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



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親。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

楚寶

卷一五

四

怒不聽。亡秦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趙遂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八君無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

滅。白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恠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周子聖楷說離騷曰。屈原作離騷。為詞賦之祖。何取乎離騷也。離騷曰。騷擾也。何取乎明而擾也。離

楚寶

卷一五

五

為。火。火。在天。則。明。風。則。擾。矣。屈。子。之。於。君。同。姓。也。忠。自。內。生。風。自。火。出。有。家。人。之。象。焉。故。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且。屈。子。自。念。楚。材。也。木。入。離。火。而。致。烹。任。又。有。鼎。之。象。焉。奈。何。衆。口。鑠。金。雉。膏。不。食。故。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而。屈。子。戴。君。如。戴。天。也。天。在。上。而。火。炎。上。將。安。逃。乎。庶。幾。同。人。子。郊。以。待。君。心。之。悔。悟。故。曰。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而。屈。子。之。心。於。是。乎。苦。矣。求。為。地。上。之。火。不。可。得。晉。如。愁。如。其。



卜居乎求為山下之火不可得我心不快其行吟  
澤畔乎求為地中之火亦不可得三日不食其赴  
汨羅乎嗟乎汨羅有屈子澤中有火天地革矣革  
則變變則通大人何以不虎君子何以不豹文明  
以悅其終食報于楚乎故思美人曰開春發歲兮  
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忘  
憂司馬遷謂其志可與日月爭光以此見離火文  
明之象忠君愛國之誠惟離騷為能兼之為其通  
身是易與聖人同其憂患而非僅以文士自命哀

楚寶 卷十五 六

怨自許也千餘年來讀騷人尙未窺測到此特為  
拈出

汨羅考

水經注曰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  
陽安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長沙立魏因以  
為縣謂之羅水汨水又西逕玉筍山湘中記云屈  
潭之左有玉筍山此福地也一日地脚山汨水又  
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  
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楫江波投弔

於淵潭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甄烈湘中記曰  
屈潭之左玉筍山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  
焉 聖楷按今湘陰縣即古羅子國地汨羅本一  
水流逕玉筍山下匯為淵潭而以汨羅江名者亦  
猶湘江之統稱矣其地在湘陰縣北七十里異苑  
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  
處民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尙存相  
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屈原田宅考

楚寶 卷十五 七

按秭歸縣即今歸州水經注秭歸縣東北數十里  
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沒猶保屈田之稱也縣  
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  
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  
存女嬃屈原姊也又楚勝蹟志歸州三閭鄉有玉  
米田相傳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三閭鄉一名歸  
鄉袁崧云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雋異地嶮流疾故  
其性亦隘今以其地改之信然

競渡考



隋地理志曰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趨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擢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罷率然而南馳襄陽尤甚按他書記皆以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此云望日亦異聞也又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

楚寶

卷十五

八

甚善似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案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宋玉

宋玉南薺宜城人屈原弟子也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閎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辯以述其志又恐其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後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董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幸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

楚寶

卷十五

九

東郭魏蓋一旦而垂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垂五百里使之逢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與逢見而指屬與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  
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鵲豈能與  
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虛暴鬻於碣石  
幕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一日  
同唐勒景差從襄王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  
言者上坐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泰山  
夷景差曰校士猛毅衆陶嘻大笑至兮摧衆愚王曰

楚寶

卷十五

十

方地為東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有  
能小言者賜以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飄塵  
唐勒曰館蠅鬚兮宴毫端王曰超於太虛之域出於  
未兆之庭視之眇眇望之冥冥王曰善賜之以田後  
玉休歸唐勒譏之乃著諸賦以自見云  
陳氏書錄曰楚大夫宋玉集一卷史記屈原傳言  
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  
詞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  
按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

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聖楷曰古昔師弟子文章並稱者莫若屈宋矣嘗  
誦玉悲秋一章托旨與懷深悽婉至自遠游天問  
而下罕見其傳而子雲所謂麗以淫者其高唐神  
女諸賦乎劉舍人云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  
於風雲又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蓋其叙情怨則  
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  
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  
以入騷馬揚汾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楚寶

卷十五

十一

賈其然乎若天景差大招興言於流澤施尚三王  
補招魂所未逮抑亦鸞鳳之片羽蘭芷之芬芬也  
按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景  
昭原叙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則景差當亦  
原所獎植大招一作似不容已又何疑哉唐勒初  
亦尊事屈平其後懷譏妬玉甘為鶉鳩之鳴古今  
交遊如此輩人可勝歎息  
郢中考  
宛委餘編曰楚昭王避吳師自郢涉睢濟江入於



雲中遂奔鄖。鄖卽鄖子國。在宋爲安州。今爲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雲中卽雲夢地。江南爲夢。江北爲雲。鄖本楚都。在江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鄖也。陽春白雲之偶在是矣。今之承天初爲安陸。蕭梁唐宋爲鄖州。所謂北鄖也。其在楚非都會地。然則鄖曲仍當歸之江陵。乃爲當也。聖楷按楚都凡四。徙文王自丹陽徙都鄖。今江陵縣北南城是也。卽春秋之渚宮矣。至平王所城鄖。則在今江陵東北。所謂鄖城也。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

楚寶

卷十五

十三

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鄖城。遂破楚。則鄖與紀南蓋二城。云昭王因避吳難。又徙都鄖。在今安陸縣東北。三十三里。項襄王時。秦兵拔鄖。又徙都陳。在今河南陳州。考烈王時。又去陳徙都壽春。亦命曰鄖。在今南直壽州。若今承天。古之安陸州也。在春秋戰國爲楚之郊。鄖地未嘗建都。自劉宋始。沿魏置鄖州。隸竟陵。魏後人遂以爲鄖中。在是而不復改。正耳。得王弁州。此論爲之一快。

宋玉宅考

水經注。襄陽宜城縣南有宋玉宅。按宜城地原屬鄖都。今承天荆州俱有宋玉宅。當以荆州爲是。渚宮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杜子美送人歸荆州詩。亦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然則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大抵昔賢播落。安知有宅。以貽後人。文士棲遲。乃託江山而留永慨。李商隱詩云。何事荆臺百萬。

楚寶

卷十五

十三

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煙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託。後車其懷抱。故可想矣。



景差

景差楚同姓也與宋玉同師事屈原嘗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日足矣屈原死賦大招一篇

朱子楚詞集註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幽遠不為詞人累客浮夸豔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决為策作無疑也雖其

楚寶

卷十五

古

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感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遠矣

王逸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與處士樊英相為師友逸自謂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於是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繫離騷九章之後又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叙曰昔者孔子啟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周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謫詐萌生於是揚墨

楚寶

卷十五

十五

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



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振○今○臣○復○以○所○識○  
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  
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畧○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  
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  
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  
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  
難○保○黃○考○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腐○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楚寶

卷十五

六

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  
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  
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  
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  
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  
恨怨哉且詩人怨至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  
而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  
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  
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手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怨

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  
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  
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瑤也夕搴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易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  
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  
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  
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  
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

楚寶

卷十五

七

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逸所著賦  
詩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一百二十三  
篇  
周子聖楷說離騷章句曰屈子之死為懷王死也  
非為己見放而死也何言乎為懷王死也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君  
之於我厚矣一旦以讒口去國忠諫不行而忍視  
其君獨死於秦歟然則何為不死於懷王歸葬之  
日而必死於放逐江潭之時也原之心或冀頃襄



之能報仇。雲恥一叩。秦關而後。徐以身死之。未晚也。故作九歌。天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於項襄。怒而遷之而已。之志願不獲申矣。白沈汨羅。豈獨見先王於地下乎。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庶幾天下後世。猶能見此心耳。諸家章句。攬其篇章之妙。美則芳草美人。徒存嗟怨。思其哀怨之無端。則山鬼湘君。莫明寄託。甚之以為對君而憤死。加以不情之語。傷其萬古之魂。豈不痛哉。余嘗反覆悲之。使屈子不為懷王死。千載而下。尚復有君臣乎。

楚寶

卷十五

六

昔人謂詩窮於周。騷窮於楚。余亦謂忠窮於原矣。王逸自歎與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等其死於伯夷。叔齊。尊其騷於尚書。大易而為之章句。共十六卷。超然諸家之旨。余故錄其叙詞。入本傳。俾原之微言隱志有所著明。而逸亦非後人可得而及矣。

王延壽

王延壽字文考。侍中王逸之子也。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雋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叙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為夢也。悉觀鬼神之變。怪則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

楚寶

卷十五

十九

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子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吾合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斲游光斬。猛猪批。盡殺斫。魅虛。捐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顛。撲茗菴。扶夔。魁。搏。現。睨。睺。睺。爾。乃。三。三。四。四。相。隨。跟。踉。而。歷。僻。礧。礧。礧。礧。精。氣。充。布。輪。轉。穆。穆。鬼。驚。魅。怖。或。盤。踟。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恠。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啣。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悟。亂。曰。



齊桓夢物而亦以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監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後意溺湘水死。時年二十。

文選注曰。王文考有雋才。父逸欲作露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狀。廷壽因韻之以獻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此賦遂隱而不出。

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

楚寶

卷十五

二十

算到魯賦露光殿。歸渡湘水溺死。王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也。

溺湘考

水經注黃水又西流入於湘。謂之黃陵。曰。符王子山得惡夢。溺死於湘浦。即斯川矣。按地志。湘陰縣北四十里有黃陵山。即舜二妃葬處。有黃陵廟。黃水從山下西流三十里入江。子山溺處。應在黃陵廟之下。汨羅江之上。所謂湘浦亦舉其大槩而言也。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精究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

楚寶

卷十五

廿一

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督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觀。太守香上疏。諫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祔非望。顯拜。近聽。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安。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罷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瞻頑。振。弄。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尊要復非臣香所當父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壹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  
志誠願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  
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  
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  
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遠等所連及且千人香料別  
據奏全活其眾每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瞻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空帝知其

楚寶

卷十五

廿二

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都太守魏舊  
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  
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  
爭利乃悉以賦入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  
及所得賞賜班贖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  
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  
賦賤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謝承後漢書曰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又曰

香為尚書郎上以香父尚在賜以臥几露霽杖  
東觀漢記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  
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又曰香為魏都太守俗每  
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勅  
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  
竈求福閉門絕客  
聖楷曰黃文疆十二歲以文名天下然范史文苑  
傳述所著作僅五篇又不盡見於世可見文章不  
本之忠孝即瑯繪滿眼皆飄塵影事不足述也文

楚寶

卷十五

廿三

疆至孝絕人觀其典祀多廉潔之風宮堂宣鞠瘁  
之節所謂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非耶若夫東平  
妖案活近千人魏縣疑獄罪必從輕減俸祿賑饑  
民皆盛德之所為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矣其後  
子瓊孫琬俱位三公副時望豈非天道哉俗好言  
文人無行又云名過其實者無後當熟讀香傳以  
懺悔之



劉珍

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駿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率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楚寶

卷十五

世

而熙攘為己，有邪珍書未見別行，俟更攷之。

周不疑

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同罷義先之甥也。幼有異才，聰明敏達。魏太祖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後至，太祖授紙筆，立令復作，大奇。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蒼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蒼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楚寶

卷十五

世

聖楷按：零陵先賢傳又以不疑作劉先王之甥，遣就劉已為學，此必有一誤。不然，不疑既已仕蜀，又仕魏，既為義甥，又為劉甥耶？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栢樹嘗為盜賊所砍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於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恭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

楚寶

卷十五

廿六

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露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從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少不覩千仞之門而

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藉禮樂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畧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善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虫虫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怕此鼓腹率我獨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開實師明匪子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

楚寶

卷十五

廿七

位時成離輝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淑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避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過川至願深妙大象幽玄



棄餌取宜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  
微辭拔本塞源迨迹永日尋攀窮年刻意離性而失  
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  
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  
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  
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  
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  
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恭軍  
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

葉寶

卷一五

世

援投林豈服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著  
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  
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  
注尚書及周易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  
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子頤亦有文義多所述  
作魏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  
仕至侍中

張懷瓘書斷曰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女  
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猶善規

矩鍾公云碎玉壺之水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  
若清風右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  
充為中書郎亦工書又曰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  
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  
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庾翼咸熙三年卒  
年五十四隸草入能  
聖楷按衛恒字巨山河東安邑人瓘之子也仕至  
黃門郎善草隸書著四體書勢論甚佳衛展字道  
舒恒之族弟夫人固非楚產因附其子以著焉又

楚寶

卷一五

世

按新語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選殷揚州浩知其家  
貧問君能屈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  
聞窮猿奔林豈服擇木遂授剡縣此與本傳亦異



羅舍

羅舍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參臨海太守父綏榮陽太守舍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舍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舍州將引舍為至簿舍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舍送之到縣新淦人以舍舊宰之子咸致賂遺舍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

楚寶

卷之五

三

推服焉後為魏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舍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矣轉州至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舍詣尚有所檢劾舍至不問罷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牀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

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安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緊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焉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聖橋曰今荆州承天寺云即羅舍舊宅謬傳已久考湖廣總志寺乃晉永和中建是時舍方為溫別

楚寶

卷之五

世

駕解舍尚不肯居安得有宅且其後官亦累遷不定在荆州也若夫蘭菊叢生皆致仕還家後事本傳甚明無識者因杜少陵庾信羅舍俱有宅之句遂附會其說耳今衡州耒陽縣南四十里有羅舍墓又始興記云始興城西百餘步有樓霞樓臨川王營置清暑遊焉羅君章居之因名羅公洲樓下洲上菓竹交蔭長楊傍映高梧前踈雖即城隍趣同丘壑按魏甘露元年分桂陽置始興郡此乃確證也



庾於陵

庾於陵字子介江陵人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荆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與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事東宮官

楚寶

卷一五

世

屬通為清選沈馬堂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高祖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後終於鴻臚卿文集十卷弟肩吾

聖楷按南齊書庾易傳已向南陽徙居江陵則於陵肩吾與信皆當作江陵人而梁書黔婁傳仍系之新野者是時南北三朝人無常世絕無專屬故史臣據其祖系亦無由深攷耳如宗氏之徙江陵自炳始劉氏之徙江陵自蚪始此類今皆正之

庾肩吾

庾肩吾字子慎江陵人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廬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餞號高齋學士中大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擢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

楚寶

卷一五

世

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開筆有慙伎癢夏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跡爭為闌緩玄冬修夜思不得既殊此與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要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拈撫



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  
游陸顏謝而觀其造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  
是則古文為非若答賢可稱則今體空棄俱為盡各  
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  
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  
精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  
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幾絕其所長惟  
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空慕故胸馳臆  
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選卻克於那

楚寶 人 卷五 世四

耶入鮑。忘臭。効尤。致禍。决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  
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鏡。反為拙目所嗤。  
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  
不尋。竟不精討。鏘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  
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鄒。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  
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燠。墨。不。言。  
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  
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  
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樞。樞。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衲之  
者非第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其商  
推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  
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竿白恥警斯袁紹與  
見子將同彼盜牛違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  
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  
書時上流諸藩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  
喻當陽公大心大心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宋子  
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仙謂曰吾聞汝能作詩

楚寶 人 卷五 世五

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子仙乃釋  
以為建昌令仍問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  
守封武康縣侯卒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志曰荆山萬重地產卞  
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靈蛇之珠故能胤茲屈景  
育斯唐宋掌庚命族世濟琳瑯遂昌開國蟬聯冠  
冕父易高尚其道肥遁貞吉關吏蚤逢夙表真人  
之氣少微映晚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  
神間逸鐘鼓辭林笙簧文苑入為度支尚書任同



北斗錫韓稜之劍。朝比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  
爲人也。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  
故贈散騎常侍。蓋旌賢也。

張懷瓘書斷曰。瘦弱吾字叔慎。中筆既秀。草隸兼  
善。累紀專精。徧探名法。可謂瞻聞之士也。變態殊  
妍。多慙質素。雖有奇向。手不稱情。乏於筋力。文勝  
質則史。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天寶元年  
卒。子信亦工草書。

晉安湘東二王考

楚寶

卷十五

廿六

聖楷按梁簡文帝名綱。字世縱。小字六通。武帝第  
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也。初封晉安王。昭明薨。立  
爲皇太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弑。帝幼而敏。睿識  
悟過人。六歲便能屬文。讀書十行俱下。善言玄理。  
雅好題詩。其自序云。余七歲有詩。癡長而不倦。然  
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元帝名繹。字世誠。小  
字七符。亦曰法車。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大寶  
三年。討誅侯景。正位江陵。自序六歲解爲詩。因爾  
稱學爲文。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年十二患疥。閉齋

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瓶。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  
自寬。痛率意讀史書。一日二十卷。年十四。便患目  
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暑  
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達曉。  
常眠睡。大軒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必  
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聚書四十年。得八萬卷。  
江陵既陷。乃悉焚之。又以寶劍砍柱。令折。歎曰。文  
武之道。今夜盡矣。

楚寶

卷十五

廿七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其先南陽人父蚪徙居江陵之邊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靈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任水鏡所安甄擢瞻即辟為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為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

楚寶

卷十五

世

今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出為南魏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魏廨忽夢前太守袁象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魏丁母憂服闋徵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勅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

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久之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張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鳴夷榼二枚兩耳有鏤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漂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漂槃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珠固所上漢書與本獻之東宮

楚寶

卷十五

世

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畧曰案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雅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



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俄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選奸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關之選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

楚寶 卷一五 書辭微古遠編年之教言關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毅梁千秋策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鏡指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皆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尋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遶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第之亭字嘉會少亦有令名代

兄之遶為南郡太守有異績數年卒於官荆土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云 劉之遶與劉孝標借類苑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畧之英華搜羣言之隱顯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傳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博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滄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視

楚寶 卷一五 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安令吾見異書劉孝標答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芟芟於細統閱微言於殘竹嘔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廢測迴塘莫辨輿馬鳥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譜擗管聯册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街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南史曰之遶八歲能屬文父虬曰此兒必以文興



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遯得吾之文由是鄉里稱之時有澠門僧惠有異識每詣此必呼之遯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又曰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遯父虬隱在百里洲蚤相知聞帝偶置之遣就舛換穀百斛之遯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贖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舛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避難還鄉湘東王緯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又曰之遯子三達

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緯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華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遯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聖楷曰湘東王殺劉之遯隋煬帝殺薛道衡王胄皆始於好勝妬才之念如文士相排陷不足齒也若魏武殺孔融彌衡諸人自是英雄手段故共一殺名士而或以之得人力或以之失人心彼所爭者非一才一技之微耳

楚寶卷十六

明 梁緒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

同邑李取較訂

文苑

庾信

庾信字子山其先南陽新野人祖易徙居江陵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類

楚寶

卷十六

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



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  
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驛於  
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孝閔帝踐祚累遷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侯俄拜  
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  
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  
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  
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帝皆周  
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勝諸王周旋款至

楚寶

卷十六

二

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  
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叙曰粵以戊辰  
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无解余乃竄身荒谷  
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與道消寤於甲戌  
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  
流涕管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平並有著書咸  
能自序潘嶽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

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評  
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與南山之雨忽  
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殮周粟下亭漂泊泉橋驛旅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迫惟此賦聊以  
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至日暮途遠人閒  
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  
腕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  
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  
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鈞臺

楚寶

卷十六

三

移柳非玉關之可望翠亭唳鶴豈河橋之可開孫策  
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  
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  
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  
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銅鞮棘矜者因利  
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吞吞六合  
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  
崩頽旣履危亾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  
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



樓可上風。應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賦多不載。大象初。以疾去職。卒有文集二十卷。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後周書曰。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棘批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楚寶

卷十六

四

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華車電邁。清宮雲撒。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間。閭之士。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荀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僉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楊慎曰。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

楚寶

卷十六

五

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而綺豔。清新。樂未之有。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宗懷

宗懷字元懷其先南陽涅陽人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空都隄守漢今空都縣李官子孫因居江陵懷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譯輒引古事鄉里呼為童子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懷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

楚寶

卷一六

六

州以懷為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迺憂去職哭輒毆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梁元帝重收荊州以懷為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懷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陷與王褒等入關周太祖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孝聞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

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後周書曰宗懷幹局中辭見稱于梁元之世建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纜系戎章懷道圖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聖楷按懷適遇梁元功稱佐命一旦江陵陷沒舊君之難遽爾愀然何其厚於親而薄於君也方寸之內忠孝異情荆楚歲時有難乎其為感者矣又按別傳

楚寶

卷一六

七

懷父高之先為南臺書侍御史犯憲常坐懷願免釋罪終身蔬食鄉里以此稱之然識者多言其矯也及在尚書日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毅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懷莫對嗟乎世豈有不忠而能孝者哉真偽之間正自有辨



柳詵

柳詵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晉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悛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詵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繹禍著作佐郎後蕭詵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以無吏幹去職尋轉晉王諮議將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詵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詵為序詞甚典麗

楚寶

卷十六

初王屬文為成信體及見詵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詵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讓詵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詠由是彌為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王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及王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選朝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帝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為偶人

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詵帝每在月下對酒輒命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諡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聖楷曰共一隋煬也于薛道衡王胄則忌之至于死于柳詵則寵異之至為木偶以象其生豈入至之好惡故有偏殊抑文人之命自致之耶然詵非隋煬亦幾不免諸葛穎之手矣吁可畏哉嘗讀類之推家訓云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

楚寶

卷十六

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嗟乎由此觀之文人習氣固未易除也然惟多讀書厚養氣庶幾免夫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城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化。」而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哀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

子并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頌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踴舞謝，后令賦。歡喜時，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人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尋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矯、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

杜融之

杜融之，字審言，為服總麻云。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曰：「嗚呼！位曰天寶，才曰天爵，鮮業備而官成，多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於楚，相楊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違代而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俊有王揚、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衡、王也。才參卿於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臥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耶？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筆實，斯俱惟窮，昭昭度越，諸子言。」

必得雋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於春林，其秉鑑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眾轍同遵者，擗落羣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凶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柄遑，自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聞數奇兮，自傷屬文母之丕運，應才子之明敷，援淪秀於蘭晚，待遊仙於栢梁，命以著作，拜之為郎，始翔鶯於清列，旋禦魅於炎荒，遺嫁鴈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越棠，殊許靖之新適，憶虞舜之舊鄉，惟望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溟渤，審翔雨露。



通籍於八舍禁門。搖筆於萬年。芬樹仰赤塚。兮非  
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  
寧愈。鍼不及兮。增憂。雖則妙醫。莫識。實冀明神。獲  
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亾。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  
臥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密悔文章  
之。交淺。命子誠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弱歲遊執  
文翰。共許風露。相浥。况窮海兮。同竄。復文房兮。並  
入。川流。遽閱隙電。初過。筇乘。運兮如此。今造。冥兮  
若何。懷君時。昔兮念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

楚寶

卷十六

十一

之南。宅困之。京粟使君。孤之有餘。靈我家之不足。  
籍籍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鏤金身。沒誰恨。  
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俛彼韋公。  
贈殷禮。緜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覽增  
最澄。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侯山之曲。  
維氏山兮。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  
共。歸君。君有霧兮。聞不開。我咀。瑤屑。君知。自夕坐。  
泣。焚芝。蓬哀。畫柳。關視。祖載。爰奠。卮酒。願歆。悲誠。  
將告。良友。

唐文藝傳曰。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  
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  
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  
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  
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  
期。闕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且徐彥伯。劉  
允濟。等。備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  
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并渭水。被除。則賜  
細柳園。辟。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

楚寶

卷十六

十一

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  
湯池。給香。春。雨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  
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  
皆狎狻。佻。倭。忘君。臣。禮。法。惟以文章。取幸云。



杜易簡

杜易簡者，審言從祖兄也。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學士。文本所罷，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入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為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

聖楷曰：嘗見唐科第題名，考高宗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狀云：杜易簡進士，杜審言杜氏科名亦

楚寶

卷十六

十五

云盛矣。易簡有集二十卷，又有御史臺雜注五卷，今皆不傳。其湘川新曲一首，清婉可誦，附錄之。云：二八相招，攜采菱度前溪，弱腕隨櫂起，纖腰向舸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染竹啼。又續通典云：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古栢兩株，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栢，徙植清臺，齋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鸛喜，終見鳥來。

劉孝孫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尚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為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農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新唐書曰：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冠配稍平，乃鄉儒官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靈、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

楚寶

卷十六

十五

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擅畧前載，無常禮之問，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謂之登瀛洲。聖楷按：劉孝孫集三十卷，又有二儀寶錄一卷，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二卷，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俱載唐藝文志。



歐陽詢 子通附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誅反誅，詢嘗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做王羲之書，後險動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入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思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夜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

楚寶 卷十六 七

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喪，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籍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例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勅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

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隋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刺意臨做，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如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楚寶 卷十六 七 唐紀曰：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

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夏、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聖楷按歷代文章，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乙、丙、丁為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凡購天下書以千錢購書一卷，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



藏于四庫以宮人掌之又修書局太府月給蜀紙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種兔千五百皮為筆材故其藏書之盛極于一時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歐陽詢嘗被命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書至今行之

楚寶

卷十六

十九

廣川書跋曰書必托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受于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蓋其所寄者心耳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鬪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其行章草可見知畧無勁敵非虛語也

楚寶

卷十六

十九

沈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錢希白換刻于魏齋者亦謂之潭帖此外又有長沙別本私第本新刻本俱稱墨妙蜀人秦子明慕之練兵於長沙日乃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歸黔江其時刻石者為潭人湯正臣併二子仙芝霧芝黃山谷跋秦氏所置法帖云湯正臣父子皆善摹刻得手而應于心近古人用筆意嗟乎當時刻工尚有如此妙手何今昔之不相及一至此耶董思白太史云歐陽信本有楚辭諸帖刻于長沙今亦未聞然則沒可勝歎哉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署詞授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曰：「管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汗詔，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樂壽令。前

楚寶

卷十六

二十

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遂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遜逃名相。甲乙出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祥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理，欽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清直，無欲當官。

不為勢權所撼，性謹良，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歛，歛已即，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費，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第晉亦以文名當時。

唐二公主考

聖楷按安樂公主，中宗幼女，帝遷房陵，尚玉生解衣以襪之名，襄兒妹秀，辯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

楚寶

卷十六

廿一

訓帝復位，先豔動天下，侯王稱臣，多出其門，常自為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又私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譏責。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安府官屬尤濫，常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明池，延袤數里，以抗之。崇訓死，至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後，臨淄王誅韋后，至方覽鏡，作箝為亂兵所斬。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賜至為道士，以幸與福久之，至衣紫袍，玉



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  
為武官何遽爾至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擢  
薛紹尚之紹死后殺武攸暨妻以配至至方額廣  
順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為類已頗得預密謀中宗  
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後卒以誅廢太子賜  
死于第

李邕

李邕字泰和其先江夏人父善淹黃經籍梁顯慶中  
兼沛王侍讀注昭明太子文選邕少知名謁特進李  
嶠願讀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  
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  
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  
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  
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  
曰璟所陳社稷六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

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奇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  
不傳中宗立鄭善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  
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譏今籍籍皆  
言善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狼兒驅使孔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善思術可  
致民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  
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  
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子寶且各獻其至永有天



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  
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  
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玉誅坐善張東之出為南和  
令貶富州司戶恭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  
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遷戶部員外郎岑義崔湜惡  
崔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官邕及崔隱甫倪若  
水同被禮遇義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為  
戶部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乃援邕  
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陰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

楚寶 卷十六 廿四

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詞賦帝悅然  
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悅與相惡會仇人告邕  
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  
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  
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患隕身不  
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  
用嬰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  
疆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  
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表誅

涇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  
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職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  
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寄斧鉞  
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  
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  
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  
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會息北郭之迹  
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  
敢頌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

楚寶 卷十六 廿五

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舍垢之遊  
棄取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天地受  
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為知己  
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  
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死貶遷化尉流瑋  
嶺南邕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  
惡如讎不容於衆邪妄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羈削  
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息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  
秦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朋



倭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  
毀天意暫顧罪過旋坐謫曰士無賢不向入朝見疾  
惟陛下明察邕初象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  
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主吏口迫邕手書貸人  
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新贓於時歷朝堂  
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策爵  
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  
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  
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

楚寶 卷十六 共

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  
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  
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  
翁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  
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汲  
罷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  
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  
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  
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罷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

時贈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入奉金帛請其  
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  
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  
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誇死作八哀詩讀者  
傷之

杜甫八哀詩江夏李公邕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  
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  
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  
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忝其門

楚寶 卷十六 共

碑版昭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  
路洞徹寶珠蔥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頌  
豆事故吏去思計賤已皆虛跋涉會不泥向來  
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鈞麒麟織成蜀紫  
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開感激未濟  
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泉  
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而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  
秋晏霽忠貞負冤恨宮闈深流穢放逐蚤聯翩低



垂困炎瘴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不暇  
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風擁文侯篋終悲洛陽  
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誘易方何深嶠伊苛臨  
滯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  
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  
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歛不閉  
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詞真作容鑒玉山  
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遶坡陁青州血燕沒汶  
陽瘞哀贈竟蕭條思波延揭孺子孫存如縷舊客

樂實 卷十六 廿九

舟疑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詠六公篇憂  
來謫蒙蔽 聖楷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  
李邕撰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張  
柬之等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唐志曰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辨文章書翰號翰  
林六絕  
書法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  
冰謂之書中仙手  
聖楷曰李北海邕之先自高陽侯就至六世孫式

仕晉為侍中皆居江夏其後孫元哲乃徙廣陵元  
哲生善善生邕邕之再居江夏不可知然新唐書  
儒學傳曰曹憲揚州江都人始以梁昭明太子文  
選授諸生而同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  
授於是其學大興按此則善與邕仍當係之江夏  
作江都者非也又李白題江夏修靜寺曰我家北  
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  
留青草琴堂羃素塵不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汪  
云此寺是李北海舊宅今修靜寺在洪山西菴之

樂實 卷十六 廿九

東 董宗伯其昌曰長沙嶽麓寺有李北海碑李  
江夏人其為楚書碑惟此又曰北海在當時特以  
文名後乃為書所掩  
聖楷又按晁氏讀書記云李善江夏人高宗時為  
弘文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時入  
謂之書籠當為昭明文選輯註博引經史釋事而  
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耶爾  
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  
加義者兩存焉



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中。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侍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胥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怨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也。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

楚寶

卷十六

三十

執先臣故事，拔沉淪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至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以忝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寬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憐，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之觀其深念至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汗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劬陛下察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遠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難窶，孱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

楚寶

卷十六

卅一

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侯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傲誕嘗醉登武林，瞪視曰：縱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街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籬。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潼，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



十九甫曠放不自校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汗為歌詩傷時挽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新唐書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汙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達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

楚寶

卷十六

世三

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君墓銘敘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廢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

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類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相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絕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冤哀存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繁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

楚寶

卷十六

世三

寫性露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



兼人入之所獨專矣。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橫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次也。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乎？予嘗欲件拆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准特病懶，未就。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耐事於偃師，次於荆雅。知子愛言其大父為文，拜予為誌，辭不可絕。予因係其官閣，而銘其卒。

楚寶

卷十六

世四

堊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藝余於發，依藝生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開，開生甫，開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會屬京師，配步，謫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

楚寶 卷一六

藝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繼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聖楷曰：杜子美卒，葬時地，元禎叙之甚詳。今楚志云：杜甫墓在耒陽，可刪。但子美生於楚，葬於洛人，多不解其故。宋延清祭審言文亦云：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山首陽皆在偃師縣。蓋耐視以葬，自

楚寶

卷十六

世五

是杜氏家法。觀杜征南遺令可見。宛委餘編曰：偃師張伯雨贈紐憐太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得賜諡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諡文貞亦出奇聞。

六九一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鯁清風神散朗救患  
 盡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鯁清風神散朗救患  
 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  
 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  
 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秘省秋月新霽  
 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  
 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繼丞相范陽張九  
 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朮范陽盧僎  
 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情之守河南獨孤

楚寶 卷十六 廿六

策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魏守昌黎  
 韓朝宗謂浩然問代清律寘諸周每必咏穆如之頌  
 因入秦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詩及期浩然  
 會索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分預諾而忘之  
 無乃不可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違恤其他  
 遂畢席不赴由是問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  
 樂忘名如此士源他時常筆讚之曰導漾挺露寔生  
 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  
 襄陽時浩然疾痼發背且愈相得飲甚浪情安謔會

鮮疾動終于台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  
 文不為任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故  
 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于選部  
 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浩然凡所屬綴  
 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  
 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數求四方往往而  
 獲既無他事為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  
 思觀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  
 一十八首分為四卷云

楚寶 卷十六 廿七

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  
 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  
 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  
 抱奇挾異齷齪東入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  
 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  
 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梧桐樂府美玉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  
 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眺之詩句精者  
 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



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也稱是者  
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  
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已  
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依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  
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  
則思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  
生貌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  
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請之果以文見責則先  
生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

楚寶

卷十六

其

賢者之名趨廝委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  
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  
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賈况以  
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  
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  
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能徹立而爲文咸通四年  
四月三日記  
符載從樊漢南爲鹿門孟處士求修墓賤夫仁義  
揚顯爾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

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露冲粹仗儒傑立文寶貴重  
價吞連城一旦殞落亂替陵茂吁嗟丘隴頽陷荒  
圃形或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  
辨覺佛寺峴首亭恭觀明公垂意拳拳將墓文表  
隧封趙窻空闔境緇紳幣聞蒸聲風動興感偕至  
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若流今閣下外迫軍  
旅程使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牽耗星歲未遑  
指顧常恐旦夕飛踐廊廟纏綿深旨鬱紆不寫則  
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者乘而射

楚寶

卷十六

其

之孤負夙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  
惡彰善發於鄉黨割省庶務凝神器刻矚官屬  
望則首尾實足以副士林之翹翹慰羈魂之冥冥  
事闕教化不至名譽伏惟慮之始終幸甚  
聖楷曰世稱孟浩然以不才明至棄多病故人跡  
之句見擯于明皇故坎壈以終其身予觀浩然留  
別玉侍御維詩有云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  
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是其胸中原不作富貴想  
而獨于友朋之間有似悲似憤者豈得以世情測



量之哉。故王維送其歸襄陽云。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以此為長策。勸君還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劉春虛寄江滄求孟六遺文云。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家隣。在日食為善。昨來聞更貧。相如有遺草。試一問家人。嗟乎浩然有如此。良友亦可老。先鹿門無憾矣。况其流風餘韻。起人咏思。又有王士源符厚之之輩乎。交情雅道。誠曠世而一覩也。

楚寶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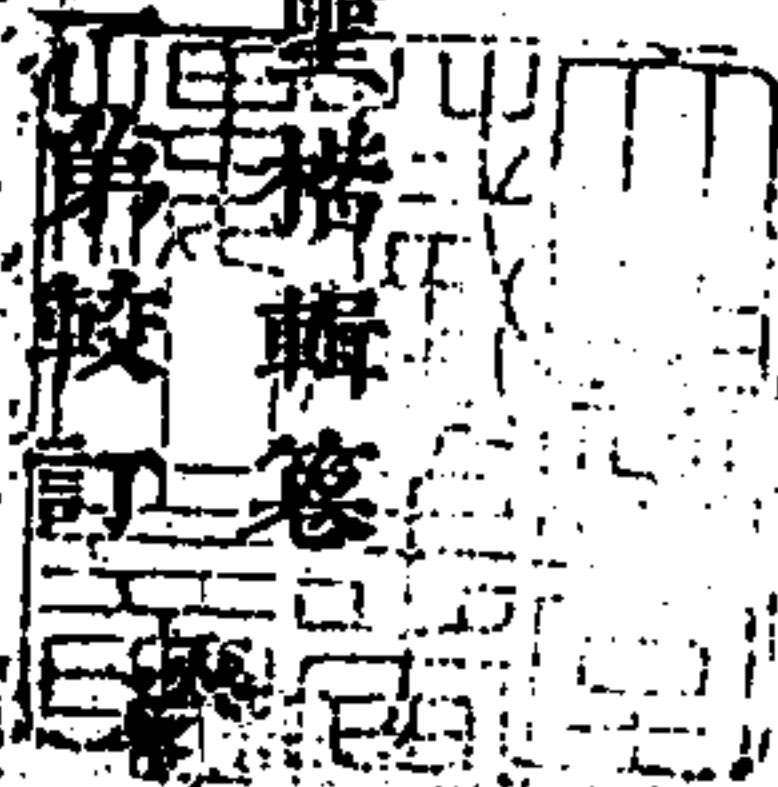
鍾退菴曰。浩然詩。常于清淺中。尋其靜遠。可故作清態。飾其寒窘。為不讀書不深思。若右丞詩。雖欲竊其似。以自文。不可得矣。此王孟之別也。

楚寶卷十七

明梁谿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

吳沙馮



文苑

岑參

岑參江陵人。岑文本之曾孫也。天寶三載進士。釋褐率府兵曹參軍。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甫薦之。轉左補闕。累遷侍御史。出為嘉州刺史。屬中原多故。

楚寶

卷十七

卒。死于蜀。有集八卷。行于世。

京兆杜確。序畧曰。南陽岑公。蚤歲孤貧。能自砥勵。編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志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每篇絕筆。則人入傳。寫雖問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吟習焉。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殷璠曰。參詩語奇體俊。意亦造奇。至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可謂逸才。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



有人空稱幽致也。

晁氏讀書記曰岑文本之裔孫天寶三年進士

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

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歸于蜀至德中裴垣

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時

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

聖楷按岑氏其先為南陽人自祖善方徙襄陽更

徙江陵故唐書以岑文本為江陵人不復係之南

陽矣其後岑長倩封鄧國岑義封汝南隨相繼誅

楚寶

卷十七

二

滅子孫星散故參著感舊賦云去鄉離土際宗破  
族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江潭  
之竹或投于黑齒之野或竄于文身之俗又自叙  
云十五隱于嵩陽則不定于南陽益可見彼作南  
陽者或以其居無定址仍以舊土稱之其其寶非  
也

蔡母潛

蔡母潛字季通荆南人開元十四年進士由安壽縣  
尉入為集賢待詔遷右拾遺終著作郎集一卷

蔡母潛遷安壽尉李頎以詩寄之曰新加大邑綬

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

接令公香南川稷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

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殷璠曰潛詩屹崢嶸善寫方外之情至如松覆

山殿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歷

楚寶

卷十七

三

代未有荆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

聖楷曰潛詩如冬夜寓居寄儲太祝自為洛陽客

夫子吾知音盡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奈何離居

夜巢身悲空林愁坐至月上復聞南陸砧深幽古

與可謂初盛之音又如春泛若耶幽意無斷絕此

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際夜轉西壑

林月低向後妙語妙境心手俱閒如此等詩真不

厭百回讀也



薛據

薛據荆南人仕至太子司議郎

殷璠曰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蚤  
達因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  
君不舉功成歎何及怨憤頗深至如寒風吹長林  
白日原上沒又孟冬時短晷日盡西南天可謂曠  
代之佳句

崔驥送薛據之宋州詩云無媒嗟失路有道亦乘  
流客處不堪別異鄉應共愁我生蚤孤賤淪落

楚續

卷十七

此州風上至今憶山河皆皆遊一從文章事兩京  
春復秋君去問相識幾人今白頭

張子容

張子容襄陽人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開元元年登  
進士為樂城令

孟浩然送張子容進士舉云夕膳山炤滅送客出  
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岐路言茂林子偃息喬木  
爾飛翻無使谷風誦須令友道存 按此詩可證  
子容為襄陽人又子容送孟六歸襄陽亦有嘗懷  
故園意豈與孟家隣之句

升菴詩品曰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

楚寶

卷十七

五

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極相似  
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聖楷曰張子容詩不多見如春江花月夜林花發  
舉口氣色動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  
石潭裏安炤浣紗人清婉簡妙與張若虛之長篇  
排容可稱勁敵又如泛永嘉江日暮迴舟詩無雲  
天欲暮輕鷗大江清歸路煙中遠迴舟月上行傍  
潭窺竹暗出喚兒沙明更值微風起乘流絲管聲  
俱雅雋之作



張繼

張繼字懿孫，襄州襄陽人。大曆末，檢校祠部員外郎，分掌財賦於洪州。集一卷。

聖楷按：張繼為襄州人，載唐藝文志。今詩人爵里，作兖州者，誤。世傳誦繼詩，止楓橋夜泊一絕。然其五言絕如調與時人，肯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七言絕如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令過漢帝家。春風不肯停仙馭，却向蓬萊看杏花。五言排律如送判官往陳留，齊宋分巡地，頻年此用。

楚寶

卷十七

兵女停寒邑，杼農廢汶陽。耕使者乘輅去，諸藩擁節迎。深仁佐君子，薄賦郵黎氓。火燎原猶熱，風搖海未平。應將否泰理，一問魯諸生。皆深於此典，切於事理佳句也。楊太史慎曰：國語室無懸耜，野無與草尉。練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耕。蓋祖尉練子之語。

衛象

衛象江陵人。大曆間，為長林縣令，與丞司空曙、厚善。官至侍御。

楊太史慎曰：衛象吳宮怨云：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開，潮聲夜落千門裡。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上起黃塵。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此詩與王子安滕王閣詩相似，少誦之，知為初唐人無疑。而未有明證，偶閱李嶠集，有詠衛象餽絲結，知為巨山同時高棅。

楚寶

卷十七

選唐詩乃收之，晚唐不考之甚矣。聖楷按：李嶠長林令衛象餽絲結歌，小題用七言，歌體甚奇。予友鍾伯敬選入詩懋歌云：至人瑠盤盤，素絲寒女春。春盡子悲答，乃假使餽為之。八珍重，杳失顏色。手接玉節不敢持，始狀芙蓉新出水。仰折重衣領，萬藥又如合歡交。亂枝紅葦向暮花，參差吳蠶落繭抽。向絕細縷織，毫看欲滅雲髮。垂倭隋鬢，繡囊與並茱。莖結我愛此絲，巧妙絕世無。為君作歌陳坐隅。



鮑防

鮑防字子慎，襄陽人。少孤，奮志於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職方員外郎、節度行軍司馬。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入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縣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郊、肅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勝比歲早，策問陰陽，復診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

楚寶

卷十七

中獨孤，極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歎。防後授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聖楷曰：蘇頲撰鮑防碑，為河南洛陽人。與唐書本傳不合。然于致仕下，又云徙家東周。豈防先世洛陽，而後寓于襄州？至防而又徙歸于洛耶？且碑銘止稱其蒞官行已一語，不及于詩何也？今從唐書。

朱放

朱放字長通，襄陽人。隱居剡溪，曾主舉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為拾遺，不就。詩一卷，載唐藝文志。聖楷按：朱放文獻通考作朱倣，乃宰相朱朴之後。萬首唐詩選其五、七言絕十首。惟銅雀妓、亂後經淮陰、舉與別、李季蘭三詩可誦。別李季蘭云：古岸新花開一枝，牽傍花下有分離。莫將羅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腸斷時。李蘭女伎，見藝文畧。高仲武中興問氣集甚稱其詩。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

五言之嘉境也。有寄朱放詩云：望水試登山，山高湖又濶。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鬱鬱山木青，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朱放亦有剡谿行，却寄新別者詩：潺湲寒溪上，自此成離別。迴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雲。頻行識草楸，漸老傷年髮。惟有白雲心，為向東山月。二詩皆怨別，而又同一韻。或亦為答季蘭作耶？按剡谿在紹興府嵊縣，剡山下。秦始皇東遊時，鑿此以泄王氣。漢剡中地。



戎昱

戎昱荆南人唐至德間以文名登進士第京兆尹李  
變欲以女妻之令改姓昱辭焉衛伯玉鎮荆南辟為  
從事德宗建中中歷辰虔二州刺史

雲溪友議曰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  
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  
間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  
是包子虛冷朝陽肯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  
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

楚寶

卷十七

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  
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  
戎昱詩也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  
便與郎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其咏  
安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  
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  
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  
卿遂息和戎之論

唐本事詩曰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罷

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異情屬甚厚浙西樂將開  
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  
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  
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我詞曲既終韓問曰  
我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  
合要哀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  
君名士留情罷妓故何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  
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解之其詞曰仍去春  
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

別頻啼四五聲又曰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頓違命召焉戎使君豈  
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什也  
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慙勤好  
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  
立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姬愛為己之嬉娛  
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緡帛贈  
行以書遞謝於零陵之守也

楚寶

卷十七

罷公武讀書記曰戎昱有集三卷初李葆廉察桂



林月夜開隣居吟咏之音濟暢運明訪之乃翌也  
即延為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慶知其意即贈之  
異感作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後歷辰度二州  
刺史又書錄解題曰其侄孫為序言弱冠謁杜甫  
于清宮一見禮遇集中有與甫詩世所傳在家貧  
亦好之句異詩也

聖楷曰戎昱亦中唐妙手惜其氣格稍弱耳然咏  
史諸作見賞于帝宮人才子之稱不足多也且又  
有聞歌而贈侍兒返愛妓者詩至戎昱不可謂不

楚寶

卷十七

十三

得力矣其在家貧亦好乃長安秋夕題姚鉉選入  
文粹全首云八月更漏長愁人常起蚤閉門寂無  
事滿地生秋草昨雷西窓夢先入荆門道遠客歸  
去來在家貧亦好

柳識

柳識字方明襄陽人柳渾同母兄也工文章與蕭穎  
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劍端往往請極難  
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  
思不逮於識云識官歷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

聖楷按柳識文惟琴會記屢見選本如贊皇公絃  
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通為伯牙夏為  
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  
風猶寒是日覺暖又如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

楚寶

卷十七

十三

衆樂同出于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  
名為樂獨偶聖賢皆記中妙語惜多錯落不可盡  
讀



董挺字燕中武陵人元和中為荆南從事有武陵集一卷載唐藝文志

劉禹錫董氏武陵集序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後萬景工于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具達于詩者能之工生于才達生于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于心默掃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畫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香

楚寶

卷十七

十四

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絲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實得乎生名挺字燕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鑑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鵞羣形糾紛外錯逐意奔秀因故沿濁叶為新聲當時以所與遊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維杜高翰如李抱締迭以章句揚于當時末路窳徒值余歆甚因相謂曰聞者身以廷尉屬于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于武陵逮今四載言未信于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為吟咏時復發笥紛

楚寶 卷一七

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嘗號知我盡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文章之助義得而言我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尹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于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倡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歸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有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安濟為任不服罷人于文什之

楚寶

卷十七

十五

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音以度曲夜諷之職窳窳無紀則董生資臥于喬土也其不得于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七〇一



許渾

許渾字用晦，園師之後。太和六年進士，為當塗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為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間，自編所著，因以為名。一云丁卯者，其所居之地有丁卯橋故云。

書史曰：許渾以鳥絲欄手自抄其詩，一百篇為集。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雲消春水來。

楚寶

卷十七

聖楷曰：按晁公武讀書記，渾乃許園師之後，則渾當為楚安陸人。今作丹陽者，或避地寓居其間耳。大抵詩人爵里既不見，尊于國史而邑乘之紀載又多承謠舊說，如此之類，未易悉舉。又有籍係楚人而姓氏不甚著，無事實可攷者，吾懼其久而益湮沒也，併附見之。

費昶江夏人，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清拔，有足嘉異，可賜絹十疋。

黃閔武陵人，博學善屬辭，嘗撰沉志，精覈可紀。唐

章懷太子為魏國志多采其說

毛欽，一荊州長林人，長林今荊門屬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鬼神趣，隱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孟瑄，郴州人，唐元和間五年，崔樞知貢舉，試洪鐘待撞賦，舉進士為韓愈所重，贈之以文，瑄所著有嶺南異物志。

楚寶

卷十七

七

章孝標，襄陽人，元和間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聞孝標擢第，雍陶寄襄陽章孝標詩：青油幕下白雲邊，日日空山夜夜泉。聞說小齋多野意，枳花陰裏麝香眠。

劉昭，禹桂陽人，為湖南天策府學士，有集一卷。

廖匡圖，衡山人，為湖南從事，有集一卷。



李羣玉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詩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邁健，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鵝，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為相，以詩論薦羣玉，乃詣闕進詩三百篇，表曰：草澤臣羣玉言。臣宗緒凋淪，丘壑賤品，幽沉江介，分託漁樵。伏遇皇帝陛下，運屬昇平，率土歡泰，沐雨露膏育之化，在薰風長養之間，願同率舞之誠，遠逐越裳之貢，項以鼓腹動華之代，怡情林阜之隈，涵泳皇風，殆忘

楚寶

卷十七

六

仕進以致年踰不惑，病恙暴侵，但慮寒餓，江湖之濱，與枯魚涸鱗為伍，曠目黃壤，虛謝文明，是以徒步負琴遠至，禁下謹捧所業，歌行古體七言今體五言今體等合三百首，謹詣光順門，昧死上進，伏以卿雲在天，草木五色，廣野之氣，燭為祥燠，熙熙舍生，盡躋壽域，白日亭午，物無斜陰，方今風后提衡，庶尹成績，恭言語侍從之列，皆嚴徐班馬之倫，凡在墨客詩人，詠歌聲明，文物不服，何議諷刺，興於筆端，臣所貢前件歌詩，以居任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蕪

類之餘，過於諷野，天文不到，徒窺星漢之高，滄海攸歸，豈阻黃汗之陋，然則樊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燼，埋劍無光，永作幽泉之鐵，巴濮下調，塵觸天聽，螻蟻之微，伏待刑戮，謹拜表陳獻，以聞，無任焚灼，隕越屏營之至，延爽口宣勅旨，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遍覽，今有少錦彩，賜卿，安領取，夏熱，卿比平安，好大學士僕射，令狐綯狀曰：羣玉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傳於眾口，芳聲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當文明之盛代，安僻搜羅，俾典校於瀛洲，佇光

楚寶

卷十七

十九

志業臣等今日延英已而陳奏狀，伏奉聖旨，令典一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審可否，謹具奏聞，伏聽勅旨，上即允其奏，制詞曰：李羣玉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鴻不隨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彩益奇，信不試而逾精，能久幽而獨樂，念其求志，可以言詩，用是繫維，俾之刊校，可守弘文館校書郎，未幾解任，歸潯陽，經二妃廟，題詩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



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  
年之兆時潯陽太守段成式志其事二年後果卒於  
洪井段以詩哭之云曾詒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  
男女累誰哭到泉臺又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  
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羣玉所  
著詩三卷後集五卷載唐藝文志

聖楷曰李羣玉事蹟雜見晁公武讀書志尤遂初  
詩話中子稍刪補之成傳五代周朴云羣玉才名  
冠李唐投詩換得校書郎子歎羣玉詩換校書郎

卷十七

二十

比○之○玉○維○以○鬱○翰○袍○奪○解○者○遠○甚○雖○然○使○維○不○遇  
岐○王○亦○一○伶○人○耳○羣○玉○不○得○裴○相○國○為○之○汲○引○安  
知○不○與○浩○然○同○放○斥○哉○詩○人○黃○鳥○之○章○所○以○不○恥  
夫○後○車○也

崔道融

崔道融荆州人官永嘉令有申唐詩三卷

唐詩紀事曰崔道融荆州人自號東甌散人與司  
空圖為詩友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荆南崔道融有東浮集三卷  
自稱東甌散人乾寧乙卯永嘉山齋編成蓋避地  
於此今關第十卷又撰唐詩三卷皆四言詩述唐  
中世以前事實事為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  
篇

楚寶

卷十七

廿

楊升菴太史曰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  
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予  
近見雜抄唐詩册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華初舍  
雲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  
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催殘



曾松

曾松字夢徵，衡陽人。學貫，為詩。昭宗天復初及第。王希禹、劉象、柯崇、鄭希顏同榜。皆年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各授校書郎。有集三卷。

摭言曰：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父在名場者，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曾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

老實

卷十七

世

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聖楷按：陳光問，長沙茶陵人。讀書巖山中。年近六十，忽有雙鶴鳴舞其友沈彬曰：必登雲兆也。是歲果同曾松登第。為五老榜。然考松之年，在諸老中為最少。其授官亦各異，不得以五老稱之。詩人爵里不載。陳光問似欠考。又晁氏讀書記以松為舒州人，亦誤。

劉棗疆

劉棗疆，襄陽人。或傳其名為言。唐時曾辟為棗疆令。故以邑呼。善為詩，美麗恢贍。與李賀齊名。王武俊鎮冀州，敬重之。辟為從事，辭不應。嘗觀武俊射鴨于蒲柳間，一發疊中。武俊曰：俊之伎，先生之詩，可謂文武之會矣。曷賦一詩。言即于馬上賦射鴨歌。武俊喜甚。表授棗疆令。固辭不受。隴西公夷簡節度漢南，復聘為賓。卒于襄陽。郡人劉永高述其事，以告皮日休。日休為撰墓碑。

楚實

卷十七

世

聖楷曰：劉棗疆射鴨歌，今皆不傳。然猶幸託日休以傳其事。古詩人之泯滅，無聞者，又可勝歎哉。抑王元美先輩有云：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于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矜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大可大之道也。乃今有幾知韻語，便自命千秋，旁若無人者，欲何為哉。



劉蛻

劉蛻字復愚，長沙人。唐懿宗咸通間，進士及第，為左拾遺。與起居郎張璠、論右拾遺令狐滈、納李琢賄，陷父于惡。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貶蛻為山陽令，寓居潼川。垂老瘞，文為塚于南山。刻石為銘，其序曰：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展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為

楚寶

卷十七

廿四

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彘。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旗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鑿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効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

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迤迤，則有如運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臨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殊異圖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

楚寶

卷十七

廿五

同人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令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問，問土叶吉，累累為塚，則沒之兆乎。峭峭為壁，則輿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阿山，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手，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祭禮之。柔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橐，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甌陶，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分封茅社



乎流為樂為土鼓為古樛以泄其和聲乎夷為都邑  
以興宮廟坎為澤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窳乎窳為  
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為吾用惟速化  
為百工之用慎毋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為  
金鐵以作貨起爭慎毋滿為醴泉以味乎譎口慎毋  
禱為城社以狐鼠惡妖慎毋律為良材以雕斷傷性  
慎毋萌為蘭菡以佩服見襲嗚呼介而為石使之服  
言舒而為蟻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  
命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凡關而來歸兮視不汝醜

楚寶

卷十七

廿七

在口吻而來歸兮誓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  
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  
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  
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  
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撫言曰唐荆州衣冠薨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  
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  
荒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  
書畧曰三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陳氏書錄解題曰文泉子十卷唐中書舍人長沙  
劉蛻復愚撰自為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  
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太中四年進士其為西  
掖在咸通時  
聖楷曰劉蛻或以為桐廬人或以為射洪人射洪  
在蜀桐廬在浙何相懸遠若此攻之文塚在梓州  
即今潼川州也射洪為潼川附邑豈蛻生於桐廬  
解於荆南而老於射洪耶然文塚自稱長沙劉蛻  
則又當為長沙人嘗見別記云蛻蚤以文學進士

楚寶

卷十七

廿七

其父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于汝否  
況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  
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  
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由此觀之蛻之父  
泛宅浮家隨地皆可繫籍固其素願然也



王璘

王璘長沙人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湖南特表薦之于朝先是試之于使院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矜紳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時未亭午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颯所卷泥滓霑漬璘復另構十餘篇約已七十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造

楚寶

卷十七

廿八

一介召之璘意在治激曰請候見帝巖大怒亟命奏璘萬言科璘杖策而趨放曠盃酒開一日與李羣玉相遇嶽麓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因相與聯句羣玉破題授之璘畧不佇思至芍藥花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頭羣玉始屈聖楷按日試萬言科即百篇科也故崔詹事云萬言不在試限唐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官體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此

科不知創自何代宋初亦無定制唯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雲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兩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為式

楚寶

卷十七

廿九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乃退歸州之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策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亦知耳。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堯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

楚寶

卷十七

三

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大樂既止，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賤，儒我左氏，作春秋夾疑，其餘碑銘贊頌論議書序，皆上剔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末，俛視之，癡悅于口也。亦由食魚遇鮪，持肉偶腥，皮子世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為十卷覽者，無謂矣。又請孟子為學科書，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不率乎。」

皮日休

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賜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睚睚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

楚寶

卷十七

卅

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誇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請命有司去莊列書，專以孟子為至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咸通十年，崔璞守蘇，辟日休為軍事判官，與陸龜蒙為友，著鹿門隱書數十篇。子光業，字文通，為吳越相孫燦官鴻臚寺卿。晁公武讀書記曰：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



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陷巢賊中遣為識文疑其譏已遂害之有文數十卷

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燦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

楚寶

卷十七

世

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使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繆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雲謗于泉下

胡曾

胡曾邵陽人長於十幹後晉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四川辟置門下時南詔叛乘傳入川駢肯不遜者幕客各撰書答之曾云四方之於中國猶泉星之拱北辰百川之趨東海天地尚不能違况於人乎駢盛稱之凡牋奏皆出其手撰安定集十二卷詠史詩一百首共三卷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邵陽胡曾詠史詩三卷凡一百五十首曾咸通末為漢南從事

楚寶

卷十七

世

楊升菴詩品曰胡曾詠史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亭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銷十九年此詩全用杜牧之句慎少侍先師李文正公曰近日兒童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入門先裝了聲口矣慎曰如詠蘇武一首亦好公曰全是偷杜牧之閒胡笳詩退而閱之誠然然曾之詩此外無留良者 杜胡曾墓在邵陽永成鄉地名秋田



廖融

廖融字元素衡陽人隱衡山與任勗凌蟾王正已相  
友善皆一時名士也王正已贈之詩曰病起坐當秋  
閣迥酒醒迎對夜濤寒爐中藥熟分僧飲枕上琴閒  
借客彈左司諫某贈之詩曰未向漆園為傲吏定應  
明代作徵君傳家變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積  
雨小舟橫別浦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為蒼生起  
休戀耕煙楚水清融不樂進取不苟勢利乃獨耽於  
山水自為詩有曰雲穿檣藥屋雲壓釣魚船又夢仙

楚寶

卷十七

廿四

詩曰琪木扶疎係辟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  
搖波影珠閣笙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  
駕五雲東星移猶倚虹榜立擬就張鸞搭漢槎何  
卒刺史何承矩葬之進士鄭鉉誌其墓  
荆湖近事曰廖融潘居仲更唱迭和宋太宗懲五  
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  
大市裏賣平天官並無人問耶又贈僧詩甚多嘗  
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帶圖行東西南北  
耳

廖凝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夙學邁德隱居南嶽時登眺祝  
融峯頂而石廩天柱芙蓉華蓋舉目盪胸煙雲荏苒  
奇葩異卉觸思成韻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南唐王李  
景平馬氏之亂遣使聘之凝初不屈後江南交構為  
亂劇賊蜂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以遺吾名孰如就  
義而仕以存吾宗之為愈遂出為彭澤令慕陶元亮  
之風或采菊南山或種柳江村陶然自樂委心去留  
畧無疑滯其詩有曰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潤莎亭放

楚寶

卷十七

廿五

吏衙其奇典者遠矣視篆未幾浩然長往嗒爾歸曰  
昔淵明不以五斗米折腰吾何久為人役惻愴若轉  
下駒耶即解印歸衡山其詩有曰五斗徒勞自折腰  
三年兩鬢為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策來時舊酒  
瓢復聘起為連州刺史與門下侍郎張居詠右僕射  
張延翰中書侍郎李建勳為詩友建勳遇雨遣之詩  
曰江雲未散東風暖溟濛正在高樓見細雨綠堤少  
過入平蕪隔水時飛燕我有新詩與誰和憶君狂醉  
愁難破昨夜南窓不得眠閣塔點滴迴燈坐又訪疑



山居曰郢客相尋夜荒寒雲灑篙虛堂看向曙吟坐  
共忘勞溪東聲全減燈寒燭不高他人莫相笑未易  
會吾曹疑辭刺史趨復隱衡山

聖楷曰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  
黑全輪又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擬鑿狐墳破  
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刻墳賊耳按唐時衡山法  
帝最盛琳宮梵剎秀甲匡廬故高隱之士樂于栖  
托如廖氏其最著者唐語林云衡山五峯下人多  
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

楚寶

卷十七

世

舟中吟曰野鵲灘西棹影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  
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  
也或亦安貞敬紫之流歟

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  
能遠觀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笻杖錫西遊上  
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  
然心胸畧無疑滯魚鱗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  
為准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  
詩故叙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露豁  
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

楚寶

卷十七

世

侍郎韋公陟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  
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  
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  
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  
以至於吳穉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  
楷精法詳特為真正真卿蚤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  
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  
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  
若遺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挹規模則入室之



寶捨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  
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  
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煙澹  
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豈曰寒猿飲水撼枯  
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遠云筆下惟看激電流  
字成只畏盤龍走叙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  
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  
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羅知名  
吳罷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

楚寶

卷十七

共

瘦灘驪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惟狀醜合安  
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寶  
御史與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與來小豁胸中氣忽然  
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  
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  
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  
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奧固非虛  
蕩之所敢當徒增愧與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

八日

書苑曰懷素與鄔彤爲友嘗從彤受筆法彤曰張  
長史私教彤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  
怪草聖畫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  
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又遇折臂之路一一自  
然真卿曰何如屋溜雨痕素起握真卿手曰得之  
矣  
陸羽撰懷素傳曰疎放不拘細行酒酣興發遇寺  
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于故里種芭蕉萬餘

楚寶

卷十七

共

株以供揮灑  
國史補曰長沙僧懷素學草書自云得草書三昧  
棄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按懷素塔在衡  
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于此草書旁有墨池  
筆塚  
聖楷曰僧詩妙自惠休草法精于智永下迄三唐  
可謂盛矣然史家從未收入文苑予故捧其尤異  
如懷素齊已始得附于卷末抑昔人謂解吟僧亦  
俗愛舞鶴終卑若遇本色道人未免喫棒在



齊已

僧齊已姓胡氏潭之益陽人出家大瀉寺與仰山宗師為同門友後居西山與方干鄭谷等善有白蓮集十卷又外編十卷

黃山谷集曰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瀉山參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歲牽情於詩遂作荊州僧正以老聖楷曰齊已寓居嶽麓謝進士沈彬再訪詩去歲

楚寶

卷十七

四

來尋我留題在薛痕又因風雲夜重宿古松門玉有疑休泣詩無至且言明朝此相送被褥入桃源可稱深直孤閉然其詩全首最佳者頗多如劍客拔劍遠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雲何處報入恩勇死尋常事輕讎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秋夜聽葉上人彈琴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瀉和碧古風吹太清往年廬嶽奏今夕更分明聽泉落石幾萬切遠聲飄令空高秋初雨後半夜亂山中只有烟蓊

月更無吹葉風幾曾廬嶽聽到曉與僧同酬元員外清洛碧嵩根寒流白昭門圍林經難別苑李幾株存衰老江南日妻涼海上村閉來曬朱絨淚滴舊朝恩鍾伯敬謂齊已詩似有一種高渾靈妙之氣翼其心手誦此數詩信非凡流所可望也同時徐東野有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夫已公既具大根器又得瀉仰為之師資乃卒成就一詩僧狂却此一番夢想矣

楚寶

卷十七

四

